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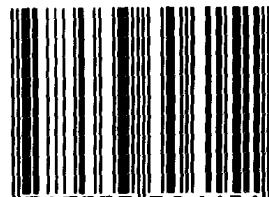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八四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EB32/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八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八四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玅遠堂全集四十卷（二）

〔明〕馬之駿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天啓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妙遠堂集四十卷》提要

玅遠堂詩宿集目錄

七言絕句

妙遠堂詩稿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門人魏濟衆君約閱

七言絶句

枳花

幾樹啼鶯映曉霞綠陰不斷接人家一時桃
李渾飄盡却放春風到枳花

戲徐了卿納妾

橋成親挽七香車荳蔻梢殘泣露初夢醒試
披羅幌看較他東郭美何如

霧暝花房不易尋博山香字爇同心啼鶯語
燕渾難住無復更深奏越吟

半帳歡濃百戲兼燈花含笑樸星奩但知京
兆新能畫不怕黍箪舊有髯

新月三首

人似乍逢還斂態客如久別反含悽偶窺野

水能先見纔出疎煙已欲低

歷盡窮陰非快夕望來纖影恰新晴難拗他
地光相似亦覺前朝雨有情

炎天爽馬方無緒涼夜池臺漸有思算到此
番重晦夕或當前路欲殘時

寄調孟和廣陵二絶

秋半看山取次行看花一倍有心情看山宜
遠花宜近和霧和煙較不明

須擇幽奇安手眼正愁豔麗損風神尋常衰
草迷樓地貞解關情有幾人

和范長倩覩國華諸歌童作劇二十首

有小引

國華諸郎者往爲廣陵汪氏歌兒以
急歸長倩長倩意甚襞之予偕同俞
美長席上戲排險韵十八爲詩以贈
之矣一時詞彥俊爲美譚遍響國中

令辭花底而長倩意未愜也復舉所賦絕句二十首索和則予竊爲難其詞夫美孺孌童雖不乏故實而至如安陵子都分桃斷袖前車後釣奪寵賜山寧惟搜剔不遺抑且更番無暇貌生者詎借妍于粉本薦鼎者何飭味于麋羹則不得不有所割棄而追冶之也美長偶過衙齋相與命酒賈

勇務推實際以傳新聲故所模皆飛楊離合之情與邂逅贈遺之事覺鴻驚龍矯盡現毫端草豔花香都標格外當不使繁華絕奏明下孤傳耳長倩和予險韻詩末云使君自有婦五馬未須探幾欲捉刀而却故予之卒章亦以實案相報倘長倩毅然不受更爲二十絕句備極其婉孌之私則筆墨之責今方駸駸未已也

新開金屋瑣文梁別選璚姿萬樹霜已遣身能輕粉黛爭教耳不厭笙簧

朱欄初隱半開花曾卷秦衣浣越紗共對朝霞看莫辨朱顏眞擬鑄丹砂

畫堂宛轉隔重帷廿四橋邊掌上身不爲春林風雨惡一枝爭肯傷詞人

木蘭截去衆爭憐密語頻交御史前記得心

挑仍日許馬卿家法有朱絃（紀長倩招楊修齡及予遊上沙舊事）

綺筵初敞繡屏開絕技應知有別才蝶粉鴛魂嬌作隊隨風吹入舞場來

燈前玉佩未堪要漸覺肌香透冷銷看到雪骸風颭處始知垂柳不名腰

半面爲歡半作嗔獨將濟泠出十种絃繁調促應無暇騰出斜波惹醉人

尙嫌脂粉涴何郎多少靑娥㾦早妝願取龍
陽爲屬國隣封予已署花王
綠霧輕縠不受簪挽將鬖髿儼雲臺爭敎歌
舞逈禪性密坐先憑鼻觀參
祗宜袖草與籠花圓頰微醒帶落霞最是防
人羞澁慣偶行獨立也欹斜
專席同車暗取妍亦愁人唤老奴憐臨籠鸚
鵡能言語萬索千呼不敢前紀從圉事

歌喉初斂月輪高爭障春寒彀袖袍故把詠
詞挑笑口半回丹臉利雙刀
愛着輕裙犯曉寒氍毹紅落㗊花殘女兒一
樣生香骨何待栽荷與製蘭
嫦蛾也復晝連卷沙暖鴛鴦學並眠試揭合
歡衾底看雌雄爭得辨雙纏
戲持摻玉蕊餘香着肉甘爲錦繫脊俗殺石
家厮養卒擬人那擬鄭櫻桃

遊賞還邀共繡鞍鑴朱鏤碧作纓緐等閒看
殺人如玉汗濕春衫莫浪彈
貪嫱終是少年心情字難敎辨淺深偶爲踏
靑南陌上錯敎人贈路傍金
芙蓉江上采芙蓉爭奈吳姬妬不容預恐香
魂離不返先敎道士覓臨卭
看多不醉亦成狂興劇都無可斷腸爲問嚙
衾臨寶幄何如侍酒泛沙棠

誰論故主與新人玉樹光中奉錦裀玄圃重
關桃失去可知塵世有飆輪
孟和盛稱其姬人藹蘭之妙謔之以詩
墨池香浸洗殘脂煙水湘南別有姿作菜作
花都已了合情多在點心時
弱腕淋漓墨未乾章華九畹怯朝寒雙枝並
蒂圖俱好莫寫閩山荔子酸

支硎曲

雨晴新水半槽通綠淨黃疏麥浪風東去洞簫西畫舫始知春不在城中

一幅簾衣面幾層雕欄皓腕語斜凭天花陣裏尋常看輸盡篙工與寺僧

趙家池上滿蹄輪懷刺腰輿日幾巡几席杯柈分欵出住山忙比上山人

麗日酣人結隊宜奪將雙眼作琉璃昏歸朝出緣何事水態山容總不知

漫論市賈笑村翁亦有青娥倪妓童一様戲棚呈態出難言岸上看舟中

送歸

堤楊未絮水初荷欲贈將離恨轉多不解何歌堪送爾翻云爾更爲余歌

炎天凉月早秋颸何夕過從轣轆危獨有門前春草色相逢相別記同時

花源萬樹比霞堆風遣飛將水送回但作此心應罷想祗云原未入都來

新鶯略可比新聲爾去春還忍再鳴醒酒向天私有祝願南多雁北無鶯

送方子振之粤東藩幕 子振以奕冠海內數十年故章輒及之

三載鑪頭酒債弁孤雲嶺外客裝輕于今却羨羊玄保以賭宣城過此生

文楸久掛絶同班技望翻令手就閒驟向姝方名未識有人爭道一開顏

詞人捧檄初低首新婦登庖乍斂眉局勢稍姝情味在恰如爭到劫殘時

七夕雨

柝散空城凉氣深星河無際總秋陰可憐若雨悲風意不管遊人思婦心

歌兒有爲上谷遊者聞以疫死悲之

醼盡凉州淚點垂炎天從此送金羈沙場一

去無歸日不獨征夫與戍兒

誰收香骨返春江地下明蟾作玉釭應爲塞
垣憐寂寞天教青塚忽成雙

腕脫香鈎臂斷紗雄歐一泒是蘆笳遊魂夜
傷歌樓入猶見胡塵雜唾花

朱顏誰分委佳城璧碎蘭枯總歎聲省得鬚
眉遲暮日有人憐死不憐生

獲鹿道中種柳夾路可十里餘栫曰綠

柳廊

千絲深碧漲晴谿閙日搖雲未肯齊不信勞
勞輿馬夢等閒移上白公堤

漫誇堤上與河干黃染朝霜遍亦難恰比西
川娘子陣馬前十萬鬬腰看

省鹿

雨濕莎寒何處眠奚童親見藥欄邊也知安
穩無驚意如在舊山閑澗泉

遊曉

菜田半黃飛亂鴉長堤十里連村沙前山欲
雨濕煙黑東風拗折櫻桃花

香泉題壁

院門殘雨上新苔赤脚緇衣到不猜却笑華
清文石底一泓能賺玉環來

半扉聳影挼虬枝抉石盤崖歲月遲松性自
寒泉自熱無人閒去看霜皮

馮郎

鬘髾華襦一樣新舞場疑幻立疑真殘更明
燭妝成坐難道東風不醉人

送張起望之濟上看郎君秋試　張工部

吳江楓葉幾榮枯重對殘燈倚舊壚仰腕說
君頻問訊窮愁如許得瘳無

踈樹輕陰作早涼嘯歌回首即茫茫銷愁一
味宜狂藥肘後何曾載此方

探過青山碧水涯肉芝如掌筍如砂擔囊又帶春風去金粟催開玉樹花

佳兒自投田何學上客爭迎秦越人五色掌中鱗角起底須東國死麒麟

息夫人

殘陽禾黍恨難裁珠玉叢中托死灰黙倚繡床天又晚監宫惆悵侍兒猜

城郭春深飛雉雊宮花寂寂閉金鋪楚王自

是無男慧不及腰弓買大夫

雲解歸山月解沉受他憐惜轉愁深只今萬里尊前面冷盡金戈翠羽心

聊園八詠同遺民賦

芥菴

人鳥須彌路幾層廊陰殘雨亞修藤十年惆悵人間事細把南宗叩嶺能

藤香幄

落英春盡紫香吹載酒鋪裀坐每遲猶恨伯倫曾未見幕天席地亦何為

香雪榭

漫以裁多薄素姿梅花零後雪枝枝絲球未入翾風老爭不風流讓及時

金粟廊

一夜秋香引客懷雨籬月徑與風堦歌殘敧敧低枝落似為名姝鈿寶釵

雉映亭

徜徉城隅半畝分映簾雉堞漾溪文可知百遍經過熟殘柝殘鍾每醉聞

國花砌

貴客燕京誇百畝新名洛下別千叢數株傲殺能依托開落詩場酒陣中

環白堂

小築菟裘喜地偏酒爐日耗買山錢仲長有

志終近闢種樹穿池得幾年

引碧軒

荇藻分香碧一灣竹牕臥聽鳥閒關便疑夢
入廬山去三峽寒泉在枕間

賽神謠六首

立有班行拜有儀擬金衣繡列參差女巫紛
舞迎神曲好把方言証楚詞

法曲金元舊部妍口傳耳食半非全烏騅赤

帝揮戈起別是人間漢楚年

村姬年少不知名同伴相邀始入城窮袴華
襦相問處風前人亦美身輕

鐘鼓聲中百拜虔別開尊酒話喧闐稚兒偷
爇添罏紙廟祝貪分上供筵

皂帕黃荊共一行自酬宿願跽焚香何𦒉羅
剎猙獰立鄉媼驚心看兩廊

半遵官諱半鄉談角觝魚龍總未諳坐客乍
窺爭撫掌不勞重唱望江南

別汪君禾

霞雨翻雲市態新却從離別一沾巾年來檢
點閒情客半屬忘機落魄人

燒燈按拍與傳杯一夕懷同一笑開從此空
園氷雪裏夜深惟有雁聲來

梅信江南犯早寒更留芳草待春殘東風姚
魏多黃紫遲雨同凭十寶闌

盡道梁清是侍兒長干爐月踏歌時江花江
草饒情態可憶山中桂樹枝

送鸞友歸宛

怨入琵琶曲易殘情多轉覺去留難爭憐君
似雲間月纔過中秋不久看

座有深杯袖有詩香車往返桂花時倘逢女
伴應相詫親見揚州杜牧之

祝雨

每從姤月恨浮雲雨到離觴却喜聞欲把君
情比天意爲恩爲怨總平分
雖久持觴捧研身淚脂和雨背偷勺信知別
後非輕薄會聽長干念遠人

爲查仙客贈所私

青螺幾點上眉尖羞慣偏於近燭嫌要使人
誇小垂手不教羅袖掩纖纖

有贈

學按秦箏未入腔每來清夜共秋釭願爲屬
玉同飛去日向寒塘照影雙

題歌郎阿壽扇兼懷張子雲明府

曲室秋宵蠟炬光坐依荀令喜分香六年重
乞尊前句鸞老凫飛各斷腸

女俠遊仙曲戲和友人之作

豔曲閨愁字字灰遊仙新句手頻裁麻姑狡
殺終村嫗只解人間擲米來

霓裳親裂製花幡粥鼓禪燈與閉門兜率到
時輕一笑始知難滅是情根
愛逐西陵畫舸移藕花纔了霞花吹六橋悟
出朝還暮稽首湖光是導師
精舍新開水木清蓮花爭向舌端生容誰洗
鉢焚香侍明月滿簾聞磬聲

得文弱者欲入山買姬爲樓遁計漫賦
四絶調之

一疏明光六傳廻苑裘新築傷香臺牙籌腕
熱難閒却等算冬脂與月煤
幾夜笳聲警寨榆空山蘼蕪漫相扶臥龍早
送乘鸞帖便倩黃家許肯無
分身總覺笑啼難說劒籌邊與稍閑消息繡
簾香閣畔願傳烽火報平安
罪業風流籍幾行懺除惟有懇焚香年來怪
減封君橘日日銷紅入飲湯

劉孟肩花燭詩

萬樹梅花玉作魂女羅何意得通根須憑手
註孤山譜和靖他年有子孫

擘箋頻寫步虛詞白石高雲夢斷時莫恨棲
鴉無大樹梳翎今上合歡枝

玉杵茫茫豈待尋便移䙰榻就香衾西來須
信無多法天女花前好試心

綺閣酣眠盡日閒深盟全托鳥關關春風意

緒方多悔買笑錢元足買山

銀漢先秋望不孤涼宵蘭火背流蘇但知董
祀為佳偶莫向文君問故夫

湯陰公署後有奇石數拳竹栢掩映春
陰作雨天氣如秋濡墨倚欄率然成
句

荒城曉角亂鴉啼草色春深碧未齊惆悵故
園風雨夢駝笙還過白湓西

爭云竹石兮宜人把酒巡檐暫可親閒盡去
鴻與歸燕征夫誰是自由身

妙遠堂詩宿集終

妙遠堂文列集目錄

記一　山水一

妙遠堂文列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古吳陳元素古白閱

記一　山水一

新田夜泛記

自水右城而南奔至新田一折猶巨人坦卧引其肱于腹也途窮而津一葦可達余春早有楚行抵岸見有龍從若敗簏者倒載着水中私心駴之登而見爲官舫蓋特魚艑障其西隅者耳長年曰明府命也往晤明府語故明府曰嘻是以給貴人之問津者雖然可圖卜夜矣比暮返清飈皺波片月才曙舫隘不能受衆僅設一榻三几容二小史行觴餘鹵簿胥卒扈鐺鼓吹之屬咸于別舟從焉明府命挽而上遡則月中天矣積沙皚皚千里一碧纖雲不翳上下對峙鏡月光攡水水氣濫

而不能敵覺空濛遠近絕無水者流澌漉漉不自知其膽䰟之墮于氷壺也遠樹隱見如薺如髮又如畋兎之趁朝露中張其羽毫迫不得直覗洲平如掌𪅁洲者各以其爲喜愕恠特立者如望仆者如匪欽者如怒峙者如俟不復謀吾目矣明府忻然樂之酒數行亟反舟繫岸憩焉余指其嶄巖千尺以屬明府曰是非居恒所見枯崖瘠土耶何以遽蒨奐也

月之神得水而盪沙之媚水不夜不酣靚姬繡襬而外施粉澤凡半面破頰皆怠其故矣鏡動蟻聚販夫勞人所蹂躪區耳月之施于崖者大矣哉明府曰不寧唯是蘭亭赤壁詎非遂丘而千古芬人齒牙夫月之於水于沙有其常也吾與子𪹚塵容而求息焉計此于役久矣且吾與子行且分轡而馳彈冠而去舉烟雲巖壑調謔歌呼等之飄風過隙而不可駐而何有于培塿爲月勝而幸耶抑人勝而幸耶命注酒巨觥沃之徘徊沙礫間黯焉未去余乃呼長年而告之曰識之吾儕之聚而得散常而得變方轂轉于斯而未已也几席之間蓼寂之上其所失于烟雲水月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退次其語爲記而明府及余伯氏皆有詩邑人馬之駿

虎丘記

文章與山水互爲睽癸者也然相值而相格者二曰重之而其氣荏狎之而其衷媮今夫青蓮之于黃鶴香山之于巫山非不足于詞也筆終閣而僞能下蘭亭列坐金谷行觴至耳譏鮮隻字者則予所稱二端之致然乎哉往香山虎丘詩云一年十二次非少亦非多予經年抱關往還不啻三倍之而迄無以名兹山邇者于項雲𣏌予任新平遠堂石級磨

予任莘生公講臺虎丘劍池二古碑洲予任徙舊者而摹新者寺僧乃羅拜予謂不可無言記之予謂否否瑣事烏足記乃記虎丘曰夫虎丘者山之變體而洲阜之別調也無峰巒嶺嶂之異止條以丘名甚嘗入寺以徑勝苔班樹文可幽嚣者而遠凡者稍上以千人石劍池勝晦冥風雨寒暄冬夏致各不襲而月之夕尤暟暟矣再上以千頃雲平遠堂勝

勝以望遠故憑千頃雲見西北偏喬章美箭翳之不甚了了若得古鍾鼎字未必盡辨而意自弘遠平遠堂則洋瞬四天靡所弗際遠山繡野俯拾環翔而虎丘之觀止矣若夫舡[illegible][illegible]竹肉遞引袨服珠瑠方冠圓趾來無晷刻去不籍記則人之爲也而非天也嗟夫足魁然者丘耳使列在他郡國亦樵牧農佃之區耳而烏足以侈然予每一登覽回輒默思他郡國疆里中欲得此魁然之丘足夸詡牙娛耳目者以比擬之而不可再也吾固終無以名之矣

遊嶧山記

嶧去鄒十八里出兗巳見北地山多瘠膚赤土而嶧純以骨勝望之作蒼玉古鐵狀不忍移瞬也路從山背環出其前彌望皆石石皆磊落參錯如累棊如覆鐺或翼而翥或竅而

岈或倚而垂墜或突而無跗或咮而鳥或蹲而虎潤而坂如脂不能留踵确而級如齒不能受趾種種非意想所可及想山後有巨石孤懸道左風翏翏出其中客目之以嘘巖題字其上稍前卽易山輿輿窮則步數代以爲常前爲讀書洞彌陀庵皆無奇前至山館邑令所闢以居停遊客者也由山館徃途始傴側有流泉在山半瀦爲池以亭覆之景小佳

前爲顔子岩岩左爲古桐觀有枯桐處亭中記所云嶧山之桐是也旁造一洞最深邃奇詭出觀不數武復得一洞泉漱之名甘泉焉至是復出顔子岩道蜿蜒而上度片石橋爲蓮池池僅半畝許踞山最高處故最勝前爲仙人宮予之遊嶧止矣道士云前爲萬壽宮萬壽折而西爲白雲宮嶧乃畢時以日旰弗及竟然萬壽業可目及道士亦云白雲無他狀止宮室鉅麗爲禋祀上帝處耳予曰否否不爲是下循故道返觀于遊洞洞奇儷前却距館左以向鮮導者不知也太抵嶧之勝以岩洞洞悉嵌空浮立下不見地左右望咸若扉戶往還詰曲各不相知步一轉輒得一異境奇石罥之隙處即見天日雲光樹影搖動下漏不復知人間矣道士云野人有墮者數日不能出出乃在山後埋或然也馬子曰嶧

山之慧者也中竅幻而外勁削知已哉秦政乎山以樹衣雖不至髡而垂蔭無及二畝者猶貴介處子不屑屑爭艷縞練也山以泉液以烟喜以嵐怒嶧時時有之琳剎小弗餝然坐是得谽其朴獨洞壑亭館鮮雅稱者望不及岱稱善避否則兒孫之久矣李斯故碑移在縣署久去嶧無從讀時癸丑夏五之十有三日辰至申返所偕客曰商家梅閩人予

各有詩

遊靈巖山記

予之遊靈巖山也蓋以夜至山行可六七里無所見亦昏黑不辨草樹第聞大聲洶洶與風相激如數十萬人趨至寺宿寺即故館娃宮址也質明起出寺左方見塔梁天監中所造以藏舍利者小燬于火猶鉅麗折而右爲涵空閣閣前俯一池名浣花踩池取道而西

路小磽确曼棘翳之稍前乃純石行數十武始造山顚有片石劖琴臺字名琴臺不詳所自起下爲響屧廊址向行磽确特卽巳見廊而從琴臺迤降循廊東行復與所取池西道合廊倚削壁而瞰層崖中獨整潔夷坦繫廊名甚肖至廊而下睇如是者三意昔吳宮時皆飛樓傑閣窱窱參差繇廊以陟山巔故不一而足耳閣中有智積菩薩化象甚獰異背

爲吳王井方圓各一製古秀折而東北爲寺後扉稍稍具竹樹一池可數掬名洗硯池闢左榮復轉入寺此山之大凡也踞巔見匹練直如矢爲採香涇俗云徑誤旁一水橫亘之爲香水溪對面高峰崱屴爲蘇臺池云吳王自娃宮爲複道登臺果如斯言綿繞幾二十餘里其盛可想此山之支委也大抵山之勝在閣登閣𨶹所弗見小金天池穹窿觀音莫

釐縹緲遠者如避近者如拒大者如睨小者如跂烟亦之則爲色草衣之則爲鋒正面視湖可當一曲時晨霧未卽了了若或有帆影出沒而已登琴臺又俯視閣其境益廓落蒼莽向所見避者如遠鳥翔翥拒者若武夫環侍睨者如拱揖以相竚而企者如含嫌以待發也東南偏皆視湖不獨正面豬原繡野逾無遁形矣此山之要領也出寺東步得石級

巨石堆塞撐拄咸以意名之道至山半得西施洞亦無奇山趾遙望見高砰如堵墻者爲韓蘄王墓亦以足繭未及竟焉予既登山反酹于闔閭觴屬客四顧而嘆曰嗟夫差古之有心人也今夫泉石妖冶皆通人之所溺也而不必兼卽兼矣而非擴絕將代跨狹江海其畢畢何稱焉梯劖岩瀹菉替飾雉鏞以潤色餙婢娟以雲霞其所爲非苟焉而已也且

泉石者不與國俱亾者也而妖冶者能亾國
非所以亾卽古義軒姚姒遐矣而後人經其
遺墟拾其斷簡慨然如前峙而後趨者其所
以主之者在也吳社已飄風冷埃矣而至今
於斯踵猶倏然而若欲往目猶㮤然而若可
追者則此山之以乎何也凡通人而不必乘
有溺乎泉石妖冶者皆山之所爲主也同遊
者俞羨長王季高戚不磷黃伯傳汪遺民商

孟和潘伯玉凡七人

靈巖山贖山記

予既登靈巖周覽形槩因作而嘆曰邈哉千
古不盈睫矣已而視山之趾班班然石鮮完
者駭問寺僧故僧曰先世有無賴寺僧胥民
間以起丙舍者侵壽命斧斤今且衣食其中
不可問矣僧孱不任與民構地僻遠復不任
入郡構僧往白之有司曰張皇亦約束而夫
夫且乞耳也度可詎何予曰將奚底焉僧曰
往佐郡沈君有言饒寺而爱石旦暮計也苟
璧石而寺完之又何辭矣予曰有是哉斥俸
金十二鍰以償原值且檄吳邑慕往畫界之
村氓談業等乃上牒吳邑云民受之父若祖
者也自
皇明之有國已然烏得掩爲寺有予唉乙之
曰夫天地之有靈巖昉自夫差之有國而必

欲窮石之所自乎則請質諸渾沌氏議方持
未決會直指薛公來登靈巖其咨嗟于鑿石
而思愛護之者更殷于予諭寺僧曰倘若輩
弗[illegible]心有杜後患文在復以畫界檄吳令袁
袁君曰若以爲受之父若祖乎哉戶有版可
籍也版以內歸若寺無能爭版以外歸寺若
無能爭且今日之舉以石歸寺非歸僧也寺
有非寺有片石亦非民有乃以六月朔日往

履畝定之業輩始頭搶地屈服去蓋業故素封而好猶多行金錢左右與中撓止袁君高朗能堅持之而郡縉紳縫掖以爲山在坤維不宜琢洩傷川陸之霧故合策佐之如此寺僧乃羣詞予曰是役也使君志也願藉使君言以不朽玆石斯山霧金湯之護予遜謝曰二三大夫之烈也雖然抑亦知夫不住相乎夫世法中所稱彌盛赫奕籠罩區宇其權莫

尊于人王而出世法中所稱出顯入微攝持大地者其道莫尊于空王然霧巖固夫差棲窈窕考歌鐘之地也當時詎不謂鵜鴂之樂世世弗替乃不克有借爲敵資亦不有而遁得遁矢卒歸之梵寺寺所祀三世丈六身又世人之歡喜恐怖舉耗覗士女之皈誠焉而恐後者也乃亦不得有而僧以之質子錢民以之施椎鑿是亦足明石之爲空花泡影矣乃以揖揖焉爭之而屑屑焉私之惑乃滋甚矧去靈巖數里有尨然馬鬣者則泰伯氏所藏蛻也嘻易文身而衿裾簪則河之星宿地脉傷震及躬矣若輩無念其父若祖則已念之而窮若祖之祖以及入吳之初一人又奚忍焉予特爲直紀其事以告夫後之宰官長者願勿作不住觀修墜者警佚者以無忘二三大夫之休寺比丘村三老願作不住觀以

石麗山以山麗寺而無與間焉可也薛公諱貞陝西韓城人辛丑進士袁君諱熙臣浙江慈谿人癸丑進士

讌雪記

讌雪者癸丑嘉平十九夜赴友人戚不磷之招也方讌而雪作讌乃不于舟而于橋避境以遠爲勝也與讌者凡五人一客幅巾長鬚立蓋下啞啞笑而洸洸酌者雲間王季膺也

一客鐙巾褐衣以袖障歌兒立髯客右貌微
瘁而神揚者吳趨欽子淵也一客長身勁削
髯髮鬆鬆如澗松立橋柱旁反嚮舟有所呼者
不磷也一少年晉巾俯躬手叵羅進客者不
磷子威時風也一客氅衣執大斗依盍立在
前髯客之左者則關使者不佞也歌兒凡三
人一白皙单衣寒粟隆隆起頰輔間身軃就
客卽褐衣者之所障也一色微深黝有聲立

次单衣兒其一清麗柔冶衣舊紵着屐立關
使者傍若有所耳語而不聞也侍史凡二人
方肥類騶貿傭立橋下一微澤工頗盼燃火
樹竹爆以佐歡小奚二人迭出供酒脚鹿遨
如奔馬進視如鳥近至乃如鬼矣橋勢奐出
蛇若罹龍山巒原野屋廬帆檣鈌岸斷崖田
塍村冢與雪生態靡不了了遠[illegible]森逝近逼
筌徹寒波不聲燈出薈翳余顧而樂之曰饒

目酬空色無主意在語則忘歌意在歌則忘
語觴至或旁求貸觴處或自求益以故觥籌
不可算也客曰南雪不積地者三年于斯矣
蓋不磷之折簡也期中更焉更乃得雪不更
或不雪也余及二三子入舟則雪大如掌登
橋則小聞再入舟且大如卵雪之媚吾酣而
要其工也則今日之役雪賓也余及二三子
皆主也古之獻酬必須禱故主萬年客千秋

余何以祝吾雪文辭其可已乎

妙遠堂文張集目錄

記二 山水二

妙遠堂文張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毘陵張劒光冶生閱

記二 山水二

祠山記

山在桐川郭西孤峰無蒂半崖被藤竹籠蔥糾結目往神赴使人意溪門逕以斜取高方塘渟潔老樹數十本影之每酣冊浸綠空水

自花稍上卽祠祠鎔鐵肖二介士峩峩立中道爲碑亭勒

高皇帝御製詩上爲閣頗壯麗再入陟石級過亭得殿血祀之盛奔丞一方桐人夢囈室語及神無不髮立者往往兩造質成軏庭矢以明無他然眞不勝僞余時扑而止之旁及吳興暘羨士女以禱子祓災至者月可指計綠簡翠篠繡崖黼川在仲春光塡溢振謡糊

神張姓名渤武陵人佐大禹東南治水有顯
庸再著于丹陽
皇祖草昧初獸相王師故被帝號余竊謂治
水事經傳無所據且姓名近甚不類三代人
以丹陽著者爲的然聞武陵亦有神廟僅僅
曰公而已桐四面阻山無巨津洪瀣舟楫檣
櫓之利而水神獨享奔報是不可解舊俗坎
地爲穴每椎牛封牲以實之肉陵酒池恬不

爲怪刺史某爲文告神嚴禁而止神固使人
代受德耶山最勝在懸閣而羣峰如壯夫拱
揖客友偶語滄嵐頳霞坐者恐去恨閣微卑
不能出林樾上深夏或翳目耳寢殿後閣尤
隘東窗當二古楓蔽晝有夜氣鳴秋有冬氣
陰人有神鬼氣道士好以茗蠱人每至輒苦
水厄又恒出所藏贋卷凡珠以爲古玩必欲
強人觀尤可厭獨宣和玉磬似是北宋物余
另有詩識之留桐凡七十日討此山可十餘
至亦旅交之最深者也

橫山記

橫山之勝以逕逕勝以秋山嶢秀聳拔直不
受步乃旋折而升如蟻之附磨終日見大圓
焉上苦僂其疲在背下苦眩其御在足更相
遇必相視纍纍若登樹之猱故曰其勝在逕
蘿叢棘蔓深可沒踝霜林木脫着地如飾屐

般輒響作丹黃跆籍故曰逕之勝以秋也登
頂四望靡所不頫郡脉自南來雉堞逆踞之
東饒氣而北稍衍非玆山處乾維幾緩不收
矣凡登山使人怡者其觀冶使人悲者其觀
幽使人冷者其觀僻使人危者其觀峻山埋
爲主而人以氣聽之予窮高俯仰旁揖雲霧
又[illegible][illegible]之頫駭訝此身之何來不覺迫然而
發歌泣者而出涕其悲固以秋而不以山也

柸俗之大者皆不逾握日常竟于斧斤寺雖淺而潔向亦經

高皇帝駐驆勅詩題額間旁有龍王廟廟前有池僧云盛夏屢涸誌傳爲聖泉誤祠山之鼓如雷相聞白石青崖恒數月間無屐迹噫惆人之廢遊也久矣

敬亭記

宛陵六日夜雪擁處公廨蝟縮而鶴伸自咲

甚故人王郡丞謀爲敬亭東道主與司理黃君偕焉出北郭仰眄見玉龍亘天奮鬐振鬣知山以雪壯緜城趾取小道蛇行沮洳間數步輒一蹶然四望皆白冷光逼心目如在異境羣峰巀嶭見兩危壁拂天凹處林閣浮出心知是敬亭也從曲逕緣上石隘處仰掐與旣登得寺寺前得閣爲觴客地然觀如是止恨欠深窅耳旁上別有亭可遠眺寺僧導之對郡丞司理語甚辯然舌熟雜詠氣其右峯稍峻僧云登可望江計是地去江可二百餘里似非煕丘可以拓眼然積雪滿山勢不可上故無以難也大略茲山初升盤徑曲紆似潤之北固憑閣下眺似吳之大石第大石空濶可杯杓挹太湖此中固微遜之而六花皚皚千岩無色城郭陵谷點睒空濛奇自可直一歎雪着松杉間得風條枚易墜獨樹頂存

圓白如素藥舍房慈烏引頸尤屬妖觀夫雪之施于遊人也惠矣哉山下見雙塔對植製朴而色舊還往咸心注之偶與湯嘉賓先生談及云是黃蘗師道場甚悔不入因附記之

景山記

景山一名月鑑山土人稱爲雷峰以上有雷神殿故出城遵堤行三里過小橋萬松倚崖立下皆寶宮雲花濤沸鬼欲畫出稍上逕漸

高興中覺應來擊領逕盡得亭列石數十方悉作踞獅眠虎狀稍折而下復亭之旁一洞僅受人更上尋嶺首有亭冠焉西望見江從天際白下視姑溪西丞縈紆如帶遠山環睨淡冶韶秀獨謝家青山磅礴峻嶒高入雲漢如偉人立羣稚中其魄固足籠蓋此郡也余凡兩遊茲山一赴李郡伯季重招一赴林暘仲明府招最後看落日日如銜兩天門中時

積陰乍解駁金蛇晃射熌若在鎔之金餘光掠溪柝杉楮綺不可爲色客中之快覯也

遊凌雲山小記

凌雲在景山稍西南隅境皆坪而高邃之獨下望郡城覩甚丹樓雉堞吐日欲烟姑水鏡澄羣帆林立闤市田畛雉堠有霸氣知是古今戈戟爭逐之場也山頂僅一窣堵波高閣數楹獨便登遊餘三時無久立理是日大風

余貂帽攜二奚往從輿人指點問遠近巖壑名行旅過山下者咸目詫而去之

黃山凌歊臺記

黃山在姑孰城北是采石入郡道山趾爲東嶽廟赴林暘仲招已曛黑坐雷神殿中背屏面扉如墮眢井亟呼炬登山行蒙茸礫确間足繭而睫快巔爲凌歊臺劉宋故蹟許丁卯詩所謂三千歌舞宿層臺此其處也地圖而

平定是臺址荒蕪冷烟巢鷹穴兎想昔日笙鏞黛䳡之勝令人腸結雲斂月出前視羣山後視大江田畦村落俱自了了月被山爲薄雪殘粉如美人處輕容中既不礙觀而轉益其嫵友人潘景升方輯黃海備新安掌故茲山亦同名不詳所繇始然凌歊戴首自可千古予戲語景升汝黃爲海此黃爲句有天人時斷不分芥子須彌觀也

采石記

余童子時緣江行過采石心領其勝然僅僅目之而已巳未秋赴桐川謫從渡口濟舟始識山面迫不暇及登覽事其冬以轅檠滯姑孰會新都潘景升自金陵來邂逅驩甚十年意中人一臂輒昵乃相止度歲因謀曰姑孰固饒名勝遊無大於采石者然貴遊苦喧旅遊苦寂惟閒能兼之客之趣饒閒以閒消愁可不善用長歲除閒無如兩人者期以廿與景升暨余客王廸之往晨起雲重如墨雲漸漸作花景升來策行止余猶為雨持午乃決甫登舟十里餘斜輪掛崦嵫間積靄頓豁舟大不能破風晚僅迫山下姑溪嫣媚平駛大類吳越洲渚兩岸皆平林曲堤藹摵掩映受水烟增其冷幻遠峰如簇相向皆露頂倚肩余及景升廸之時時登艫首望似饑

兒赴王石宴海珍鼎胾猶未羅列盤中餖飣茗蔬固已堪一飽也篝燈各賦一詩就寢質早暖霽甚余咲謂景升使昨日止不來今豈堪惆悵耶步登岸偕拜太白先生祠下先期李季重郡伯馳使供張登謫仙樓飯焉樓頗多詩額余一二讀輒罷去夫夫不異太白先生神遊至耶西北偏正視江日光擲波瀾如素錦俄見江豚出沒風颯然勁南舟皆絡繹飛下帆影片黑帖水如羣蝶舞其快可想出樓取道登山稍上得水府諸神祠神貌悉獰異再上為五顯廟即僞漢陳友諒倉卒僭立處再上為廣濟寺破廢不可入景升咨嗟者久之余戲舉似不見夫獰異者赫如與如乎人世善不可為古先生亦爾爾景升大噱再上為蛾眉亭亭踞崖石突出江濟下視巉巖耳削即牛渚磯溫太真燃犀所也亭旁松五

章森拏秀不可狀再上爲問月亭呼酒至爲十餘引滿候人歛釜滌鐺作下山計矣余及景升曰未也促山輿陟其巔輿人憊甚爭作語相紿誘悉置不聽乃蜿蜒從萬松間行蒼鱗翠針時來撲人漸高稍歒亙然終不礙輿可二里許遂造山頂俯江空濶泯濛始收其全在蛾眉亭望姑溪一線耳從頂視固自具體向欲敓其倘以遜江耶傍眺獨望夫磨笄兩山稜稜爭長餘直培塿耳千家鱗次如莽浮澤中北望隱隱見歷陽浮屠頂計此是余十日後歸路爲之心飛循故道下復至謫仙樓向津吏覓小刀遡洞山背石壁峻嶒立波面無尺寸膚每轉輒得一奇相與大叫葢山際水者非純骨理不能久且濤紋雲氣經數千年激射洗濯故酣其蒼潤陀而盤如虎丘之千人坐者以方計嶄而直如蜀之峽者以

堵計突而洞如西湖之呼猿者以口計其嶢嵒參錯處處皆黃鶴山樵白石翁皴墨巨斧莽缺折矣舟歷寶積山已竟西北背乃命返棹去引右脰歸引左脰酸疲正等揖祠別登大舟入郡歲除日下舂矣滙菴外史曰山遊無止法凡遊采石者輿入太白祠登樓看江上蛾眉酌問月歸而韻于文涎于齒可以止矣不必知山巔也躋巔猶百一遇山而復舟爲以周其背非癖且貪者法無不止余固非能貪山水者幸而侂盡之且向來日月窮不肯止雨雪兆不終止有勇者必有癖差無負陰焉遊凡兩日予及景升各得記一首詩如干首其未同遊而治具餼賓客者李郡伯季重貸舟逸往還者方郡丞人伯載酒需慰勞者曹進士元甫宜備書之不得槩以一止抹殺向山靄受赦賢責也

雜記

桐汭在萬山中丞宣城道陂陀曠衍無他奇丞建平皆赤土瘠膚尤惡閒霧山去城可七十里饒泉石洞崖之勝舉問郡人罕有至者余曾與夏長卿戈行可諸孝廉期往遊終未果也長卿又言郡南接歙州處高峰峻谷廻合障塞其中生齒甚腴有老死不見城郭者地僻可避兵燹予以迎謁貴人曾至南十里

村落時遇清溪泚泚白石細可數脩篁淺碧娟瘦欲啼每徘徊不忍移踵因信長卿言不謬也宛上如華陽陵陽諸山皆去郡遠非羈客所易探索嘗繇春穀趨青陽巖巒竹樹處處可翫可廬雪中望九子翠欲分天會寒且病僅作諧語相寬而返將慳此芙蓉半面緣耶姑孰山皆秀遠且附城便往返最號佳麗惟會稽襄陽二郡景物可以伯仲然襄陽苦乏韻士客不能久棲入會稽者必先錢塘飽樓妹宮嬪之餘卒遇仙蘂閨秀非具眞賞不無神奪未如茲郡之善於據勝也余日涉趾及皆作小語系之其期而未至者曰白苧曰青山其望而未親者曰望夫曰磨笄曰金柱曰天門闞而未期者曰横山曰龍山龍山相傳卽孟嘉落帽處辨者云實在南郡胡助之司李謂予言山有帽痕入石類剗者彼落者

將毋詧耶予記在吳中遊靈巖西施洞前履迹深寸許夫嬌趺輕幘皆得比于藍田射虎之矢眞可絕倒矣

妙遠堂文寒集目錄

妙遠堂文寒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永年馬任遠毅仲閎

記三 碑祠一

重修馬渡堰建設石閘碑記

湶之水不詳厥源其自白水分流於宛城之北以名其村曰湶河店者此水之所繇始也湶蜿蜒而南經郡絡邑仍滙于白以注之漢惟昔召杜諸公引之以資灌溉之用乃設堰而控之曰馬渡堰者邑所受湶水之始也邑之支流曰丈渠邑之堰在馬渡下其大者四曰苦竹堰曰駙馬堰曰土堰曰三泉堰而馬渡所引之水灌及于田者曰馬家陂曰程家陂曰聶家陂曰蔡家陂其苦竹堰所引灌者曰安陽陂曰李家陂曰緜方堰其駙馬堰所引灌者曰李家陂曰田家陂曰上洋陂曰下

洋陂曰没隱陂曰曲尺陂曰白家陂共土堰所引灌者曰馬曹渠曰曹棋營其三泉堰所引灌者曰白虎陂曰魚鱗渠曰羅陂曰小栎堰曰花陂曰漂陂曰楊家堰曰孟渠此堰之大凡也水所經之道必以下爲歸或仍入于漂或入于丈渠以達于漂此分合縈繞之細也譬之人焉以馬渡爲咽以諸堰爲腹壅于咽者七箸不能納則腑藏中乾血脉逆驚故

欲導水之利以滋諸堰則必先事馬渡而扼其關此地形水脉之勢也堰於昔固有之率障以土薄而善潰積久塡塞水不得繇中行置之則諸堰受其爆乃必歲脩之歲一脩之驩嗟誣詠所繇叢孳矣此無閘之弊也邑侯司公毓堰而閘以石望之如張箕卯之如半月設三版焉水微則瀦水肆則洩於以操縱惟我而不授水以利害之權此立閘之意也

邑東北壤地皆附下斥鹵不宜菽麥胡麻惟黍生之計歲登畝贊百錢耳以梳稻則什一倍之農鈍而偷悍於水耨復使漣流以借之口實其孰能興自建閘而水得以無乏演漾溝塍間於以鼓其于耜之心而豐其厚望秋成滿車民以殷富此設閘之利也夏雨甫晴百川猝漏爲撤防以殺其怒及閘而聲大者鏜鏞小者琴筑跳璣濺玉鏜鎝噌吰此諸堰

之致也繇堰而縷分萬畦錯繡小溪濊濊于町疃林樾之中榆柳縱橫萑葦森蔽此諸堰之態也易土而石以百逸赴一勞儲材庀工可三十鍰皆出自邑侯廪祿之餘毫毛不以煩民此築堰之費也環堰而田計田受役不得以寠辭不得以勢匿不得以詭詐智巧相凌奪於以排瀹隄防此守堰之制也西門豹史起杜預王景其人邈矣夫孰能家視邑而

身先農郊居露出荒度周爰爲畫畫者規百
世之利此邑侯之賜也後之繼侯者守而勿
失或潤澪之俾邑常有堰而堰常有閘凡我
新民仰事俯給裕于斯即不幸而陵谷變移
豪強者坌出於以紊彊理之宜恣其橫議而
尚有此七尺之贔負瞭然如鏡於以備方冊
質圖經此堰與閘不可無記也嗟夫誰爲此
言蓋田畯役夫之志而不佞某特載筆以從

事也司侯名廼彊大名內黃人起家癸卯鄉
進士工始于天啟庚申落成而碑于側者則
壬戌之歲也

新野縣重修三泉堰水利碑記 代

余以司農郎移疾還里道出新野與白鹿司
明府傾蓋促膝相得甚歡也爲止兩日夕杯
酒抵掌凡圖史琴奕山川丘壑以及黃衣虞
初之記載靡所不際則心儀明府閎覽博物

據文士之勝場而比進邑父老子弟問明府
治狀何似則交口嘖指於撫綏匡濟大略即
使孟堅削觚蔚宗潤色所不能寫萬分一允
歸然足樹循吏勞臣之軌而於水利一舉尤
歎呼無間言矣蓋新雖斗邑八水環繞爲漢
晉間饒美之地明府所孜孜興舉以貽此土
百世利者邑之人宜歌舞不忘而竊韙明府
之才與識合時與志合有非尋常所敢望者

余謬以民曹子部與聞國計　朝廷歲仰
漕八百萬石以相灌輸而往往豐凶則與年
爭潰決則與河爭比妖民揭竿水濱復岌岌
與盜爭舳艫一邦步京庾輒鞬戶不調賦民
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有不終日之憂而談者
謂西北寔有遺利如潞水客談所紀有可引
之水不毛之地而甘置之豪傑多扼腕焉明
府之於新毅然擔荷破盈庭之見而先慮始

之勞誠使有民社者人人如明府安見水利不可興於西北必以喉咽視漕倒持其重乎故明府之才可及識不可及也語有之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往往長老言責東南人禦虜西北人治河皆爲失策言非所習也明府家邢魏間泉深而土肥令令邑又天中樂土水耕火耨民耳目之所不御苟遽廬其官欲頑而處錞於時譽固無害而規遠圖大俯仰皆

有成畫時屯田使者議責令長单騎周爰翔實報塞然人情偷安習嬉得符檄輒用掛壁耳惟明府侃侃發舒勇于實效故明府時易得志不易得也今東團方棘内地蠢蠢俱爲伏莽之戎誠得明府巾驚羽車以枉後惠文彈治於以痡害害去典利利滋卽漆室嫠緯之憂庶可少有豸乎余既以傾蓋得明府乃不敢逆新人父老子弟之請爲撮其大[illegible]

貞珉三泉堰側伻詔來者若其疏鑿挖引之勞諄拮勩土石之艱余年友馬太史伯仲業娓娓言之矣不煩贅一詞矣

樊城新開張公路碑記

張公路碑者記襄陽別駕張公所剏樊城丙溝路也樊舟車綰轂五方雜居井衢錯列如綉大江東其前繇北而南有溝濶二丈許于以流惡而通氣自慶萬以來未之或改也邇

溝而衖則衖以溝名曰前溝曰後溝夾衖而居居不掩溝鈴鐸相望肩轂相踵利不獨一端已歲乙巳樊大燬敗垣焦土塡委其中水陰梗不能往而居者新室輒䟴畔而設版焉後溝之口飛樓櫛比於是兩塗偏廢悉倣一軌以通往來每積霖久晦城北千止汨沒沮洳如螺蚌之棲畦澤而行旅彳亍傴瓦牽赤骭而趨客歲嘗有鬱攸之警避者及此壅塞

前烟燎所及積骼如丘仁人知士所繇掩目而酸心付之誰何者矣鄉之更老茂異咸苦之乃盟衆陳希曾蔣夢暘輩投牒兵使者何公何檄府府守李公轉以屬公乃周行谷度曰嗟胡民之虫虫哉譬人之有身一氣帥而百骳役勝者勝理者理肢者肢絡者絡脫一綫閼不通亾論神弗綰也墳而爲瘤潰而爲癰木強而爲異物弗能禦已有溝與利總無

溝乃與諸害爭不亦偵乎力主濬復豪右請託皆尼止弗爲聽焚而又念居民久不必害其成第使出原址七尺足以行水而止亦不瑟瑟於按圖膠柱也蓋不踰時而溝疏道闢羣流下注如濉尾閭衢無病溝居無病衢如曩日觀矣合樊之人出入是路者咸手額足蹈曰非張公將無路乃歸路以系公而尸祝之僉蔣生來謁予言予謂是役也有四善焉

水脉得便而奔氣暢勢揚可以蕃息生理其壯在地渠泥淖既清得擇地而蹈婦子之出者不施蹻可詳步且以省寢濕瘧下之病其益民生火盜之游至去者去格者格直如繩而平如砥其備在非常積苦之後有額必酬下令流水之原使人知上官惠我益著于共其翕在人心樊人之式歌且舞而顯顯以表之功有以也夫鄭國之姓于渠也香山眘山

之氏于堤也其利在萬世而名因之公之盡力溝洫猶挑鯁于喉而出刺于掌余尤謂緩急較親切焉公仁秉義質才敏而識淵所擬福襄人士者不可指僂而是役之爲德尤著新路斧如之石固宜與羊叔峴山同峙不朽矣余外家樊城中故稔聞公伐因蔣生之請欣搦管焉且使後之人知所考焉而無敢湮也

新野縣修復水利均定水法碑記 代

新野隷南陽漢縣也召信臣守南陽教民通溝畎勤種殖境内殷富民翕然歌之迨今可二千餘年而所疏濬陂塘渠堰之屬固章章可考也德靖間關中劉公某忝藩宛上鋭意修信臣之烈其在邑爲陂之屬三十有六堰之屬七十有二絡穿鈎帶綱總縷分邑郭北有專祠歲時祭祀與召父等而厥後復稍稍

蕪廢矣蓋農惰而躁以爲汩没泥淖掛剔秧針不若舉踵于耜之徑省而邑不皆受水水所從出者遐而待澤者衆豪者多把其上以徼利黠者或竊其旁以害成遂使成蹟舉而漸湮美利置而弗究非一日夕之故矣余忝牧斯邑自受事來嘗周覽四履有河于邑之西曰白水勢迅下如竹箭之流立沙善奔隤不任步涸而涓潸無能容刀聞之邑人云秋

漲時兩岸間幾不辨馬牛禾黍多被蕩徙去是田蠡也不足以澤田邑東有水曰溧河源自南陽之北厥底及岸皆純土淪漣蜿蜒與邑無所不受意者信臣所疏通引溉必在此而不在彼然莫能悉鏡其故也余既已目而臆之會屯田使者臺左公慷慨疏于朝言水田之利下尺檄屬邑俾亟講求不佞不遑寧處單騎戴星偕父老及邑人之明習者咨諏

跋履閲月而麤得其概蓋溧之水於邑可無所不受而特患無以挹而取之溧之上流以溉唐國賜田比其洩也以白水爲尾閭直棄之耳余敬爲啟白王曰惟國田溧上新民田溧下王資溧之餘稍寛一版焉以福新民幸甚毋爲漫棄之若富人委粱肉于壑而市乞恫瘝饑也王曰善不穀租稅斯土方圖所以利賴父老者矧川澤之事天地所自然轉無

用以供有用不穀豈有愛焉命司田者報如約爰爲鬩于溧所入邑之口曰土堰而勒貞珉載其語如右且爲之盟曰維溧之水國田飲沓民田飲尾用水之候國先若授民次若潄民嚚而爭以咨邑長國專而斬以咨王吏各有常刑罔或失墜是役也屯田使者臺之威命霧寵寔憑藉焉唐國大王明惠慈允相與以有成也邑之人耕于斯穫于斯以長其

子孫其無忘臺使者及王之賜余且將勤于溝洫阡陌次第舉之務盡地之利以迄水之功庶幾承召劉兩公後稍逭瘝曠責萬一固有餘榮矣

新野縣申准驛馬錢糧本縣免支碑記

道新野者呼馬則馬應而不知馬之稰不盡食于邑也王制以他邑之僻在一隅者來給我稰爲數可七之五夫固曰均勞邑衝繁簡通緩急云爾以歲之不易履畝而稅二猶不足也當事者悉力于正賦而駢贅視稰人者每負其額不時給人有恒言則秦人之視越人肥瘠也而邑所出以供他倉口米麥費復若干稰嗟夫饑人仰吭而號而轉市粱肉以委之壑其偵已甚矣邑侯司公奉持斧使者檄慨然力請之曰與其日徵馬稰他邑而不應也毋寧以邑所他供者留之以自食其馬

乎臺使者善其議報行之邑之馬食邑之稰無往返道里之勞守候羈延之苦營求轉貸之費筆牘請謁之煩一舉而衆善備焉卽道新者呼馬則馬應而可以不病也是役也先公者嘗有意乎建白之矣然以爲紛更王制必請于朝聚之所司道旁之舍三年罔成功矣公一身視邑而臺使者以一家通于一部民之鼓舞而歌詠之其幸何如也嗟夫尸其

利者漸積若故有之耳當萬曆初江陵張公
執國柄爲一切之法即藩守大吏無敢置郵
而馳觸網者治不二人側目柱口多以爲苦
者迨後三十年中使貴郎皆虎而冠符檄如
雨莫辨眞贋騎者求金一馬費可數鍰甚有
供一馬破一家者鞭笞摧拉流血載塗而後
謳吟張公不置也於戲司侯于以知其沒世
不忘矣

朱葉尉黃公祠記

王藎卿明府宰葉之二年擧問流通百度修
擧暇日循覽故乘念朱黃絳直先生曾尉玆
土而俎豆之所無專官爲喟然者久之乃度
地邑東南偏建祠三楹翼以門廡旁無室樓
掃除者俾鼓鐘香火其中髹堊丹碧整潔煒
煌蔚爲一邑之偉觀而丞使屬記于余余考
先生初擧進士即調尉于葉後擧四京學官

以文優敎授北京國子監益唐宋以是職爲
登第筮仕之階如白傅孫盩厔尉入爲集賢
較理而先生亦以此起家游非史局非後世
奔丞蒲伏斥爲卑僚也且一官曷足以重先
生而先生以玆官實爲地重然不佞嘗槪先
生生平不能爲靡卷三歎矣文士以文章鳴
有勃然不可禦之才瀕然不可回之氣即有
的然不可掩之名而傭夫偎子必欲恃其權

拉撓折之其撓折之法無多端必還即其文
字語言間摭拾譏訕以快其謀而追竄銷景
沉其所繫中爲罪者終必以此伸于天下後
世此無他吾氣足以持之耳先生典著作再
遷起居舍人秘書丞兼國史編修官俾筆承
譏以實錄多誣摘條見問如所對鐵龍爪治
明司斧鉞乎奪之任乃見惡于章蔡之黨至
河爲兒戲者先生直以官北都時目所親見

折之意先生削牘時政事人才法令舉動觸于睫間腕下欲泣欲憤者不知幾許亦明知直筆所留犯權奸之所甚護而不避顧惜乃區區欲挾虎豹九關之威蹶蟲一矢之利詰責窮逐欲使奪所守以殉吾利嘻亦愚而左于策矣先生至孝天植有韻之言得法少陵臨池以奇險枯勁自立壇宇宙時最爲子瞻先生所重始以實錄既繼以承天院記既用

筆舌賈禍亦略與子瞻相同然迄于今章蔡之骨已冷卽其子孫或泚額不敢道而學者並舉而稱之曰蘇黃簡册姓名足以光日星而搖河嶽乃知抑其遇苦其身羣奸所能爲也先生之手之口與天下後世愛慕先生之手之口羣奸所不能爲也則何也君子氣陽小人氣陰陰之氣聚而終竭陽之氣散而常伸也按先生所遊之迹在涪涪重在黔黔重

在宜宜重而矧筮仕之始地如葉甚神當有眷顧而憑依者試令披荒榛履遺址草木若憂而韻山阜若增而高不其宜哉明府處不諱之朝政事文章皆跳踔絕軌從四百年後奮而爲一堂之想章之廟貌俾爲一邑之重易所謂氣相求者庶幾矣乎既操是說記之仍爲迎神送神之二歌使歲時用祠饗焉

孔鸞蘊彩兮輝其枳叢旃檀之處于林

兮逆則從風惟哲人兮黄綬同流香譽兮垂豐功洪州烟爐兮皖谷霜蓬乃左顧兮天之中駕文蚪兮驅奔虹霧憯留兮居新宮　右迎神

彼奎宿兮帝前㫌紫氛兮瀉銀潢惟公奮翼兮相翱翔左挾秦米兮右晁張彼封狐兮尾裴頹完錦兮摘珪璋趾九折兮神酣揚青燈熒熒兮青緗光道老拜

舞兮嗚呼不忘神安遊兮白雲鄉　右

送神

新野縣重建題名碑記代

吏于土者例有碑以籍姓氏舊在邑廨之右方予暇日尋覧之則自萬曆巳庚而後闕如也石垂盡不受礱余乃伐于山而新之因慨然嘆曰嗟夫君子之服政也罔弗懼焉非特簡書功令之謂也吏奉七尺之錕艾割

天子之百里而長其民寧無比于遽廬郵舍以輕去漫嘗者哉然其名弗可掩矣繫于心則有後讐綱于目則有淑慝程其往則有黜陟要其終則有思忘一夫之微口寔有碑寧㑉堅珉贔負哉故官寄也名不與寄往惟其人之精神為之精神之用于邑者不能無純駁偏全精神之留于名者卽不能無沉揚久近若衡黍然勿之爽已新野小國也賦中下最號為易登亦罕山澤螟螣之害茀民鮮生而保農故聽成于歲地處楚蜀戸牖多車馬力役之所踐更故耗餘于人市豪之室不能名五斗而競五木叉谿谷其黨而飽隣豪焉大抵視吏之精神移之夫人志氣高明則肴宇清揚而手足矯厲吏綏民而慴豪惟自純駁自為偏全焉故余叨廁諸君子後嘗俯仰討論于諸君子之側而自慶得師也矧後視

今猶今視昔郎官之石不朽以旭書覘首之淚無諼于牟德何也重所藉也吏一蒞于土無能掩名而無能輕為名是可懼可思矣因系辭碑之陰而列名其陽併籌若尉附之

重修儒學記

自秦六君侯之蒞吾邑而廨舍罔弗飭城堞罔弗增崇比歲辛亥雨師肆虐學宮就圮古𣏌或游蒼鼠空竄時綱蠨蛸陋寧滅於居

夷窮有司於過宋侯恫乎其有憂焉周環審度蝺歷籌維貲用給于俸餘工徒徵諸力役埏植並舉舂鍤兼興坭庪蒸蒸以子來班倕彬彬而麇集始自門池迄于殿廡未匝兩月百廢咸新屹乎數仞之崇垣蔚爲一方之盛事丹堊賁其異采輪奐爛其宏模庶幾斯干之咏可賡薪櫄之化益普矣官私弟子席蔭無窮爰徵鄙言以勒之石夫三代之敎皆以

明倫六德之規無非造士東序西序夏法栩於當年上庠下庠虞制範乎來禩非有鳥革翬飛之宇罔儲能文鵠舉之英其來尚矣俗降吏窳罕崇文範競簿書之末則籩豆有司之事委諸隸人佟遊豫之觀則琳宮梵剎之修徒焜金碧孰有亟泮芹之葺嗣僖公於魯邦廣風厲之功繼文翁於蜀郡如我君侯者乎多士幸際昌辰躬逢雅化偕茲游息愼爾

趨蹌舍其舊而新是圖升其堂而室是入榱桷柱礎俾並進於明廷木屑竹頭務兼收於大匠志貞磨杵奚容藉口天荒力奮移山寧許妄訾地脈庶率作之心於斯無負而締營之典亦聿有光哉若或縱以自豪誕而不率塵封鄰架時呼五木于梟盧雲集偃庭日競三寸于雀鼠胡顏斯地實非吾徒侯有炯戒可不念與君侯才掞遲斤守甘茹蘗洋洋與

人之誦無待三年班班循吏之風皆垂百世茲其一節亦足徵矣

靈寶縣定亂碑

萬曆四十四年三月河南撫巡臺使者上言靈寶有礦盜之變變起突然蓋先是寶有里豪以入貲竄衣冠多行非義詭糧蠡民民譁而爭之至蟻聚蠭起相恫愒不解縣官各繩以三尺衆稍帖然餘喙遺孽譊詠未息環寶

之郡邑如永如陜如嵩如盧風饒有礦洞羣
不逞窟之血肉其中渠魁高二匪戕殺人多
蓄亡命謂可藉口抒民之憤以蒙詭煽亂恣
所欲爲其黨小李兒趙應周邦聰宋三等又
虺蠆相濟跳擲自快誘愚脅弱幾數百人揉
木爲戈因村傳饟遂以三月初二日薄城斬
關分三道入一攻邑治一剽市肆一收里豪
家慘霧迅飈洶洶莫測邑令石門變挺出與

孥息歎曰偵敗當自爲死所義無返圖危坐
麗譙中鳩列胥卒虞譁民内疑反挺而走乃
扐示之曰轢城者盜無與民事治盜宜誅誅
有厥賞于是戶禦巷戰人人自力乘屋飛礮
呼聲震天賊附譙而登且及令令起手刃之
摧顱抉睛血濡于指邑人益大奮闘保民李
近陽李光賜等陷伏而入與内兵合賊衆始
潰城因以完或馘或俘可九十人令又下檄

捬循勿或究濫弔亾撫傷民心益固乃請命
省憲爰禀籌筴乃告急隣疆爰樹犄角區晝
周愼敵無所乘頑蝗背擴牙躍躍不已復屯
聚老君原火燒關雞子山諸境方討劫搆諜
再舉會兵使者按縣命將勒師一接而敗之
賊各鳥獸竄遂擒高二于文水掛小李兒于
盧氏縶趙應等于疆内亂乃平臺使者復疏
聞若言洛大藩也靈寶夾爲項背無寶尋常

無洛且維時齊有稷宛有訌使率然之勢成
魚腐龜坼必斷關隴搖魏鄭禍將不知所終
今賴　國家威靈旋就勘定乃如令石奮
萬死出一生指揮綏靖獄祉無恙杯水滅燎
原功什伯焦爛者當議旌爲人臣定傾盡瘁
者之勸下章所司具如臺使者言移牒天官
胥錄令勞悉論磔高二等如法俱報可夫古
有豐功顯績則必勒之金石以昭示無窮損

身而保邑豐矣顯矣筆扎余職矧又習鄉里之口是不可以不書石令名應嵩起家庚戌進士滇之永昌人也余既爲書之乃復銘之

銘曰

弘農之封地衍土沃河澠中襟崤函外束灌叢廣澤狐蜮所憑蹻陰蹈滲小醜乃興寄命椎鑿忍醜髡鬍山川亾精延及人髓瞋目攘臂烏合如麻𤜶野若掃陵城亦瑕縣令在譙

其衆濺濺鬼嘯于冢雨泣于室令曰死職我何所濡欲生吾氓匪戰曷圖義旅既集狂鋒乃挫盤玉昔聲逆膽潛破有兇騰上令奭其睛袍花濺赤舌本酣腥噓而鼓衆武且十倍捕蝨絮中葦肉汪濊賊雛怙黨其視多岐孰若莪昨一惟令依言覆其巢言械其頸昔聞郭哭今歌餓項蜂蟻攖懍壯夫色移摶擲匪艱寔惟猝而執是韋衿屹乎如山逆奇于定策全以朋我思厥倫禦留討叛近許樂陵古趙廣漢民素附令令是益疆豈惟令庸寔邑之慶乃父乃子乃兄乃弟免骨原野無忘令賜向勇私鬬蚩蚩孔多倘非令仁孰辨莠禾被此餘風可以百祀頑葦勁植令澤所暨嶽神誕祥爲德茲都何以表信姓名若符爰伐貞珉𪋤崧之麓山或有騫令名永穀

妙遠堂文来集目錄

記四 碑祠二

妙遠堂文来集目錄終

妙遠堂文来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皖城阮大鋮集之閱

記四 碑祠二

直指丘公昆水祠碑記

司馬遷志河渠據而論之曰甚哉河之爲利害也嗟夫是非獨槩天下之全勢爲然也偏邑有之支流亦有之益水所濬出異源所從

受異委所借資異用或利與害觕爲重輕以不相當或各爲利害不相知而交相持掣書人肘築道旁舍紛紜謡詠之論所浸集矣非超然矌覽之智烏能兼聯統貫破盈庭之見克圓其成乎葉方城外之巖邑也在漢爲昆陽地有昆水經其南水出于山曰西塘而田葉以入于舞其地在葉者以里計可五十餘而在舞者僅五十里乃水之在舞者浮淮達

泗舟檣商賈之利日夜貫輸其間列而爲聚
烟火千家號稱緡轂之口而在葉者淤厥弗
治壅而中墳不任杭葦每秋漲沸騰彌望茭
澤田廬禾秋輒蕩沒歲亾算水一也而葉舞
自爲利害相去倍蓰相視如秦越人之肥瘠
伊誰之咎乎涇人王公蓋伯來令葉諏詢於
衆惻然心憂之修廢墜剔蠹蟊既奉屯田使
者德意墾田數千畝引昆流以溉注之而念

河口未疏水無繇地中行終苟道也於是請
之直指臨川丘公公亟報曰俞令其竟乃事
無有愛蓋伯稟檄以警于民舉鍤如雲錯趾
如蟻乘朝銳之勝氣鼓樂趨之衆心甫月餘
日而河之在葉者五十里故道畢復潩瀰之
流變而受艅艎舄鹵之區增而登鐘豆會有
所帑不費役如直指指而葉之父老子弟臨
河而思相與咏歎歌舞之不置也於是創祠

于昆之陽肖丘公像狙其中而介使乞不佞
言銘諸擊牲之石不佞竊謂是役也有三善
焉時詘舉羸昔人著以爲誠春秋浚洙必書
而傳者以爲苟怫民之欲雖左洞庭右彭蠡
無所用之葉固非無事之國也然能乘息肩
之餘用其整暇以舉遺利若趨市者恐後時
焉是曰得天扶輿之氣結則爲山融則爲川
發祥道脈則聖人裁成輔相之責居多故周

公卜洛曰澗水東瀍水西晉之謀遷于新絳
也曰有汾澮以流其惡史伯爲鄭桓公謀云
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若是
乎水利之繫于人國也葉固名區公卿俊傑
輩相望而比登賢能之書者乃稍稍有間矣
形家言謂河水湮塞寔祟之令一旦還古初
之觀而滋其霧淑潤澤之氣寧惟樹穀且利
在樹人是曰得地西門豹令鄴引漳水[illegible]十

二渠民皆苦役豹曰使百年後父老思我盍
蚩蚩之衆不堪慮始所從來非一地矣王公
一下令而葉人子來其浚灌固歸誠有近非
朝夕粗非聲貌者是日得人大抵蓋伯如冢
婦當戶料醯醢謹囊籥與奴課耕與婢課織
親切透快不效不止而丘公如千金之翁視
伯叔昆季均爲毛裏一錢尺帛之利思出而
共之不欲其偏贏偏嗇也予與民曰仁言不

如仁聲之入人深昆水之功雖未即竟役而
明德之所被深矣金碧斧藻以奉之牲牷牢
醴以將之寧可但已耶蓋舜葉間復有鄭政
利害相謬者丘公採輿論亟欲釐正之蓋伯
念其議重大恥居多事名因置未悉講昔賈
生見文帝即欲改車旂變制度文帝謙讓未
遑而後世卒成之前史誌之曰其議皆原于
賈生趙廣漢有言亂吾治者馮明三輔也天
下非一家一人私事有如盧公以籌之武毅
以任之使兩邑利害相通不類金火相激射
如漢史言制度推明出自賈生樂樂利利衍
于無窮不至如廣漢所歎恨尚以俟後之君
子則凡游泳昆波而俯仰廟貌丘公之澤不
永永百世爲烈哉余既重違葉人之請而重
惕于太史河渠之言因不辭而援管識之如
此

邑侯慈谿石樓錢公去思碑記

才士之需于世如以爇鼓氣以軸轉輪而世
罕遘其眞者乃目之曰文人無用以爲文人
必高子簡貴一切物情夷險米鹽竹木之瑣
瑣或不能頫首顯析之于單赤無當不知才
士霧心專寄于文章即以文章商吏事尤近
今夫酸風淒雨閃忽鞺鞳其音嘔嗚而噍噍
其國爲周之季其象東漏其人類張蒼鄧都

取敝絮而絣繅之求腴耳而不必當心其音
偷其國爲隋梁間其象粉飾其人類阿大夫
尹蓋之徒至夫搡之無可驚而咀之悠然其
㤹五味煜煜然不可爲狀而畫然緊遐慕則
二雅兩京嚮也其象熙皡其人類巾牟客類
洛下嗟夫詞賦家鼻祖唐韋蘇州所至焚香
宴坐子賤之治单父僅僅取于鳴琴古今亦
知兩賢所以合哉吾侯錢仲舉文士也其書

自汲冢以來其詁自霧均以下靡弗精討與
發足霸東海而衡中原其令新也不知有令
晨旦蒞廳事恤妫者勞勤者平寃者㝵格而
禱伸然其遠襟之于圖書嚴壑者在俗椎不
必盡戢其闒課賦時以歲蠱戒厨傳了勾攝
恒分日之七然其玄想之于烟雲草木者在
予視縫掖曹掾一尤適然若獲帖括之丹鉛
字櫛而句櫛之類鄉塾師而其古趣之于孟

盤鼎彝者在侯性坦朗褷䙋咲無留情設意
然其環識之于崇山大海九疑萬壑者在俸
入半斤供客自給取一勺一爐雖家人啼饑
不問也朞月中胥㤹其手足𨙸遂㤹市農㤹
耒女㤹杼侯乃灑然喜曰是奚煩乃公雖泥
䃁風穡常若喉吻間砰鍧作韻而但見白水
之䕩基荒壠隻樹寸丘皆蒐内其奚囊已耳
嗟夫蓋侯去而始知吾侯也勃者曰侯寔恤

我勞者曰侯寔勤我寃者曰侯寔平反我賦
登而鄭安曰侯寔貽我君子懷曰异哉安小
邑而不㤹遠馭其往必達小人悼失其怙者
又涕相屬也而侯亦時時書及曰不穀在白
水久安能㤹并州思蓋爲德使人㤹乃大大
乃思思乃永矣故曰侯去而始知吾侯也侯
以兩漢之政政其詞而以三唐之詞詞其政
文人無用當視侯爲鵠卽不佞之沾沾索筆

寧獨工爲諛哉侯名文薦丁未進士

署鄭州事開封司理含一王公生祠碑

記代

司理非古官也國制用爲進士選人高等顧
其職以苛綜核而精文法爲德不專在民小
遜于守令鄉問以居攝聞者率遽廬視之甚
有薪屋之幽遐不知誰何姓氏而迹已若掃
矧去後思哉乃司理王公之攝鄭也不數月

大治鄭之人相與搆祠貌公像祀之而走使
介余族兄馬生應乾以紀事請余謂公方涖
郡姑以例難之而最後生躬謁余里以披露
其私曰不穀之來也全鄭之祁屬焉而忍靳
詛一言夫民有拂而去之者不必以例格也
與其安而報之者固不當以例泥也至一再
請公甚急矣乃不辭而徵公治狀于生以縷
悉之曰鄭敝國也催科之政夙秉于里中豪
故彼得以箕斂疟漏賦用不登公至立罷之
第諭令自緘以往而已乃顧樂輸視宅日先
鄭當子午孔道輶軒驛騎之使踵相嚙于刻
公一裁以法毛髮不肯徇當路者粜被言歸
仍騷繹如故公詰符繻何在怒逮其舍人子
置鬼薪夜以僱募遁去中使假　上命侯王
其自奉而魚肉郵舍比抵鄭投刺謁公公重
扶闔者以袒而示之用以不擾郡有運石之

役往必自鄭達于梁困累甚夥莫敢言公第
令達中牟曰無庸中牟可遞達也運木者視
如石且備貲借他邑役鄭鄭息肩者手之在
額可掬也郡苦賜則公主畢苦罷則公主職
咸桴鼓應無爽而猶時時討其父老子弟而
規約申之俗日不一一使乾庠士也在庠言
庠曰公旦望涖學宮與諸生約次第課所誦
書剖析疑義人人果其腹去將值試童子諸

郡邑之乙不收者譁于門學使者命公較而遴之公卽爲甄拔以進宅郡之戴公不啻鄭矣蓋自公來而其民日嘻而怠于野其胥卒伍伯有饑腸而鮮怨色其就鞫者無秏信宿裝間觸公三尺有面媿而無後言圜墻之隅往往掬草而公猶别藉以時稽之日一夫繫一室之哭也得無鈞距乎市有價不知有官公自餔蔬芋算器而已總之公之御下恒持

法以抑其情而公之御民恒依情以全其法迨公行而泣相屬也爭以肩承公輿爲快蓋馬生之娓娓若此嗟夫鄭之先大夫有公孫僑者用猛始而惠終然當其未歌不讟甚也彼猶用伯術哉公之誠乎而提入貽誹蜷矣公徵聲翔上下非久當膺徵召入侍金華右一方丈宮咼足引重第令後之人仰而思頫而訊取公之章程而書一守之所謂布在數月者且利在百世是不益爲鄭重耶公之對大庭與不佞偕其肆政民曹與家弟偕號稱莫逆一拜開封命輒從哉千里外預析其利便如掌其自開封而析鄭也寧啻觀火哉卽不佞之津津握筆與有榮施矣公名弘祖陝西同州人庚戌進士

邑侯霖蒼張公生祠碑記

天下之羣然以祠相高者則必應之以誕緩

而勉跂及之若夫無解之情不磨之德不得不俯出于祠而無嫌者可以察民可以觀俗可以衷簪吏于上者去而祝于祠幾祠矣故祠往往能病吏嘗讀漢書循吏傳所至民富所去見思其吏民相與爲祠堂歲時祭祀者頗不乏人至元始中天子且下詔書祀嘗有益于民者以風動當世則又不徒家享野祭而已也史稱何武居官無赫赫名常有去後

之思嗟夫赫赫之名去後所爲不見思也今之祠吏尤去後務爲赫赫者耳吾獨於碑吾霖蒼張公之新宮無媿詞公令邑時値熚灼之後能濯之以清涼刪繁茶頓疎綱一切色矜意炫以煦沫斯民餙庖廚餽算食以稱過賓客皆鄙弗事而眞醇開朗揭揭然吐肝肺持示人竟五年來囊未嘗溢一淺耳不受片語也以禮束士以法繩下敏讞决恤彫疲日

高春而起五官畢效甫斜暎縣廨宇闃矣揹循之餘間出與二三冠紳孝秀造勝選奇一敝篋載切雲冠夏一絺紵冬一裘陶竟歎歲弗更置也故當公治時人于于視而番番樂無非常之原以聳抉其耳目比其去也農云吾何以保吾耒賈曰吾何以保吾肆氓者曰何以毋浚吾生貧者曰何以毋縻我糈卽胥史伍伯之徒磨牙吮血素附公之絲勒而弗

敢動者亦曰吾何以仰父毋俯妻孥而毋罹于法乃時時酹醴水以思厥源撫甘棠而歎勿翦也余謂公之績直媲何武蓋兒不譽乳汲不德井一旦釋而遠之而始嗄嗌而啼燥脗而歎也故去後之思赫赫者所斷不能爲公之澤於是信其深矣蓋公初捧檄非以長吾邑而卒長之無厭色公以資揚久遷守蒲吏士相與心愕曰胡不使公卽爲京朝官而

猶煩以簿書爲巳聞治蒲如治新譽問流逓使者疏以聞又咍然譁曰公旦夕京朝官矣此主爵者奉上德意磨砥仕流其言曰務在獎廉而進恬以公之五年不溢一錢耳不受片語者當之必且褎然冠冕顯揚而光大之遠莫可期吾邑之父老子弟其相與歌咏于斯宮以俟之不佞荷公知尤深爰粗爲敘述樹之貞珉用以見吾邑民之愿俗之淳譽之

篤且明夫俯出于侗而非以相掌者公名起龍字子雲真定之高邑人起家庚子鄉貢士

襄陽府司理學海洪公去思碑記 代兄

今天下所以長治久安者人主拱手受成巡方使者得以柱後惠文彈治郡國其肅如霜其炎如日其震動灼爍如雷電之不可狎視足以逆銷奸宄之萌而畢達疾苦之狀然使者勢不能獨任則必以科條耳目分寄之諸郡理而理又多繇進士選人高等厥後且儲爲清華禁近之選以故得侃侃行一意快于守令葢守令多附下理多附上守令多緣情理多緣法嘗見繇理官以通顯者其犖比摘發風裁角距易以武健見長至去而貽方輿謳吟頌慕之思以較守令十不可望五此亦仕宦之大概已襄陽扼蜀豫之吭而據鄢郢之上流屹然一都會也其民瀏達多匿智舳

艫御尾五都之貨所灌輸其士漸于耳目之好其胥史卒伍恒舞文上下以智巧相先吏其土者即沫煦而手摩之如守令陽有顯庸陰有徽譽代不能名數人矧於理尤徑庭矣獨閩中洪公佐郡幾五年所民戴而稱之如一日比徵入而壺漿玄纁卧車前之轍者繼屬也則不佞進而肅父老孝秀理何以治襄使其民鼓舞闓懌至是乎爲臚指其凡曰公

於文法精瑩而不刻深輔以仁恕自城旦鬼薪以下多所縱舍雖名在丹書之籍者公不忍之色浸淫于擊斷間嘉石所聽隨驟馬先後民皆以稱不冤公好禮士側竟甫而前者待之無媟語情容每娓娓談說經義以穀叔之三立相切劘額無不申叩無不達而士之其行跳越者率避匿不敢見以謂爲公片語不相當詬于櫎楚也郡缺守則以公攝守邑

鈇令則以公攝令平大徭剃大賦夔革之饋逆却于梐柢之間比增饟餉兵材官騎士驛騷蹂踐無虛日民得安枕而卧者其烏敢忘公賜爲之徵其文曰在讞畧及條議諸篇益讞畧公所著爰書也不佞讀之終卷乃悉公大指如于定國徐有功其鈎抉揣摩如鄭顗談星倉意切脉其屬詞綴事爾雅瑰麗即管夷吾吃公子授簡爲之無以讓至所條上方

畧如遠餉徵泒堰田清查夫馬報替修飭嚴禁債商諸皆緦緦鑿鑿爲襄規百世之利雖使羊杜復生於籌策旄有加矣則不佞又試難父老孝秀司李法官也如所稱公治獄寛御士讓出政乎卽沾沾一時之譽如職何乃對曰不覩武王蔭暍人楚子式蛙西巴放麑之事乎蓋澤之所及者有限而意之所攝者無窮也公仁于庶獄寧獨洗法而出卽屈法而入者以爲誠自陷于大戮涕洟悲悔相誡以前車也公進士之良者而媚其非類夫然後如負霜雪如楚蒼素罔有越志以干斧斨也是公以未然之禮佐已然之法又豈啻勝舉其職而已公功名滿前路所至輒效吾儕所不必知獨此煦然之意藹然之象與峴山咸棠而漢流淼瀰後之君子則而像之襄庶幾有瘳乎不佞曰諾敬如父老孝秀指蔵其

語於龜螭之石蓋不佞嘗衡士楚闈得與公共事固已心折公爲偉人而今復獲採輿人之誦以效不朽誠泚筆無媿詞矣公名如鐘陝西南鄭人南宫[illegible]癸丑丙辰大對成進士

邑侯白鹿司公去思碑記

天下盡僞也聲貌名位相傳以愈外耳有豪傑之士出矯之賤榮勢而貴風節驕覩闕而恍皐林鄙錢刀而嗜縑素勝情曠識默與古

令名儁相往來苟一旦致身握尺寸之柄則必思所以守官之道而事其事然自身視之官外也其事外之外也苟取陳芻霧塗膠華以塞吾局而奚邮焉此所謂一鄉一國之士而非天下士也天下之士何如也出如其居變如其素而窮達升墜無以攖其中今白鹿司侯其人哉侯固邢魏間豪傑之士也其勝情曠識可睨古而踔今乃其領吾邑而治之

三年民大悅侯治邑所爲導渠堰𨈍踐更寬征輸禁游惰美善不可更僕數大抵根極于心之欲爲而曲暢其才所能至以故送迎蒲伏至苛碎也咨詢荒度至卒瘏也敲扶鉤鉅至喧呶也握算量籌節縮吐納至纖細亾類也及夫建一議倡一謀或榰柢上下之間其轉圜而移迎機而發納牖而投至曲折憒濊不能發舒也乃侯皆身入之而品不傷迫退

食之餘自公之暇琴尊錯左圖史陳右侯脩然出其素以當之不作欣戚理俗二想也故國之小人推安其所以治我者曰生我也百年之利賴也君子達察之勝情曠識而驚按之實敢真心而服乃確信侯天下才非止豪傑之常致矣亾何擢丞淮陽郡以治河行則旁觀者竊惑焉天下事往往以緩急爲重輕數十年嘗急河矣爲之集才人智士以畀之

河而今稍不然最急在朝謂侯宜班交戟維圖是再急在邊謂侯宜秉旄仗鉞當一面之雄而今乃置之所緩若人情何嗟夫此非爲侯言也夫量而後予者有不勝量者也効而後庸者有不必効者也侯天下士也邑則如身河則如邑知根極于心之欲爲曲暢其才之能至而巳矧廉頗思用趙人朔方罥士曰望子儀而帥周公之衮康叔之襦安知其不

再爲歌舞哉噫嘻士君之一途僞君子與眞豪傑之所交乘也巧獵捷收之數豪傑或不相敵然所至見德所去民思則大有逕庭詎非以能者人而不能者天乎蓋民之思有三端焉曰甚感而不釋則思甚疑而不解則思甚覬而惟恐其後則思嗚呼此國之父老子弟所繇肖侯像以俎豆斯宫而徘徊其下之故也

與安州重修禮拜寺碑記

孟子輿氏生七雄之國以紹明孔子道術自任其所斥棄爲楊朱墨翟之學者至比於洪水而厥後稍進而子之望其逃而歸歸而受説者謂其中有淺深次第焉蓋氣因涵泳而漸融量必併苞而始大其意因欲收二氏爲吾用而若悔其始籓笠之過嚴者唐號爲闢佛莫如韓昌黎氏然不廢與大顛往來迄宋諸儒倡彌近理大亂眞之説始揭揭焉建鼓而討之若水火之必不可入烏喙嘉穀之必不可投而佛之徒乃轉盛日尋於意攻口角而靡有艾止也於是知宋諸儒之見出孟韓下遠矣西方淸眞之教不許入中國所繇始幸而晚出得免于宋儒之抨彈亦不幸而不早出不獲受孟韓之裁剃然其掃摯祀而尊一天固大雅陟降之旨也歲恒月一持禁禁

竟日不食固動心忍情之資也速葬無事鬼神歲時觸忌必上冢緜誦固不以喪爲家愼終追遠之義也通有無濟困阨可行千里不齎糧同八旅一閭仁民公物之用也即其後泥之爲拘矯之爲戾則傳習之過非教旨所本設矣地必有宫于以瞑拜講肄猶郡邑祝釐之位爲門莊嚴之場一在與安者久而頽圯衆乃族謀而更新焉以貞珉之辭來請余

姑闡繹其大都俾有事于斯宇者仰而深思俯而力踐毋徒曰是墨冠而儒服姑爲和會之言以章甫貿保國也庶幾善學子輿氏者矣

文昌祠碑記

祠在邑南郊之東偏舊爲馬氏地已售之光祿王君兄弟肖像爲神祠偕陶民部魏劉諸茂才相與祟事之歲時定盟釀資牲牷修潔

蠲賓之羨藉爲祠營其宇拓湫隘而弘麗其地拓紆衺而寬平拱翼有支廡祝釐有常主伏臘有專田斯不亦炳然巍煥之觀乎而贔屭之石缺不文茂才等乃謁余使言余惟祀神以祈後於古牒恒言之神稱文昌亦稱張仙小說所載張亞子神於蜀梓潼甚著故又稱梓潼而或曰張仙非以蜀昉也詩所咏張仲孝友其人矣余嘗讀天官家言文昌第四星曰少司命夫司命則凡爵祿文章宗姓修短其權當靡所不筦焉蓋夫名有雜出不剔者宜求諸雅而事有參引互證者宜折諸古故予謂神之號斷當定其尊曰文昌而其爲張仙則斷斷係周之張仲也諸君子僉碧以張之玉帛以將之豈寧獨是入而告虔出而賁報謂足衍螽斯麟趾之慶爲媮快予盍必諭于神古而後神憑而福之神吉維何則孝

友之咏是入告祀事仰瞻榱桷而俯念宗祊至孝也出洽同好則絲羽遝飛難謔迭奏逍彼我而谿見聞至友也矧于以及子里閈之素匪夕匪朝於以各孝其孝而互友其友其昭爲神休寧有既乎且文昌之職爵祿文章靡所不筦則綿衍之餘鍾爲智慧雍睦之積蔚爲章光又理之可以逆睹者諸君子欲事神其求諸孝友之旨而庶幾矣是爲記

重修玄帝行宮及觀音閣碑記

距新野之東偏四十里爲聚曰蒼臺地隸于唐饒商賈桑麻之業初有宇祀玄天上帝已而殿圮莫爲之興者善男子王君自高慨然而起曰無殿將無帝象教之設以奬善牖頑也殿無帝心將從之安得土木偶而芻脊棄之爲重藺遠近以請凡三年餘工始訖爲門爲廊爲正殿爲翼室後爲閣以祀觀音大士

朽弊者爲之榱桷湮滅者爲之丹髹秩如燁如俯仰起敬自高乃礱石于庭乞予言紀其事嗟夫王君良苦所謂無殿將無帝無帝心將從之旨哉其言也玄帝本末據道家言爲淨樂王子棄位修真躡龜蛇以踐斗極其說亦甚惝恍濶遠矣今武當有專祀奔走四海牲拴血食之盛自帝王以逮氓庶罔敢不虔何也心乎帝也心乎帝而嶽從之也觀音大士佐釋迦宣化導愚拯危隨所感觸各現其身而爲說法然古德有云一念清淨卽爲普賢一念智慧卽爲文殊一念圓通卽爲觀音是大士不在心外矣今王者御世之法析楊桎梏至慘礉也簿書要約至苛密也詩書圖史至燦備也然而賞焉未必勸刑焉未必懲獨望嶽而趨響震川谷悲懼交至涕洟垂如綆縻裼父紅女牆室孑處一呼大士名如見

所親如蔭如杖此何以故人心之霧自爲巑徹古聖人神道設教教所繇不能廢也有殿而後有帝有閣而後有大士有帝與大士而觀者神悚卽者意消其陰裨於此土不亦大乎王君嘗修關壽亭行祠其爲善自健錮天性余渋味其言而廣之俾永垂諸貞珉若夫土石工役之費檀施男女之名均附于碑陰使觀者有考焉

重修黃臺慈雲寺碑記

黃臺慈雲寺其地在唐新之間不詳所自昉歲久地剝不可以施像設僧如魁愾然動色謂往者之湮來者之責也爰募資于衆而新之又念五百應真經所云無漏聖流不可以棲托無所則新之其事在

萬曆三十四年又念貝多十二部之文莊嚴賢劫百千萬億賢聖之所垂教釋迦四十九

年之所闡說曚者之杖暗者之燈渡者之筏也曷可不宇而庋之俾昭諸日星則新之其事在四十六年於是緇衣赤足雲委水歸然晏息經行之無地壁觀唄唱之雜居弗擴也則以四十八年為禪堂韎韐手杵名曰祛魔衛法者莫如韋馱而隸側之弗虔也則設泰昌元年為韋馱殿若水陸變像則三界萬靈之煒赫羣陰六道之瞻依於是焉賴為宮焉以張之故全矣則僧明山施官房為之而其意則出自僧如禪二衲蓋與魁志叶力比於是有嚴有翼以承仰衆梵堅良縣彩壯麗寺之觀偉于舊矣魁求楣顏于予而併以貞珉之詞兄弱余淡維其事不覺喟然起歎也嘗不佞為京朝官時維

神宗末禩伐山算緡之餘黃白狃積忠諫之士往往用詬厲而會

長樂好善樂施片言請顏輒揮數千萬無靳色以故長安金銀宮闕貢相望于十步之內有識者謂可藉檀波羅消讒諾之聲乃未幾

孝孫嗣服猝遘邊警遂以大漁王居說者又謂

神宗之藏有以預儲之而

孝定之施有以先導之也比海內東疲于建

南擾于蜀于黔履畝增賦敲骨浚膏民囂然喪其生死綏之衆與揭竿之雄肝腦塗草莽骴骼蔽原野獻朴之下出一錢如剜心肉三空四盡莫今爲甚矣彼圓顱方袍者無督責輸斂之權文字期會之法而持鉢叩門藉其名氏無不驩然發其私藏不諆妻子則何以故意者因果災祥之說有以慑之乎夫割龐而種福至隱也猶孜孜焉競趨恐後夫孰若

奉上急公勇者輸力富者輸財俾　朝廷得藉以戡定禍亂父子兄弟相依室廬塚墓相保聚其爲因果災祥也著矣蓋上躁于法而下束于勢敵愾若在彼不在此耳自遭難以來上不愛高爵重權招徠豪俊芻糗之饋朝達夕聞内帑之頒者且千萬矣而不肖者窟穴其中外以億廚腹内以潤家囊裹蹄鮑貝出國門輒不可問彼魁及山如及禪者一山癯孱衲耳前奚鹽後奚驅竭二十年之精力簣覆粒壘迄成瓌偉之觀此其人可易得哉人血誠無所不至僞者自鑿真者自立是舉也余竊謂雖極困之民可鼓以好義終事而深嘉魁及山禪之忠信堅决能懋成乃功以媿世之蟬冠而豕行者爲敷述其語以詔來茲雖與竺乾本旨河漢逕庭所不辭矣其他土石金錢之費緇素男女之名俱備載于碑

陰不具述

普化庵常住田碑記

普化庵者維揚北門外精舍也其江山環抱之形槩土木刱始之因緣載在余年友陶給舍路叔碑中巳詳哉言之矣庵有檀施田三百餘畝寺僧海贇謀勒石識之蘄傳于永永而介余姻李居士乞記于余則余既韙其志而竊難其詞因舉以語居士曰凡人之愛所

有而唯恐其失也守之之術無他智與力而已矣至已無所施而托重于言以言者之智之次其險勝武相倍屣人之尊信其言以及吾之所有也茂論維陽衣冠勝區名公貴人輩相望疵賤如余從千里外持人郡國權曨而顧其姓名必胡盧掩口以去而萬一余名先碑朽碑先寺朽又安所取無益之事而驅染紙墨爲也請辭而弗記便居士曰否否敢

智者智有窺詘㒰力者力有盛衰不有智力兩無所籍而别有挾以自存者乎嘗試與子論之翹材之館廢爲馬廄汾陽故宅僅餘夕陽古槐而珣也維也捨宅爲寺千百年姓氏其梵宇而無改也子瞻爲其父施四菩薩像曰此明皇帝所不能守而付僧寺歷求其守之之法乃斷之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迄于今畫板精藍皆蕩爲飛烟寒燼而凡詞子瞻之文者卽四菩薩之面貌神骨恒在目前此其所挾以爲重者可想也今試籍庵之田而記之施不一人人不一姓其田所從授與所繇來皆已不可知而一旦無繩約膠固之勞削鐻質成之費悉舉而供假食飽苾芻亦足以明佛法之廣大而不可踰濟而親私而溥自然而不容已矣語有之曰飯凡人百不如飯一沙門飯沙門百不如飯一阿羅漢昔

宋武夢人就乞曰君前世供維衛一鉢飯遂居此位福田之自利利人不誣如此縱智能謀力能奪夫天下豈有無心之人也與哉故有田而弗碑焉可也碑焉可也卽使從千里外而屬予使記奚不可者余聞居士之說而頷之曰辨因梟述其大都勒于貞石其他善信之名廣狹之數疆里之宜各附于碑陰俾後人知所考焉

妙遠堂文來集終

玅遠堂文畧集目錄

玅遠堂文畧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宛平矦昌衛述鄴閱

記五 遊歷

滁行日紀

京兆馬曹故事有冋寺謁仲冬之三日余乃之滁陽先一日雨出城小閒猶空濛淅瀝辨濕在衣入舟四望空江動人前遠峰疎樹出沒濃烟密霧中不即了了畫者悟法詩者擴材賈人覘涉漁子志獲皆各以意與江爭而江分釁之嗚呼江哉登岸陸行二十里抵江浦秋時繇小溪達江纜舫城堞之下茲涸不任載浮槳取道于敗蘆枯樹間使人易愁浦令楊郎人也昔黄大中丞填郎多假開館辟士修文章之業甚盛余及暘皆與焉楊張燈命飲談舊事甚歡計就枕子夜矣四日發江

沛抵滁宿道濘不可行也棠邑之北山勢翔翥饒短松積雨沾裛長烟霞之山處於烟如輕容之障美姝文籠之棲嬌鳥仲冬序凋落木脫薜枯瘁者烟使之肥缺者烟使之滿微霧景出舊態畢呈心目惝怳莫即前境亦詭幻之觀也五日晨興了公謁即謀爲瑯琊之遊余甲寅冬自吳關歸曾一涉趾於醉翁固不爲生客矣山行六七里涓涓聞水聲覆詣

歐公記語千古如畫知古人文字雖點綴敘引俱極工力不若後人隨手塗染也釀泉距門左向久背滁州守其濬之稍存掌故入亭地漸高前爲樓三楹級石登焉始爲祀歐公香火處禮之下觀蘇公碑字于廊折而右爲舜者二見修竹數十竿瑩綠欲滴竹旁有古梅樹傳者謂自歐公手植然夭嬌皴折余不敢直以爲梅也環觀靜審凡世所爲梅之理之狀之態之影之拙之老之秀之奇若分爲數十本不止者而猶覺其神韻淵固欲軼歐公而上之吾不敢直以爲梅而尤不欲定其出自歐公也憩于亭酒焉亭後皆立壁山鳥時欸其間旁一石刻諸賢爲宋紹興十八年進士題名碑上勒制題下署名凡五甲朱元晦先生名在三甲中日小字某某甚奇其他綴銜籍偏侍等語亦如今制是時宋已南渡

即龜趺螭篆不獲處慈恩曲江間不知何以置此空山杳絕地也下出梅樹外爲方池注澗水日夜鳴漱旁復爲池曲之以待流觴水不即入而聲于下如楚子之地懸卻克所驚而墜也其觸石而瀏湸清越如碎簷馬如觸哀絲璆然而來者南子之佩飄忽嘈雜者湘夫人之瑟也久立悄然幾不欲去問祀僧水所從出云自豐山即歐公所記豐樂亭地余

竊念歐文鍤敘藝祖淸流關武功甚侈滁陽
爲我
高皇帝天造第一郡實錄中載
高皇帝初得滁陽苦饑謀取全椒　上已用
奇入而傳者誤云陷敵滁城不守後自采石
濟師下集慶號令天下定以滁爲始基此其
事奇而功卓較藝祖詎止倍蓰令學士非留
心典故者不能言其凡而淸流關戰功緣廬

陵碑榻下至解亭賈豎無不烜著屏障之間
良以令之爲守不必皆廬陵即使才如廬陵
而多遊讌嗜文章白簡且諠諠議其後以故
無有能闡繹追原與古人爭千秋之名者夫
以吏習偷下不敢遊讌不能爲文章其弊使
高皇帝爍美經營之迹不克與藝祖並傳甚
矣俗之一字無當于官也雲合欲雨遂去抵
烏衣鎮宿是夕風厲寒甚六之日早發飯葛

城青衣窮逆白云令楊移具相遲于珠泉踐
始約也珠泉去江浦邑治十五里去浦口五
里繇葛城東別取道皆山行多犖石斷阜泉
出四山之坎渟泓演漾可方十餘畝深而清
故直見底藻花石文鮮秀瑩潔不可名狀泉
自地中坌出其上如縷縈纍如串珠約似茶
鼎欲沸時蟹眼也上有小叢祠祠龍神亦可
登闞石爲圜下循磴道富桃李樹春時想見

綺艷泉滙爲池中爲舫齋爲廊爲橋爲樓爲
亭皆矜廠有意致大抵玆泉絕類共城百泉
而差小峰嶺環匝荒寂綿邈似過之宜風宜
雪宜月恨不從盛夏或密霰時遇之爲狂叫
直一死耳晩寒逾酷余雖被酒猶齒相擊仍
抵江浦夕焉明日返入都漸晴霽蓋是役也
余始終于風雨矣

北征日記

七月六日辭里抵林水宿夜漏已向午矣七日至郡晤司理南陽令劉將軍王將軍戚不磷諸交遊磬折委頓脯時入慰郡伯已設具徜齋相遲齋不甚弘爽而曲逕逶迤竹樹蓊蒨坐間郡伯談其被謗事甚詳然神趣蕭然無少戚戚意心殊服其曠遠也鼓動赴不磷招大雨如注時旱久農急無年聞簷間淫淫聲爲之一快不磷園寓軍署是日以不便招

佐觴者改席新君中肴榼皆自里餘移來呼不時應奴客復醉而囂主人以著書事有所搆于郡人濁酬狂嘗使人不能成歡故僕僅成禮別去八日雨甚午赴　唐國讌旋赴索瑠招晚赴劉將軍招泥淖沒人踝往返艱楚九日午前猶雨餘申刻始開霽攜具入省郡伯見其二子焉十日辰刻謝里中送客發宛城未刻抵博望宿作家報遣蒼頭之送於瑠

者晚晴月淨如洗坐淸風亭大槐樹下涼颸水骨四望窅然記是家園呼盧將竟錄事申明酒條時也十一日早發過方城賈齊康朱茂才史茂才來晤謝賈朱之招約移榼郊園許之茂才談里胥蘇糧裕民不堪命狀令人扼腕囘攷余數年所曾到者今已更主甃砌植花較昔整潔盆蓮搦搦開千瓣可安大士獅子座爲稍留連別行三十里抵龍泉鎭嚥

黑矣腦燥甚呼茶喚人登輿燃炬而行漏下二鼓宿保安驛次早開隣館有冠蓋詢之知爲彭中翰家太史門士也遣刺相聞十二日發保安置頓昆陽見市北有新祠祠黃山谷先生葉令所營請余記勒石者也禮焉再北道梅立木屏四東祠古葉公諸梁卽所稱好畫龍怖真龍者西祠漢仙令王喬皆入而揖之讀彭用沉及家時良所爲碑東祠一卧石

刻葉令及陰程兩博士吾黨直躬辨語各嘶甚然吾黨二字實問答口語耳坐以葉人故事固誣委之葉公鄉閭亦強瘀人前不可說夢耳向來此地止有仙令祠祠在東隅其攺置于西及增祠諸梁皆出令令王藎伯意藎伯強幹多標韻茲其一端論者以是列爲羿君究矣未刻抵葉藎伯以祓言杜門聞余至勉出相對憤懣遄入其署報謁慰勞久之晩

招杳仙客飯廨中月下舉首望西北陰雲潑墨電光熠熠逗霄漢間十三日辰發十里餘沙途俱沾濕溪流濺濺如瀉瓶始知夜來雨正在其處特不及葉治耳午罷頓襄城行二十里餘觀西山雲起縷縷俄而雨足下垂白如拖練頃刻漲及中天則淋浪截塗[illegible]雨行抵間寨宿夜中雨大注十四日辰發[illegible]而去潁川尚二十里行人諱言山水至項之[illegible]

道混混皆成巨川輿夫浸及髀骨勢不可前亟覓民舍之稍出者遷輿避之雨急水悍飛濤蹙浪洶湧毋入坐念使更盈兩版以上余不類蘇代所言木偶人逐流而去耶未刻水漸平亟驅車至潁川將入城十餘里林木禾黍俱漾漾立白波中輿夫三步一蹶爲之心折抵壕館始有人色其難可知也田綮藩遣使久候于此來叩投其書署州者爲長葛令

李君來暉壬戌榜蜀人也已而王職方具茨來晤連茂才昆仲來晤俱折簡爲飯後報謁李令君過連茂才止之酒焉詢其叔九如孝廉方病瘍就醫于鄉詢其弟則方以遺珠入試闈未歸也所呼優童能作南音頗佳問之爲朱邸中舍人子演浙園數劇而散赴職方席于園亭月皚皚在東方矣職方氣骨才情不可一世而屢困蔞菲酒間聽其談遼瀋破

亾榆關武備及用大將馬世龍始末爲之危飛蓋職方久官遼習遼情復以用大將事觸忌掛議故娓娓不厭職方又爲余言年來背肉墳起憂之以爲疽已而延醫視之非疽也云心鬱而肝横乃以有此余調職方君磊塊在背耶然思念余嶔嵜淪落同于職方而默默低首不能復向人吐一伉浪語非氣能平也乃日趨于衰沮耳憂來攻中潸然欲泣園

固馬氏物職方加飾亭橋竹石蒼蔚雄麗移坐石梁旁荷葉盈池月彩露香殊快心目爲引大白亾算席間奴來持刺云謝孝廉訪邸中蓋余同年友思中也十五日辰刻年家李茂才來晤發家人輿往報謁思中酒馬坐甫定聞屏後吃吃聲已出則三麗人余識其中耄而敏視者曰非青鸞耶鸞曰諾屈指曰自壬子春侍明公觴今十有三年矣復日夜來

謁公使者叩扉急鸞驚起曰余老矣門前冷落車馬稀頗安得昏暮及扉者是誤叩也使者曰非誤趣侍觴明公耳且詢家太史起居及別來數年狀余深感其言視其首雪霜離離在雙鬢矣其一中年而貌朴者頗工歌使之名曰團草其一少年膚玉瑩人目第苦如昔人所拈詎豆在面上何稱名曰墜兒墜者耳璫諺語也酒數行思中持數箋及長箋十

餘灑墨索余書三姬亦乞書不已檢巾箱得一扇爲絶句以贈青鸞云十載征衣客路塵霓裳重見掌中身燕樓莫問金門事一樣蛾眉解妬人復書箋贈團草詩曰連理曾聞宿紫鴛爭教爲草不團圓春來南陌青青處知向何人襯醉眠贈墜兒詩曰知是藍田玉琢成肥香侵透粉珠輕幽窻有約誰能負耳畔時時記小名與三姬遊拇戰手叵羅轟飲思

中豪于酒余似猶不能敵也催兩鄭君出拜長者已爲諸生幼者年可十餘頭角嶄然使人解頤申刻辭行余已醉輿中夢行四十里抵姚店宿焉是日得讀董大參巽子詩十六日早發午過新鄭申過郭店抵鄭宿計行百三十里族兄行徒率羣從來晤十七日入蒸熱坐邸閣燥甚辰刻過飲行徒家則張筵命劇以待久矣庭事前葡萄纍纍覆架解綠可

人已而淅瀝作聲雨復大作不減過潁川時行徒自寒暄外無長語傻人俚鬧可笑獨杯中醇酎不作郟醞甘滯態是則征途一快耳申刻雨止發鄭行二十五里阻賈魯河漲漲不能渡止宿民舍中兀坐手如懸椎旋昏然就枕矣十八日質明遣騎偵水聞稍殺乃疾行及岸覩其狀猶激射河濶不盈數武以受嵩洛羣山水故急且渟不受步耳舊工磨集

以肩戴輿而過巳刻置頓衆濘溢發問渡大河乂舟四顧黃雲浮天兩岸不辨牛馬葢秋水灌洌不覺心怖李風歛浪恬布帆安穩寔拜神賜憩王祿店見壁間有題黃河篇五十韻者爲詩書其旁鄙舍趣詩固偶然何勞禿筆灑長篇河流較勝廬山瀑句洗徐凝得幾年暮抵亢村宿十九日早發積水時時軼車迂道村落町疃間不甚爽捷途中雨作午刻

抵新鄉其令爲先大夫舊治封中人以聞艱謝事未及晤改服弔同年賈貞復葢兩尊人相繼仙去輤車俱在堂也貞復以名御史上初踐祚時抗章請保全選侍犯不測之怒削籍里居又生平意氣交把晤歡甚酒次縱談時事物情且歎且快余別有秘記載其事別時日下舂矣行二十里即列炬行殘月出雲如斷環半玦蟲聲淒切與遠村犬吠相應

使人意悲澌二下抵衛郡宿殊不覺其疲也二十日早發巳過淇縣自里閈至此所經率苦旱然雨後禾菽布野生意滃然獨淇境土燥草蕪短苗僅如箭鏃入城尤荒落間縣令以勘災遠出爲咨嗟者久之未刻過高村讀有斐亭題詩不能滿志獨鄒爾瞻先生手書一絕字畫古勁如渴猊斷蚓可與其人並重千秋益向年東省以妖變途塞先生取此道

南還時書也申刻抵宜溝宿二十一日早發午過鄴郡伯白公來晤致相慕之意甚殷晚抵磁州兵使者同年張華暘來晤旋赴其招歸可二鼓矣二十二日午過邯鄲制府張公先枉車駕旋謁于其家止而飯焉是日班役之迎者至直指宋一東遣使久遲寸境上得其書晚抵洺關宿舊棨令馬毅仲來晤白礪甫山人來晤熾燭報毅仲謁酒焉毅仲韻人夙饒飲趣比更揚提風騷商略山水亭亭有千尺獨上意二十三日辰刻與作家報遣奴子歸報渡河之耗午刻訪礪甫赴其招毅仲已先至幽居花木楚楚追撫余舊過時踪跡業十四年而往矣壁間揭名流故人詩句幾滿然前方亦間雜貴人名刺意以震俗目也盤飧簡而不穢招二姬佐觴俱能雄飲有態恨杯中之物冷冷如甘泉不面頳而腹果耳

毅仲出箋裂素索余書仍即席占二絕贈二侍觴者別時日已分春鼓動抵沙河令施君來詢之爲同年施肩吾之叔恂謹君子也是日始聞沈千秋不祿之耗二鼓即抵邢州與夫健馳幾於傳翼矣二十四日早發午過内丘晚至栢鄉宿廿五日早發巳過趙州晚至欒城宿二十六日早發巳刻至真定郡守馮公景魯來晤鄉人也談笑藹然酉刻抵伏[illegible]

宿焉廿七日早發午過新樂庚戌冬宿此曾
有偷兒之警後家兄賦詩有候吏不須談往
事空囊無恙舊青氊之句爲之一慨未刻即
抵定州州守王君來晤日甫斜暎以倦欲不
欲行是日有所聞因和家兄初度題壁舊韻
成詩病骨征途倦不支中山空負酒盈卮宦
情駭鹿奔猿後鄉夢殘砧亂柝時宣室夜長
憐問左玄都塵滿笑來遲秋前松檜雖無色

已見繁英謝野籬廿八日早發巳過慶都令
原君來晤蓋晉產而居于淮上者有通家誼
短小精悍人也未過涇陽驛驛後小亭庚戌
余初過之有李少保于田先生題云某年晤
會某公及某公於此各有詩後過傷不復見
其詩云數行遺墨猶難保何况玄都觀裏花
意致淋漓筆墨飛動及丁巳秋余過之則于
田先生作已泥去而梅瑣宇大燊適過其壁

題壁記是事始末甚詳今則蛩人加帚併梅
題皆烏有矣竊不勝感慨爲口號識之云未
見紗籠存翰墨又看胡粉煥茅茨浮名不信
終塵土頻過郵亭應自知戌刻抵保定宿時
久燥飛沙障天夜聞檐溜稍爽使婢起傾之
旋霽矣二十九日早發午過安肅丞潘君一
鳳迎於道左視其手版固始人也抵署延之
坐丞具述向以相人術遊公卿曾過余邑出

家時良所書字卷良信復備道比爲丞爲鹺
賈所訟業業道路不得休近鹺院毅然持三
尺始獲吐氣余因調之曰官與遊孰樂豈君
未嘗攬鏡自相耶丞復遺余所刻冢卿趙公
議處四六啓及宿脩武詔名次孫銳兩帙而
別酉刻抵定與宿三十日辰發宿涿鹿申刻
驟雨州貳王君來晤其兄翼徹余同年也八
月初一日宿良鄉初二日午刻入都

終

妙遠堂文往集目錄

序一 書籍一

妙遠堂文往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關中來 復陽伯閱

序一 書籍一

漢疏類編序

以言入人舌功于牘而至于通尊卑極控揣鑿指陳則牘之功亦伍于舌故疏者代天下之舌而功一人者也三代後漢曆最悠久高文皆以不世出之聖頻綱建軌迫葉數傳而幾失失而復得且以後亾一時遷固之所裒著無論典冊之言法而裁絲綸之言范而巽凡三九將相公車草莽之雋所殫其謀謨以腕兩筆霆者薈古今莫能埒盛世儒憒憒乃以始之申韓中之黃老季之宦戚晚之標榜毛舉而溢詈之以為駁不純王嗟夫不駁不漢矣夫天下之病矣甚于同而孤人主故同

非世之利也今試覆按其言者與所以言之故隨觸而定傳響而止有纓冠無佐鬭有破的無曲徇有顯諍無微諂有徑剖無羹沸間雖譬不譬殊遘利不利異時其以天下之舌功一人則東西猶爾也嗟純而舌出于一人則人人爲功功不在國矣故疏者是非之所合而拒順鬱者也嘗試與世言水千里之浸使尺壅則宜尺寸爽則宜寸何至嚙隄瀦山

哉疏之順而驟見申韓順而忽見黃老鬱而慎見宦戚鬱而爭見標㮰然申韓黃老之不阢其國而標㮰阢之不殊宦戚是何以故重所借也人主不以疏收其眞而人代借之于外是以天下之舌亏奪天下何守府之是爲故有言責者所以善其言不可不講此予友伯玉類漢疏意也語云前事之設後事之發詩書覩周動稱雅受晁賈以之而其規模宏遠漢稍稍有故伯玉類疏錄漢始若夫結襪之壐于漢夫人而能知之治體之衞于漢又夫人而能知之是非伯玉意所在也伯玉曰否否孔子之諫有五術焉傳之旨曰非文辭不爲功疏失其幹而俳而遊而漫辭且失疏權是舍漢其奚覯雖然伯玉休矣疏漢之與疏今異舌之不同然忠臣義士川原之霈未耗如其面吾且與子論疏功嗚呼今之舌猶

古之舌也

四書訛要序

少陵詩云回帆覬賞延佳處領其要余嘗取其語爲遊山水法赤城霞起瀑布飛流天台之要也横看成嶺側成峰匡廬之要也昔人云盡則安能身到處不輕放過耳惟身到不輕放過然後能盡而可以不必盡余頃來留都濡首簿書卒卒無篩屩之暇嘗一航秦淮

登清凉則峰巒之洄縈烟樹之羃歷雲烏之飛丕樓觀之綺壯約略十五得之盡則何敢言不可謂所領之非要也會年友張二酉氏南遊出所著四書說要相與披覽凡洙繹以來千餘年之微言滯義莫不鈎抉點露如津植表如晦引燈嗟夫二酉之力勤矣註疏家文字之障也二酉神襟清迥足以玄對山水而矻矻窮年現塾師身說法欲使人遊荃蹄

之中作解脫之想故其旨質而不紊簡而不支今夫山之爲山一而已孫登輩棲之以爲遯窟遠公輩面之以爲禪機鄧艾輩象之以爲兵資謝運輩開之以爲文趣各領其要而山分應焉山卒無與也讀說要者以余遊山水之法概之其可矣

纂修新野縣志序 代

古者千乘之國以反附庸皆有史官掌記時事凡征伐會盟之迹君卿大夫言論舉動之詳於是乎在而厥後易封建以郡國晝疆食采比于古諸侯然悉稟一王之制法不得設私吏雖是封域兵賦藉而爲志於是鏡往知來備公車職方之採擇蓋綦重也新故有志頗蕪穢不治如淯陽爲漢縣當時與新並隸南陽而洼丹李善俱淯人今祀新鄉賢樂廣樂法才子雲亦淯人列新名臣傳咸屬不倫

其他訛舛掛漏尤未可以一端舉也予亟思竄正不敢以不文委之後賢乃謀諸馬太史伯仲開局辟士網羅舊章斟酌時制門區類別甫浹歲而告殺青爲考者一爲表者四爲志者八志餘附焉視舊志凡六倍之庶幾彬彬一方之掌故矣在昔文人領邑如潘陸大手於河陽浚儀惜皆未有所論著而他如陸廣微吳記范致明岳陽記高簡明晰足稱三

長之逸才予黔淺不能望瀦陸後塵而妄謂寧該無裁寧贅無佚俾觀者燦然可稽或亦善師陸范之意乎葢予旣覽志而低回有餘感也新俗淳古民力田孝弟女尚節烈士大夫雖都華膴而不失澹泊純素之性猶有三代之遺風焉然地衝而夷無高巖峻谷堅壩廣池之利家鮮葢藏薪絫皆外給無事後受治而有事先受亂後之君子考得失因革之

林收損益潤色之效問之守府不至如杞宋之無徵則玆編或小補云爾

增訂新野縣誌序

余嘗讀司馬氏及班氏所爲史而避之夫司馬氏敘述二千四百年之迹而成文五十餘萬言班氏述二百餘年而言浮者且三十萬益嘆遷之材卓出弗可及也葢談史者徵事則尙備而討文則向裁然余謂必備而後可論裁騂之稱固曰贍而詳乃龍門之撰亦何嘗不并包昭顯哉剏編年變而紀傳遷創之固則之夫固之與遷名弟昴而實祖禰陳氏之史三國歐陽氏之史五代裁矣而君子猶憾其不備不備而裁猶推車之輪而責以徒耳國析而郡而邑史析而誌其體小類而用相因故誌者太史所採之副金匱石室之庀材也夫以近舉遠以隻夫舉終古不贍不備

猶爲謭詬乃以一邑之人徵一邑之掌故而疎舛繆悠奚以號乎子墨之林故余尤謂誌無問裁求備焉其可也余生晚不及見己之故乘今志修自邢州傳侯傅侯之于乘力勤矣然每讀他書邑事有溢于乘外者輒丹注之而不勝收也家太史氏嘗謂余曰邑肪于漢以迨六季陰鄧華盛朱轂傲榍之連吞諸庚材美芙蓉杞梓之炳郁其他神仙幽怪鬼

行畸聞散于縹緗固非僻隱而誌之所及十
不得三天下將無因其誌而疑其地哉且夫
邑有詳于古而畧于今有詳于今而畧于古
者葢詳于今則多嫌而詳于古則多致其難
易不侔也余曰唯唯以俟當世之賢者而會
邑大夫張公意與此合慨然念邑志之蕪茀
且謂秩官一則掛漏尤多間為考索增飾之
而委予使言余曰夫誌有三要焉原本山川

極命草木舉祲祥臚甸賦以及建置風會所
謂其例也自有邑以迄方今凡隸邑者無吐
焉所謂其事也授之以筆而質有其文所謂
其法也夫例不能不為同亦猶治史者之不
編年即紀傳也而竊謂當遁潤之俾目浣其
俗以追雅辭澤其黯以近華形槩藻咏遁刪
之無取于弗實弗叶者夫闕則猶不悖也若
其事所謂隸于邑散于縹緗者則當遁益之

惟其備而法則存乎其人惟其裁庶幾彬彬
一方之良史哉張大夫彎龍虎之章淑禮樂
之訓猶逡廵謙讓以為未遑且余固陋不足
勝載筆聊以是復之而引其大都如此又嘗
聞之王元美氏世即有遷固亦不能成國史
彼猶謂詔令典章稍遜于古則亦以其法哉
夫天下猶天下也今之事猶古之事有遷固
之人而遷固其文矣奚為不史哉余茀在

言邑而已

高文襄公集序

皇明至
世宗入纂復為天地一大開闢當其時人主
神聖材臣蠭起三事九德之彥所培養以貽
諸社稷子孫者不可殫指而隆萬閒所稱最
名相二曰高新鄭公文襄張江陵公文忠兩
公鍾異姿膺殊寵履鼎貴之位竪震世之勳

皆大畧相埒第不幸而以相傾之材處相軋
之勢以故祖文襄則紬文忠祖文忠則紬文
襄然有識者佰致嘆兩賢之厄何渠不換柄
鑿而塤箎之要皆豪傑之致也予過新聞長
老談文襄瑣屑遺事甚詳及卒業公全集則
㦗然如見其人公所長在邊畧諸書然疆埸
之事未可易易言也嘗按
世宗季年宜大幽薊中虜無虛月塞上暴骨

如莽撫戎議起廷論沸羹不啻會昌之議潞
潞景德之議澶淵而公慷慨擔荷亦寔不下
李寇今試睹公所約疆吏公事至今三載一
舉視以殿最文武四十餘年偃烽卧抱邊民
安堵如内地者伊誰之力也夫劉穎一乳臭
兒兩河諸鎮挾以脅世傳非痛創則畿外皆
異域矣於其時不得不戢欷丹舉國犯順幸
蜀幸金陵之策方欲謀動六飛非黃蓋渡河

寧遠奪氣于時不得不以戰爲守以守爲和
而公之當國時圉臣方畏法而習爲欺戍卒
苦乘障而耗于伍一旦解辮内附列于屬國
于時不得不以和爲守以守寓戰至于處叛
胡處安氏綸扉幕府之懸絕呼吸關通而以
竿尺代樽俎靡不纚纚鑿鑿中情實抄權衡
恐又非李寇之所敢望也顧白敏中之于文
饒丁謂之於平仲皆居平所卵翼師友者不

反瞬而操戈公之去國亦復類之然而朱崖
雷州奄忽旅櫬公歸老河洛猶幸得高朗令
終未幾而　天子追思公勛晉上卿錫上
謚所以慰之九京者差備以視見蓼令狐英
乘可畏轞車過嶺插竹抽笋者所得于身後
爲孰多乎今公集具在也代述之言莊而裁
敷奏之言剴而盡侍經策士之言確而正宏
肆而淵博以至表詞致語咸高華詳麗有崇

門之士所不敢望者斐斐乎可謂備文武之質者矣說者微以量眥公則殊不然夫穆皇之端拱以天下寄者也而公之靖共以天下任者也秉銓端揆皆非常之原功名以之成恩怨以之生矣第公直以行其才故見爲失人而他曲以行其伎故公且幾失身且前公者抄于收譽而後公者工于用䫨公之幸不幸又何如也今天下思㩻剳仔肩之用

方殷殷推公而邊事尤糜潰不可支故予每讀公邊略諸書輒反復不能已也公集行世必且有謂予知言者矣

高蘇門先生集序

明興詩凡數變要莫勝于成弘之間蘇門先生負名世之資業獨早成而亦獨早夭折以死薦申學士傳而悲之余少讀先生集即有奇嗜然竊慨於持論者未足以當先生也或曰唐例例明則北地象杜陵先生象摩詰而或又以偏至專詣歸先生曰李何尚有糜與此道終當獨貴是若貌尊先生矣而實不然夫古豪傑千秋自命的的乎各有壇宇不欲苟爲異同先生當李何同時且與北地櫛比里閈一切號召之氣不能中先生而特自成其高古玄澹之致斯其心手所寘何地神韻性情所寄托果何倫也余同隆準師北地

試持較先生當如江河並行辰曜雙麗之不相掩勝而至如北地所稱引王叔武言出之清寡而工之詞多吾尤謂先生無間矣嗟夫豪傑之所翔肅衆之所借也襲者必擬其所長而變者必反其所短如水委波如燭續焰其孰能止自李何以雄麗持世濟南繼之而有夸心以務爲擴其未盡踔棘矜厲之氣遂滿域中今不再薦而餞棄清虛者遁爲帝矣

乃李何之雄麗詎忍一矢相加夫雄麗淸虛美德也而僞雄麗僞淸虛者之至于河漢矛戟借之勢浸然也先生生李何時能不爲李何則生今之時者豈獨可爲僞不爲濟南足以謝責哉先生集大梁舊刻有二種且板漸蝕不能行遠余以屬友人戚不磷較而新之乃私爲論列若此雖然余贅矣以後來之任而亟亟表彰先生則不免爲鄉人云爾

大忠安攘略後序

王孝標先生輯大忠安攘略成凡六卷其人則漢諸葛忠武唐張睢陽宋宗忠簡國朝諸名公其事則持傾勘亂之績其旨則先生心憤遼變幾幸于一遇者也嗟夫千金之子稍稍違霜露之宜乘醉飽之過委身以聽里醫猶虞有悔乃或卒然之變與外憤中乾百骸沉痼里醫皆咋舌束手謝不任則莫若簡古人之方書取其經世之迹而效之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蓋古人才識權用雖人人殊要其切脈有欵發藥有機持局有膽要非苟然于功名之會者故先生所輯皆古人之醫案也主不擇醫醫不師古而旁觀熱腸揭揭爲蒭蕘方書懸之通國幾幸其一遇嗟夫心綦苦矣遼以一隅中敵騷動海寓至兵窮於荷戈農窮於轉餉智者敝舌勇者擢筋而不

足以釋　天子東顧之慮蓋其始若有家者參朮不具奬然攻補之雜投而厥後醫攻則主補厥補則求攻蓋以身試醫非以醫功身也嗟夫與其試人孰若選人與其選今人孰若考古之人古之人之爲得是編行必有剜心脫手洞見垣一方者無徒謂先生旁觀腸熱悠然有抱膝之心也

居士傳宗贊序

淮陰侯信對漢祖論諸將所能至已與帝將兵有差妙于稱量如有定則吳道玄畫玄元廟壁廝御輿儓已極美麗觀者虞其不繼比至帝王嬪嬙冠佩旌幢奇偉百出各不相襲此無異故淮陰能會衆身爲一身故衡尺在手道子能分一身入衆身故疏密惟心蓋古今有餘巧者必其有大力者也震旦自達摩至後始立教外別傳之旨其初禪代惟有緇

徒而其後羽□漸多居士自唐宋以來諸公或霧心博學□德豐功掀揭無前不可一世者一遇黃面□曇機鋒相逼如蚊嘬鐵牛無着口處故氣不得不降而悟不得不徹夫緇信生悟下法末世即能疑諸禪僧不能不信衆居士即能疑居士與禪僧所以問答乎莽□故必不能□信衆居士所爲霧心博學碩豐功之□所以信居士之心以信居士

所不得不降不悟不已之故而参究研窮由焉此槎菴所以贊居士也以居士得度者現居士身爲說法吾知槎菴婆心切矣雖然奚爲其不贊禪僧也夫將百萬之將與將十萬之將其法有以異乎筆繪千百人與繪一人其法有以異乎法有定而巧無盡故巧不可傳而必藉法以傳槎菴奇正互出朱墨迭施其所爲贊如接如開如喝如唱如影如指擧

三百年來衆居士言下之音意中之解牙後之慧畢爲煥發使壁壘重新面貌再拭燃燈高閣層層皆明故贊居士者所以深贊禪僧也然則誰定三百年來居士旗鼓誰爲三百年來居士畫手即槎菴是誰爲槎菴即三百年來衆居士是豈惟開示學人亦且併了前案此道不孤斷有勃發大信以擔承者不佞願與之約佞語言斷絶時求居士身不可得

併求祖師身亦不可得然後與槎菴相見未晩也

槎菴燕語序

淸言之興昉于魏晉然皆取簡屈煩懸機赴響故理必資于犛辨帙亦罕夫孤行迨沿六朝以究兩宋偶而諧聲則連珠之製啟乎而徵理則語錄之宗分入明以來操觚尤盛如新都瑯琊之撰進菁華于與博然精裁者比

聚訟苦其沸雷東越泰州之倫抉性命爲玄微然敏雋者厭塵羹有如嚼蠟蓋因境有專詣及使趣闕勿適乃如都生標淸于壺玉屠氏播響于娑羅彼固沾沾斯亦矯矯者巳吾友來道之懷吞鷟之奇騁雕龍之慧凡籀迹蟲書之帙以及藍函梵夾之文皆精討曲研舌流手𢡟爰以塵譚之間條爲燕語一編匪其幽棲云將貽爲家訓焉余既獲卒業約其要歸晰事範道旨非一端槪古準今語無定體或凜乎若誨或憯焉若懲或逮衆以負奇或比同而見志莫不泉絲互瀉香屑競飛大抵使筆如刀置銳于脫是以含吐則情文藻蔚指發則竅郤刃迎鍊六辞金聲逖完[illegible][illegible]成備游既留寄俳偕于諧寬懸溪弄辱徵情技于夢觸惟術慫斯能著書總羈往各以成是文人之致類然乎哉而道之閫奧矣

沙遠堂文往集　終

玅遠堂文秋集目錄

序二 書籍二

玅遠堂文秋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方城吳阿衡平子閱

序二 書籍二

張大木印譜序

六書惟篆最古至程邈王次仲變隸以便簡冊而篆法寖亾然鐘鼎璽印篆之爲用獨專古人凡小道鄙事皆有全力而於金石尤重

馬援武人能辨伏波將軍印文其後如鍾元常李北海有所揮染恒手自勒石意其時家傳習而人通曉故秦漢璽印遺于今日者靡不醇古工玅然未嘗沾沾以一藝名也宋元以來猶代自爲法　國朝則義取表重彰信不復問工拙乃一切委之役夫之手且古印有玉金白金中金鐵石諸品而今縣範中金古印有官有私今官印自廷錫外無敢干

者而學士逸民精蟲魚蝌蚪之學皆殫其能
于私印以標其長故今之側注縫衣長揖齒
次遊公卿大夫之門者詞翰十八印章十二
然正嘉以前尚無有裒然稱專家者稱之自
長洲文氏新安何氏始而比者人挾一喙家
宗一燈蜩螗鼠璞不復可辨詰矣予束髮即
友明州張大木氏見所鏤刺心醉之而大木
遊天下可三十餘年所交勝流名士莫可籍

記其評鑒如胡元瑞錢牧翁亦靡不推賞大
木謂於此道有獨解深詣者葢大木之言曰
章莫重于法字莫重于致秦漢有秦漢法六
朝有六朝法宋元有宋元法譬之於詩騷賦
也漢魏也古選也三唐也如別淄澠弗可爽
也遲遲春日䌖學歸藏昭明已前病之今使
舉長慶之腔而蒙以黃初之面人寧薦之哉
刀有別鋒非刀也筆有別搆非筆也譬之於
書或力可扛鼎或不堪塗鴉或譽跳虎或誚
罵豬天授之性成之矣余反覆大木之論而
趣其辨其淵源深厚波瀾老成所繇來固遠
耳嗟夫目同而售僞浮慕而淺嘗此當世通
病鼎起貴人呵騶震路損數鍰於長安市上
庸兒販夫皆得奏其技無貶詞而號爲墨池
雅談之士又多強作解事語泛愛則怖葉公
之龍刻舟則效壽陵之步大木獨兢兢挾持

古法心摹手追不肯但已宜其三十年遊天
下猶抱虞飜知己之感也余於序大木印譜
寔爲之投管三歎矣

程原仲璽拔序

余向從鄉闈師績溪胡中丞坐上初識原仲
時原仲甫釋帖帖治青囊家言即業青囊言
者人人北面也自是余家霜露醉飽小失常
曉夜以原仲爲命而原仲遊公卿間所至奏

奇效且被服儒雅卽之高朗冲夷故無不倒屣原仲者原仲性警敏好爲深湛之思每察脈候氣值所疑必冥討窮披甚有竟夜不一閤睫者已而躍然以通排衆議朊往蹊其捷如桴鼓其險如鬼神其難如摧堅城其易如搖危葉今刻中所錄什九皆余所見所知者然寔原仲千百之什一耳不沾沾以自名也余嘗惟古人技道雙合神孤詣如史遷

所傳扁鵲倉意范蔚宗所傳華佗無論其設藥下意今絶不知其解卽其時人所患苦與其膈腑骨肉似與邇時迥不類者此無他血氣之變無常而精神之用不至也以醫喻國人有恒言東方之患漸深矣郭玉所言治貴人不能盡意有四難自任不任醫將身不謹嗜慾無節好逸惡勞今彊事得徵少類之原仲雖入貲爲郎以一黃綬自隱然慷慨負當

世志塡條上邊議皆鑿鑿中情實非懸牛頭列土能者人安得以一青叢言蔽原仲卽欲以一青叢言蔽原仲彼警敏好深湛之思如玆錄所載已事詎易得哉詎易得哉

實政錄序

朱乘六明府之令新也再朞而政成當事者競才明府謂西陽巖邑非明府不任寄疏於朝移之新人悼失所怙恃丞上都會城願如

漢河內故事借久治而會西陽亦亟欲得明府明府始叱馭去新新之吏士父老以及幼女稚子乃爭如西陽願明府得其起居談唉狀歸相告邑中爲快已而復泣下相喁也明府亦時時進新民與語煦煦如家人爲之計生殖念疾疚不啻手摩而乳哺之暇時綜緝所爲蒞新之牘曰實政錄者如許以械寄予兄弟曰不穀無狀如此其何以報新民哉余

受牘未終篇撫而歎曰觀於此而知上下之所以入也予幸以同籍久明府大抵明府仁袁義質遇事猋發其嚴毅類屈突通其威猛類西門豹而精勤瑩潔不啻戴星之期而投錢之渭也姑撮其大者如臧巨寇于鉤楬之鬪爭加賦于竭澤之候下至修廢舉墜導養作人抑何其諄至剴切乎語曰有治人無治法夫亦視人所習耳昔龔頴爲燕將意恒在

趙曰我思用趙人明府之加惠於新當視錄矣雖然以明府之身治新一世利也取明府之治治新因而損益則效之百世利也矧明府聲華在日月之際寧假以試之斤斧爲沾沾第令後之人發策或爲新而討故實知此彈丸情俗如指掌而因併知三代直道在單赤如桴鼓影響其爲新重乃甚噫嘻又安見明府之果爲去新也

梁明府德政錄序 代兄

梁明府宰盟津之三年其民謳于郊其士誦于庠亦既彬彬多所誦述矣乃更裒所爲鴻猷良法可垂不朽者壽之棗梨介李生莊然來問序于余余從史局後受公車之副夙熟明府名比于瓊林玉樹而更于李生得明府治盟津狀其詳譬之于河凡崑崙以東扶桑以西涯爲巨川析爲畢壑洸洋灝淼枯雲盪

霞無不可望而知如不佞之于明府而舟者親其神溉者躬其潤汲者旨其味則李生之謂也余信李生不佞益用知明府匪獨得民能得士矣抑漢書所傳循吏甚備乃吳公守洛下獨以治平第一稱其時于部中得賈誼其人者隨傳車徵上長安迄今芬人齒頰盟津固洛下支邑如明府治狀詎非今日吳公李生寧無思自奮比跡長沙于以張明府之

伐而永邑人之思乎余不佞且握金篋之簡俟之千秋矣是爲序

鄉賢曹公崇祀祿序

余初識薇垣曹君于長安時瑩然如行玉山上已而稍進與定交通其家世知其母常太孺人之以節婺稱而其尊人霧壽公之以長者名里中也既常往來恒涿間復閒識輔人稱曹霧壽循吏狀迄今不衰未幾唐人士以鄉先生沒而祀社之義僉推舉曹先生學使者覈輿論傍懿典先生遂儼然俎豆宮墻中矣昔漢宣帝念王渙洛陽之績勅有司歲修其祠且錄其子石官之而朱邑自言我有德于桐鄉子孫祀我不如桐鄉人祀我乃曹先生之爲德霧壽何減于朱桐鄉而兼能使里人感而祀之于身殁之後又且有今子如薇垣自致通顯不徒假食先德爲進用地先生

所遴視王朱二君亦不倍蓰踰勝乎哉薇垣弱冠登朝如耀霧之始且文章政事往無不宜錄此以言曹氏將日大矣

旌節曹母栢舟錄序

余讀趙世家高程嬰公孫之誼立孤殉死兩人從容嚼決卒副所期輒爲廢卷欷歔也以客事人可廉自擇且猶鬚眉丈夫耳若夫閨閣代笄之秀處勢不容諉之任當計無復之之時而能較然不欺其志勵懿節昭鴻名如茲傳所紀常太孺人事其難易又何如也易曰地之道無成而代有終代終誠難言矣或有圖無成或雖成不揚草木腐而禽犢愛者可勝道哉霧壽公垂絕以子屬常太孺人太孺人一身曹氏之鬼繫其餒食當時茹荼飲血寧知其終成子之名還以自成其名有今日哉故覩于常太孺人而知天人忠孝之理

宛轉玅合也杵臼之言曰立孤難殉死易趙氏先君待子厚子勉爲其難者從一之義不可以厚薄論報然常孺人所爲獨直其難而天所以成常孺人獨君其厚　天子復爲之隆其典侈其事以風天下之爲難者是孺人一身又不獨曹氏繫重輕也讀是錄者可以觀可以勸可以奮益觀者在天人之際勸者在忠孝之關奮而酬遇亢宗則在曹氏之

子若孫矣

宣大武舉錄序 代

國家公車之令三歲一舉介胄士亦如之而皆必於秋制也方鎮之役提衡於持斧使者會客歲宣雲亢指久乏捨不得行京山周公以丙辰被新命來市按部輒鰓鰓爲急于城兎罝之選集材官良家子三試之如司馬法籍其人以獻不佞其輩濫𨵗事宜有言夫升士必秋而升於春變也非常也維癸丑先之矣爾諸士始鱗次待擇久乃渝其常期彼其時寧得無夯猜重望迫其舉之而後釋然也今日錄視爲故事矣天下事有習安之而漸忘之者往往類是夫升士必於秋而乃於春亦猶夫談邇者言不於戰而乃於款何也皆變也非常也爾宣雲固款地也愚竊計之先皇帝决策定盟固謂於中國體綦大名綦尊

聊取羈縻弗絶用爲修戰修備地實以款爲變也而今則恃爲常不寧以款爲常且以戰爲變以故虜受封焉則狃爲常要而始受則指爲變封而易我倘玩爲常厲孽之自爲蠡食白爲蠹動則駭爲變恐亦大失闗款初意矣蓋未有戰而可忘者也嘗試閲覽古今匈奴之禍盛于漢而陳湯班超之徒横行異國刈其君長如刈枯菅唐之士蕃回鶻時入淅

渭時創之二代寧必無患而不至于烈宋之始輕其戰于拜丹而國致瘠其終重其欵于金于遼而致危此豈戰之罪哉成敗之數可覩也悲且與諸士稽雲中上谷往事李牧之爲將也堅壁淸野與虜不一矢相加遺日椎牛酒饗士當時虜且侮其不能戰士亦憤其不戰而卒然用之霆激焱發如飇如焚葢息而取之慫而奮之善於用戰非巧于避虜也

今諸士生塞下其得保丘壠聚骨肉以有今日何莫非 先皇帝之賜而今復用孫吳言起家豈僅僅五表三餌彌縫其間足報稱

上意乎哉晉華林之會羣臣謂天下已平當偃武修文而山公獨言不去兵評者謂其黯與孫吳合慮變故也惟慮變乃可執常惟執常乃可馭變惟善欵乃能裕戰惟善戰乃能制欵爾諸士揣摩簡練之謂何剟諸士繇塞而通所歷常變之途未有巳也以闘挹鼓敵决深入爲常願以覬翌規度托之持重爲變以挽戈裹革畢命不爲家爲常願以橫玉珥貂犖身延世爲變以急病讓夷不盈不伐爲常願以齷齪伊唲善傾曲詆爲變不然金注則昏鬬穴而捷一身之不足恃而何有于國凡欵凡戰皆敗道也大非我周公鰓鰓于城兎置意矣士之得舉其常也其不負舉乃不

妨常而舉之變而舉之固足重也是役也某官 某官 例得備書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代

上元年之十月郡國例應舉武試其在畿以南者御史臺易公寔持斧臨之比以建醜陞梁

上原本于武人之途積輕是以不兢至誕敷明詔切大風猛士之思直指公奉將德意[illegible]

餙有加合六郡材官良家子三試之決拾鬻策如司馬法又奉　天子明詔比文慮功令廣其額以收之得五十五人共濫竽執事宜有言竊嘗覩　國家文武並進如大路之輔兩輪寧遽有觭重輕而武人以承平久不得不積輕者蓋氣摧于蒲伏叢假于夤緣位置闒于茇蘋功罪格于文墨毋亦積倚必趨之勢乎抑武人自蹈于不足重以漸取輕

闒穴集糟規便宜習誕設如戀棧之馬甘頫而就勒銜也一旦咨嗟錯愕歷　聖明蒿目拊髀之求矯觭輕爲觭重誠千載一時矣比議者僉謂得非常之材如韓白即旦釋蔬蹻夕建節旄亦罔不可而四顧縣寓方斤斤難其人愚竊以謂今日之役上必以輕予之而後可以成其重下之人必自處于重始以徼重于上而畢用其輕以爲報塞則何也爵

祿名賞上所重也稽言考功量而後授上所重也重于予則輕于擇毛舉瑕摘豪傑之生幾何故欲以輕之意收之而士所重莫如身至束身以惟上所使則祟動脊節悉倒筐庋而出焉故士見身重于家可以授命而忘家矣見有用之身重于無用之身可以援枹鼓而忘身矣蓋忘者輕之積極也下積其至輕故貢而上究受其重則不得不先予其輕亦

矯偏之勢也古今立語登壇獨淮陰韓信蕭何固云陛下拜大將如呼小兒蓋何素窺漢高之推心善任故巧轉其機耳使當其時高之以良平而角之以嬰曾恐於淮陰不能無異議也投於至輕之心而成其至重之禮何不獨用信兼能用漢高矣關中之役疏爾澗目以羅之較立語難易何似若五十人間豈遂無一可翹然足當龜蝻之佩者此直沽公

報稱　明詔之微意乎第知人固不易矣
昔人論將五材八證其說甚明備而他如曰
季之知冀鈇來皷之知費禕皆于其朋李白
之知汾陽宗澤之知武穆皆于其卒似乎挾
神遇之賞焉而以彎弧命中發策陳謨遽思
得非常之人寄壇坫亦幾太輕而或售羊公
之鶴賦葉公之龍矣雖然請譬之制科制科
以待章縫也而卿相繇以興積章縫而卿相

非一日之重也顧精神所奮耳諸士生豐鎬
舊都休養暢遂一旦睹蚩尤書見烽火接于
甘泉察其神不能無憤憤　國耻之未湔
則宜爲吾國以重吾身憤民生之日慼則宜
爲吾儕伍以重吾身憤胥溺之無日則宜爲
吾身吾家以重吾身區區寵祿位勢何啻一
毛而矧上虛非常之左席求我于彎弧命中
發策陳謨之閒其自待宜何如者愚不能謂
五十五人之盡爲淮陰諸雄而亦不敢謂五
十五人之之盡無淮陰諸雄也何也時爲之
也嘗讀詩當周之中衰色警昏吺心憂寇虐
民勞與板之章何欷歔悱惻乎未幾宣王中
興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武功爛焉于紀
載間意是時上以重求而下以重報惟讙讙
蹻蹻所以一憤而棲棲騤騤也今景運方隆
奴獘疥疾斷不至如周詩所慮而上勃然中

興洛詢窮寐可謂敬天之怒不敢戲渝矣諸
士仰繹　明詔曲體直指公廣厲採擇盛
心以吉甫方叔自重亦惟此一時蓋銜遇酬
知宜於身無所不重定傾戡亂慷慨赴功名
之會宜於身無所不輕是自今以往登歌而
升之推轂而遣之皆上之日以重士而士所
爲日輕而忘其身之漸也諸士懋勉之哉六
月釆芑行取以代答太風之歌矣

武舉鄉試錄後序 辛酉姑孰

天下有非其用而涉其途非其人而商其事不亦相蒙之甚哉武人以技擊攉拉豪耳甬穉三尺之笴而握以三寸之管使之駿等雕蟲拾竊代銜其得失短長之差卽使士盡如今之駿等所期潑墨成虹轉舌如電則世固不乏古衣冠而揖人於九淵之溺者且將大爲闟詬安所得一嘗而任之是以之駿等奉

臺檄于役相與汲然汗且飲氷也於是議稍稍於尺幅間近而遠之以觀其氣曹劌之對魯莊公曰戰勇氣也一鼓而盈再而衰三而竭孫子亦曰朝氣銳暮氣墮漢人經春陵遙歎曰鬱鬱葱葱氣佳哉釋者解之曰鬱葱緜緜而浸暢也夫氣緜純而結緜約而通惟恒盈恒銳斯其往也靡堅弗爲瑕靡鋒弗能入茲者縱覲諸士之籌策卽料敵審已未能盡

乎標智設奇不必盡中而其氣毅毅勃勃太引之若巨浸之灝溔而側軫之若羣突之縕固可於尺幅間得其四五也此亦庶幾盈而銳者之一過乎蓋天下事航者惟氣能持之仆者惟氣能扶之齟者牙者惟氣能縫合而膠紉之故善觀氣者不於其盈於其約諸士生長畿南習聞

高皇帝初起時一切干城之傑熊羆不二心

之臣皆奮起草澤中攀鱗附翼彼從吹簫販繒宰肉椎埋之時氣先籠蓋一世矣不然試引村翁牧豎衣之以黼黻而羣拜焉有反歪而啼耳某等卽不敢謂善相氣而俛得十之四五於諸士尺幅間不欲固醵雞豚望之藩以失魁奇俊乂之選諸士宜思所以用其氣矣夫五行之沴也而害氣乘之六疾之末也而淫氣蠱之此吹籥者之所腊移而投石者

之所御步也諸生絲約而盈此日變盈而渝
亦此日嘗考之月令王者以孟冬講武畢蒐
獮之典斯時也游氛以斂萬寶以成故王者
則而象之合肅殺厲清明也夫惟有清氣之
守而後爲純氣之固此養勇者之所宜講矣
諸士草茅被知遇繇姑孰左聆[illegible]草隹氣如
虎如龍盈函盈銑豈特區區尺幅之能哉藉
手以釋一日之媿幸甚蓋掀闢之前一日有

隼集于庭側目愁胡羣羽紛避某與同事相
視而嘆侖之相制在氣非特爪距翎翮以爲
武也嗟乎此公望之祥也於諸士更有厚期
矣

鈔遠堂文收集目錄

序三　詩文一

玅遠堂文收集

新野馬

武陵楊

序三 詩文一

彭太史蒼雪齋詩集序

雅昔東觀北門之彥如劉崔閣覽燕許大手皆是以潄粉帝猷丹青冊府而不必兼長于詩若夫唐山之閨秀蘇李之羈旅供奉拾遺

之間關亂離嶶纓讒訴王江寧李新鄉之畢散沉滯而傳其學者尊之若典型重之如彝鼎則何以故意者詩之為道祇以剔抉風雲雕繪魚鳥無論用世者所不急亦以文章家之別端或館閣大儒有所夷焉而弗肯出國朝摯文翰之柄專歸館閣他途謝不敢望然亦往往具體之稱繁而顓門之業寡往如劉文靖之抑李何亾論巳他如長沙之斂分宜之悻皆欲攘騷客之片長踞四聲之左席而知者弗以昇也葢詩主風挃要于趣競勝于韻使垂纓曳莘效蟬緌之音黼棟珠題求鵷鷺之致戛不相入理固宜然矣繇是言之詩之途與文異閣館之文之詩復與他途異滙同籠異寔難其人今何幸于吾用沉先生見之先生夙慧早貴高峙著作之庭冲夷澹遠其用莫倪其藏莫際往丙辰在都曾手一

編示不佞亦既參之伍之涵之泳之矣比休澣之暇乃盡梓其生平所為詩以傳不佞快讀竟三日夜乃見先生空諸衆有獨出性靈凡飛躍之情動植之理一經揮斥覺山水能語草木能香葢融才法于意先工精神于色外昔人所謂彈丸脫手羚羊掛角又何以易之不佞即黔淺不足以知先生竊謂先生推空諸有所為載之以趣擇之以韻有異乎發

積蒙蔑飣飣詰曲之所爲使古今來劉崔燕許所不能彝者至先生集其成又以信館閣之詩之文盡逸人𡻕士之變而迄無異同矣斯傳傳斯久其奚疑哉葢不佞嘗觀諸水矣水潤萬物長百川天下皆尸其功然風之則漪烟之則態月之則色世以趣與韻勝者莫水若也故繇空諸衆有者以觀先生之詩而知先生之空諸衆有其用不獨以詩敬題簡端俟之他日

荆伯鶵三山遊草序

往伯鶵潤州時與予數相問也予問之曰令君無恙乎伯鶵曰我何知令知溯江而東瀕潗黏天者海門也其喬然而峰翳焉而樹靡靡焉而烟雲朝夕我風則榔月則舩饑則齊醉則墨固樵人緇侶所狎而羣焉者也吾忘潤州矣而客有書抵予曰否否伯鶵深于潤州者也爰書以類次波委山積輪未午巳揺去四顧虛無人則手一青絲出之津貴之竿尺望車門而遙郝焉拊瘃剔蝨有徑法無徑情三山之迹未旦而踵躡氏之不能忘伯鶵也甚于令余爲啞然咲夫伯鶵深于世者也乃功令稍稍迹之矣嗟夫世操其可勝以象不勝謂繇馬在我即甚通人猶介二三尺組夫且頸日黃我噫是可冷伯鶵哉使伯鶵出

入青蒲一席地必能瀝血諍面在關比朱汲間芥水之迮即霆虢霍勞屹弗動奈何以一令稱之古人未嘗廢吏即率爾造事感風華聯編裒而今重爲諱齕者之蠆尾無所伺以中而攗伯鶵三山迹謂且以三山忘潤州嗟夫三山能祟人哉余見伯鶵未嘗不修色以往而伯鶵色固加愉神加王曰予且忘三山矣余曰子之風能榔月能舩饑能齊醉能墨

者無恙乎伯鶚曰以君之孺孝不隨腐鼠盡然予且亦忘世矣予數徵其詩歌數不應而暇日掌記者潛擕重篋來令君無長物賴有此耳而又半得之佛廬圍壁即使君將忘此矣予啟緘而讀之爲竟日夜夫伯鶚詩名在人口所不必論乃終不敢論世獨所知者濶之不能忘令深于伯鶚耳大宇內不終晦苟一旦環睨思折錯愕褻非常又奚能忘伯鶚

姑爲梓之而寓書報客曰嗟此伯鶚深于不忘三山者也

周象石先生詩集序

大參藩周象石先生塡宛之暇出其詩授梓則自先生成進士後凡宦轍之所經地爲一編編爲一目余始爲之誦遊燕婉而裁傷而備態勃乎春茗之乍榮而瀏乎王雎之初轉也爲之誦燕山思深乎勞歌之餘斌斌文質剩矣爲之誦襄國劇而不寒閟而不駁饒悲歌節烈之槪其以郡風衷乎爲之誦勺塵漱流如布六花之陣而奇正開合惟麾是聽也玉肪也劍鍔也而雷車之砰磕而霞錦之斕斑也爲之誦一咯梁父風水渙如鸞節秩如矣意到而象隨之情到而法與才隨之卓乎一家之言成矣馬子曰余觀唐宋薦紳大夫能雅談習聲詩者蓋與官同業焉白香山蘇

子瞻歐陽永叔諸公以詩爲境而政從之政故其兆詠之山川酬接之倫物升沉去留之歲月可按牘而稽躡影而數也如元遺山眞文忠諸公以政爲境而詩文從之詩從于政故其擘劃之長剔抉之用惆世悲人之旨可參比宮商推測齟齬而佹得其什九也至明乃稍稍夷于技然士繇觚槧起家多好餙以標所長故不必工焉輒詩而詩之爲

道其流弊又足以佚心志鄙紊牘幟賓客或功令跡之矣故詩焉而不竟工也先生治術通敏爲望郎爲良二千石爲名監司且暮取開府節鉞耳而深沉鴻特以事比興風雅之致卓卓然成一家言也且地爲一編編爲一日使覽者可以概先生之生平如鏡如譜于以得比往賢而洙泗來彥端在斯編矣端在斯編矣

官孝廉遺草序 代

才之用足以抉天地之要眇以傳吾所必至而天地乃出其意外勝之故夫嶔崎困頓死亡者皆天地搤其幻以絀才者也然出不必恒於其偶故人又爭言不朽以闕其定官孝廉貧門余同籍友也工輔款美風儀望之亭亭如初陽之積玉甫弱冠領賢書得公車儁聲餘擄爲詩歌又芳烈鶱于舉皆以爲舉千里無感趾而舉千秋無隱瞬者不數年孝廉死死又不得下壽旣而其兄給舍公哀之爲輯其遺詩一帙以託余傳訂余每讀未嘗不涔涔泪承睫也嗟孝廉何以死昔之稱詩者謂能窮人而極推其不虞能祟人然亦必枯髯腐腸閱歲月而弃倫物者當之余楚人慾而自殪亡如左法氏然逐臣故老之憔悴豈翩翩少自喜者而胡以擬孝廉使孝廉委蛇

皇路躡華膴躋耄耋固耳目間極常事可不死卽使孝廉竟困頓不過亦復枯髯腐腸於以綜屈氏之遺而擅藝林之豪纔不遲暮猶可死今孝廉胡死也卽就遺詩叩之泠泠有餘音而隆隆有餘骨法不必死乃孝廉竟死死又不下壽宜乎給舍之悲非阿也矧夫物有托慕而重者稱之鍛阮之屐是托哀而重者夫光之毛馬鬼之襪中郎之典刑是乃孝

廉之死僅托此如掌之赫蹄以馳四方其轄而傳猶可已耶嗟嗟惠連擬步于落花子安謝年于松栢天下之悼孝廉者能誦其詩而凡誦孝廉詩亦還溯以見孝廉乃知天之所姑予以崇孝廉者端在此矣

胡助之江南百詠序

萬曆丙辰間長安多暇暢修齡柱史嘗大合名雋人修禊海淀李戚畹園時助之挪汁瀆裳溫然玉立也已助之拜姑孰李閣學斐蹕輶軒簪橐之餘咳唾成集余以放逐再滯南服復得親其人讀其詩助之之言曰余生不談詩而詩以江南經始即向者偕子于戚里園未之嘗及也余詩或不盡于江南而舉江南之詠百以初考吾詩之成子試爲我論之余曰否否吾向者接助之癖次于肴端栩栩揣知之矣夫詩靈于韻而溢于情譬彼巳氏

之園即飛樓綺錯霞標霧察相糾蜻然翦綵以肖花而緡錢以開埒欲求其情韻之生動無有也若夫遡大川入名嶽見峯巒饒露之迹猿鳥悲喜之音雲烟生死明滅之狀而心手隨以遷有惝然自不能已者矣助之襟宇沖穆每于批紛定壓時作藻綠流丹想即使捧之以牙籤隼旟閉之于曲房深邸以彼神韻猶將泛抉以出而況天劃江以南界之漱波然則助之于江南不相得益相長耶杜少陵詩不始于蜀而識者謂夔州以後尤致徽入神大蘇遊廬山還寄友人書僅僅得絕句四五章耳助之詩以百詠紀成較之少陵似稍儉而于大蘇固不啻奢吾亦欲以季孟閒處之助之許我否

林暘仲青山囊草序

林暘仲宰當塗青山屬其部内以故起居寢

仰嘯笑唾涕皆山也官餘輒詩詩成表之以山夫青山之迹初著于謝朓太白南遊樂之館于斯蛻于斯尸祝于斯山若分其重以系太白者至陽仲乃苞舉之地有偏霸而代遘其盛人有後起而捷收其全理固宜如是哉陽仲才情淵注宮商在衣履之間余嘗聱披其詩磊砢磅礴者得山之氣卓詭峷嵺者得山之情環合蚍演者得山之勢皴透黛蒨者

得山之色蓋山之處囊也久矣夫人厭城郭則言山而鄙案牘則言詩此通人之所領受而恒人之所浮托也浮托之者山與詩不得不以名聽之而寔不在焉故巖壑或蒙吻而筆墨或冐辱惟有陽仲之詩乃無媿于玆山山既以實歸陽仲而名復藉以表其詩郎用太白郎官湖例例之誰云不可政恐謝李二君地中未免色妬耳

茗園集序

古今文章得失不過兩端曰是與非而已然非以譬是者也不足虞虞亂是者其似是也詩道入至萬曆來號爲極盛學士大夫斥餖飣聱牙之習而原本性情經緯風雅方駸駸明四始而紹二南而乃有似是之詩以冒真而售贗其蟬緩也似溫柔其寂寥也似高簡其萎厭也似深婉其膚末也似淸曠而且腸

肥脉溢仰天而唾曰詩在是夫猗頓張趙賈胡列肆九品七菹之弗矜始炫奇於豆粥冰饑鮫杼之久狎而鬭麗于奇光乃足貴耳豈其空鬫垂䞁之夫而曳綬牟璽惡莫乃云吾不屑爲彼所爲不亦宛乎㸚夫詩之爲道致精而易粗致峻而易濫者也嘗試離觀古人之詩靡不含毫筆先據色象外率然而爽澹率然而短絶縈日夜研索欲求一深且長之

語易易而不可得乃知神境極則不可以貌取力摹也是境也子何足以知之而今乃得范東生先生東生爲性情風雅也寔先江左之士鳴而其恒戛戛焉難之每同予闔題拈韻以語未會心卽踉蹌輟去及與集神來取辦于叉手擊鉢時亦復游思于九地九天不輕落紙墨一語嘗卒業其茗園集高妙蕭散若不復爲今之人以其合之求之者陶韋王孟岑賈鮮弗肖也而東生之爲東生自若卽舉其不合者而欲卒然已之而顯然瑕之無有也斯不以林壑之逸響而吟咏之真準哉東生每從予飲凡名山大川霧符怪牒絲肉彝鼎異聞遐域之致無不縱横談說而酒酣耳熱每抱淼室之悲搵抆流涕一往而深嗟夫喙者似厥角者似麟莖者似蘭瑩者似珠其亂是也寧獨詩哉嗟夫東生休矣

商孟和詩序

癸丑夏予自燕之吳得孟和爲朝夕屏汰他慮一意課詩孟和嘗謂予曰凡海內所稱大詞人縱横壇墠各數十年名交與徧垓埏而旣其殺青之業不能寸許卽未交嘗吾心下之若夫行盛贄人啟櫝而作騷賦白雲黃澤郊廟鐃歌等次第則吾不覺巳伸腰眵目矣此不足畏也予用其法驗之良然夫詩要歸于可傳耳草木昆虫精神湛滿可以動天地變日星矧人以三寸管入玄洞冥苟意至才竭寧弗有千古如見者乃自匿其精神笑貌取他人巳傳之迹而尺尺寸寸之卽今毫髮無遺肖顧其人亦自傳矣而安所容我此近世詩文之陋習也孟和初爲詩取穠縟彫繪少年負秇林盛名巳折節鍾伯敬淡遠古質之致名稍稍去之而比在吳中刻意賦詩詩

成衆輒譁然以爲未嘗孟和私心獨喜曰今庶幾爲商生之詩哉予曰奈孼咻何孟和曰否否不知已而毀寧惟不受不知已而譽尤非所甘也吾旁覜四方于閩有曹能始于楚有伯敬譚友夏于中原有吾子吾所得實多不則于閉門得小友焉嗟乎大哉言獨以予配諸君子則未安其云小友者孟和所納廣陵雛人也偕隱秦淮上日扃戶弄筆研作墨

蕳拂拂欲舞此其致已足傳矣

王亦房廢詩草序

善夫嚴氏之論詩也曰別趣非理別材非書而又曰非多讀書盡窮理不能作予謂制義之文字亦然今天下詩日賤矣而文獨日工非由一代精神風會之所寄也文出而衆皆爲可無所見奇一不可而得失利鈍且立判胥淵即售矣而可其所可不可其所不可則之公于一世者不能奪也持萴語示人無譏詞輒介介見于色以爲不知已否且反唇而詈隨之矣以故世之工詩者每不如其工文而世之不能文者又往往逃之詩詩得不日賤且靡靡也吾友王亦房異才絕世在百穀先生衆嗣中最號象賢而所稱語又不必皆肖百穀先生予採詩于吳獨心於亦房時以文質既已卒業其集復嫋秀孤迥不落人牙

後一語乃歎亦房之才具美兼適不可以偏至寸長論也夫濂洛之理竺乾苦縣之理皆理也而以之入文不能名何理先秦兩漢六季三唐紀乘稗官之書皆書也而以之入文不可名何書亦房妙得此解故即法馭情即境繪色而時時靈襟涉遊戲不欲精湛廢其鮮妍持是以往當無衡壘矣亦房以讀禮格秋試將北遊齊魯燕趙消其邑邑所覽擷益

廣將風氣益遒也他日讀其詩當知其文子於此兩道皆枵然無當少治博士家言自謂稍具解識而謬以糠粃先收今每披一佳秩不無見獵而喜且悔恨使假我三年豈止如今日馬生者比甫解褐治詩又以拘繫吏事不能一振靡靡之音還之大雅此責將在亦房哉姑爲我語亦房詩得早㬥且已之而以此篇先務爲登峯絶頂厎異日不至如馬生

沾沾撫卷且泫然悔恨也

青檜軒詩選序

吾友李叔賓自束髮工詩初刻有凌波社草後有六李集最後有遊燕草東訪余于吳闗則手彙其詩若干卷受成于予予爲梓而傳之而總題之曰青檜軒詩選乃叔賓必欲得一言以導其首余切切然謝不敏夫胥其人而有修辭則賍不可信也行其言而有諛稱則狗不可徵也予雖有言烏足爲叔賓重而即覆案叔賓所著詩蓋初終且三變矣凌波者剏于已者也意必架而後選情語必追而後傳韻仰屋覆被穿石伐山蓋競勝于苦思以取妍于摹賞六李若繩以人者也萃會稽之竹聚玄圃之沙而括之汰之彬彬焉透十扎照四乘矣比其遊燕至矣則材靡所弗庇境靡所弗探穀紋徐展驚濤自飛蓋盡變于

已而滙其玅于人者也叔賓且不啻自重而又奚所藉于予言雖然作者固難解人非易予不暇詳論叔賓之詩而論叔賓之所繇爲詩夫吾宛自漢唐以往乎子子山嘉州君平之流亦稍寥寥絶風雅嚮矣中鄉之詩華路藍縷寔昉杏山先生子由龔美兩先生繼而光大之而叔賓稱才子弟隱然㠛後勁以當前茅今兩先生墓草且宿鉛槧之士汗漫寡

統今庶幾以叔賓鵠哉夫程古則射穀而師心則斲輪清華者與江左而虞其中萎完樸者與中原而虞其萎索剞而神明之則存乎其人耳叔賓之爲重又寧獨自以其詩耶客有從旁進者曰子之詞則媺矣然叔賓有三反而子不及何也叔賓儒趨女守似得洙泗家法而汲心蓮珠天竺之學胸富千古意似不可一世而獨於雕蟲之技虛衷攻苦必求

至當而後即安善病却步似終日坐一匡床不輕出而遇佳山水輒陟嶺窮僻流連忘返不謂之反而何予曰有是哉予貌叔賓之詩以三變而客貌叔賓之神以三反若是乎予之不能爲叔賓重而叔賓之自爲重也客爲不信請藏之謝維山

玅遠堂文收集終

玅遠堂文冬集目錄

序四　詩文二

玅遠堂文冬集終

妙遠堂文冬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姑孰曹履吉元甫閱

序四 詩文二

借竹軒四評序

客夏偕友人商孟和南征論詩竟日夜予戲豎一義曰夫士必攻苦公車業于以揣摩聖賢之唇胳傳其才藻而後可以盡文章之變

而後可以入詩孟和啞然曰此非子之言而臨川義仍湯先生之言也客冬偶及楊修齡杜史論人謬以爲人必孤癖疎誕明有可指之病而後能遺艱荷鉅歷久遠發其晶光杜史曰此非子之言而溫陵李先生之言也夫臨川少治公車義以奇與冠絕一時去而治詩復執牛耳而李先生者自以孤癖疏誕之身發其剖乾裂坤之議才人韻士擬其餘潜目空一世者不可勝計而予以爲今之公車業似獨能用之何也以倒臼洗箕之法日新焉而未有極也帖括小技耳舉天下腐腸斷髭枯毫入爨僅僅博一日之遇合乃以一日之遇行其生平之採咀而一人懸的萬人跂射是非毀譽之權亦略相當迫乎日月游更江河相委聲華銷歇離落空糊舉天下復能覆案逆順之曰某也得某義某題惟某作所

謂代不數人人不數首名山之藏無媿而清廟之響並宣又非人毀譽是非之所得爲也嗟乎是道也士之以霸心而幹之以元氣以治文文有定價以治詩詩有極則以治人人有要歸夫士也亦治其是非毀譽之所不得爲者足矣借竹四評竊取此義不徇名不取盈惟吾意之所近以求其可悲可喜將無媿于異日之可覆案者而已雖然予何能爲成

而懸之國門大書以謝當世曰此非予之言而吾師冶生張先生之言也

蔺言序

馬子曰詩有四至而人力不與焉曰地曰人曰物曰候蓋比興騷雅之言與烟雲水石較近其地豈不宜于都會而取友者不廢焉人萃故也語曰造適不及唉士何所橐提三寸管烏烏仰屋若唉有闋而必吐爲此其中厥

物主之然謂有偏習鋒有孤詣竅有偶窺故候尤難言矣候之説昉于服食家曰火候明其成以漸也四時之序遞王寒暑既至亦曰候得徼風會有必㴱哉予夏來抱安仁之慟意卒卒鮮歡會友人王亦房氏用冑監籍射策有司倔得而失之時時磊塊相過從率以酒爲日酒之餘即寄之詩每拈一題各扃戶削觚意求獨勝已各相虞也或偶偵得佳句

又未嘗不色妬乃成而輒相賞狂唉復大酹亾算也亦房嘗謂予曰今天下未有不售贋者取途捷而享報奢故凡世宿名之久與獵名之暴者吾皆心疑而去之囊行卷一巾箱中字漶滅不敢輕示人示人而泛目之曰佳曰才子此其衷柵詞且游矣吾有苦心莫之喻而奚能得甘蓋今天下寔無詩非無詩也夫人而能爲詩也敢以質諸予予曰然與否

哉詩奚其無蓋爲詩者之無之也其弊在乎以同伐異以冑月獨以似亂眞與昔持詩柄者率言尊氣格矣調非黨嗚語非亢浪輒乙之不名爲行家已而尊性情者起而篡取之大義不載嗜而羣咻上者數句下者數字參伍而錯出之寧渠令彼法心折耶大抵浪戰耳有人于此意恍然筆墨之外而法森然矩矱之中出之若未經有而咀之則後必可傳材

以副朧郎黃齋白雪指點皆虛神以領趣凡臭腐神奇鑪錘不擇將足以當予之苦心獨研而不向世人索解者乎亦房躍然曰吾嘗與子飲矣其具爲杯爲杓前人之杯杓也其質爲麴糜他人之麴糜也吾乃持竿而陶陶然吾各有吾之適不予貸吾一日有吾一日之適不我移青蓮詩曰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所稱勿傳者乃子之所謂候至而人力

不與者也刻兩人所偶和詩題曰蘭言因次其語于首乙卯陽月下澣新野馬之駿題

竹吹堂詩序

余論詩取友海以內得二人焉曰吳門王亦房新都汪遺民亦房之詩劖削靈秀遺民之詩鮮縟菁英余婆娑其間歌而和之相樂也亾何亦房夭折談者徵病其詩過于刻露謂宜不能致老壽而余獨謂不然夫轍不窮而意無盡使竭其刻露之力久當務所欲兼一入而苞蓄再入而深微度何足以限之然亦房死世無復有爲亦房言者遺民苦思積學又數年而竹吹堂詩出其自舉以向余曰少日氣銳鋒溢每廣筵嚴韻取擊鉢立成老宿咸辟易賞服漸入而知戛戛乎難之又漸入而境日異心日空凡片意之近遠寸景之新故隻字之沉揚靡不洗白滌窠礪斤準墨乃

至浹日始創一稿稿三四易卒非其本設者余披繹其帙良然向所謂鮮縟逾蒼淵菁英逾濟杳裹百家而取材砂衆慮而標旨使分其偏長餘慧人掞之皆足壇宇自豪遺民乃能苞舉而精出之不依耳目偏陋竊以爲當吾之世舍遺民更無能爲遺民言者矣今談詩之舌競起而逐新然天下得名之人與所以得名之故皆非有遠絶不可測而幾也昔

龍門之史身殁乃貴少陵之集入宋始尊余嘗謂此道心競力爭俱無所着要須苦思績學持滿以俟之遺民所自舉甘苦生熟之候有味乎其言之也白太傅少與微之齊名稱元白晚與夢得齊名稱劉白余視二君何能爲役然十年來筆墨風旎心口不能自欺言念亦房蓁惕可桂兹竹吹堂詩具在不搔首問天上便須醉酒問地下耳

廣莫居詩序

古今詩品不一要先于洗脫窠臼雖如王籍之學謝爲運皎然之學韋蘇州識者猶爲誚詬重儓之誚不獨在書也吾友張大木奮起明州明州之詩以大木家司馬導其源屠緯真儀部暢其緒沈嘉則輩張其羽翼使大木原本家庭師資耳目所甚便近其勢可以得名即使名不集焉亦庶幾有辭于閭黨之口而大木不屑也所爲詩情韻蕭閒意象靈動劇不落障輕不立膚項斯馬戴之間可以踞左席矣大木森森如千尺松任俠多藝運斯邈小篆於方石上足奪漢人之壘名甲海內無兩印章道古無專家近世乃爭推新安何長卿比來新安與非新安無不人人長卿者人人長卿而失之異時必將以爲長卿善累人矣大木爲詩恥勦其里豪宗碩又寧肯從

他郡國寄長卿籬落下其標勝行遠無怪也大木詩系以廣莫蓋取漆園逍遙遊篇中大樹語夫漆園之學出於子夏乃洸洋自恣成一家言詩文脫洗此其山祖大木以此命名深遠矣

吳惟初詩草序

渥洼之駒生而千里亦其氣具有之耳至夫謹銜勒範馳驅倚待王良造父之御故對凡

骨當縱其所欲之而遐邇足須裁其所必騁用愛有淺深未可泥也新安吳惟初英英負才所著村居三十首循循娟娟如幽花美箭令人時發塵外之想其餘諸詩落筆即成饒歷塊滅影之意三都霧靄盡在錦囊惟初自吳入楚久留鹿門覯首之間所倡和多朱邸子侯忽投一謁滅刺叩我關棲不介而合此其氣欲奄四部而狹九垓爲何如者昔僧齊

巳謂韋蘇州擬蘇州所爲詩奏之韋不見賞後出巳調乃相推挹陽慶謂淳于意須忘其故方始可教以新余何能望蘇州風調萬一而竊以陽慶所期于淳于者舉似惟初知惟初必能見鞭而馳也

白礪甫洛詞序

唐世以詩爲業行卷贄人正與今坊刻舉子義等而古所稱處士如陶弘景盧鴻林逋魏野其人皆膏肓泉石豹隱鴻冥無意於詩文之名而名集之附所重也近代山林風雅代不乏人而孫一元謝榛冠自余束髮交名儁乃稍稍有盛衰矣夫行卷之遊日盛而處士之詩日亾伊執其咎哉洛州白礪甫少乘諸生即工詩所著洛詞二卷大指皆揣摩意象離去溟涬疑遠疑近可解不可解之間以求肖乎古人之所爲使礪甫與今人競遊吾不

敢知使礪甫與今人競詩長城寧易敵耶予讀礪甫之刻徑而無介嘗舉詢之其言曰生吃卷鼓篋出入河藍蕨數之場數十年矣擲四本而引三都力振弗得然謂竊謂印於所同如禪者之必求證記仙者之必資封位也否即青黄而鼓吹之多奚以當嗟夫礪甫之識悶遠矣夫魏收藻舉徐陵有藏拙之譏信明苦吟世翼有廻船之誚文士悄簿所遺不

齊爾爾不佞謬得季於礪甫雖汗無能爲役而比覩世之遊人色敫舌吹漫遯泛應以爲和雅其寔非短則僞耳礪甫沾沾自喜不知者將用訕訴夫自靡而短且僞以胥於亾毋寧自喜而詩存乎嗚呼此不佞所以心折礪甫也

張輝之稿序

輝之之南遊也嘗過不佞吳閶與快語竟月

夜而徐察其色若微以病示者余嘗欲與傳指吳門岩壑之美將尋節杖蠟屐焉以比於枚乘之濤孔璋之檄而會目漏首治籌書未暇也輝之別予則已泛洞庭上虎丘復能盡其高深幽微之致以詩發之嘗一緘示予予躍然稱善而遄且走建業櫛三山六季長江名都之勝實之一古錦囊中乃盡發其南來詩以馳示予予既賞且歎之而悟曰向者輝之之病坐苦吟耳今夫詩之爲道與遊相發而與病爲近其人而無烟嵐艸木之變于胸中者必其杜而不可迴思者也其人而非琱鏤鏡鉥盜真窂之用于紙上者又必其淺而不可中程者也然就遊而吟吟窗而遊宜廣就吟而病病忘而吟始工二者相尋如環寔無終始輝之將奚擇焉予雖日坐山水窗中每拔癢不禁而反借以籌書之冗得以小間

觚管則世之善尊生者莫不佞若耳輝之他文高甚不獨詩予特爲引其詩如此

程凝之貴髯齋詩序

余向識吳闞客過談次訊曰吳幾人不詩予謂其言近誕客曰夫人而能爲詩是以詩亾也訊不詩曰幾人貴之也余味其言嘗試觀之能爲一世𢇛而爲局者一二人耳而舉熙而象之夫今之羣象者將授以後之羣習者

也爲詩爲所詈下矣故能翔爲局與夫不爲爲詈者可相悦而不可相非也余初識程凝之魁岸挺持有俠丈夫之槩讀其詩清泉漱石高㶿垂雲有偏致而無厮氣予嘗不測凝之所至知免于詈的矣凝之以責齋名齋取秦子羽頭責之意而反之其言奇横厲準于昌黎昔人不云乎齒髮無關于神明韓㝷子髮而遜于齒似可無厚責且余識凝之介自

潘生景升景升顧聞林林時作蝟毛磔而凝之與掉鞅秇苑並驅爭先明矣其不必相非也併及此爲責解嘲

春秋二房同門經義序 代兄

夫人居長安中談天下事五方之士可方而合卒然遘所親與言閭閈故舊意覺其倍親而口覺其倍詳公車之以書秇相質猶之居長安談天下事也退而匯經論文猶其遘所親談閭閈故舊也麟經尤號孤簡如岷峨之言蹲鴟海南之言丹荔終歲意滿無可告語一値其人齒頰焉刺刺不復已故諸君子之力不盡于書義者必盡于經義以經義相諸君子所覆射乜不爽矣麟秇之弊今昔有之昔以經例經敝今以書例經而亦敝例經者貌取左國而滐之淺易之手踵武相師但取成篇無關創解乞人餘腐舍其寶山例書者

嘔心于書以餘力及經漫綏不收僅僅充數鑿者間或賞其前不能不略其半以至經事不相符合傳意不相流通夫麟之文有案有斷有手有眼有攻有避焉可誣也三復諸君子之言庶幾免是予之樂遘所親終日者誠或有當也在昔服子慎杜征南諸子專有所嗜遂各以一人名家今合諸君子之武庫在是予授之鑰矣

春秋二房同門稿序 代兄

長安之市于廟也百貨畢呈五方爭騖然適市者視其意所欲得而止否即掉臂去耳客之浮嗜古者商周秦漢不自名而皆人之口以爲贖而鼻之手之其不以贗售者什一矣夫且沾沾焉以欵識之完半綠蝕之存倕是獎是矜習爲贗者之樂售也迎而奏諛焉其自是盍壘不可攻且轉以是于人相須而之

悞如波弗可挽已真能鑒古者不然朝笥而出夕捆而入緘藏以什襲展對以晨昏不因人之慕毀輒爲忻怫何者内足于賞故也余嘗一再入市見夫不終朝而唯恐弗售者贗者也逅低昂之遞取舍之而卒售者其器之聲光與人之解會恰畧相當或望之黯黲而即之斑駁然奇芯四射與質中完終日在懸固過而問俄而不轉盼又已提收詢其所歸必世之閎覽玄士也乃知物贗而遇真而遇遇之無常一也 真有常矣今夫列文于闈猶其列百貨于市也亦惟視其意所欲得而已余之竽濫是役急遴諸君子寔倍于諸君子之望遴每至朝旭未升夕陰重晦玄黃雜糅肺肝亞鳴焆且欲泣筆且欲語几案且欲距踊聽耳目於鬼神焉而卒然願解如電灼如露沁膚不自覺其起舞冠纓欲絶也

持示人有吐有咥盡人之嗜而饜之又覺無能易我者因歎性情心目各不相代如此迨出接之諸君子而灑然其自足于賞也又嘏以諸君子夙昔之言禹金宣鼓敲宴逐烟横側各成嶔嶔四望乃逾有灑然者予之不爲爲真鑒固也而有以信諸君子之不爲贗古也轉而之天下予之鼻之神將告之余同年友李長叔奇快士客行其庭有皆其不蓄舊

玩者長叔大咍曰鑪吾取能熏者鐺吾取能烹者杯盂吾取能斛者舊之一字生平之所厭聞旨哉言野人耕于隴獲和氏之斷弓夏后之殘璧瞠而目眙曾不若鉏耒之適諸君子之不爲贋古予信之共進而不徒爲眞古也長叔之言可念也夫

合刻陳夏兩先生制義序 代

陳公舉氏起閩海夏長卿氏起江左其聞譽

飛翥要皆天下才也公舉以一氊吏隱百寧不佞既幸得朝夕其人而長卿罷公車之役輒改隸二千里訪馬太史民部伯仲里門此於誼甚高文之拔絶洗奥固其所也不佞巳旁睨而外而欣二君子躍然爲延津之合爲各促其新草捐貲梓以傳二君子抽諸行笥所得僅僅然安石之碎金吉光之片羽足以炫晃閭當賞識矣昔司馬長卿倦遊梁過𨛦

人臨邛令王吉謬爲恭敬卒成琴心之挑以彼司馬才而不使噓其凌雲之氣俾程鄭知取皈仰徒市貌諛市重以恣其荒蕩吉寔爲匪交焉徐凝張祜並求薦于白蘇州各斷斷不相下而香山左徐右祜致有遺譏杜牧之所贈兩首詩輕萬戸侯之語頗損香山人倫之鑒乃余心重兩君子皆天下才他日黄英踐華必且並驅爭先烏能置甲乙論第猶知

行兩君子文以作新百寧人士耳目庶幾逭于臨邛謬恭之誚差自沾沾耳

吳台卿制義序

凡古今才士能盡文章之變者要必得力于鬱而始滿志于快非必有屈折摧拉而然也即都華膴際昌明登高臨下獨卒卒有無端之悲不必然之憤以填遏其胸中而後奇情彩色所從溢焉今夫人之於文也方其月支

顧湛專一不分出九天潛九地迫之而不可即引之而不可通則沾沾喜之比筆墨既落而意移境遁矣試更陳之其中必若蕨滓繭殼不可復理蓋小鬱則小快大鬱則大快此其象于天爲深秋爲積陰于地爲窮徼爲漠域于人爲女之失寵士之不遇於水爲嚙堤滃滃感縮而不能越于風如觸垣嚅呟鏘鎝而不忍去而天下之至文至情畢妍極態往

往於此故凡不能鬱者皆其衷之摴然無物者也陽羨吳台卿才士也席先世鼎貂衿詩紳禮而不獲自致于功名負雋抱瑰記博聞年踰冠矣而屢宅憂不得試於有司暇過不佞僂焉若狹淵然若悽乃獨其文則大快不佞曰善承之天天相若于文也台卿故紓其詞曰蒙竊有質焉慶卿之筑張顛之髮無與相書劒事而一悲一怒至流涕濡墨也是道何故哉不佞曰巧于取快耳無他故也台卿曰雖然先生何以益吾文不佞曰予固已言之矣亦無他談

妙遠堂文冬集終

玅遠堂文藏集目錄

玅遠堂文藏集目錄終

玅遠堂文藏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西陵來斯行道之閱

序五 贈賀一

賀大京兆董公榮膺覃恩誥廕序 代兄

今制凡官廷有大慶推廣德意敷恩先京朝官而三品以上大臣得賞延于世尤號隆渥有非外吏所敢萬一望者四明董公以江藩

左丞入尹京兆値上有虹樞之瑞得以新銜受綸綍而擇長孫某入冑監齒髦俊于圜橋之間公歷敬藩臬有年先是嘗拜三品之誥者再是役也雖于國爲懿典于公爲固有而獨上以近臣優公與公之子若孫繇公徼世臣寵于上者則爲始事公屬吏治中劉君等介予弟推不佞使言爲公賀良以余弟出公門而予爲公舊政四履中人宜有以習公之

概雖不嫺于辟無能謝也蓋嘗考京兆古右
内史其職以彈壓勳貴鋤剪豪强爲整齊輦
下之任在漢世最雄緊如張敞之誅[illegible][illegible]抱
鼓絕鳴延篤之拒梁冀市藥韓延壽王尊不
忍欺趙廣漢摘伏如神王章伉伉上封事大
抵皆以威嚴武毅爲綸侠而下逮唐宋甚且
以親王皇弟領之一何重入明雖總
珩赤芾列于卿班然往往爲公卿借徑或建
節鎮方隅取六曹長貳如寄每持體尚容以
拱手待遷視其官如蘧廬一托宿而不再處
視其民若飄風之于大壑偶相遭耳此其義
似于古刺謬甚惟公至獨不然公精練文法
胑中置鏡批大郤導大窾官欲止而神行以
調賦則蚤剔蠹蠹[illegible][illegible]使緩急咸有章
程以檢下御吏則整而栗劇而不苛盛夏之
中如負霜雪辰鼓蒞堂皇簿牒山積汎[illegible]

葉筆無停濡而國計民喦咸秩秩于聲音色
象之表所係上方畧如秦越人視病鍼者鍼
石者石筋骨膚理無遁情如洮勝之談農桑
晴雨陰燥位向株荄抉透切至言言家珍也
計公之一日鈎較五之籌想三之懷刺閒閤
十不得二目瞤唇敝不以言勞所知者或舉
以詷公毳葛殊時酸辛殊嗜奈何以外之治
治内公胡盧曰吾性之弗可解也矣蓋公夙
爲望郎爲名督學爲赫赫監司大抵所至以
方嚴治辦去蟻封而即莅[illegible]官六轡之如絲
耳今天下爲紳之士每每規經而處[illegible]岐内
與外而二視之以故急外將以迎内而卻内
欲以矩外又或身避就于職之外而心盈詘
于職之内賤漢文而貴推成所由來矣誠如
公所爲京兆而後京兆之千百年之職即措
在風謠趙張邊延豈能[illegible]誠夫有不二心之

臣可以治內可以治外有救時之乎致外之治飭內以內之治控外且上以近臣優異公而公第率外臣已試之效以爲靖共足不逾足術乎雖然京兆固重任猶是獄市筆算有司之餘技耳上固已簡在公旦夕昇建節鎮方隅或虛六曹長貳席以待公將奚以應之我知仍不改所治京兆之治治之而已彼三命九命貢相望于庭文饒賈至世掌絲綸諸

君子所爲稱賀將在異日而特以兹舉爲始事雖不嫻于辭如不佞者亦可使載筆而代嚆矢也

賀撫鄖大中丞心翁陳公奏績加恩序

鄖在楚西北陲連接關隴其地山嶢巖而江險惡叢篁曠土往羣不逞多營窟其中稔爲亂嘉靖末廷議監司守令權輕不足資彈壓特遣大中丞兼持四省節以塡撫之後雖議中廢而卒建府益恭重也武林陳公撫鄖之三年奏三品績　天子褒嘉予誥赫如煥如其在中原屬邑南陽令吳君等僉謀稱賀而謬推不佞騃使布言不佞椎不文又新屏居田間義不當與戟門之問獨念于公爲年家子又編于珉戶嘗從京邸一再接公顏色揆分誼烏敢辭竊觀古大臣之處人國如日麗天如水行地天下莫不傾輝仰沫而亦有

示有用之用有示不用之用夫庭宇華則思耀肢體攣則思騁行者飲井田者潴泉其于日之灼水之潤非有勞也而當之或私快偏誣形領迹受乃如大明翔宇萬彙昭蘇江湖瓌抱之偃動植滋秀瑰奇畢發豈必擇物而功之乃見德哉宋寇萊公對虜使曰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其言雖涉權宜而古大臣匪躬之忠險夷一節理實如此公之撫

郥其職以繕卒徒備不虞也乃比者赤子漸習憲典罔有跳躑以干斧斨者而公淵中搏外祛靜齕閉一切布以寬大相與休息南而鄢郢西而蜀漢栗柴杖箠千里同軌而不佞宛人習宛事惟時時見公疏水旱剔蠡蠹拊循百姓之疾苦凡兩郡十一邑之閒自吏民以至紅女無不人人如攀扶桑之溫而仰海若之澤也斯固公鎖鑰之弘用哉且　國

制督撫得仗鉞專征古行師之任也嘗讀師之辭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亦曰左次無咎公以容民畜眾之畧肩鎖鑰重寄固長子之選矣蒞郥以來組練精而不必試蒐獮熟而不必禽迹復涉左次者以丈人之吉而得无咎之象其三錫命被于師中烏足異哉是可賀矣公繇小鳳起家晉爲中執法遄以明發之懷鹿裘烏几倘佯于湘山之間者十有餘

年而再起長臺班旋擢大僕以開郥府益皆類不用之用而公神完鋒淬如羲輪之方中溟渤之始漲其昭明灝洞寧有紀極或者又疑　天子固旦夕詔公然今遼左告訌拊髀急材司啟事者奈何仍以佐邦禁舉夫不觀虞廷命皋陶之辭乎曰蠻夷猾夏汝作士師大臣固有勅法明刑于內而建威銷萌于外者非公又孰當之蒞表度日蠡測海小夫

之見也不佞獨謂公之用于國與國家褒公用公有合于易書之旨乃敬述而奏之俾吳君等挈以往即不佞于公爲年家子終不敢嘽緩以私厲矣

賀周學臺考績序　代

天子卽京自炎漢前未有並建者卽姬公營洛亦秖曰作大邑已耳逮光武東遷始置京兆河南二尹唐宋因之遂有四京之目本朝

龍飛淮甸與沛上同則今留都即古之京兆
也
文皇帝起幽燕實多南陽故人繇是兩京並
峙直倣漢家而加詳焉何也漢苐以畿輔屬
司隷而不設刺史司隷得以非時譏察意外
即今繡衣使者省方輦下之任然是時察孝
秀舉方正秉鐸之職邈焉無聞宋乃置管勾
西京國子官亦苐如成均故事其于郡邑子

衿疇擁臯比而繩督之剏以柱史雄重嘉惠
豐鎬開二百餘禩菁莪盛事此非
聖祖曲軫湯沐不及此而蘭臺中胄此妙選
者必積勞勩深著譽望久始克奉簡書以往
前後在事諸君子雖名賢鉅卿項背相望而
文武爲憲如吉甫其人者則惟我岣嶁周公
公之視金陵學政也時追棘闈期且無幾矣
顧試僅閱月而八郡告峻比賢書出其得㑺

者皆公所賞拔前茅士人已交口頌公之明
他所片語一將皆默就型埴而不自知以故
江左南楚之風變飛揚而沉摯益秀冶以冲
融褒衣之彥知公爛文矣而猶未能悉公立
朝行邊諸偉異也始公按宣雲再浹歲身籌
兵食手飛金鼓即畢撤窮廬靡不討覈實而
訓定之偶額餉缺士將脫巾而呼公屢抗疏
馳聞獲允發帑金大賚士士以帖然代邸溺

莞簟愛將以禪玉關赤祉舉朝非之公所建
明論難最爲辨晰統系一正他藩無敢生心
皆繄公力是賴凡在邊所著略至四十四疏
至三十六䰟力精采猶飲石梁有餘勁也公
才殆天授乎余不佞嘗目擊辛亥以後事
天子高拱淵嘿難以控揣致縣甯脊脊多故
而士大夫抨爭巷鬬時自爲局人自爲腸公
獨以淵識定力持其靡古道真心回其薄班

行中拱手而儀公者百𥳑如一口宜夫試之武則武試之文則文其豐功偉烈班班尤如此哉夫隨陸絳灌往牒已多貽譏後賢之于言路同異尤戛戛稱難昔白香山之善奇章公也天下莫不聞至于維州悉怛謀事則必右李文饒之議不雖抗章諍之坡翁在元祐處禁林每曰昔之君子惟荆是視今之君子惟温是隨雖所主不同而有所隨則一也余

嘗掩卷歎息服白蘇二公固以文章照映千古而能以一葦障狂瀾一拳作砥柱豪傑之致今再見于我公故凡名公文名公武名公氣節風槩皆得公肖貌耳其直以古人高世之心行大人持世之用者耶公今已奏績書上動三錫拜命十乘啟行皆目前事何足以爲侈而竊以爲天子分以文武試公既效矣則必將合文武之責而畀諸公鴻龐之業隆

隆伊始剏公所造纖輔挾册傳衣之輩皆分公之精神以自靖共又合其才謂而爲幹濟何釜鬵不能轉天下事之不可爲哉昔揚文襄督學于吾最號得人用之五十年猶爲未盡公試士比殆或過之誠足以重舊京而掩前代稱上作人至意其都且休矣余幸與公同梓里往爲宕渠李官時公正稱神君于渝渊相得驩甚公先被徵書召入余亦相繼需

次春明復得偕拜臺員通同籍之好持斧之役載馳載驅半公之四履以佐下風彌有逢之詞寔撮其關于巖宁遐陬之大言之不獨生麻中之慶故知公爲古人爲大人今修爵沾沾臭味之私也

賀劉靜臺晉領右轄序

大方岳劉公之以右轄行也其民謳于野其三老彦士謳于社其文武吏相與謳于其境

已而諸守令謀爲公行李重乃羣質諸予曰不穀輩幸以一日誼事公惟毋取异簡書是祈而公故寬之即不穀輩爭自滌濯以弗即安于不肖而其稍材足自振者公且毋我傳我臣我覆持我得一長輒頌流色溢若身見之凡吾黨得藉手以無忝命圭固旦暮視公爲命而胡奪之驟也俄有起而疑者曰公之是遷爲公重抑重藩耶以地則大梁雖肘掖

肇轂表裏河嵩然固建牙持斧者之所畢萃匪徒仰一藩臬之爲烈而宛夙號實繁三秋之權僮奪諸天关肥蠹之口一切弄竿胠篋者日伺其隙猖猖焉所爲威彈惠結繫牛壁之治亂孰甚以官則兵使者有專轄易惠文而進賢高春而起日與其長拱揖于堂皇之上即小小尺伍之勾攝不足當公唾涕餘而已告成事矣乃縣官之自爲緩急又胡慎耶

予姑驗之曰唯唯否否自公之來果張皇其三尺朝討而夕訓之以東濕市名高抑鬼神其言咲化下之人臆射而趾立爲淵深哉兩者固亾有也余幸屬公編戶不得深覯其治蹟而竊用睹公則詩酒遊宴之日恒半之乃民用蒸蒸而吏用濯濯則何以故蓋公才巨也才之用勞于分猷而逸于受成故紛則鎮之閑斯其運廣閑則練之紛斯其養完羊之

帶謝之墅庾之胡牀其整暇不在肴饌也公紛于宛而能鎮故守令得人磬其技無攸心無留力及秩然告修舉公第爲之從中指撝已閑定矣今脫紛而就閑所爲袪伏其神明深沉其勇智部署其膺畧且奪公詩酒遊宴之口而預練之苟一旦環顧邊腹思有以寄節鉞勿煩之任舍我公誰先者今日之優其地而需之成者　廟宁不有徵意哉于是諸

守令爲賦羔裘曰世世之望也有同心矣余
爲賦甘棠曰公所憩也其敢忘封殖公亦賦
然而起賦板之三章曰不佞于二三君子交
相成也今日之事寧唯垂去我爲予賦鹿鳴
曰吾子命之矣閟而紛緑之請從事焉立盡
大斗驅車辟陽之關而別

賀懷隆備兵使者充翁胡老師三載奏

續序

凡建天下非常之畫而不顧者其用在氣其
術在品夫任以責効者也夫格以需成者也
聲以副實者也獨居甚勤而衆月其酬卽志
士或灰心焉矧羣諑而羣目之一人焉且手
拮据而口卒瘏衆必以爲不祥以予所睹卽
才人通人未易免此而獨純臣則不然外大
吏則恩泉重然分省者其瑣屑纖悉皆有司
者任之大機宜利害率請成中丞御史臺而
後行以臂之運輻者輻輸者輪膏轄而轉之
差易易耳而分邊者則不然彼卒伍饑犒鋒
祲城隍阡陌罔不揹揹焉與俱上俱下而所
馭非貔貅則襦襠子其難又什百倍之以故
國制爲差次治邊者一考率當治省者再考
雖然非奮厲掉鞅瀾武賦中烏能勝而愉快
乎故治省有治省之習而治邊亦有治邊之
習焉乃吾師胡先生之治懷隆也高議鴻力

赤東白意合而罔所不宜不朞月邊人嘔吟
之厥祠斧如厥碑翼如矣不佞之駁嘗迹其
貞珉之辭而讀之其頌先生難僂指算而大
約謂墾田通水利畝以三萬四千餘計遠斥
堠樹崇墉堞以數千計里以數十計而節縮
出入贏餘金錢以四萬餘計月請金矢及一
切軍需又以二萬餘計積穀以爲不虞謀者
復以二萬六千餘計嗟夫此所壘所樹者皆

昔人所謂堅瓠舉之恐不勝而任其蠹壞者也所積所留又常人所謂取諸胷懷而予之者也先生以銳氣將之振其廠嵩而攺其解轍試討先生治事以來議寧必無築舍術寧必無處錞乃先生氣務沉而不驟盈攻務實而不浮獵今且報三年滿矣夫三年者自先生觀之始終如一日耳而其在邊之摯斷將利賴百世故取他人之治懷邊者銖兩之雖其再考未必及先生然則先生之一考不足當四考乎哉其嘗從諸長老後聞譚吏治情壞謂救一時之宜宜令久住以收必臻之効閣峻遷以開功名之門卽先生之品自定不責報若市交或秉銓者懋大位以招一世含先生奚鵠矣駁編比擬先生之治懷隆約畧類召信臣之治南陽李牧之治雲中趙充國之治金城陶侃之治荆州而先生之勤國服

忠又大類王盛山劉華容馬鈞陽之出入疆埸時推以當代純臣誠哀然無兩蓋不佞駿巳酉舉于鄉先生實奉命典鑒衡迨出門墻後時時謁函丈前湛於文章道德之華泠然當心也而先生之爲令官自武部郎出以故韜鈐劈劃之畧如運之掌余友別駕杜生庇在先生屬以賀聞而徵言不佞因屬墨卿籍之若此客或曰子之知若師以文而杜之知若師以武所頌爲純臣甚中乃文與武實所以純胡不之詳也之駿辟席受教曰唯唯蓋不佞竊好讀史古今朝所稱爲純臣大臣則必兼有文武矣

賀邑侯霖蒼張公奏績貤封序

位祿有崇卑名譽有彰昧因上之權裁而不知卽上之所以敎也三載黜幽陟明法自虞廷始兩漢最爲加意吏治諸守令之賢者多

增秩賜金張皇璽書以勞勉之而甚至如卓
密縣茂王洛陽渙或奕世崇其祠或身後任
其子詎不懇懇鄭重哉而獨不聞推榮于其
親夫人之欲榮其親甚于欲榮其身此無論
于必伸之情無已之念未能深體娩導也且
使人貿身而遺親豈可以樹標縣鵠哉
國制考績必三年用虞制也然方其舉職一
持之以法不爲媼昫兒煦褻如綸之用迨及

受成則必本原于所生使淯者揚賤者貴法
至善矣鄗城張公之宰吾邑也守介而氣和
慮密而致簡刑裁而惠釀不數月邑人謳謠
之公咈然曰得微予諛哉其色未嘗一日忘
臨谷而出入靡不戴星也甫朞治理流聞上
郡郡伯信之上監司監司信之讞輕重之獄
不再移詷臧否之耳不旁寄奏興革之牘不
中格而公猶歠然曰得微予試哉居無何直

指使者疏公治狀聞于朝署考上上　父
老文學薦集爲公慶而公終退然曰㤘飽無
中折哉弓急無反彈箴擔遠無半弛哉予思
無以副上下之意爲家大人羞公之急榮于
親與不自有榮于身固如此已而報政成銓
司奏公績茂異援故事請　天子誕敷明
命褒予兩世鸞板犀文昭回雲漢公命服而
朝太公于寢太公被繡受之而後喜可知也

蓋公必伸之情克遂而無已之念少紓也雖
然操奇居贏市夫之事也量予度反匹夫之
交也然負者且顏沮背慄焉公仰而瀝觴俯
而娛綵太公若曰使吾及此何以報吾君公
若曰使吾親與吾身及此何以報吾君則寧
有異術哉亦惟是以公之所爲父子者報之
而已夫必伸之情無已之念寔人人有同情
以之殖德亢宗則必不安爲敗類爲偷民以

之立政布教則必能爲鄰其甚戚子其甚忻而禮樂軌物從出焉夫公之于太公子也而親一邑之士庶則父也其吏舉也能父也其親豫也能子也繇是而當州郡方岳之任猶之其視爲父繇是而入交戟振鷺之班猶之其視爲子則惟公所自致矣夫知公之爲密縣茂洛陽渙一時之烈也繇此以思受績推恩之法鼓勸厚而寓旨徵俾知明吏治踰勝

兩漢萬萬不亦休哉博士實君張君輩謀賀公而徵言不佞不佞以是詵應之咸曰善遂綴次授祝史焉

賀白鹿司父母屢膺臺薦序 代

古長民而爲之宰者多遥致之情因有非常之迹如西門豹之投巫時苗之留犢陸雲之錄訟妻薛宣之牘貪猾孔翊之投囑託書戴封之卧薪虞延之放囚何易于之焚茶詔董宣之格主家奴也其人灼然行之無反顧其民翕然頌之無異辭其上畫然用之無後言即漢最重考課薦舉法而亦不聞氣加毛舉養奸而胥槇以故爲之吏者率得信才法于情事之外章章務人齒牙而今乃大徑庭矣蹶令而上者亾慮數十曹其權皆足以喜羽毛而怒瘡痏又率多徵期會于符檄責竦密于造請寄諷刺于徑竇故古之令精神一而

令之令精神常二卑者寵媚壁倚蛇行盤伏以當先爲逢間攡敪無當雖賢者精白承之而不能不聽提衡于甲乙之令其或上之非譽與民之從咈左而守吾官則譏在上工吾事則謫在下覘覘焉奉一身而試兩的于是乎常令之精神猶一而良令之精神恒三難矣即如所僂數往牒諸君子迹其行事使在今日寧必無析摘詬病耶司侯之宰吾邑樸

衷傷氣勁骨壯猷靡所不致而其大者在禁
絶六博蹋鞠無以游惰耗閭閻資議稍稅畝
錢以趣郵遞之困軍興調賦緩急中程市騎
遝兵鼓舞以忠孝大義身數請命上官戴星
往返引溧水溉田教民植秔稻瀦洩隄防壁
畫皆自侯手單衣瘦馬周行畦畽間咨咨覼
析不置斥鹵之地騍登區鐘凡此皆類乎古
人所爲常令之所逡巡唲嚅遜爲非常之原

者也侯既灼然行之民亦翕然戴之矣亾何
填撫大中丞報命疏侯績于朝已而鄖之制
府及離符屯田使者相繼掭治狀達之天官
曹于以籍手上聞猶掇之耳旌書至邑之父
老子弟嘔吟抃舞者接于途蓋非慶侯知遇
之隆而謂上能知侯必使覃究乃績慶吾邑
之得長有侯也語曰兩姑之間難爲婦在昔
悲下堂于織作掭食性于小姑著之詩歌形
于諷歎而刻臨長非一人責治辦非一事使
侯當先爲逆區區揣其衷而中之其智能或
出令人下而侯第調瀹吾苦甘綜貫我機杼
寘寘者已聽而賞之矣此顧不反易耶蓋孔
子之告子貢曰政在安上而致譽故章甫頌
而兆行彼婦謁而出乖古之聖人必先計安
其身如此卽如所僂數往牒往君子亦其時
則易然矣非能有軼于孔子也侯之才既撒

古人之所易而又能俛獲今人之所難計自
今以往侯所用于吾邑與天下之用于侯方
駸駸未有涯量雖謂以知遇之隆慶侯可矣
簿鄭君尉李君僉謀賀侯而謂不佞之言也
信爰次第籍之以代庭實

邑侯司公考績序

嘗考漢法舉士佰隨計吏上公車若官其土
者有方貢然何武爲刺史行部必先卽學宮

延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而文翁之於
蜀常衮之於閩咸患其地固陋無學或遣士
長安受書或即本郡闢黌舍勸開導而王衮
歐陽之倫從出焉古人地以士重士以吏興
如斯宜其風敎郅隆非後世刑名箕斂之治
可萬分一望也　國制禁庠士不得上書
言事於以厚其氣而發其深長之思然爲之
官師者非經術無繇進譬之草木其臭味矣

而寛者如奉驕子矯者苛暴賤簡如命役夫
如制新婦登枝而捐本吏法與士體究且兩
傷善乎蘇子瞻之論養士也曰戰國出于客
漢出于郡吏魏晉以來出于九品中正隋唐
以來出于科舉此其人勢不能惡衣食以養
人皆役人以自養而深歎秦不能爲之所如
縱百萬虎狼于山林而饑渴之斯言也爲天
下言爲一邑言俱無不可何也周舍有言千

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今夫飛之有孔
鸞鵷翠也走之有犀豹貔虎也皆魁然自異
者也以鵷鶩之食食孔鸞鵷翠而以牟豕之
豢豢犀豹貔虎必心傷而胳棘人知其不可
矣凡民也而士凡士也而才吾與目所爲貢
于庭覲于國於是焉賴乃無所以鑒別而示
之重其聰明之壅塞綱領之倒持可勝既乎
歲壬戌直指丘公來按中土丘公言語文章

抄天下而於舉子業一途尤有特授神解搩
風之役所賞識者卒非曹所好惡者也一時
人或逡巡不解所謂而獨吾邑司侯曰然又
或參伍而覆射之曰某宜甲某宜乙已而丘
公報之如其衡靡有爽者丘公遴新士十餘
人月三課之司侯爲厚其餼重其體貌齊色
而誘之溫詞而勉之人人皆以爲親已届課
期輒開後堂延士張燈呼酒誦繹瀾翻措勝

埸疏凝府士躍然振起冷然當心人人如郎丘公也然丘公察吏與察士同啇而所僂指兩河循良殊卓之品必向人首舉曰新野新野云然者人乃益歎服侯於丘公一德同心針水芥而函蓋合矣會侯報三年最徵明詔推榮所生闔邑爭庭賀侯門下士梁生輩來謁余言余謂士翹然自異以當知己夫誠欲有所用之也昔人謂拔十可望得五計侯非久徵召趨交戟矣諸士寧無濯鱗奮翼赴公車與偕行俾海内知無腆邑文教蒸起等于閩蜀且昭明丘公與侯之鑒於以比隆上世無使談明治者謂遜不及漢詎非相得而益彰哉諸士第持是言往聞于侯而日矢座右以相鼓舞即使謂侯觴重諸士諸士觴德侯人無敢議其昵矣

邑侯司公考績序

吾邑司侯三年報政成拜上恩予郎借貤榮兩尊人如令甲不佞輩從邑縉紳長老後業薦其欵欵之愚佐羔鴈矣庠諸生復僂而請曰侯之於邑也其容天也其臨父也而士兼師之侯之於邑也其潤海也其養母也而士兼誨之惟先生三寸之管以代三尺之喙余爲難而後復之生固有所私德于侯乎請徵其實則又羣對曰侯智足照臨仁足涵育春秋須宮之祀牲牷肥犆無不備也籩豆有儼亾不省也漏未絶端冕秉穀圭風雨寒暑進止不失度其狀顒卬其儀貫習此侯之身教也堂皇擊斷之餘士執經問難如叩洪鐘如鑒止水微詞滯義得片語即有奇悟侯又不鄙夷固陋廣之以三墳五典六季兩漢之書其英可咀其實可蹈此侯之言教也歲較童子甫受卷夋即獨居別署繙定朱墨并下

嚴門壯謝無納尺書所拔擢必先才願而右
单寒文體蒸變有與兩造之言者引公衷義
使無緗體無長傲又每貸貧振窮獎不及而
翼無告以故氣志日奮而彀率月嚴此侯之
意教也屬直指使者遴士之雋者十人月凡
三試侯謂散而偷不如聚而嚴届期每引列
後署督課之文成呼醪糒相勞苦寛衣對榻
畧去苛禮藏鈎投雉極談笑獻酬之歡念邑

乘無敵舉六士爲檢閲掌故乘一新有良史
風始有禮聘終有報謝一惟鈞體此公之邑
教也凡此皆邑之所知而士之所私矣余爲
作而歎曰信哉侯孚化之深如斯乎古人爲
政恒後簿牒而先教化而尤最重禮士子産
不毀鄉校令遊者議可否以儆執政之擇子
賤爲单父取父事三人取兄事五人取友事
十一人以故聲教翔洽而孔子稱之陳蕃爲

豫章不燠席式徐穉之廬何汲汲也晚近仕
者恒秦越其民而臣僕其士貴倨則主帝隣
兒也纍伉則壑淵生痏也粉儲文具則塗蘖
木蝸也情實隱蔽而不聞編紀衰斆而無序
江河之下將奚底止如諸生所稱吾司侯詎
非經術之實用而循良之殊倫哉余因詳述
其詞而直布之以爲侯賀知侯不以陽矯矯

妙遠堂文閫集目錄

序六 贈賀二

妙遠堂文閫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竟陵李純元長叔閱

序六 贈賀二

賀邑侯司公屢膺臺薦序

尼父有言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嗚呼寧惟不可以治民也且不可以長士民蚩蚩耳士乃縫衣韋帶以稱詣諸生道先王之言而

分半庭之禮銅臺爲之長者無不自起家諸生而一旦嶽嶽焉坐皐比臨之故其情好規于所甚暱其恩往往濟于無可加又士多遜聽臆射後言何中丞御史臺何監司郡守廉問是非之狀而謠為不必其詳設非立重震于厥心則譁然謂何中丞御史臺有所不與于吾君者于以誣張背附而離遏動搖二三父老之志姦宄漸出號令失據卽無離遏動

搢父老之志則目䏈腹誹是無不自起家諸
生者何所操重而一旦嶽嶽焉坐皐比臨我
也又其甚者羣走大吏之庭卑陬操詡持兩
端以爲嘗事行則掣左責償不行則居厚而
以德市我故長與士聲相藉恒職相失亦不
得治民之大槩矣盖善爲長者煦焉親士而
漠焉使無可是非毀譽其間第爲謹科條尊
坊表六物九德鼓舞于不倦之途士所效于

長者惟是通歲時之慨達忠敬之實而不及
其他夫然情志流耳目肅嗚呼是可以不獲
上致耶白鹿司公宰邑之三年諸中丞御史
臺稱引治狀疏薦于　天子之前牘將十
餘上其他遺書勞苦者道相屬也爲之士者
上則吮墨懷丹質疑送難雍容函丈多鈎深
致遠之思次亦束身畫地冀以醇謹當公知
而其餘亦卽安于田里出入于膠序闤闠耳

雅雅耳無所得是非毀譽之端相驚以告也
侯信于民則退而頌于野侯譽于上則進而
賀于階以爲吾所通于歲時達于忠敬者宜
如是止此其薰蒸悚懾豈聲音顰笑之間耶
夫知長士知治民矣盖是役也博士陳君輩
以授簡不佞而不佞爲道宓子賤魯恭之爲
人也子賤爲单父所師事若而人所友事若
而人然牠輪輒吸無取于陽鱎魯恭爲中牟

薦名士王方徵詣公車至于三公所舉同擢
嗟夫士與長誠各以自重誠交相爲重哉

奉賀邑大夫白鹿司公屢膺薦剡序

今天下稍稍多事哉東弊于奴西絓于蜀
蒐乘增賦閭左騷然一切詰責治辦無不于
鄰邑之長而邑尤親重在輦掖邊陲間者則
有蜚挽餽運之勞芻茭函鏃之費僻而陋至
莫可以自立民耳目易相驚其孔道踐更又

多弓刀葦鞋之所出入羊貪狠狠易釀非常之憂令之難何翅什百曩時而當事者顧蒿目歎乏才也近讀臺瑣及持衡者所條上守令議重其典嬍其辭澄簡其品流恢遠其程效詎不謂唐世之一砥哉然而時情非有難測士君子屏息嘅心冀一旦乘風雲之氣摅爲能鷃耳然無人乎天子之側則不得于天子無人乎上官之側則不得于上官其他簿

書造請過賓游士一筭器食之供一犨咲儲仰之失舉得訾爲媒而開猜猜之口自非腰如栝棬智如炙輠朐如谿谷亦安能免于季布之歎而希郎墨之封時艱才難惟時愈艱則才愈難所由來非一日矣新之爲邑逖于遼而邇蜀既不獲比于僻陋以自解免而其衝適當南北襟喉鍵關之區自吾白鹿司侯來涖事之三年則歲如瑟如盤如組如矣

侯邢魏雋士所與緑素琴樽相爲駘蕩耳旦腰銀青而手金粟人謂是且旁跳中煩取委此醇悶之致侯乃精獎其心志日舉國之典章民之疾苦而總總爲觀析之乃爲周諮漢晉陂水故道大播諸河沃田秔稻滋暢乃爲聊騶卒之祿俾逸于息肩而無令困乏往來之行李乃爲挈租緩急以時無鞭撻權衡之害乃爲除市壁私賦無以馹獪塵禦裝乃

爲禁游惰鋤嚚頑無以稂莠蝨我嘉禾乃爲修備詰戎以固吾圉乃衆寡無慢大小之獄必以情門以內若積水而門以外如懸鑑又其大者楚援兵闌于襄邑幾隣震侯沉幾密筭善禮其長而衽席過其師卒享安靜之福西帥之趨幕府者寘行蹂躪大誅賄侯令列白挺以侯之脫踘張即捨之耳帥歛手行郵以不病邑之人乃謳吟鼓舞于道以爲大韵

寵吾新乃私之以侯也居無何大中丞廵方
使者後先得代各疏于朝若言以覲中州吏
治無如新野令最者願上以備拔擢屯田使
者復專疏言海內吏治以屯田最者僅若而
人而新野之令裒然其中邑之人復耳屬目
屬以相報曰諸大吏誠寵新私之以侯而侯
亦輾然自快曰庶幾畢吾志以撫綏茲土之
父兄子弟乎諸大夫命之矣嗟夫得侯于今

時天耶人耶磨礪之令懸諸日星倘必旌瑰
異之品以濟時艱舍侯其誰哉抑不佞竊聞
之精神之爲用至不一也有入于一官一地
而效者黃公次之米鹽瑣屑亭樹豬子如數
如睹者是也有出于一官一地而效者孔公
二十九醉勝人二十九醒顧愷之垂簾韋應
物焚香掃地是也有出入于一官一地而知
其無所不效者陳平割肉思宰天下陳蕃不

事一室言丈夫當掃除四海是也不佞輩幸
獲數從侯讌遊談及奴酋狂逞脅樊僭叛時
諸有封疆民社之司者望塵抱頭鼠匿輒髮
支目裂申申詈以非人矣又問與商兵食戰
守之以異同甲乙之論靡不灑然于心聽焉
于掌噫嘻　天子即用諸大吏汲引知侯
治狀不佞輩誠不敢以一邑私侯矣

賀邑大夫白鹿司公奏績貤封序

司大夫宰新野之三年報政如往例兩河撫
巡大吏採大夫治狀異等疏聞於朝
天子付所司覈之信以一命之服命大夫疏
父爵如子官贈封大夫母若妻爲太孺人孺
人如令甲勑書至大夫朝服郊迎邑薦紳孝
秀三老庶士班庭賀乃相顧以屬不佞某曰
大慶也不可無言不佞肅進曰夫三年報政
而爵之何居乎曰信之也以代民報稱也人

無不可致于親而不獲乎天子賤者必不能使之貴故仕者寧自顯庸殆亦慰明發永孝思也天子既爲民樹吏迨保民而寵嘉之爲曲體其意之所至而權之所不得爲夫故使惕焉朝夕俾無即於慆淫磨勵鼓舞之法何其婉而神微而盡也然必待三年何居曰信之以一日不若信以三年之貞且著也而且爲撫巡以鎮之監司守倅以綱之盖時有所

不遽信而遁屬其聽睹以逮乎民明其難幾而知勉也今大夫既信于天子矣問何術之操曰信于民盖大夫嘗有意乎與水利矣諗于衆而善爲請於大吏跋涉畎畝疲神奮鍤舉湮導滯罔不就緒而民僉然信之大夫嘗有意乎郵郵傳矣諗于衆而善爲請于大吏濫者裁効者代栲不飽者爲斟劑補益而民僉然信之大夫又嘗有意乎輕鍰贖清賄賈

正民俗平獄情矣諗于衆而善爲請于大吏如引明燭如斷亂絲如茹苦蘖如扇溫風而民僉然信之嗟夫人無不可信于下于上而有時乎不信者毀譽亂之也然賢俊之士往往妙于所轉徐邈當毛崔用事時人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邈不改其常人目之爲通迨其後天下奢靡而邈雅尚自若人目之爲介此以已轉毀譽于世者也季布之告孝文

曰以人一言而召臣復以人一言而去臣恐識者有以闚陛下此轉毀譽于上者也齊王因左右謗而封即墨長以左右譽而烹阿大夫是轉毀譽用毀譽以詔于國者也今毀譽人者若曰吾力能間之使不信于大吏大吏能力間之不信于天子然民之情實卒不不能枉故躁而轉毀譽于人不若俯而轉于民也今大夫以三年信矣是三年以前皆上

所不遽信而聽覩之日也難爲也而旣信之命之矣曰今以往有所用于大夫究利焉痺害焉上必曰信吾覩所爲新野者人將有病于大夫上必曰否吾信所爲新野者其究能使毁譽之口嘶然而譽銷毁譽之人廢然而賜令大夫俯仰君親生榮而殁靈其亦可快然自信矣或又曰若是彈丸邑而大夫以三年淹不惟久乎余曰否否廟堂懸鞀鐸以待

賢者頃方修舉舊典歲一發登延之綸上旣信大夫行將召而拜之吾姑退而聽于野其可矣邑薦紳籍是說而獻之大夫用以代覩史先乘韋焉

賀張忠鼎先生舉子序

忠鼎先生自解崇明歸卽卜居于城之西偏與予近而又爲皓園郭外在予聊園之南相望僅數十武予兄弟得時時過從無間忠鼎之爲皓園也搆精廬祀古先生日延高衲科誦其間而旁則拓池架橋雜蒔花竹每春之晨冬之夜月佳風快輒折簡召余兄弟修高陽之政呼盧潑墨以爲常顧文酒笠乾之理久不與邑人士耳目習則相率而疑曰忠鼎夙艱胤玆特皈命西方以勝之而或又曰忠鼎崇明之謫出意外牢騷亾所寄將以醉國代行吟也忠鼎嚣然曰否否馬氏二良知我

而余亦斷謂忠鼎意不出此第是時忠鼎寔乏嗣亦不無幾微慽顏色而余兄弟粗能勸宗門肩說謂宜付之定業歸之眞空然忠鼎之事櫃施薰修益力矣未幾予北行忠鼎忽馳書云後房有夢蘭者予亦旁爲色喜未幾而忠鼎累連舉丈夫子一女子一向之疑者又嘀嘀信其說曰忠鼎之皈命西方良驗而忠鼎又書馳予自喜甚曰我何知一官幸[illegible]

此三尺以無爲宗祧憂惟知巳是慰予因而竊信忠鼎之必有子子之必昌也葢儒者專言定理而釋氏始兼論福田若萬石三槐竇椿鄒桂世所艷羡以戩穀餘慶能食其所貽然漢之伯道唐之摩詰香山彼寧有人道憾而顧斬焉斬此將何所衷毘耶諦取無生而于種福識阜又不啻詳劃寧獨有漏因哉夫理定者以餘造身而業定者以身造餘通之

于三生而以泡影擲法界出世者也術之于百世而以本支振咏歌住世者也忠鼎謙和眞至與人煦煦唯恐傷筮仕海濱力請城城爲民保障不三年卽用詿誤歸又毫不以芥蔕乎人我齊寵辱粥貧者衣寒者以萬間厦自居夫卽不謂緑綬所未竟其後發其餘安得不以恒河之行謂于今掬其報耶是忠鼎之於子貽以皓囷一廗地且富於籯中數笏

狀頭數卷矣吾因是而竊信忠鼎之必有子子之必昌也雖然客有以陸宗伯之說進者乎宗伯爲雲間平泉先生精禪觀逾艾始舉子能目睹其成進士享絲衣之奉者且二十年忠鼎所爲德廣狹不可知而畢子之筭若差次焉勉矣忠鼎益精進無退轉姑存予說俟之或者猶愈于尋常湯餅筵中語也

賀邑博士張君膺臺獎序

遊無出里官無改術實無違聲三者人情之所快也而仕版遊之尤難殉身七尺之組綜波烏道與上與下以有涯之智而御無方之民非其素嘗鮮不格矣矧臨而據我上者以數十曹我精白其意以求中喜怒羽毛瘡痏變幻在彈指間安能卬首揚眉恬然以竟其抱蘊乎故曰三者尤仕版之所難遊也博士官雖在甲格然其選清貴法當得以本省人

任且所職自伶裾弦誦之外無有以撓濁其祌者第爲類數而塈程迫令長而上咸得以月旦持短長欲英英自拔如揀沙得金礱石取璐才什百一二耳以故博士之官不難于職內而難于職外乃如渭東張君豈非尤異特達者哉君以名家子負屷淸之譽固已茂先遜其閎覽安世謝其淹通而以數奇不逢僙倿于枳乃振鐸得吾邑吾邑去君家僅三

百里而遙閭里之豐凶親串之聘問半旬日輒一相聞下至牢醴腊醢菓蔬粔粧每耗一馱騠力悉可捆載而移之官而君身中繩度經師人師咸饒爲之每虔肅俎豆督厲諸生見之者未嘗不神悚意消慫其感入之捷也以故余邑安君君亦甚安其官居無何臺使者之旌檄且下矣漢制公車令貢士至有與諸生同日俱賜爲郞者宋胡先生敎授湖州時其所設規格章程天下聞以爲法以君遠到之才入長六館出宰百里方旦暮次之豈區區一旌檄足爲寵榮而苐繇此見上官知君君能自拔以當上官之知不必鞠𦝈傴僂求中臨我者之喜怒而得一意發抒自淑淑人于于然出入朝夕所稱遊無出里官無吹衕賀無遝聲庶幾哉交値而獨旨其味詎非人生之適境而仕版之嘉遇哉是可賀矣君

兄方伯岐東先生與先大夫同奉丁丑對余又用郡國錯繡夙熟君頴異名遂因諸生之請而樂爲授簡如此君聞之戓引滿自笑曰寒氈況如積氷馬先生乃以巵言薦豈飽朒豢者反涎墮黎羹也計諸生必反觴而釂之矣

賀邑博士陳公榮膺薦剡序

[illegible]下所謂敎學半者惟師儒之官爲然而

往往以明經久次者待除日暮途遠倒行逆
施以故能自拔于泥淖者殊寡惟孝廉需次
公車者用爲借逕然恒謂吾所用於世者遠
隱然自規以爲重而上之人亦多疏節濶目
以遇之於是乎筐篚包匭無不營也徑竇蟻
蟻無不丞也突梯俯仰無不事也功令近且
日厲臺使按部加意廉採條爲之舉刺而擯
符蒞民者尤一切毛舉瘢索之甚至有一眚

詿誤終身報罷者矣蓋始未嘗不清貴其品
而寖乃陵夷也景會陳公以八閩奇士登簡
能書天性孝友遂雚之居汙邪之產推與諸
昴季共之蓋一門之中衣無常主兒無常父
矣擁一瓛來蒞吾邑即其色温然聽其語斐
然諸弟子執經問奇如巨挺發洪鐘人人各
滿意去公時亦下帷攻苦伊吾之聲丙夜與
齋鍾相和也學使者既竣試諸新隸弟子籍

者倒先執雞而後肅衣冠賓于庠公於束脩
多寡無所問赤貧者憐而撫之陋習頹風渝
刷殆盡公治胡氏春秋號謹嚴精密又旁通
攻古文詞閎覽博物饒勝情高致御觴揮麈
令人解頤家載海珍奇味至輒爲具召門下
諸生飲抵掌談諧燭不屢跋不休以故上而
監司令次之鄉邦大夫罔不見公輸寫欽挹
謂當於古賢豪間求之而公遇人無貴賤衆

寡坦然行其胷懷澄之不清淆之不濁誠如
黃叔度有令人望之意消者矣昔韓退之爲
國子先生著進學解其旨似猶感慨滯淫與
答賓解嘲相類近世如翁宗伯覌尙璽皆錄
廣文起家至裒然魁臚嘽然聞其秉鐸時多
遭輕薄長令以白眼睥睨之未聞所至悉亨
軌也公泰山北斗無忝昌黎而爲經師爲人
師心和氣平履素無咎且聞望蜚翥上咸傾

心如珪璋在筵璪觀動色異日固優爲翁視較目前不亦險勝哉會直指丘公上公考爲奏薦于朝諸門下士華之而乞言于余以爲賀因漫爲敷次如此葢以明薦雖未足重公而公之品能自重其官爲足術也

賀北有高君三考榮滿題授冠帶序

甚矣秦法之俱也燔詩書愚黔首云學者以吏爲師謂夫童而習之無不致精焉而厥後

乃殘礉少恩賈肌髓之怨于刀筆明興稍剃之美其號曰三途並登然而精孳比傅情法平亭亾害往往多出于儒者夫習者不必精精者不必習其利害相去較然矣北有練習端謹掌太史公記十四年入貲爲掾掾三報滿及格主爵者疏于朝被冠服需次矣而其身實事太史公自若也太史公交遊皆天下名雋與余輩抵掌談古今北有廓不倚其于章程名法往制時宜旣已涵而泳之咨而討之矣而又身從太史公于燕于楚于吳越豫章于粵東西所歷覽採摭吏治之龐漓民生之休戚風會之盛衰懸鑒披圖莫備于此矣故北有之于吏饒爲之豈必左玉律而右金科朝公廳而夕案牘乃稱明習哉北有自此往當受天子命佐民社長有專職稱榮達矣北有獨不見比所耳目以掾史起家者乎蛇

冠虎翼噬不擇人蠅穢蟻羶攖且怨已重則網羅夫三尺縱亦唾集于萬夫以北有練習端謹固將反轍而趨于膚民譽而沐帝休其何日之有是可賀也爲我酌北有曰昔李斯首主秦法其原乃出于荀卿議者幾以弟子累師而曹參爲漢相擇郡國重厚長者除丞相史至不按後園歌舞吏卒成清淨之效以太史公鑄北有北有之明習端謹固宜而幸

不至專精秦法以累所從事他日之效基于今日幸舉不穀之觴北有悚然避席曰夫子何以規我則不佞既言之而北有既已耳而目之矣且不佞向聞若翁養吾君之治命也起家務自抜勿沾沾錢刀爲不佞且載其語于翁麗牲之石矣于以知北有之不敢忘也

賀乾岡戴君筦庫榮滿序

郡國錢穀之司莫要于筦庫故主者非清勤

練習不以遴充其選然而仔荷鉅歷時久欲終事靡揹摘訛𠎝尤未可幾幸逄也余友乾岡戴君性廉毅饒綜理之材緣薦省掾給事吾郡往攝郡者持筦鑰左右顧歎曰疇爲我司主納而無病者汝往哉君拜受事寔兢焉不啻循墻而飲氷也蓋庫所筦則十三屬輸轉之賦與肺石所登之鈞矢胥於屬焉故事入則昂之出則輊之而窟穴中以居爲贏以故凡左右郡庭者咸得目攝意持之司筦者日夜鞫𦝫唯諾供具潔㮚脯榷子毋以徵一日之歡君獨咈然曰和以劑衆吾素也奚爲府穢而謬爲容哉且吾昂之必有任累者吾輊之必有任抑者上有三尺法下有三尺喙柰何干之以故竟戴君筦鑰之三年銖兩出入罔不稱平與人交煦煦唯恐傷其儕伍亦內重焉無敢狎侮直者上靡摘發之隙下消

懟譌之聲於是君且報終事得代還里矣蓋不佞嘗讀吳隱之題石門貪泉詩而竊有感也史稱隱之治廣還妻私齎沉香一片隱之怒立取投諸水詩所云試使夷齊飲應知不渝心其居平能行道于妻子非一日之積故耳見金不有其躬於掾史一途更甚頃司馬曹吏舞文多所襃𨳝至仰煩　明詔赫如雷霆後世稱明治者將謂之何如戴君處脂

不潤寧獨一郡國之爲烈也葢君經事太守
乎儒顔公云顔公侃言行意不畏疆禦遇事
即颺發不可忍然絜廉不能名一錢去之
日至負庫鏹不能償宛父老子弟言及之輒
感慕涕洟不衰也顔公最善遇君君亦承事
唯謹稱相得益彰故以顔公與今世巧宦較
擾纇名享厚實相去誠霄壤以君與尋常莞
庫史較罔上削下突梯滓窅揚揚然歸廣田

宅以育子孫誠逡巡有媿色然月旦之評具
在所艷羨歸仰者或在此不在彼余故於諸
閭閻戚黨賀君之役特公言之以見明治門
有人可繼吳隱之胥史咸有觀感俾職千秋
之管者知所採焉

贈海濱邢君序

萬曆乙巳冬余兄弟應宛試初識海濱邢君
時雖入貲爲公府掾史然被服都雅恂如也
與之言多所通曉葢君甫釋佔俾借以息租
調之煩海鶴之姿昂昂于鷄羣自出囿其所
矣已別去可二十年君浮沉公府自如屬郡
伯趙君遴主藏者衆以君應于是斂練習勤
毖迹著聲上下之間不佞竊快向于造次能
識君不爽也夫士所重者才而其患有二曰
不能竟其才之患曰不能自用其才之患不
竟者咎在世使騏驥捕鼠栔櫰窒穴是也不

能自用者究在已越人之子御車持方枘納
圓鑿是也且俗呶呶以文無害詬厲者謂恃
氣蓋行規利關捷陰陽其智而舞案牘之以
爲身爲壑耳乃如邢君恂恂都雅其稱權握
算安知不即如其刺經綴文也其入紫闥儕
朱衣安知不即如其坐膏槃遊墊黨也類首
于金科玉律之言安知不即如其辨百家之
異日漱羣言之芳潤也通才之致隨試效長

寧詎謂申韓出于老莊與洙泗之言大相逕庭乎哉不佞嘗讀史見得人之盛無逾于漢名相列卿良牧賢守峯若蕭黄趙張韓君之屬皆起自胥史史不絕書至如虎圈嗇夫代刑獄錢穀之對使絳侯内慙而退丙吉見通郡去急書案長吏瑣科條其人召對稱旨自吐茵小吏教之是何吏才之多也國制三途並用不以一端限人矧緣飾儒術如那君其

浸致通顯寧俟握卜而後知哉不佞輩以二十年交遊且目擊週日窟穴多雜而政紀縻因附古贈言之義為君期許者如此

眇遠堂文餘集目錄

序七 贈送一

眇遠堂文餘集目錄 終

妙遠堂文餘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若上潘曾紘昭度閱

序七 贈送一

送劉靜臺之任大梁序

王正月劉公拜新命諸郡邑大夫有祖則旣屬不佞薦觴矣退而若有所未盡也已鄉紳李君輩不能恝去公附古贈言之義復推擇

不佞曰非子無習公者乃竊擬自効在是烏敢辭夫世態之岐有司長于薦紳士非以陽驕弋媒卽以崖異示峻矧上而監司之庭人不必半面而已聲匿迹遁去矣乃獨公來而歙歙焉若晝煦煦焉若春邑有不逞之衆虎踞雈苻間爲無義且將竿旗以起邑大夫悉智力撲之乃一二蜮矢鴟牙陰陽於中變黑白公力倡正議爲逆搠讒慝者之口新之父老得安枕卧不以肝腦爲戲人咸歸德邑大夫而不知稟衡決策者誰之力也民不天坎禾黍之區以供陽侯一飽葢宛之毀讒滑者十九而新尤甚公洞悉凋瘵力懇臺使者露章請蠲小緩于歲入之額民賴以寬須臾死雖死亦不敢探赤白丸取扞三尺人咸知朝廷德意不遺一隅者又誰之力也不寧唯是公前茅之影一靑境中吾儕謬奉巵酒結

殷勤歡豹泳烹雌陶焉終夕者凡莊言詼語巨略微詞亡無所不縱横其壟端而未嘗一眩貴人之色則吾儕日遊于公之天而忘其露雷風雨亦久矣安能去公李君復進曰雖然是一邑私也公曩令汝其規繩剔抉咸垂爲數十世利凡環汝而邑率以不得當公爲恨今宛且有公一年安知環宛爲郡者不若向覬汝耶兹入領紫微長其平賦役惆怨苦

者動以省計所爲德愈大而使人忘愈深又
何啻新哉不佞復廣之曰是猶爲一中土私
也公才識瓌卓腹中兵甲足以吞關氏而劃
賀蘭廟堂名爲知公且晚錫師中之命凡環
中土爲省如蔚如代如秦如榆關甘涼亡一
不可試公者洊晉而中樞而綜鏡俾吾儕之
進者有所稟承爲先覺棲者長保茲丘壑以
無失太平之民其爲德鉅細又何可蠡測哉

噫嘻近而私則莫若鄖之軍府矣主爵者難
其人不輕上啓事意者且優公秩爲之地乎
余姑約言之相與齎玄黃以竢可矣

送張君督學粵東序

國家以經術致治尤加意造士之典自兩畿
外耑命一學臣董之其官雖名監司然往往
清華其秩而愼重其選邇吏習日媮學使者
每高卧取驟遷度三歲中皐比之所蒞僅一
編四履其校者諸生也又不以歲稱而以選
俾才者多用刻羈羅網而不肖得終身老膠
庠間于是從長老後聞先輩車巡行郡邑狀
輒洛洛羨之謂不可幾幸獲也始張君之擧
于鄉于禮闈皆用戴氏禮裒然冠軍尺幅之
言詞林紙貴出令巖邑入郞南北曹皆聲實
翔洽而其後爲民部也精心籌辦多淵謀讜
慮又時以文學顯所視草輒鉅麗亡比予竊

爲器重而未幾廣東以視學往矣不佞嘗慨
今士文不師古禮卿懸厲禁明允之學何翅
數十上而益瀾倒不可回何者所氣在此所
彀仍在彼也乃學使者得以三尺操進退意
之所嚮不難朝提耳而夕象指則成敗利鈍
之路誠皎然束于法哉以法教者法勝而功
倍矧以身敎寧高屋而缾建耶粵東延袤數
千里羅浮浮丘庾嶺日吞吐天雲而大海之

榮光休氣又恒不發之犀象珠玉而發之文士　天子久道化成薪槱之盛超絕輓近今南宮之額一旦以宸斷增加行且采諸臣言廣郡國額如南宮矣粵東南郡會其間寧無有如張曲江九齡丘瓊州濬者出而應嘉運黼皇猷其勤廢而精擇之事在君矣語曰終歲之計樹穀百年之功樹人其爲廣狹不可同日語而矧別淄澠于晉才肖妍媸于秦鏡

固君之除也昔人若文之蕭颯極于唐中業時而韓子興而振之號爲起八代之衰今古筆墨灝瀚能以忠愛行文章率屈指宋蘇軾氏是兩人者皆嘗寓粵中顧困踣至無尺寸呼引之寄而粵迄今藉爲美譚君遭際明時當師位絳帳之所掄近者在鼎鉉棟隆遠者在黎民孫子萬萬非二子所可望爲語耳試攬轡而告之曰三年中士有能爲張丘者使者之捷也其于諸大夫試予有慶而且併告多士勉旃毋負先達毋爲使者羞夫今之使者卽昔之能爲韓蘇者也

贈二南王君擢江西憲副分守虔州序

天下若大局然擘手國技往往於人意想不必經之地爲之明徵而扼要焉乃終妙應以享其成功何也凡世之畫治居心皆不定于猝定于閒惟出于世之至閒而後可入于至

猝耳虔州負嶺嶠帶閩海章貢所滙渼灝粘夭孽不逞每操飛艓出沒于驚飆駭浪間以肆其推埋之鋒銳縣官有所討擊輒奉首鼠去莫可問多叢竄難治國家自郡縣以來臨守牧者上僅一分憲監司耳武廟末王文成公始建大中丞節來使虔益重夫文成之建中丞節以鋤盜非伺藩變也然卒收勘定勳表之宗社所謂意想不必經之地扼要而明

徵者也厥後虔雖以大中丞重不能不寄重于分憲監司蓋中丞挈上監司附下中丞任武監司任哺嚼之于農芟薙其根荄使無滋擾中丞之任也其疏溝甽任耘耔俾禾穎兇遂則監司責尤親故非其人不以充選焉茲二南王君所出以膳部郎往矣君用進士高等官使署再遷爲儀部所守曹俱號爲簡寂後雖正位郎闈奉三尺之組以相周旋然不

過討定故實敷揚聲教以佐　聖天子黼黻之治初非有所牽阻髖髀也今且釋文戟而守方隅罷起草而攻城且度謂君有難色者是不然夫禮樂兵農刑政皆國之大策其事雖不旁貸學士之通徹者類可互籌如君乃所謂出之至閒而可以入于至猝者也君兩服京朝官雖簡寂乎惟寂則清清則其洞朗不濁簡則重重則雍容而不隘促試使之籌利害規便宜斷非俗儒淺夫所能比擬安在不勝其任而媮快乎王氏之閥重于晉風流標寄爭言君家右軍彼固有言所謂通識正當隨處行藏此無他裕至猝于至閒其算定耳故其蘭亭行觴山陰揮筆游閒都雅有眞人天際之思而迨其上書殷深源爭北伐賑東土饑避吳會賦役又何武健嫻政術也君守京朝官無所不取重故廟廊特遴公以重

虔使虔而足恃分憲監司爲重何必大中丞節始足自隆光寵哉君行矣遠視右軍近孫視文成矣諸大夫進曰唯唯否否不擇地而效者材也甄器而任者官材者也君於兵農刑政固饒爲之然於禮樂教化猶機杼之緒餘恐旦夕且當還君余曰豈其然哉吾終以局論又如君家之奕一覆棊焉而俟之可矣

贈中麓吳君擢叅藩分守興元序代

吳君之以司農郎治雲中餉也節惠寬平唯
毖唯飭始徵鏹值困有積粟三軍之士方急
粟逾于鏹君偵其情溢額予即出所留鏹爲
積粟以待權羸而得息復因息以居羸故竣
叓三年而雲中不病餉也及瓜之日餘藏可
支一年竊戍窮堡咸有儲偫蓋自不佞莅計
餘來謂天下之事在以腹治腹以邊治邊而
已治腹於平日爲之軫卹其呻吟大而衂刖

其齾多先時之備廣不虞之防卒然遘方數
百里水旱未有不可撐拄者邊盡其利不必
如癡子向乳而號塞旁漏之隙杜中朘之根
封疆大吏皆權所可爲而効所必奏不然腹
有急而上籲邊有需而內呼太倉雖如海無
以沃焦釜以邊耗腹以腹殉邊此交瘁交斃
之道也蓋不佞居恒之持論如此君非其章
章者哉未幾君以資閱最久擢參關中行省

政事所分憲爲興元路監司任寄逾雄峻可
以提衡文武綱維郡邑意之所向罔不朝暨
夕敷又禮樂訟獄皆肩承焉與省郎之專于
所司固大懸絕然君於分陝獨稱守曰守則
與民事較近矣余嘗矚覽東周之季惟秦號
爲富強蓋以其俗儉質而勁勵故其民有車
轔鐵駟之雄其君有黃髮休休之想卒併包
而成大業非偶然也方今求迴明盛且軼唐

漂虞豈其甘于俯蹈而予以謂今之世固不
乏仁義也於富強若少歉焉蓋富者強之源
而民者富之源也藏強于富藏富于民譬之
植木者欲茂其巔先沃其本則撫循之人是
急矣且興元肘巴蜀帶鄧荊江山扼塞尤稱
重地君西望而指褒斜則漢高從出之道丞
相何所爲轉餉不絕者也東履而按秦天則
唐帝之所播遷而陸忠宣之惓惓以恤人甦

役爲請者也以君之節惠寛平移其治餉者以治民寧不勝其任而褕快乎延陵季子聞奏樂曰此之謂夏聲大之至也君固延陵之苗裔歟挾其風以知其民君當饒爲之君在邊能使邊重在腹且將爲腹重誠得如君數人叅錯中外不佞不將藉手以箴空虛之憂哉於君行特附古贈言且欲告夫有餉責而任民事者

贈郡伯丁見源入覲序

語曰至功無功夫無功以爲功難言矣懸鏡取照操刃取割至于窮膽析髮剸犀斷蛟詎非天下之至瑩利者哉然當其匣處而室藏之固足干虹霓走魑魅不必試以蒼鱉之形頸之盤錯之遇而後知其用也葢示用則小不示用則大惟不窮于用而其用始無藉示而知余讀史嘗有意于召信臣之治南陽也

史稱信臣于南陽績最著郡人號之曰召父春秋俎豆不衰而夷考其治狀不過訓民通溝甽勸種殖立標定均水法使民無爭而已乃知良吏之精神默與蚩蚩之衆相往來當其時寧弟無赫然之名卽駭然之迹亦遜弗居而民自富其生而自樂其性始憬然悟曰吾守之賜也上之人亦曰非守不能令吾民有此葢其用微而功綦大矣後信臣之二千

餘年乃見今侯丁公公之治南陽僅二年所南陽夙困孔道間者飛蝗孽歲焦原如焚雈苻又時時警于郊會 天子東急遼郡國各徵發金錢佐糗糒新令減庶人之食官者半廩日增畀疏池以困吾圉秋毫皆守事也公外宏而中朗綜審而運恬若玄冥蟠龍昆吾切玉皎然剡然而其神不搖不伎皆從縉紳後一再謁公惟見公色愉氣閒酒食談笑冷

汾若甘泉浸人齒牙而往廝郡門質成者無宿糧胥史林立崇如偶部鴦單赤嬉遊耕鑿竟夜枕無吠犬聲二郡十一邑之長令吏老日勤職事以肖意指所為撫問疾苦而講求乂安者皆公之用不自知其鞅掌也以故郡人父戴公不啻昔召荄公郎不必躬發襪履川原襄已然之轍而以無功為功辭赫然之名去駭然之迹致與信臣固相符矣且公嘗為監司尊官前治濟上號大藩以高第為二千石冠冕能韜其光芒鋒鍔之長而周于米鹽簿書之細於人情尤稱難今用迹職會明堂當事者不以恒格待公必且趣拜滑領衛軸之寄其為照逾廣為割逾大公第為闕芙蓉之彩拭鴝鵒之膏以俟其自效其往寧有量哉今夫無功之功難知也亦難頌也頌禹者不能加平成迨觀江淮河漢而倍章也頌稷者不能加粒食迨經作息飽煖而倍親也蓋至常者莫如父而人以名信臣夫惟常則無可喻耳南陽知頌公功不能名公用上官懸懸則實疎下民愿愿則意塞所為通塞而詳疎援古而儷今者止二三縉紳之責也遂不擇而書之以祖公行

贈郡伯見翁丁公入覲序

南陽為楚蜀喉嗌冠蓋日接于塗又所部多崇山瘠土劫不任賦遷史所稱孔■之豪如歸矣夙號為難治屬丁巳歲之不易飛蝗蔽天其強探尤而弱蒙袂吏于土者較昔墳難倍之乃是歲也飢而不害姚江丁公寔為守云余厠公服下鴻獻濊澤目眩耳轟郎更僕未易數未幾為已未春　天子當坐明堂受計吏修虞廷陟明之政公先期戒行李凡宛屬守令若吳君等無敢以盤匜濡公轅者推

不佞使言夫贈言古道也乃不佞烏能盡公
哉竊記漢書稱循吏之效莫盛于宣帝時暨
讀宣帝風厲郡國詔歸其重于良二千石乃
日百姓安田里無疾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
斯蕊未易言矣吏以長民民之休戚吏所爲
功罪善察吏者察于民之宜弗宜而得之第
天下有宜吏之吏有宜民之吏宜吏者自工
于計智能旣殫名實亦集宜民者工爲國家

計于吏之轍不必享也然衆蟁成雷萬口千
秋弗能翳之矣故反風滅火渡虎還珠喻威
稜于食廌示鉏折于拔薤詎不壘寇振掉哉
然終不如黃霸之治潁川藝桑力田某亭豬
子某所大木周知無遺也公風榦挺特饒詳
審之思政術精深養敎大之福余卽不能悉
公所以治南陽者何狀而第知南陽之宜公
所謂政平訟理無疾怨之聲誠裒然足當之

六人抑不佞考往牒南陽固多賢守父召母杜
金石載之乃如宗資之畫諾也劉寬之蒲鞭
也彼寧以惰窳取適姁育示恩哉夫固有宜
之者矣今南陽雖恃公爲歲必不能久稽公
節鉞藩屛公功名自南陽迪茂余故敢以緇
衣之好昌言之凡前公以南陽名者皆未必
眞爲南陽者也如丁公珂爲南陽矣廟廊
行知公矣

送五雩來君擢守蒼梧序 代堂翁

國家於凡大典章綱紀皆設爲一切法以繩
之而其後往往有所格者上操下以法而持
錯出其情以行愛憎下守法以應上而不能
不隱覗其情以爲弁細宵小復從而蟊螣其
間於是乃有積甚重之勢於不返而舉難任
之責於至曆如今日者來君之于部司農也
粤以東隸其曹焉屬朱邸並叶樑梅之吉凡

陽燧大秦明月照乘之屬皆責辦治焉稽往牒　天子納后儀費損於今且十之五乃昔禮成而不病陋今倍焉猶戞戞其難之何也君嘗慷慨持正論及同事者進成畫于余余補牘凡數爭一爭焉而不應再爭焉而且報罷聞矣若曰吾非不亟行咎在外廷耳葢上意固侈大而其他權璫之聽熒奸商之腹壘寔繁有徒能掣吾之手而不使運結吾之口

而不使張扼吾之嗌而不使導此無他上下之情閼故耳未幾君用積貲擢守得粵西之梧州以去余考漢制二千石權最貴重凡丁夫錢穀皆得便宜興遣甚至論死獄皆朝報夕決且有先行令而後馳使者明法則不然踞太守之上有監司監司之上有填撫及御史臺吾試爲來君策之君固饒至計所爲爬梳一方癬鱉百務者轉而進之監司監司進之填撫及御史臺要必其受成皆予若填撫御史藉手上公車又安知不時有所格如予也類而在下雖未必堂九級門九閽而分之爲丞若倅又分之爲守若令爲胥史爲伍佰爲里三老彼匹夫匹婦之所呻吟讒慝者又安保其不有掣之手而不使運結之口而不使張抗之嗌而不使導者乎故願君之益勉之也宣帝詔云庶民安于閭里而無愁歎之

聲者以訟平政理也及考漢史所傳循吏如某亭樹可棺狗彘當畜溝岬當通豈屑瑟公大體哉貴情通也惟情通而後能行法惟法行而後可守法故烏攫肉可問缿筩可設桴鼓可捕來君之不盡發舒于循署者茲不益鴻鉅於千里之提封哉君由振鐸入爲國子先生翩翩乎質有其文典客蘭臺稍遷員外部榷河西關尤號廉盛蒼梧雖遠在百粵

令車書一家天子方袵席視之君其慎所往
哉予以一日雅特附古贈言之義若必徵往
事於郡乘則君之此行異于勾漏之砂而追
其歸舟吾且以問鬱林之石矣

贈邑大夫霖蒼張公入覲序

戊午冬邑侯張大夫以述職行時侯宰邑逾
五年所法不得還治須新拜矣其民舌吟目
規惝怳如免乳兒余不佞業從諸大夫後志

其不忘已博士賓君等率弟子員胡生魏生
等來謁余言賢侯行李後余乃進諸生而詢
所不能忘侯者狀生曰侯子保民而師保士
即其色媮媮而眩眩然士間以事質成侯不
聽訴堦下理信者門伺輒滿意去意弗滿者
煩煩中罪不能盡其詞也以故諸生且望聚
不能人人名侯保士追聞侯將去而思枳侯
車者繦屬意者侯廉歟明歟莊而慈公嚴而

博厚歟余曰否否士頌侯當與民異頌侯之
廉與明與慈與厚者是謏女之貞而謂侯能
莊能公能嚴者是鑚火以爇貌冰以寒也夫
侯可謂能容而能別矣傳有之無違道以干
百姓之譽無違道易無干譽難八口之長使
良楛同稍效奔走者心傷矣諸生寔繁繁則
不能無異同泛別則銷道氣泛容則銷道心
比侯之所以不聽生階下訴而令無能得盡

其詞也夫惟生有不得盡于侯之詞而後侯
成其無不盡于生之禮不佞謬幸于侯每相
從遊讌談秇文參得失繄繄如秦越人之洞
垣一方秋士戰于棘闈恒翹翹北引脰每擧
以語余曰安得空胗舍而貢之也哉他邑有
上公車者來徵扉屨賈侯折之曰渠寧即謂
吾黨不自供扉屨也凡此皆侯之所自盡于
生者奚與于質成畢畢之一言以故諸生能

頌侯不必人人名侯余知侯亦不必人人論以侯指而諸生自戀于侯之將去也可謂無于譽而譽集之矣生曰唯唯余又進之曰士頌侯當與民與民志不忘而已生何以報侯昔吳公守洛中治平第一乃有賈生者出隨傳詣長安文翁教蜀遣童子若廷褒之倫北學京師蜀人沐其化傳之千古茲侯治平第一何減吳公令之權既親于守而邑在中土

稍稍備文獻其教化之興又易于蜀生寧無誼褒其人者乎生曰蒙輩何堪望兩君然不敢不勉矣羣往庭賀侯侯賦鹿鳴之首章以答曰不穀何能師師願拜周行之惠諸生賦泮之四章曰明德民之則也侯復賦白駒之卒章辭帛加爵而別余睨侯之色而旁爾諸生曰志之其言溫而襟虛不忘恭敬茲以繩職行法不得還治必有新拜拜且不徒矣

贈邑侯霖蒼張公入覲序

銅墨而長專城者詎不稱多術哉急濟須精米鹽期于簡書亡害則俗吏之致已乃夫焦毛膚而倪孺其民擇濕于燥釋痒專咻吐納春陽袵席百里之命其斯以爲循吏乎而魁奇丈夫卑視之好非常之原高談粟陸俯晝百世風日霜雹手幹舌鑿卓然而異恆吏所以號之曰卓異下是以酷吏稱士君子額泚

不道然漢書所傳酷吏如趙廣漢之擊奸董洛陽之強項其在今日於六條寧次課也夫惟俗吏務而有循吏進之有卓異吏至不幸有酷吏詎不稱多術哉余居恆持論循吏奉法循理悃愊自將大槩不甚別于俗吏而今負赫赫名以卓異吏表見者卽望古人之酷吏猶未能盡及也乃唐皮日休賦七愛詩獨稱元魯山爲真吏其詩曰三年魯山令止食

魯山徽者余聞其語未見其人則今邑大夫張子雲先生亡慨哉大夫高朗夷遂百問于頃未足方其今茹爲政每後剔抉而先拊循兩造庭諍片語得遂立斥去往往情歉于事中絕無蔓及者束金鈎矢不以汚肺石脅徒樂大夫易事然稍見謾端震霆虢虢臨其前冰矜寡人色矣晨朝軸簾不下春卽聞其如掃野夫紅女扶耒眠杼罔知有官閒勃谿不

乎卽直走控大夫如控家長閽無兒堂無帝披衣纚纚未嘗色鶩邑孔道莫困于騶卒踐更大夫預周其稍而旁節其力以故數年來賦無後時役罕咨怨竊謂敝邑莫安于大夫簿領米鹽而循吏之生養德意也大弟侍大夫久屐履巾帶之間于肝膈可望而知雅尚謙深爾極曠士之標韻而式于踐止于符闕覽淹通多識于前言往行而貫徵聯瑣靡有遺慮益大夫表不爲飾詞衷不爲釋情邑如其家官如其士寒泉素絲渝歲如新此何論循吏意日休所爲眞吏魯山之儔伍乎大夫行矣竹帛鼎釜功名滿前路何所藉里巷爲謳之口而邑人則知安大夫大夫去則知思然不能寫其寂緊也余故特標大夫爲眞吏以加循吏之上昔人又云見紫芝眉宇名利之心都盡而余

常往來魯山訊紫芝食薇之迹獨有琴臺矗矗孤峙于烟林霜莽間耳淸風恬穆登之瞥然叢爾邑久借大夫寧無培塿之丘爲彈絲送鴻所乎異日者舉其迹以爲光重當不下于魯山琴臺而方寓之士凡覲大夫眉宇者因而摹想其政術必以余爲知言余不佞可藉手以綏爲謳之詐矣

贈京兆少尹太宰陳公入覲序

原缺第二十六葉

原缺第二十八葉

于廷得片語輒㫋服去奮筆治爰書抉隱中情屹如山立錄史數告恐腕脫不任其他如江濵之于振棘院之毖飭圜府之鼓鑄皆號重大難任莫不賴公以底于成公指畫威嚴科條精敏請寄謝絕罅漏杜削故諸臺使者及大京兆凡有所舉事輒倚辦陳君而下及單夫紅女寃思直滯思通呻楚思拊摩願一望見陳使君死不恨也大抵公擿伏鉤鉅類

趙廣漢窮治桴鼓如張敞禁絕豪右如羊陟秉憲不撓如劉子䴀而都人之信之憚之真有不畏御杖雨下無敢犯畫地之笏強宗大姓聞拜減騶從斂伎者矣其嘗讀漢書見胡常貽書所以戒翟方進者而甚陋其言夫僑之言猛也而尼父惠稱之忠武之亡蜀之人雖爲所擯廢涕泣歌誦不衰也

竊懸爲法皆仁天下之具也今遼事

世之最可病者莫如木色夫使吏而日談吏賈而日談賈詩人而日談詩禪僧而日談禪其所爲俗情惡態猶可交接于前耶夫人亦視其韻寄之所在而已印玄上人少披剃從師遊不知詩爲何物旣而稍稍通梵韻乃輒以梵韻爲詩頃遊李叔賓遊吳關日課數詩舌吟手揮略無暇晷所得詩忽已成卷衆皆非笑之居士曰不然夫古之工論詩者莫如

嚴氏恒取禪爲諭曰禪貴悟詩亦貴悟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弟其言猶未未也禪必至于無可禪而後爲禪詩必至于無可詩而後爲詩惟無可禪故無可不禪無可詩故無不可詩此毘耶維摩之微旨而鮑謝陶韋王孟白蘇所鍼芥合而衣鉢傳者也於上人何病焉上人辭予歸乞言爲贈居士曰上人益矣上人不以詩爲詩則其平日之必不以禪爲

禪可知上人者天下之本色人也非予所及也

贈國醫圃繼川先生序

士生斯世不欲自淪於庸衆必且翹然有所托以自見其奇故凡官師醫卜農圃商僧以及星曆方技之屬莫不有至人存焉而一居其業要必有太常之心而後其奇始全今天下奇事至殺人止矣俗醫輒以爲常問其殺

之之具則參耆苓朮皆上天所生爲瑞莖靈液而素問脉訣又古昔明王大聖所口宣手定以壽考斯民者也故予嘗謂不可不奇而不可奇者唯醫見宿名士多思避之患其奇多也潤州爲東南要會其於醫也如粤之鏄燕之函齊魯之文學然予皆未嘗識其人適予峻吳閶役北還余室陡發危症日嘔血盆餘骨炎炎如積薪夜不交睫遽至京口謀延醫友人汪遺民曰非繼川圃先生不可復卜之吉乃延繼川來繼川既胗曰是病在鬱其象爲亢陽而其裏實虛羸從補思揚之波而從伐思撥其本姑清理之投數劑而血良已予曰奈骨焦何曰未也厥所方張宜平之再劑而灑然清凉予曰可補乎曰未也厥脉未寧虞其嗽已而果嗽夜尤劇復投數劑而嗽漸衰止且安枕矣繼川視脉脫如蟬抱木面

如死灰一進如神遊胎化用藥如用五兵遠用矢近用刀鋭用槍修用矛不相攙奪發病者蕴如響而取効決勝如丹在爐如鶏伏卵如狐履冰進止遲速不失尺寸且與予處旬有五日耳而初至睹危殆不示色以可驚駭致取平善不示色以可喜予及余室皆不自信而信繼川何者其神定也今夫好奇者之受病人甚于庸衆人也然而其受不深則其

習不獨其習不獨則其事不快有極快意之事而乃有大不快意所伏焉故治亂存亡之介得百庸衆必不如得一奇士而奇士之償敗恒甚於庸衆何也其神躁而不能恬其用急而不能緩其節凌而不能循也如繼川先生可以語道矣遺民曰繼川胗脉多奇中新安恭氏子以負笈遊吳中素彊無恙偶引手示繼川繼川曰是必死然竭吾之技可任若

抵里門耳已而抵里果死從數年前懸斷人壽夭無或爽其事甚多不及詳予暇日問繼川曰近醫家當宗何書繼川曰書安有不善固用之何如耳嗟夫余固已言之矣曰士有所托以見奇醫卜之中有至人存焉觀此兩言繼川先生非僅僅以醫名者即予所稱如奇之害謂須神恬用緩節循者抑豈獨爲言醫哉是爲贈繼川先生序

序七終

妙遠堂文成集目錄

序八　贈壽一

玅遠堂文成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鹽官徐伯徵譽星閱

序八 贈壽一

少宰掌詹事府事玄圃蕭公六十壽序

代作

萬曆之壬子少宰蕭公以念太夫人故數請告　上以公學行優異屢詔眷之而公請益

急凡補牘十數上其陳乞之辭益懇惻不可讀　上難于逆公意又不欲輕去公乃不以告予而予假曰假示卽還也公比馭歸里日侍太夫人匕箸歡日未幾歲癸丑則公閱世之曆亦開六衮矣於是丞門下士朱君綵等謀所以祝公而丙辭不佞其頌公者言人人殊然其旨不越三端曰古之純臣有全才不必有全際陟圮之詩不遑將母猶爲小臣職劾奔走者言耳苟如夔臯畢召之不可一日舍巖廊復鳥能卹其私乃公不以忠廢孝而天子不以義廢恩舟楫之宏寄與烏鳥之至情交持而卒交伸之俾公得以九列貴倨仰娛母而伸太夫人得以數千里之外猶致子其於宮府天人之間何如也是必有異福不百其年不止又或謂公以碩德長宮寮抗論旃厦之上去政事堂一尺地不尺五耳而小

領而息之其於老氏所謂知退知啇者頗合深根固蔕有壽理示後者曰公家古百粵地若飛龍石燕崑崙洪崖之爲峙湘灘橫槎東班秋風之爲流高者蔽雲泓者浴羽龍從湍澎如眞誥所稱三十六洞天者皆公几席間物而公生嘗名世斯湫靈吸粹丹顴碧瞳此其悠久博厚寔惟天所鍾注不能兩也夫以公之里名公原始者也以公之用公之遘寵

公知來者也余不佞獨以爲古今之善稱言壽不屬之老氏而屬吾孔子其言曰仁者壽即二三子亦知公之所爲仁乎公弘材博識坦度雅望即靦縷之不能易綸綍之所揚詡而公自歷詞曹來凡一較禮闈一典畿試一典會試一師太學一誨庶常一佐冢宰凡公車之所辟者若而人大者建旄鉞次亦雄藩垣舉九有六合而綱紀之何非公之霆鼓露

潤也函丈之所造者若而人上者黼黻帝業下亦持皂囊班彤陛當耳目疏附之任亦何非公之耳提心印也藻鏡之所收者若而人賢者借以吐氣才者借以順風不肖者借以泥汰而糠簸皇路日以夷民生日以紓又何者非公之齒借翼暖也而公且化而不留舒而若卷日惟以安仁之輿茅容之餞極團圞雍睦之樂使天下無所矢報而第用斗杓奇

椒儀其側其得于仁者之理何淵且邃也是不特今日即進而七十而八十顓丹而加腴瘦暫而加方亦端可卜矣雖然　天子倚以饑于公其急公不下海內苟昕夕沛爰立之命余不佞且倚公若左右手是其爲仁之用將益弘而其爲壽之徵將益大公社稷身豈太夫人所久有者易之象需曰雲上于天君子以飲食宴樂夫飲食宴樂細故也而雲天

之候至故曰需須也公今日事也第恐二三子之常未布于東門而白麻蒲輪且西馳耳姑爲先須其言以觴公

賀大中丞左海吳公六袠序（代座師胡公）

萬曆甲寅歲御史中丞吳公解粵西節歸禮新都里中越明年某月開六袠一時郡邑大夫布羔鴈賀于堂閒左簪紳姻婭五更庶士潔𥢶脯賀于室則旣彬彬多所誦說矣而中

丞兄紹南先生於不佞肺腑之親稱長者行哆述公里中之德以修爵詞屬不佞夫微紹南先生言不佞固欲有薦也抑不佞名為習公而智未足以知之即附于公為知而寔未足盡公葢余束髮治經生業與公筆研定交號莫逆已公辟公車早凡諸生視其曹之先辟者率私睨避匿不肯近而乎偕公聯席攻苦更三年歡如初竊窺公孝友雍睦博厚高

明尺寸以古聖賢自期許而公嘗以身後伯氏亂復不自廢為子生兩被涣汗而殁各致易戚以並伸其情遠邇之人所豔為盛遘而不佞之居恒最習者也所謂微紹南先生言欲有薦意乃如此然公壯歲成進士歷理官曹郎即為名理官曹郎為名督學為名監司以至今官而愚向在跧伏時輒聞公平亭亡害與循謹奉職之聲相屬也已奉　命典中

原棘試時去公督學時六年矣而所收雋士多儲自藥籠中薪槱棫樸之化方蒸蒸嚮風乃南陽人尤爭言吳叅知矣南陽為中原孔道日益彫劾輈軒驛騎之使相望於路歲之不時民不憚釋鎌耒而探赤允公至悉以三尺一切之墨吏多解綬去符繻之僥倖者盡格不行寬農勸穡熟斥鹵而布嘉禾南陽之人以公為命而公治南陽聲亦以卓越聞天

下比再治薊州兵與司庾者約粮精無後時與大帥約卒伍無中朘薊之德不殊南陽也遄以晉長秦藩未數月拜節鉞廟堂寔以不次待公而公益得一意發舒棘菁之區若耀而日月雕偽之俗如可格而風霜朝野之跂公若德麟瑞風旦夕奏平格之勛者方隆隆未艾政不佞所謂知公而未足盡公者其所操以為公壽乎抑聞老氏有言古之聖人其

精以爲身其緒餘以爲天下葛稚川云偓佺之道與周孔同周孔以道濟天下故捐其身偓佺以道濟身故捐天下彼道家七說夫猶岐而二之也宇宙惟此純氣耳以之經世則飆注霆擊以之葆身則嶽靜川流惟未有能發皇者不能歛固者也雜則斲斲斯薄矣跡公之範鄉服政急名義不急勢位爭道德不爭毀譽先公家而後巳圖多介立而少汚合

其氣幾於純矣　天子方銳意太平起二三黃髮躋銓衮問以圖幾原之理公需次大拜以純氣之守勃發爲純節純誠如日之始中而木之方喬耳然則公之壽在天下不在一身而人所以壽公者猶在異時不在今日也紹南先生曰吾子之言信請寓以上大中丞佐一觴

壽潘伯劉靜臺初度序

往歲丙申先大夫建天津節時曾國靜臺劉公以司農郎米莞軍府餉相與共事驩甚去十六年所而公歷資藩臬久于鴈門上谷之間最後以方岳長塡撫宛汝不佞復籍通家誼稱編戶中人修謁燕邸娓娓及往日事啣然神爽也宛當楚豫之衝稱孔道而所履郡縣非中下賦則車蹂馬蹦之場與虜山瘠谷耳先是忒急撡切之名而寔用卧理伍伯縛

雈苻至輒慰遣之吏束于法内民跳于法外守令父老目攝而足重罔睹所指及公來悉以寬大滌之晨朝鼓堂皇書獄之手成風郡縣以牘至提綱挈要拱手受成事如王良造父之馭六馬輻視其軛軛視其轡不煩于勵銜振策也夕往視車門迹如埽矣交戟之士卧而屬鈴鐸而公復以游閒之晷與紅友畢卿共然兩郡守令之堂無不時時置一公以

提撕其耳目而郊圻藪澤間又無不人人置一公以爬搔其瘡痏芟薙其莠稂宛之人仰白日而披清風乃信公之入深且巽也守令父老旣毗倚公而又私念公用轄長秩蒞於考功格亾所加且旦晩建旄節都邪憲去恐不能久有公而鴈門上谷之間似嘖嘖不釋口當事者胡有意薄邊圻耶奪我劉公於宛撤長城而保籬壁間抑又何輕也余獨以爲

不然公　天子之勞臣也不佞竊聞之均勞軼者情程課貲者法衡内外者權且公向起家銅墨者非即今部中汝陽乎用循良高第晉柱下惠文雖旋中戭者量移復致身郎曹聲聞蔚起以彼其時計跬武八座朧屣耳乃十六年而薄回翔外臺未嘗一萌速化之[illegible][illegible]以公之治皆不挫銳以市稱而務確猷欵中實鈘當事者念公稍稍倦士馬且授以

所舊習地逸之以爲枝經脈絡之素嘗無足當务斤櫂擧者而公亦喜得其民駕輕就熟則安知異日當事者不以公視汝陽者視鴈門上谷復令袞衣而西重勞以彤弓黃鉞哉要此皆非公之心也出而爲趙充國魏雲中開屯練卒以振揚濯之靈入而爲羊太傅杜當陽疏溝渠餙風紀緩帶輕裘貽百千世之利于方鎮吉甫文武萬邦爲憲斯公之謂矣

斯公之謂矣春三月屆公誕嵩辰諸郡縣循故事謂宜有言而謬以通家誼推不佞授簡姑誌宛之所欲有以與公之所以有宛者爾爾以侑公觴

賀大參知周公孟嚴壽序

嘗讀臨川世説所目周郎者曰與公瑾交如飲醇醪使人自醉未嘗不掩卷低回想見其爲人被當鼎分瓜裂之時方顧曲知音風流

自命一旦奮起肺腑秉麾仗鉞屹爲江左虎臣蕘薰浹上下之間罔宜有不戒而孚者以今觀之吾孟嚴周公其爵歟何爲得之肖也余叨附公驥尾同師門周旋長安之日長今公來分憲宛又列在版戶飲公醇醴且久矣蕘嘗一謁公鈐下且侍公飲逌然而握手無觹詞劃然而叩衷無匿緒藹然而畢歡無更端余謂庶幾簿書之習盡矣而公曰未

也翛然而舉秋葉油然而卷夏波闃然而融春雪余詫曰胡注之弗盈而挹之弗竭至是乎庶幾冠裳之習盡矣而公曰未也迨至絲竹滿間莊諧並酬橫參就檐繁露沾袂而公方鯨吸百川塵揶千古追囂餘靜旨而告成饒後思也余謂即公飲可狀公治焉其初筵之無觹詞匿緒更端也其天真也視痌瘝如壽之嚐膚元元所爲托命也其中合之弗盈弗竭也其施溥也如嫗乳子如賈趁墟見不足毋有餘焉規畫所以必百世而霖雨所以不崇朝也其終讌而有靜旨饒後思也其力厚其氣完也至人無智勇功名而大臣有穹堦顯譽也甸凡憲宛者每以孔道攢督悤疲奔命而公曰是未足爲勞自遣事牢蔓徵兵儲聠上谿下谷若心儆舌幾無虛日矣而曰是未必言瘁但凝然山嶽之藏溥焉淵泉之

效是豈可尋常建施節測哉會三月屆公初度郡邑長貳三老庶吏以及弁士衿儒耕子紅女咸手額爭爲公祈年余業從諸大夫後效一言之愚矣而竊謂夫列肆而酗其羣飲者或烏烏而歌或僛僛而舞耳目筋骨皆不自用而爲酒用夫亦酔能使之也公用醇飲吏吏效其共用醇飲民民若于理吾儕小人何以報德是在小雅幽風之什矣曰躋彼公

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古農夫之愛頌其君不憚瀝爵而獻和也和氣注國則俗淳和氣導身則精翁且酒之言醇也一入而精再入而粱三入而酎而醇出焉和之至也可以壽公併可知公所爲壽昔山簡日造習郁池其致固曠逸可詠而接䍦相向者一部將葛疆覺傖氣未脫杜甫依嚴武可稱臭味之合然數有酒失或伎幾不能容吾世有公瑾公與

余視二子遭會不大媮勝乎哉余用是陶然而觴公且啞然以自慶矣

奉賀郡伯太屏顏公初度序

天下治象之轉必有生氣焉以先之而政與法從出焉故愚者參迹智者察氣吾南陽嘗難爲守矣地瘠賦薄爲仕宦所不樂道然其俗多市魁強猾胥史好猾舉以自張比或寬太之過牘山積置弗省鼠予至銜擲而嬉甚

且市轝笑實威福而谿谷其身故下益抑易之攝者遞更人自行其喜怒好惡之用反而相射乃至以民之命國之令爲戲嗟夫亦甚矣太屏顏公以望郎來永其襟肘而砥其鋒鍔始一切以法繩之胥史之偃蹇者片語犯無赦積案風掃詢利害興廢如列燭植標見墨吏之浚民以生者去之若脫刺于指不須史愛也于是吏于郡者歸對鄉里舉趾始夷

質成之民無宿裝一令布列城始晝然收指臂之效往即郡署庭宇若滌而明印綬若拭而燦也蓋是時

嗣天子方凝圖立極用人發政沛然如流水之原夫朝事之于郡事雖廣狹難同日語至其弛銜養癰之病所釀于寬大者固不甚要殊也聖人作而萬物覩公之來若預轉其氣于先而稜稜秩秩又善承其風于下於爍哉

生氣之交相注射也昔漢宣帝加意元元其詔令有云與吾共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唐玄宗于郡國吏來朝錫讌賦詩以相勵勉識者謂宣帝起自民間諳疾苦故綜核鼓舞得循吏爲最盛玄宗銳意太平初政與貞觀媲美名賢輩出風雲之際宜爾今

天子方流唐漂虞下視唐漢而明習英武較二帝似尤過之公以名碩當師帥之任精白

以承休而俊偉以樹業其生氣磅礴自應如此夫生氣之爲用如暘谷之初旦燄如燿如夏木之生怒條肥莢秋剔穿逬病之甫蘇清陽浮動卧者晨起奮迅以趨事也不佞數月來仰察于朝俯察于郡下至里嘔巷嘐单婦紅女其眉宇筋脉之間皆若有精明振肅之象爲之翔褎而躍出者何莫非吾君吾大夫[illegible]陽固宜與郡之人相酌而賀矣秋九月値

公懸弧之辰武訓宣保是言以往曰善夫吾子之言生氣也君子觀其政可以知其身焉

郡伯狆南趙公壽序

上三年春王正月九日惟我南陽大郡伯狆南趙公初度之辰時則若丞若倅若理肅衣冠待于庭次十三屬若守若令麇至郡三老孝秀弁士嗇夫長里人甸人孶聚沸于門先是公戒閽吏遠幣罷謁剌謝無敢通乃進丞

倅理而勞之曰以時之不易左提右挈無取戾于簡書緊二三兄弟是賴茲不穀之私慶也請若無勤焉丞等觴而前曰置三十六輻於河滸輪者輪轄者轄非得造父御而駕之無以行遠惟公之於吾黨如衣裘之有領亞旅之有主伯也公德則可師儀則可像吾儕役與朝夕而勉竭駑鈍以冀一割其敢忘公賜公受爵而反觴焉乃進守若令而勞之如

所語于丞倅者則觴而前曰下吏之庇于公
宇固百穀之望嘉雨也
明天子在上摯公在下無月不取功令而張
皇之以禍至之無日貢賦之滋繁相與嘘燼
植枯予之弱收而無浚民以生下吏即斂手
濯磨擱然以自奮丙中丞御史臺耳目淵遠
甚且索瘢于毛疑虎于市毀譽爚情實痛瘝
觸膚理使下吏一身以營職而復一身以獲

上首尾其餘幾矣公誘掖扶持奬賢者而誨
不肖自簿書伺業之外無或移其精神者上
亦一意裹公言爲嚴最嚴師慈父交濟爲用
下吏固以公爲日豈敢於公之日而忘諸公
揖而謝不敏於是郡三老孝秀班入庭祝者
三公勞亦如之乃摯仰而對曰今天下誠眷
眷多事矣中州獨受無事名宛最衝劇彫瘵
乃殫力以供四方吾黨小人他不及知即比

者益賦之令下他郡國皆爭乘惟宛無有乃
尾閭其餘算而受之是宛之苦于中州獨也
他郡國之隸填撫大吏一耳宛寔兼鄖之幕
府而二之縣官急在遼則宛傳中鄉析召之
甲而北縣官急在黔蜀則宛傳中鄉析召之
甲而南蹂躪驛騷靡有安枕不寧中州是宛
之苦于天下獨也自公涖事期月餘含宏慈
剴無念不在元元調劑客兵嚴設守備以拔

民雖勞止而無輟耕瞋目之謀公饔食自愛
以撫此孑遺如日月之恒升竹松之苞茂萬
口有同願矣公顰額而言曰有是哉然不穀
何德之有其與聞諸祝史而籍之爲稍廣其
說曰公之生以寅月屆子有言攝提貞于孟
陬庚寅吾以降王逸解之曰寅爲陽正庚爲
陰正屈子以孟陬降得陰陽之中且東方之
神句芒其義主長養於嶽爲岱宗萬物之始

也公寔產山以東是爲得天趣以國氏自顯帝後凡數千年矣公藹然飲人以和成季之冬日也爲保障無爲繭絲簡子使鐸之言也見微知著觸事盡端無郈之能得常山符也老謀石畫不爲謾欺圖上方畧之充國也鈎距中民隱境内桴鼓絕嚮京兆之廣漢也蕭然往返琴鶴自隨入蜀之閱道也是爲得人且是日也公謙讓未遑而頌者各伸其臆文

詞爛然足采福祿其未艾乎明日公庚與衆屬約除煩苛布嘉惠禮士恤民郡中大悅

賀郡李譽星徐公壽序

先民之垂訓有曰無爲刑官無爲諫官以爲刑官掾一切法繩下虞有所殘礉于天地之和而諫官別臧否陳是非搏擊一不當其貽爲一家一路之哭者更易于斷敦厖淳固之脉此其言類寬然長者乃漢于定國爲廷尉令高其門戶曰吾治獄多陰德後世子孫必有乘駟馬車者蘇子瞻氏之論諫臣曰凡奸雄跋扈其終以干戈取之而不足者其初以台諫折之而有餘是白簡皂囊之澤賢于朱干玉戚之威此其致又不可以廣狹論也司李刑官也其職以佐御史察治諸司平反庶獄故他刑官之良楷關一郡而司李之威福關全部較古尤號雄峻異日又得推擇其最

者入補天子侍從之臣是諫官刑官合而爲之一身度以霆擊飈發勝其任所爲涵容退讓以延祉昌後者道若有所詘矣盬官徐公崛起名家用進士高第來理宛郡余初即其色冲夷淵邃如含光之刃雖劘綵什襲而其鋒猶熻如者視兩造牘以情傳理多所縱舍余出而與父老慶爲宛得理也公署給事訾史往皆用以伺頗厲寄訶刺故其睚眦可橫

加于守令嘗距直孽于蒞簷公廉得其魁立置之三尺市人咸額手道舞而他郡國聞公名皆股悚膽銷謂驄馬不可當宜避也余於是又信爲全部得公矣夫霜之肅也惡蔓以除游氛以歛而不知其實畢元功于溧冽滋生意于種芽也故以公劑法名公仁以公輦法名公威是皆得公之粗者公慎頻笑斯事機沉入而閎出此天下才有妙于行威行仁

者矣會王正爼攬揆辰南陽令吳君等偕修爵以往而辭不佞竊謂公治獄陰德不滅于公駟馬之慶所後饒承之要必先享精明強固之休爲膂力經營之用馴至以高第推擢昌議殿廷之間其爲威愈伸其爲仁愈大夫安見刑官諫官之不可爲必能爲伸而驥鹿逸始以稱大平後久視哉諸君以是言爲公第引觴而竢之可矣

賀郭太蒙刺史壽序

漢制刺史秩重在守相之上得以按舉部內如今填撫方嶽之任厥後稍夷之與太守名位互爲重輕至明乃別州于郡其爵爲中大夫居守令之間章紱權寄既殺于守而異時復不得推擢淸近遜于令故刺史俯仰多所牽阻然所領州恒多雄峻膻腴地上叢指下側目戞戞乎稱難仕矣余邑隸鄧鄧唐宋來

重鎮也土沃而農殖四境饒素封之家然往往囂訟竊姦雀有角蜮有弓虎有倀狐有尾乃風會之日下也社有鼠技有蠹甚且衣冠有稂莠嚬笑有矛戟又市多良馬西北大賈所會聚王師討建誅蜀增餉調兵之苦與他郡邑同而市馬之累較他郡邑獨倍蓋今之鄧郎視昔鄧不更相逕庭乎哉乃太蒙郭公領鄧之二年而熙熙然治也公漢上鼎族圭

組蟬聯牽絲令粵東以治行高第晉擢爲守奏刀而中桑林固其所矣公慈豈高亮飲人以和而復審于研幾謙于御物車門之内清可飲氷自冬薪夏泉之外不能名土一毛兩造質成公霽色而導之言摩膺提耳務盡其情而後徐以片語折之屈者大媿服即秦宦照膽鏡不晰於此入禮其叅佐如家人出禮士大夫如師友下禮毫倪婦子如子弟雲礽

而且肅胥史遠便辟震霆擊雹以不測示恩威以故鄧人皆樂親公而無敢玩者乎夫賦剩重役偏極苦心民悉從袵席上過不知其勞也蓋鄧在宋有名守曰范文正公仲淹彼由朝廷侍從請郡以自優閒耳孰與公以今日之治鄧化難而易即文正寧足多哉總之公性敏穎善談名理如晉子玄風趣挺出爲人倫所歸仰如漢林宗慷慨沉毅饒大略如

代公元振河潤九里暫逗寄止都亭不忍負竹馬兒童約如潁川守細侯他日政理通聞有三公黼黻之賜行部去襜帷使吏民迫見如荆州刺史喬卿且不言酬矣茲九月之初適届公攬揆辰郡人爭矢祝歌舞爲公奉千秋之觴余竊謂公廉不名土一毛倘詖而遠情必所擯吐蓋竊考之詩矣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公家潛江潛沱諸水俱達于漢而內方

紫蓋諸山逆距之至郢而渟注絪縕以啟世廟今奕世主七鬯者且四葉矣其榮光休氣所蒸爛必挺爲魁奇卓格之臣宣髮龎眉之老此其祥公將承之而鄧去玄嶽不三百里七十二峰之褰翥峻嶒其間多餌肉芝嗽神漿度世翀舉如謝張其倫者將無有叩庭而爲藥一丹乎不佞兄弟庇公宇下無所效第取公家世名雋比擬公治狀而稱引公鄉

土名勝之縣以壽公知其不忍辭也

賀邑侯白鹿司公壽序

白鹿司侯宰邑之明年天子 方集師東討楚蜀帶甲之士咸取道宛葉以為戶牖然不無憑衆而譁剽斂踩躪莫敢誰何其人實有戒心焉侯為除舍給饟以禮禮其帥而飭法繩其下四境之守犬無吠夜聲至他邑不盡爾也會餫祀益賦佐軍與費幾倍常賦之九催

符踵相接侯為調度緩急出帑貯供轉輸乃徐課以實之民不病追攝而邑又獨徼先事名非侯抄用不及此敝邑褊小蕩子弄兒率蹋鞠六博黏竿鳴瑟以為驩旁縣猾咸驟豎目之取寄外府侯為巨校立五父之衢曰犯者辟無赦旁縣猾咋舌戒無闌入新野境而邑中父兄子弟相勸勉至童子無敢提局而嬉者于是爭歸心侯以為寔父我保我鎮撫

利賴我時去侯蒞治期猶未朞月耳不佞兄弟每間從二三大夫燕見侯則靡不勰勰考古今問疾苦度非為邑建數百年之利不止者其局寬而意密猶未可旦夕測矣蓋不佞讀漢宣帝勉勵有司詔知良令之難又嘗讀元道州示官吏二詩而知師旅之世難為吏也方今之時有自吏之吏有吏國之吏自吏者精神肝腎畢營其吏而止以齕齡血羔羸

也鞭笞鼓吹也垢筒鉤鉅歡籌也愁苦呻唫頌章祝版也巧者之效或立取尊膴以去而我后我嘗三家之社雖百世弗可改矣吏國之吏忘其私圖而家視官子視民臧獲視胥史毀譽通塞不以貳其秉翁卓之流其選已至如吾侯珠圓玉瑩絲解刃剸耳目未嘗不穎察而旁寄之竇不生意旨未嘗不流通而私干之端夏絕百里之内若家為置跡人為

察省合一邑以爲一體詎非以卓然身吏者哉邑人士爭歸德侯求所以報侯誦侯者不可得乃于侯初度辰爭洗爵以往庶比于古千秋萬歲之獻酬不佞獨謂侯丹顴綠鬓功名岌業滿前路如義轡之方中天宜無庸卮詞掩誠欵而竊以爲敝邑雖褊小合一邑之人而籍記之其數不億合一邑之人之齒而籍記之逾不億也侯既以一身覗一邑則必將總一邑之齒歸一身是則侯所爲自能壽者矣即欲乞安期之棗玉山之禾方平之脯寗成之魚以薦侯知侯不以彼易此矣

鈔遠堂文歲集目錄

序九　贈壽二

妙遠堂文歳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穉李岳駿聲季有閲

序九 贈壽二

蔓清李公八十榮壽序

洪範之疇五福其首言壽齊公見麥丘老人使之年曰八十三矣公曰美哉壽願以子之壽壽寡人夫千乘之君色艷于山谷朗考之

叟信年齒爲造物所私不可幾倖獲也如吾邑李公蔓清先生者詎非特達尤異者哉先生弱冠以禮經魁于鄉筮仕司理郎郡稍遷守應州用骯髒不偶投紱歸歸構一圃于邑之北郊尚𦍩俯仰可數十年今春秋且八十矣夫人情莫不欲壽而麀鹿與草木同腐名湮滅不彰奚稱焉先生初官袢刑多所平反饒神明之譽應州爲雲朔邊徼地寒冽之氣酸骨砭肌又時對貢議未成虜騎時闌入鹵掠先生撫循之暇借席前籌與大吏持論相上下倏歛其無盡之用歸而循遂初卷舒猶龍其盛一也夫人壽矣未必有賢子孫先生蘭玉環暎長嵒嶽嶽以名士薦公車㲉丹朱而綬青紫猶掇之耳仲叔季俱負膠序儁聲諸孫皆鸞翔鵠起鄴侯之架長吉之囊北海之書供奉之筆無不騰軼超著冠絕輩流談

中原文獻甲族者儁屈一指其盛二也夫大塊佚我以老故以肉飽以帛暖不以筋骨爲禮道其恒耳而甚者風雨寒燠之候寄命芝朮肢節拘攣眵淚沾灑壽多辱世不乏以年爲戚者先生神明湛王五官之用異人所搆圃文軒綺徑饒甯䆜與衍之致竹千箇樹千章梅數十本襜褕隱囊取四時之適魁丘陂坂步上下如飛先生復析著諸子而身授

百畝以自明農未嘗求衣督僮奴東作別土宜記暘雨人授以業而課其成盛夏短衣圓笠混田庚猾父之班卒遇之不知爲貴人而比其安神曲房州侯夏姬之侍天老軒皇之圖人多疑言先生得度世神膏者間歲時赴閭黨之會不策扶老不凭養和抵掌奮麈尾凡黃衣虞初之籍靡所不際藏鈎呼五木角勝航船夜分滅燭少年跛蹄不任坐先生方

巍峩自如其盛三也語曰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信乎先生爲造物所私事匪一端也世之談壽者窮其至歸之於仙彼山澤之癯熊經鳥伸伐毛洗髓多近誕妄不可信即使果有之巢蓬壺而凌倒景歸爲語鶴城郭是人民非摩娑銅狄下見骨肉丘壟所與言皆讀玄雲仍無有能知其凡者愁慘煢獨不尤諳徙于人境乎何如先生得全昌身康疆子孫

逢吉備箕疇之祉爲愉快也蓋先生生嘉靖中葉以迄於今試質諸先生仕學儕輩郡國簪紳凋謝衰遲者不知凡幾即先生所自涉歷八十年中人情物狀悲愉夷險起伏聚散之象如雲飛沙散又不知凡幾而先生獨登大耋吾黨所爲矜式徒羨者爲吾邑慶有先生也請以一邑之壽壽先生抑猶未也聞之天官象言三台者三能也王者敬賢養老則

三台明儒者盛言大和在成周故其人率黃髮鮐耇而其後光嶽之氣漸分漸漓如齊高帝語蕭嶷曰人生得東西百年於事亦濟豈任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彼當偏安一隅之世語固偷下乃爾　今天子以明聖嗣服方行萬年之曆貴老尚賢風象龐固先生即進不得脩安車蒲輪之聘于朝執爵袒割憲而乞言而於家爲宗老於鄉爲祭酒使即之

者薄夫敦鄙夫寬三台之的爍雲際於以於
昭當世之瑞不愈於雲星麟鳳多多乎請以
先生之壽壽　明天子知先生聞是言必
以爲大而非夸輒然起引滿矣

彭太翁七十榮壽序 代

上古人恒老壽蓋往往多絕意棄智熊經鳥
伸或嵁巖廣莫之閒衣蓬蒿而數薇藿得無
澆淳散朴伸其自致之年如所傳藐姑射神

人伯昏榮期牧犢商丘呂梁漢陰之流然其
他皆汾闇不章傳者必不足敵不傳者而今
世士自墮地即慕嚮經術冀以身得之雖身
不克昌顯而冀得之于其子若孫當世亦率
由其身以傳或從子孫以傳其身潛德懿行
光大著聞炳于丹青固于犇輿享黃耇鮐背
之樂者靡可紀算談者固不得泥概一之論
尊古畀今右林藪而左軒冕也今浙川彭太
翁其人哉余家去太翁邑雖三百里而逌當
太翁爲諸生時稔聞其含英咀華爲陸澄書
厨邊韶經笥張憑理窟座機文海竊謂旦夕
取青紫如携而比迹隱行則爲子孝爲弟弟
與人讓有鶺鴒行葦之思認還履飼暴牛之
節逾心儀之謂不可於今人中求之矣已而
嗣君用沈先生發貴太翁斥去帖括斂一切
于無何有之鄉方杖鹿裘以烟雲魚鳥爲課

責庶幾夫古之隱君子而用沈先生躡紫闥
升金華凡交戟所出入珂佩所後先藻鏡所
收採無不歸德太翁如祭海之必先河涔霖
雨者頌太山之雲也太翁與食儒之報而去
其勞享隱之樂而無其僻即軒冕林藪二端
尚無以名太翁又豈枯槁沈寂如向所稱諸
若何分一足比擬哉太翁年七十矣飲啖起
居皆如少壯人質諸古齒固已貴于侯贏富

十繹老逸于彝祭士上上有綸綍章甫之華下
有溫羲扶將之奉是太翁由用沈先生以傳
天下由用沈先生以知太翁方日進未已也
抑不佞其更竊聞之天所厚寄知覺一人者
必先厚殖其所生今　天子方銳意太平
推誠凝弼而用沈先生望實孚允旦夕當踐
陟九列步武立政事之堂蓋先朝相臣如崑
山顧文康海虞嚴文靖江陵張文忠嘗宅揆

時皆有垂白之親人相傳爲盛事以此徵太
翁雖老於理固非誣者即不佞謬點華貫步
用沈先生後塵然於今日已不得稱爲人子
所忍筆而修太翁祝史之詞寧無重黷乎哉
太翁聞之或歡然勉加一餐不吐棄矣

彭太翁七十壽序 代

上二年之三月宮庶彭用沈先生分校禮闈
竣事心念封太翁請休沐還里八月太翁實
屆七十攬揆之辰諸守令羔鴈閭黨牛酒騈
闐跆籍聲溢楏柢之間而同郡諸縉紳大夫
或與用沈先生齒或從先生而後者爭餝詞
命介修無算爵其言人人殊屬不佞擇而薦
之或曰彭受姓自顓頊氏上世有名鑑者工
治生補導之術迨殷末季年已七百餘餌水
晶糜角之粉恒光澤有少容王欲命爲大夫
稱疾不與政後數十年門人見於流沙之西

其迹渺忽詭卓神仙家豔稱之太翁其苗裔
與是宜壽或謂沃土之民易淪瘠土之民易
善太翁家淅在商於武關峪岈窅窱之間無
豪雕麗之習盡其聰明纖趣儇巧之智伐
淳固而山海經所紀帝農之漿可以愈疾
躑躅甫谷飲之長年者皆近在几席太翁把
而歃之以爲朝夕是宜壽或謂太翁少爲諸
生履忠信而蹈仁義闔門雍穆遠近則之復

得用沈先生爲子於以發抒其未竟之業著
之巖廊太翁衎衎燕息遝物備養茀祿康彊
方隆未艾疑爲造物所偏厚者是宜壽使不
佞即有言何加于諸大夫而妄謂徵宗者幽
玄徼地者廓落竊欲緣飾後說而稍質之葢
古之仕宦有任子而無封親夫其身都華膴
翺翔日月之際而顧其親猶衣韥麋鴐柴車
與田庚褐父齒雖勉樹立背能無泚然汗乎

而今制得以其爵爵所生故用沈先生爲史
官則太翁稱史官先生爲宮冡則太翁稱宮
冡身不必遊石渠著作之庭心不必勞旃幄
啟沃之業精醪法醴驛而致之守相屏騎式
閭門士卷韝上壽曾子輿所言大孝尊親何
以逾此且今法人子雖可用祿祿父然或經
營四方屺岵行役之嗟北門鞅掌之詠什九
不免而況陸行則虞烏道水涉則犯鯨波以

故急家不能不妨官急官不能不妨家其所
爲陰傷老人心者寧必盡媮快乎乃官可以
時家居家居時可以當官者惟詞林爲然太
翁復身見之用沈先生念在　朝廷則太
翁東驅之而北念在太翁輒又徼靈
天子之明命載馳而南其於忠孝之大致遘
會抑何華也茲敢私祝史爲我語太翁其強
飲食自愛早還用沈先生於龍尾鉉耳前太

翁用漢張酺故事每一遷官其父輒一至邸
公卿即舍起居其樂尤眘其言當更有進于
里閈交游之口者願以今日之觴爲嚆矢乘
韋可乎諸大夫聞是言也而頌之日信爰命
副墨請質于用沈先生而寓以上太翁

賀王孝標先生八十壽序

盈宇宙皆氣也人得之充體吐之成聲其汚
隆修短咸視所受以爲銖兩善夫韓愈氏之

言文也曰言浮物也水大物之小大畢浮氣盛言之短長高下皆宜故均是言或一世傳之或千百世傳之則氣寔載之耳余遡稽文苑古今號才士名人鮮有老壽者說者謂其雕刻萬形取譬眞宰冥搜尺幅坐鉥心靈以故果未頤而食由此以言村畦野老土石堅而禽豕腯者雖久視安所貴之益人之善攝氣者在于無所奪之而有所用之無奪則常

完有用則不腐彼才士名人或偏取偎巧既易奪于所遭範銳極致折蹶乘致囂復小其用于半慳溟涬之旨往往促遠而濁和夫不竟其年于氣與不竟其用于文無兩執也然則天之賦氣文士與庸人殊文士之稟氣于天其殊復與庸人殊彼文且壽可數數然哉王孝標先生以名家子三令巖邑抱直道絀于時懸車以來無醇醲黛綠之好搉羸筞息之勞起居出入夷險悲愉一寄之詩其于氣可謂無所奪之矣而先生之詩原本風雅遡迴六季秉鵠矢于唐五七言近體尤骨沈味腴別成老蒼莫壯之音人見先生頹然無所嗜刺綸綴蕨類塾師幅儒坐銷居諸者而不知其境日與目謀變日與手謀得失寸心揚扢千古為用未嘗不勤也不寧惟是先生孤嚴周慎食貧杜門非所好不接一語與人煦

煦若春風自煽而秋旻冰雪之神自在二三子從先生遊者猶獲式典型睹法物若渡江之後復聆正始漁者入桃花源見秦漢人衣服則其用寧獨一身耶以故先生之無所奪者易知而其有所用者難知也甚矣天之相[illegible]當以日時之材暇以肥遯之日寬以久長之算而先生縣中劉外誘舉古今文士不易舉者悉蓮勃浮之其純一貞固嶽峙矜指

寧足稱與哉先生于是歲開八袠諸稱詩社
中人爭謀賀而屬詞于不佞不佞竊爲古之
大儒如申公伏生皆八十九十矻矻一經之
用潛發晩章不肯自巳太公之戒丹書衛武
之歌賓筵又何其動色相勉不自尊佚也夫
不觀氣之行于水者乎去者常有所注而難
滿來者故常見其浩而無窮夫善盈必善鉄
先生著述與曆俱進其先以是言往修爵爲

更十許年而拜先生教比于丹書之詞初筵
之什又請得而論之

王太翁八十榮壽序

顯皇帝己未春吾友民部王以珍氏手疏請
歸養驅車還穰侯之里是時太翁春秋逾七
十禮所謂一子不從政者與甲令符合而又
三年壬戌太翁開八袠曆遠近盬爲盛事諸
同以珍通籍如不佞輩者咸瀝爵布幣往躋
公堂於是殽核錯陳鍾鼓不偕不佞請爲三
觴進而觴太翁曰語有之一日之養不以易
三公此以諭人子之志耳然而策名致身則
不有其家古所稱陟北山耻餅罍鞅掌于簿
書車馬之場寧無所愀然心惻乎而今制獨
子例得予告以故以珍朝沖闇而夕得請從
容俯仰上食問安祝鳩哽浣厠牏無晱離阻
越之歎且

嗣聖方孝治天下往往清華懸秩以重其品
流是上之求忠與下之報禮者宜何如也易
有之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請誦是
爲太翁壽太翁戄然避席曰吾君之賜也敢
不拜客之觴不佞進曰壽者人所咸欲也然
不可必于天故馬少爲駒老爲駑樹昔爲善
哉今爲椎所人自壯得艾自艾得耆精神膚
體之用有默移莫能挽者當世貴倖家或釀

腥起居之過塗隙障風晨芝啼术使萬一類
此不將憂悴與年俱積乎乃太翁魁岸岐嶷
晚益矍鑠與人交落落無町畦命服蟬冠簠
而弗御日徒步閭肆混跡樵翁耕父之班毎
卒然遇故舊輒蹴歌牽臂呼酒家胡手大斗
佐以芹葅夜分焉小奚肩踉蹌入舍觀者訝
爲醉龍無市色無溢言機械不滑其和陽秋
不掛其脗所稱羲皇標技之世非乎書洪範

五福曰壽曰康寧曰攸好德寔兼有之請誦
是爲太翁壽太翁莞爾而起曰老人竊陰陽
之秀和幸不至戅天也吾遊醉鄉之日長試
以較萬戶侯何若敢不拜客之觴不佞復進
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以珍少爲端士兩令
巖邑拊摩疾苦日戴星往來其仁則魯中牟
恭其斷則虞朝歌詡其才則李洛陽果識者
爭以執法禁近期之而用廉潔無長物至不

能修長安竿牘之問僅從常調量移所治司
農掌庾又豆區釜鍾蒐瑣喧遝之地也以珍
持籌精辦七萃之士歌之罔非奉太翁之訓
無敢失墜葢以珍爲令則人爭德之謳吟抃
禱必先歸于所生爲郎則人爭有之而比奉
身歸爲太翁有無不嘖嘖交相慕也以祿養
不如以善養太翁見寧詎出尹焞之母下哉
詩有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又曰黄耇台背

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請誦是爲太
翁壽太翁逡巡曰野夫不悉公家事然客習
兒子久其言或有徵也敢不拜客之觴於是
以珍起而反卮僂揖曰某幸籍兩朝恩以娛
庭帏又大人良食得相依鼓腹歌昇平也庶
幾夙夜以永終譽敢不勉自振樹以副吾嘗
之志惟二三子命之矣

壽張太翁恂所先生六十序

古人好自標寄雖骨肉間不欲受人位置如大令父子伯仁兄弟皆未免有競心焉而亦或故托之俳諧以明其私喜深慶如張憑之於祖鎮靈運之於父奐者雖然猶可間也石奮石慶簪笏蟬連而恂恂庭幃間人皆原本于萬石君之厚德陳長文爽代顯揚張大太丘之閥將有公慚卿卿慚長之目夫潛修之光無附自燿世濟之美有開必先獨不覬夫

四序之運與江河之行乎盛夏之必有秋也水之必有防也臨觀者方且悲其蕭㵼苦其盤旋而不知紅紫既凋水霜方浩培之茅之孰長養是昜矣怒飛萬里直瀉觸山則襄泛舍則塹得千丈之堤以殺其餘泒乃益長而流乃益沛何者有所息者善所洩者也余同年友張含之韶年登上第妙選爲郎不佞時相過從每樂徵其大父叅知公寅淸藩屛之蹟含之復娓娓稱恂所先生云不榖之無墜大父緒非府君力不及此不佞因徵先生何如人云以隹公子早蜚聲縫掖中每試輒冠曹偶覵一第俯拾耳比不榖既售公車府君笑曰奈何提三寸腐毫逐兒輩夸父之步亟謝去被章甫稱封公不榖媿無能圖報塞也不佞復徵先生里居何狀云好振人之急嘗爲姨母子婚娶不逆其給靡百餘金置不問

撫亾友之子如巳出終身衣食之鬻山粜産知其不忍舍立還券不取值隣豪常侵市漁泰然不與較象弭復爲之解紛崇朴敦讓爲長者行今六十年如一日不佞曰顏得無稍衰髮得無稍班乎曰賴二三兄弟之靈杖几徒亾恙顧且迫投厝期不榖戔戔者其何以上府君萬年觴乎不佞悚然曰如含之言先生盖深于道者也先生仰承名父下撫令子

人皆華先生之遘而不知其難庯蔭之餘不
媮譬之善弓能裘爲難垂騁之轡不駕譬之
善刀能藏爲難前若手弄後若肩代先生喃
爾于烟雲文酒之場善息哉抑養生家多言
息或比悠于龜或踰潔于鶴莊生亦云至人
之息以踵先生歛機于元化之先操坎于人
倫之際得秋之神爲防之固其於息寧獨一
身吐納之烈且夫祿位年歲天所雜然施有

德者也然往往覗所取以爲酌挹彼榮名鴻
績台閣卿舜先生上推之犇知公下推之含
之而不爭則夫視履考祥鮐背鯢齒兼收其
勝而獨任其盈者天又烏能靳之試爲我進
觴先生曰入里門而有數馬之謹膝星之異
不復以三公五釜爲尊先生之爲萬石爲太
丘矣以讓更涖觴觴含之日靈運用秘書故
登車被難千古舉爲恨端今之稱先生者體
原芝草山川出雲爲人子若此竟何如許先
生聞之必反觴而一輾然也

壽錢太夫人六十序

予束髮譚秇即知海內有錢受之以名家子
負才蓋代比庚戌對公車與受之同出高陽
孫先生門相得歡甚今年余以榷關之役來
則受之寔待次里居其於微逐讌遊之迹甚
密乃是時受之母大夫人願年六十矣先期

受之私予曰太夫人修西方行恐守令之羔
鴈媢姬之牛酒多所椎擊傷菩提心將以一
輕刀遠出避之請無復用賀鬨而余竊念以
猶母事太夫人且偪處子舍則烏能已已姑
爲以言先之古稱婦人名行不出于閫第緗
帙彤管之所埀勒炳烺與辰漢爭光而昔人
幃櫺母子間或有獨伸之奇而不必有並嫩
之際恭讓之并杖不疑之讞决陶侃之返鮓

千古頌母儀者猶不無憾于其子而至如巨卿登堂之拜安仁板輿之將仁人孝子之動色相嚮流羡無窮者亦不必著其母之何姓氏行何則也太夫人爲政閫以内爲德里以内在人所稱述者不遑殫縷而余疎逖未足以知太夫人乃竊附於知受之受之古心直道動以聖賢豪傑自劘砥擇言而吐擇武而蹈與人交如春風之披拂而不自知其所親

于以知太夫人之慈而淑也末世好爲異同非茅靡則柴柵耳而受之慷慨獨行其意悉窮交鄙卑寡所爲覼析洛討者非國家之典籍章程即時事之機宜窾會百練剛而千尋直于以知太夫人之端以毅也受之言語妙天下自商周先秦以及六季三唐之業靡所弗工諸自蘭臺鄴架以至汲冢禹穴之籍靡所弗綜覽甫一濡染朝脱腕夕懸國門矣于以知太夫人之慧而藝靜而通也而受之復備物養色曲承匕箸之歡太夫人顏方皙鬒方黰其爲遘會夫豈襲諸母所敢望亨嘉雍穆之氣薰蒸流沁以結爲大年夫豈誣哉雖然受之有今日太夫人之以顧自今以往之身非太夫人之身也木天清近宸儲棟隆其進而秉藻鏡侍履旃躋台鉉方如日之初曈而漸以舒朗大官左藏之滲漉七命九命之

褕翟將追而萃夫夫人矣余固用受之之知知太夫人而且用太夫人之年知受之嚮用之年其自七十八十而九而百又奚俟端策也蓋太夫人家近海海吐欲天日以王百川至潛之爲珠貝蒸之爲霖雨皆海也而宸載于地夫地以育海爲大而不必尸海之功受之則海象也而太夫人則地象也異日霖雨之功成而不有天下率以歸德太夫人其爲

西方菩提之行乃弘遠耳今且先屬子墨以
上太夫人

賀貞慈田母陶孺人六十有五初度序

蓋余外舅茂才田公再娶而始得陶孺人也孺人歸稍稍艱子卽置貳何蔦之有身庚辛壬癸四浹旬耳而茂才公捐館舍孺人日夜泣卽撫胸絕脰矢地下從無難也孺人左提弱息右挈所後子沫血而襄窀穸事里中業

交口賢孺人矣亾何所後子夭孺人哭之痛恭月何免身舉永叔孺人掬兩孺子于股掌洩溺之中與貳何並影而四相弔也茂才公廓落不爲家一弟之孤嫠及兩侄胥于食焉孺人毅然持門戶則嫠及兩侄食于孺人不異食于茂才公迨析產猶割腴遺之也汚邪負郭歲時一小駟往來春課耘夏課穫身先臧獲酋何佐之朝賦糜夜賦苧身先婢御而何佐之孺人手緒于絣絣目眥于組紝更二十年一日矣孺人旣以息授子室則出入余家視猶母余每偕寧孺人出好飲食食我與何迭起治庖廚見余之搏永叔而嬉爲顏微解也三年余失婦孺人腹悲而貌不益瘁哭之艾于哭所後子時爲永叔嶷嶷豎其頭角矣又六年而永叔有婦又八年而永叔補弟子員多名流長者之交孺人爲之肆漿饋謹

鐍鑰以默相之如所爲相茂才公者永叔牽婦子以朝于寢選甘而奉伺色而言惟恐失孺人驩何猶終身執貳禮不敢尸爲母母永叔婦子也嗟夫易坤之繇無成而代有終婦道也臣道也通婦于臣仳離死喪固板蕩絕續之關也絳侯朱虛之于漢忠武之于蜀魏公信公之于宋然其人揭宇宙芬旂常可指而數也孺人黛笄而副禕者耳當茂才公捐

館舍義宜摠胸絶脰從地下所不摠胸絶脰
從地下則四泆旬腹中之以耳且婦人恒婢
女而矧有支子以形所愛喪息而貌不加瘁
艾于哭夭後子時孺人之明也其知體也造
家于危而覩其成是爲能終茂才公不然當
茂才公捐館舍時孺人悄悄然一摠胸絶脰
而從地下胡難矣古俠烈丈夫所難孺人易
之孺人之有今日非天哉余雖失婦恒出入

孺人家孺人猶母視我爲負其大都投永叔
使誦之孺人覩旌楔在門賓禮在堂左顧何
而及蓑昔事將必涔涔泣下也嗟乎以孺人
有今日雖觴而泣得無泣而觴哉

賀顏年伯母許大恭人八十壽序

乎孺顏公由冬官郎推擇守宛念許太恭人
春秋高欲投牒不赴而會不勝宛氓吏耄倪
之望爲一輕舠歸覲太恭人而後行太恭人
進于勝想勉之乎儒奉以守宛可一年餘而
顧時時東望引脰心未嘗晷刻忘梁山太武
之間也　天子踐祚敷大慶乎儒以二千
石拜誥進太恭人如今稱而歲之八月廿五
日太恭人且舉八十之觴于是宛部士人暨
榜稀比季皆詫爲美譚盛事爭加邀介幣往
賀于郡庭郎不嫺于頌如其且毅然身先視
史而乎孺意且倦遊會稍失當事指郎趣舍

人治裝解印綬返矣人之欲賀太恭人而未
效于詞與惜乎孺之歸而無從解其故者輒
曰太守固亟念太恭人歸又適值太恭人八
十朞郎三遷九命寧肯易一日而乎孺亦囂
然以得歸副初念不使太恭人初辰憂遠子
爲樂不佞某口吏其說而心猶謂窺太恭人
乎孺之淺也夫人所願于母者貴母也賢母
也壽母也然貴者親不可必于子賢者子不

可必于親壽者親與子之不可必于天乃壽
至八十尢號爲超軼希有古思有倫如虞潭
母年垂百安車入都司徒王導以下就謁養
堂最爲寵貴王右軍郗夫人年九十與人書
稱齒髮無闕神明至耳目那可便與人隔可
謂辨晰具超卓男子識賢矣而其娩不無零
落之歎也太恭人以孚孺爲子即不必使朝
貴迎謁若虞母而八難芍藥之奉六珈象翟

之服起居無方備物盡禮且聞太恭人神明
湛王僊如五六十人以故進膝而勉孚孺無
慽色也孚孺之治宛其廉潔可飲水其剛決
可剸犀而每值簿書煩細禮文苛紋呼指齟
齬輒咈然曰曷歸乎奈何以一腐鼠易堂上
慈烏也宛人頌孚孺謂百年來所僅遘而廉
則不能無所形剛則不能無所忤鴆媒賊工
實叢之矣故淺者謂孚孺數亟太恭人以歸

樂不以去戚而不知孚孺惟數亟太恭人故
爵祿不入其心爵祿不入其心故得一意畢
其才於治郡而忌者之偶晦不能敵頌者之
時章也向時孚孺違太恭人揹僊戀戀膝下
人何以悉太恭人閎遠曙大體而或孚孺綏
親而懸官于以嚁呪脂韋俯仰取尊顯又豈
所以光昭太恭人之令名哉故不佞某竊謂
信向說之淺也昔潘安仁者閒居賦嗟拙宦

滯淫沾沾以板輿奉母周覽王畿自喜乃考
其傳稱岳與賈謐等爲友其母誡之曰汝不
鑒止足之分猶乾沒不已乎是岳之奉母特
貌耳非真能悅母志也嚴延年守河南冬月
論囚其母止都亭不入垂涕譙讓太恭人以
孚孺爲子固已遠勝潘母嚴母而神明湛王
方齊郗夫人之年今得孚孺歸舞命綵而御
之曰兒不敢逆母命棄宛今幸毋得罪宛匹

夫匹婦爲母憂又不失母初辰使以念游子損減匕箸且陳笙者在門登歌者在堂知太恭人必頤而樂之仰虞母安車之迎何遜焉雖然貴不可必子而太恭人得之孚孺賢不可必母而孚孺可信于太恭人壽不可必天而太恭人實凝承之乃以孚孺之治治宛可必于下之頌而不必于上之知也人其謂何不佞其爲太恭人修祝史之文而不能無介介者則猶是思賀太恭人而未效于詞及惜孚孺之歸而無從解其故者之見也惟太恭人輒焉舉觴不獨慰孚孺矣

妙遠堂文律集目錄

妙遠堂文律集目錄終

玅遠堂文律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練水沈德符景倩閱

策一

問用兵者率言奇正則用衆用寡之殊矣乃有謂取荊非六十萬人不可者有請以十萬師橫行匈奴中而謂其可斬者亦有以三十六人成西域之

功以七百人胡服鳴角夜襲吐蕃以偏師風雪入蔡以從官未能酒而奪崑崙者其制勝之道孰爲萬全也奴禍漸深邊臣日號撥兵若其不集然使即如所議十八萬之衆盡赴廣寧山海間遂足以制奴之命乎是未可知矣抽調之未已而思召募召募之未已而思用西虜用朝鮮果保其無得失與抑奇正衆寡之外別有要領與諸士盱衡而憂時且摩厲以須效矣其悉摛有用之實著于篇

志有之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則或用衆或用寡其概已而善治兵者衆亦勝寡亦勝衆不妨散而爲寡寡不妨聯而爲衆要必衆而正以張不拔之勢寡而奇以赴不測之機然後錯出如環而卒立乎不可敗之地奚以明

其然也秦欲伐楚王翦謂非六十萬人不可樊噲請以十萬師横行匈奴中而季布謂噲可斬也似乎伐強敵非衆莫克矣然班超以三十六人往使絕塞偏鄯善焚虜使定于闐不聞其請益兵也吐蕃寇渭源薛訥王晙挈之以七百人胡服大呼鳴角相應蕃人拉然驚潰不聞其煩大衆也李愬以九千人冒風雪夜襲蔡州談笑人元濟之舍而不聞其資

後勁也狄青元夜設讌召從官稱疾入內夲
罷酒而報青三鼓奪崑崙矣不聞其咨旁議
也由諸君言之翦布爲與輙爲庸將矣而非
也翦布見其大而趙韋中其微衆而正所以
自全㴞虛蹈危以標長而底績則非奇弗效
也葢孫子有言兵者其勢儉其節短嘗觀古
人巳事則用多而拙者比比矣王尋王邑之
伐宛也鉦鼓旗幟綿亘數千里雜以虎豹犀

象之屬軍容之盛震古罕儷而無救乎昆陽
之敗曹操之下江南號稱百萬而無救乎烏
林之敗苻堅伐晉號稱六十萬而無救于淝
水之敗壽邑苻堅不足道操知兵善將淹貫
孫吳而甘出敗傷之轍者志驕而不審故易
乘其疎地異而未嘗故難防其解於節短之
一言槩未有合耳竊以爲用兵之道正以張
勢而奇以赴機其說似未可易也東方之難

作侵尋四年奴焰益熾我疆漸蹙邊臣疾聲
棘手以須士馬芻餉之厚集而猛爲之圖固
其情矣乃執事謂雖滿十八萬之數如原議
未必制奴之死命於乎誠不足以制奴也何
也試取遼巳敗之局而覆商之其難可知也
四路之舉宿將授鉞勇士交綏兵非不衆也
而卒以全覆開遼陽之守深池高城積米如
山輸金如水兵非不衆也而卒以叛潰聞葢

有兵而不練與無兵同也有兵而不戰與無
兵同也任議之岐觀帥卒之解體動靜之爽
算賞罰之稽時欺懦之成習與無兵同也今
日廣寧山海間號令明而壁壘新神氣稍稍
張矣然所謂任議帥卒動靜賞罰欺懦遂能
犂然盡改其舊乎即使王翦季布起而登壇
恐未可得志謂十八萬之衆遂犂庭掃穴不
旋踵而策盟府之勳生不敢浪言之而浪信

之也盖四路之舉近于正而不得其正故一衄而退無生地近者鎮江之復似乎奇而不得其奇故捷書甫馳益以挑奴之怒諸衛被屠戮最慘且駸駸乎悉銳欲渡河矣嗟乎未預定奇正之算而不能用所以正所以奇以錯出無端之方此遼之有兵而無兵也至所議用兵于遼又可爲長大息矣夫額兵之不足而思抽調也召募也勢也非得已也其欲借西虜之力資朝鮮之犄者意也非不可得已也而悬以爲其名甚美其論甚快斷斷不可久者則召募是販夫蕩子橋虔而語兵持綢者欲汰而擇之而不勝汰也欲待而擇之而不勝待也則不得不姑以名收之方其膺選而出計無終日而巳有逃之之心矣則領餉而入散而崇朝而巳有剽之之心矣無論驅不教之民饜方張之虜祟有用之帑資荒

餉之夫而鬬凌跆籍咨睢冥行如楚兵之訌于襄浙兵之譟于杭道路且有閗矣矧其出關而趑趄則清人河上之詩可虞也或不出關而離颺則涇原奉天之亂可戒也故召募不可不止也又有其名甚美其論甚快斷斷不可嘗者則用西虜是犬羊相比奴狡而虜貪黷其術中固甚易且彼以不由衷之言而望其代我爲不切巳之怒虜雖羯恐未肯俯而牽鼻也今倏報以四十萬至矣此豈僅僅弦高之十二牛足以充犒迎哉彼恃衆而挾賞則難爲始伏詐而渝盟則難爲中得志而貢償則難爲終且我之讐奴固矣何親于虜而指臂視之肝腸委之不愈以開弱示四夷隙乎用之而得如回紇之于唐岐隴同渭之間騷然無寧宇猶可言也用之而失如金之于宋遼亾而金強金横而宋削矣不可言也

故用虜不可不慎也而士大夫以其名之美而論之快後言召募秘言用虜似非所以爲遼策久長也雖然東事將不可爲乎愚以爲莫如急練遼兵嗣抽邊兵以實之而借聲朝鮮以爲之翼蓋人慮朝鮮之惕于奴而中持兩端規我獨不思朝鮮之畏折入于奴雖就我而無敢貳焉其情亦可念也第可借之以爲聲勿遽狃之以胥敗也所恶于邊兵者塗

人象馬不可驅策耳蓋留精銳以自衛而區畛域于代耘則邊臣之陋也倘厲功令以撫之雷霆虢虢震其上裭督撫則督撫力矣裭大帥則大帥力矣又何患抽調之不得實用哉而其要莫急于練土著之民與招內附之衆蓋遼人膏血腥于川原冢墓殘于斤斧枕藉而死者非其父兄則其子弟是必憤憤而勇可使也巧生于所習故屢溺而善沒者出

矣屢蹶而善步者出矣遼人習于奴而漸窺其長短去來之狀則其弱可使也遼人雖苦兵其風氣筋力素悍鷙亦勝兵負卒邏騎第庚擇而省旁求其智可使也遼之陷奴者日夜引領望救其散入而廬其廣寧登萊之衆皆飢渴易于拊循與內地望影而怖思轉徙窮遼者反覺不侔則其愚可使也使得一嚴毅廉仁之將屬而部伍之厚其糈爲練資寬

其期爲練日精其法爲練課庶乎人人思奮無衆無募俱可試于用矣然而他日之制奴又必[illegible]于用奇不見李泌之策安祿山者乎曰[illegible]得子女玉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illegible]之志奴之舉動亦類之所恃爲跳擲者[illegible]三叛人耳今當事議三方布置其得失姑未敢深言然可謂正而衆以張其勢矣於班超薛訥李愬狄青之著奈何不亟圖哉蓋

用奇之說有二焉曰用戰用間誠如項羽之救鉅鹿沉舟破釜示以必死之心而始可以語戰誠如韓信背水李愬垂匏所謂置之死地使人人自力而始可以語戰誠如李牧日椎牛饗士人人思得當以報而始可以語戰也誠如馮驩操金遺書宮他而始可以語間誠如陳平見項王使佯驚謂爲亞父使徐以惡具雜進而始可以語間誠如种世衡遣王嵩

入元昊又設與遺版以殺野利天都而始可以語間也以奇赴機則立正之衆不贅以正張勢則用奇之愧愈堅夫然後可以決戰可以圖守雖十八萬人不爲不武故頗亟罷召募絶言用虜而專以事遣將見天怒巳盈廟謨畢集奴且有授首之期矣抑老子有言兵者不得巳而用之恬惔爲上此非老子之言而大易之訓也易之師曰栽至險于至順險易知順不易知也其彖曰丈人貞吉弟子輿尸則凶而終之以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夫所謂小人者非必貪婪徂變懷向背而闇機宜始足以當之也蓋微有翹然自試其奇之心與自然務伸其說之意即如吳起所云偽士即無益于國家矣倘能求師帥之丈人而無用尚偽之小人尤所稱制勝之本萬全之圖折衝帷幄之上計乎而非紙注之夫所敢

置喙也

策二

問兵陣之法所從來久矣或云原于井田或云本于易見于詩其故可得詳與自軒後而下號爲精奇變化者莫如諸葛武侯其八陣遺圖最奧復難測諸如李筌張燁趙本學之解紛紜駁擊其肯綮安在也說者謂陣法絶

自南宋而我

先朝諸名世大帥若邊圉鍾門之功者

仍有一二嫻習者與抑專恃野戰也

逆奴狂逞聞其行兵實精悍有度故

不易當然則奴及習法而我以師武

臣力全盛之世用兵顧甘出奴下耶

是不可不亟講矣昔唐之太宗宋之

神宗總總鑿鑿於布陣束伍之制若

謂舍法無能軍而古名將又有不願

學古兵法者有謂運用之妙全在一

心者于易詩所稱將無謬黠與諸士

於中覩析久矣務質而言之勿綳帨

說鈐爲也

兵可以無法乎彼梳鞠削巷且有物有則焉

而況于兵然則必恃法而後兵乎是膠柱可

所鼓悉執方可以攻瑕此趙括之所爲禽而

房琯之所以立敗也譬之學士家孫吳符鈐

之書其四子六經也營陣行列其比耦帖括

之技也演繹訓練其私課羣試也戰必勝攻

必取其脫穎而出囊登歌而通籍也世固有

腐儒老生酣飽傳註之文瀾翻訓詁之說而

不得志于有司者矣未有游閒豪舉目不觸

縑緗手不操筆牘枵腹而遊子墨之林可以

指陳古今籠取青紫也此學法與用法之衡

矣營陣之法何昉乎或曰其說本于井田四

方爲正四餘爲奇比肩而耰鋤授之以行列

整齊焉因古人寓兵于農深意而或曰其象

盡于易之師伏羲氏則星布卦以十二卦當

十二星布四坎于中以爲貞布八卦于外以

爲悔一陽居中用事內外諸陰環而聽命焉

將道也故名之師諸葛武侯八陣遺圖知者

謂出於風后握奇之法而多寡亦準于易上

統三十下統三十四皆配合上下經之數循環藏露準于爻餘奇爲握準于蓍其說非卒語可盡而儒者謂先王行師伐國之制不可得而指授畧於常武之詩如飛如翰如江漢如山川想見之抑何盛矣至於魚腹彌牟之圖所可睹者壘石也所可計者算數也諸家爭臆測而手模之李筌之所演張燁趙本學之所詮出入異同雖不一指而大約天地風

雲龍虎蛇鳥其位也一而二二而三以至于八而六十四其變也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其名也其說幽微浩瀚有耆儒之所不能通宿將之所不必曉然總不外乎方圓曲直之形奇正分合之理有衡有軸有衡之別爲六爲八之分而中貴有帥以主之則風后之握奇師象之賜爻也善乎獨孤及之論握奇曰立位也備物也致用也既

堅拔深如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頗得聖人握機之意而張行成所述八陣謂閑習于平時一旦當敵鬬亂而不可亂形圓而不可敗則千古兵陣之肯綮矣武侯而下以迨勝國人自爲陣而陣不可勝紀也陣自爲法而法不可勝贅也說者乃云陣法絕自南宋夫何代無武功而必曰南宋而後無武法哉固矣其隅見已我

國朝草昧肇造之初蝺難三犁之舉嘽嘽赫赫震殊俗而軼往符寧非有開合六花飛揚九地者哉抑其後文武名臣王驥有立伍之陣矣俞大猷有三疊之陣矣戚繼光有鴛鴦之陣矣驥大猷姑舍是繼光百年間名將也兵家方艷稱之其爲握奇也八陣也不可知而要之恃法而後能勝熟法而後能變則古今人一轍矣逆奴狂悖敢逆顏行而我屢挫

之餘奄奄不振若謂女眞兵滿萬不可敵其語近確者而不知奴恃蟻聚烏合之衆耳奚足以稱敵國第所爲行兵則彼有制而我無制彼能習而我不肯習耳何也奴之自稚以至耄皆兵年也自名王當戶以及部落零星皆兵人也籌書期會考課等差皆兵事也飲食耕鑿起居嬉戲皆兵具也而且閑有水煉之法焉有火煉之法焉乃中國則反是矣

其視兵也相駭爲非常之原兵而談及于陣陣于法尤迂之矣毋論衣纓文墨者等之塵飯芻靈即材官蹶張別有窟穴以寄其精神問之公埊司馬而不能舉其名氏有之矣至梁創于刹膚而始呼救于燃臍謂猝足以得營陣之效有是理哉愚竊嘗聞其緒矣以陣言之天地風雲龍虎蛇鳥之自用之諸曲險阻或未必盡然而所謂奇正分合可習也舉

重挽強不怯者力瀕危蹶殆不撓者膽日經月歷不變者筋三者可習也以具言之虜所長弓矢也騎戰也而我所長以詘奴者步卒也火攻也車營也

成祖文皇帝嘗經營百戰率用神鎗開近日西北邊恒籍之虜無不望而嚙指焉乃萃火具于邊而輒苦不𢦤曰虜遠而發近則勢曠而不可驟及也虜後而發先則筒熱而不可

更燃也凡茲皆恇怯祟其中耳故火器可習也犀兕丹漆之偷多而函何以不輕且堅金羽膠幹之不勝用而弓與矢何以不銛且鋭故美其材昂其直良其工而甲冑絃括可習也誠能如馬隆之所造偏箱車且營且戰用以取京州而車可習也如岳飛麻扎刀轆以白棓專用之揞斷馬足中人腰膂而步可習也且我數奔者以其怖耳若目鬧于旌幟之

色可以不驚耳恬于金鼓之音可以不震身安于雨雪霜露之氣可以不疲心嫻于作坐進止之場可以不懈夫不見馳人之教馳乎乘千里而一息視過都如歷塊然初鮮有不掉眩欲墜者乃爲銜以勒之轡以總之箠以答之夫然後手足有所憑而心目有所止一試而可以御馬再試而見無全馬三試而恒恐霜蹄之不速矣故營陣之法其使明于二

廣五軍魚麗鵝鸛者其文也使之上下相維呼吸相應手與器相操師與卒相倚爲命于以定囂止譁及憤鼓衰驅之萬變而爲我用者其神也奴雖横終蠛蠓耳此其說又証於唐之太宗宋之神宗矣太宗東髮起兵以神武取天下衛公之博綜曉暢武侯後一人耳乃君臣相與問答一何諄切詳至哉宋神宗時值契丹元昊搶攘之餘惆焉爲富貴強兵

之舉宜其咨之朝士見之論于東伍立陣反覆致意焉而鹵莽者多好稱霍去病岳鄂王蓋不至學古兵法以對漢武去病之言也運用之妙在于一心以對宗澤鄂王之言也嗟乎有去病鄂王之人而後可亦如縱枝之徒賦天授之絶資空入倫之妙選流覽則數行俱了慧識則三隅可通馮虛而上固其所耳而必欲腼臨桀爲守壑唯伊吾爲嚼木是

必家嫖姚而人飛將始以充駕馭彼易象所陳風后所創武侯所圖李筌諸臣所研釋皆爲欺我雖唐宋二帝猶肖睍之見也與哉當欒鍼之稱于楚曰好以整好以暇於鄢之戰卒令遺使承飲以賓其官而六月之詩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解者謂敬以將事也故以八陣諸家視營陣猶武夫之粗迹而以詩書之文視營陣之法則致精而極微矣且兵之

方練者有戒心焉戒則必敬得志而汰或忠之矣奴俺勝而汰而我方戒而敬屈其所拙以求伸其所長又唯今日爲然矣雖然百珍海集而毀土簋六書雲興而返結繩迂而不可施也越方斷髮而資之以章甫秦方驅鐵而教之以方舟強而不可久也風后武侯其人邈矣談於兆蚤之前有瞪目發狂華耳瞽猶戚繼光者因百年閒名將也其在南則紀

效有書在北則練兵有紀宜人予一帙而課其成焉或如張睢陽令諸將各以意教而無掣其肘巧者變通疎者循習將不數月濔可追蹤江漢常武之盛矣夫兵法者嘗苦有可習之時而無其意有不得不習之意而無其人三年蓄艾今猶可緩哉故吾願遠之諸將寧爲李筌張燁趙本學拾金版玉符之遺瀋而不願以去病鄂王自偹冒白刃持空拳反

出蟻蟲之奴下也雖然更有進焉桓桓糾糾士卒之任也恍詩書敦禮樂敵王愾而固吾圉者將帥之任也明功罪區枉直罰不貸親而賞不遺將首將將之任也夫使急公與縮朒者同科而誰肯先于赴使殉難與保身者同籍而誰肯勇于死使持局與旁睨者同許而誰肯敎于承彼區區廢律野戰又其小耳嗚呼今天下之無法也久矣

論一

志伊學顏

伊尹起莘野之中負鼎而干時主其迹甚奇而具之舉翊唐虞未有之勛功甚高桐宮之役易置其君如奕棋事甚烈也而顏子淵棲遲陋巷之閒郭外之田僅足以供饘粥郭內之田僅足以供枲麻恂恂誦讀終其身蓋亦約結無俚之甚矣而濂溪先生乃云志伊尹

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不亦相舛謬而不倫乎非也人之志無際而學方凡有所欲爲于天下以身試之而失者非盡無志也正其學不足以御之也且顏子之學何學乎固學爲孔子者也夷考孔子生平飯蔬飲水曾一飽之無時轍爲環席爲不暖而乃曰吾志在春秋夫春秋者皆撥亂百世之猷尊夏攘夷之事當其時號爲九合一匡庶幾可比隆伊尹

兩無媿者非夷吾乎使孔子效其變魯之長以建東周之略其作用規模未必非啻夷管于不足道然孔子亟數仁其功而獨小其器則以仲之志則是而其學非也由此觀之非特管仲而已也儀秦也申韓也皆的然思有所制于天下以斯世斯民爲志者也彼固曰吾之汲汲于天下如是非必操斯世斯民以俯合于吾所欲爲則不可而不知志大而或

有以娩之志寄而或有以懲之志虛而或有以中之於是利未程于一身害已勞于一世即苟且補苴民物或襲其慶而吾之心膠膠格格立于四鶩之途有不勝其侜張者矣善夫周子之教人也彼若曰寧使宇宙無事功不可使問學無根抵有澹然漠然若置若忘之局量而後有赫焉卓焉不震不迫之精神以志若此以學若此可象可則鴻羽也可見

可隱龍德也其斯以爲太極之精詣乎漢博陸矣受遺定策於社稷動無兩得世並舉而稱之曰伊霍然前史譏其不學無術矣豈欲其釋圭組而簡編也哉誠使轂丹佩玉之時縣乘負璽之會稍有彈琴咏歌浮雲富貴之意則其神必不濁而欲必不盈甚矣周子之言能見其大也其學一傳兩得程兩程子茂叔之教必令尋顏子樂處而胡瑗在大學舉

問伊川曰顏子何所學故兩程得詣其微後當安石行新法時程子徐以片言折之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以平氣聽之夫安石志易天下其自處固不下于阿衡也而不能有以奪程子嗟夫學寧易言哉

論二

先和而造大事

舉大事者其神燭于事先必握乎豪傑庸人

交劑之樞而後吾之事萬舉而萬當何者大事者人心之所集也惟集則媒爭勇爭于拔智爭于囊舌爭于鋒意爭于柵於是乎不顧事之濟不濟而務有以持之究且使事之整而造芬事之靜而造躁事之有端委有節候而造轇轕凌忽央裂之禍卒國受之甚矣不和之爲害也吳子之言不和有四曰不和于朝不可軍不和于軍不可陣不和于陣不可戰不和于戰不可勝而謂有道者之用民先和而造大事嗟夫知兵本矣雖然此非特兵家之言亦儒者之所恒道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尉繚子亦竊其語爾之今夫負百鈞之囊者必血脈靈通手足調適而後可以遠而無蹶也聚千金之族者必主伯蒸洽亞旅恪恭而後可以安而無戾也而況于國之大事乎然大事恒易失于不

和者此豪傑之責非庸衆人之責也何也庸人能隨不能規能附不能翊豪傑之士其精神膽魄往往浮溢于事外而蓬勃于事中使豪傑任事而庸人駁之一豪傑任事而衆豪傑參伍之擘析之常覺戛戛焉閡不相入故曰不和者必豪傑非庸人也試以起之所臚就春秋事証之殽之役秦穆公違蹇叔出師使哭送其子而卒以西乞孟明往遺之奔所

謂不和于朝者也城濮之役楚子欲退子玉欲戰少與之卒而弗止焉館穀于敵而自戕其身所謂不和于軍者也大棘之役華元饗士羹弗及于羊斟而遂御之以入軍所謂不和于陣者也邲之役先穀違命荀林父不能令從韓獻子分惡之計而以脫扃掬指貽誚詬所謂不和于戰者也嗚呼此秦穆楚子華元荀父之過而非諸人之過也謂其智不能

用之也有道之主知之其紐樞于和其軸轉于先是故意有所不必膠權有所不必藉才有所不必奮術有所不必龍繽繽綸綸罔忽咄嗟之變不必問而惟就人心之微默抗之其受如谷其圓如環其翕如槖其發如括其靜如陰其動如陽在國而一國如一家在軍而一軍如一人在陣而一陣如一體在戰而一戰如一心夫然後下令流水之源而決機

風雨之迅雖使天地辟易禰社丘墟首領皸瘃妻孥土梗用之萬變而其民無不樂爲效殊力噫和之益大矣是道也夔曠得之以諧八音俞扁得之以叫百草易牙得之以適五味則皆豪傑之用也蓋絲竹土革樊然列于縣得金石以始始終終而音舉矣故金石者能用絲竹土革者也鹽之爲辛爲苦爲毒螫蘖蓮萃然畢陳于俎而國老能和之故國老

者能用百藥者也苟藥之劑虬麟之脯鹽梅之羹熾然雜投于鼎而甘蘖能受之故甘蘖者能用羣狙者也有道者消豪傑之角距以鵩膈衆之聰明亦猶是矣蓋豪傑之氣靡所不張而不能不爲大事抑就其細惟恬于節拓于量夫然後順于衆而和于朝一和于朝而告元龜參天時皆其後矣易曰聖人以毒天下而民從之而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夫從

必出于不自疎助必出于不自用甚矣吳子之言近知道也間嘗蘱觀宋事而得和不和之極致矣宋之盛也其大舉無過澶淵西夏矣澶淵之駕寇準與欽若見明乎不和而百萬渡河天威震叠其制事何定也西夏之績仲淹與琦迹似乎不和而好水之敗鄜延之守其濟事猶均也迨其後而新法興洛蜀搆主和主戰盡江畫淮始以豪傑與豪傑爭繼

以庸人與庸人爭而宋之大事去矣故愚以謂有道之用其民去不和以致和必豪傑之責也雖然將姝姝媛媛寧處其身而虐弃視其國乎是疵事之甚者然則何以晰和曰惟其公何以決和日惟其斷請附二言以伸吳子之義

玅遠堂文呂集目錄

疏文一

妙遠堂文呂集目錄終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棠邑張鳳翼附之閱

疏文一

募修潦河通濟橋疏

蓋聞王政利民生紀徒杠於十月佛詮傳善喻標寶筏于千金維此潦河夙稱巨浸南接荆巴之版壞北通燕豫之輪蹄每至積雨奔

臨兼秋浩淼止公無渡時寫怨于箜篌向若而悲難施長于舟楫某等視同已溺叶于人謀爰希編竹之功共免褰裳之歎伏望某等作功德主割慳貪心將鞭石以駕黿鼉漸看有衆如積毛而填烏鵲何擇鴻纖屹然不日之間宛爾垂虹之影竹見塗謳巷頌福田自食于四天即令岸圻山崩香耆永留于百世

謹疏

西關至門外募甃街路疏

周道其直如砥夙著美于詠歌陳國茀不可行乃徵亡于朕兆況蜀成劉之内更當車馬之衝惟茲縱佑坊西以及觀瀾門外室廬則連墻比至來往則躡趾摩肩且城隍廟可一方善惡之衡威靈爲爽厲生祠士萬姓宗祊之寄血食崇隆駿奔剩日望勤于宰官禋祀則遠近逖乎婦子而水泉無以流惡俾确多

類迷陽枯憊而跬武崎嶇即壽躅何由稱善陰雨則兼旬沮洳雖禹檋安得交通爰是爲間左之愛勿等途人之視荼必甃之以石乃可傳于無窮祈我媚鄰各捐粟帛唯錙銖靡惜冀將積羽以輕金始荒度惟勤乃無懸水而胝胝敢望銅滿槐里同上都九陌之規模庶幾白日紅塵利閭境四民之出入謹疏

募修邑侯司公生祠簿

伏聞桐鄉祀能逾子芬俎豆于千秋畏壘詛
不忘君置衣冠于百代寧獨后譬殊迹亦且
浮剎如風我邑侯某聿以俊人起爲循吏清
堪飲水屡䦨懸甑生塵早可爲霖立使焦原
改色不鄙彈丸之邑丕恢游刃之硎識朗燃
犀狐絕憑城之尾政袪害馬鴻希繞澤之音
導美刹于久湮胼胝而先民事撲兇鋒于方
熾俺席以過王師且增餉徵兵遄時不易馳

車呼馬較昔尤艱凡閭閻不聞不見之中悉
籌畫以保以臨之事若由已以饑者惟然不
遑于安非每人而悅之乃其所以爲大忽遷
郡佐尚觖輿情願借寇君叩帝閽而聊訴孰
嗣子產遊鄉較以興歌祗憑丹艧之匾常肖
紫芝之宇憩甘棠而歌勿剪萬口猶碑擷溪
藻以薦維馨一朝成市爰資鴻助始便鳩工
試思四載之間何以仰有父俯有子必同二

代之直或知殺不怨利不庸既弘不朽之若
舉且作後來之炳鑒倘念衆擎則舉庶有望
焉如其薄德自甘亦奚責矣謹疏

唐縣白秋鎮募修東嶽廟疏

伏惟東嶽之神號曰天孫名爲司命列玉霄
之聱笏比秩王公燦金簡之圖書炳靈泰漢
維此白秋小市舊存青帝行宮風雨漂搖朱
稼澌滅使入者無以作敬即過焉莫不興哀

乃有羽士某者忽來施藥探千金龍藏之方
颷爾朝真恭五夜鸞於之隊勤思鼎建普望
雷從寸鋌纏絲即同珠璧支流餘滴將作江
河庶不日牲祝告虔煥碧瓦雕甍之盛且異
時清虛註籍享丹丘玄圃之庥謹疏

募修廣生祠道房疏

伏惟廣生尊神炳靈榱桷衍慶宗祊惟叢祠
當草創之餘故副室耿茅茨之地黃冠日一至

而夕歸逆同旅客婦子風行而露處覩等遂人欲虔崇奉之心宜飾莊嚴之貌伏願廣施木石勿辭錢刀庶幾積圭黍而成小丘俾得潔香燈而考鍾鼓人以仰瞻悚志稍弘翬飛鳥革之觀神將默迓為功必獲麟趾螽斯之報謹疏

募建報國菴疏

佛說四恩國王居一然方袍圓首之衆無可

事事惟有晨夕持誦悲祈以資利益而矧邊外踵接暴骨如亂麻滯魄幽魂必變雪霜而悄星月者偉哉寬公之募建報國庵也自遼左發難以來縉紳祿養之士規道德而矩名法多乘間抵隙攫官爵胠篋囊以自肥潤儼然居之不疑而寬公以緇衣赤脚從寒灰枯木中勃積血誠不忘國恩如此倘非爲禍禽脫必有對之而汗下者矣卜式有言天子誅匈奴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而後匈奴可滅也居今之世苟未能殺賊貲未能轉餉者請皆施之于庵以存此意勿徒作福田佛事視也

唐縣土廟吏募修白衣觀音庵疏

我觀音大士者從聞思修得正徧知助宣法教若公輸之佐天王悲愍群生類慈母之撫稚子其在白衣之號尤關繦褓之祥寶地現

兩誠依梵網石麟玉燕慶衍宗祊祈普發四衆之喜心可立成一方之盛事悟非幻而幻幻朝鍾暮鼓突生陸地潮音由無生以生生秋實春花悉屬蓮邦法種寧獨比丘尼修持有所將使閻浮世繁衍無窮福不唐捐佛為證嚮謹疏

黃臺寺講經募緣供養疏

黃臺寺殿閣落成寺僧乞余碑為文之矣已

來告曰惟茲月望禮講師名山建壇說法以惠學人願居士一言以勸施者夫楞嚴二十五圓通門從聞思修爲震旦第一義今詩書絃誦之流館舍以群之討論以贓之弗精弗詳猶同糟粕況金口所宣貝葉所紀希有微妙十伯世諦者乎因施生信從講生悟施者之功等於講者乃不辭搦管而爲頌言

稽首調御疲津梁　四十九年作道場
微言妙義時宣揚　剛以瑤函琳扎藏
誰能抉髓入祖堂　手扶實山施貧尩
名山上人嗣法王　片紙能焚五燈光
獅子吼地自象狂　舌端辨辨青蓮香
緇俗圍繞皆熱忙　傾耳徐聽沾清凉
有如岱雲雨八荒　蒲稗稻禾各自長
根因勝劣視所當　雨實無意爲炎霜
復如人覩孫子目　延師嶽嶽絳帳張

拾青紆紫爲願償　進討修脯資相當
何況菩提甘露漿　生死大事超無常
吁嗟梢波恩不忘　子視衆生慈無方
金繩法幢非渺茫　願言亟破慳貪囊

襄陽府重修臥佛寺募緣疏簿

竊以鷲峰西峙啓日月于銀繩鹿苑東開麗雲霞于金牓凡茲名梁恒表精廬臥佛寺者襄陽之舊剎也肇自唐代炳于周輿鷲堂弘接引之門虎井著幽通之迹其地跨連岡澗潄咽烟嵐韓夫人之雉堞朝青羊叔子之龜趺春綠風檣霧樹接几席于江山粉堞丹標寫畫圖于屏障而以屢遷荏苒漸至飄搖上座塵飛俄聞時椰法堂草長誰覓腰鐮熠燿舞以分螢蟏蛸垂而網戶飢鴟晝嘯斷王鳫之一廬山鬼宵趨雜天龍之八部乃有吳中高士彭君城者浮雲游于慧業文人疲於津

梁味晉賢之名理光生殿閣想漢世之儀形兆發夢徵勃興慈願遽上人常楞行圓十地智併五空回已持寸鐵而入宗庭燃五燈以揚祖燄韶懺悉虎提雖空小果以蹄筌然教示莊嚴如福慧途之圭表分勞節笠並望檀波維兹南爽之隽邦夙號上游之雄郡紫氣霓布朱邸星羅鼎食鍾鳴洪都之珮環駢響袂帷汗雨臨淄之車轂爭摩浮江多珠船鐵

冶之豪比屋饒麥烏卷較之彥且座頻覩日里傳麗與饑鋒語核彌天代有道安氣岸寧無上器想出同心節如稊米之分太倉將積恒沙而成多寶行見林開雙樹重湧金棺地闢孤崖立成紺宇普同食息經行之衆時轉常樂我淨之輪敬介管城代循遺鐸倘得池窺悲遠容信元亮之眉若令碑勒頭陀終媿簡棲之筆謹疏

乾明寺重修藏經閣及兩廊禪堂募緣疏簿

乾明寺舊有北藏一部爲閣庋之久之弗飭且兩廊及禪堂不具觀者有卑陋湫隘之嗟寺僧將乞之檀那而新焉持簿來謁滬菴居士歡喜踴躍而說偈言

偈曰

佛說貝多葉　大慈爲四生

執經以求佛　如按程覓路
將經置櫝中　見櫝不見經
而況設以閣　鞿靡加扃鐍
種種諸障礙　皆非經面目
然人望見閣　即知中有經
不作富貴家　樓觀室廬想
閣經見不分　經在人心故
因經而念櫝　因櫝而念閣

牕戸及欄楯　金碧雜綵綵
宛轉相箭絛　儼如善法堂
總於一念中　諸相森然具
何況合萬心　以畢一念事
仁者勿慳護　豈殺視其力
材木絲與穀　委積塵土同
當其出栗時　業已傳經竟
伏願無相施　普獲無量義

閑鄔墻壁間　熾然皆說法

屯頭重修觀音菴募緣疏

我觀音大士從聞思修得止徧知分流說法聞名現身以故遠而普陀近而震旦大則百億由旬莊嚴之境小或三家村市錐卓之場具感通心無分別想屯頭觀音菴者某哲姚艾孫人香火院也歲月崩頹丹堊剥落某諸君謀一新之而艱於力授疏白足乞於檀那

余惟大士名號首稱慈悲慈必如母之視兒凡植福種因俱爲顧復悲莫甚于之追母凡網緣視迹卽是皈依誰無烏鳥之懷請與龍象之願共一樣施一粒咸開金界之光袪六塵淨六根普聽海潮之響謹疏

翠林菴募緣疏

梵刹之與帝城爲盛塗金堊繡栱取莊嚴占市歸衢無從闃曠每當遊息輙苦紛囂乃地

經北郭之偏有水自西山而下始漱珠而瀏流漸匯玉以空明葭葦縱横槐椰森蔽白鮫黃鵠卽太液之春波黑水紅衣非昆池之刼火每至夕陽栖堞秋露凝皐鷗沙與鳫漵依稀雉影共皎宮孤吐瓢笠而至者等於衆流之歸巾車以來者寄其五湖之想而野空浮碧岸少精藍僅茲翠林一菴不足茅茨半畝頹維摩室雖安寶座三千作化城觀尚欠僊

樓十二聚托瞻依之不易將經行禮懺以何
資滇南海公發深憫之心與廣度之志誓循
衣祓往歷關山與遇上嶺立開弦搆而余以
爲欲完積願在戒乏求祗園何以傳經知精
專之難奪阿育胡由湧地想圓滿之不殊斷
非彼小乘人可作此大緣事懸機待信如海
之撮萃積想生基似種之得果穿雲漏月何
關法界成虧捨宅聚沙總視前因深淺宜定

說巳樓系偈言

氐茲國都　以土爲宅　以水爲轄
瀰瀰卜雒　涇渭滎泰　往符可觀
溯彼清泠　瀉於翠微　而絡玄武
帝澤所憑　神光翕欲　可無蓮宇
世之鑑夫　有同蜻蜓　抱尤自苦
請以水觀　雲照而影　風遭而怒
起滅須臾　百千億態　如織如組
水自如如　初無去來　初無忻忤
作如是想　共視貝珠　擲同塵土
早放淨域　報國王恩　暮鍾晨鼓
將大香海　忽現神通　化爲白乳
以最福田　等深等廣　佛不誑汝

爲脊僧如賢募建禪堂疏

竊謂資以不忍弘仁益憫物實補天之憾佛
以無私垂教故濟人爲度巳之津世所最悲

疾莫如瞽雖云眼在身中見所見明見精之
根不滅然衆生同宇内欲安欲逸欲惡之性
寧殊苟視其失途而恝然亦未嘗易地而思
耳矧競色則願奢凡刻桷連欐總易種貪癡
之業而志情則求寡苟蔽風逃雨即全收清
淨之因俾之盎頭有一把茅未必傾橐損十
斛麥庶安行腳永免宵啼雖日月燈之無所
施不害草衣木食有階席坐之可以相寧殊

燕壘鳩巢惟人人發憐愍之心願世世遊光明之藏謹疏

果園村菴供養安禪講經疏

葢聞二十五圓通門總向蒲團攝受百千億貝多典悉由金口宣揚欲假筌蹄貳資禪誦乃閻浮世但遷流薪火誰知狂象之難調即出家兒亦澌滅門風不問野狐之羣聚敢力求夫勝果願共結此良因葢禪非能所可攙

縱古廟爐灰尚須究竟講從聲聞悟入鐃香臺花雨恐屬塵勞欲六時不斷于薰修必五食無惱于供養誰其任功德主在普生廻向心分海邊龐老之金勿爲錢虜灑座下阿難之涕請看鞭駒福不唐捐人隨喜捨謹疏

龍泉菴疏偈

祖印上人將結庵龍泉寺中晨夕課誦以待四方白足之安禪者供禮之而問疏於滬替居士居士深憫其意而說偈言

偈曰

佛法如水浮大地　凡履地者皆履水
忽有渴人四顧走　滃然穴地甘泉出
里兒斟酌其餘瀝　相與咨嗟詫希有
廣資椎鑿及瓶鉢　名是人爲求泉者
寧知日月處水中　雖不求水水常在
上人履下如閒雲　東及普陀北帝里

風柯潮音飽經歷　乃知故鄉即佛土
願以葢頂一把茅　供養十方諸賢聖
安禪課誦而經行　人人盡得成佛道
普求檀信破慳執　共以七寶爲粧嚴
譬持瓶鉢與渴人　得泉匪獨一士潤
倘悟求泉泉即是　施者受者悉清淨
居士毫端有全海　故是說法甘露滴

安樂寺募化供養道場講經疏

安樂寺僧持疏向予曰將以十月望日設水陸像廣集緇白延遂公講楞嚴諸經而供具不饒將乞之四方惟居士一言導之予躍然喜曰茲土之廢講也久矣遂公今之龍象也時不可失爰趣其願力深贊之爲綴韻語俾謁檀那

祖機刻文字其意貴懸悟嚮彼知味人不耗飲食故非謂可楞腹竟之餕餔具未法既衰漸講堂久塵汚金函多滯義寶筏盡迷渡派漫嗔野狐笥空飽仙蠹金剛鈒若焚天龍指難竪招提臨青幡丰葺隱花樹矢將求莊嚴像設以晨暮飯依人天眼楗椎發重錮有如大明日而啓積陰霧有倡固必應非衆胡由聚所典諸仁者猛省登覺路各損黃白資其爲川嶽功倘猶秘慳囊請以世法喻千錢醵優伶百夫競執素沾沾意所尚買勇靡不赴

刻大事因緣累刦所難遇或樂奉稌黍或樂御刀布廣則恒河沙少亦藥苗兩威儀今衛國突兀服前露潮音振群耳慈幢澹諸慮我願聰法人良駒見鞭去我願施供人種蘭取香穫居士爲證盟佛力不汝誤

乾明寺募齋萬僧疏

蓋聞一飯以酬漂母武夫且激于俠腸百金而貸監河玄客亦資于外護況供段食足廣福田乾明寺選佛名場堪聚五方之瓶鉢慧開士濟人弘願勃興一念之津梁將以齋萬比丘敢徧告諸長者床慈長物願分鳳鷲之餘粲聚比恒沙盡庀伊蒲之淨饌俾與沾禪悅味得共發菩提心饑時喫困時眠覺宗風之具在香種蘭粮種穀知定報之無差謹疏

誦法華經疏文

伏以纏綿疾疢罪必由于宿愆披導昏愚法

恒資夫天覺僧于蓮座碩鑒葵私益因某素
禀清羸或多嗔恚偶遑霜露幾至顛危幸徼
芝朮之效功益悟芭蕉之脆質謹一心皈命
三世諸佛延某恭誦法華真經祈佛慈愍伏
願懺其往業予以新禧俾沾功德之餘波永
茂康寧之遐祉謹疏

募置水陸全像疏

粤自阿難冥照悲鬼趣于蓉針梁武弘仁驗
宗風于燃燭法留震旦教準瑜珈盡三界之
鬼神介一堂之水陸其來固已久矣惟吾新
邑夙號丸封僧徒率同陋以沿承像設皆零
星而補綷事非其故道或浸亡有某上人發
憐愍之心爲功德之主謂名號之途非一必
全乃以便于瞻依而精神之用甚微惟工斯
可傳之永从將遡漢流而下往來吳市之中
夫信自心生要從悲而種果然施惟力視須

取喜以破慳勿分累黍之觀總屬聚沙之功
於是漚菴居士歡讚歎而說偈言

偈曰

人處三界中　鬼神所環伺
凡夫脩不見　日墮黑業場
試令冥坐時　一念生廻向
髮膚若牽採　鬼神森然立
是以瑜珈門　啟此戲度法
令設種種像　瞻覩而悲哀
曾聞道侶言　水陸外無神
僻世村市豪　不知有公府
爲示茲令長　及牧伯監司
大小諸公卿　法無可抑覩
又如國藏中　有書必有圖
書以繹厥理　圖以繪厥形
智愚獲兩入　無可偏廢處

貝多非不多　水陸未容少
小邑値末法　一切苟且成
當其殺湊時　水陸已不全
所爲祝人心　其根輕漫故
上人發血誠　分身入六道
矢以衣鉢餘　遠求精良工
素練與純繭　丹綠赤碧黃
假以五綵色　倏現不壞身

載以賈舶風　宮以莊嚴室
百二十軸中　軸軸見圓滿
普凡供養者　請禮仰攜往
拯此三塗苦　現千億化身
而視此繪像　如如初不動
以此計功德　恒河沙難喻
常人建道場　以我見水陸
而惟施像者　水陸時時具
他人供養時　我福德與等
何不急檀施　共成不朽事
稽首水陸像　諸佛爲証明
施者及藏者　罪福永消滅

誦梁皇懺文疏

伏以日逢秋望會號盂蘭仰賢聖弘度之心同願永空夫罪福原凡夫悲祈之意實惟有觸于歲時敢徼貝葉之靈少種恒沙之果敬

於某月日延請僧人某普放河燈焰口虔誦梁皇懺文伏願以無盡燈攝無量衆用不思力獲不退因凡我先靈逮諸冥族早悟光明之藏長隨法喜之筵謹疏

拜懺放燈施食疏文

伏以衆生有負痛苦即根塵薪火之間諸佛爲大醫王出針砭刀圭之外欲求解脫但有皈依伏念某等洊經春夏恒苦病魔床第沉

綿膚顏憔悴想其粉賦脊爽夙世之譽尤久積是以恩能愛扭現前之煩惱易芽欲求寶悵以獲凧燈何以火城而需法雨延某拜懺施食放燈伏願佛力所持惡星永退宜其家室恒雖雖穆穆以無愆振我箕裘仍螽螽繩繩而有慶謹疏

拜誦梁皇懺及放河燈疏文

伏以弘願難酬如蟲蟻之號雨賜有呼必獲

業緣不盡類蜣蜋之沉糞堁非導何升爰觸感于蘭秋謹攸誠于蓮座竊念某濁胎未脫道念相堅向以問渡黄河有虞舟楫繼以施棺白骨冥功資粮雖沉淪無補于微塵乃荏苒巳彌于三載延僧恭誦梁皇懺文如法放河燈焰口凡我寃親之衆以逮魚鳥之微各轉法輪悉蠲疑網覺人天之有果如則常如證罪福之皆空得無所得謹疏

啟建懺罪祈福道場文

伏以龍藏垂文沃四生而資利益鷲峰立教空五蘊以表真常凡屬歸依其蒙攝受伏念某惟房弱質㡯爍微生感薪火之不停時悲虎骨悟鉛華之易朽竊發道心當茲設帨之辰借觸聚沙之願特延尼僧等恭誦金剛經一部伏願以茲誠悃長保安康楊露沾軀永享清涼之境蘭枝入夢仍開繁衍之祥謹疏

施棺圓滿度亡道場疏文

伏以四大浮塵世相莫悲于暴露三塗惡趣凡情易至于沉淪欲完癀瘞之初誠特借盂蘭之神力某竊念本境人民貧乏多不聊生卒遇死生苦無棺櫬特發心于某某年施捨棺木若干副今巳圓滿訖因思其幻影之身既得即安于抔土彼妙明之性將無失惑于迷津原其始乃以要其終導其生甚于惜其

死敎於某月日延請僧某人拜誦梁皇懺文普放河燈熘口並祈鬼録咸霑佛音試思珠襚桐棺皆由種因而得果共仰玉毫金相胡爲逐愛以忌眞乗我弘濟之微虔證此菩提之大覺謹疏

中元日建追薦亡友道場疏文

伏以隣金締好篤夙契于芝蘭逝水關情感浮生于電仰浄梵唄俯慰嚶鳴伏念已故

開原兵備僉事贈光祿寺卿崔君儒秀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華君紹昌密雲兵備副使馮君汝京工部郎中徐君爾恒擢材篠簜比質珣玕秉川嶽以下生級徵麟角乘風雲而橫厲佩振蝸頭或同通籍于杏園或與接陰于枌社莫不引誠自水指喻青松傾倒肺肝尚戴笠採葵之咏雍容琴酒窮幕天席地之歡方憐踪跡飛蓬詎信存亡異路乃崔以遼疆尾裂遂慷慨以捐軀再剸臚飾爪還竟倉皇而賫志馮病纒于言會徐泣止于郎曹參差因問以颺傳循省往來而縷結酒罏如故頓隔河山隣笛方聞況逢冰雪鍾子之絕絃誰聽張公之雄劍終淪埋玉樹于土中百身何贖瘞古釵于井底千尺難呼遺墨未收餘言可味在世法尚慳于宿艸念壯心何異于空華且諸君來自不凡歸當有所或負忠君大

節尚非透領于性宗或爲慧業文人未免輕于于語戒恐再弄三生精魄須早明一事因緣伏眞尊以金繩納之蓮藏俾挺爲將相建光明俊偉之勳仍超諸人天悟圓滿眞常之理謹疏

酬謝黄河之神及超度水亡道場疏文

伏以水府幽深誠有呼而必應佛詮廣大理無證而不章祗叩法筵肅申冥報竊念某伴

春赴關往返經河寸波不驚片帆徑度倘非
神力之垂佑胡由行旅之獲安特藉盂蘭之
盛場普宣貝多之妙典惟神蚤躋正覺亦作
民庥凡茲幽宅之精靈咸借寶燈而嚮往從
此逝者晝夜變禪味于醍醐使彼悠然去來
息危機于風浪謹疏

保宗痘愈謝土主尊神疏文

伏以至仁天覆聿垂慈幼之功鴻願山堅爰

舉酬恩之典感同桴鼓報比涓埃竊念　某某
中痘艱危叩神祈禱仰徼冥佑已獲痊安刀
圭次第以奏奇頭角岐嶷而日王寧惟宗祊
有托慶流一氏之弓裘抑且休戚均同喜動
群情之眉宇特潔牲牷之供敬抒螻蟻之誠
伏惟格此微虔枉玄鶴九霄之駕仍異賚其
後福開神駒千里之程謹疏以聞

為母虔誦金剛經疏文

伏以西方有真覺路證解脫于皈依衆生具
大願輪隨悲祈為響應五體投地寸草酬天
某　因母偶違調攝致患怔忡洊闕居諸未離
牀蓐特陳烏鳥之悃仰于龍象之威敬延僧
某虔誦金剛真經五百卷伏願仗般若之妙
詮保金剛之法體速蠲母患永注佛恩謹疏

為母祈安建立禮懺度亡道場疏文

伏以法垂蠲疾悲祈勃發于悲誠業重厲生

懺度必資于妙典咸希龍象誠爲蛻蜉伏念
母　某　素稟清强偶膺疾患七更晦朔尚滯牀
蓐由其生平慈惠貞純詳無于鬼神之怨恫
此病狀瓣綿困頓似難湯藥餌之功搏顙旁
求捐心深念或以嚴時□悅于女稱觴慶會
倪綮屠刲不少多有戕于物命致所累于天
和今某吉酬罔極之鴻慈矢代終身以素食
特延僧某禮懺施食咨嬪願一切刀俎之衆

生早獲津梁之冥助俾母宿愆頓洗長薰清
淨之香後福遐增永沐栴檀之露謹疏

為母禮懺祈安道場疏文

伏以六塵栽于四大識病為病病之根三界
攝于一心法生即生生之路敬開龍藏虔達
烏私茲為某等母某初患怔忡涔淹時日刀
圭罔效眠食失常或由夙障之沉綿以致頹
齡之微纆只天何報十地堪憑特延僧某啟

建道場諷誦梁皇懺文併放焰口施食伏願
灑以甘露濯以寶輪俾定業之雖空矢微軀
以恭代與償業福盡謝往愆非脯資生安餘
年于鼎釜而方蓮現皈正覺于旃檀謹疏

諷梁皇懺薦先文

伏以盂蘭紀勝衍象教于三車壠柏垂陰悵
烏啼于五夜仰叩旃檀之座少抒風木之忱
伏念先考室[illegible]臨謀恨音容之久隔先慈棬
桮存澤憐奄変之方新維茲創鉅以痛深何
啻乾摧而坤裂淒然霜露邈矣人天特延僧
等祥誦梁皇懺文河燈施食一壇願我嚴慈
逮諸眷屬聆海潮之音以震耳灌甘露之潤
以灑心悟罪福之根本空與登真于果位倘
願復之恩未斷尚流慶于宗祊庶慰子情未
銘佛德謹疏

追薦亡室道場疏文

伏以慾界遺魯煩惱終成黑業迷途覓筏慈
悲即指玄津悵觸往以如新理叩聲而提響
念某蚤年襦結經歲釵分恩在世之因緣有
同露電必夙生之惡障積若山淵欲求接引
之門爰賴菩提之力更於悲仰作是思惟佛
所破除首在無明之惑茲焉執着多屬有情
之痴雖抒繾綣之誠恐遭獅子之吼從此入
非想法身心寂爾以相忘庶幾得無漏根眷

族因之而弘濟謹疏

妙遠堂文調集終

妙遠堂文調集目錄

啓一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虞山錢謙益受之閱

啓一

回襄國主啓

伏以丹傾鴈沼每隔晨風素結魚箋鷁同冬日祇佩銘而開戢欲敷進以難宜恭惟 大王殿下天錫聰明動嫺繩度錦嗣接八公之

彦無芳井幹求仙絲毫擷六書之精何俟蕭齋移額寄玄討于赤綈細簡比芳甃于珠樹叟柯豈期鞴絨之材亦盱菜籠之末飛來翰藻龍鸞之釆紛垂騑出精鏐雁鶩之腸頓飽眷存有忝榮寵無方惟茲朱明恢發之府攻當玄德就將之會尚隆純蔔益迓天和

回唐國主啓

一陽滑復六氣維調 大王茂迓純禧益弘膺德有懷獻襪難抒嚮日之誠何意投珠忽枉從天之訊拜裹蹄之鄭重披兎潁以瀾翻吹律動陽春幸拂和風于寒谷登臺望雲物空紆歸夢于鄉園祗布謝言不勝欣戴

祖餞孫老師啓

伏以花深紫禁仙旌逸出于燕雲柳蔟青門祖席乍榮于渭雨悵步趨之將遠冀欬語之暫溫維時爽入高軒晴浮芳甸騄驥度馬破

弱草之如袍格磔調鶯坐深林而似曲雖錦里快耆遊之樂乃雪門垂夜立之誠敬庀行廚顧迴前導三薰三沐春風環侍于皋比一詠一觴香屑微聆于塵尾披絳紗而不隔迎赤舄以爲榮埸藿堪歌冀伊人之若止菊松無恙思稚子之將迎拱聽鳴鶯俯如躍雀

東張親翁啓 代

伏以簫叶鸞聲碧落會雙仙之侶卜開鳳兆

赤繩綿百歲之緣敢將棠棣之華籍附蒹葭
之倚恭惟門下德爲人望才號時髦玉質金
相積慶遠垂于弓冶芝榮蘭茁奇姿並毓于
門楣用藉狐冰借陳雁幣青閨彤管雅儷蘇
蕙之錦機畫省朱衣寧遜太真之玉鏡忻標
梅之有咏將投李之無慙星燦香奩巳快雀
屏漾彩虹流綈屋還期麟趾徵祥草草布函
顒顒俟諾

公請葉定翁老師啓

伏以金鑑炳千秋閶闔際同天之慶玉衡高
列宿門墻快瞻斗之私丹衷久積于葵陽素
籟況臨于桂月式將燕衎借謁阜比恭惟老
師台臺命世偉人[illegible]匠鍾四明八[illegible]之
秀標挺嶼柯滙九[illegible]之奇襟懸珠鏡始
自祥刑而典學爰　法以黎藩徵與忠貞
兼資文武調陰陽　燦濕蒼生視爲小鮮
搏冰雪而走風霆朱邸消其大尾雖莫嶽在
惟中之地乃從星勞拱北之思億萬無疆虎
拜遙趨于河洛在三如一龍門追接于蓬萊
惟茲爾丈諸生各抱皈依寸念億儀型久曠
多寒芽爲間之心或頭角初呈深飲水懷源
之感共輸誠于蘋藻聊比咏于菁莪敬筮月
之日弘啓絳帷恭迎赤舄有歌湛露方當宴
鎬之時其從如雲恍似適周之駕枉簪裾于

半席折傳俎于中宵寧獨亦步亦趨迥出文
字語言之外抑且爾昌爾熾永旌君臣師友
之休伏冀[illegible]曷勝禱族

上冀周王啓

伏以春滋冀砌逢開紫氣于春陵雪泛梅郵
忽墮素輝于梁苑莫罄敷揚之悃祗深銘篆
之衷恭惟　大王殿下睿德日新山標天挺
溫文長世聿承謁梓之規屏翰維城丕振剪

桐之緒囦已屏招隱求仙之興好乃獨隆禮
賢下士之盛心如駿疎庸亦塵存記捧函盥
手颯披臺上之風拜賜鶩心知近水邊之月
簡盂時乔于托乘驕裘頓富于當壚嘉貺比
瓊瑤無藉效傾葵之悃歸心繞烟樹何時厠
設醴之班聿布謝悰兼詢新祉

囘李鑑翁公祖年伯啓

伏以棠陰滋青久拜褰衣之賜梅械抒素遠

勤繡段之將感存記之不遺欲敷宣而靡罄
恭惟台臺猶龍仙闕吐鳳殊材粉署持籌裕
國奏永刀之効績帷秉鐸淑人弘禮樂之聲
甓勞雲臥于商君復道星占于荒部惟茲豫
壤重仰台垣謠咏解潢池桴鼓絕鳴于綠野
精誠格田畯秋稔茂賞于青疇運星緯以持
杓鎮天樞而時秋涓抄月靜頻移庾亮之牀
桐水風輕自援羊公之帶行覩寵膺飾鉞終

當名冠旂常駿分切編琪誼叨猶子通姓名
于半刺誠阻關河分音問于蘧伻情高瓊玖
祇銘心而難喻欲藉手以何由芳譽比麟鳳
喜見新恩日下歸心寄麋鹿空勞積想風前
統冀鑒垂不勝淵仄

孫愷翁老師壽啓

伏以谷討巖栖方繫東山之望霓流電繞載
開南極之祥誠既阻于顯瞻誼難宣于敷述

竊聞初度亦世恒遭倘無三立之真奚副九
疇之吉伏惟老師大才舟棟純德琮璜榮榜
中司孚沈恫于辭角新班選羽儀啓沃于鑾
坡時號青衿人歸宗鏡寧倒好古畢周秦而
降抑且致君有堯舜之思故體國憂時往往
出文字語言之外而知幾觀變悠悠甘異同
崧藪之中業已屹然若山將或用之如虎蓋
已天所資必優帝師難老之福以調代于休

明郎論理之常惟茲仁者至靜之衷能葆和
于性命由出當五百年之名世是所謂八千
歲以爲春魚水風雲行見白麻之及黴花松
菊筵看紫氣之新某等各苦繫匏均同散櫟
分燈少室願隨餘燼以吹噓寧極尼丘自望
高山而嚮往莫遂稱觴之願可勝縮地之懷
瓻布遐衷仰干崇炤

公壽來馬湖葛啓

伏以羅尾知秋寫素颸于桂籟介眉有慶騰
紫氣于柔弧聊申歡佾之盟同效封人之祝
恭惟道之祗某先生文心颺發道骨天成一
口吸西江夙洗野狐之障七襄麗北斗早懸
繡虎之章爰上金閨獨標赤幟汝爲良匠明
堂高柱礎之功惟恐傷人武庫壯干城之氣
不獨希嵇阮而呼知巳亦將攷函宋以命衙
官况茲龜齡大衍之時適值魚貫小星之後
倘爲白侍肯令樊姬蠻腰若在唐宮不遣梅
稱肥婢並爲韵事可乏嘉筵用卜月之廿四
日北海開尊南飛度曲雖無人無我無衆生
無壽者融諸相以現光明然如阜如陵如川
至如月升翁太和而綏福祉清謳蜚雪勝侶
如雲柳曳疎條骨燭籠于堤上菊含寄蕊竟
舞袖于籬邊謾謗白首同歸直願朱顏永駐
由周而來五百餘歲政應與名世之期浩茲

以往四十三年皆食肉躍馬之日均深鵠俟
式聽鶯鳴

同胡老師啓

恭惟老師台臺琬琰名流經綸巨手擘畫則
貫心實政真家視國而身觀官風猷則允武
允文自民有懷而吏有畏最績已成于三載
新恩佇聽乎九遷塞上之倚元老金湯屹屹
遠標銅柱之勳師中之錫丈人郯履桓桓佇

拜彤弓之賜歡騰膂組喜溢門墻方慚燕賀之未將遽枉鴻施之先及銘篆無數登拜多慚祇布謝忱餘容嗣展

回唐國主啓

伏自初春過宛兼久沾榮設醴酒以殷勤花生飛盖度陽阿之宛轉雲駐雕梁方深銘篆之私久濶起居之訊何期存注載及迂疎梁苑騶覊裘頓使相加暴富美人錦繡段轉令平子難酬舛雙睇于鴈池綴八行于鯉素仰惟睿鑒不任冰兢

賀李鑑翁年伯老公祖啓

伏以星標孤峙外臺凜列栢之嚴霜節高懸迺履慰懸棠之願仰旌門而動色附世譜以分華祗托魚裁溥陳雀躍恭惟老年伯台臺白珩國器金粟仙才擢䰟三湘領蘭芷鮮芳之氣填胷二酉閱縑緗泱漭之觀牛刀初試

于花封鷄舌藏含于清署絳紗傳化雨爽林壺變桃谿朱旆揚秋旻鳥道爭看豸角惟久試著歷敭之譽乃新恩隆屏翰之權綰唐鄧而桃襄荆作中原之吭背撫痌瘝而厚彫瘵借慈海之舟航照臨甫式共風棱歡頌巳聞共雷動輕車熟路馳六轡以中鷟和大纛高牙炫九苞而揚鳳采行上旂常與績允爲節鉞先聲　某等榛蘩凡流析薪薄祚孤蓬自斷姓名久隔登龍大厦甡依羽翼不如歸燕肅布起居之訊遙將盥沐之誠爲憲萬邦作誦遠慚于吉甫通家百世交驩聊附于孔融統冀電垂曷勝淵亙

答毛海若寅丈啓

伏以畵省持籌萬里重轉輸之寄錦函裁訊八行逓繾綣之歡拜鼎吕以神揺企旂軒而色動懷同集木感切投桃恭惟老寅丈臺下

峻峙斗杓清凌冰柱種花赤社芳猷夙試于牛刀起草明光香譽載蜚于鷄舌惟兹亞鎮特藉分猷鄭侯克嗣美于關中充國寧勞屯于境上似盤王之剩六脉調經絡以酌盈虛如乳媪之哺羣兒扼吭喉而中緩急千箱紅腐儲胥何待于量沙萬里青烟貔虎但聞其增竈已繫若廊公望允爲節鉞先聲敬凡櫟非材附麻幸追脱穎而出蘘利器之居先見

轍以馳憏凡蹄之不進豈意址移之瑣瑣乃煩番憶之慇慇吞吐風雲想墨池之逸韻溢文膠涂把蘭佩之鮮飈我姑酌彼黃金壘何以報之青玉案屋梁看夜月同人真類于朝儀危遂度春池成士尚期夫宿飽祗陳謝悃統冀慈涵

答張鳳翁啓

伏以霜峻虎牙萬里重節鉞之奇波回魚腹

八行流翰墨之香拜鼎貺以神搖捧瑤函而色動識荆恨晚報李何由恭惟台臺琉球絶姿鍾鏞大器赤松黃石纘帝師王佐之徽言龍肉龜毛負博物多聞之早譽花縣雅歌其豈弟銓曹載重其清通舌久含鷄角仍凝豸百城分陝褰帷高厰歷之猷四嶽詢虞端冕振旬宣之烈論久推于公望名遂簡于帝心天衍鬼方特藉師徒於南服地迤蠻部仍煩

羽檄于相如調威惠以並流妙弛張于不測窮崖窘蒨咸知漢吏之威儀花犵紫苗同稟周官之戎索行見永銘鼎釜寧惟濟陟台堦某質既凡庸員仍冗贅比散材于樗櫟空深敘社之慙竊餘暎于枌榆遽荷從天之貺敢兼愛而知感勝交戟以通忱仰冀睿垂不勝淵仄

復侯年丈啓

伏以三載書庸鵲誉方陞于朝日八行念遠
魚音乍墮于春波祇深銘篆之私莫罄敷揚
之悃恭惟老年丈臺下琢材命世淵學傳家
擾蔺梁園先雁鴻而首序臨軒漢策造鵷鷺
以同班甃紆民社之勞已冠人倫之選湛芙
蓉而迎月日何有于全牛求芻牧以當[illegible]身
已袪其害馬指顧而稿遲仆植張弛而露沁
霜凝由烹鮮宰肉之中見其大手當垢箭歛

箕之會寫此遠神欣當最績之升聞行見涣
頒之渥及賜金增幣炳星日于往符弭筆秉
驄起風雲于前路、不佞駿竊光杪[illegible]托末蔺
襟慶大厦以飛翔不如巢燕拜尺函而抃舞
乃類鳴蛩併抒落月之懷聊復臨風以慨伊
于崇鑒可任翹瞻

祝王亦房壽請啓

伏以芝茂蘭芬仙族挺烏衣之後虹流電繞
佳辰當黃菊之時敬合詞盟崇申華祝寒山
削鬱堪描秀出之神涼露催虫如闘苦吟之
吻尊同北海朙譜內飛勝侶刁大中跨鶴朝
來笙嚬妖童粲明下為蜂夜宿花房但知不
醉無歸卽是大年不朽庚寅以降真看再世
之靈均甲子屢逢願比他時之絳老叅祈命
駕均此摳衣謹啓

送徐賓嶽老公祖年節啓

伏以香傳梅蕊和風乍轉于星軺暖入蓂堦
麗日迥臨于鈴閣薄假結蒲之訊虔抒頌栢
之誠恭惟某某道貫三辰氣涵萬有張弛憲文
武宰大猷以神鼎化爐舒慘合陰陽先和氣
于窮簷蔀屋已快羔裘之有頌欣逢鳳曆之
維新對秀紅陽更綠王孫之草冰澌白水仍
穠帝子之波茂對舒長駢增純嘏燮劒刀而
買犢爭誇播喜于東皇秉節鉞以建牙行覲

承恩于北闕 井 分親版籍蔭切栟櫚望大厦
以飛翔有同賀燕經喬林而睍睆和遷鶯
聊陳芹曝之私少效屠蘇之獻仰祈電炤不
任冰兢

答潘昭度老父母啓

伏以矰繳横空驚鴈乍還于別浦瑤華墜地
游魚遙溯于流波感存記之周遊欲敷宣而
靡罄祇懸麻沂聊代荆班恭惟 井 天錫琳球
代傳榮戟鍾碧峴自蘋之勝溯山從峙于孤
標羅清霜紫電之奇月露紛紛于藻思奪席
人推理窟聽經客臥隣家古鏡吟成無待十
年之牘銅符分去仍開四部之花允如慈母
之哺嬰兒遂以才人而兼循吏雲霄開放鶴
誰占魏闕之雙凫鼓吹静鈎簾獨對孤泡之
亂鶩已見歌謄章衮行看武接台衙某在木
離奇爲駒效叚念燥髮而登仕版雖早倫造

物之巍然森手而操筭鞭亦未落人倫之後
獨以弓疑蛇影驟令轍覆羊腸澤畔吟漁空
擷蕙蘭之秀車中識鬼寧明甡苡之寃豈料
咄咄之餘忽枉慇慇之問淋漓筆墨欣聞韻
叶于冰絲燦爛筐筐頓覺春滋于空谷悵金
罍之獨酌愧繡叚以難酬濡牘有懷臨淵同
次

答吳金臺老父母啓

伏以洪河之潤九里雲沂澤于牛涔岱嶽之
[illegible]崇朝先敷啓于麟野窮幸蓋然之響仰披
秘若之風恭惟[illegible]秀削東汗宙嶠象緯治安
參策驚著[illegible]之宜威窮御游刃快新硎之初
試得意絃歌之外遊神篇領之先清轉畏人
[illegible]千白水慈堪稱世推衽席于蒸生固
[illegible]無前行待豹班道尾維大雅之聲曲
而直夙秉鑑于蘭陵乃化國之日舒以長適

回陽于黍谷豈期存注忽及迂疎鯉腹淋漓
喜捞加餐之字裹蹄鄭重併叨絕少之仁恭
拜手知榮捫心增媿雖羹餘溝斷甘謝世以
無庸乃泥蚓池蛙亦乘春而作語倘穩銜門
之臥敢忘隣壁之光肅布謝忱統希慈炤

泰壽徐賓嶽老公祖啓

伏以露沆霜寒憲節寄屏藩之重虹流電繞
嶽辰閼弧矢之祥丹誠未遂于摳衣紫氣空

瞻于列戟心同緱鶴響效鳴蛩恭惟台臺霏
雪希[illegible]補天大手煥南攬轡久高敭歷之聲
死土褒帷載借撫綏之任履險夷以一節憲
文武于萬邦民歌羊杜之仁神閒緩帶神作
甫申之瑞色動充閭當葭灰欲動之先表松
節後堅之操江東舊譽共知天上麒麟句曲
新班爭逐雲中鸞鶴允矣五百年之名世熙
哉八千歲以爲春恭庇厦素深添籌倍慶秋
犁谷口難同北海之尊遐爵華封竊擬南山
之祝仰惟鴻鑒俯茹蟻將

賀唐國主壽啓　代

茅錫銅圭昌運方綿于鰲極弧懸桂殿榮光
載繞于虹樞旣叨附肺之親敢效介眉之祝
戴山知重動地成歡維時六琯迴陽三靈叶
瑞松番[illegible]以流脂梅孕霜囊傍綺
筵而拭粉蹌鶴爭來工工鶴禁呼猿齊應于猿

巖敬舉瑤巵肅迎洪駕和鸞雕出旌旗脩竦
柳參差浮蟻肯分恭般共祭泉[illegible]燭[illegible]素
暉于草廬知白日千秋仰看几杖錫[illegible]不止
孝止慈而止敬尚冀岡陵齊北斗多[illegible]多壽
以多男

賀唐國主壽啓

伏以桐葉分圭世實授赤刀之重桑弧當戶
天休徵繡紱之祥葵誠莫罄于稱觴芹獻聊

將于側牘龍光在仰雀躍維殷恭惟　大王
殿下明類承宗孝慈式國收六經之散佚芳
徽克紹于河間從七子以飛揚才譽陋稱乎
鄴下允擊銀潢之文浪儀瑤樹之喬柯乃
兹玄冬轉律之餘適當紫殿流虹之會樂存
爲善何勞井榦求仙道勿搖精豈必洪厓作
侶喜溢于池臺鳥獸笄齊于日月岡陵　某夙
叨帡幪倍殷馳嚮潔三薰以遙對期百福之
駢臻伏冀淵容不勝冰竦

候洪學海司李啓

恭惟臺下禹鏡孤懸奸鈞石[illegible][illegible]衡射策風
高鳳塔之聲江漢明刑載著鶏竿之瑞桃李
當開于春雨桁楊日臥于朝霜橫夢澤以張
羅入彀盡隋珠和璧登庾樓而舒嘯開尊餘
芳草晴川同知妙簡楓梧行待聯斑栢掖　某
樗櫨小器林莽孤生遡舊社之枌榆風[illegible][illegible]

于同井抜新猶之脣齒潤復稱于洪河聊抒
貢蟻之忱薄效吟蟲之響仰惟電炤不任岩
瞻

餞張霖蒼父母入計啓

伏以日麗虞廷輯玉遠邀于螭陛風清周道
和鸞近出于梟郊難抒臥轍之思暫藉飛觥
之樂蓋情牽折柳同人易恨于離羣詩載憩
棠與代攀　于咏德兼兹二緒況值三冬冰
嶸燕驕馬蹄之鑿落寒山霜樹度鴻陣以
參差鮮鮮然銷遊子之魂定展矣似登仙之
駕薄陳紅友快領玄言分半空之春風應得
殷劉絕倒聆九天之湛露眞堪阜魯同班拱
候貢臨不勝瞻佇

答唐國主啓

伏以歌驪白水方深攀桂之榮烹鯉燕臺載
前戢蒲之訊難酬繁縟祗佩崇深恭惟　某拳

重藩垣德凝圭璧偃東平之好善穆穆旒居
軫西伯之如傷恢恢道蚡固宜醲恩覃于宇
下芳聞徹于宸中矧被鴻恩有加某者顧鰥
生涯倒嘗思梅杈之遊而謫宦沈淪方灑楊
朱之泣既無緣于縮地復拜貺之從天肅布
謝悰仰干睿炤謹啓

答唐國主啓

某生嬀汭遂質同蒲柳過仲華拜衮之歲空

憐寂寞笑人同安仁拙宦之嗟祇此悠悠送
日甘知鴻注尚眷初辰分桂殿之餘香榮迎
托乘拂蘭臺之清風共入披襟從茲老馬終
盡力于鹽車庶比鹿虔永托身于靈沼傾心
有素鉄骨難宜肅布謝私仰干睿炤

候洪學海司李啓

恭惟某丹梯長材琳球重器螭頭射策蚤回
正色于青蒲鷺羽驄車截散春風于丹筆執

法麗金科之響程材衡玉尺之平清襟湛冰
雪時烹漢水以明心勝賞寄雲霞遙指峴山
而作判行見鳳鳴阿閣寧惟驥結高門某社
木離奇轅駒駑下尋根故里幸知桑梓之同
陰仰燭隣壖復喜輔車之孔邇聊執晏驂而
飛動敢持爾刺以逡巡不腆疏麻有懷贈縞
紵惟淵茹無任岩瞻

候周孟巖老公祖啓

伏以早標孤峙外臺凜列栢之瞻霜節高懸
近履慇懃案之顧仰旌門而動色附世講以
分華祇托魚箋漭抒雀躍恭惟某挺爲圭璧
穆若醇醪壘陣飛花吐二龍之麗藻烟霄並
翮軼五鳳之蔽聲蚤膺棘寺之持衡遄入水
曹而荷橐鐖南剖竹名高循史無雙濟上褰
帷身領諸侯十二惟久試著歷敭之效乃新
恩隆屏翰之權綰唐鄧而枕荆襄作中原之

吭背撫痾瘝而摩彫瘵借慈海之舟航照臨
前式其風稜歡頌已閒其雷動輕車熟路範
六轡以驅馳大纛高牙布列城之綱紀敺蹋
類輮騆洞同轍緔散材自棄空慚旃脥于聯
枝大廈堪依幸托羽毛于殘壘倍喜披雲之
望難將縮地之誠伏冀電垂不勝淵久

候易南虹明府啓

恭惟門下純德琮璜長材舟楫峨眉積雪蟠

爲竹文之鱗峋濯錦例霞散作雹端之波浪
香譽早高于射策芳猷枝試卜鳴琴三異播
新歌已快流鴻郢上九重膺異寵仍存裝驥
江于欣占驛騎之星臨早覺歡聲之雷動臺
瑣允甚嗃矢台衡無待蓍籌不佞忝廁通門
猥居鄰壤南枝飛羽無由翔集于鳧堂下里
微芳聊爾遡迴于鯉素仰干慈炤無任翹瞻

答高李郁三廣文啓

伏以風清璧水久高鱣集之聲雲墮瑤華忽
枉烏卿之字古篆銘于道素難抒寫于郵筒
恭惟門下秋苑飛鑣詞林巨棟總九家之條
貫班固遜其鴻裁説五經以紛綸大春比于
微譽乃分魯鐸共振桐湄置身于周規折矩
之中淑士于操縵調絃之外洪鍾賁巨莛爭
誇奪席之雄鋒大海滙羣流屹作倒瀾之孤
柱寧獨蔭滋桃李行看武接雲霄不肖樗櫟

散材剿鯫濫贊市成疑虎已摧六翮之飛揚
林息奔猿聊假一枝而偃息豈期遠使先枉
華椷結永好于緇衣儏同雀躍扶修程于紅
樹日近登龍不盡顒瞻統希涵譽

答洪學海司李啓

伏以一驄嶷角方殷仰止　僕鯉函書忽
枉加餐之字誠同感集報覺　恭惟臺下
斂手霜飛玄襟冰湛持衡玉律闡共式其

無兗遊刄銅符獄市咸歌其勿擾更篤懷人之想乃乘休吏之餘蒐冊府而組談叢墨瀋淋漓于風㸌對青黃而抽玄白朱絃鏗戞于宮商寧惟十部以同賢抑且百朋而埒重其文非霧豹枝比泥蛙投縞紵以無慙竊效延陵之義枉禮褕而作贈祗吟平子之章草沕謝言尚俟崇鑒

迎史存訥啓

伏以鸞版疏榮麗日迥明于楓陛熊轓領郡清風遙指于桐川顧茆間深庇廈之歡乃千里阻執殳之願祇馳于思肅迷卿雲恭惟臺下天錫琳球家傳棨戟鍾碧峴白蘋之勝湖山挺峙其孤標羅青霜紫電之鋒月露濱淪于漆思蚤入南金之貢遡丹片玉之科射策上承明爭誦治安比價剖符得江左暫令保障分猷聽此方州喜纏福躍秉神鑪而融洽

方勞煉石之心解化瑟以更張必待成風之手巧聽遷鶯于枝上羣看飛鵲于琴邊細侯之車冠未臨馬争裁竹廉叔之袴襦久成歌已成碑寧惟芻勞之具膺定緊攝衙之造始某爲詢於役淮水離奇半刺以奉鞭箠暫穩鵷鶵之符前驅而負弩矢難隨燕雀之班溥引翹翼聊先芝蔣伏惟鑒茹不任冰兢

答李涵初啓

恭惟台臺命世真儒庄時哲匠中朝聳筆風霜生獨坐之寒上國持衡桃李茂成蹊之翠寧獨人文燦于東序抑且皇路藉爲南車芳名永勒旂鎮新衛行將節鉞某離奇潦斷局促轅駒向嘗濫吹郎曹固已賖誠台斗十三年一壑字咄咄以書空半刺方州身飄飄而似萘豈謂江潭之迹乃叨通德之鄉誼宜遨卯墀側聆謦欬而會鷄肋初嘗之日適當鶯

車遠狩之時雖濁水清塵已隔雲萍之分然
青天皎日時懸葵藿之心方慚疎節之叢愆
忽辱注存之下逮瀾飜兎穎光射剡溪之藤
鄭重費辭已深刑賜之治不覺寒灰頓熱詎
惟華袞知榮固將藏什襲以猶香豢五衷而
罔涉者矣拜長者之賜屏息既無敢稱辭報
美人之貽稽手又未知何所祇憑賜足溥效
蛩吟伏與淵涵俯垂電炤

擬答謝周學臺啓 代田亢皓

臺蒞凝霜躡紫芝之在望浦蘭吹雪懸青藜
之難酬祇抒伐木之思竊效美芹之獻恭惟
某銜　匡時諧匠命世真儒頓鐵綱以登才耀
燦璣璣于東海挽玉衡而品物森羅象緯于
中天寧惟北雨所沾桃李茂成蹊之譽亦且
下風可佐蒹葭深倚玉之榮詎謂初辰垂勛
腆腸深情醉骨味比醇醪逸韻開襟吟成風

月覺百朋之非寶藏什襲以猶香某集谷有
懷報瓊無地丹丘可開願並駕以仙仙赤烏
常開想白公之几几誠非備物言未宜心

擬答兩浙吳鹽臺賀壽啓

伏以白駒馳日壯心空有于桑蓬赬鯉迴波
夙好遂敦于蘭蕙祇佩銘而罔涉欲敷述以
難宜恭惟某　峻峙斗杓清凌冰柱梅香庾嶺
蜡為胥炎之清芬珠始滄溟散作蓬端之異

采仙鳧蚤翔于周甸花驄載借于驪符迨謁
謁以登車自恢恢而遊邪春潮夜海維岡策
敬仲之先著蹤飛霜高議軼桓寬之上左則
飧而右則粥金越席具膏滋千斯倉而萬斯
箱大農倚為命脈已見勞施軍國行看位陟
台衡某　學步未工同心有素字聯題塔姓名
謬附于鷹行氣講充閭歲月忽增乎鶯齒敢
煩存記過辱驕蕃千里停雲漫切伊人之詠

七襄終日不成織女之章薄附蟻封聊鳴雀躍仰惟崇鑒不任翹瞻

擬迎胡撫臺入境啓

伏以豹尾升班盛際王風雲之氣吊牙臨鎮先聲撼江海之波秋光作爽于星占喜色方深于霓望虔馳短薄肅迓前驅恭惟某稱清畏人知忠懸帝鑒禁池小鳳丁年委佩于梧垣璅闥祥鸞乙夜抗章于蒲薦俄借屏藩于外服遥高潦鏡于洪都龍作納言衣履逼星辰之上駒攻問寺簪裾紫棟礎之思遂陟中臺節臨江左旌旂旐出度魚鳥以參差篠蕩遐飛賧川原而震疊四履爭親絮尺一時共倚長城某猥比鉛刀持茲繡斧托枌榆而繼絳闕舊名藩人能本觀衡以周旋更喜輝分卿月快睹褰帷之伊邇猶懸負弩之難前剷牘散松煤神與已先驛騎執及趨瞻恭光儀

如對霞標伏異淵涵曷勝斗仰

擬賀胡撫臺到任啓

伏以楚璧登筵重寄冠十連之上吳雲建節穹階升八座之中丹衷尚鬱于樞衣紫電遥瞻于列戟薄陳庭實祗代瀆羞恭惟某稱朱鳥鍾晶白珩比質歷險夷以一節孤衷愈粹于委蛇憲文武于萬邦公論翕歸其磊落弘開制府屹立名都蓋嘗俯考地紘且以旁諮時勢自秣稜而左顧日邊郡邑皚碁置以星羅由越絶以西窺澤國帆檣復鮒居而鯢入兼之瑶琨機杼窮上方工作之奇即其刀錯衣冠居海内聲華之右邇方賦日繁而情日僞遂至吏日陞而法日弛必賴公忠不二之臣乃致寧壹無言之化瞻隼旟之甫蒞已鴻譽之旁流波上水犀軍夜月光明組練山邊金虎氣秋宵氛浄璿璣近之期周文褒鎮廿

餘年功存竹帛遠將同吳泰伯垂億萬世名表江山某跡阻繫匏誼深敬梓處空摒而成響聊效胗王吟蛩望大厦以飛翔願抒誠于賀燕統祈涵納無任忻光

擬賀吳鹽臺誕辰啓

伏以嶽動山搖峻烈方高于攬轡虹流電繞佳辰初佰于懸弧梁間深落翔之燠桂下快占星之慶薄言聊代𦒍觴恭惟某族貴

蘭陵材翹桂海馴鬯恭之雉桑暎春郊乘桓典之驄栢生秋府爰借籌于鹽筴更飭羽于輶軒作賦擬冰鮮青滋國軸載車看玉潤靈效天吳欣玄英吹律之餘值紫氣充閭之會烟緗霞蹬赤城開部內之畫圖鱗脯鸞驂方丈集雲中之繡侶北陸心懸北極南狀曲譜南飛自應竹帛垂名作礪作金而作楫寧獨松喬齊筭如川如日以如陵某托契同舟依

光隣燭思五車于惠子難抒締地之誠效三祝于封人竊假臨風之訊仰惟淵納不盡岩瞻

擬答啓

伏以日麗宸楓正氣方弘于翱鐸霜凝臺栢孤標獨振于衣冠積深儀斗之思忽枉從天之訊瞻芝有待報李無由恭惟某夔烏殊材鸞旂不闕藜光接家學窮九流七略之奇冰

檗重時髦挺八俊三君之列蓝榜發推拔幟花封俄聽鳴琴快遊孙之悃悃取爛柯以開吳鼎望登車之巘巘由待堂而待匀陳欣當外中孔棘之時值此賢傷板橈之會指爲屈軼落邪臕于堯階鳴作噦狀叶瑞符于軒閣將爲生民立命脈直與天子爭是非濕而常寒表河山之峻概飽槩可識聽都邑之新歌寧惟名重法輪行且化調神鼎某猥慙黔淺

幸共班聯四牡鄭綳事大夫而敢後一函遙
使比從事以循賢祗深烹鯉之懷竊效聞鷄
之舞澄清世路願托契于同心畢結玄風尚
需期予與日祇鳴謝悃統冀慈涵

擬賀周學臺誕小啓

箕疇衍九富福康以維均穆立稱三德功立
爲不朽必掀揭在星辰之上斯推遷非日月
之常道固待人言難盡意某稱金莖玉尺日

鏡天球窮循相木蒲之書胸次芥吞雲夢得
靈均不傳之秘毫端曲注銀潢皺法從于中
臺經文星于南國更快得辰之慶值玆宿歲
之時駐景亡大小年閻閭定醇醇之極浹日
分新舊曆終終開始始之先栢葉傳觴翠看
比髩桃符戀梗紅可鑄顏樹穀何如樹人兆
杞梓楩楠盡作明堂之棟礎壽民行將壽國
舉紀綱風俗同歸太和之春秋某緣比附地

誠殷放鴿南山作賦仍負恧于飛花北海開
尊聊酌添于涓露茹存有藕非頌無窮

擬賀撫操兩院年節小啟

日軌行窮星轎兆始江雲作帶分暎影以飄
紅岕草擂非染晴烟而散碧快值畫鷄之節
敢忘獻雀之誠某稱身作長城手調神鼎仙
費止砌和風溢于旌旄細柳開營霜色頓廻
于組練想行春之有脚知納祐之無疆戲列

魚龍憶上國衣冠之盛陣開貔虎奠昔都鎖
鑰之雄某叨附同舟幸逢首歲椒香可頌聊
紀序于澗霙梅信空傳祇馳神于懸華仰于
崇炤不既翹瞻

擬答周學臺吳鹽臺啓

伏以鵷箭遐添木盤生中之頌魚箋載及鱗
夢答衛之章既登拜以神搖欲敷宣而意積
恭惟某驊騮絶地鵰鶚行空隻手扶乾鳳采

振皂囊之聲六身周亥麟歌閒緋紱之祥休
徵倍集于桑蓬喜色更殷于蔚薤頑雷門奏
響方懷善鞲之慚乃月脇穿思輒枉過情之
報遠陋䓁雲之筆札如瞻雀琰之鬚眉千秋
奉而萬年訓君子之交如此金錯來而瑛瑤
往美人之想依然 某 啓牘瀾翻拊膺緒結句
成伐木和餘韻于鶯鳴影姒驄靴學後塵于
驄步祗憑裂素不盡傾丹謹啓

奉迎司白鹿老父母啓

伏以日雁鶯綾百里重裁花之奇雲偕鳧鳥
四郊勝隙竹之歡寵光甫溢於除書喜氣爭
先于驛騎抃歷自快負督何由恭惟 某 稱 琉
琰瑩姿錘鏞大器韻成矢口新聲敲戛于琳
琅書誦等身古趣滄通于鐘鼎蚤奪蠙珠之
秀邁高崑玉之班鵬萬里以孤騫雲翼欣穿
月窟鳳九苞而下覽棘叢聊代桐花聰言蘐
爾之區遊此耆然之邦川原有色依列宿以
分輝草木何知借一雲而占潤乍聽遷鶯于
枝上棒勞塗鶴于琴邊馴雉拱桑行見長芬
汗簡乘驄揮筆仍期濟陟穹堦 某 盧文微生
燮餘棄質緇目兼葭之唱念夙篤于伊人傾
心章衮之謡恩更殷于我后秖結寸丹而雀
躍薄裁尺素以鴻翔伏與鑒涵不勝翹仰

妙遠堂文暘集目錄

啓二

目錄終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內黃司廼疆逵支閱

啟二

答金丹庭老公祖啟

恭惟老公祖台臺琬琰瑩姿鍾鏞大器含香甚省孤標高鴛鷺之班擢筦巖疆爲當壯貌貅之氣械作明綸於日下遄分憲節於天中

控重地以開牙承奠漢京周甸拱名區而列戟坐紓洛水嵩山人歌恩樹之召公代璽沉牌之羊叔惠威調於四仮熙熙消萑苻之諺文武慈子萬邦嘽嘽慰黍苗之望當索賦徵兵之多故見輕車游刃之壯猷令啓軼雲霄共領清霜紫電新恩隆節鉞行張大纛而牙某幸下凡駒渏中斷木握蘭東省緬懷遂隊之遊負棨南陽竊快授塵之願望蒹葭於一水擷蘋藻於三薰蕭布候忱仰希台鑒

賀萬會庵老父母啓

恭惟某宗璜粹品舟楫長材當兵甲以羅胸概揭緊開之設巖樹烟雲而寄腕瀾揚瀚海之瀠泓香名登貴於上林澥澤久深於全郡鳳難拔枳士元之論同歸驥且服箱伯樂之鳴遄值煥新綸於舜日借重地於堯都汾水條山倚屏星而吐色桐鄉畏壘指棠茇以興

歌某素庇帡幪倍深距踊刀圭贈呂難抒燕賀之誠輿仰趨陳快奏笙遐之曲薄將引意統黃琴涵

賀夏孺和老公祖壽啟

伏以燕乳鶯遷淑景方長於棣信虹流電繞嘉徵洊溢於松年難抒縮地之懷聊效如岡之頌恭惟某家驎屈宋身比淵雲彩筆摛霞登冠楚材之杞梓玉徽泛雪長流閩海之璣

璘晉雙軾以惡熊周四封而集鳳仁裾義佩
遊神於案牘之先覓駕鸞鞭奏理在几幄之
上聽言初度欣值芳春共席仳妹倫效誠竹
素竊見匹夫行長者事尚多鮐背鯢齒之詳
矧茲瓞世覘宰官身豈在熊引鳥伸之末欲
以羽儀於千仞試聽尸祝於萬家揚名則熟
釜鼎鍾則非大藥貽後以顯庸隱德悉屬良
簡又寧必問冥靈以樹椿酌甘谷而飲菊哉

三萬欲謁一介以將仰冀慈涵不任欣注

請司日鹿老父母啟

伏以赤社流膏今望方翔於馴雉青郊泛景
芳時喜聽於鶯遷繽陳逸少之壺觴薄代任
棠之離水誠殷操筆期戒馳箋恭惟某氣秀
黃閣材雄紫電縱橫子墨蚤窺策府之奇的
爍郎星載聽榆河之影解全牛而巧中祛害
馬以無畱六月立氷霹靂成驚在手千家覆

錦收芻真切勞心雲霓之望方藉章袞之詔
聿起葛洪仙骨陋異好於求砂潘岳文江寄
閒情於種樹媵此鹽車凡質尤沾火井溫風
山木有歌竊與思於公子溪毛可食聊比獻
于野人敬卜佳辰肅迎台馭粥濺錫白在曲
水之後期柳媚花明對芳林之長日聆樂譙
而披霧接荀席以分香煖借衙門始信春行
有腳遊陪醉國請賡夜飲無歸

賀顏太屏老公祖啟

伏以麟竹疏榮千里重旬宣之寄熊轓貞采
列城騰佔月之歡敬誠向阻于執殳薄貢虔
申於賀廈肯同片縣眉擬芝之瞻恭惟某琬琰
純姿鍾鏞大器嶙峋道祭武爽玉立于孤標
浩淼文瀾閩海珠光於四乘蚤敞桂筵而鳴
鹿邁隨杏苑以遷鶯列署字玄雲共指星郎
之若月分曹臨易水時聞俠客之歌風香名

久荊於宸楓福曜欣躔於豫壤部膂丹赤遙
欽廉叔之誇襦驛騎塵清爭逐細侯之車蓋
刃試犁而善爾雨隨轍以油然父母成謡巳
快颸傳輿頌公抓晉秩行看岿列穹堦某蠙
附有綠蝬蟠無用雲霓藾望心知旌節之從
天花木偏春身比樓臺之近日素誼祗將於
縞獻丹衷倍篤於葵傾伏冀鑒涵不勝忭仰
謹啓

答黃岑嶠明府啟

伏以鷹序聯雲上國重埧虎之鄉嵬郊向日
中原騰章泉之譽芳標尚阻於巖瞻嘉問先
勤於縞贈佩蘭可挹報李何由恭惟某淵學
傳家殊材命世峨嵋積雪蟠爲胸次之層峰
灔澦春濤散作毫端之異錦蚕絶窺闕之好
聿高題柱之聲拔于墨以縱横共仰君霄玉
尺騰郎星而的爍欣看綠髮銅章迎揮霍於

庖刀妙馳驅於秦篆丹江岸靜爭燃耗郭之
花黑時嵐生徐草放衙之句風物居然畏壘
姓名卓爾西京吏畏民懷佇見先鞭臺瑣見
脉弟草還期並掌絲綸某轅下凡駒溝中斷
木尾元方之嫩奕已定於千秋須叔度之波
潤尤滋於九里豈謂注存之俯逮更叨鄭重
之遊徼忠公子兮未敢言空歷紫芝之想念
美人焉何以報永懷青案之誠祗布謝悰統

俟慈鑒

賀徐譽阜老公祖啟

伏以日麗蝸頭一路快決星之照風清驄步
列城孚時雨之思積誠尚阻於一瞻薄貢祗
同于縞獻瀝肝于墨悚目卿雲恭惟某標望
琅玕氣含沆瀣石麟表瑞久知擢秀江東繡
虎分奇共許掩才鄴下登聽桂筵之唱遍看
杏苑之花鼎可函牛人並推爲名德車先飾

鷺帝初試以祥刑遙傳覓㡬之塵飛已覺風
稜之嶽動壺氷若月映絶塵以盟心案鐵如
山霏五花而作唾長流脣于丹筆獨表望于
朱繩至理奏無冤寧獨恢恢祝網殊恩隆不
次行看諤諤登朝其庶切惭懞材慙梼櫟托
空堦而成嚮僅比脗竽吟蛩望大厦以飛翔
聊鳴歡于賀燕仰惟鑒納不勝翹瞻

請司白鹿老父母啓　代新進諸生

伏以銀艾敷春雨露久滋于棠茇玉衡指墻
風雲普建于茅茹上欣櫆偕之親人慶遭逢
之盛祇陳燕喜僭謁龍門恭惟其身挺璆琳
唾成藻繢探天心而穿月脇久推藝圃之淵
雲先保障而後繭絲共仰明時之卓爵寧獨
鳴琴而阜俗仍勞懸鑒以程材甫學安絃言
齊綠綺纔經說劎云是青萍念童子之何知
屬良工之無擇俾茲樸遬盡被薪槱較雲臺

圖畫之英尚羸其二比魯國蒓綿之士已得
乎全詎歆醴以忘源用投瓊而思報敬循舊
典爰叶嘉辰列映于衿顯膳公袞鱎離緡釣
敢私假寀之塵鷺載旅聲快咏泮林之句近
荀香而期披拂立程雪以識依歸夫子誘人
見宗廟百官之富國士遇我勤驪黃千里之
思伏候鳴騶曷勝側弁

答馬郡白明府啓

伏以塔雁孤騫風力快紫霄之翮舄鳬雙翥
露膏滋赤社之香積東末展于巖瞻嘉問遽
勤于鼎錫鏤心莫既措手何由恭惟其秀挺
琅玕富蟠象緯經傳南郡共傾列帳之笙歌
酒命新豐起作明廷之棟楚卿月甫輝于日
下郎星遙躍于天中春野麥翻凉暖見雉鳴
應雨[illegible]簾䰟散影清知馬骨如山張弛互取
以霆鞭舒慘立調于神鼎娩西京之汗竹已

胥勒績旂常來北闕之鋒車佇竢升華瑣闥

某林丘薄相草土餘生接棠樹于隣疆久欽

識荆之願停梅花於驛騎初沾苻令之薰轉

集木以增懷謹折麻而鳴謝仰惟鑒炤不任

启馳

賀郭太蒙老公祖啓

伏以龍分鸞紓專城隆剖竹之聲春溢熊轓

四履慰忍棠之望抒誠子墨引嚮卿雲恭惟

某朱鳥凝精白蜥比質胸呑雲夢者八九散

成册府之菁華水擊扶搖以三千起作明堂

之杜礎猶此雷門之竹盡歸懷縣之花更績

比西京爭道衽懷慈母帝恩眷中土寧辭案

牘勞人先聲甫震于褰帷滅澤已殫于惜燭

游善刀而將試芙蓉傾奪月之鋒總轡以

遙馳首稽捷追風之步迎細侯而恨晚頌鄭

產以爭先寧惟增秩賜金佇覩綮尊于師帥

擢樞履斗行看班近于公孤某放逐孤蹤離

奇散質授塵樾蔭竊托幸於樓鶴望夏雲梁

尚疎誠于翔燕薄引潢汙之敍僭邀巖電之

輝仰冀茹涵不勝瞻跂

壽王孟村老伯小啓

元開鳳曆欣逢世運唐虞瑞表虹樞快覩陞

行佺偓早以巖巒而輕軒冕直將著述以代

經綸當南極之旁一星光搖若木邁後車之

載三歲兆恥非熊某跡阻登龍誠殷放鴿挹

潢汙之末潤將祈羞敬王公矢雅頌之餘音

猶懼貽誚作者伏惟鑒納曷任瞻馳

賀李白生啓

伏以雲翔一鶚中朝高斗嶽之聲玉剖雙麟

朔國重屏藩之寄御屏車而恨晚投扎縞以

無慙祇覲龍光薄抒雀躍恭惟某畫溪靈氣

金粟仙才湧具區八月之潮散作毫端之藻

纘發委宛千年之秘雖爲胸次之菁華蚤香
姓字于桂叢遙對天人于楓陛計曹振佩剡
謝巢劉宴之思巖塞持籌輸轉啓鄭侯之績
久著雲霄風采遙高江漢熊幡酌寬猛以霆
鞭嗃嗃慰黍苗之望調㨿抒于神器猗猗消
萇楚之謠接羅羞倒夫高陽屭屓巳隆于峴
首寧惟松生腹上兆開興日三公終當石補
天邊獨作明時八柱共牛涔瑣迹雞骨餘生

類黃霸之米鹽有懷吮筆愉任棠之薤水無
地摳衣夙勤嚮往于卿雲机放瀾翻于子墨
仰惟鑒炤無任瞻馳

答潘昭度明府小啓

三陽弘啓萬彙昭蘇某荏苒流光棲遲窮壑
沐芳蘭而恨晚酌栢葉以慚先遠錫芝械特
頒非實吹鄒生之律黍谷知春傳驛使之書
梅枝帶雪既銘高雅竊自省循用土壤以益

泰山世皆知其非等投瓊瑤而報木李人猶
以爲不情道茲疎節之未將輒枉隆施以無
巳瀾翻搰掘繼綣歲時雖伯也吹塤自軫連
枝之愛而匹夫懷璧轉增集木之懷用抒瀝
于愧餘賁垂原于格外維王正首祚明堂開
白獸之樽適循績久成花縣聽遷鶯之樹尚
綏福祉以迓殊恩某臨械可任翹抃

答張涵月老公祖啓

伏以豹尾升班重脊冠十連之上虎牙臨鎮
普階躋八座之中州減未遂于摳衣紫氣遙
瞻于列戟砥陳庭實聊代滿有恭惟某天挺
龍媒代傳魚笏花封製錦發高保障之聲蘭
省含香載懋寅清之譽近堯樽而視草懸禹
鏡以程材憲文武于萬邦甘澍雜秋霜並濟
履險夷以一節浮雲開皎日孤懸游長藩垣
入翊勳寺和羹調大七高依日月之光分闔

得長城遂王風雲之氣聡兹中土丕借台纏
控嵩洛以疏疆皂蘇油幢即紫微之胥省掄
鳳麟而頓網南金東箭皆絳帳之餘材前茅
甫慰于霓旌下里翕開大雷動寧獨忠貞世
篤重聲駟間之蟬聯行看衡軸時登獨作楓
宸之鼇柱某樗櫨小器林莽孤生歷行坂以
悲摧自恥轅駒之影望夏渠而翔集猶深厦
燕之懷敬瀝悃于墨卿特干誠于籤帥仰徯

電炤不任氷兢謹啓

請陳心抑老年伯啟

伏以九官猶化法星初耀于虞廷四牡揚輝
憲節載光于周道竊慰披雲之願虔抒禦日
之誠恭惟某命世真儒補天巨匠太微臨楚
坐綏鵷鷺以銷烽貫索司秋遂領鵷鴒而開
署聡兹下里幸枉前茅維時柳碧江皐雨清
渉徑旌旗曉發度魚鳥以參差羽葆遥臨散
川原之震蟄蜓伏鳳翔之覽均深雀喜之忱
某氣識真人分親猶子修藻蘋于白水敢淹
五夜珠繩奉樽俎于春風共聽九天香屑伏
惟龍游矜任翹蹲

答徐玄仗京兆小啓

恭惟某命世真儒匡時哲匠朱絃泛雪嬋子
惠于花封玉尺依天湛人倫于藻鏡帝排大
七星近中台久髙清署班聯遂領舊京鎖鑰

江干棠覆漫誇漢史之趙張腹上松生行作
虞廷之稷契某樗櫨下品黔劓餘材儀斗嶽
於雲中素慕識韓之願備衣冠于宇下竊矜
御李之私敢云葵藿之傾陽頓覺樓臺之近
水祇憑旋羽先布鄙悃伏冀電垂可勝淵仄

答李漢儀毛我石二明府小啓

某溝中棄木轅下凡駒五載郎曹遽摧翮于
堆坂一官謫籍時弔影于湘源何期北闕之

新綸甄托南枝之弱羽某琮璜粹品舟楝長材露湛氷壺飲水但甘建業春數銀艾種花將徧長千巳芬漢史之循聲行受虞廷之寵陟脊焉飛翰遵我脂車惟是子舍方溫倘承顏於彩服要亦王程非遠將問路於朱明計當蒲艾之辰可挹芝蘭之采先憑旋羽聊布鄙衷伏冀鑒涵不勝馳企

答張月沙明府小啟

某標峙岷峨耀分參斗赤松黃石眞帝師王佐之奇材龍肉凫毛兼博物洽聞之宏猷掄秀早高片玉致身遥比雙金拔盡當門無藉任棠之水種花繞郭爭迎潘岳之車循聲久冠於南天新寵佇膺於北闕入虞廷而曳履共知入仰儀刑使漢野以埋輪快見宏傳風采某芝聯有素兼倚知榮羽託一枝敢擬鷦鷯之賦箋題五色遥傳瑒鴈之聲佩高誼之勤拳托遥悰而觿往統惟炤亮不任顒馳

答戴在秉明府小啟

某秀削琅玕富蟠象緯幽臺三禮秖林代著於師模斗酒雙柑道韻孤寄於物表蚤對大廷之子壘遥高南國之郎星試貞瀕以盟心濯濯一泓湛月指大候而標槩稜稜千嶂横秋庖鋒遊簿領之中化瑟宰絃歌之外拱桑馴雉炳日星於往符弭筆乘驄起風雲於前

路某變倷枯質楺下凡蹤閉戶書空巳忘情於麋鹿巢林息影雙適願於鳧鷖何須遠徒之勤求承篆雅懷之鄭重函題五色如披倚縣之花輿引一帆劇念剡溪之雪率焉布復不盡顒依

答房瀨石老父母啟

伏以鶯遷高樹尚跡賀廈之恍鯉迴游波遠祉加餐之字婉因前集感逐懷深恭惟某楚

壁九賓吳鈎百鍊雲霄峻望孤標揭上黨以
嶙峋岳牧新猷惠澤灑淮流之浩蕩遂膺帝
簡入蓮仙曹馬簇珂聲重待三條之月鷄含
香氣仍吹九陛之烟滯淫寧歎乎馮唐翰輓
方推夫劉晏豈期存注俯逮迂疏某樗櫟散
材剸黔棄質風前駭浪夙動色於同舟天外
孤蓬尚飄踪於岐路惟尾燦之資宜後乃瓊
瑤之蒞何先把驛梅而思故人無緣縮地取

香草以喻君子有何停雲薄引謝悰伏惟慈
鑒

答王孟村賀初度小啟

壯齡初舉顧協見為已衰華髮秋吟潘安歎
其過拙念鷦枝之未穩悵鶩齒之漸增迹窘
丘園色慙弧矢辱佛存於長者敢自外於通
家袞筆分花縷同長命素餚洊浪字缺加餐
至別披巾笥之新章悉屬帷籌之餘事許伯

曾傳哭世不聞采吐猷謨燭武自詫亡精未
見業嫺著述寧獨擷菁華而垂琬琰實為存
廊廟以濟江湖媿莫贊夫一詞倂申誠于九
頓仰惟慈鑒曷任翹瞻

賀郭天谷老公祖啟

伏以星標孤峙外臺凜列柏之嚴霜節高懸
四履慰想衆之願迎細侯而恨晚御元禮以
知榮祇托魚箋薄陳雀躍恭惟某白珩粹質

紫電雄材銀浪擊孤鵬首拔文林之赤幟惠
風隨四牡載寀使署之彤襜卿曹遍晉于冰
銜倫品悉歸于水鏡顧晉世共推裴楷方聞
擅譽清通乃漢廷欲相望之遠試宜勞敭歷
藉茲宛土十寺耀台躔緒庶鄉而恍刖褰作中
原之吭背儼豺狼而矜鴻雁借慈淤之舟航
照臨甫式其風彼歎誦翕闕大雷動泰輔石
握總六轡以馳驅禹鼎當庭布列城之網紀

某踊類輳駒洞同轍鮒車前負弩從父老以
難前守下授塵事大夫而敢後虔擷潢汙之
篏用賡章衰之詩伏冀霽涵曷勝淵仄

答唐國主啓

恭惟某温文慈惠博厚高明天序班崇迭拜
東平之几杖人倫譽重坐開北海之圖書撫
茲大冶之炎蒸想見法宮之行樂閬林夜永
月度金輿殿閣涼生風停紈扇時授詩于枚

馬獨傲趣于羲皇某夙近桂山今攀蘿樹滄
海飛塵者再難逢仙客之來華封效祝者三
自愧野人之分何勞慈注更枉隆施陪弁楫
于鄂君自識錦衾之貴誦瓊瑤于衛于逾衛
木李之輕鐵骨不宜臨風倍切伏惟電炤可
任冰競

餞諸公應試大梁啓

伏以遡啓龍飛典首隆于造士文成豹變象

利用于賓至薄抒折柳之忱預引食苹之唱
維時風輕少女河淡黃姑茅店板橋映殘荷
而頓轡梁臺未寢籠高樹以迎車里浮白水
之靈光家載朝雲之秀筆人比藥宮之漏滴
滴鏗鍧名齊雁柱之絃聲聲飛動冀北之驊
驊欲騁荊南之杞梓誰先一戰以張吾軍寵
分榆社代與有如此酒色映蘭襟佇望聯升
祈嚴顯娭

請停星中五二黃老先生啓

伏以北門視草久高槐棘之徽聲南國詩衡
共慶茹茅之盛典虔抒誠于樽俎聊貸勝于
江山擬寬叔度之波竊比李膺之御且地稱
豐芑時入商颸踞虎盤龍奠千秋之弓劍巷
烏磯燕寫六代之煙花幸當藻鏡之餘並長
錦囊之價廬陵力刊苗軌收脩珠而珍和璧
未聞興點于雲霞供奉何泣鬼神方泰[illegible]而

慨吳宮卻遜陰繁於桃李惟天眼而兼法眼
喜使星以傍文星敢云攀長者車塵聊以示
都人桀尺寵分半席快親室內之芝蘭墜落
九霄願洗胸中之蓬藋俯躬擁篲拜手馳箋

請舊大京兆徐玄仗啓

伏以卿月凝華既炳近三臺之上福星絢彩
仙班升八座之中幸竊蔭於帡幪祇抒誠於
樽俎恭惟某擎天蒼柱瑞世龍文舊國寄畀

公懋東土保釐之績新恩錫方叔隆西臺鎖
鑰之推凡茲倖芴之倫悉慶薦逢之盛乃如
下吏尤庇鴻私亦步亦趨方矢效鞭箠之末
於臨於照遂咸躋衣被之間頓看草木知春
敢曰樓臺近水雖雲泥分隔難攀鳳轄以雍
容而葵藿心傾冀奉塵毛於清燕敬術書典
式庇荒筵徼一眄以爲榮光接中宵象緯滙
自飫而忘醉香飄滿室芝蘭拜手馳箋齋心

候諾

擬答易按臺小啓代

豸戢柱下懷人方切於江雲鯉溯波間投貺
忽來於明月哢唾花之霞燦金標玉以巖瞻
恭惟某氣合粹清德兼茹吐封皂囊以翔虞
陛仰豨俯書華嚴藜藿之防持繡斧而履周
京大法小廉丕懋黍苗之望固已名播山岳
行看班陟星辰某乂佐下風素親冬日聽鴻

作宇聊通意於關河比解輸芒寧將誠於沼
沚辱此駢蕃之貺溢乎旄斧之常我姑酌彼
黃金罍但銘無地何以報之青玉案慷慨臨
風草渺謝言尚俟崇鑒

擬回易按臺送節儀小啓

桂魄流輝蘋飈薦爽某恐迎澄霽丕振激揚
兎穎含霜聯鴛車而貴采鶴枝警露依騷鑾
以增華方深翹溯之懷輒枉駢蕃之貺一函

五色疑穿織女之銀梭千里寸心難報美人之繡段祇沥銘於葵臆聊占訊於梅郵

擬回過學院啓 代

伏以綵綾耀日謬叨綸綍之榮膺帛封霜遽荷瓊琚之貺佩蘭芬而逾烈跆芝采以難親感切鏤肝報疎藉手恭惟某琮璜異品舟楝長材纖鮑司隸行步之歌風生都邑邀宮鄭公救荒之績春盎淄青更勞鐵網于東溟遂

執玉衡于南國神窮相馬在若滅若沒之先夢應祇熊得非角非麟之兆寧惟比千里之肩承上賞將爲百年之計樹人某幸附枌榆猥慙樗櫟鉛刀試其一割騄蹄建節之斑驄技愧夫五窮更凛負山之誚敢勤燕賀遠損鴻施奉鞭弭以周旋尚冀迷雲豁目咏蒹葭而迴溯空館秋水與思肅布謝忱統祈崇炤

謹啓

擬迎新大京兆文宇鄭公啓 代

伏以虞廷疏化方隆喉舌之司鎬社分茅益重本根之計捧鳳綸之遐布同燕厦以均翔聊借濡毫代稱負弩恭惟某錦江紆秀玉壘標奇憲文武于萬邦負紫電庫兵之具歷險夷以一節高朱繩壺玉之聲爰從彤陛歽衡聿佐銀臺出納維北斗在星辰之上共思界以神鼎化爐念南天當雨露之餘遂特借之

輕車熟路身配鍾山而作鎮恩隨淮水以揚瀾寧惟慶洽衣冠頓覺氣明花柳某素私隣燭久附同舟趨晋平陽之裝意借合人通指迎郭細侯之蠡騅將稚子知心伏候鶯鳴不勝鵠俟

耖遠堂文雲集目錄

啓三

回髙山孫明府小啓

擬答浙江蘇撫臺啓 代

公請京兆黃際雲啓

候史亦步小啓

通王大司農啓 代

候寧太道王巽悟小啓

擬與王撫臺回禮啓 代

請司白鹿老父母小啓

賀鄒靜長太守啓

答劉同吾明府啓

壽唐國主啓

候楊衡毓老公祖啓

公壽蔣幼明小啓

請白鹿司明府啓

賀周奠維老公祖啓

請岳完懿父母啓

答王孟村小啓

賀趙翀南老公祖壽啓

答梁篆一明府啓

請省中顧若虛啓

賀白明府啓

答張與立司理答

答程與濟小啓

答趙翀南老公祖啓

請諸茂才應試大梁啓

賀岳完懿明府小啓

候撫臺畢東郊老公祖啓

回劉學臺小啓

遠迎少司農靳習翁啓 代

與巡撫鄭遠游啓

目錄終

妙遠堂文雲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淮南岳鍾秀完懿閱

啓三

回高山孫明府小啓

某鴻翔天路凫翥花封尹子奇之敏妙夙成霞廻錦製馮元授之綏柔立效颯沓韋編朱絲獨映于南雲紫綍行頒于北闕允矣瑣臺

晦矢斐然竹帛芳模某向以薄遊幸承半面溯伊人于秋水方深葭菼之思動郵使于梅花忽狂瓊瑤之訊祗佩銘以罔斁欲敷述以難宣伏冀崇深鑒此勞結

擬答浙江蘇撫臺啓 代

伏以柏臺建節鯨鯢銷千里之烽梅驛題箋鴻雁下三秋之色彈貢冠而載寵進遂使以紆懷敷述難宣翹依有素恭 惟某武夷揭秀滄海鍾靈辨劍豐城斗野煥雌雄之氣攻駒冏寺天閑騰騄駬之歌崇班特冠于十連重地全畀之大越玉籌嫺虎帳案頭分聚米之峯戟騎擢犀渠江上勁射潮之弩照姸媸于禹鏡妙驅策于秦鞭浙之東浙之西大法小廉丕凜旂旄之威望海以內海以外文經武緯同揚賜履之聲華樞衡行矣登庸竹帛卓然名世某猥慚驥附夙庇鴻庥舊國濫竽敢

謂領北門之鑰故人解佩何來貽南浦之蘭心永泐于勿諼感真勤于無已祗鳴謝悃伏冀慈涵

公請京兆黃際雲啓

伏以日拱龍蟠東土重保釐之寄風翔賀燕南樓騰叅佐之歡幸竊蔭于帡幪祗旌深于樽俎寵邀一顧緘篤三薰恭惟某淇月清襟補天巨手抗章蒲薦窮霄流褰諤之聲揺隱

桂山薄海繫安危之望爰入調平帝七遂出
牧於王畿銛比吳鉤迎亂絲而立斷吹同伶
律調六管以俱春照臨甫慰夫電思歌誦翕
閭其街動欣與翼作四方之則惟德和民且
汪汪同千頃之波引醇醉物某等材慙鞭策
器玷甄陶通澧蘭公子之懷薦蘋蘩王公之
敬維聆水澄桃渡寫烟態於六朝棊盡楓天
疑錦林之二月敢云投轄聊借紓籌瞻嚴象
於崗秋倍仰道峰巖梟接塵鋒於午夜期竊
武庫縱橫伏候鳴騶可勝擁彗

候史亦步小啓

恭惟某麗霄星鳳絕代人龍正色而立青蒲
藎懷貫日肝衡而銷赤羽偉略扶天允爲名
世之斗山豈獨同人之冠冕某附麻幸直失
路增悲誦停雲附令之詩愁轉盈於搔首近
結駟于公之里願倘阻於摳衣薄具芹私代

旌葵臆仰惟鑒炤曷任瞻馳

通王大司農啓 代

伏以玉佩風清弼一人而熙帝績牙籌星燦
調九賦以佐時艱祗憑翔鳳之箋虔引登龍
之悃恭惟某條山揭秀汾水紆晶禮樂起含
香斗北凛儀型之譽光輝生仗鉞纔南貽袵
席之麻玄圭遄錫於漕渠莽佩載斑於計相
裕成周闤府之貸千箱紅朽儲命脈於三軍
陋末宋制置之司萬里車書酌盈虛於一孔
廟畫允賚煉石遐塵立靖安瀾曳履上星辰
人識熙朝元老銘功垂此釜代標閒氣名臣
某久切巖瞻與沾河潤瀛竿白下鍾聲隔夢
於承華結綬青荷琴韻生香於晥泚受釆芹
而賒肯聊比藿以傾心伏冀淵涵不勝冰仄
護啓

候寧太道王巽悟小啓

恭惟某琮璜粹品舟楫長材江國祥刑溢仁歌于麟趾縉雲列署振清誉于鵷行湝分名郡之銅符益作犨倐之玉尺遂持憲節更臨南天芋嶺粘雲標神襟之峻峙宛溪寫練涵道韻以冲瀜行當開幕府以建高牙不獨犨帝鄉而安磐石某溝中斷木轅下凡駒通姓字于龍門幸附元方之櫜範馳驅于鸞轡欣操晏子之鞭肅叱芹將嵩旌葵臆仰惟鑒烙不任翹瞻

擬與王撫臺回禮啓 代

伏以豹尾升班重寄冠十連之上虎牙臨鎮壯猷罩四履之間敬价墨卿借于籤記恭惟某天田貴品日觀元精脊笏盈林振烏衣之鴻緒風雷拔地摶羊角以孤騫蚤紆赤社之銅章遊遊朱衣之玉筍斷斷以持繡斧高翔鵰鶚于天中艦艦而轉大車聿統貔貅于萬里弘開憲府填壓全吳由宛句以西馳虎踞龍盤奠黃圖之三輔自淞匯而東沛江氛海燧銷赤羽之千烽凜然大法小廉展矣文張武弛提衡登列郡爭瞻紳弁儀刑補袞登巖廊行作朝廷喉舌某猥塹窳器幸附通門承流而佐下風尚冀周行之誨引背而親冬日敢忘邇室之思薄貢芹將遥抒葵臆仰惟涵烙無任皈依

請司白鹿父母小啓

序屆天中節稱地臘雖瞻雲攀柏愁逾澤畔之吟而負日美芹心結丘中之賞敢燒枯蟣特迓飛鳧垂蘭艾以當門歲時爾爾依葵柳以布席晝景遲遲祈披荀令之香共奮王公之塵解愠之絃一奏爽拂南薫辟兵之縷長懸氛消東閣掃深投轄願早鳴騶

賀鄒靜長太守啓

伏以郡伯古諸侯埒屏藩於赤芾長安漢京兆隆保障於黃圖自匪殊材曷膺峻陟恭惟某擲金在賦照玉爲山辨日靈心蚤審延陵之樂談天慧口遽傾碣石之宮當機雲部秀之年陋桑孔縱橫之算處脂膏而不潤饔餮自韻於宮商官山海以無遺榆塞絕呼於庚癸遂宣綸於北闕聽剖竹於西京河箭嶽蓮峙境中之鎖鑰秦宮唐殿開掌上之烟花乍迎游刃之風已快隨車之雨茀反毛日懸曲突將燃積首三星抒軸切東人之歎旋頭若月揄袤懷南牧之心倘非銷萌於調絃更瑟之中思將致警於巢幕覆隍之外豈獨米鹽課政固因履展知才青簡姓名建循吏不刊之績黑頭公輔破文人無用之譏某夙映蘭襟久聯芝采通微誠於雒水思同煦沫之魚將薄貢於谿芹聊附繫書之鴈佇徯炤亮可任顒依

答劉同吾明府啓

伏以萬花蔽郭春城華製錦之聲一葉飛楲秋浦荷投琴之訊祇深銘篆莫罄敷宣恭惟某用則千將望知孚尹編窮七略負子駿之淹通版答百函具道和之敏給南國久儀夫鳳羽宛陽載試以牛刀魯何絃歌共見譽隆保障虞廷鞀鐸行看身上雲霄何期推禁之餘忽枉加餐之訊溫文而比膠漆真成繡段之章宛轉以逗宮商疑寫朱絃之韻烹魚動色躍雀知心某草土餘生剝黔棄質曝腮涸轍祗索市以將枯分照鄰牆幸聽雲之孔邇尚愧羞溪毛而傾筐筥負期投木李以受瓊瑤河漢無梁何日下南洲之榻蒹葭有咏終宵懷西土之音率布謝忱併徯崇炤

壽唐國主啓

伏以葭灰轉律催回左个之青陽蓬矢凝祥
光映朱門之紫電朴瞻無旣敷述難宣恭惟
殿下忠孝性成聰明天授東平几杖冠同姓
之崇班北海圖書秩累朝之芳譽指中嵩而
作礪奠南國于維城忻此玄冬恭逢令誕驂
螭駕鶴騈來陸地之偓佺唾霧裁雲爭托後
車之枚馬長兒銀潢日麗從教滄海塵揚某
幸附裒蘿方悲草土望桂宮而獻賦猶懸下

客之長指松盃以祈年游效封人之悃仰于
乙覽愚任三薰

候揚衛姚老公祖啓

伏以鵲印專征特重師中之寄鵷班晉秩並
揚閫外之聲殊勳行奏于舞干醲澤猶溫于
賜履借憑孑戀祇謁鄉雲恭惟某玉壘鍾晶
錦江濯秀歷險夷以一節衣冠高斗嶽之瞻
憲文武于萬邦江漢畀節旄之任奠豫滁寸

磐石殺荆蜀以帷籌森森大法小旅屹屹外
威内順乃小夷負固敢怒螳背以當車輪惟
上智伐謀遂移虎牙而開幕府詢於黃髮鑿
此赤心疏爵中樞忒尚書之喉舌扼吭要地
爲祁父之爪牙攙搶夜靜於璣衡獎蒨立銷
於飛電圖畫於九天九地共欽方叔之壯猷
指撝以七縱七擒重見武鄉之妙筭寧獨威
行貔虎終看身畫麒麟某草土餘生剸黔儀

質壼漿道左難儕負弩之班章袞舊疆空切
想棠之咏蔣抒誠於躍雀聊托腳於吟螢伏
冀鑒涵不勝馳悚

公壽蔣幼明小啟

伏以青陽催律一元漸轉於鴻鈞紫氣充閭
百福欣臻於鶴算虔陳樽俎共誦岡陵維時
香入梅腮秀存松骨影連岫雪移玉界於平
田漏咽壺冰應銅渾於長夜喜茄裁之冊未

返正生中之獄重逢濠濮奋魚堪留惠子華
胥賓客何美封人試投海上之籌且尼井中
之轄三千年淺蓬萊之水依然佺偓飛行九
萬里厚扶搖之風佇見變龍接武仰惟光賁
可任翹瞻

請白鹿司明府啟

伏以青滋皛野漸回踏草之春光射鰲峰載
届傳柑之夜祗邀璧月共醉芳飆火樹籠堤

先錦林於三月繁星綴壁散蘭炬於千門祗
昤棯歲之歡聲聊展公餘之妙緒廣陵不遠
何勞術幻虹橋牛渚非深共詫影交犀燭巳
親攡篿佇聽鳴騶

賀周奠維老公祖啟

伏以棠陰敷惠聿弘解網之聲楓陛疏榮載
重含香之寄溥鳴雀躍祗賀鶯遷恭惟某讀
九丘八索之書鍾萬壑千巖之秀清水映座

晨生魚餓之塵丹筆流膏夜肰鵲亭之哭按
部春稱有腳啟盆舉普無冤一毛棲棘知雖
留鸞凰之輝五采泥芝遂高列鵷鳩之署挂
笏爽看山之氣鳴珂接統殿之烟恭思神之
席甫前帝仍知不及也而章袞之歌洊沸人
將石豈徒哉行看味勺於傳羹不獨愛留於
羊石某素叨衣被怏飲醇醪覩衆正之登朝
借切彈冠之慶等犨兒之免乳逾深卧轍之

思肅貢芹私端旃葵臆仰徯電詧可任巖瞻

請岳完谿父母啟

伏以赤社流膏令望方翔於馴雉玄冬轉律
積誠虔效於焚魚肅陳文犀之壺觴薄代任
棠之雉水禮般擷篿期戒馳箋恭惟某鋒淬
干將姿明孚尹帝臣有五輸舜都河嶽之祥
國士無雙挾淮海風雲之氣蚤拔幟而雄子
墨遄剖符以燦郎星技解全牛霹靂咸驚在

手叢袪害馬牧芻真切勞心雲霓之望方藉章袞之謡聿起葛洪仙骨陋異好於求砂潘岳文江寄閒情於種樹睠此塩車凡質尤沾火井溫風山木有歌竊與思於公子谿毛可食聊比獻於野人敬卜佳辰肅迎台馭祭龠晝虎當嘉平合索之時看竹尋梅値退食委蛇之暇聆樂談而披霧接荀席以分香燄借衡門始信春先黍谷遊陪醉國何妨漏綴蓮

花

答王孟村小啟

竊聞立德立功斯稱無忝若夫何以何特號曰不辰撫此鬢齒之增倍觸膓腸之裂輒勤存記過錫駢蕃戛宮徵以走龍蛇分稻粱而飽鴈鶩惟雅社之締盟有素兼通門之推愛無窮禮以拜爲恭敢自外長者之賜吉惟兆乃集寧更求老人之星率布謝忱統祈慈鑒

賀趙狆南老公祖壽啟

露濃棠蔭朱轓開一路之春瑞繞桑弧寶曆永千秋之算祇將裂素聊代稱觴恭惟某品貴天申祥鍾乃覲鶴隨琴畔清標遠紹於宗風鹿繞車前惠澤懋彰於郡履悟任棠之雉水陋黃覇之米塩北闕芝函將共虎牙而並錫東阜花信喜隨麟紱以俱新泛椒爲駐景之尊剪綵即長生之樹雉銜犂雨真同畏壘

人情燕寢凝香不數齋仁物色某庇厦素深添籌倍慶食芹自美難抒野客之忱行地無疆竊效封人之祝仰惟鴻鑒俯茹蟻將

答梁篆一明府啟

伏以楓陛疏榮五色煥鸞綾之采春鄉傳暇八行騰鯉素之歡慶抃方深敷宣莫罄恭惟某摩霄徤翮斷石銛鋒合南北阮以稱宗標韻風流高中原之偉閥同大小馮而宰治撫

循保障流西土之徽聲遊神簿領之先得意絃歌之外魯中牟之雉桑知化步履春温虞朝歌之枹鼓絕驚指揮嶽立馬骨表清於鈴閣鯨波息警於潢池惟關隴著赫赫名循績允孚於廷論乃公車列上上考新恩遂渙於天章赤文生花縣之光彤管闡鵷闈之秘十行灑墨陋稱漢代之璽書三載陟明行受虞廷之車服琬琰允貽家寶樞衡待踐台堦某

猥忝鴈行欣聞鴻典披裘負日倘踈賀廈之誠擡首停雲遙荷燭隣之照撫朱絃而永歎報縞段以何能祗布謝悰仰徯慈鑒

請省中顧若虛啟

伏以鳳羽銜符卿月湛虞廷之采龍函駐節使星揚周道之輝祗抒投縞之誠仰慰執鞭之願維時雪晴碧涘春麗青郊曲徑芳莎引雙飛於野蝶上林御柳待百囀於宮鶯啟云傾蓋以成歡竊擬望塵而展拜袁尹之白楊散羼壺觴不拒於遊人辟彊之苦竹盈園嘯咏頓邀夫高士挹芝蘭而有喜供橡栗以無慙蓮漏緩清霄塵聽四筵霏屑花谿鶯小隊座期三日留香側耳鳴騶齋心貢疏

賀白明府啟

伏以天高楓陛夙隆射策之聲春盎花封戟重剖符之寄執鞭恨晚獻縞宜先恭惟某秀

毓黃岡材雄紫電翊華啓秀豪學海之詞鋒漱玉編珠紹香山之宗緒奮異遄開於萬里許身遂比於雙金聰此巖城得分良牧秉神鑪而融冶全勞煉石之心解化瑟以更張立見成風之手祗無嘯鼠澤滿歸鴻清水晝窺簾清見簽中歷落雉銜遥卓案凛知氷上人行翁聞章亥之騰歌佇佚瑱臺之遷羽某林丘薄相草士餘生斗仰層霄素切披雲之願

河溢九里敢忘歆醴之懷祗托響於岑蛩聊比誠於賀燕伏惟鑒茹無任翹瞻

答張與立司理啓

伏以花驄鸞轡聿揚破柱之聲陽烏鄉箋忽枉投瓊之飲祗殷鏤篆未罄敷宣恭惟某淵學傳家殊材命世雲扶翔鵠蚤回正色於朱繩火炳燃犀立散春風於丹筆執法麗金科之響程材持玉尺之平烹白水以明心共見

澄清千尺指雉衙而作判行看巖廊三台豈期推案之餘遥荷加餐之問沐濡墨瀋驚看峽倒於詞源繾綣蘭香如奉麈揮於談藪藏青箱而永寶媿緗段以難酬某庇厦知溫擁衾媿腕腕傳梅信空深集木之懷聯引芝眄鄉切披雲之願肅陳雀躍用識鴻私伏冀電照不勝淵仄

答陳與濟小啓

伏惟某沆瀣清襟璠璵異質方城振鐸非揚淑問於人師馮翊飛凫載悲循聲於良牧鳴密琴而不擾游庖刃以無留利在百年想屑屑陋繭絲之效用當期月已洋洋聞章衰之歌寧惟竹筒無前行見栢臺虛左某猥塹散器忝附通門渺矣懷人方阻誠於縮地惠而好我忽拜貺以從天難藉酬木李之忱祗永佩芳蘭之味率陳謝悃統冀慈涵

答趙狮南老公祖啓

伏以白駒毗日壯心空負於蓬桑赬鯉還波夙好遥敦於蘭溆祗佩綈而刚泐欲敷述以難宜恭惟某峻崎斗杓清凌冰柱鶴隨琴畔宗風久播於衣冠鹿統車邊金譽更翔於保障人軼龔黃而上地當召杜之遺嚴安耕女安杼春生渡虎之津社無灌城無慈霜淨懸魚之壁露冕巳敷渥澤建牙行陟穹皆某淺

渤徼材剝黔穢質字聯趙塔姓名謬附於鴈行氣滿克閻歲月忽增乎鴛菌敢煩存記過辱騈蕃百里停雲漫切伊人之咏七襄終日不成織女之章率布謝言統希慈鑒

請諸茂才應試大梁啟

伏以麟滇結網皇恩正急於中原鴻喜漸逵景運載開於甲子預引承筐之唱虔抒祝蝦之私維時鴈下遙汀蟬吟亂葉晚雲千變蔚

蒸思於心峰曉露九皐快修程於天販獻賦奪鄒枚之席憂時傾晁董之裳況氣有開則必先甲若燕巢之瑞衆無戰而不克人稱犀利之師桂香很籍以沾裳覘藍扶踈而引旆遐皆入彀文應比價於青錢捷待飛書歡共沸聲於白水祗殷擁篲佇俟聯鑣

賀岳完懿明府小啓

恭惟某代挺宗工天開福曜銅章赤祉慭氷壺五尺之聲繡紱朱門值電柱虹樞之慶靜察匹夫之私願翕覩通國之輿情莫不共歷鳧趨莫稱鶴算況於下悃尤倍常倫乃紫氣映寒帷方恩敷於棫樸致青山艱縮地遂誠阻於艤艅敬憑下走之馳驅薄代封人之呼額伏願椿齡延曆允躋上壽八千春楓陛升班垂歷中書廿四考

候撫臺畢東郊老公祖啓

伏以豹尾升班垂寄冠十連之上虎牙臨鎮壯猷折千里之衝高標木蓬於巖廊積悃瀟旌於獄薦聊憑下里借鳴艸芥恭惟某浴日丹心補天巨手禁池卜鳳揚委蛇華紗之聲都市行驄著貞肅澄淸之烈載借保釐於南國遂膺節鉞於中臺包蜀秦楚豫以疏鑾大法小廉劾提於化爐神蚪提文武軍民而致治外嚴內順翀周於柳帳求府鈴閣宵旰雅

咄嘴月軍書胡奏立見飛霜行看出則將入
則相爲裴晉公寧惟遠人信邇八安如羊叔
子某鴑駑下駟衾枕凡材廉祿郎曹愧起草
含香之譽授塵氓版深飲河廗霧之思摳衣
既阻於繫匏濡翰徵抒其揪藻伏從淵茹不
勝氷競

回劉學臺小啓

某明延隼棟秖海飛航簪筆中臺直氣久伸

於柏執持衡南國激聲益洽於菁莪懸氷鏡
以照羣材克樂嚢而甄逸品神窮相馬在若
撫若沒之先夢應截蒸得非熊非麟之召寧
惟比千里之肩求士寔將爲百年之計樹人
某幸附枌榆猥慙樗櫟甫違環宇覺鄙吝之
復生忽拜瑤華感注存之不棄率遡旋羽附
候新禧伏冀綮華不勝翹仰

遠迎少司農新習翁啓　代

伏以寵溢天閽佐討才徵命代職專泉府經
邦力藉疏源簡在帝心肩茲國脉共切彈冠
之慶先施剞劂之忱恭惟某譽冠中州文宏
昭代嵩高惟岳靈光久接上台介人維藩偉
績屢宣東臯膏雨不擇區而潤仁風寔應候
以施三輔建牙消民岩於鴻鴈列城象指壯
軍實於貔貅乃倦雲戀岫以暫閒顧璇月麗
霄而適朗解恩弘霈舊京持棘寺之平弜命

重申新秩副計曹之重武籌將事眞可危心
中洞外逋勢已成於竭澤東呼西索變屢兆
於脫巾非仰吞名世之經綸何以登危疆於
磐石某向叨棠庇今切蒹依奉鞭弭以周旋
敢不勉殫夫駑鈍望旌旄之賁止祗勞遥待
於壺漿敬將負弩之迎不盡執殳之悃統惟
垂炤可任翹瞻

與巡撫鄧遠游啟

某執鞭藝苑敢云臭味之餘隨牒班行幸厲照臨之末其爲私扑實倍恒倫竊念某握媿靈蛇命遭磨蠍畏塗一蹶迹久類於飛蓬堊室三年淚欲枯於窀木方謂長依鋤耒寧期復黜衣冠似是馬曹聽怡情於拄笏未捐鷄肋請試効於處囊伏遇某以風騷屈宋之才建江漢召方之烈赤烽白羽共看塞外銷氛虜天形弓行待師中受錫在明主謂長城貸於今日乃下吏則二天比於蘋君仰冀弘慈俯憐沉滯不獨折箠而使仍勞垂手而援但獲拔出汚泥稍慰披雲之願自當揮茲熱血承堅樹

切販依戀之悲憤無階伏謁循例馳聞

妙遠堂文雲集終

妙遠堂文騰集目錄

書牘一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竟陵譚元春友夏閱

書牘

候孫愷陽老師書

凡天下事曹以爲急而急之曹以爲緩而緩之此庸衆所以自待也見以爲急而急其所可緩見以爲緩而緩其所當急此庸衆所以

待豪傑也乃惟真正英雄不然以身任天下之重其凝如山以心赴天下之機其往如脱自古豐功偉績爛于竹帛表于旂常辨不由此道者伏惟老師以身天下安危之所繫此自明主公卿大夫以及走卒兒童所具眺也然力屬寧橫潰勢且不支中外抯扤壓奴騎長驅之處若驚敗舟莫必旦夕老師毅然出而當闡收拾殘疆緝緩破局從容于尊俎之上而勿驚吾神迨三年以來神氣日以恢張士心日以激奮奴震懾喙伏不敢動老師秣馬厲兵亟籌恢伏又似時刻不可待若其緩緩急急之故豈庸衆肺腸可窺一管蠡探測哉晉之伐吳利害固灼然也乃杜預屢請之而賈充等力沮之見與合者惟一張茂先耳淮蔡之役憲宗耑任晉公不疑而昌黎著之于碑曰惟此蔡功惟斷乃成今明主之倚注

老師固不啻憲宗于度然當事大君子其不爲賈充而爲茂先者幾何人此某所從邸鈔疏牘中見窺老師急於進兵之心與其所以不得急于進兵之故未嘗不流涕太息悲憤塡中也用敢陳其辭諒如此計奉違函丈七閱春秋伏聞老師基履康彊神明湛王下悰慰忭殊倍恒倫某服除補謁已刻京兆馬曹竊自念下劣無似然以十五年老科八年謫

籍三年草土猶鹿鹿與儈等爲伍自念面目可憎今之仕者職業之外有局愛憎之中有權交遊之内有壁其踽踽落落既不敢望逢時乘旺之輩高舉橫飛而若以小才微智觸忌取嫌復不能與望塵逐臭之人隨牒平進寧惟業重良屬數奇老師以四海爲冶知必不肯以鼓鑄之力私一門墻菲薄之夫矣云云

答汪遺民

弟以季秋抵桐川向交遊屢詢吾兄動定意謂必偕周廷吹進士南還或不靳一櫂訪李叔也舊臘至姑孰見一新貴人云周已在籍絕不得仁兄下落所與景升惝恍者久之使者忽馳至開書快誦幾欲提如意而舞矣弟以校文之役爲按君所留滯留江干者一月潘景升亦卒然邂逅相得如平生歎景升云山夏時屢向吾遺民言何時得見雨馬今劍合矣不敢忘豐城望氣人許仁兄必時時耳熱也初九日弟渡江而北矣計十一日可過滁陽倘兄能飛馳來晤一把晤良快不則聊園木欒下趁足音耳扇頭新詩奇情贈韻激射人眼時時出入腕裏如奉緒言弟恒追維往昔長安社中止兄及亦房及弟可並建旗鼓今天殲我亦房是于是嗚非遺民其誰鼓我比見近日爲新調者沓拖繚綷如腐儒伸欠小兒嗄號心竊厭之又念涂倒不得志于宦途將力掃榛蕪別開壇壝遺民勉以相輔使後世並傳馬王汪三子不亦快乎弟近來筆研頗勤新集七卷在桐雨後者政托景升付梓此中先刻成鐸徵一卷外小記一卷題曰節牘弟行時俱可殺青當托景升覓便寄覽也曉起欲賦一時見懷苦病酒不能握管僅書近作扇頭請政一片不足當李報遺

民咲茹之可也

又

弟以八月杪抵秣陵即向知交首訊吾遺民何狀或曰病卧瓜步又或曰方遊武林未歸也子夜持手翰至捧讀數番喜劇欲舞弟閱世日多定友日少所欲淋漓傾倒不能忘情吾遺民者因其所矢來札苦貧病貧病自是佳題弟處之者雖異耳新安家里金銀之氣

獨天移家其中或亦漸漬風氣爲貧病藥耶弟欲涉世路宦宇日罹初轉不意今宦而今竟今宦矣家慈自仲春抱恙猶未痊安弟與家兄依依膝前變欲稟此難肋而遷期已迫勉爾絶裾初擬抵此即尚借差如桐川故事乃値一時官聯半缺當事者必欲留爾縶鳥暫羈以日爲歲北方遣奴迎家爲數月計家兄亦俟明歲轉官方可出山承詳詢故布其

縷縷耳佳集靈徽爲質婉慧爲幹英藻爲姿自亦夯死誰能爲此言者弟於此道近別有所窺欲鎔冶古今更進一格其左提右挈以竟此大業非遺民又誰屬耶弟在南中矢不見一新客亦以新客政不必見兄過訪可於臘前勿久耽故鄉猿鶴也矣獻之意氣中人頃已南遷徑來抑竟返耶懷抱萬千捉筆都不成語小詩寄扇頭見意牽率而成宜無佳

思耳臨池不禁神逝

又

秣陵快遣未罄雅懷祖燮以來更懨懨辱骨肉之誼乎衡齋握別相對吞聲凍雲不流白日欲墜每追憶爾時光景未嘗不腸裂竟搖也別後雨雪連旬至正月廿三始抵敝里庭幃不殊慈容永隔撫栝棬而飲痛詠風木以興哀蹶地號天復何所贖雖苟存視息生理

巳大枯矣兄向來有千里生芻之約對之次心歸稱于家特良躍起對舞倘移家之計甫定彼中郡矣閒使或不難曲處資斧之需初夏早秋俱堪命駕幽燮之人以友朋爲性命况不孝兄弟之於兄耶賤恙愈而復發途間遂大作楚抵家又調養兩旬始漸復舊如通問繼用幸以此告之或兄來時求其仍用前方製藥見寄爲囑維揚人歸草草奉候二詩

登扇請政南瞻雲樹但有馳神

與程儒圳

辛酉冬仁丈顧我長干方幸躍然延津之合不謂臥疴遄以先變歸也重荷高雅仁祖分猾之義迄今銘之肺肝遺民兄來復荷良書香詵之惠停雲聽雨逾令搔首勞勞耳聞仁丈向以南北多警欲返新都今皇路漸夷似可無煩遠徙淮揚陸海風土清華漂母有祠

伯倫有臺叔夜有廬蹟仁丈于古人間俠烈之酒誠無媿色矣不孝廬次靡狀可紀遺民不遠二千里來哭先塋此其誼何必減古人留之三月餘倡和詩遂成兩帙時念仁丈不去口共有俚言寄懷恨仁丈未能御風縮地來共玄賞也蓬頭拙刻就政大方貧里無一毛可以將誠者炯炯此心矢之與日而已遺民雅意欲重鋟拙稿于南都弟似未敢以此

仰累或仁丈與二三知我者共畫之何如餘懷縷縷結繞與炤涵

與蓮公

和尚法體無恙別來彌月風雨跋履山川棐于九月八日抵彼土矣駿于途間未敢放逸稍拈傳燈數則讀之又盡讀近儒王龍溪先生論學書益悟從來三教聖人千針一血俱在塵勞煩惱中作道場一切世法即一切佛

法談幻説假無有是處駁于此中亦討得一小安心法以故近日做官隨緣付命作小伏低胸中頗灑脫不生厭倦怨尤之想已發定誓歸來與吾師拚命理會此大事一番凡一切舊習嗜好有捨不得耐不得處裝褁躲藏俱是不能拚命然駁亦未敢自信便盡捨盡耐盡裝褁躲藏或者逐欸減去如古人所謂減擔子法或亦是拚命中漸著耶吾師近日

精進如何二六時中作何料理風便幸一一教示

又

節間未有以修敬反辱厚惠謝謝日來從忙中過了日子都不得料理自家事如荒園草日蔓日長始夫于留根久憚鋤治又如穉子孱孩過年嬉遊習安纔遣執書便言頭痛何時秉宗過池亭一懇求鞭策也

卷終

玅遠堂文致集目錄

玅遠堂文致集目錄終

之駿仲良著

漢陽蕭鳴甲翮先閱

傳

朱輔國家傳

唐藩輔國將軍吾友伯和者諱碩嶜
高皇帝八世孫也祖鄖城昭憲王凡三子長
爲榮康王繼立早甍次宗正公宙楨次鎮國

將軍宙檔是爲公父配陳夫人感異夢而生
公公少穎豎眉目如刻畫鎮國公恒膝弄之
屬以儷語或對逆射覆每應聲通曉即英英
負千里之目矣長治舉子家言輒工餼廪
于庠直指嘉禾姚公按宛見而奇之欲特疏
聞于朝會有所格不果公自是益發羽陵委
宛之藏揣摩紬繹晨夜不少休公聲詩古文
詞湛思孤往崇門之士屢爲堅壁退舍居鎮
國喪以孝聞已而宗正公亾公以冢嫡稱繼
經理遺業備極情文久之束于禁罔邑邑無
所表見乃愾然太息曰士生斯世旣不獲如
曹子建所云辭遠遊戴弁鶡東屬大司馬西
屬大將軍當偏裨列校之任而日提三寸腐
毫吐藏自縛梁衛陽侯恭有日仰眠床上看
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乃闢地治圃
雜蒔花藥同兩弟板輿御太夫人周覽爲樂

圃內多植桂因顏之曰小叢社取淮南招隱
意自是海內名士方幅接軫至矣先是唐宗
子侯有孔炎子厚者以文雅著聲然猶高簡
不能廣延接至宗正公兄弟始折節下士而
公益虛懷引納遇所心慕者輒辟呼邀延北
而註弟子籍宛故孔道縉紳孝秀劍俠緇黃
經過造謁無虛日幸舍坐常滿酒酣以往自
起扣節度吳歈歌治步促舌履舃交進人人

得其歡心蓋如浮雲馬如游魚說者謂原嘗在今日矣公不侵諸然憂樂共人昏夜叩門不以緩急夷病爲解又閱覽將大體於國政官常多所諳解往遽雖洊棘亡賴子依倚幕府尺伍符徵兵窕中多竄集凶黠少年醜變幾不測公憤形于色謀之臨邑士大夫移書當事得震定從衽席上過其有功于不見不聞者如此體素壯俄鬱鬱以疾卒年僅四十

七耳所著緗虎塹集小叢祉稿祉規續草廬志唱和吟名獻錄藏于家公豪于酒性謙慎夷朗與予兄弟交可三十年相昵莫逆貌魁秀然銳頭語抑而陰三醻之後歌哭無將予居恒心憂之而竟止于下壽夫固有限之者耶

外史氏曰今制于宗人雖爲一切之令然國自爲政去輦轂疎遠非真有所謂凝脂束濕也大抵其間號賢豪者有二聲利之養適性文酒之迹宿名此亦何與人家國事以余觀輔國恂恂退讓如儒生死之日四方無賢不肖皆欷歔惜之而推林之風壽根之斧卒所不免悲哉安在善可爲乎

陳松傳

陳松字晚翠別號六合散人邑人也少爲諸生有頴思已忽遇異人挈之山中若數十日

始還還即棄去舉子業不治佯狂自放家亦益落有一婢名之曰墨奴有一羊酷愛之俾墨奴手縻羊相隨招搖側弁而哦于市中或聚觀非誚之不顧也松故能詩至是吟逾豪凡歲時景物欣戚吉凶觸緒引情率以詩發之詩莽莽出口胳傳以俚語取誹謔然大致多感慨高逸之旨能書字畫飛動邑遠近琳宮玄閣亭堠障壁往往多其題識焉時墨奴

爲舉一子漸苦貧至不能爲生乃之鄧鬻其
子於賈人所既成質矣松隱之甚爲長歌書
州守之壁刺史王出讀而悲之呼松前爲償
値予賈人而自取其子以歸松復北遊梁魏
如京師將至順德止郵舍題詩墻間有山色
三分猶白晝鐘聲十里巳黃昏之句亭長猝
辟客曰太守來松踉蹌丞巳太守至讀墻間
詩而詰亭長故曰奈何逐詩人栫之亟物色
松松去巳遠太守惝怳久之太守者濟南李
于鱗也松又嘗遊商洛山行夜宿古神祠中
四壁蕭寂惟銀杏一樹婆娑覆檐爲詩告神
曰窮人捉筆叩窮神爾我不親誰是親除却
清風與明月眼前都是有譬人俄就寢夜分
神出荅松詩曰園中果皆落獨坐空山久何
以共長宵愁無一尊酒松籍而異之自是遊
皆落落無所遇以困終始松所鬻於鄧爲刺

史予値之子共者刺史歸即自子之讀書薦
于鄉仕爲商丘令遣人迎其母曰墨奴者歸
養之時松巳即世久矣邑北三十里曰沙堰
鎮烟火千家諸生張金沙名其國初來鎮人
不知伊吾何事自張首掄爲諸生後人文寖
以繁盛張爲駢語栫其户曰寒舍猶他笑去
蠻門自我推開一日蚤起覺有借行于途者
張與語且聯吟吟亦有致日出忽不見張心
悟其非人既寢疾見前所借行者貽以詩曰
只因早夜聯佳句巳薦先生伴玉堦未幾張
以其事與松微類云
滙菴居士曰余束髮聞長老言陳君甚著猶
及于寺舍壁一二見其遺墨云使婢䇲羊以
從蹤跡頗肖劉壽而無其衆若顛放詭卓即
唐之李赤周朴不併於此要其才可惜也賈
島衘京兆節被縳幾困松他遇一順德守面

失之窮矣松及張君與鬼神倡和事皆不妄抑其時多才鬼耶故附傳焉

張太公傳

趣周有言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夫死生大矣而人罕能知所以善者譚及之世輒目爲外道異端彼曳杖而歌宣尼何所詔示端木氏何所緣而趨予興之易簀于張之語申詳鎮定從容不紛不濁若胸中有成畫定期者

考亭大儒端坐瞑去鼻洟下注如簷冰嗟夫彼皆非耶易曰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夫惟知死知不死矣余深有感于張太公之事太公諱晨字拔山號御屏天水安定人也太公有子曰民部君書卿故法得稱太公父曰憲副公嘉乎爲嘉隆間聞人太公以名家子生而英敏頭角殊凡兒六歲即能屬偶句客試之于坐上立成語語輒工趙浚谷先生見而

異之有童烏桓譚之目長治舉子業用好奇絀于有司去之治古文詞益工甚太公家隴西障塞地山川雄衍居恒落落抱大志任俠借交所延接皆四方賢豪長者以故遠近多所聞比書卿成進士以司農郎譏滸關迎太公廨中滸去匡廬最近太公性故好遊聞而樂之乃以甲寅六月率季子茂才君及客李往登廬甫取道山趾入東林寺寺晉遠師卓

錫地也太公既憩東林周覽廊廡徘徊瀧木惝怳若有循迴然曰即此便佳寧必躋巔造頂乃稱遊哉支一繩床踞遠師龕左日夜危坐同遊者察其有異色即飛書民部民部奔至伏床下請太公垂目歛息不復動民部及茂才環而烏泣且泣且請太公歘然徐徐曰此着便勝坐三日儵然瞑矣蓋先是北平有李公天麟者嘗按楚夢神人撫其背曰汝

遂東則往遇公則止李公起而既之既罷官觀察使以賀萬壽道濟陽謁遠公東林忽悟曰得非神所謂耶遂止不去浹旬而殁時爲辛亥之六月而太公之來也先一夕寺掃除沙彌夢見李公幅巾寛襦倚杖行戶外步格格似有所待者醒告之寺僧而太公適至其坐逝亦以六月去李公僅三歲耳異矣所云此着便勝語其了了且色愉膚舒無少懣苦

狀貌漫然已耶濟陽人既奇太公事民部兄弟乃礱石肖遠公及李公與太公像而三屬其友朱君記之而始歸太公蛻于天水太公配王安人亦夫子四長諸生國綬先卒次即民部書卿名國紳次國綺出後從弟嗣次國紘即從太公遊者茂才君也蓋後太公三年而王安人卒于京邸其甫病即不欲餌藥民部跪進藥爲少濡唇曰知汝不忍然無所事此也已自知死屢問須何時曰戌時安人目小闔聞子婦𢺞號乃微開曰吾以是時良故欲亟去何號爲復闔目而卒嗚呼眞太公儷矣

外史氏馬之駿曰書卿與余舉同籍官同曹最善嘗爲予言太公魁碩須髯鉅人也余偕書卿飲長安中偶見他客父貌類者書卿即掩面泣下霑襟就而徵之逾絮泣至談及東

林逝去蹟則不覺髮指眉揚神爽浮起也予謂書卿彼太公者方且以四大爲飛塵枯枿以天水爲郵以東林爲堠以無何有爲鄉以寃親無着爲眷族而奚悲焉雖然忠孝淨名若書卿其庶幾矣

陳隱君傳

不佞束髮志當世每慨夫滑德嫩行稍稍蝕於末俗而究心蔦申學士之家謂彼其人媮

起承造物之嬴是必有奇而息者以預苞隱滋之蓋吾覩于陳隱君知天人之際也陳之系自宋郡倅仲圭出再遷爲安平人類傳有龍泉公者寔生隱君隱君名猷淑字民德我慎其别號也少即穎異從里塾受博士家言注目輒成誦不忘是時閩猝中倭難龍泉公先用賈遊滯粤中久君遂以次任家秉麼觚管矣已髮黃孺人不數月即裹糧閒關行侍

龍君公於粤數歲度不能俱還乃復心念毋氏遂獨身歸歸則夷訌浸棘廬井皆燹剗成墟君遠徙郊野避之伺夜或匍匐榛莽間脩饘粥之供嘗遇寇且見迹幸墮一塹中獲免人皆稱純孝之報焉暨難定始挾貲從賈由滂郡之燕之越之維揚吳會靡不轉從君雖治計然術然不屑屑闠纖趨之奇會有天幸輒羨視他賈倍問弗登子錢泊如也又好行

其德所至多長者稱從弟某得奇疾卧旅中僮僕爭避匿弗近君獨手蒄厠牏日兢兢視醫藥迨不起又爲之經紀其遺櫬自數千里歸從祖某客死濟上或以水行險難之君奮然曰生吾宗也而鬼餒于異域如葛藟何挺身以輕舠載廣柳還然果厄風濤之警弗顧也君即用賈顯恒念先世困緗素奈何以末留奪之恂恂被服都雅已民部君長君器之

爲潔修脯延耆儒授學間從它所遴名流異書咸手錄以寄時鳩族子輩與民部君角蓺取雌黃焉丙夜開窗間伊吾聲乃甘枕否則以色見矣民部用是奮勉無少媮君伉直多古人風又好面折人過少[illegible]谷亭中有奔婦立叱去時與諸賈遊諸賈罔敢以挾邪聞者曰畏陳君知也其爲人所悼敬類若此晚再至吳聞示微疾遂逝年■十■耳君所配黃

孺人尤貞孝多婦則後公十四年逝時民部成進士者且三載矣其他子姓行誼俱詳誌中

外史氏曰余與民部同籍復官同曹每望之輒氣竝盡寛然君子也所爲受於隱君者深矣隱君多湖海迹且非久當膺詔爵之典稱隱君從其德也使隱君不受抑家雖所光大寧佚奕世然後太丘不忝通顯談者不以彼易此嗟乎天之巧抑隱君者果真抑哉

處士石溪王公傳

孝武間南陽有名大臣曰王文莊公凡薦紳家稱困乘談名理者人人能稱之再傳而爲王孝標先生嘗三典邑工詩賦成一家言予鄉里後生獲讀文莊之書復身以父友事孝標先生爰追次其先德傳石溪公焉石溪公者文莊公少子而孝標先生父也諱某字一之別號石溪母劉淑人公幼穎豎文莊恒抱著膝上授以詩稍長力學無紈袴習文莊薨安陸時公甫七歲擗踊號泣哀感路人已充博士弟子員久之棄去一意奉母遭喪毀瘠然宅穸治辦輒中禮里人孝之事兩兄恭婉甚長兄性卞急每片語拂意即震怒自絕去公引咎刻責復歡如初文莊營葬例得賜金公稚不知所耗處已乃拮据陶甓建丙舍周

墉以時享焉公清白吏子投產薄中更子女婚嫁居數徙益落落蕭然不介意惟擇師開塾督誨子婿晚從子宦邸惟勗之廉慎孜孜以無墜先世聲爲年八十二一夕無疾卒配張孺人有婦德丈夫子二長光祖卽孝標先生次述祖次繩祖善行草書亦文士

外史氏馬之駿曰予讀漢書黃叔度傳抑何寥寥寡稱舉也當時鉅人才士心歛意消擬

之殆庶豈史所謂道周性全有在言論風旨之外者乎石溪公㮄名棲道用章縫老無赫然可表著然父文莊而子孝標先生使論世者恍然思慨然若見此其於作述間何逸也醴泉有本山川出雲詎不信夫

陳贈公義菴先生傳

先生諱　字行之別號義菴先生自南昌遷于麻城卜居三崙山中七傳有崙峯公者

先生父也三崙在西陵東鄙里人族子皆不治儒去而治刀筆或給事臺察監司爲郵繻行李輒得小官不則亦褕衣美食自豪而崙峯公獨治儒儒又不售生事益旁落族子竊唇詆之比先生受儒崙峯公督愈切族子至相戒曰無若孟兩世鑽故紙不能易一飽也乃先生儒自若邑有曾孝廉者名爲知人得先生文心異之雜門下諸生試試輒前行諸生皆譁不服而未幾先生試有司補弟子員高等後先督學如省吾金公愚谷鄒公霽崖陳公郡伯洞觀瞿公蓉江楊公皆負一代藻鑑無不器拔先生者於是譁者稍服族人子亦蒸蒸向經術矣先生讀書好深湛之思取精詣然終以數奇艱于一第顧先生遇益左學益攻苦時或教授鄉中及天中諸隣邑無問寒暑手一編突黔不繼婦子啼號泊如也

性莊樸高簡多古人行嘗居停郡中主人出一處子獨留夜遣老嫗啟席門幾莫餌以勞先生先生知其意戒倉頭子謹守舍徐起出赴他友所卒不言所由去也萬曆庚寅辛亥間楚大疫取所納東胜之間藥病瘥身不以貧故廢爲德三崙山舊有祟狀類一匹白馬者先生躡而逐之忽寂不見先生兄嗜酒一日醉涉山中潭水似有人負之以濟適值先

生來急持之負者化去烏有去家數里爲龍湖時時見怪異先生於雪夜策一長耳行堤見橋上有長人影可數丈先生趨近長人趨避達岸而滅俄聞橋下有聲則溺一擔夫瀕絕矣先生與僕舁歸絮擁之俟其復乃遣去終莫知其姓名先生有女適徐氏子者逾月徐氏家俱中疫死先生將攺適女具楮鏹至其故墟焚告之夜半風厲若數人自空中下

者啾啾泣窗外先生呼其少長名一一與慰問久之始去屋瓦皆鉤轟作聲侍者髮立舌吐而先生危坐自如也又於商城野中見奇獸舉磔巾之如狎羊豕旁覘乃有騎而伏者詢所見曰虎也先生之格異類乎寔寔蓋人人後述之矣先生晚歲卽鬱鬱惟日課子儀部君其自爲吟誦亦不衰止卒之前一歲郡試仍冠軍病中惟孜孜勉儀部莫早振且顧

其配饒孺人曰若定勝我當目見此兒貴顯也旣又囑勿遽葬必俟一命蓋卒八年而儀部成進士令無錫之三年報最封先生如其官又二年郞儀部始請歸繕先生窀穸遵治命也余又聞先生貌微瘦一督學校麻城士首遴先生比見先生乃乙之爲第三人漸至第五人復乙之卒置爲第十一人屢當餼學宮卽有所格竟不成除其數奇乃如此

馬子曰凡鬼神異物人間遘之號稱非常如陳先生何夥也每聞鬼神所歛避者非有至行必有隆福而陳先生乃困躓以死然造物者豐其才阨其身嗇其年先生無如之何而先生上承父志下啟子孫終始於學卽不享于躬不能不享于傳則造物亦無如之何是乃天與先生能交伸其奇也彼鬼神異物固見先生之常耳夫舉子業天下之至腐而常

者也而往往奇人志士銷沉于此悲夫

張季君家傳

張季君名榮陽上世爲浙之龍游人季父君曰望溪先生賜號賜瑞父曰昱自昱以下世授醫龍游之張有容六公者云裔出趙宋賜姓世代濶遠不可考而昱少故業儒嘗視子姪省試遊武林與溧陽史公玉陽馬公孟河猝遇招提中即日成定交時史公母方寢疾

乃力延昱歸起之昱因往來溧陽携望溪先生及兄子珏居廡列肆販什一佐其術旋占籍爲溧人而珏外家尊行有官滕博士者珏往省之留家焉望溪先生少以醫顯其技既精出可寄死生緩急而性好客樂下人汪汪如千頃陂江南數百里間裹糧倒屣爭迎致之以爲快史氏嘗有爲人嗣而與嫡子陰相仇者賂監奴酖之酖薄得不死先生爲調護攻治月餘復如初或欲引繩批根所繇來先生謝曰吾知療病而已遑及他人以是稱爲長者其後季君兄榮隆榮陞榮階皆紹父術早有盛名季君與弟榮陟爲少子望溪先生出入金陵陽羨必携季君與偕其切脉治藥銖兩節候固已耳習心解而先生又時時指授古人方書大畧季君即領悟有絕人之智先生出恒留季君守舍病家急不能待屬季

君治藥服之輙奇効以是病者往往陰禮季君季君囂然自信曰斲輪者有言父不能喻之於子今在是矣望溪先生在史氏宅一夕卒季君同諸兄往奔號擗載輤車還終喪析箸季君又獨以醫名名在諸兄上因別號曰起望志永思也季君謂醫人所以托性命藥必嘗所能受病必護所不能創一意以沃根本滋精氣爲先絀趨險弔詭之說故所合劑

卒不毬數品日計之若無奇然持重善後可自信信于人已而之金陵陽羨凡客望溪先生家亾不客季君已而之京師錢太史受之五月病寒疾醫誤投以熱劑眩不知人舌苔寸許惡氣逆㘞鼻所發少奴酬酢而後入起居偶所知延季君視之季君命亟飲以氷霍然蘇更藥之十數湯而愈於是季君名大噪長安中縉紳輳鏡戸無虛日人人謂見季君

晚也滄嶼楊公填撫遼東大中丞適艾無子時苦火炎上客有以季君薦者藥之良已已而客薊大將軍如薫所起監司肖華王公綏弱病遼左自護軍裨帥而下無不願結張先生歡者嘗客武定營營弁盛供張于野命降廝健兒分耦角射每注一矢即立起奉巨羅爲季君壽季君引滿無算僞如厠避酒而營弁適得百金番馬獰不可制使兩黠徒夾立

之繫臺下季君騰上曰姑縱之徒諸馬狂奔如飛鳥風聲雲氣轟轟起蹄鬣間季君總轡伏鞍恣其所往一息馳二十里而營弁大駭色如土犇下鼎沸遣騎卒十許曹分出邀止季君季君還而命酒自豪馬猶噴沫作桃花驕首騎嘶與人聲相答也由是邊人亟壯季君季君亦時舉稱之爲笑樂已而遊吳時不佞方摧鎗市鬮苦脛膝攣痛季君起之已之

華亭起華亭令鄭公咯血之患交太史玄宰董公儀部玄水吳公徵君眉公陳公而儀部推引季君尤至已之武林交御史淇園楊公盩三泖九峰六橋兩高之間靡不有筇杖屐齒焉已還溧已再之武林交僉憲武莪何公時陽羨磵雲陳公爲臬副分部衢饒傳車來迎龍游衢屬邑也季君喜謂芝本醴源可藉是拜先人馬鬣下至以情白陳公厚賜而車

遺之張故雄族又龍游俗貧氣習麥靡以相
高宗人聞季君歸皆數十里外班迎塚舍巨
麗規制整嚴有祖祠一宗祠于三旣祼而燕
毛可五千餘人季君位第三乃至有九世孫
龎眉鮐齒伏謁碎呫無少假漿酒藿肉張錦
鏦金遠邇傳以爲榮季君貌不逾中人而坦
易亮直急然諾無賢愚貴賤皆樂與相親洪
于酒可丙夜不醉藏鈎炙輠四座厭心神采

湛王每誦說生平事意滿口流纍纍如珠貫
泉湧有所舉述慨起立戟手作形似能度曲
爲要眇之聲始强之必遜謝旣醉而按拍即
厲聲不能止矣兩取婦王李皆賢季君客遊
四方婦毅然持門戶家以忽貧旣史氏世客
恒歲遺之糈百鍾史鍾男蟬聯富甲江左別
業園池奇勝季君每歸即與主人方舟綢繆
覿扱袷剳署之狀把酒相樂也史有諸生致

福者子二長殤于痘時邑子徧痘痘卒無全
者史生懼從里媪說寄養少子于外使客說
季君季君夫婦夜盛服往迎之掃除樓居不
使着一塵婦王躬自哺餌俄少子果痘史生
省問之使屬于途季君夫婦易寢處藥食雜
進延請者槩謝不應兒痘卒以瘳史生乃命
子父事季君曰兒骨張所肉也溧人愈稱季
君長者娩德埊溪先生矣始昱兒子珏往家

滕者舉子二次子宗孔第壬辰進士筮仕冬
官郎守平陽遷憲副鎮易州以病未上是爲
平陽公向平陽公聞季君在京師馳使與書
日葛藟也而長飄蓬其迹乎若有子幸歸我
教之于是季君將子如滕平陽公友愛特至
子旋娶婦補博士弟子廩于庠故季君於溧
於滕兩家焉時時懷刺謁東諸侯稱流寓草
莽臣上泰山覯日出金紫耀射大駭駝茂才

君居滕可十餘年而會滕有妖賊之變先是茂才君携家為村人塾師法最肅一日早起諸弟子皆鳥獸散無至者登樓望則紅巾如蟻塞野矣倉皇驅村人蹇驢負婦逐而平陽公已先以其孤嫠諸子亦乘間縋城去至夏鎮始相蹤跡也茂才君微服蛇行崎嶇灌莽沮洳之區數遇賊兵在其頸命有天幸輒免而卒覓賈舟載平陽公夫人及孥從浮河達于

淶是時季君再客武林織造大璫所聞東變崩心雨泣握粟出卜幾不聊生而茂才等適至雖貧窶空乏手足胼胝然骨肉環聚無恙相視涕洟瀾沾衣衆武林賢豪間人謂茂才罹危難能自完實食季君陰德報而又心憐季君爭相問遺季君皆裒以養嫂若侄衣之食之藥之稍稍有起色明年滕賊平季君仍質衣為貲斧費歸平陽公夫人母子及茂才君於滕而身復客遊四方茂才君名廷化始生有異兆為吳太史去聞入室弟子今方以文學起家麟角鳳毛張氏且日大矣

滬菴外氏曰司馬遷傳扁鵲卒被殺于李醯謂以技見殃不如倉公匿迹自隱然鵲過邯鄲為婦人帶下醫至周為耳目痺醫入秦為小兒醫何多途也則其巧寔為累張季君世載其厚以德輔技故所至天人交福之欲無

昌得乎余嘗謂贈季君有楸枰生活能生人而不能殺人與其青囊之業正等語海內傳為雅謔然即此可什七得季君嗟夫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此子貢所以見斥于抱甕丈人也

丁節婦傳

丁節婦者婦于舒而女于丁者也節婦祖知縣公邢以經術政事表其家父處士公垠娶

于陳而舉丈夫子二鈐誌皆爲諸生再舉爲節婦少而端慤靜好有聲笄褘間組紃漿鑑之屬皆以旁覘而精之父母雅憐愛焉爲擇婿得舒五常氏十六歸其室五常治舉子業不問家人生產間以內節婦職其詳無幾微譴言怒色三年爲五常舉子仲芬未幾五常以病死節婦抱遺孤擗棺而號曰天乎未亡人無生理矣羣婦百戶譬解之不聽日夕防

獲惟謹不即死逾年骨柴立朝于墓而號于寢淚未嘗不浪浪漬重幃也以萬曆三十八年之正月節婦竟不勝毀瘠死死年二十一耳有司旌其事爲立棹楔以時饗焉

外史氏曰余嘗讀北地之傳六烈女者而涕悲其志也彼謂憸臣苟生比于蘸婦逆瑾之世入保命于賕而習爲偷故北地于六烈女發之其磊塊抑塞之氣何其蔚而章低廻而弗忍竟也然臣死遠而無緩婦死緩尤難于遠哀至則情極痛定則戀生恆態也龍逢上矣如張雎陽之拒祿山近如銕鼎臣之拒靖難皆其遇主不過僅僅當一面寄非有深仁特知以固其心而死轉鋒鏑中買敢爲功由終畢始是孰爲迫之要以皎然自獲其志非苟而已也是誼既衰而人始倡死而殉名之議至疑其僞夫名與生孰親死而得名是云

弗死奚其殉將必吐名而生可以靦顏二儀乃爲眞哉節婦方美少非必果有所歆慕且其家素溫溫則無虞活也兄弟衿紳門閥踀重重又無虞侮也而子而乳之以延若宗死而趨之以完若義仁耶智耶貞耶所謂得已而斃者矣張鐵故鄒人豈非英靈醇正之氣千古仍有所寄耶余文蕪不足當北地而節婦之事無遜六烈女之爲烈試爲我採雎陽

之溪蘋攬司馬之墓碑以厲節婦知節婦歆之矣

封文林郎廣平府推官棠邑張太公槩配三孺人合傳

史氏云覩士君子于家而知天道人紀盈虛廣狹之數易易也不知後視所殖不知前視所爲乃殖矣而不必章章矣而不必副副矣而不必完匪外襲必中懸焉吾夸世之驟盈

而槩伐其先者謂身遺不盡以養子孫食之終若不可盡者始足術也其爲說見于張太公張太公者余鄉闕師天官大夫下之先生父也其稱封用余師司理廣平最故太公諱[illegible]字和夫別號臨泉居士其先爲萊陽人再遷棠邑世世有隱行太公爲人仁惻勁毅少翁如也初佐兄仲勤苦治生主賓客客乃獨進以羨斥旁畝卽爲德于族黨內外養二

女兄子之孱者婚從子之貧者居久之太公所治生與其爲德俱日隆起里窶人孫朝盼者從繫中質其産繫白卽折券還之不問直夜聞隣婦哭徵之曰兒孤齔于豪太公毅然爲身蔽孤孤恃以全性好浮屠家言取金剛等經梵夾而唄唱之緇白之侶遠近如歸夏予茗冬予湯予寒者絮予殁者櫬歲飢予粟途墊予梁又闢館舍鼓邑子使嚮學故環棠

而强者皆歌之曰緩急必顧有張父太公嘗如淸源遇一人瞪目視之曰陰騭文起矣忽不見已而生于師下之先生及茂才附之君翼捐金購圖書不言費余師解褐理廣平迎太公館舍晨夕泊然唯經行禪誦爲事午卽不食下階步骨鏗鏗然聲問從容問予師平反狀有游徼卒考良民金錢者法當永戍太公曰辟一人耳而世成之不痛于抵耶屬余

師寛之丁未余師拜天部命太公曰郡之前
若天部者邑李太僕之嚴飭武成王侍郎之
端潔若安法焉務重官勿以官重未幾示病
自刻逝期猶咨嗟念隣友之無子而不葬者
以收郵命師病漸執二子手曰大兒勤官次
兒勤學脩然瞑無他言得年寔六十有九太
公居恒曰煩惱衆生歡喜菩提吾平生清京
散也又言人苦不自識則視鰥寡孤獨窮困

皆與巳無關涉苟識之其能巳乎斯言也蓋
有道者其好施亦本諸此太公之初娶于馮
也曰馮孺人與太公同拮約相之以勤嗇二
載卒繼之者爲吳孺人父知縣公迪之邑著
姓也吳孺人少有女德迨歸太公其勤嗇如
馮而識度尤踰勝機杼澼洸爲太公勵拮以
故太公恣所爲德不内顧事姑董太夫人最
得其歡心退齊丘嫂雍雍如也至戒臧獲置

職辦又毖如髦如矣太夫人嘗蓐孺人摶額
乞以身代誓斷鹽醬不入口蓋終其身不辨
味焉太夫人屬纊而授之枕曰以報若孝發
之金也與丘嫂共之不以私巳爲太公置貳
趙舉二丈夫子趙卒孺人寝子之東燥濕時
飢飽所撫而慰之者有策長策之學頗嚴甚
夜篝燈課所業不使書聲先績聲希余師兄
弟父視孺人不知母母視孺人不知所從母

也偕太公舍廣平時上宜太公使得洎然禪
誦中嚴扃鑰潔燀瀹以專余師于政閒與太
公對案琖侍子孫舉酒相樂談先世舊事爲
一解顏旣庚太公之喪余師奉之北征居長
安邸中頗時愀然向師曰安得復如廣平舍
時濁酒對案耶遂念歸余師從潞河御還舟
中猶軋軋紡績四聞不少衰止偶感病神觀
凝然不受醫諸婦子念其髦而食澹具滲漉

食孺人而自食澹求代如孺人之代董者孺人曰無若我我以是事太夫人亦以是見太夫人地下卒之年得歲七十有三孺人性簡素尚朗共门徒尤天性少郷栝一卜人過而大言曰若只日夕當死孺人正色曰妄言也讐則可不讐將戒之官卜者遁去一切里媍俗戲不以經目邑中傳爲内則焉趙孺人者儒醫某言女即吳孺人所道試而舉余師兄

弟者也其歸太公以養父故先太公二十八年卒年二十有六令甲繼嫡母不得封余師之最廣平也既贈焉爲孺人矣乃上書言吳孺人母慈狀逾常等萬萬　天子下章所司發之封吳孺人如焉孺人所爲贈者且著爲絜令凡繼嫡而有母恩者封無格自廣平理始後以覃恩復贈趙孺人如吳孺人所爲封三母煌煌併膺　綸衮時人華之其他子

姓嫁娶詳志狀中蓋余師之將葬吳孺人也乃併彙先太公狀授某某得而論之曰張之先於周宣時有孝友之仲詩人歌咏之茲其裔[illegible]乃復而始矣太公之封于德也即不子封寧泯泯也其櫃波也其委順也行有爲之迹若不桀之心蓋引餘以亢宗而精于爲身耶嗚呼淵哉三孺人婉婉德婉名顯吳不自母而啟趙母趙母母矣不終母而吳復不廢

爲母若故爲鈇陌焉以教天下之爲慈者夫刑慈于天下而開一代之令懿矣大矣其爲德又曷下太公哉

伯頫張生傳

伯頫名希昂張其氏余初識生介自文弱楊子蓋楊子之言曰有剡溪狂客者於人無所不罵初畏不欲見稍進而狎之與奕奕中下酒戸大而頗極歌咲徘諧之致快士也令生

留滯南郡不即來而他客有自武陵習與同
遊者盛毀生縱誕不可近已生刺入余目攝
之難楊子言勉出䩕賓主嫣然白皙清揚人
也與之談益無他乃客之里中久之彌親每
見無莊語狂呼雅謔令人胃開痞塞淌滌殆
盡絕不及官府升除政令得失流品臧否他
陰陽毀譽人無親疎貴賤醉恒詈之曰乞奴
醒質之䛬不知叩之實無纖隙蓋生特以自

娛耳非真能駡人者也詩清氣矯舉如兒驥
嬌嘶雖未中銜勒音響可覩畫從仇十洲錢
磬室入作大上海渺人物宮室麗甚間布遠
山密樹饒脩脩之色然其意似不欲工專也
爲吳趨歌有穿雲裂石聲每履舃交錯被薄
酣按拍雜奏之使季女色飛孌童心死最爲
擅場善爲清白眼轉喉效新安豫章人方言
酷肖似聞者絕倒能食酒可數斗不亂或竟

日不粒食其遊凡吳越宣歙申汝巴蜀靡不
至而在江南則金陵最久在楚則荊上最久
士大夫多倒屣延之者所得屢脫手盡生雖
貧好飭車馬衣冠務作豪獨身羈旅或稍侮
之與所心非者輒奮袂起不少貶嘗客楚偏
邑邑多奔女見生美爭譽之生嚴自持卒無
有犯者人多其規檢焉一日傴而謁余曰昂
三十不爲家索不能名一錢今且欲如京師

覲　天子宮闕尋入名山髡首衣緇以老
惟公傳我無使不知者訴厲余謝曰子肉相
也其家其索綠需之姑與子言游游則無有
先京師者因次第其行事爲傳俾代乘韋焉
漚菴居士曰魯仲連有言富貴而詘人寧貧
賤輕世而肆志彼揣順逆規利害柔顏色伺
鼻啼䰟濁血枯惟日不足即纓而紳者且不
免而況於游人然等此百年耳張生於游道

殊疏且蹇會有天幸亦未嘗乏絕視夫汲汲
皝皝者不猶賢乎哉

南州郭生傳

郭生名昭字伏生世爲江右南昌人其初非今名今字也少攻制舉言試於有司不售値學使者出攀輿而號因獲與于試而才之補邑諸生郡大吏以恩非已出心銜之亡何郡大吏即晉其省學使者又中鄉里貴人蜚語

遂刊章捕治生生與其同志謀曰男兒地上有七尺足下有九州奈何默默低頭就刀碪乎遂微服出亾久之悵悵無所依乃薙髮爲比丘居于東粤瓶鉢之餘即精其學益旁讀古人書多所撰搆間歸省父知故牘猶絓人齒牙復跳之江淮吳越間或說之曰遊一也而世相出世相則俗服所繇甲乙也生心動始反居士服以詩遊而定爲今名今字云吳中風雅名賢及菰蘆耆宿無不慕說生爭倒屣定交時不佞方識嵩關從友人扇頭讀生詩而異之亟遣人虛左以迎恨相見晚也蓋吳客遊于不佞者例借名貴人牘爲先資獨生無有生亦靜泊自賞不求異也數年家難解始還豫章父已先殂爲哀憤踊地屢欲不生故業蕭條旅葬覆井距初出時已十六年矣乃聚茾瓦礫居之而復時時以詩遊佐其

食貧嘗自京師東出榆關西走鴈門觀山川阨塞慨然太息焉生詩靚遠夷澹五言古從謝玄暉庾子山入得其髓骨五言近體尤屹然長城矣又虛懷善下嘗出其集就予遊正予沓筆汰其十之六七生益自力爲删改稍綴愉快之色達眉顧間襟度冲素每值精藍名衲竹牀茗椀竟日留連貌日秀而癯數酹後曼聲度曲輒忿厲激昂談邊事朝政大計

言多微中別爲帙注記醫方藥物皆有奇効嘗願小畢婚嫁以一笷蓋頭賣藥織履以老尙論千古具自出之見時舉以語人曰嚴子陵辭故人召命一羊裘隱澤中特枯稿宿名者耳不關其度世輕舉有所得于耳目之外也孟浩然與王右丞齊名相善王贈孟詩曰酢歌田舍酒咲讀古人書好是一生事無勞獻子虛直以遯世無悶期之而孟答詩乃曰

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希自非下出對玄宗稱不才明主棄句熱中富貴狷燥雜揉此吾黨山林之士所羞也其持論每如此

漚菴居士曰古名人經爲浮屠者湯休劉懋劉峻徐孝克劉軻賈島輩其本末顯晦各不同然大率迹就而心去之非其素懷也余觀伏生雖絲竹奮馬堁車滓中而嶙巖孤聳之氣撲人欲冰此眞於性命山水有所膠結者不可解者不然豈能以空言刺譏嚴孟而懋假乎

妙遠堂文雨集目録

妙遠堂文雨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廣陵顧大猷所建閲

墓誌銘

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劉公墓誌銘 代兄

内黄劉公之守宛廉平愷易大得民和遷副臬司使事分部大梁宛人遮車泣留者纚屬

也亾何公投紱歸可十五年餘公里人司明府宰予邑時時聞公起居健飯無恙歳癸亥公當開八袠府先期明府徵予言以佐祝史而未幾公訃聞公子千里持狀介明府屬予文竊中之石余夙庇公宇下而余弟爲諸生拔擢出于門墻固誼所不得辭矣按公諱[illegible][illegible]字伯延別號胤從先世爲山右洪洞人國初募民實畿内始遷于滑再傳爲祖源源生

秦奉五十未舉子取子于曹而始育有子二
恩惠乃冑曹姓至公弟始復焉再遷于內黃
定居東莊鎮恩子政政即公父也公幼而端
重寡言笑不爲童子嬉鄉先達多器之者乙
丑補博士弟子遊餼于庠時郡置天雄書院
大辟孝秀課其中公屢試冠軍與同郡李霖
寰少保魏崑溟董太初兩吏部聲相甲乙也
萬曆癸酉以詩經舉京兆試三上南宮乃改

治春秋仍勿精左氏公穀家言著筆盍閣肆
丙戌偕同人禱于碧霞元君神祠中夢神示
公偶語曰此公間報地巳入都儆寓殊湫隘
覩其楣柱聯則夢中語也巳而果雋解褐理
登州登遼海雄郡積案如山公下車即白天
曰民命莫重于獄一字之出入王章鬼責所
交麗也爲精心讞折剖決如流佐御史行部
六郡所縱舍擊斷皆鑒鑿中情實程量品流

尤號精審人爭稱劉公心如秤腕有霹靂矣
登人冤詞郭公有星誤在重辟公廉其冤力
出之登人至今頌之無衰視遂萊萊陽兩屬
邑篆惟總總計先民隱胏私孝之餘皆斥修
學宮海閣不使囊名一錢俄丁貤公艱歸痛
擗幾頓以未及沾一命榮贈公也壬辰服除
補南昌時豫章張公在政府屬意大宰迫欲
得公公至平亭無害聲逾于在登時廣信靑

衿之歐令者宗室子孫之號法者公不畏豪
強悉裁以三尺豫章省會劇地撫巡藩臬大
吏取大觚投公出入恒戴星不言勞譽望藹
起報滿如例貤封兩尊人甲午分較粵東得
士七人如潘公濬明輩皆通顯爲名流時多
公有人倫鑒乙未晉戶部主事蓋公素侃侃
行意不能突梯鞠𦙶結津要貴人歡故僅就
常調遂次用母太孺人艱歸喪之如所喪贈

公者丁酉補江西司主事委督御馬草場科
條嚴密報竣事獨先期胥吏窟穴營賄者捎
發不少貸已榷河西關關差爲民害擾逺河
西滴近京畿惡詭尤易作公兢兢飲水通漕
會商編聲飛翥于路是時上特旨額外征萬
五千金吏請增則利以副之公嚴拒之曰則
例已定吾寧損諸額中不忍裒於額外也期
滿凡銖兩皆括充正項上以塞旨而下不病

商往返携圖書數卷耳大司徒楊公悉其狀
題覆褒予有加己亥監兌江南監兌既客使
而地復饒山水名勝公日與故人襆拚步窮
巨羅沙棠籃筍極登陟觴咏之致爲書貽長
安友生曰予吏而隱且隱而仙諸君得微色
冽乎人傳其語以爲快雲間軍有索盡會長
倒求增米而譟者柵幾中華亭令公疏參衛
官正其罪往事報命則商人醵資備包匭犀

屨之費公正色峻却之吳中縉紳高其義爲
供帳河干累日月始別曰使君舟宜載石不
者何以敵揚子衝濤也已擢員外郎郎中皆
在本部公益精心任事三載考最晉贈公爲
奉政大夫太孺人爲宜人吏部推僉憲職敘
事凡十上不報客諷公宜謁當事冀轉移公
曰義命吾素也且諺有之祿食有方奈何力
干之乎亾何出守南陽甚一疏即報俞矣南

陽值大祲後又楚蜀户限輸蹄趾錯于途屬
邑民多流亾田掛爲蒿艾不治公議賑議墾
全活不貲金吾楊衛上命開礦裕州舍人乎
翼附爲奸所至跆籍將欲移治郡城以公力
拒而止諸生劉元勳與唐藩僕人有郄王左
僕人誣以詬毀國太妃逮下犴狴厚遺公欲
死之以快其憤公不可密以其事轉聞大吏
竟從寬解他日王見公靦顏不能相對公語

家人歎曰餽人者媿于人不受餽人者不受
侮于人廉亦快心哉新野令以制科筮仕侍
氣質行用小故銜邑紳李刺史父子將餡之
重法所上爰書錮織詆毀以百端公讀而笑
之曰是寧與祖宗律令有萬分一相傳合乎
令亦何自苦爲碎其牘以片語立釋之李卒
得完其子今舉于鄉方德公無已也試童子
右寒畯而杜倖門品藻卓越得一佳士郎反

覆奬籍不去口其他建學坊新神祠皆調自
廩祿之餘毫不以損官帑知汝南兖軍本色
上臨[illegible]累之苦力請之上官
奏改折色迄[illegible]稱永利焉濯分守大
梁道駐節禹州前[illegible]驛所以供具爲名箕斂
可三百餘金公聞之曰是府穢也未上即爲
檄嚴革之會直指使者以體貌小嫌摘公公
翻然曰年逾六旬官至外臬明農課子自足

何必車前擁八騶始稱愉快哉即解組渡河
歸歸謝遣一切家政姻婭中丐請力不能償
者悉焚其質治藥餌急施予爲德于里中公
固豪于酒至是益偕儕耦修糟丘之政即君
家伯倫幕天席地殆無以踰勝之矣有以請
託及門者即塞兩兖不欲聞出入徒步短衣
穀皮巾與田庚褐父齒揖卒遇之不能名爲
金緋貴人輩上交游勸駕謂當一出以申晚

節槩置不應脩然事外無所關喜樂者凡十
七年卒之日無他灔若小若闔目遂瞑時爲
天啟正月初九日距生嘉靖甲申十月二十
日得年八十元配云
云　兩公子狀公可二千
餘言余稍爲敷飭之而益以所目覩南陽事
爲誌之如此史氏曰余讀魏志韓暨八十起
家爲司徒高柔在官二十三年轉爲太常載
筆者疚之謂不如徐邈常林遠甚夫朊脊組

而春皐壤至適也士大夫恒夜行不休毋亦坐各不能強耶跡劉公治宛狀敦大不苟即以儕班范所傳循吏無媿而早弘止足之分宅心事外究其天年以視陳壽所譏知免矣是宜銘銘曰

遥遥帝裔豢龍氏再徙乃昌經術起鞭駕赤蟾騄驊騂日坐廿棨精斷北嘉石有造覆盆起東海西江一泓水載畀討籌住經紀身無

潤脂政無秕宛惟腹心楚昏齒採金穰歲飢且毀公調神漿執大七棨我膚顏軫我疾衣冠尸祝同畏壘豕而裁冠蠅點玭翻然歸來稚子喜仕宦何必車生耳爰解天弢縱生理朕彼鴻蒙弟溟涬返白雲鄉疑晚屣雙鱗替替離其祉槩公百年終衷始爲國幹臣里端士其暝如絲直如砥漢之寬寵差倫擬罣如一丘樹桐梓銘我舊君惟信史

高士王君墓誌銘 代兄

嗚呼此余友王季高先生之蛻也余與季高交垂二十年季高乃即我謀婚卜我里是居病革居始定入居之四日而季高卒卒越二年七月餘始葬而余志其窆中石嗚呼奉德之死任末東輓之東野之坎昌黎誄表之余即謝古人其胡能使季高泯弗章也先生諱尙修初字叔治後定今字世爲松江上海甲

族少孤育于兄長工舉子言入貲太學偕里兒講業金陵所交多四方俊人光價隆起已更善騈賦俳偶之業北之京師多縉紳雅遊稍稍出餘貲治生以自奉唐藩中貴人有上書闕下者資用乏絶轉貸之先生幾千金蓋先生所善袁生某習遊唐先生欲因徵賦來死中居亾何中貴人死不能名子錢悉以汚邪斥鹵價先生金不得旦夕售脫去而會唐

國君方虛左延士以賓禮禮先生一切表頌箋記非先生製不以行遠邇諸王子就學章句北面惟謹先生意安之且於樂籍中有所暱不欲輕去更用所得塾廩之餘權息于秦于楚于吳數年一歸省海上以爲常宛南北孔道先生又負風雅盛名於凡乘軺續食擔簦懷刺監司大吏郡邑長令下逮擊劍蹋鞠輕俠緇黃之徒往來宛上無不願納交王先

生而先生亦傾意延接人人沾溉去故過南陽者僂指以謁先生爲諜幾不復知先生非南陽人也劉將軍光祚者嘗總中都校尉都護大寧爲偏將將偏關所至皆請先生居幕中凡長慮秘畫率多先生贊成之者其於文洒交則孔炎子厚紹齋肖齋伯和諸王孫武陵龍君超君御中鄉李子田襲美南陽王孝標淅川彭用洸敝邑不佞父子兄弟輩最篤

恒結社稱詩以道義劘砥其他非所屑也先生初娶某氏有子已而俱亡先生始邑邑絶故上之思所暱樂籍中姬又死先生哭之痛其家餉侍姬張薦之幸有身免而生女先生絶憐愛焉余爲通婚于劉氏先生齒漸衰倦遊方欲携家就倩治圃買山與不佞兄弟約爲優游菟裘之計而不及待矣先生爲人方準豐下美鬚髯伉爽自喜善食酒談譃銛頴

傾一座歎擽頗更端愼淸夷若近世游人陽設陰施凌轢跆籍突梯儇募之習先生皆絶痛惡之與人交惟恐不善又練習典故抄揣情事人就之謀即瑣故片語必殫盡學淹雅靡所不窺爲文勁爽有致詩尤遒徤流美得劉文房司空文明之神向在上谷嘗自選其生平所著示家弟欲傳之會人借閲失原本遂佚不收今尚記其雋語數十則每擊節誦

之未嘗不泫然想見其人也先生生乙卯二月某日卒戊午三月初十日年六十四女一張出許字聽選主簿劉宗源子七政墓在新野城西北里許薪宗源父子所營也嗣男翁寄娶陳氏先生撫育如巳出翁寄亦克承其家余交先生自兖中始故所知先生者僅僅如此因係之以銘銘曰

維家于客客乃適維身于友友乃久維詞之

昌昌乃揚維德之滋滋乃思

茂才漢垣劉公墓誌銘

天啟元年春茂才公以疾卒余往哭之痛已數向長君伯顯問公窀穸期爲陳古人殁則宜藏之義長君辟呎未即應也癸亥冬閏十月始舉公柩坎于先壟之次而以墓中石屬余志孀姬知原習公若余若者烏忍辭公諱逢源字取之別號漢垣里人稱漢垣先生最著少治舉子言穎異秀出頗屢試坎壈戊子長垣于田李公來視兩河學錄公文補郡庠弟子員時公且逾弁浸尋壯齒矣益下帷發策矻矻弗少休偕楊君來鳳石君攻玉王君逢吉齊君泰何李君春華及予兄弟輩結社課文每拈題湛思吮毫欲腐不即下心口自商聽之喃喃如語不可少者耳啓盡始奏篇其攻苦如此巳酉督學荳公賞公置前等試

于大梁然卒不一遇開塾課兒旁及授經弟子皆嚴整有型矩所治毛氏詩最淹熟精詣即酒間談次偶及輒成誦纍纍如貫珠不可攻難時人稱之曰匡說詩解人頤今日再見劉公矣天性孝友事長兄恭撫諸弟情好周浹家既雄族每庭闈子弟之會公執爵祭酒爲燕坐陳說農桑勸勉孝弟雍如也公饒勝情徒談笑於飲律可申戶然一往多酣放之

趣凡行觴度曲之法呼盧射覆之技炙轂滕城之說啖車路阜之書下至市諺里談百工雜藝靡不嫺習該舉時取以佐捧腹以故予輩凡賓筵客席不公至輒一座不歡也素恥織青錢刀然以用儉起家晩粗給饘粥即以達生知足爲念別業去城僅數里短衣策長耳晨往暮還省植穫成以爲常或時鄰村醞春野花一折角巾陶然相爲傲樂自命曰四

餘居士以昔人所稱冬爲歲餘夜爲日餘雨爲月餘所自道以老爲少餘也二子既長長冬嶷嶷露頭角復舉少子最愛之酒酣即執予手爲托曰吾子若子也余雖承其言而心訝之亾何公病猶強起禮神就枕漸革數手麾少子使外嬉不忍復見計公所喉喉地下者獨此耳時天啟辛酉三月二十四日距其生嘉靖丁巳六月十二日得年僅五十有五

公體豐碩矯徤一疾遂不起殆命也夫元配蕭氏繼室吳氏皆先公卒助遣者葛氏丈夫子二女二皆葛所舉也長三謨邑諸生娶諸生齊來旬女次八愷娶某女次復一女子三長適諸生李元白春華子也次適匡齊衡次適田永續葢劉之系本江右永豐人高祖溧始遷于新野深生演演生志道志道生環環生公兄尚源邑諸生有隱德予亦誌其墓仲

即公季爲宗源以文亾害任績溪縣主簿予里窟落交也嗟夫魏武酹橋玄墓擧車過腹痛之言以爲一時戲笑生平不忘乃如予與公居同閈社同盟討非遠遊疾病無三日不促膝相向者雖閨闥之私筐筴之細無不耳聆語接恍如昨夢而遽公身後金石之役以終公托絶絃一輟即誠有文生於情者矣銘曰

學不必享而經術則明足以敉其後也家不
必殖而逵生爲適足以樂其有也算不必耆
而身各無虧神理綿綿足以長久也其子世
之而其友文之夫是以爲不朽也

魏處士墓誌銘

辛酉冬余小草白下以君約魏生偕蓋魏生
久執雉從余遊云王正奉先恭人諱歸雨雪
艱瘁魏生時時修色前慰勞迨去邑之信宿

聞其尊人處士君亦逝踉蹌返拊棺而號已
各扶服相弔也是歲冬十有二月葬處士君
于新阡生以壙中之文來請嗚呼余何忍辭
按狀處士諱中原別號嵩峰初爲豫章新建
人世所傳爲杉林魏者衣纓冑族也上世有
諱隆與者仕爲行省方伯再傳曰孟德曰孟
智德遂什一遊都門載還新野智三子曰與
口賦曰湯亦與俱來遂占籍焉湯即君祖也

湯子文清娶于雷氏生處士兄中州又娶于
廖而生處士處士少孤事兄恭鞠躬磬折或
竟日侍立無跛容嫂恒慢易遇之處士益冲
退後雖斬然自成立未嘗幾微遷齒牙也處
士性儉樸堅忍明農饒心計歲程所入耩耩
其餔其膏其薪其芻輒居其餘而息之以拓
畜田宅之腴者故業漸隆隆起虔于禮神凡
里社祈報羣醵君多主辦歲朔月旦衎鼓統

統少行人叢祠闕門入必處士者燔楮幣頻
額堦下絮語移時始徐徐去他或負處士子
母者處士恥與競惟通指質諸神明爾已㓜
嘗入貲爲掾然非其好也垂將給事京省至
河而復竟棄去曰不如終箸祿穡之適也伯
子蚤慧補諸生處士蛇行異詞終其身未敢
意色加人抑可謂退讓自牧者矣偶恙遂卒
病中惟以不得見伯子爲恨是爲壬戌正月

六日過君初度辰僅一朝耳得年六十三娶
馬氏先處士卒繼侯氏側室吳氏胡氏丈夫
子四長卽魏生名濟泉吳出次濟時胡出次
濟世吳出次濟美胡出墓在城西南二十里
葢伯子重前偕客卜而得之者嗟夫余覩魏
生所欲不朽處士者竊有感也昔趙景真聞
父叱牛聲自傷不能榮親投書而泣裴之禮
美容儀能言玄理梁武帝經其父塚及范雲

二廟嘆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人固不可無
子哉魏生及諸弟咸頴秀露頭角異時必能
奮勉自樹以一經報處士仰洴中不及伯子
訣無憾矣乃爲之銘銘曰
新丘奕奕灑白水妥霧樓真馮而子

勑贈安人元配田氏繼室左氏附葬墓
誌銘

嗟夫子之不辰也葢閱曆一紀而喪兩安人
而忍復志之而忍復銘之然慈不能使泯泯
乃質言之田安人爲邑諸生田公徹女長予
一歲十八于歸初先中憲公習與田公遊締
婚姻馬田公雖早世然兩家居同城太恭人
時往撫安人與安人母陶孺人相昵愛以故
安人於姑姊娣姒情貌語言飲食嗜好自在
閨中咸心愉目染迨成婦事太恭人能得其
歡心時余方潇首攻經生言安人又少婦默

默無所見出入嫺睦而已安人體素羸既婦
鮮婦色旋苦脾瀉不支室予三年而卒時丙
午十月八日距生丁亥四月十三日年僅二
十耳陶孺人止一女痛絕不欲舍安人卽殯
宮爲槀葬郭外而予驟失偶不勝情日夜孺
予泣太恭人心憂之亟擇繼得布政司經歷
吳陽左公詁女是爲左安人時生十有三齡
矣安人幼韶秀雖笄猶在稚齒好自行意太

恭人女善之間拒誨不入予蹈跡引過無所容而安人頗自如然發于至性哀樂輒過人太恭人雅善調護虞傷新婦意安人年十六予舉于鄉明年成進士迎安人侍太恭人京邸壬子官戶部癸丑出榷吳關悉以安人偕安人自童丱時即能操持家秉御僕婢以威慈張弛部署嬋潘奬扶勤惰井井具條理故諸僕婢無不慕戴安人且斤斤者太恭人頗

而色喜曰婦若此足代有箎餘矣性尤敏慧予教之詩遂誦詩教之書遂能書凡所置簪珥褘袿務匠心取經奇得所未有事太恭人友弟眷族漸多先意之逢矣未幾安人病嘔血是年予竣關役同歸壽太恭人明年再如京師病寖劇加之暴下遂不起安人病中每語次及太恭人淚涔涔承睫也已予知無如何爲言攝念皈向西方安人曰若爲西方予

曰有佛處是安人額之已欽息若寐忽听然笑曰佛來導我矣俄逝去時乙卯六月十七日距生甲午四月初四日得年二十二嗟夫使安人不死其事太恭人必有加于二十二年以前操持家秉以逸予于官學必不止如童丱時而嫻習今古縱不敢望辛英徐淑亦當蔚爲女士而竟已矣以故予自亡安人三月不肉飯朞年不能一視其扃滕標識也歲

丙辰返安人喪戊午正月初六日啟田安人寄柩並祔于先塋之右予向以主事報滿得一命故各得稱安人

馬子曰予每讀志內則者不終版即思廢去以其多溢詞蓋婦人不必皆有可傳而附于必傳之筆以存姓名意志內則者苟非其親昵第當綴行次生死歲月已足矣彼安仁奉倩之倫無待刷壺儀列懿行而千古如新則

文之用也以予不文矧重之以不德其胡能不終泯泯然閱曆一紀而喪兩安人而復志之而復銘之使世知予之不辰也銘曰

維隻夫甫三十年而桃截穠維兩婦合四十年而齊載萎其胡能不悲先十年而歿偕一日以歸其孰以為尸將不歸者幻耶知愛河三生之業其歸者真耶俟我乎百歲之期於戲噫嘻

墓表

大理寺評事贈承德郎工部主事華臺李公墓表

余於同籍中最幸于水部郎李長叔以道義文酒相切劘戶外之武日日可數也長叔顧從容向予言其兄真叔風流標舉自遜以為弗如最後忽愀然過予齋頭曰先君之棄藐諸孤蓋三十餘年所矣以先君子之自致通顯不獲徵再命之榮即不孝得藉手明綸以有詞祝宗而坎中之珉與土相蝕顧圖所以式楸檟而不至泯泯萬歲夜者則惟吾子余堅謝不獲辭乃按狀云嗚呼此華臺先生之狀也蓋景陵楚壑邑有以經生言冠天下士者曰魯文恪公鐸以經生言冠其鄉曰李公華臺四方並豔姓氏焉華臺即先生也諱■■字伯庸墮地負奇骨目下數千言悉成誦

父龍山公絕憐愛之十八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屈其曹耦父母歿偕兩弟居身任家乘肅穆無閒言先生雖食貧乎勝情雋氣孤往不倫性尤篤好竹石筆研之息即築圃北郭外雜蒔幽花美箭之屬搆一亭吟嘯其中時人莫能窺也先生於舉子業最號攻苦每一義出遠近傳寫然數蹶于有司癸酉始領賢書為第一人蓋先生兒時龍山公感異夢夢睹

先生領解狀癖爲喜雨歌識之二十年卒應如響里人以爲奇庚辰與進士高等謁選得大理寺評事不二年破賬恙卒邸中長叔所悲不獲徼再命之榮以此狀又稱先生魁岸豐頤望之嶷嶷如仙于書少所不窺發爲詩歌皆高岩適性情不爲一切雕鏤摽擬之習洪于酒數斗不亂酒酣度曲爲要眇之聲掩噗數座善射射輒命中據地投壺能使矢躍

丈許取勝以爲樂好借齒牙賤人里中大要害身僇僇爭於上官無隱退則蕭然不問生計起家自孝廉至郡官未嘗拓一丙舍增甌賸地其大節彼如此配譚夫人饒壼行白首相莊二子皆譚出餘俱詳誌狀中

外史氏曰李先生高明君子也造化者予以枕林盛名而阨之使逾壯侘傺之復奪以去何嗇也乃前不難豐之以才而後不靳錫之佳子弟果真夢夢哉萃子度先生意不欲以貴人先名士復不欲以文士先達人昔顏延之諸兒各得其一斑獨其狂謂不可及予謂真叔得先生之逸長叔得先生之文譬之於河星宿之源深遠矣簪組浮榮先生所自有而捐以遺後人亦長叔所自有而仰以報先德皆非所重也特撮其要表之使知先生所以真爲不朽者

墓碑

四川重慶府推官王公墓碑

上元年之九月從臺省建議者大徵蜀徼諸夷兵東剿奴難大中丞移節重慶爲蒐簡軍實以護其行會蘭州蠻奢寅及其裨長樊龍樊虎等與畚盤齒包藏禍心卽治兵日戕殺中丞徐公以下文武將吏數十人據城叛而司李内黄王公與焉是日賊挺稍中公顱不

殊晉昇匿民舍中公眷屬僮僕聞變各縋垣焉獸竄去聲嚮不相聞越數日迹及公猶擭環聚與訣其被禍號慘烈無比而識者謂公高朗負當世具譽則楩楠豫章錯而待用焦原之熇燬不擇材尨可爲流涕長太息者矣十月喪歸黃池明年春公子走使千里介余邑侯司公以誌銘屬家中允而俾余紀公墓道石嗚呼余固嘗一接公顏色心儀之爲偉

人而竟止于是得效于[illegible]筆固不忍辭也按公諱三宅字[illegible]別號六如生而魁岸標特目熒熒如曙星早負倍年之覺見者咸嘖嘖賞歎即君家琳瑯珠玉不能絕也庚子舉京兆益交海內奇士士亦爭下之已屢試扼春官佩然曰丈夫不能行胸懷雖百年無益奈何從佩阿側理間耗居諸哉謁選人得司理襄陽襄陽夙繁重爲楚劇郡公至望者咸以

瞻風釆爲幸廉而不劌嚴而不殘襄以大治數月用內艱歸服除補青州未上而復值太公之變公連庚大故備極情文濬冲之雞骨支牀崔九之當風輒仆于邢魏間隆隆有稱述矣庚申再謁補得今官公念天下寖弊蜀又遠在西南隴霧杜宇古好亂之國也益精心致力佐臺察監司平亭亾害涪守缺以公攝刺史事則毅然新先聖宮加丹艧焉植生

理察訟獄愛戴歌誦之者謂文翁廉叔合爲一人秋有事於成都歸數念涪欲趣還治事其長章君屢挽之謂調遣相仍需彌壁而捽與難會豈非天哉自公亡後蜀事益糜爛諸守令率望風奉身無一死社死民者使公不死必得早伸臂股之用乃以非所死死嗚呼此不佞所以投管而歎也諸生李歲月家世子姓不具論爲撮其大都而倣漢東京例系

之銘銘曰

烏衣餘祉更千百祀乃復而始魏者大名激清漱英爲王國楨皎然玉樹身澤文霧手綸繁露六翮孔張河漢無梁且翱且翔乃巾鶖羽乃試齊斧祥刑于楚海岱魚梟並號雄都載殫猷謨引室于爛置吏于木鵠亭消哭萬民之望斷則干將噓則春陽妖星晝熚坤維頹拆自擢于辟虎喃狼饕不避賢豪銛掩金刀來歷一劍越石百煉古奠奢美公神行空怒髮裂瞳其光如虹獸絃下[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而廓腥殲欽其亂匪佞來茲嗚嘆

鈔遠堂文露集目錄

祭文一

妙遠堂文露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同邑李春華就實閱

祭文一

代詞林公祭沈歸德文

黃閣彤闈厥職丞輔莫足畀三近天尺五仰叅秘秘旁協師師格君乎友于古難之在昔元良有稽建置公謝春卿用矢不二覆甌游

及納牖維艱公齋額帝所轉疑闢選味而庖醴甘梅鹺使君投箸訧司其故凡公所遴若除其窮人憐霧豹未竟雲龍始焉一退以官明志繼焉一去以節風世逵人弘施隱顯同歸物忘春潤月益秋輝繄公出處安危所競四海一心三徵九命旦未還袞詠忽乘箕洛川倒咽太室銜悲總公生平碩膺博亮學埴聖壇文爲喆匠凡茲閱歷舉舉嵘嵘炳于國

乘散在人倫其等後先鸞坡餘芬可襲型範
方新棟撓胡急頌公之大以鑿于幽潔陳香
藻儼侍靈斿

祭申少師文

肅皇御宇四十一年是爲壬戌策士臨軒先
期顓帝與賚名賢帝之鑒之諭于山川騶惟
東南氣酺神醞林屋洞庭輿區靈脈乃篤生
公氷融霞舉爰首天人聯班册府花磚儤直

之暇横經胸襞秇海筆奪繁星公於斯時如
璞甫琱占爲國器薦必明廷　先帝龍蜵
价藩弘衣妙選英僚我公是揆　今上青
宫授書潛邸廣厦細旃其容几几嘉謀入告
讜議時聞導以姚姒抽厥丘墳公於斯時如
山出雲潤歸萬物還質霄雯大寶嗣升旰衡
左右乃貳銓宰乃執大斗梅利巨川鼎調羹
曰其閣雖黄而髮仍黝彼司魁柄所尚申韓

勞公斟酌濟猛以寬譬彼温纊適覆祈寒復
如景風以偃鷙淵女恬于紅晨嬉于室士飽
于邉馬騰于壢公於斯時如天翔日權還九
重政還百辟前星隱耀異議如林人諍于顯
公機則沉敬與微語長源苦心卒奠主器九
廟居歆四序推遷倦飛寘引十疏乞休皇情
益軫滌水祖筵上方鏐錦奉此完身丘園高
枕揩庭伊何蘭玉雙高幃幨伊何琮珮同牢

諸孫濟濟咸冠聯髦車門行馬剝啄無勞公
神翛然容與綠野釣舫秋陂巾車春社淋漓
墨池主張風雅二十四年偓佺上下存問異
數三賚綸溫玄纁桂醬扈而乞言期公百歲
以福元元胡乘箕尾驟返雲關在昔有言天
人殊遊邇公生平庶幾無咎與亢上公名德
眉壽承之天者獨鍾其厚玄化不測忌盈取
虚如公舒卷退藏永譽禮先蕆揚仁被鄉閭

享之人者尚息共餘以此歸全夫復何憾所
為悲惘在于斯世崆峒問道模楷丹扆司馬
在洛安危攸繫政如五嶽為天王公即之意
懾望之春融麒麟芝草國瑞攸同濫馬道盡
地老天空聞公彌留無怖無愠修潔冠裳剋
期委運黄石共祠朱鳥不問知公去來非復
汶汶其也不類隸職司農先人通籍賴公登
庸抱關鶴市席蔭飲釀曾一謁公強起從容

歲時飛書肯必纚纚值我家慶玄黄以侈是
用感恩仰酬厥美將頌大椿乃歌蒿里公蜕
遺坎公神行天太常議謚國史陳編寧枉雲
旂輀此几筵吾薦吾私聊抒耿然

公祭張太安人年伯母文

嗚呼凡人所為不忍于親倚廬噬指陟圯羈
身風木難待蓼莪罷陳其當蒸蒸則號全倫
凡人所為不忍于死栖援彌留沆　琢第三

泉永錮萬古長已乃或了了則亦恒理惟太
安人寶婺禪精載徵于仲海潤祐明勃徯絕
隙聖善流聲德為女宿矩則儒生惟仲惟季
無方備養偟偟膝下與與堂上彫胡可炊枯
蓀堪杖選膳恭温覡其神王胡被霜露遽謝
刀圭言遴良旦行矣非迷語無雜及色不旁
悽鬚眉難矣而矧黛笄世言鄉死客死殊故
亦既釜食以遵皇路彼苴者子彼髽者婦必

恭必親寧云非土且厥有歸非客非鄉魂存
並駕龐姹偕裝如遺蛻蟬如掛角羊大作極
樂[illegible]長惟二三子稱仲朋好肺肝互披
憂愉同抱往造其廬啜泣而道而帷番番而
裳顥顥隕梧道路廣柳關山言瞻丹旐奚止
奚攀虞陳蘋藻以薦潯湲毋其佑之庶往無
猳

祭江龍翼文

嗚呼友朋間澗馮生恒只匆隔存亾緬追終
始惟子魁特蚤升髦士窺日牖中含虹匣底
有筆夢授不佽朱紫願易而蘭以鼈先祀眇
焉投鶩誰爲貽鯶殖德厥躬如播如杍掬和
被物引繩置㲄嗁號圉公或修觴史把臂以
呼掀髯而喜僉謂枯稊方春可竢豈悟靈椿
先霜颯萎嗚呼夫人百憂長寢乃巳惟子之
亡百憂伊始封豕横突怪鴟斜睨竿竿棘針

縈自舊囂朝稱寡婺夕下胥靡琴慢懸絃書
零殘紙雨摧花藥烟封窻几嗚呼傷哉惟我
同好托廬洽比雞塒舊盟言猶提耳奄及十
年半巳籍鬼㬀莫子如道値其否初聞子訃
腸裂步枳薄俗僉夫願以身砥侮于我禦嬰
于我弭單雌遺蛻俾安没齒倘負斯言將爲
虎兕他日地中何以見子子神在天宜究至
理如水起波波還爲水如風聚塵塵非風體

四大且妄數傳誰氏香山自達若教寧餒不
招子生異子安死

祭襄國太妃文

於戲仁宗中葉受祉于襄代有禋祀爰啟靖
王於惟靖王明類淵塞乃齊蒞政乃修閫則
顧于川麓川麓爲儀寧惟儀之乃寔祺之禪
精標秀文母之休姞非媚鄭嫄克與周迨佐
椒塗每隨芝殿名著當熊瑞徵投鷰珠胎既

㵎玉牒遄升褘褕翬翟以主嘗蒸太妃穆穆
于含于息王后庶子𥁕而問食鹿門之藥春
以代糧漢江之波注以稱觴僉祝聖善遐不
百歲胡憖玉京蚤揮珠綴帝申懿典史著彤
褒共驚奮奈何耕歌蒿其等投版牘癃臾裾
下客引睇佳城于心孔盡㵎蘋沚藻虔酹玄
酌兼抒精白式格青冥

祭王季高文

萬曆戊午歲三月十日王季高先生以疾卒其友人馬之駿哭于所館慷焉惝焉若疑若夢烏烏焉不能成聲也越廿有一日四月之朔始撫哀思封牲釃酒梢棺而酹之曰嗚呼惟子壯齡奮起烏衣三命猶秘四始鈎微弭鞭駿市停橈燕磯於以擬之入洛之機夜光玄圃藻譽同歸迨客于唐從容詞令梁園授簡鄴宮陪乘師帷弘啟賓筵遞盛于以擬之

傳楚之孟諷諫成篇老諜惟旐十年一夢厥象則杜明月蕪城橫波桃渡千金一諾厥俠則布激氣颸衍寫腸術素非通非隱且玄且儒昂昂出羣謙謙托軀究其孤尚偕樵侶漁人恒毓倒子屢垣踰豈謂壯遊家鞠下凶著脊忽遺羸博且封鱸膾可念菟裘已空人寔孩之天僮其家無家而家胤血未斬蔦蘿寄生門楣姚姚絮詠謝庭書傳蔡本天寔疵之

人悲其晚惟天之窮昭其德豐惟植之脆奧其有終旒車奄白漆燈滅紅天耶人耶孰叩鴻濛憶我髫丱載子夙雅托契孔堅周旋靡舍迄于服官有綏若若諷我道廣發我機務子言則矢我衷且焚坐令短馭蹕蹕孟門譬謝倌人垂綏倚轅宛其躓矣始恨無援以茲坦腹聽子彈射如佩有弦類砥須石如何一旦殲我三益劍懸馳想塵納增戚嗟乎億當

吳會秉燭夜深死友我呼古歡我尋豈其識哉卒以有今白水不涸朱絃永音子女我哺子骨我土我償我贖鬼無悽旅後千百年誰客誰主子固達人其舉斯觴

、

祭呂蒲城文代

嗚呼死生朋舊槩有前聞國罕卿辛于客邦不期托鄰于希音或短綈引不前之轡或長劍懸既封之墳斯人莫不精誠貫白日意氣

薄秋旻然猶非聯墻同井肩隨趾舉比肝腑之互附類形影之難分如僕之於君者矣憶當髫丱始同操綬矢盟則東野之逐昌黎蜚譽則應瑒之齊公幹前于而後喁一唱則三歎揮吾屑以並玄摛文林而偕絜籠螢爝以永宵接談雞于清旦而未幾膺弓帛遊辟雍互負羈纓之好長交奪席之鋒雖嚶鳴遍于喬木而芝蘭芬于舊叢蓋無處而不披亦何遊之弗從歲舍于庚分車[illegible]擊盍蠅驥酬千里之思旦鴟鴞變九霄之侶而經賞以彌新惝因敦而逼古每稱錄于夙生更期遇于步武豈余捧微杯觴一枝君終射策雲龍其儀雖秦豫其殊域同氏社之攸司迨舉后之輯圭值乃兩人之合揖麗俯仰義今參差咲啼憐焉如獲偏焉以悲俄如雨以飛散各在天之一涯何懸後期豈期永離慘地天而倏老

睹泰恒之已移嗚呼哀哉復思君之壯時負有惕于項領形纍纍以自矢意慼慼其靡騁折簡我招連牀有頃君方思修短之無恒每履堵而視影僕爲廣之莊生逍遙之門移以成遁山海之境既後祿之駢臻謂修程之必永夫業負之大翼又奚爲而短綆尤僕所欲問巫咸而謇詞祝修文而增哽者矣嗚呼余車北首君廬是繹暮楊列白室燈滅青闔動輪之賓從睇折薪之寧馨研席霜寒池臺露零念佩刀之子授慨隣笛之我聽固不覺神怔魂徙髓枯淚濙至如君卓犖魁奇之品邁往孤特之韻方德則含珠挈才則遊刃立朝負淵雲之望宰邑有卓魯之問方木將喬而遽摧飾玉纔礲而俄磷固冠紳之所同憐豈知已之所獨恨僕哭僕私君能鑒之矣

祭黃太孺人文

惟共與順是爲婦職惟太夫人代君于室唯
慈與養是爲母德惟太夫人代師于滕是太
夫人之取于天者偏值其變而以奇植太谷
貴矣于晉建𡗝駟車翟錦薄言往遊太谷逝
矣門羅雀投哭壯子淚益未亾愁是太夫人
之承于天者偏植其窮而以薄酬芳蘭損霜
不斬其蔓有挺孫枝雪膚霜幹喃烏樹巔餧
鯉河岸顏疑霜鑄髮無星亂至于淑問家式

里讚陋慝操觚耻韞設幔然則天之所以報
太夫人而可信爲理數之常者獨此聖善之
名而期顒之算[illegible]胤獨世梵天之日宗黨
於焉盡傷而行道亦爲永歎雖然我闕服田
是播是封偶當穫儉會且年逢我闕導河決
防去壅暫疑竭澤終快朝宗惟太夫人貞靜
溫恭厥遺未食必芽而穉太谷之政有卓犖
風消涓輒息將湖將江併玆兩息丁文孫躬

克顯門閥益熾益隆使後之上塚而釃奠謁
廟而修祀者須太夫人爲黃之邰姚而不徒
爲時之郝鍾則天之所以終佑太夫人者果
真爲變真爲窮哉

祭齊博士太翁文

嗚呼人生百年吾聞斯語即開九袠亦難其
侶伏生宿儒子帝師童羖魏武鹿裘故期
襟神人倫芬香圖史今乃有翁惟翁有子司

我邑鐸玉潤金融清凌積雪秘若春風居恒
念翁大耋無二擬棄冠紳衷緑而戲詢翁視
筱云方考寧步同奔馬曉燭飛蝇僉謂扶輿
精有獨注漢流比長太白同岡云何一疾遽
爾歸全漆燈夜暗繐帳朝懸博士苴麻雞骨
毀脊彼人師哉而孺子泣誠感行旅哀裂心
脾孰教之孝維翁之貽人惟無年與蜉蝣伍
其或無後與草木腐翁雖三鳳兩長芹宮仲

也代養亦號明農生則備物歿則中禮世法
天倫可無憾矣厥神行天騎焉徜徉帝彼儵
忽友此彭殤翠翁嵩里醜我椒酹鄉人之思
博士之故

公祭田月杵文

嗚呼里閈右族寔首諸田惟公挺生紅蕖紫
芝磨由彝句業勤懷鉛蒼蒼雲岫泠泠雪絃
乃秀于淳乃覩于國豈乏長風六翮鍛息以

冀以翕嘉秋弗獲遇罔有司天誰與直同人
訂社文酒招搖惟公爲戶百觚一蕉有時堅
壁或爾犁嶲燭銀滤滅山玉嶕嶢五十五年
倏如彈指豈夔璵瑰遨歌嵩里竹林歡減荊
樹花萎塵尾朝懸笛聲夜起有情之癡夫人
所同乃惟公身如纓斯龍吞之李陽室類敬
通市焉興衎謳詠于躬服紫輪朱或易如擬
乃惟公學偷斬之逹郎像于宫數予而奪沃

轅哀嘶奚翼奚稱總公生平豊屯寡夷獨此
坦衷獨此古儀儼披皎日若履壯樾槃在知
交同稱匪私憶公年來神爽鬢髮凡愛公者
憂心煩惱風輪不停林梧已摵驢鳴助悲鶯
求加慘公之故廬丁闔于垌呱呱血胤落落
畦丁菡萏日嫣槐榆霧青依然城郭誰尋戶
庭率侶詣公蘭秋月既厥初是辰今巳稱扈
生則有觴歿則有酹幽冥萬年俯仰一涕嗚

呼傷哉

公祭高養吾文

稽山翠樺鏡水淪漣凝晶吐秀乃產豪賢上
者鸞翔三事卿相次亦豹隱五湖伉浪惟翁
早歲抵掌多奇僉稱唐舉水鏡無私雖遊大
人侃侃自見又如君卿喉舌是箍孤雲出岫
俄止豫南格甘白水自買青山世澤蒸蒸芝
蘭迭盛翁敦義方納之于正神駒汗血宗國

雍容文惟亡害與乃亢宗翁心孔愉陶然林
麓鵩冠鹿裘綠尊紅燭撫時慨世正議斷斷
彥方在里末俗還淳八十餘齡方瞳如電挺
若長松能傲霜霰胡然一疾遽返真寥命能
順受魂豈須招其等列在枌榆夙同風誼椒
漿告虔翁其無棄

擬祭楊太翁文

嗚呼洪河洸瀁俯滙百川遡源星宿萬里迺

天嶽首岱峰屯雲鬱烟小分掌綿雄長東偏
積厚斯彰有開必始太公象之早爲名士氣
潔氷霜韻香蘭芷救雀等仁雕蟲何恥乃敢
柱史棟礎明堂彈琴雉馴弭筆鵠行文孫踰
跃天衢服箱麻聯矜笏器並珪璋太翁安之
色愉神王徑湖羊求侶偕禽向夷石麤糲奚
齏甕杖八紘眉睫五湖盆盎凡人所華列鼎
嗚珂乃推公室蒸蒸太和嬉游圖史咿嚶孀

歌太丘逝憖其得孰多凡世所希百年九命
魏闕江湖出翁至性俠腸飈發丹誠霞蒸萬
石醇謹亦遜其用柱史夙鳴嶽嶽登車東越
離符南荒簡書民部英妙瓊葩始舒奉以出
入皆翁之餘翁年雖耋食德方半頳顴綠瞳
芝顏松幹胡蛻塵寰欻遊汗漫天或忌盈人
已無憾其夙與哲嗣附翼同心民部小友役
快披襟德比碧玉誼齊斷金故於知翁獨得

其深凶問驚傳川崩濤咽方勢絲帷難驅白
馬敬攄哀衷臨風獨寫願駐素旂來舉斯斝

祭曹太師母文

嗚呼禹所營邑玉鈞之麓仰挿天心俯維坤
軸將起鉅人乃先閨淑太君象之珠熒荃馥
宜贈公室蒸饋惟供投懷若燕占夢爲熊機
杼之緒以琢以碧時如陶母譽所由隆嶽嶽
吾師鵠騫虎變射策金閨佐檻淮甸栖棲之

春若慮攸徧時如雋毋法所從讞天宮子最
天語垂光笄珈翟茀雲汲其章太君在御厥
容孔莊乃云荆布我安我臧緊惟諫垣居
帝左右提絜風霆噫嘘星斗時爲犯顏不皆
拜手師身毋遺遂爲君有母顏肆頑孝可移
忠師殫全力夙夜于公以補袞闕以砥波衝
白毫亦膽無所咸宗爰胥清卿鼎衡步武言
念太君乞身良苦琬金可揮萊衣仍舞出處

君親盛遭今古板輿朝捧彤管宵披豈無大
藥不駐龐石歸真玄造返秘希夷存幾無憾
往亦奚悲獨我夫子嬰啼啞啞其等匪倫夙
由鍾冶啜醴知源庇陰思履鉢姚黃梅車懃
白馬然師之用皆毋之年孰謂九命不輝于
阡孰爲千秋不翔于天荷遯瓠壺弟子之虔

祭張太師母文

嗚呼在昔雋母屬于平反每鬪解網輒爲加
殘以茲如保致化無冤更聞山公獨懸氷鏡
時髦羣集哲媛竊聽各爲銓目推其度勝乃
知植治必厚斯豐乃知秉心必慧斯通如泉
肖源類月印空於惟太君早偕燕婉運勣釜
錡寄芬緗管掌置鵷雛手光熊膽吾師奮迹
垂翮青雲一爲郡理衆號祥刑洊升天部衡
玉明廷皆奉毋緒以成名德于以報之寵詞
於赫師遡念歸南陔堤宅板輿偕止雍傒孔

休呼侖祝嘘種萱忘憂即還綵服尚繫珠旒
方今品倫玄黃珞琭蒙襲以皮混魚于目易
面則鬼微心如他欲融爐冶誰任神維欲占
趨嚮誰作元龜人思安石師豈介推母胡不
留倏焉遐邇繐帳空懸飈車何在瞻彼儀型
儼然若塊獨稍榮養克備情文毋愧安子師
身許君若覽餘地使樹慕闇念與弟兄稱門
下士譬彼食禾緬懷所自九京一觴千秋隻

字

祭韓太夫人年伯母文

嗚呼太夫人竟脩然遐舉耶騏等竊覩古人
于母子之際蓋難之矣何論行役有嗟捧檄
有喜及夫介推以偕隱矢忠元直以方寸致
辭凡佚人烈士於道義事功名節利害之關
即擢腎揕胸斷在必往而不能不牽于內顧
寧惟顧復之恩通于昊天或爲之母者識議

解力能出尋常帷閫緌絣外誠不可理譬而
情訓也獨范滂之母不然曰汝與李杜齊名
吾復何恨乃知女人之賢明者伸其子之道
甚于欲其子之生想其胸中于國是人情必
有憤鬱于懷抱間者與其子一代爲宣吐之
非必甘養以爲甘而勝遠以爲雁也太夫人
相伯氏爲賢婦撫求仲爲賢母既以令聞棣
棣矣方求仲之冠廷掄官禁近人爲太夫人
樂而頎能穆然自如迨彼夫貝錦憏于鎮鄒
逐譬者幾爲瘈犬之瘈使太夫人幾微見眉
宇求仲能遂怡然乎而太夫人于于然含飴
菿護宮闈在冉官綠在舞數年來慈情無方
之卒以高朗令終也然則太夫人之識詣解
力烏可以尋常賢母擬之人徒欲阨求仲之
遇以愛求仲之觀而不知乃所以安求仲之
身于太夫人前俾之發明其母子閒道義之

素懷情文之克備也太夫人雖脩然遐舉寧
足戚耶抑賢明如太夫人其神行之必且高
視默听于形骸之表求仲遇抑伊久望實漸
隆其所以仰稽永慕爲脩身報國之具者當
何如緦緦焉是太夫人之不朽不在年也騏
等因以多太夫人之食報且期子之爲報稱
者非在浮議可限非浮榮可窮故敢畢以告
太夫人亦以非太夫人不可以此言告也

祭申年伯母文

滔滔洪河維梁之紀晶氣㴱滋榮光浮起兆大慶門乃先女史既媍喆人鳳和燕喜標芬蘭芷蝟勱蘋蘩錦䄷不斷彤管自翻乃毓二雛其文孔鳩引吭而翻導飛試騫伯也出羣蚤年騰踔竹刻单符棠留六韶實奉母慈以成國教仲尤奮翮乘風夻峭窺梧秘閣采荇天池石渠栖臺咸用爲儀每云若節允膽之

貽好稱紈素盡荻所知毋方合倫有徙七箸彤胡可美𤫊陵卑樹九命將新百年非遠胡念上真飈車遄赴人誰不朽惟志易傷伯既身待仲亦子將究母之歸奚慽黄腸報母于來紫朱孔揚仲也銜恤拜杖有苴骨同難支淚將鮫寫其等猶子有隨仲者未拜登堂忍聞罷社爰陳椒醑遙望蘭幬栝棬斷澤松檟分愁內則難宜中心若抽毋神儼咫祈格于

幽

祭黄逢一年丈文

憶昔壬子予官倉部聽此蘭交于焉萍聚緒言屢新古歡迭主比於竹林陶陶栩栩張生伉浪得酬甗舞馮郎鬼嶽長松出土賀監龍躍馬卿鴻序子承其間或參或伍沈沈車轄統統街鼓鯨吸百川瘋視千古予倦而逃氣竭強努願謝齊盟退甘鄉莒有時微吟宮商

吞吐春容正始清冷小杜學彼淪漪文霞以組予饒鴻鈔匪獨風流身餐芷蘖手運牙籌啾唧狐鼠泣問其幽入鮮曳縞出惟敝裘忽爾弗怡乃賦倦遊言指五年杳鴻聆嚌馬卿遠使過子淹留云念故人若沉若浮尚煩齒憶豈乏出郵胡觸霜露遽返山楸癯餘舊樹川無靜流嗚呼倘見子材何遠弗際大必碩儒小當循吏卽論子遇有植而刈駛電莫追

尺璧已碎紆朱拖紫豈其殊類儕我良人百夫孔悲載經黄壚數子所私人琴朝霜隣笛夜颸羽觴不波苔裀已移昔悵暫睽今真永離素車欲邁山川間之傾淚和墨以寫我思可復嘗筵可復舉卮嗚呼哀哉

祭徐年伯文

於惟同籍鸞翔鵠起其共師門尤親毛裏徐卿怏友旁通具美于以知翁維翁有子譬彼

寶玥煜煜九金譬彼脩榦落落于尋冰日浴月瓔枝芘陰誰其爲之首山鄧林卿郎水衡祿翁以報翁徒往還鹿裘席帽孔碩手容有嚴履蹈人知翁子匪翁亦造孰斬翁才而含縹囊孰歛公翼而道輸材洪河千里有曲踰長亦如執薊乃穫其香居恒矣卿實福純過有懷二人得偕朝籍擇甘而甞選温以御膩則大夫啼猶嬰孺翁之寄托于廬于田歎絶旁騰勞必躬肩厥聽則綠而髮方玄僉謂斯人小猶百年胡疾河魚石麟徂邁露自薤晞山因木壞知翁所安修短奚礙剡翁所餘顯揚方大爾卿鷄骨持血而號忝我同人心焉怛切薄陳翁悟以解卿勞

公祭馬孺人文 代

嗚呼少君選郡力挽鹿車砥操服禮無忝家楨徐淑儷藻花飛繡鋪亦有哲昆嘉譽同驅

於惟孺人三媛比德川后誕祥月娥分魄金鏑滌陣闘史弋獲匪貴是驕其儀弗忒鳳鳴陂叶熊夢伐占方期穀祉如日初炎胡爲短折宵火俄熾風猶蚤珮星容掩奩嘉儷嶽嶽孰襄孰鼓錦斷無章案閉莫舉令器英英孰育孰撫韭菽凄凉傾捲酸楚其等枌藩夙同蘭戢孔芳耳欽淑問心爽歸藏合抒葵悃持酈椒漿靈兮髣髴在上在旁

祭張漢峰文

惟君早歲三語聲翔提携鐵柰出入琴堂俠骨自抱小心孔臧譽推月旦志烈秋霜廹陟天衢作尉秦隴招棘陰低萑苻塵壅鵝沙雖貴鴻弋是悚遠引蕭然曾不旋踵且曰丈夫四方有志扮榆槁項寔非吾事上黨名區成周王氣善賈是藏薄遊如寄駛哉駒隙凄矣狐丘嚴裝首塗沉疴未瘳胡爲遐邁弗少遲

留薤露無朋松風欲秋惜余弟弟門祚中落夫武瞡之風濤凌礴多君調護惟婉惟格識蟠之飛甝稍于觿以茲莫逆雅共周旋酒人擊筑姹女數錢有呼必應何役弗虔俯仰嘖曩一十七年人所難忘云恩與怨宛其死矣總歸飛電不知君者君嘗掩面我號知君寧無悽戀惟二三子遊好攸同墳草未宿帷燈尚紅乃陳雞絮爰叩鴻濛靈旂倘臨鑒此素衷

祭周老伯母文

嗚呼淮水湯湯胎簪矗矗蘊彩浮晶聿標閨淑閨淑維何太君孔揚勸流錡釜慶衍宗嘗維周百世給諫崛起若屬于毛言提其耳如羽斯括如革斯揉如引杼絲以繹以紬理郡曰平侍帝惟近給諫之肅太君之訓帝闕穆穆默不聞聲彤扉茂草青瑣晨星幾刓其印

始予之節奉此四牡宜勞王國四牡克勞歸御家園太君怡之無假樹萱奠賀太君尚遊眠食勉勉給諫亟還而職胡天弗弔朝露俄晞悲猿嬰鷲慈烏不飛彼朱者裳乃麻如雪彼素者旂乃建如月嗟嗟給諫忠孝是將孝曰罔極忠則不遑載帝之寵以襄萬里永思太君娟于天子共等不類忝接榆枌給諫私之壐善孔云有歉盈遊有醴盈金額駐旐輪

在上左右

祭楊太夫人年伯母文

於戲太夫人竟翛然棄修白養耶慈竹方茂霧護已喪雲黯黯而封廬風颸颸而側帳固宜撫櫬抒以沆瀣飲栝棬而惝怳苐太夫人蹈圖史中規繩宜家室格嘗蒸雖不出于閫靡得而稱而修白少爲隽士長爲循吏乎六德于恍惚悲一躬以砥礪今且峙羽閶闔之

間升華日月之際莫匪奉太夫人之緒餘以引之勿替其丁名也既章章于世矣乃胡不更緬歲時游及䭾嵩以覘修白之跋陟雲霄從容台斗而返其涉于大迅食報擻共未久第六垣禁近陟帝左右出則磊磊以立懦廉頑入則謣謣以獻可替否是他日修白侍從之身非復太夫人庭闈之有也乃當其辭承明眷林壑固已御板輿而周囿戴華勝以加

爵傒厥塵鸞遞翱翏廓若惟此需次之日正修白報太夫人之時而太夫人又若預釋其顧復之念而隱覓其顯揚之期可謂去留靡憾歿存俱怡者矣某等小子修白所篤午戍兩閑驥附蠅逐何啻奏塤篪以齊聲比蕙蘭而散馥未展登堂之拜已聞罷社之哭則自修白而下悲太夫人之悲仰原太夫人之心以俯慰修白昊天之想者非某等之責而奚屬也生芻千里白水一觴臨風以呼許無爾爾洋洋者哉

玅遠堂文結集目錄

祭文二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江都顧爾邁不盈閲

祭文二

公祭王季高文

嗚呼季高塊然長寢者二年于茲矣凡季高勝情儁氣談笑襟標業隨七尺俱冷而與季高友及因友以知季高者恒若企若追久而逾新彷徨而不能已則季高之有所以永思也其等交天下士不爲不多閱天下變不能不感凡墨客韻人輕快靈動可喜可暱者固不乏人而至其以道義愛人以肝腸許人叩之必應持之必堅如吾季高者不一再遘也以故季高之生顯者欽其介操隱者樂其坦度而比其亡也邦君大夫敦維[illegible][illegible]護之恩嫻婭交遊僞易戚情文之致[illegible]所謂勝情儁氣談笑襟標下至琴侶酒姬罔不追咏餘言纏悲宿草此則季高之所以爲季高也嗚呼季高生爲吳人長遊天下安知于天下中有宛宛中有新野而今之孚如而封其骨者非所育所覆之土也挽紼而前環帳而泣者非所俯所仰之人也亦孰爲尸之而孰爲使之嗚呼季高不定者遇不住者緣不朽者德不昧者心吾儕撫几而呼知季高必掀髯以聽之矣

祭王季高文代

嗚呼惟公南國才人西園名士嶽立孤標霞蒸藻思郎之意傾望者神企伊余戔戔深慙非類介我素交朱陳盟締自附蘿蔦飲德幾醉有借隱言爲終老計憶公示病往詢榻次猶慫卜居是託是寄燕壘未燥飈輪已逝五夜風酸九幽泉閉公之嬌女玉瑩珠媚寧惟

坤順足代裹器公之寡婺氷嚴霜厲指敭臬
麻操約僮婞松高有節遊淨無膩皆可逸公
厥問不墜古人一諾千金擲地張紼待引范
麥可施剡二姓歡有百年詎敢不力勉以成
公志公女我婦以育以誨我于公婿公嘗公
祀願怡玉京長笑勿謂玆啟佳城往安仙蛻
不泉不泄乃完乃堉魂無弗之神當不昧其
安斯土松楸永閟若公生平媺行高致宛彼

中郎碑詞罔媿今昔懷耿死生途異吾酹吾
私一瀝一淚

祭石中嵩文

於戲白水濟漣絡穰襟楚結爲文星炳于册
府碩果之實燦其可數惟公代興載搴旗鼓
翹村篠篛砥質璆琳肥猶鷄距專同蝨心江
花散彩魏樹陰八叉宦職廿年鏡吟縱橫
墨陣有戰或靡公如飛將往必摩壘乃援遵

擇升于　天子乃問桃渡乃遊槐里勝情
自選儁氣無前石書蔡邕笈負鄭玄盍簪白
下捐珮江邊僉期六翮鵬鶚秋天豈詡倦飛
借棲枳棘操匪尹刀棒同毛檄岩岩魚鳧絃
韻蕩室以撫以摩小心翼翼聰彼哀鴻既翔
既翔寧無害焉且爬且搔雉雛羣雛梟影雙
高覆焉則錦潤矣奚膏淑問聿揚芳猷彌振
皇路逶迤若援之鞠忽咏陶歸俄歎虞殯薤

巳憐驕崇仍餘蔭伊余比翼夙毄椒蘭言聯
研席共插盟盤燕市淋漓逾敦古歡寧期揮
手遽至摧肝佳城既啟千秋長送向笛難附
張紼無夢知公不亡翩躚三鳳吾志吾思憑
棺一慟

祭李尊翁文

廣陵名鄉游拔江咽鬱紆川阜盤礴風烟既
僥嶷氣代挺高賢亦有隱逸考槃樂天維翁

早秀比潔蘭荃明農自喜市隱翛然荷簣植杖巢林弄泉豈無稗熟擲之如捐霧隱頫豹露飲猶蟬伉浪幽貞逍遙大年以茲厭世奚摵歸全况毓三鱗頭角爭妍奉翁餘緖後福方綿念余無似千里絲牽鳳占鵜比詎曰非緣逍遙總帳特薦荷蓫翁其有知來格几筵

祭閆小山翁文

小山閆先生以丁巳歲卒于正寢越四年庚申其子𨚫來告葬事某乃以持賻往併爲文叩先生棺而哭之曰嶽嶽閆翁崛起隴畝洪巒笙鏞重姿圭卤百氏醯鷄萬殊芻狗龍德弗試獨全于酒先公早達翁附逾親冗矣投潦猳如飲醇肝披可析皮擾皆真蔭同社樹採蓝官芹翁厭側注旋冠紫鐸璟踔五方棲遲　壑谷口非賦濠梁可樂幽讌廣筵高談雄辭我公棲里歙伯周旋惟翁入幕朝夕能船次道傾醴汝陽墮涎狂呼五夜旁睨千年筝鷹暗移燭龍初繼初若噞喁少俄横厲掉比怒鯨渴疑奔驥言銜撈丘推翁上第翁饒曠致情亦攸鍾挑心李女斷袖明童無譽無悶且玄且空黃金試藥白鶴依籠迨余不造洊經大故往拜床下翁泣語絮勞我瓦盆勉我竹素謳猶古人視同嬰孺翁晚舉雄歲籍𡍮嘗豈棚前賓黍粔蘭漿逍遙負杖以引以將尚希袓割朗遽舟藏昔賢有言賢聖寂寞惟飲者名達人所托跡公生平實離纏縛梟腐銅山蹤高雲閣伯倫荷插云死即埋𦵏衆譽葬陶家是懷返其真宅蜕此遺骸知無恒化與古爲儔獨我悲翁因悲先子生同翁辰寘先翁死今倘遇之遽須之邸以茲臨穴洮淵不已

祭齊明淵文

嗚呼在昔鷄壇友生膠漆惟子名家代有郢質鄭草紆帶沚花繞筆間値操觚旗鼓一室孤詣斷髯淇思踢壁文成把視楮墨黛黑纏綿繭絲蛇蜒鳥跡午閣踟躕北溟巳激誰負大翼蹇風無力小隱豹斑終悲驥櫪豈命不猶於寳共惜物情芸芸智殫巧悉子獨頹然視夬蟣蝨馬呼則應鷗機永息符命溺醪陶陶朝夕庶幾古人八仙六逸江湖盆盎天地

幕席何以佐歡玉管清瑟黛眉屢請談毅亦豕齊環帷婦平原笑汲子全于天厥形爲役燕姞同媚敬通同疾勍挺側生[illegible][illegible]天何竟髯永謝白日忽匪荏苒歲時佳城已築[illegible]聳川原凄風灘觶其在路人於心孔戚[illegible][illegible]同好能無隕泣華屋轟悲酒爐戎戚偏予[illegible]臨鑒此芬苾 ●

祭岳翁岳媪文

嗚呼湍水西帶穰封東趾風會所交晶光漫溺篤生翁媼琮璜雙美早厭塵囂聿安田里氾勝之書神農之史仲長之宅丁真之耒以耔以播以薰以理如蝸潤壁似燕營巢素封可豪義問亦修朕彼若涉翁梁其圯問誰佐之攜人麻枲既勤雙麟頭角嶷嶷德固儉承家亦貲起舞綵曳朱娛翁尊齒憶翁偉幹豐頤方履茅柴瀹然禾黍遂矣歲時伏臘烹鮮

而喜倏焉松凋媼亦蘭萎惟余長胤牽絲翁子言念周旋儀焉生死白日弗旦玄扃弘啟爰酹翁靈巽媼偕止

祭陶太夫人文

嗚呼在昔湛母留賓截髮遂使士行令聞震世厥宗百葉爲里名裔崛起雲間珪璋特貴亦有聖善閫儀唯閑靜好孔閑毛裏均視靈相太翁聿稱士女迨秉笎籥逾嚴漿饋機杼

躬操金鍾手計有贏則權靡役弗勸雲間安
之内政有寄精白乃官崇閎于治胡爲弗留
颷車長逝玉隕珠傾栢枯蘭刈緊余犬豚呱
呱弗類於惟仲孫姻婭夙締式靈慈淑能無
隕涕何以抒哀香蘋芳桂何以銘德丹旌素
旆

祭劉漢垣文

嗚呼與君腦面未經旬日往即君廬送迎非

昔有童兀兀不聞掃榻有稚呱呱不聞繞膝
移冠于楏罷帷于室君果何之痛米填膺誰
君韶歲磊砢英多千里壯心伏遞有歌便便
經笥淼淼文波柔翰淋漓殘燈揣摩老生自
命飛將奚過殆歛春華于喬于柯至於一往
勝情奔詣酒雖小戶談則涤致調笑名姬譴
訶俗士下逮方言里諺謠辭中等機發醍猶
玉綴座無車公使人歡厭聽惟金斷匪獨葭

逵元直呼黍鍾期拊絃有來不速何役弗虔
倉卒可致悲愉代宣醉恒累月交益歲年白
日壺氷肺肝皎然憶君年來酒酣輒起絮語
夜深托我妻子居恒詡君皆迂謀耳更二十
禩乃宜及此奄忽若斯宛其讖矣金石可刊
山嶽靡徙王敦開閤病散樂部白公頹齡亦
遣樊素矜有專媫游經大故或云斧斤寧知
電露逵人死情儒夫死數試問殤彭千秋旦

葬君之隹胝頭角爭高長既嶷立少亦蘭芭
譬生丹穴自竿凡毛皆德方食餘絲可繅別
彼荆樹輝映尚遺君雖長阡奚恤奚切獨感
君以倍歎浮世無幾權榮真同蕉鹿元伯孰
呼子張玄拜薦醴椒漿往呼幄次復此友朋
復此兄弟君能蹶然舉一觴未

祭董閣風年兄文

嗚呼黄江之淵寔生二龍一龍行天雲雷以

從惠彼楚澤露濯膺釀章爲帝衮黼黻其容柱下臺端是名雄職惟公嶽嶽百僚矜式出岸豸冠人稱孤筆華彼梧桐半其屑鈇蠢兹小醜腥羶巴渝怒螳不戢獒狗何殊蔓延黔部同惡相須已盈人怨奚逭天誅　帝念危疆簡書是畀僉推公才叱馭勿避公本蜀產而受黔寄不遑家邸爲國攬轡是時道路赤白訌傳愧公過我殘燈輾然於何躡瑕於何

膈堅釜中聞泣掌上圖全刋袂無幾云次南郡訛言繁興倏承凶問公司黔命乃傷蜀憤家慶永捐國威誰奮岷嶓洄流嶮巇隨潮歸舟猿狖旅慢蚺蛾豹窕山鬼蒼茫楚妃凡兹情事行道歔欷某等同人騈肩接武緬憶經過從容賓主別樹未寒離唱可譜雲雨一乖遊蒿終古我如鍾子絃絕知音矧彼王猷抱痛人琴寓書釃酒以寫此心風馬雲旗公神倘臨

祭周夫人文

於戲自昔壘魁之臣必有靜貞之佐儷景則鶼飛比聲則鶴和桓甘勤于鹿車之推王砥操于牛衣之卧迹留綈素常新名與琳瑯同播然而事有非埊理不可齊齡或幾而霜折桂甫魄而雲迷則有安仁藻麗奉倩神悽孫楚之情文宛轉秦嘉之贈答聯擕足以迸猿

腸而立斷灑鵑血以長啼乃夫人之相夫子尤女士之偕國彥方其新命朝被宿裝晨餞指輾帳背織匈經草露于錮車送荷風于紙扇鸞帷裏之身輕飆鏡中之顏變僕夫卒瘏稚兒悲戀續斷之膠不靈返魂之香無驗慘如之何悲孰與京而況法曹雖職如星麗天豸冠俯仰驄馬後先簡書之期虯瀰雲霓之望同虔羣孺之篠驂載道列城之手挈驕肩

乃忽爾踐妖夢于炊臼鼓哀音于絕絃寧獨
心易傷夫蒲柳寔亦神難叩于筳篿憶嗟生
寄死歸逵人所目生榮死哀世相所穀夫人
雖埋玉于首丘夫子方漸鴻于大陸于以袝
羣生明庶獄入蹤跋于臺垣游從容于衡軸
百年綿澤于箕裘九命式靈于宰木固將駟
玉虯以逍遙奚爲傷蟪蛄之短促冀瞻鴞以
洋洋慰慽辭之毳毳

祭董大司馬夫人文

於戲澶淵雄郡黃圖巋柱襟辰山川晶英麗
岡篤生鉅公以襄天步亦有哲媛闡標聿樹
於惟夫人淵韞珠輝旣諧鳳卜遄警蟲飛琮
璜在佩禕禮充幃言贊績學視此殘機赫赫
司馬天衢昂首循令名郎隼旗螭紐夫人佐
之有嚴門牡形管素絲偕芬人口甘泉驚火
潰池沸麻乃拜司馬決勝攻瑕在天喉舌爲
王爪牙憂徽顧內公遑恤家乃駕飈車歸全
何驟帝閽震悼竊封題奏國有彝章人榮殊
遘豈獨里人舂音不又我聞緯婦卹在宗周
怨哉將起乃爲身謀孤忠小察勇往無尤矧
茲賢淑寧昧同讐代成有終婦責臣道尙佑
司馬張皇天討熟釜景鍾榮名爲寶潘賦空
傳莊盆奚慎惟其下吏耳熟遺芳心驚薤露
謳切維桑束芻灑墨以介淋浪冀靈格止在
上在旁

祭彭封公文

丹析之區泰豫之會流峙清英龍蓯睽帶絨
靈韜彩幾千百年乃生鴻鉅出而承天惟翁
韶齡蠙珠荊璧蔚起豹文燁同雞距誰使含
章棲遲一丘杼其餘緒以授弓裘偉矣冢君
皐夔奇表華曲看花石渠視草入而啓沃出
則讐締春容德宇旁魄詞源惟禁近臣帝恩

隆渥佩此蒽珩易翁褒博翁拜稽首開纂華
之於鄉祭酒方德人師南宮薪櫆初元爲盛
僉推冢君昇以藻鏡既栽桃李遂穫梗楠言
念翁褎驅還宛南素髮堂上綵衣堂下聚順
烝和塤篪屢謝露胡睎薤星遽乘箕山摧川
涸遠邇驚悲凡民所願貴子賢子貴則鼎釜
賢則圖史稽翁遭遘庶幾能兼榮名永賓乘
化何嫌緊如其等牛馬下走辱交冢君步趨

恐後爰馳牲醑皮蓙微衷於盼靈止颯然悲
風

祭馬茂才文

嗚呼杜峰巍嶷漢水淪漣晶英芴傀乃啟名
賢惟翁壯齒南郷緒傳夢生綵筆賦比青錢
青草抽帶文波倒泉篤生龍種歷塊爭先伯
[illegible]主立仲更霞褰女蘿附柏千里絲牽翁將
撫視得奉賓筵白浮長夜青跡春田奇歎盛
睽謝勩丹鉛神明湛王意度蹁躚晚安故里
霧隱雲瞑如何一疾遽返荒阡人倫所貴曰
惟大年翁已八袠炙慽歸全仲適歸右斑斕
膝前浣膾嘗藥倍竭精虔諸孫競秀世澤之
延快翔寥廓莫叩幽玄具[illegible]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腸煎欲驅白馬脩阻山川奚賸宿草敬鬱所
邐祈翁歆格靈來儼然

祭馬茂才文代

嗚呼惟夜光之靈珠兮必蚌淵之所貽彼字
霄之松檜兮寔托根于崔嵬家或承而愈[illegible]
兮機有輸而必開邈太翁之嘯起兮懸壯志
于九垓早采芹而歌狂泮兮復置河而念傺
枚氣凌而嶽嶽兮嘗嶼雪以皚皚雖丸苞之
未煥兮豈雙翮之遽摧鞠兩駒並五花兮仲
尤號乎龍媒既折薪之克荷兮翁曰吾卷而
可懷寄野情于農圃兮付世事于蒿萊發青

疇之短策兮睒紅燭之深杯喆婦齊顏于白首兮文孫迭啟而朱殷入香山而遊社兮釣渭水而均才謂百齡其未艾兮胡少微之遽災風颸颸于曉帷兮燈沉沉其夜臺惟其等之無似兮交仲子兮無猜比蔦蘿以枝附兮或芝蘭以佩栽皆承訃以驚愴兮欲奔哭而徘徊托微誠于瓣香兮靈其鑒而恍來

祭茂才劉漢垣文

於戲辛酉之春公捐賓客往撫公棺寒颸蕭瑟瀝酒于觴裂情于帛奄忽及今幾更蓂莢戶庭無改音問永隔憶惟重九蘼花甚摘長君折簡招邀西陌即公故廬俯仰陳迹抒爲短章鳥聲淒咽比于向生山陽聞笛倘公冥冥能鑒而頷公之家器圭璋金錫庠重譽髦[illegible]雍溫克仲亦鵬奮長風待循季如蘭芽秋地甫尺行且干雲條柯森立諸昆棣蕚峯倚

聯璧計在九京輾焉心懌惟此玄冬往啟幽宅霜樹減紅土花沉碧執紼引棺友生之役椒漿蕙醑公其栓格

祭孝廉陳景會文

武陵幔亭崒嵂杳冥激英嗽靈惟公稟藹乃鍾厥美允宗而起汲汲丹鉛蒸麃研田謳不逢年扃囷棘顧玉杯繁露廣川同步六翮既舒風積之餘登賢能書長馭胡絆代耕而宦

斆學相半橐裝一肩舊物青氈此外蕭然惟便便腹飽爲理窟載爲經簏巨梃洪鍾淸流溶溶寧愷惠風公所起舞掩關攻苦尚友千古發爲文章雲霞其光山海其藏學徒濈濈咸歎負笈入芝蘭室公如國工廦材弗籠芝渤攸同又如巨治遇物而寫寸長罔舍淋漓勝情脣舌君卿拆鈴步兵佯醉海月肴烝錯列擊鮮召客必手叵羅以斟以歌闇夜如何

闌干首蓿曾不冒𩖭熈熈春谷居竊思惟公
德可師公羽可儀是必華膴爲國柱礎完福
純嘏詎謂歸元一疾永淪乃作羈魂憶夏之
夜延公曲榭深杯嘉話中席而興𧿶𧿶曹騰
神若罔憑亟掖歸止雜投藥餌屢訊有喜縲
繳及秋長桑殫湛云苦弗瘳省公于卧公猶
罽坐寒暄酬和私諗丰容陽氣屯蒙憂心忡
忡菊黄萸紫於時無幾俄岱遊矣嗟公之生

孝友和平姜被田荊即以皮相豐顙巨吭火
色騰上𥳑子之才號逢之災既植而摧仍弗
遺憖斬其血胤理數奚信霜月𡤖陶氷颸刁
騷単雌畫號㖞㖞百歲矻矻一第蒿草同翳
其在路人猶爲沾巾而況同倫門墻高足孰
堂于哭孰場于築廣柳闍關跋涉雲山萬里
言還生則視殯死則挽鐸念之心愕其筆散
㩦辱攬公袪斷金弗如焚椒陳楮揮涕成雨

公其勿吐

祭王年伯文

凡人所貴壽豈考終亦與有子列釜鳴鍾慨
諸彝倫邂逅康同陟岵有埊叱馭爲忠南陔
棲遲北門怨痛乃惟㱓翥備極尊崇日雖葵
棒山仍梓恭以扶以將必親必躬是爲完福
家戶希逢以視方今其我太公太公少日屣
脱樊籠市朝穖寡丘壑道豐迨敉民部玉樹

蘭叢三冬既足六翮高翀術吏淸郎霜寒露
濃懋承庭訓蔚作儒宗帝曰都哉源深泒洪
鶩章渙紫彖服紆紅民部嶽嶽如日方曈言
念公年憂心載忡陳情有疏手叩宸聰介茲
鷄肋歸問鳩筇厠腧自浣滌瀡代充公逾難
老宜髮方曈盟恒共鳥酵合稱龍沈冥方外
胥宊社中俯仰數年搜洩融融如何厭棄遽
遊太空以齒則耋以爵則封慿逆可傳義方

可風履順歸全往侶鴻濛於惟民部爲務棟
隆起而報國駿業膚功三旌九命將貴幽宮
顯揚光大奚際奚窮共等小子自顧顓侗肩
隨令嗣視翁猶翁素車絮酒聊剖微衷庶幾
几筵聆歆可通

祭茂才江龍翼文

嗚呼人言交誼死生乃知范張夢執阿罕腹
悲亦有製服亦有分宅我思古人展矣心獲

惟子之徂七易星霜念昔別旋觸境盡傷促
坐傳杯分題角藝何殊夢中空華無帶開閉
雖近邈若河山青緗自弔白鶴難還應門減
童行團易主衰草郊原陰雲庭宇子之遺婺
霜水觴然崩城有淚泣柏成篇詎期葛藟迷
陽寒路日尋斧斤本根奚顧蜮沙狐涎虎視
蠶食恫惻摧殘如懸不力渐耶　臙乃家家
闲苑彼松楸錯爲束薪彼荒荊布其莖　主

舉辞而前將爲刀俎致未亡人過市歔欷凡
茲里黨咸爲淚揮嗟豪無良褎如充耳猶肆
淫兇譙訶惡几六尺之蜕未掩一抔鼠牙速
訟幾墮狂謀子生何辜而罹茲酷憯我同盟
如郎于谷惟子厚德助順者天况復乘龍毛
裹均焉佳城既啟玄冬引紼萬緒紛京有同
初没弟開先正貴在達生聖賢莫度今古代
更爲恕爲恩瞋奚知矣計所微憾在於思餞

中郎傳文伯道覆宗香山趣勝摩詰懷冲以
子相方何庸爲感還氣太虛潛形玄室蘭有
桂酒敘此生平有竭者詞無已者情

祭胤從劉憲副文

嗚呼黃圖那魏其氣泱泱生公魁碩驤首天
閑出佐名郡人稱清郎覆猶衣被斷則斧浙
米彼兩稱來蒞殊土壁有稿魚渡傳號虎令
問仁心塗歌巷舞其在小子無須僂數憶其

是時稱舉諸生其試童子公造之成升其儕侶策使長鳴芝蘭幸接桃李知榮不腆下邑于旄孑孑遂使府門有長者轍自斷雲泥屏息于側引其賓筵惟公折節銀罌乎觴以行客觴公曰無庸樸素是臧余苦就熱汝苦周防陶尊草具竟夕頹唐丙午之秋梁園升士讀我賢書占公眉喜云胡雙鳳不偕飛止歎悵夾猶言猶轟耳名雖瑣知窺公德源由此

撫膺知己感恩醇醪之淡冬日之温謂必永年且裕後昆位未伸才遂初決計鴻飛不驚鷗盟時紼引杖負犂微辭遐邈猶阮神交俎斯陸地乘箕往邈易簀從容士悼推木里無杵春雨駒汗血將起為龍方慶弓傳奚悲斧封金石有奇陽秋匪爽疵無愧詞怡公泉壤友舉椒漿臨風惆悵志以微來詠以述往

祭楊太老年伯母文

嗚呼世不乏隱約詩書蟬聯圭組一命三命起而稱封太公者然孰有迹阜壤而心闕廷感時致主以憂樂為己任如可亭先生者乎敷朱丹而衣青紫莫非王臣然孰有讜言正色諤諤班行如中丞公贈大體勸小物洞軍國之計綜核精敏如司農文弱者乎太夫人主可亭先生之饋而毋中丞公若屬于毛撫司農稱王母其素所浸灌激發于忠義道德

之言何如也往遘難之初棘也中丞公實御可亭先生以造于朝先生扼腕而顧中丞曰車驅之車驅之奈何以賊遺君父中丞夕入春明門而朝上明光之牘凡所為急材賢籌兵食如被髮救焚不肯但已雖以是觸時豪之忌而可亭先生憂國急公之腸振暴于天下迨先生鬱鬱以中死中丞鷄骨支牀司農復出而肩莞鑰之寄握算縱横舌爭眦裂為

嚴塞徬餱糧爲縣宇惜膏血使天下壯而稱
之曰是父是子討太夫人雖深居閨闥所聞
司農之狀于中丞公以仰贍可亭先生之牢
米于以慨然若太息者必且爲小慰矣今建
氛未殄且絓于蜀擾于黔四海脊脊多事倍
于中丞御父造朝之時大江以西雖號爲清
謐然民生日蹙利頭大鬢探九伏莽之衆詎
停龍操飛艓寇左足出沒于波濤間者

天子赫然持節鉞以畀中丞公千里長城方
拭目廓清勘定之効而太夫人棄祿養不少
留矣嗟哉此豈太夫人遨遊白雲鄉時耶中
丞公蒐珩朱芾未免易而麻衣大𧂭高牙未
免易而苴杖是昔可亭先生以羈圉之安危
中丞之出處爲一身之榮瘁而今太夫人以
一身之榮瘁爲中丞之出處羈圉之安危某
等附在司農驥尾素奉教于中丞公耳目可
亭先生向時急公憂國往來顯隱之迹者得
不爲天下悲太夫人耶若太夫人生平聖善
之儀慈惠之節織屨給養如翟方進之母中
丞左右無方口不言老如胡廣其他六珈翟
褘之榮璲珠含玉之典此猶爲申家戶所有
而奚足爲太夫人稱焉

祭田亾室文 代

嗚呼惟姊之亾垂十三禩霜栢巳圍烱燕長

翳歲時高堂門焉啜涕悼若蘭芽胡確[illegible]
胡暫聚艱胡長別易姊丈旣官阜綸乃貢夜
川不輟斷錦同罷生者增悲逝者或慰兹歸
若阡言啟其蛻譬客還里如物返寄是悲是
安庶俾無戾釃酒刲牲音容耿跂觸緒追端
初衷不異心之眞矣言不盡意

祭左亡室文 代

於戲芝焚蕙敗玉折珠淪寧惟主者旁觀若

原缺

玅遠堂文爲集目錄

玅遠堂文爲集終

妙遠堂文篤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歸安韓　敬求仲閱

誄一

馮宋臣誄 有序

宋臣諱汝京余庚戌同籍中友生也宛
水鍾其情淵敬亭䕺其道慨䄵遷帝里
早奮賢科始長四門藴朱藍以成彩晋

籌九府矢清白以盟心固已儀羽表士
天閭[illegible][illegible]負其地望矣迨司邊庾洊值
奴氛通綏急以搽算鞭門眞如水商險
夷而佐帷箸米可爲山盛酒消䀿禍之
嗟單醪慨飲河之頫勸于輪轉播在聲
謠遂被命師中治兵上谷老謀惟競小
物克勤履屐咸宜謝㓜輿之通識手口
並給劉道和之敏裁人中之千將儉歲
之梁稷宋臣有焉俄黜樂羊之書卽返
季鷹之駕霜露沉滯舟楫逡巡甫受日
于滕前倏還星于箕尾矣嗚呼痛哉宋
臣有追琢君子之章具河海公侯之相
而修嚮未騁長寢都捐里兒爲之輟舂
國士泣其撓棟昔仲宣淪喪子建述哀
徵士還眞延之摛藻况余交深曩哲感
切同人敬銘德于素旂與成言于黄壤

誄曰

粤惟畢公食釆于馮代延圭組蘭阜桂叢驪
雖辨士奚則元功野王吏績仲文儒宗更二
千年川嶽攸鍾何以象君敬亭雲氣言念舊
京江山綺麗鳳輝覽止豹文炳蔚張憑理窟
邊韶經笥唾采成珠賦聲擲地明廷射策去
氊取爽裘分教鐸允足人師倉曹秉鑰出納
惟時處周木屑潤絶膏脂三年餘蓄七萃騰

嬉司計於遨迫憲上谷咸值邊烽很奔豕突烟塵坐臥雪霜槲沭洞若發機圜同轉軸作九州被爲百間屋輓者方力忌者何庸穿勞贈繳自引宾鴻酒賦可續郊居有宮人稱江左　帝念雲中薤胡晞露楊巳悲風嗚呼緬昔長安肩隨出入佩比韋弦投同膠漆聚卽占星別無間日笑犂共貫肝腑畢瀝嵇阮非狂王貢伊疋我從謫籍銜䘏奔還及諸舟中

扶掖以前召若二豎余恨終天無言寒燠有涕洏漣江波咽流峰文黯炯以玆分袂惻惻不巳云爲離心素書雙鯉使方及戶弔巳在里元伯無夢罕生莫起味絶芝蘭韻零山水爲吏則廉爲臣則貞爲友則信爲士則誠節可投艱才可定傾凡玆數者人貌榮名乃其懿美幾無得稱向在郎曹有虛銓席惟君里人時論甲乙君曰無競委蛇何恤遠之若浼卽焉欲匿使畀縣夫枌榆荊棘於時國論鈞黨攀援察士爰評讒人捷幡競分黑白君示同玄餘波濺腥覆轍摧輪如瀵中眉超然獨存至於居恒勝情藻思投轄之歡揮麈之致陸雲工笑衛武善戲俱戢一棺蓬蒿掩翳公爲才惜私爲情涕嗚呼痛哉

頌一

東田頌有序

蓋聞至仁象帝則耕鑿之力忘太和在民則鐘鼓之響作匪唯依聲斯永抑亦靡德不酬白鹿司侯叶辰緯之瑞符標雲霞之雋氣燃榛永夜五車庀其匠材爲玉豐年百里寄以郎宿製無傷錦劉有良刀魯仲康之雉雉自親王稚子之露井不宿焯然于昔方之蔑如乃復越阡陌考圖經咨楚豫之舊墟稽召杜之

湮迹雖厥田中下版戸屢夫蒿藜然其
畝東南縣花接于粳稻於是因地之利
辨土之宜瀦洩植以科條耘耔扶其逸
惰淫水之泥數斗爰盡人官翟陂之鵠
兩言有同神授三時無奪朞年有成民
乃甘食以相往來稿項而無逋句既庶
既教不識不知吾侯且飲玄漿以濼桑
引智炬而燭事矢清肺石香盈口碑徵

發眇歛貧之謠踐更樂出郊之問尤爲
神爵所關紀庚桑其遜休矣茲季夏日
屆吾侯攬揆之辰邑北甿民某等積此
芹愚忘其臬賤爭持牛酒往集寬堂某
爲遠繹幽風豳觥之文上采魯宮在泮
之義以爲古詩之作有頌頌者所以志
祈報傳謳思也吾侯博物負君子之稱
登高擅大夫之賦誠以爲嗑皇蘇而奏

臬吾不若歌穲稏以快穮蓘之願疇康
疆而祝男壽無窣進祿禔以通欵欵之
誠詎非以其貞而不飾久而無諠者乎

其辭曰

維新光邑衆流滙之臼則奔突溧則漣漪漢
有名守召信臣詩多方引溉萬室以滋如豹
漳水猶背浚儀旱溢靡常丘陵乃移拆龜敗
製耘鳥茎池天錫司侯來宇惸黎允武且文

既秀而頎罷燭闢室引刀亂絲鶩凰仁只鴟
鴞閔斯周原膴膴實切詢謀星言露宿股毛
足胝謂此利源自棄若遺胡家埋玉而市啼
飢乃究分合乃辨經史約其洸濫正其徑畝
灌則有候洩則如馳下竹以楗置石爲坻徼
波始通饁於秧陂針青紋綠迎畔渺瀰既驅
螟螣亦集鳧鶩爰躍魴鯉或伐紫蠣秋實告
成倉箱溢而俯仰以遂婦子載嬉今也持粱

昔也腩麋昔黔滅突今白流腈嗟欲報侯靡
肖厥施有父之尊有母之慈工爲水官食爲
農師芃芃者禾稂稗必治侯則於邑鋤姦詰
疵萑蒲銷聲蓮本亡譏惟農有畔罔或越思
侯則于政漸掌察眉片言能折百世爲規我
開茲辰皇路弗夷行者干戈賦者鞭笞庇于
侯宇庶幾弗知往登公堂丹顏素順迎而勞
苦如覲所私何以象侯爽旭炎飈何以献侯

駢莖兩岐龍德見田鴻羽儀逵豈弟君子百
祿寵綏誰謂天高而聽則卑輶軒可採願達
謠辭

贊一

游羽儀像贊

武夷疑骨滄溟濯肺穆乎冲襟輾焉高視航
虞卿之著書而非窮愁有平叔之入理而無
巧累驥首昂其一鳴鬼原表夫三巽團將與

天爲徒乃復中人之忌而猶剸棼履卑絕瑕
遠賦囊空意苡之珠庭結椒蘭之佩聽風泉
而偶絃釀玄釋以頻醉試觀其豐順隆準霞
情淵致必廻翔衡軸以蔚爲偉人而宰割方
隅而不失循吏自可相皮而知我將爲期而
侯寧惟標其獨往之神亦聊壯此同病之氣
也耶

張忠烈像贊

宦不爲巧隱不爲孤儒不爲僞禪不爲枯志
和箸笠元亮藍輿白蓮春吐紫芝晚餔素女
佺偓宰官苾芻凡我所譜筆不能闘乃惟瑩
膚乃惟魁軀冲焉若歛積焉若餘莊生所謂
與天爲徒其斯人歟

帳詞一

奉賀唐國大宰五六袠令誕帳詞 有引

伏以瓊樹分柯函川至日升之運仙蓂吐葉

開虹流電繞之祥歡聲徧洽于茅封遐慶騈增于箕禍鶴觴方御皃藻隨府恭惟某聰達凝資温文浴德剪桐啟祚包雉衛淯水以疏疆訓倅亜篇實繁弱夏璜而作鎮雅度式其如玉壯猷允矣維城輸氣帛以憂邊陋胄伍通親之表執杯捲而飲蒸軼周王問寢之文散十牘之墨精軸三雍之策府秉淮南之字出入風霜探孔壁之書鏗鏘琴瑟建羽儀于

宗牒隆寵脊于帝心車馬弓矢之賜接于途琬琰綠綸之章表諸國芙蓉開苑溯容與以方舟修竹夾池映檐桼於飛蓋惟賢者而樂靈沼師牧子以問具茨緑字丹臺永勒清虛之籍朱顏素頰方安熙洽之朝渤澥之塵且揚春陵之氣長紫恭逢周曆適際玄冬松傲霜濤韻大夫于塀陛不含凍甲標貞女于巖阿清冷浮甘谷之杯縹緲下緱山之鶴䌽絃

晨撥晴宇雷傳螺黛夜陳冰谿花笑寧惟拉八公而爲友抑將指五嶽以名賓號比冥靈當八百歲誦莊生之樹謔成童牧更三十年稱衛武之詩某幸厕衣冠猥叨蘿蔦爲安期之大棗欲做烟雲灰宋玉之小言獨慙金石願駐嶠山之響少聆下里之歌詞曰

朱門寒海香霧霏簾爇炙飈管鏂麟雕指揮羽葆集咳唾珠璣落誰能學屏藩皇室如山

嶽○莫問雙丸躍甲子周如昨南飛唱西園酌賓筵盛枚馬陸地期佺偓君王樂年年笑對瑤池鶴

賀劉同吾明府壽帳詞　有引

伏以製錦蜚英白水振絃歌之化充間叶瑞紫氛開弧矢之祥恩載雉郊歡騰皃藻恭惟明府棟隆杞梓劍淬芙蓉系本帝堯圭組代延于世澤書稱臣向縑緗夙富于家傳雞抜

晨談風從夜吐王子淵頌成聖主句譬龍文
李供奉才本仙人廷揚霞采臺千金而市骨
橋萬里以題名道固委蛇誰變技珠之色器
優盤錯仍閒展驥之區取琴瑟以更張臥桁
楊而弗試春風繞郭香迎潘岳之花皎月鈎
簾塵落史雲之甑珍笑簞于敝袴勤傚戴于
新田林畔奏刀遇髖髀而立割宮前懸鏡照
肝膽以俱驚遊山無螻蛄之群食甚變鴟鴞

之響三投河伯婦鹽俗于焉革心一案主家
奴豪宗因之斂手寧獨先八荒而開壽域抑
且引九里以潤隣疆惟商秋趨盡之期適申
獄初生之日菊銜霜蕋映彭澤之深杯露濯
芝莖供商巖之晩籙試看偉佺陸地何如卓
魯明時稱彼兕觥秩賓筵而蹯雲氣佐其燕
衎隸樂府以採風謡詞曰
蘆渚縈烟蘋颸薦冷見單車忽下琴堂圍空

老稚歡呼家家祝席處處笙簧漫數從來蒲
亭單父縹囊汗竹爍生光忍見此淵陽福曜
移照淮陽○試看時事非常里空杼軸道滿
豺狼奈俗吏無文迂儒不效請愁纓短覆鞭
長知郡國難留游登華要早爲霖雨徧窮荒
願岡念舊封畏壘常祀庚桑　右謂壽星明

奉送邑侯白鹿司公榮擢淮陽障詞

伏以綠綬敷春舊績懋專城之譽玄圭弼治

新恩隆半刺之催歡載是郊情深驪唱恭惟
某棟隆杞梓劍淬芙蓉郁桂謝蘭道韻代鍾
于世澤陏珠卞璧風標凤冠于人倫慾有談
雞筆能吐鳳張安世之背傳五篋腹作書倉
李供奉之立試萬言廷揚霞采驥千金而空
北鵬六月以搏南賦有靈蛇共仰天人之策
製成美錦遂分民社之符寧獨軼牧牛羊而
無嘆責抑且協比鸞鳳以瑞明時顧世際澄

淸都市奧桓君之馬而帝思輸轉河渠勞遷史之書空歌賈父以成碑欲借寇君而無路長堤踈柳依依能去盞之塵遠浦鷲鴻嗷嗷丁離亭之泪乃有衣冠末屬僚佐下員素叨在治之私莫喻臨岐之恨自兹升矣遥瞻仙吝之兆何以贈之請聽巴人之唱

小引一

白雲集小引

余初與竟陵鍾伯敬游則伯敬好稱白雲先生云余徵之爲稍稍道其槩曰向從南都林茂之所見先生遺詩一卷盞竟先生世無能名其詩者死而知寶愛以聞于人亦多茂之與其兄子丘力傳所稱從旁痛哭有以也比伯敬再入都則茂之業携先生詩從湖湘間授之與俱來夜二三同好傳玩幾敝猶與論著而梓之夫有明以來詩之窮無如先生者飢寒喪亂窘辱悲苦種種皆備昔人之所未有而性情足以副之吾無以窺先生獨見其手鈔原本波書枯硬如燥枝斷蚓而補綴編葉無一字苟則先生之挫名憤世所自托于不可知之人者爲計工且遠也伯敬曰吾平生崛強獨不能不北面畏先生假使先生而在租爲供具以給饘粥俾不向卜肆屢儋中分吟嘯之日其痛哭將何如哉刻成聊趣此

以志沿起餘已詳伯敬所爲傳中第開先生他體有十六本亦在南都井氏家夭不忍沒此異物當必有任劍合者使天下知奇窮如先生不能以不傳之月害其傳而且令草莽間知爲詩者必如先生始斷斷可傳也歲在癸丑暮春之初

梓雲篇引

詩[illegible]於遊雖合于朋好纏綿于山川

掃東閃忽系錯浮動于時序景物而僞者至以詩借遊自詩爲遊用而詩氣萎且其遊也于請則傷骨牽率則傷思餖飣則傷情於是詩之道又不盡爲遊用以迄於交相廢則僞者之咎也余里棲兀坐書空懷緒單寂年友施凝甫氏乃自浮光輕六百里而訪我意園把酒浤然巳耳熱起舞相屬也凝甫之羈旅及不佞之窮愁皆奪而用之於詩所爲與余

兄弟唱酬諸篇具在凝甫復以其間南之漢上訪所知則羊杜之名德孟皮之文章大堤之花艷皆奪映遒發佐其毫端而厥時適冬雪與遊相終始歸而輯其詩若記以雪標名篇志懷人著所遊之端也凝甫詩靈動高妙具眼共賞余謂凝甫惟脩然去來故無借詩於遊之病而詩骨詩思詩情皆無慮傷焉亟吏其版傳之欲明夫眞能以詩爲遊而且媲其僞者

倡和吟小引

咏物之詩古人不輕著筆雖櫻桃紀於摩詰鷓鴣若於都官皆特見孤傳未聞賡奏良以情有獨至響不並工無爭龍爪之遺致劣鼠穴之闘耗林曠識千古可逆窺也月華虹梁等二十則不知刱始何人予髫年覽徐茂吳先生所賦初心艷之既見其流布日廣繁穢

漸臻至如鴈字楊花諸咏近且紛唱遝酬多者人至百首槩求弋夥無取精研奇指等于鑿空陳事不嫌架屋余每爲之眯目泚額懼鄭海之難截怒泰焰之不揚嗟夫陋亦極矣友人伯和氏刻所與分憲使者李先生倡和吟四十首雖按舊章各匠新意每一諷誦覺紙墨之外別有希音且李先生雍容旄節乃瀾胎于同聲伯和氏衲藉河山惟斷髯而逼

古其爲不朽更有足術耳余題其端歸之俾版以行用見倡和之傳不專以詩而伯和氏之詩之工其不盡于倡和者有如此

客邸塵譚小引

余初識來道之時自詫爲能酒而亦不廢吟咏始與道之角數十觥船道之輒遁去梢與同矣之巳習與之飲其洪實倍于予道之每見余詩或淸言往復多咨嗟吟賞余遜謝不

敢當而比多讀道之所結撰及聞其持論幾同平子之三倒乃信道之恢奇多智不易測也顧道之意不欲局是獨好譚竺乾之旨取直證開大方便門每廣筵讌集棒喝瀾翻以至入御姬媵旁對臧獲或肉僧市儈無不孜孜焉俯導曲引色奬耳提者夫道之于酒于詩不易使人知而其于禪若未恐人不知是又不可解也休夏之暇舉其與二三同志問辨之言集而板之曰塵譚自塵譚行而道之之大方便門人人能知之矣雖然以影喩鏡而影不可卽爲鏡也以鹵喩鹽而鹵不可卽爲鹽也恐人人知道之之知譚道之之譚而道之反晦必自塵譚始或曰然則何由知道之哉曰姑舍是披道之之詩於道之之持論可矣或曰進之曰日與道之飲而亦可矣

池塘餘習引

記向時從太史公講業每拈一義輒惱裂目眵恨不旦夕釋去今置之十年餘反見獵而喜何也或楞嚴所稱顚倒妄想耶右丞詩云不能捨餘習偶被世人知夫餘習誠不易捨迦葉大士聞鐘鼓琴筑之音且於定中起舞況在學人着此於八識田中故恐他日胎毛中卽迸出之乎者也耳俾取焚未便向佛前焚筆以懺矣

沈景倩集唐小引

春秋大夫稱詩率取材舊篇寫已情事至宋遂有集句之體王介甫最為繁夥然率偏詞短章寄情游戲欲求春容比偶組百氏為一家之言或亦未之逮也吾友沈景倩所搆悼亡集唐人詩詩盈五十首首皆七言律分之璋判合則珠圓鬪天巧於鍼芒極人工於楮葉如右軍之書綴為聖教汾陽之壘色變臨

淮此非抒之以綃機驅之以秦策鞴之以神鬯沃之以黍丹固不能動魄驚心奇麗杳冥如斯也昔人云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而予竊以有才者未必有情左州右蔡肉陣色漁縱令給香粉而譜笑啼大抵多典寓之言耳景倩於閨幅生平無尾生之眷乃玆集獨纏綿悽咽絕才絕情幾使死者可生生者可死樹幟古今當無異論矣

葉茂先詩小引

昔人有云工書人每臨古帖書輒長進一倍德山度燈復滅能使金剛疏鈔盡舉付火力有所素積悟有所忽開學人苦心導者明眼相逅以有成耳新安葉茂先所為詩清微夷曠無餖飣蕪蔓之累兩年中再相過從每與之橫襟接麈悠然自賞也茂先不甚酒或中宴早歸客一招提中擁被微吟霜漏曉鍾與

喉吻開咿嚶鬪苦篇成入以示予一字彈射隨手竄易其詩逾新警澹遠若發石引泉有汩汩不能自已者矣茂先歸將取付梓屬其為之弁附三都玄晏之義其何能益茂先為扶其孤清深致質諸同人者如此今天下以詩飾遊大措借為羔鴈耳竊沈剽任吞李剝杜比比而是如茂先之努力嚮往者吾實未見其止也

陸君騰制義小引

居業者不嘗一有似也然不能不有所借以通之故借者興象之寄而變化之門也韓柳之本龍門歐虞之本內史青蓮工部之本漢魏操觚者爭言之然而卒無所似乃以自名至家雞野鶩爲命稍父子間謂外人那得知彼寧有所薄虞相掩哉政深以爲借耳爲必借則似之必似則遠之古人相承世澤間妙爲同異多如此不則如許伯皆兄弟之面雖眉頰輔耳無別一而足矣再遇則猶未偶安所貴之吾友陸君啟以文章妙天下有弟君騰而才甫髫即負早譽雪手妍手旁涯玄通予初讀其文驚歎以爲似近時名高子弟別夫踰年再徵其文披閱之以爲似近代吳縣宣城諸名家乃進而骨逾老格逾嚴余大詫以爲近似君啟凡予所云似者皆君騰默運以

爲借者也其往烏能涯之君啟雖好稱其奇然家庭肅穆予每過從如游陳長文之門客私君騰輒以火攻詭君啟君啟夷然捧腹曰唯恐不至昔人云願爲人兄乃如不佞之於君騰豈非利於爲人弟也耶

妙遠堂文霜集目錄

妙遠堂文霜集

新野馬之駿仲良著

侄　超宗雲孫閱

題辭一

題譚友夏西山詩

友夏生三十九年而始遊京師余與友夏叶聲相思十五年而始於京師識面以告人人無不欸且愕者京師僉西山無可棲托乃余急邀暇友夏而友夏即以是日入山其早暮後先離合避就之候若有爲所司之者而余不敢爭追友夏出歸挾岩壑之神俌以筆墨余坐舉其成淵諷之商詩之而山亦聽焉此其故皆非淺士所能知也夫山以詩文爲漥爲傳詩文以其人爲姸爲醜自有西山來名俊固非所論然詠染之爲山詬辱者或亦不免討山之待遊人也有若慎若擇若矜若跂之心焉友夏靈腕幻舌妙氣勝情足冒出于山而使其骨目膚理爲之一變是山於友夏駢昵而盟專有與余同故序友夏西山詩莫余若者友夏取自楚而燕途次之什皆附之法若當先途後山而友夏以西山表其篇又其情有所專昵而詩聽焉不敢爭者也

快宜堂詩題辭

張元休五言古詩以趣輔氣轉筆如丸能不作假漢魏古選面目七言古一往悲涼有吹笳擊劍之槩五言律拔異標新蓮巧畦逕之外七言律如幽泉咽石素月穿雲吐欲百靈澄深萬里所未敢知然而崇氣除矣竊謂古今詩文之妙在翻在幻在曲翻如畫家設色岳氏染絲窮者能翻之使新近者能翻之使遠正者能翻之使側縞者能翻之使靈唐翻六季中晚翻初盛不翻不足以傳故法莫先

于翻仙人嚼樹火師吞刀非幻也昔賢云作詩必此詩畢竟非詩人語所不可至而忽至焉語所可至而忽于非所至至焉作者心泣讀者色飛想者神往斯眞幻幻眞之極則巳九係之市千疊之峰使一覽可盡幾如嚼蠟有宮方丈巘之剔之終日游不出于闕乃若萬里之不可窮曲之與非曲異也歌者宛轉悠揚拍有限而音無盡若用唇則唇用喉則

喉鴟嘯鬼啼無當于耳矣元休妙得此解故富有日新乃爾余不識元休何狀皆問之友人泰京李元鎮爭津津心折之今乃得伏讀元休詩時方殘暑坐意園小閣中輕颸冷然偶一中體羣籟以舉百竅以疏若有甘苦辛鹹之味窪隆起伏之形而不可口舉語寫也故曰感人者莫善于風試於秋之曉夏之夕風焉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可以知翻可以知幻可以知曲敬爲題元休簡端以歸之願與時分倆泰京元鎮二子知以余言爲肯也

題汪遺民半塘草

半塘草者友人汪遺民氏甲寅客吳所著也時不佞覜吳閶間與鄭筒往復半塘之在姑蘇麗郭而瞰野獨居其勝梵宮金碧盪霞劃烟幽花美箭環蒔俯映或雨朝露夕鳧飛魚撇與梵語人語相雜予每命轉刀容與其間

意甚樂之今居燕中苦囂溷叩憶半塘巳落夢境讀遺民詩其山水之神理交游之情文如備見之信乎遺民之樂半塘所深嗜遐想不減於予匪徒以志地標目也夫予居燕而讀半塘詩猶之重經半塘乃今歲遺民客燕其與予輩涉往之迹較吳閶時更密他日讀遺民燕中草不將如此日共周旋耶詩之義綱足以通交遊而代晤語乃如此若遺民詩

辭雋淹快海內多稱之者無庸予言矣丙辰
新野馬之駿題於邸之綠吹齋

題徐辰生三刻

借辰生初第時余及二三子稱詩即好推
辰生而辰生更旁通書畫鑒賞輞川海嶽合
而據其勝場眞不能不令人心折也去數年
再聚首長安余嗜詩益甚而辰生方湛思臨
染取攻苦專一之效故予贈辰生詩有與有

所寄餘輒已知君獨往意如此之句乃未幾
辰生讀禮清源與同人結社談詩詩輒工且
富有版而示余則謝靈運之初日芙蓉謝敬
仁之文學鏃鏃無能不新殆或兼之而余近
以學道刻心竺乾之言研磨間可置蟲作細
乃辰生併苞適上度非兼四庫而超百家不
止者抑何不廉也第辰生工詩余學道致不
同而名猶相敵倘辰生見道未已亦轉而學

道余不得不起而學書畫鑒賞復與辰生角
旗鼓之長恐中原之戰猶未慭也

夏長卿偶草題辭

天下之事內不足于實而外規所趨以為重
則翹然有迎之心而後天下得持我以奪之
氣筆無名場賢豪所為攝筋髓焦髮膚以赴
之者也射洪之胡琴請而詠右丞之琵琶甲
而誕皆未免有迎心焉若夫柯亭之椽韻以

宮商豐城之氣章于斗緯求之者如幸得之
者若驚甚矣迎與求之間似之而非也吾友
夏長卿胥佐其渭陽求仲氏治文在文閒二
則彙萃百家分身赴流為之反覆說法其自
運制義復因放奇惟祛返假巧獨森然存先
正之典刑其勁如石梁之矢躍而飲羽其鋩
如孔周之劍見影而不見光其麗如相如言
賦合衆組以成文其冥恭玄解如香嚴擊竹

峯山買餅汗血俱下而未始出吾宗然公東之役再報罷世無有知長卿者長卿之言曰奈何以逢年之詭而易力田之恒吾嘗吾賞而已嗟夫才士名人于升沉顚晦間磊塊侘傺易易耳雖然入于迎將出于詭内或實有所不足而氣授之奪耶希音獨貴神物必合夫亦曰足吾賞以俟之而已敝邑司逵支明府讀長卿所著而善之爲繡而懸諸國門不佞僭名之且引其意如此

濟軒十二義題辭

方虚谷爲司徒公季子麟角鳳毛源于家學兄弟父子並搴起秀發爲才雋勝流余雖近在里社之間未能一一把臂定交時時切曲針腐芥之媿也比從友人戚不磷所讀其制義深者入九淵飛者組五色如項羽破河北軍簡練精鋭無不以一當百又如神僊道佛祖語機鋒曲觸面目更新以之衡霸中原當無堅壘矣余向聞士大夫傳說陶會稽巳丑大學義半思緯澀甚乃伸腕疾書闈中賞歎以爲絶倫又曾晤湯宣城談其在九華山中拈義有一束語改至七八日不成者夫惟知居恒有心之苦而後獲臨事無意之奇千古慧人同領此解公侯孫子必復其始吾日爲虚谷誦之矣

讀羊玉齋近義題辭

不佞某年十五六時師吾冶生先生先生以文而先生之奇實不盡于文也記巳未冬不佞謁居桐汭先生過從語次及時事先生訊曰子自通籍來所師友矜契度可以弘濟艱難振起衰疲者可若而人某具以意對先生扼掔起爲談人情民隱兵食痼腹大計可數百言條柯森貫如倉扁切脉牙曠審音甚辯也已

別去二年所先生應　明詔貢對大廷不佞竊喜先生旦晩脫縫衣可用世使世為我用乃試于京兆復被放僮僮割要江一隱以南不佞又時時向人語時嘿未及猝定即如先生才不得試見其一端也今年先生郵寄近義見示為一再紬繹覺桐洲坐間所憤者悲覘者指者背出沒藏吐于尺幅之中有借人酒盃澆我磊塊意蓋先生之文又非復向日

之文矣昔人有言用之則帝師王佐不用一山谷窮叟耳先生具奇骨定力于世盬俗擅不屑蹈皆磊砢多冰雪之氣而明決敢任其銛可剸兕其微可承蜩今淪落窮年欲歌欲哭乃歛其雕龍大手一出于帖括比耦之場若云我猶是為師經生之官業經生之業使聽之者有心言之者無罪爾虞卿之春秋杜恕之體論杜牧之罪言勝流寄托千古一軌不然取先生昔日之文較論今日其骨韻情事迥別易見也乃猶沾沾以遇合利鈍代先生唾壺之擊真淺之乎為丈夫矣

凡軒

余性喜齋居每內處對妻孥輒意懲神燥不能忍暑刻丁巳夏待放國門之外屋後有隙地可以軒然可以不軒也而且焉軒之因以且名軒焉假仰之餘筆墨間作得之軒者居

多故取軒冠吾詩併北歸者附之

園響

余性樂山水而鄉中曠衍百里內外無一丘一壑可供遊目者乃謀為園園山水之寄也少文圖山于壁曰援琴動操使衆山皆響余對客則嗜談獨處則嗜吟覺林之籟池之漪風之歎花之態無非韻者吾園固自響而无所待于琴夫詩猶其細也已

鐸徵

夫引志爲詩發聲寓物總人心寫其悲喜斯天籟叶爲宮商作者不知聽焉勿爽余春初北邁觸暑言還秋復南征偪除僑客凡苹木涼暄之變峰原燥濕之殊見聞雜遝以逦新肝腎雕鎪而畢吐莫不歷于伏軫得自褻帷浸假而尻爲輪漆園所以立喻郎當而鈴是幽蜀道未免傷神聊復綴于巾箱粗堪代乎

里鼓昔荀勗審樂惟其不和趙鐸偶逢金石俱定乃知頑質或有至音余既抱幽憂之懷多出變徵之調因感斯旨撮而名篇云爾

畸草

庚申春自江左還贛徙家[illegible]止身及眷屬遄病幾廢嘯歌逾年理敗楮凡得詩如干首皆愁卧靜尋之音朋從酬勞之迹也以系鐸徵則不倫以附園響則非統因其餘賸判而成編盍余本畸人自無通旨取肖懷緒粗紀歲時爾

題募修唐河通濟橋䟽

唐水蜿蜒南入江戛然劍戟相摩撞左城右壑一帶通跳波吞沫瓨魚龍褰裳來往犨蛙同筌簇無渡奈何公是惟架梁横其衝與水不爭水乃從于帆出腹飛艨艟王政十月成徒杠彼上人者香逆風天眼坐見山河空乃

思寶筏哀蛾蠓一手一足將奚庸宰官長者居深官試以靜念攝困窮逡巡艱阻猶有躬斥茲長物兼陳紅有如萬流惟趨東其安如山卧如虹紏以蝠房遊鮒鰅歷笑爭道貫語訌儼然懸度行嵺㠑船子大笑漁翁逢受者志報施忘劫我將纖挺發洪鐘爲師一洗愁耳聾

戲題酒社移黃生文

糟丘之神酒泉之伯旁拉杜康上邀儀狄特
援情以定辜遂聲罪而馳檄粤自孔猵百榼
堯號千鍾一石妙傳於齊贅八斗寄益于山
公鄭泉則爲壺而傾往伯倫將鍤荷以知終
莫不留名于飲社垂譽于談宗蓋親故相逢
觥籌送主絳燭高燒翠眉低嫵挹爽氣以怡
魂接微言而沁腑在有歡以畢陳亦無悰而
不返長鯨之吸川迴進犨豕之接波堪伍或

已去而復延在將疲而忽鼓易不速以著爻
詩無歸而賡譜較往賢庶足無慚在吾黨之
所必許乃有思和黃生者宛具鬚眉早躭麯
蘖壯年微過于陸機鼾鼻齁同于蔡澤固嘗
竊負大戶之稱妄與入林之列寧知其飆鼠
之飲無多溝澮之盈易竭望尊輒倦把盞俄
頹秩秩初筵尚勉看其撑拄沉沉良夜遂漸
至於紛紜咏寧別于從事令不聽乎將軍初

狂花而病葉遄露齒以張齦寄汪洋于肴核
沾淅瀝于衣裾雖行行忿爭幸免灌夫之罵
乃傞傞屢舞有同衛武之云甚至卽坐欹傾
沿門丐貸屏影而立市中抱頭而逃戶外唉
囁嚅以難吞氣坌湧而欲敗般同怒黽豈勇
夫之式遇越王聲比哇鵝若廉士之歸從兄
戴烏鳶望而欲爭蚊蚋集而聲嘬乃行矣復
有後言且呼之必以譊對蓋茲止此耳卽坐

忘以奚加夫召豆徒哉僅肉食之是快於是
珠榨蒙羞銀罌獻詛紅友矢謀黃流作語泥
一丸而閉關法三章而固圉爲船子任其獨
醒惟公榮可以不與請自今束身裀席絕口
杯觴或侶巢父酌淸泠之水或隨桑門餐般
若之湯免呼劉毅之雉永捐景山之鎗字曰
逋臣效北山之移孔班於俗物類尉氏之咄
王庶幾麯部員淸醉鄉俗正在勉強以循賢

可既胸而中聖平原之期續展高陽之侶交睃即此崩摧受款業可比于前龠倘其奮迅贖愆尚有須于後命

題清明上河圖

坡公有言善畫者師人天地一大繪譜也凡一切人物禽魚雲行水走無不日獻其工巧以新耳目人自不知取耳此卷精麗宏肆細入針芒如飛天仙人聳身雲際下視九土似

蚍蜉雞鶩憧憧往來然後分身入衆流亟以筆墨赴之固非徒以皴擘點染爲長也據圖稱爲摹張擇端寫汴京景物者今梁園一片地蕩爲荒阜飛埃欲想像其繁盛之似亦不可得而此圖以好事家寶玩因與夢華文字並住人間嗟夫莫眞于天地而繪事爲幻乃眞反易滅幻反易存吾又安得執大覺而問之

跋

三利紀跋

肥親之察魯恭也即所稱蟲不入境化及鳥獸豎子有仁心不幾于矯誣誕設猜譽飾覽之甚者哉而不聞其施于中牟者何如夫且曰興興且三矣吾邑司侯治邑之明年大播諸河自溧達于郛教民瀦洩教民樹藝越數月華油栗之以金入者又數月而于臺留邑

賦以自供馬直而無仰給于他邑茲紀所以傳其文告案牘之詳也夫三者與邑來所係遠矣即使民無田水油稅栗如舊貫馬直仰給他邑因無病于治公則皇皇焉若飢渴之于飲食不一日副所求寢席不即貼矣邑之人食稻而甘買不荐賄賦無病郵翔舞于薰風閭日之內而不能名其自伊誰之賜也嗟夫三利云者百世之利也惟夫三者因所從

來無病乎殆而皇皇焉若飢渴之于飲食一
日不副所求輟席不即貼公之心又奚啻百
世矣初水田成有蟲生焉公曰無斁乃功蟲
以不害元年十租明年三十租秋針刺波羣
鶩集止少長叩公馬訴晴雨如籌所親嗟夫
魯恭之於公功三之一耳而且曰異異且日
三矣

書新鄭江陵遺事

隆慶初西虜孽孫把汗那吉來降大同撫臣
王公鑑川上其事時執政高新鄭公力主受
降因以款虜與王公央策密圖之言者蠭起
持不便新鄭槩置勿聽而給事中葉公夢熊
專疏攻王公高公為擬旨黜葉邊方雜職蓋
欲以安王公堅款議也繇是大同山右虜皆
俯首就緤勒獨宣府鎮尚撐距兩端而高公
罷江陵繼之先是高公張公同在政府高公
性簡傲傑易又以前輩體陵其上每語有未
合即面斥曰蠻何知益以張公荊人詈之也
張公唯唯遜謝而已然心銜之甚厥後屢中
以危法獨念款虜未有完績每向人曰高公
此舉開境息民為宗社生靈大計不可不究
乃績一日諸給事旅見張公曰宣府款虜事
重今撫臣靖謹守文恐不足任若何謀易置

右事聞自今川貴制府張公張公蓟遼
公公子也故其事巔末確而核而余識
之如此嗟夫近日相臣值國計邊情稍
稍關切者無不聽行止于言官邊臣即
千百言如石投水間偶票擬奪一二言
官俸且輦譁為擅權被以莽卓之目而
高公乃不憚重黜給事以安巡撫矣執
政後先相承微有嫌怨無不思振暴其

原缺第二十一葉

短以敗若名實者而張公雖甚銜高公卒以款虜利國爲代終其局且注記居平所器重之人而信之矣揆席地絕百條今日非六曹長貳及臺省要津或不得數望見相君顏色而吳公以一進表外藩張公與特見且質問試之矣破格用人近日恒言之然率奏薦自言路偶以出執政意必力詆爲掃門媚竈而張

公且以獨見拔吳公究能使吳公感奮不負所舉矣士大夫恢忿與遲者必收所權抑之人使親我而盜之疾乃張公持棄公雖高公歸僅僅爲量移矣言路以失相臣意外擯遇其敗必盛氣居爲名且夕峻遷取京卿如攬遺物而吳公第用潘泉驅致通顯語及前事媿謝不遑矣然封貢告成之利如彼而兩公指成心握定力其折衝其爲相之意如此以今日視兩公人情孰險孰夷國事孰治孰不治哉嗚呼噫嘻

志一

慈寧召諭志

萬曆四十五年五月四日日晡時有妄男子持梃入慈慶宮擊傷中官越上殿及前簷下就擒慈慶　皇太子所居宮也

皇太子遣使奏聞

上

上下章法司鞫其名曰薊州人張差病風癲取路闌入耳獄既具少司寇覆案之將疏報且輒草矣提牢主事王之寀出不意鉤餌之亟疏聞先是差事初起中外不無皇惑將之寀疏盡大震爭交章疏言差非癲蓄有逆謀然差實果癲也省台部寺章凡數十上

上皆不卽報聞羣臣益猜沮謂從中有尼之
者而司寇屬所司覈鞫差差乃稱誅出中璫
龐保劉成等寔主之厥覩李守道輩寔勾引
將不利　東朝冀環社進魚之利語絕兇
悖不可聞台省諸臣遞引繩批根之連及戚
畹椒房間而給事何士晉疏尤危切
上難外廷議始悚然　勅法司一切嚴治
而尤惓惓以株引無辜爲戒此廿有六日事

也越二日
上忽御慈寧宮門召輔臣大小九卿及科道
等官入
上冠翼善冠及服皆純縞中石欄設小几
坐　皇太子旁侍坐玄冠青袍　三皇
孫旁立侍或有跪者冠小冠如外庶人製獨
上有寸許金頂耳羣臣班立
上西向立令先謁

聖母几筵盡慈寧舊
聖母居地今仍用安靈座故也禮畢向
上叩頭
上連曰上來上來朕自
聖母升遐以來朝夕思念每遇朔望卽躬詣
几筵行禮邇因下部火稍礙步履然遇
皇太子素慈愛　太子亦極仁孝昨風癲
張差事皆當誅此三人何得又有猜疑羣臣

食君之祿不思體君之心汝輩各有父子乃
離間我父子耶語次手引　皇太子指示
羣臣邇前　三皇孫項復拱揖向上曰
聖母有靈　太子自六尺孤長成今已三
十四矣又有諸　皇孫朕安得不鍾愛自
冊立以後國本大定復何疑且汝輩動曰
福王福王既分封俾有膳養葢其土地矣縱
一旦有事渠能飛來耶汝文武百官不奏卽

朕安能召彼汝文武百官寧肯奏此事耶昨
冬無雪今數月不雨皆天地不和故止宜將
[illegible]死不得株連無辜以傷天和
上語雖峻而色霽又氣馳詞流頃刻三過羣
臣卒無應者御史劉光復乃越班對天下共
仰 皇上慈愛[illegible] 太子 太子孝養
皇上云 云時御史班下又所操南音
上驟聆弗省也耳屬近侍曰若何言近侍伏

地奏若言天下但願 皇上慈愛[illegible] 太
子孝養
上以為但願云爾者若猶未然今方願之乃
怒曰諸臣不言而汝獨言何也復詢若何官
左右以對
上云拏了 國制擒人于朝皆錦衣承旨
從事而是時以御宮門金吾期門悉候于午
門外

上乃屬中官拏御史中官數輩推拉墮光復
冠碎其服揪髮持大挺亂毆之
上曰無庸擊徑拏赴朝房候旨遂引光復出
少司寇張問達復跪奏
上云誅三人三人為何原詞有李守道等當
何指揮
上歷數其名曰張差龐保劉成此外皆不必
問也而 皇太子亦跪

上前奏云止宜誅三人
上手掖 太子曰汝起言之因云汝即面
命百官 太子再命百官曰
聖旨止誅三人不得濫及復曰因汝輩為無
君之臣幾使我為無父之子
上解頤曰汝言是因指百官曰諦聽之
太子言甚好也頃之曰好送他們出遂退當
上諭羣臣時或坐或起立憑欄楯左右顧指

畫英爽　天宇盎粹時　朝儀解廢久
郎三事者儁鮮有曾接
上者驟出不意中召對不設鹵簿不具句臚
上既御宮公卿始奔走入吏部尚書鄭繼之
年最高又不良於行眩幾死或續至者
上悉令入不禁班次譁不整又見
上面褫御史衣冠盇股慄屏息以故
上三問竟無不者先是　西宮聞變日夜

上前泣先一夕取諸司章雜進之
上
上持刑部疏再四覽終夜不寢意殊震驚次
晨乃先召　皇太子入中宮議議定後出
論百官廷臣聞天語諄切復見一般之上
與孫文子藹然羣嬉之亦釋矣廿九日
旨下法司决張差而釋李守道等不問龐保
劉成亦杖死掖廷中而竟下光復刑部獄初

原缺

妙遠堂集四十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馬之駿撰之駿字仲良新野人萬歷庚戌進士官戶部主事是集凡詩十四卷文二十六卷萬歷季年文體漸變竟陵鍾惺譚元春倡尖新幽冷之派以詩歸一編易天下之耳目之駿於惺爲同年亦與王稺登之子留造作新聲務以鮮警秀異相倡和均別派也鍾譚之名最盛後來受詬亦至深之駿與留名不甚盛故所作亦如花香草媚不久自萎談藝者遂不復抨擊此集叢偶爾得存耳

東極篇四卷

〔明〕文翔鳳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文太青先生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極篇無卷數》提要

踏蟳逐觀於五龍口
嗟哉行
擬古決絕詞
讀孩之先生盧隱諸集
五日飲張伯行儀部亭山
以暗出
古意
君不來
大堤曲

述感
淑問章
辛亥東萊詩七首
觀海二首
遊太基山道士谷書石
鹿山頂觀海書石
萊州道中作
日華堂聽訟喜雨賦
雜詩

辛亥蓬萊詩十首
采蓮出孤山下作
艾山二首
行路樂
登嶹嵧峴
羽山
發新店郵亭
松山
棲霞縣

方山聖水泉書石
辛亥蓬萊詩二十七首
方山詠
國風重十二首
擬卷耳二章
擬樛木三章
擬螽斯二章
擬兔罝二章
擬芣苢二章

東極篇第一詩目錄終

東極篇第二詩目錄

海雲集二

平山

自棲霞之星榆館作

榆林村雨次聽鸝黃

東極篇第二詩目錄

東極篇第三詩目錄

海雲集三

壬子入院詩七十五首

西征初發

雨過青州望雲門山

初入闈答馮羽明兼懷張金銘

闈中紀異

中秋雨得秋字

楊子曲三首

羽明和我中秋詩走筆答之

是夜月竟霽子弗待藐姑自他署詩來有誰其與飲足千古海上仙人字太青之句次韻答之

二大禮詩

次韻和金銘見懷之作二首

病已

放吟

天上謠後十六首

夢

東極篇第三詩目錄終

東極篇第四文目錄

東極篇第一　詩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海雲集一

辛亥東征詩十五首

二月奉太夫人東征始得涉全齊之槩自德州如濟北矢志於陵縣館其日至臨邑邢子愿來顧云先知有異人來遂如青城謁于泰寰先生先生有玉質金相之夢尋至新城訪王季木諸王咸集過青州登雲門山以三月二日視令事旅館吟賴洮之得十五首

月窟

璧月弦成窟迢迢二十年魄生華向滿雷動地須穿一復初辭姤六坤欲變乾乍憑龍戰力黄血化爲玄

東征雜詩十首

介帶胸中若許吞即防枝葉蔽靈坤吾將斫却桐江線不爲人間浪繫魂

其二

上春流月待清狂可是人間快意郎贈以芳華詞

妙天人應不爲情忙
其三
華陰赤土淬神鋩劒氣飛騰入斗匡匣底一鳴塵劃
斷九州懸月洗蒼蒼
其四
若可寒盟卽用尋斷腸千折不平吟收功必記平原
館也學雪山苦行深（陵縣爲古平原）
其五
丹陽亦在昌陽里讖應金蓮海上行千載恰逢孫不

二帝鄕雙掣白雲迎（馬丹陽仙跡在萊陽城中將第時外舅夢予爲丹陽令蓋應其讖）
其六
分明夢作黃金相廿五王春夜半時伸却兜羅綿樣
手縛雲擒電控雷師（正月在都門閨人夢予偏體作黃金色）
其七
作聖詩傳學士口將無目我以狂生與言及此頻揮
汗恨不肩撑八柱行（予有作聖吟三十六首韓求仲爲梓行之）
其八

客子須防上盜船盜裝客載兩帆牽瑤山渺渺迷迴
海可恁收其棹曲還
其九
上士捐房一百年風雲債債待嬋娟直須立斷人天
想萬刼無情返固然
其十
夜夜星辰挂眼前推開環堵攬長天峯回路轉君須
解聖廡賢堂丏一筵
王季木告魯仲連墳所因詭之

辯折田巴駒巳神談天稷下未須珍安巢六鳥包誰
繫却贈千金笑亦听王事合歸賢者誓夏聲不避義
夫嗔可憐蹈海空求死一二十年卽帝秦（胡傳以王事責秦穆）
新城別季木二百四十字
臨邑（邢知吾先生）獲新賞青城（于泰家先生）寫舊襟逹者當吾
世要之千載人南詢王季子抛擲仲連墳片刺懷良
久因向問山尋涴足潔水垂大風略亦存眼有長白
（山名）好狂客欲攬岑醴泉架其足范老讀書痕我行手
范集以當攀嶙峋斥出邢侯贈粲然齒頰新夕矣車

驅之平蕪帶觰塵望望數雉堞譪譪動緬欽暗雲微綴黛春餘淨浮林劒器知靈合衝匣時一吟高軒過徽凝命椀注醪醇諸王少者佳揖我謂我吞朱火迨晨熹堂設秄郊陳珍此丹霞眷安能愛笑嚬我受谷王招鞭笞龍栢民將收連鰲具妥此仙聖魂萬川朝宗待五山拱向頻良陰駐片期元會遞千巡須君壑玉趾爲君市若門紅日出東沼魚棠射金銀卽道無佚給水陸進鵬鯤

自灰阜驛之平度作

周客觀於海東之障倒瀾齊紈裁欲扇華嶽表而冠蕪野條風逐青山淨眼看謂大澤山衿裾饒物色七十二城端

初至萊陽境上

何以郵民瘼腹經一寸無未堪先百士況乃首千夫野曠天開曙山遙海獻圖顧言諏父老酬此向隅呼

辛亥觀海詩八首

以三月六日就郡宿棲霞縣七日造丘仙之賓都宮遂浴湯泉於艾山之麓宿寨里館八日過羽山抵登州九日登丹崖之蓬萊閣縱觀海島十日登作登丹崖之觀日樓是日陰晦弗遂十三日宿黃山館驛十四日抵萊州十六日歸宿柴棚館十七日入邑汰其行吟得八首

遊賓都宮

翠構陵丹壑煙霞故故留映途松欲語衝檻水相求結桂齊迎幰辛夷藹拂軿月華眞可醉清界向人流

詠白香山

別構誰云在海鄉去來兜率遂清狂饒他爲築金銀

館未是香山樂老堂

過羽山

覩濤就蓬萊縹緲羽之野昔有婞直人終然化熊者神禹奠九荒配天隆郊報有虞一何公宗堯超頌雅

登蓬萊閣

操弧夢射蓬萊庫遂陟丹崖十二樓翠合近疑天撲鏡曙開平待日垂旒若華影送憑欄入鷁首風驅向嶼收縱有金銀休望氣連鰲恐起聖仙愁予家居時夢有摩天之宇曰蓬萊庫扁之廓然洞開

望淳于髡墓在黃縣蔚陽里

主人休待更留髡但說羅襦已倒罇行便手攜春一
石那能呼起醉清魂

大風行二首

北海之若嘯何為直下朱橋披靡之日脚欲逦萊州
道貧為歛揚彗為掃百夫抱輿不安輪十夫牽騎偃
欲倒此時癡眼入風軸昨旦迎旭雙竹島大竹小竹二島走
謁監司如謁　帝狂飇縶維將無意我提玉龍不敢
呼近來天吳多負氣無已吾將肘神兵前麾徑劃蓬

沙去

其二

沙中新柳間桃枝託根弄色耐風吹風捲十里五里
雲柳拄一尺二尺絲我犒肩者不肯任忍見憑陵道
旁樹頻折腰無半日閒趨走登萊不厚顏乍捕潢池
纔就牘旋訟狳人未收官簿書旬外淹廳事歸時判
決如排山黃縣主人初罷酒掖縣拈刺已在手山館
月上讀律牀驛路塵生問俗口海面風波捲客來勞
勞繭去將無醜君不見單父書人或掣肘郯車誰與

瑯琊藪堯舜難論戴晉人世事益堪吷劍首

歸自萊州由旌旗鄉入邑

十日登萊走未遑入郊茅舍徧焚香夭桃也借旌旗
好青眼須消道路長信有息民寸心苦曾無折獄片
舌強村籬看到青青處雞犬誰知非故鄉

辛亥日華詩十一首

以三月十九日聽訟四月十三日有蜚徧竟積尺
許是日卽舉眷蔬食步禱雨至五月十九日海鳥
至自百里外啖蝗殆盡政隙不廢詠懷汰之得十

一首日華堂蓋予所表其廳事

踏蝗遂觀於五龍口五龍山前五水會流

今日不雨明日不雨我心如荼亦荼苦青青大麥莖
已枯小麥房實味其腴恨無炎火收螟螣願言廿澍
蕩平蕪仰天恰有片雲結長風摘斷如摧藥余出摸
轡立路岐百首號吡叩馬隨竪竅空開闢神羊嗟爾
五龍甦何為

嗟哉行

須得黃金模重鑄趙飛燕吞竹夾入骨以酬孝成歷

解一 蟾蜍蠹桂實缺月恨滿輪手共風落子千以顧菟脣 解二 桃李本無言託根當中路過客搴而柯賞者堪延駐 解三 靈傯假凡蛻姑具世人餐安能競餘桃口味盡生酸

擬古决絶詞

嘗怪織女降河東郭翰齋頭香霧紅華首如雲抹滿月纖腰以柳颶輕風分明別作五七字憨憨懇懇寄遠鴻翰也恰有心一片終身不償閨房願引領頻翹烏鵲橋撫躬但掣鴛鴦練天端樓榭杳虛無來年尚

望春歸燕寄謝人間薄倖人君心如鏡雙開面

讀孩之先生盧隱諸集

北地捎其背濟南不足營海濤覲八月岱岳了千城釵脚風驅古冰心玉貯清淥波青向汝以踐歲寒盟

五日飲張伯行儀部亭山 孩之以下咸集幷有賦

或割如拳石置背郭之畔其東翹而坯其西窈有澗準竇注濕雲架嶺危顛朐上有結桂旗下有雲容館肇錫禹與尚名是亭亭禪儂亦孌娳入山骨捫可戀肯撰鹿巾迎朱明得良宴相與話千年因贈心一片新曙遂薄暝清煥四時徧獲父熈於條貿笛裂爲絲客忽疾叫嘯欲採蘭亭絹煙駐幷水停鏁雲兼縛電顧謂所攜儕何如曩初彥起謝共手之汝言擇亦善羣玉樹槐肴戴勝听然粲儲與八駿驅聊淚七萃諫我征窮日域匪懷月蛸嘆毛骨突代易濯足天池岸聊且爲我圖我亦系之贊刼灰重固堅此山長過半兩兩扶桑枝青田三四見題跡擘巨靈化而長虹貫遼天終跨鷁嘗就洗腸算八月濤上查假以窺雲漢

以蜡出

昨出祈於蜡皇夲受以羣緣揺仍帶淚黃刈漸收雲毎毎原田道芊芊錦繡文有蜚遙在野裒耳不堪聞

古意

人情無千里區區有寸心況此松桂性匪作道路親靈官一注躬萬刼須其眞世無生死眷何以副窈存蕭艾本苞植宜托荊與榛緬彼羣豕鶩安能奮鷺羣亭亭百尺條獨亘龍門岑鶵雌迷鳥輩嚋得宿其陰

君不來

君不來兮山中使我肉不知有箸醪不知有鍾山童

童而宿雲淵滌滌而立松君不來兮使我綢恩不可
化氣隆隆而欲焚腸汩汩而屢瀉恨無良冶鑄君腸
之九盤兮使之長專專而無儛

大堤曲

勸郎莫恨大堤女襄陽琵琶爭拈取五繭化作繫心
絲八蠶織爲送客眉眼睛少小幾曾濕只解流盼不
解悲有客意氣凌蒼月過之贈以珊瑚玦相從淚作
摧心語明朝如掃庭前葉有子東家過隴廉同騎竹
馬舊齊肩共巷要盟神亦聽郎跨青驄枉自憐

述感

乍撥含愁眼力新不嫌艰月就清人看來正好隨緣
去欲點黃金用水銀

淑問章（勘那獄檢場作）

皐帝昔清問欽哉惟恤刑咎繇汝作士淑問手其平
俾予從欲治乃休造天成千載祀獄上端門長法旱
我愧聽訟古哀矜甚得情自讀那家案五夜坐屛營
嘉嘆張司李訥疑若通靈那毋艮東毒疇與辨肌膚
我欲翻舊牘五令已相仍奪痛發其幽神鬼恰爲驚

歸而去更衣寺林待眼青（予毋出檢輒更衣於城隅小寺屢決疑獄）

辛亥東萊詩七首

五月二十日自芝山鄉造萊州宿餐芝館詰乍馬
上得亭山序下馬坐山頭命從者索水山坂之下
烈日立蔭伏地書之至萊往觀東海廟於二十里
之外登觀海亭遂就滌硯於潮際是夕宿中國有
聖人之堂歸自劉長生之武官莊南登太基山遊
道士谷出谷登鹿山絶頂客詩五首邑詩二首

觀海二首（宿東海廟下是夕雨輒霽）

白領專城挖海嶠門庭習聽萬川朝觀濤幻市張帷
恭向若平瀾挹斗杓怪龍乍捲噴山雨別嶼齊開渡
日橋滌硯防他鰲冠去斂人掬水候迎潮（余滌硯於海濱）

其二

東海手搴綸似綸又如書帶轉堪紉（得草如帶按爾雅當爲綸[illegible]）
絲欲繫蜉蝣（鳥名）肘劒將横鴈鶩津罷戲龍歸猶帶
雨騰裝雲擾似非神是查好探扶桑外我已藥成手
不龜（音均）

遊太基山道士谷書石

我本淸都舊侍臣暫將行跡寄時人杖藜一叩青山
骨却恐松風待葛巾

鹿山頂觀海書石

雙眼分明出大圜翠虛騎鹿當千年腰間舊束虹蜺
帶掣向滄溟飲萬川

萊州道中作

情盡心花淬是鋒任敎香露泣芙蓉快刀利劒胸中
出躍上晴天欲化龍

日華堂聽訟喜雨賦（是月海烏食蝗殆盡雨又時若）

海若靈驅萬鳥來沙蟲巓領木言哀旋翻錦浪噴東
極如捲明河瀉上台肅肅齊珠烏集瑣森森帶玉栢
環臺手揮千案須臾事流徵引商座右裁

雜詩

春恨殊難泥懸虱肇車輪病已艮復作謬禮參與汾
攬月收佳淚以爲良契珍

辛亥蓬萊詩十首

六月十二日如東牟至棲霞就張令飲於孤山之
荷亭歸有感輒悅怒不平往觀於聖水泉有句書
石遂登方山之巓凡十首

采蓮曲孤山下作

采蓮手自下深情更選陽文馬上擎不爲路人青送
眼含香弄色有餘情

艾山二首

大澤藏山臂運神年年骨法倍嶙峋負之而走東投
海夜半須防有力人

其二

雲至艾山東不流風箕捲陣雨師留祟巖鑠得霞千

尺下璧湯泉上璧沂

行路樂

日行山孔並水面木既緣岡亦被澗雲之油油上覆
之北溟波色岡頭見舍車與蒸調鞍馬回首立黛如
相眷更有風快剪刀冷於一疋澄江練

登峿嶂

忽漫登岡召畫師西山千萬不勝詩側身北望天開
否海氣分明畫湯之（予每出以畫師從遇佳山水即命寫）

羽山

魑魅御東荒羽山㢧婞直其北坂在野九折困行客
車既不方軌雨亦墜雲黑有地曰十步九滿予改命云小羊腸出郡本
憂讒在險心䠊側棗下何纂纂崦嵫望巳迫三椽有
白茅澆酒决胸臆宿於棗林安得垂天雲立運排風翼摧
折豬項領夙尚蹴八極

發新店郵亭

我亦小儲與乖怒忽相尋却遙罷彈棋令眼憶青岑
筵探文選讀丹鉛暗入衾譬如南徙鳥摶玆北遁雲
有觸輒伏枕按劒對星旻陵晨具膏沐迅若疾雷奔

呼與即呼馬徒步踏泥滓我僕如追霧馬至輕雨屯
一馳三十里破顏始代鞾人生欲快志風捲萬里塵

松山

松山或好客藹藹折幽芳艾山或好雨容容表雲房
此有一硫澗彼有一㴙湯湯既東赴澗合流帶斜楊
憶昨假滿寐魂夢亦莘將嗎金復張錦莫厭俗士裝
篤言就賓都巋然樹靈光至人邃邃矣耳目尚發皇

棲霞縣

雨臥煙炊就此間松濤㕣韻不曾關潛龍過澗還疑

客語烏安林自選山

方山聖水泉書石

山骨帶泉寒墮月石蘭彌澗暗酉霞鸝黄不作人間
語誰解此中綏歲華

辛亥蓬萊詩二十七首

七月十九日又如登州玆行辨訟事謂郡公云殺
人以媚人吾不爲自此微忤故其歸涂病予理劇
縣吟嘯槩在輶軒間故咸繫之蓬萊二十七首其
爲昌陽詩者惟試諸生一篇

方山詠

魯儒帶此巾佐以遠遊履逢客便談經是爲學子矣

國風重十二首

七月北行與臥有弗釋者取國風讀因節其語爲
擬十二篇曰重少歌九篇曰變

擬卷耳二章

曾卷耳之舍予今至頃筐不遂詣也嗟懷人兮
曾高岡之病予兮姑却馬酌兕觥也嗟傷人兮

擬樛木三章

樛木垂垂葛藟則纍樂茲君子履綏
葛藟彭荒樛木則裝樂茲君子履將
葛藟牢縈樛木其膺樂茲君子履成

擬螽斯二章

爾子孫什耶爾育不極
爾子孫伯耶爾鞠不側

擬兎罝三章

或椓丁丁武夫或公干城武夫
迹迒于逵武夫卽之亦曰我公是逸

武夫卽兎入于林中武夫有心有匈

擬芣苢三章

采芣苢哉薿斤斤則采芣苢哉薿存存則
采芣苢哉薿格格則采芣苢哉薿抑抑則
采芣苢哉薿祁祁則采芣苢哉薿媞媞則

擬汝墳二章

伐其條枚條枚森森未見君子遵彼汝墳
伐其條肄條肄莘莘既見君子遵彼汝墳

擬木瓜二章

投我以箴報之以緬匪報匪報永以爲覯
投我以縛報之以轂匪報匪報永以爲樂

擬綢繆三章

三星之新矣見此良人矣良人如此子兮子兮
三星之就矣見此邂逅矣邂逅如此子兮子兮
三星之赭矣見此粲者矣粲者如此子兮子兮

擬杕杜二章

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
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

擬羔裘二章

豈無他人不我顧居居他人維子故
豈無他人不我報究究他人維子好

擬渭陽二章

送舅氏兮渭水之涯路車乘黃何以贈之
送舅氏兮悠悠之思瓊瑰玉佩何以贈之

擬株林二章

駕我馬說株野胡爲者
乘我駒食于株胡爲乎

國風變九首 並臥輿行觴筆所爲之者

關雎少歌

工雎關兮河洲荇參差兮中流女窈窕兮焉求旣考毖兮伐鼓醻予思兮勞苦

葛覃少歌

葛之覃葛之覃拮予手兮不爲徒摻也予旣刈而服之黧黃尚集予萋也

桃夭少歌

桃灼灼兮其華子于歸兮宜家桃葉蓁兮蕡實子宜

家兮宜室

漢廣少歌

南喬上句不可休漢女水潛不可求南木翹錯刈其蔞漢女御歸秣其駒吁嗟女也不爽江之永矣漢之廣矣

殷其靁少歌

予振振兮南山間之靁殷殷兮南山弁之涕霑霪兮南山見之

摽有梅少歌

梅摽七我迨吉梅摽三我迨今梅頃筐兮墍之搶庶士兮謂之

簡兮少歌

東日中兮上處赭執轡兮如組彼美人兮西方俁公庭兮萬舞

桑中少歌

羌期我兮桑中羌要我兮上宮采麥兮采葑沬北兮沬東要我兮送我摻姜弋兮弁庸

澤陂少歌

澤有蒲兮陂有荷美一人兮傷如何獨寤寐兮涕輾轉僾無爲兮中悁悁

出郡病於東林一晝夜

中夜忽彷徨遂作張旭痛呻唫攪起居當是薄寒中健馬遙呼醫不耐小兒弄余病益有以皆辯殺人訟求去不媢人惻衷緣此動豕苓正當樵勉戒窮途慟 豕苓益用莊子語作詩訖詢醫則果以豕苓爲君

艾北艾南二山

艾北有平山杳藹赤松家剳則青玉案側即碧雲騢

艾南有方山艮繪不能嘉眞窣持工布天門截匏瓜
此山孑近陟刹風弃杵霞其上屯萬馬其下羅千車
舊爲割據國今是潺湲涯𥌓者觀此狀蠻觸戰於蝸

無限岡南行

出門乍聽聲收令已攬蕭森向帶閒旅病直須妨萃
士宦裝難免笑靈山淵中籬密青堪問樹杪雲流翠
許攀挂眼艾松供給好容吾足馬往來閑

自松山至星榆館述行

二更促具藥乃知帝豕苓覓句頻得讖謔浪笑莊生

淸童然桂火鵠列滌丹鐺半攬長空練數稀白曉星
駕言棲霞道探騎捷飛騰主人金石契兼之蕙蘭情
醫來迓省之勞此小屛營蔦跡惝𧼈召出郊枉子旌
孤山卷然矗其胸架荷亭命樽強就几旋以蓮房呈
起而向榆科我醫亦遐迎余苦在腸胃觴杓不廢行
秋雲作世態所惜半狂醒安得刀圭好立將灑練醒
下馬怡庭柯把斗聊白傾松耶殆栢耶只爾不寒盟

秋海乘查試諸生

八極周流路短長如騎日月過扶桑霜濤只送中流
閑行李遙騰上界裝氣燭人間星是客溯通天際水
疑鄉不逢青眼成都肆那辨身曾下太荒

辛亥蓬萊詩十四首

是行爲蓬萊第四遊以十月七日晡發宿朱姜明
日宿松山明日雨明日宿龍山明日入郡以重煩
棲霞令改道西還十二日宿石梁明日宿畢郭以
十四日入邑其還貫穿東道西望諸山之背柳港
爲蓬萊竟石梁爲黃竟趙莊爲棲霞竟草店爲招
遠竟畢郭南十里之嶺爲我邑竟蓋五十里畢郭

丞作爲王李未作辛亥詩序涂詩十三首邑詩一
首

火山辭

昔我來只西有匽月探咸池而不待余之弛招子亦
不爲列炬俾輿人之蹶松栢而掌蒺藜兮亦已旣勞
過短亭而笞長雜熠燿以束燎星熒熒而不下馬蕭
蕭馬夜號兮我餇于左次于其溪毛子亦不愸具炊
屏石鐺與鸞刀曾余不可與朝食羌裕容而據巢戒
搴旗而伐鼓恥兮䏍于桂椒鬼爲彌冂噫嘻盜其名

而不堪詢者若但以爲台曹耶

夜就松山

山空月遯寒驅馬列炬疎林綴逺星金鼓逐風齊入
澗夜深溪底有龍聽

坐雨松山得張仲嘉兄弟牋

宵來本怪雲追馬未解騰裝是雨師林卧又遭山鬼
笑吏抄生怕野猿窺瑤華入夜雙懷月玉表當風並
想芝澆臆不堪頻近酒爲君傾海向春巵

十月十日

太青子發松山行風隧中作十月十日之七章是
日高孩之民部之官金陵自大嵩遵海南懐及之

雨栖風征我客營營栖費日征不福我膺
我在澗畏雨不前我在岡風與偕行
我性宜馬風蓬蓬柰何輿封不見山風不可張邦柰
何
驅而驅而往有次若炙卬背
我在軸軨讀榖梁子風擊伯紙僕夫促縢行我其已
大讀榖梁子
觴而就軸軨太宅有餘陽首疾廢觴又不宜輿行，
十月十日卬北卽海高子斯舉爰南遵海思爾如環
引錐不解

宿龍山

日脚擲長繩山光待客凭輕軒聊有托茅茨未須憎
室小能容几籬卑不礙燈此龍屠可餉嗛口北溟鵬

海嘯

海嘯忽驚西極客雷奔軍沓水盡立薄莫遂作吹山
風一夜千門攻打急白曉東帶就監司拂拭雪花過

鬢着大公詩張眞如此大笑不爲區區使出門策馬
上嶙峋却顧全城不滿罇上客神山

西道歸邑詩

東行恐致棲霞主撰輿西歸別見山曾帶晩雲銜劍
首轉迎朝日映刀環風侵柳黛黃將斷雪入芝田紫
未還東艾西萊皆咫尺軸軒使者嘯其間

東望方山二首

主人如可買方山以許易彷不厭還玉案萬夫能一
餉置之草野爲誰開

其二

燕山臺上置千金金帛匳匳結士心我欲閣書兼授館六經牛耳詔詞林

入至北鄙

入境行人止道傍却驢叉手跪戚行使君於爾眞何有慚愧蒼生淚滿眶

續作聖吟三首

吾嘗攬轡追明月策馬濟都是劇驂朝署直闕紫座北部亭遙指絳河南體全功德一千二步歷門庭八

萬三恰好荒淫周域外無何有處任狂探

其二

紫王登座詔淵蹇特地口中下玉涎萬刼心花結兩字（詔克己）千春國璽貢初筵爲衆父父天无首當兆人人聖比肩欲罷不能眞有立憐他苦海浪撐船

其三

自從肇玉受書還弱水遙遙望眼懸欲畵蛾眉看細月要鏗疏瑟近幽泉拈經恰印心間葉陟座常開舌上蓮好取天羅爲裋褐星辰錯落袵裾前

以詩訊張伯行儀部

君是東皇領袖春柰何玉體亦吟呻維摩詰辯原非病吳客要言淚莫陳濤氣孰觀休謝德祇園道使不卋掄閒居蚤爲蒼生起華髮騷時暫一顰

辛亥蓬萊詩二十二首

十月杪旬以文宗至自西道入郡迂遭往觀於萊山是爲蓬萊第五遊有詩三首十二月上旬以恤部至自東道入郡以太夫人初度歸遂改歲是爲蓬萊第六遊有詩十九首

萊山（在黃縣境　祠稱月主）

七山平五岳八主四三靈海運天通噫月臨地破暝勝蹤收漢史幽峰校秦銘夜淵衝流雪勞勞眼獨青

登州飲東嶽祠（偕者爲王寧海湯黃縣張棲霞陸福山宋招遠）

薄遊天地長男宮太昊蒼衣聆蠶中繫肘眞形光逼劒佩鏘黛色翠浮空雲生藻井如含雨霧宿丹楹欲囀風遂有虹蜺爲帶者請予彤管紀神功

出郡門人之送者鏘鏘被於路

韓門弟子氣糾糾口授爭誇自柳州五十六衫青共

眼人人須向古人求

入郡經馬耳山牛頭山龍山羽山

鞭馬不前馬昂藏驅牛牛登爲服腩騎龍未試茅盈
法解羽空郵穆滿裝人本西夷周禮樂天酉東極漢
軍遨遊未乏明時在海曲梁鴻道不妨予初衘萊令語人曰爲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春首又夢吟李詩梁鴻入會稽之句故云

爲沈恤部壽撫齊大司馬黃公四十韻

漳海更開天龍光仰大年七閩周版籍兩粤漢星躔
上相環匡衛中華緯太玄武夷眞攬秀元晦殆嗣傳

卿月三能比开春五福駢人登羲黃後學穿魏晉還
一抱公車牘三縢大禮篇彩雲閩詞陣長虹護筆椽
賦成觀者堵御得望爲仙腰褭玉珂振麒麟金鎖穿
刺州雄列霧酉犢仰歸旂竹騎迎甘後陽驕遜不前
天牢空有待秋憲秉宜專冬日原兼夏襲憐敢向蚿
見虎蝉出兮直道總如絃列郡股肱寄文昌藻鑑縣
劒門遊逆矣玉壘拂披焉去去欝叢國行行灧澦船
洞庭青在眼雲土翠仍煙行省參南紀中書贊北璇
國風須問大楚使自堪畋淑問咎繇往巡行召伯賢
棠薇甘且紫衿轄次而聯西領端門首右當執法權
豸冠雲竪立虎鉞霧屯邅尚父神機發曹參相業全
坐龜安萬歲求石咯三編密運五輪指輕擔八柱肩
岱宗松其久賜谷宅同延初度逢皇覽持籌俟海塡
金銀瞻寶氣列鈌敵雕遊願飼滄溟鳥因對沆瀣泉
賓於王父母佐燬月嬋娟匪我私從華惟君大濟川
保釐徵畢命袞繡踐周遵正怪誅求急誰能法令彌
帝齡常九九王道尚便便小吏趨風下蒼生就日邊
大臣喉舌柄元氣鼎鼐鉉公竟崇明德爲坻競受塵

登州雜詩十六首

涉冬三陟府每出便兼旬膝拂千階雪襟收萬馬塵
世情輕小吏吾道愧要津食豈匏瓜繫滄溟亦解塵

其二

客歡狂喝采罇費亂呼盧撥悶原同調消時且貰鬚
北冥麗月駐南陌好山俱几几雙塵舄何堪覚化鳧

其三

客子來西極風流足令君骨須松桂秀手合蕙蘭薰
戶近成山日城連海市雲遂萊眞射厓時與羨門羣

其四
珍重煙霞主寧海守昆侖不負山勝日淸相對虛堂聽
是閑兩眼靑天似千峯翠彩環可憐心皎潔嘉話共
追攀寧海昆侖山有煙霞洞
其五
吾愛宋高郵招遠霜枝颯遠秋藉書高伏枕交客笑驚
鷗熟我童年事重爲宦海遊據君吟榻坐如上廣陵
舟家君曾攝高郵少小從游
其六

雪甚迎秋部應憐紫燕蹄得風輕過澗當岸却回溪
斷樹容巢隱聯拳喚鳥棲返旌欣見海波上郡城低
其七
日射之罘島天開不夜城豹乘山罷市蛟立海收兵
芥蔕吞雲夢蘇鼇冠岱瀛酒人空炙轂無翼遂遐征
其八
繫酒天眞閣聯鑣大帝家水光平展鏡山黛淨開華
忽漫晴霞出扶桑過日車蟄龍如可譯投句訊靈槎
其九
探碑臨閣道招遠辨蘇王眼力名題入心精古法詳
或能銘月脇吾與摸天章不朽惟眞氣繽紛海若堂
其十
海運潮門噫樓船控武威汐收驚鷺下濤捲怖龍飛
月散千林氣城銜一鑑輝八潢低出入燈火遠星微
其十
昨遭陳學憲詢問古人風遂送神輿看而期子野逢
象占因孔父方部比揚雄近自參觀物兩篇數適同
太微本名神輿家夫子改命之

其十二
見招吳越署沈恤刑新吳越間人艮晤坐淸齋似結三生契同
披萬古懷太虛收眼界神物現庭堦我亦靈根露時
時所遇諧沈湛源氏與予印證所獲有契謂予肖相類呂純陽
其十三
海上靑靑鳥云從太華來萬金書自好千字父親裁
思海今朝涸愁山舊歲推月經新制作又復落三台
其十四
桂編偕叔定劉解頂金籍又雲從與政同司馬論儀補

秩宗子如餐露鶴子㞯帶霜松何事脩文急誰叅太古容

其十五

綵翠棲霞縣靈仙只此居結交逢令主移酒駐籃輿共指榮山桂羞爲賦芋狙兩獲靑囊賸叢著肯付予

張令上蔡人兩贈著草

其十六

驅車上火山溪壑寫其間翠堞流雲暎丹城瑞靄環政堂千牘待清夢兩旬還得遂家慈祝遊人亦破顔

詠齋中瓶梅

客或修瓶史予慷厭揷花花在枝頭好生意屬誰家就林卽開口辭遥不收霞谷蘭豈爲人安用七寶遮攀條生意斷於我亦何嘉盆魚惜籠鳥蟻陣賀蜂衙非抵賜谷畔有貽梅數葩帶雪將遠道迢水護仙芽聊復小安置却是大生涯春深而香至放蘂向人斜快眼兼清肺正几讀三車愛此貞介性不受俗衿華

右詩之一八綱六十五目一百十四首簡文七千五百六十八箋文三百九十七統七千九百六十

五字辛亥十二月萊齋定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海雲集二

壬子東萊詩十一首

孟陬如萊州得盤古廟於芝山之畔廟有石盤厥狀詭異云生民初以磨盤卜配者蓋齊東語繇來矣萊東武官推爲劉長生故里特就棲止時方損百金得地爲尊經閣其材以海舟自淮輸遂定百四十一里之賦涂詩九首邑詩二首

盤古廟

海氣乘春上客襟探春撫轡此登臨盤垂異象疑龍馬廟枕洪川迅古今旬始童童窺碧棟翔陽冉冉駛蒼岑玄王古帝全零落季葉誰徵一寸心

行歌

春日平林兀自過苦無佳語付行歌安能一嘯華陽雨五臟風翻百尺波吟詫雨果立至

萊州青蘿觀

青蘿觀峙玉嶙峋琢月鐫雲過眼新丹粒鼎間空憶火黃塵鶴上不逢人

宿靈虛宮爲劉長生故處

毋扣丹扉洩舊顏蒼蒼不厭太基山名山化人門戶風相吸天桂宮庭霧與環島影參差遙落海鶴聲嘹亮好開關探篋摹盡螭頭去肯遣虬龍又挈還

發武官雨雪風霽

紫庭侵曉聽滂沱翹陸銅蹄遂涉波俄有雪埋盤古廟更堪風捲大沽河芝山莽莽雲千里霞社蓬蓬鳥一科却召東王來捧日終教春脚送陽和

新作尊經閣紀喜

布地黃金運五丁彩虹飛架太微庭三千卷軸圖青眼十二樓臺列紫冥郎見雲梯通閣道遂占魁柄起文星聖人遞出東西海會指同心印六經

懷季木

時將紅日浴春溟蜃市銀樓作外庭龍栢獻蒼進六首遼天贈鶴過千齡我看長島當長白登州有長山島濟南有長白山君見太山想太青彩筆能令煙雨作何嫌笑傷共啼猩

輶軒聊述

近聽腦中童子語舊看心葉　玉皇經木公考課巡
三島白帝傳觴宴百靈有骨凌雲周外界無才佞世
冐天刑吾將力挽長楊斷諦座時開笑口馨

季木舉第一郎

予領西皇節鉞尊毎邀蒼帝過蒼門按圖面訊麒麟
種降嶽誰分日月魂親乞釋迦懷抱玉送歸文水竝
棲鴛仙才翼日凌王父作聖還師八樹園（子園有八樹故名）

中上人將行野鶴子適至戲占請其書爲贈

啞然中上人颯爾方處士偶從泗上借甫冠仍向身
毒說梵字由來假蛻六尺耶區區蹤跡眞細事自楚
劄襟雷史行（何思先生）向吳納剌陳令至（元朋）迢迢海際征
塵過五千爲探文生釋册策褰驅煙霞洞口共桃笙
蓬萊閣頭求蜃市亭山沽水亦宜人濯足抑五龍攜
手弄七眞丹陽靈宿廻白日不二庵堂繫彩雲君如
經營八極之空王東騖西馳不是等閑忙緣熟而來
浮震旦其去隻履恭蒼蒼驄事忽集盧就鶴三人對
而天東角壁不堪上風不堪捉舍利茫茫只在五濁

百聖千佛吾領卻大皇之埜曾訂約作詩將之登軸
者此鶴好音待子殊不薄

編戶以十有五日畢一百四十一社

三眾政典垂幽雅九賦輿圖壯禹功宅谷謬當羲仲
後料民非比太原窮星辰望眼天中極日月飛光海
大東百社未誇行電速版章土宇敬臣工

壬子蓬萊詩十三首

改歲既决疑獄仲月又定賦則大靑子殊自快是
行爲蓬萊第七遊自西道往還其詩十三首頗有

容與之樂

北行喜五里一亭三步一柳如令

出自闕都路眼靑短亭即已帶長亭行行又見新編
柳珍重蒼生芝雨靈

小霧引（往予已亥有大霧引）

大霧茫茫日月晦寥廓小霧蒼蒼山川失邐迤介如
横絕八遐聊混無鄰之獨鶴周還四顧去路回蒲萊
山孤根垂地軸艾山兀頂沒天角將挂朱絲繫翔陽
遂卓靑虯壇塵拖北海於觚樽澆胸臆之落辞丹

崖塊峯蓬萊峯閣何堪寫兩淥秋水之湛淸因之寄
一衿春風之戍削夸詫谷王貢蜃樓千旌百帳布城
頭臣本陽侯薄供給大府雄節倘佇畱馳符願牒扶
桑帝娛樂春心客綢繆海之人兮市奚爲去去但結
無情遊我不作市井眸又渠愛珊瑚鈎他日神足酬
精衛苦海塡平子亦休尙悲礙日之鯨冠山之鼇劬
勞於頳洞之湫無煩作書寄枯魚波底魴鱮淚不收
願假六氣爲翼出神州又何須來往百花橋一葉册

暮入登州

遠山微剩黛近島澹畱青海若收城市鮫人掩戶庭
宿雲如待曙歸汐解藏靈日母東巡至余將攝太寧

瞰海行 出郡登密神山作

近上丹崖瞰海時精光東縛向天池海氣在襟濤在
眼大竹小竹立參差沙門黑蜃城千堞鼉磯黃雀陣
六師遠上密神瞰海時神在海外收攝之海平如鏡
山如點坐見遼天萬艣馳射鯨之枲連強弩五嶽額
髙歎沼陂海人只說臨海好蓬萊閣上空草草雲露
一觴碣數鑴鳧乘漚狎與亦槁香水海揷須彌山可
但須彌着淥老 大竹小竹沙門鼉磯之枲並島

密之水辭

密之水滙而爲貫溪帶君子之芳洲面結亭於漣漪
撐魚骨而爲梁渡月影於曲陂適出山而郞潤子曰
何其密之水還而赴天池載登州之繁華和萬家之
鼓吹收畫橋之黑水貫雄城而北馳旣希澤而朝宗
子曰何其

石梁口

西峙萊陰揖石梁黃河雖小泛蒼茫蔚陽翠鑠淳于

墓柳港碧通密水鄉簪子行吟青玉案春風好掣紫
騮韁旣閒吏事兼歸辦處處征衫總未忙

九目山

一雙秋水何曾少億萬寶眸來是爹君看齊州原九
點我觀瀛海總無波

夢呑韻兩編覺尙有紙氣紀以口號

昨入登州淸伏枕夢呑沈約韻雙編汗牛詩卷削楮
玉吐鳳心花弄筆椽

行當諸山之間

西蘆東艾兩摩天其外好峯湊眼前被嶺新松回翠
黛入村流水聽潺湲麾旌或訊登山路駐蓋頻窮山
地泉筆硯輶軒殊不廢行行覓句染長牋每於輿中滴硯濡毫

巑山

平野立如好丈夫垂青木羽弁山圖乖龍截耳宵啣
雨捲電收雷不敢呼

空城

立馬空城有所思煙炊想見就人時年年自秀王孫
草不管春風吹未吹

方山

東行西行總在山大山小山費登攀相看未厭方山
好俗吏腰間眼亦閒

入自飛駿館勞亭長

旌旗山名無望不朝宗約束登萊千萬峯身現宰官天
列宿澤收猰貐海提封乞裁伐肆成馳道杖鉞操弧
壯國容肉食未堪當父老省刑眞愧日如冬

壬子遵海詩二十四首

昌陽幅員六百里東南百二十里而爲大嵩衛二
百四十里而爲海陽所並令君統之三月仲旬予
往定軍丁始遂游觀南出迎仙門造迎仙觀禮四
眞會葬之閣四眞者馬譚劉丘四君子鑄像惟肖
閣後爲任風子壠弇州集所謂元人樂府有馬丹
陽度任風子者也城內任風子巷存遂自五龍山
宿鳳山鄉之姜疃張儀部葢待我五十里之外明
日觀五龍入海處予於是欲作海祠於海中之香
島三架七子諸山則峙青道左不及往至行村場
諸生十五人從登海册明日至大山所登大山葢

登萊所謂東海實北海徑千里而通遼昌陽竟上
始爲與天無際之波臣自香島遵海東行至大山
始臨巨海之涯天光日華眼力與心精並促矣其
下爲田橫島西眺則爲勞山之陰至衛諸帥弁千
百夫長姑罷謁明日定軍丁遂俾海陽長以其册
至定之葢遙遙例不必遠入風濤而直造㬋島也
已乃視學爲諸生四十人極談是行兼營度新衛
學予於是以所涖公署之地勝欲更置學舍因目
其中堂曰學海諸帥從予至海畔縱觀云東眺則

爲朝鮮南眺則爲淮陰爲吳門也命侍兒寨螺蚌
之詭殊者弁獲鳳眼萊以獻反轡則高未孩待我
大嵩之麓陟之坐危石至夕麓有寺予爲錫名碧
嵩遂宿恢村恢村者高孩之里也明日遂就其北
山觴北山者孩之墅也清木千章兼山有之已乃
自招虎山西北還更名以伏虎行白水界中有石
劒揷地宿朱吳祉明日登觀山臨昌水寔廢城之
墟萊陽故昌陽一曰觀陽曰挺曰盧鄉云閱豨養
澤澤於周禮爲幽州藪以配醫無閭㕑益跨海而

爲封域也宋孝廉則待我龍門寺遂宿萬柳左孝
廉亦至明日張儀部又待我溪聚溪有魚鳥石或
以魚石獻則蚍可以指剎也鑿溪底石中得之蓋
魚之淤沙中久之化石者滄海爲桑田不妄矣遂
踏雨偕佽於烽火山之洞洞故無水有客倘持不
語戒者鑿之遂得泉凡七日入自望石門望石山
者云麻姑飛升處山拳石而孤撐如抗掌也得詩
二十四首圖而列之曰比觀遊海云邑葢詩所謂
大東與海邦者左氏稱齊地東盡沽尤沽大沽尤
小沽也寧海文登之界則齊東之野矣是行也縱
觀海表一游一豫且在邦域之中他令有暇我公
出陰物色以中傷者其後直道竟忤太青子在大
嵩署實見諸夢寐

行部造迎仙觀禮四眞閣遂由挺城至五龍祉
諸生止我

恰有煙蹤待客軿選仙使者舊門庭絳衣尙化齊雲
紫綠野還浮挺縣青六座移星臨上將五龍鞭水赴
春溟相迎却勞衿裾雨如向圖端奉嶽形

張伯行儀部邀宿姜疃別墅

走馬龍溪又鳳山東溟主者與誰刪千林柳黛蕉情初
繫幾點桃紅恨不關大谷雨招籃符入長公春在海
棠開餐君數筋松花飯登眺眼從天際還

望三架山

若華濡海勒晴雲仙掌高揮月暈分鎮日蛟龍供掣
曳何勞三架桄千軍

觀五龍入海處

五龍歸海處百谷見王時地湧亭鰲鼎天開浴日池

架山煙莽互香島氣參差謬作神靈主將崇血食祠

門人邀遊三架之足觀千歲銀杏夕陽不赴

囊中自貯金光草筆底長生玉蕊花招飲爾誇銀杏

好貪程予悵洧盤斜千春鄧野殤天老百尺龍門礙

日車枚叟莊生稱說妙安能卽策白鼻騧

以諸生十五人登行村寨海船

少小江湖足歲年每談舟楫遂攸然諸生忽漫邀浮

海津吏相將解纜船風送櫂歌滬鳥和石廻日母似

綸牽濃霞湣霧平連島春水分明坐九天

登大山東遊至此始臨大海

材官爭跨紫驑環條臂烏號控左彎前導遂探龍抶

眼山足有石眼曰龍眼水不流不涸後騎猶咤虎窺關海濱七子鄰

翁丈此有七子山八家如子從丈淮上八公遯大山日下濤明千

萬里廣乘如向九青攀

大山下爲田横島雖隔卽墨實在萊陽海上

海中拳島亂嵘嶸有島曾羅十二營五百精魂都飲

劒鯨鰲尙作不平聲

鹽竈引

慶州花馬是神池大池小池其如飴河東空買形鹽

苦耀邠弗食強就捕遂使鹽丁太不恭千夫百馱裕

遊蜂所至蹂躪掠婦女枉道伐村禍太宗我嗟舊年

長武令手麾全城擊後勁遂遭東縛薄領頸吁嗟朝

廷執利權柰何朶頤爭百姓我亦東徠官山海散票

禁民私用醯胙編竈戶不錄丁推徵鹽課平不殆海

畔纍纍如蠶立澆土收漉煎半日一沸霜皚皚再沸

雪粒粒知是神工是地力爭掣青絲摘貫錢旋向鱸

頭償其直我見破顏忽大笑海人割腴亦窮㬰日曬

千網腥風迫一網千魚烝罩罩海魚雖鹹尙撒鹽青

魚車子繹於道青州以西抵金臺往往收利贏幾鈔

此地不怕蝗與澇人或告我仗鹽竈更有一筴便販

者搢紳少借湯鹽照

定大嵩衛并大山海陽二所軍丁

伐鼓鳴鉦大海干按行就隊羽林官神鰲鼎在龍文

結仙令鳧來烏幟寒萊子部人兼萬戶幽公軍法用

三單雀風蜃氣侵襟肘其禮切雲華嶽冠

觀海市

諸帥從予海際西南見勞山之陰隱隱浮一城旁湧一樹是日陰弗究其波詭姑紀以詩

海面誰開百雉城須臾一樹載如萍居然振鷺初翔羽可是輕車驟勒兵影借勢山迴自寫氣浮橫島望全平遠方兄弟諸侯在日毋濤形欲破酲

高未孩待我碧嵩寺集句

水勢潺湲萬壑分落花時節更逢君爲君下筋一餐飽海上青山隔暮雲

登大嵩山

海際嵩高十仞霜苔痕一壁削蒼蒼何堪載向青囊上天爲孩之賜紀堂

宿恢村

我攜一部雷霆吏到處翻雲作雨花空館吁嗟縣圃了春風留滯未孩家銜杯大被笙簧聒伏枕仍將軸卷眝嘉旦北山遨跨馬山行都忘吏排衙

北山憶孩之三首

使臣陟北山佳人羈南國松末雨霖鈴相思思假翼翻苦桂松繁或淹雲霧積醉鞭碧海龍馳訊秫陵客

其二

昔君跨蹇驢來往北山道逋客答移文鳳凰臺上好

其三

石劒

肘將赤堇發新硎石是蒼龍暫化形干斗氣騰天極紫截雲影斷海蟜青鞭懸一足夔姍逝鯨飲百川偃蹇停歐冶未須金五色春還空谷夜霜零

朱吳社夢吞墨二寸

却怪詩書入肺腸蝌文鳥跡浪清狂八蠶綿賦蛾三

起五繭絲抽漢七襄更吸墨精雙徑寸須生筆彩萬尋常（七尺曰尋八尺曰常）溟池近采蠶磯骨孕雪胎星又幾方（孕雪胎星予硯銘語）

登觀山觀昌陽廢城

六百幅員下土方宅羲暘谷總稱陽兩畔海色山宜觀千頃日華水自昌誰促爛雲歸挺綠未收佳氣入盧鄉遊仙却乍丹陽叟亭子山前卜九戒（今縣治舊爲蕪野馬丹陽語人曰此地終當成都果然遊仙宮馬仙故居在城央）

豯養澤二首（萊陽當爲營州地周入幽州與遼合）

八陵十藪亘千原獨劃東嵎入北垣暘谷日華天展
角幽州陸海地開閣周官跨薊通馳道司馬屏燕奠
左籓叨主寅賓分命者不堪四國贊干蕃

其二

家門正想周焦穫客眼仍方宋孟諸彩翠欲浮華不
注尊嚴直墮壂無閭潮推碧海歸銀漢曜枕蒼龍捧
帝居主月名萊垂日表須標山鎮小青徐

宋孝廉待我龍門寺因邀宿萬柳別墅左孝廉
陪宴詰旦赴張儀部溪聚新業之招遂偕飲於

烽火山得十六韻

曲竇捫蘿入荒逵逐澗分足音跫谷眼旌影遯麋羣
遐探收嵐靄冥搜駐日曛法王花不雨釋子飯誰芹
坼石成幽賸撫柯就獨芬千盤仍蹇跡九折倦躋筋
陪傷心胸拓招邀禮數勤澗明驚萬柳倚相讀三墳
嘉樹宜延月清庭不散雲命樽消夜艾開幔快風薰
旅夢真之帝（是夕夢至帝所閱天簿見諸聖品次）心齋豈茹葷遠襟偕
上假春恨謝糾紛溪聚行行好烽邊去去欣桑田徵
海變魚鳥帶松紋（有魚鳥松紋石）僧畀泉迎手（有不語僧鑿洞得泉）詩
狂筆掃軍祗應關尹氣占紫送氤氳

烽火洞書石

未須春黛送千林雨過山佳足嘯唫空洞不妨雲出
入清泉如待月追尋冥冥桂樹衝煙立裊裊天 孫撲
磵沉觚斗暫時容主客餐琅玕法共誰任

壬子九青詩二十首

初夏如萊州是時門人遲允成輩讀書大澤山中
飛函致我以其月九日自萊州登神山神山劉長
生脩煉所七眞咸鑄像維肖山有雲母石十日陟

自大澤之西嶺山高可十五里而有寺於坳云厥
夏則白雲入榻際濕不可留是日陟天外峯天外
者西峯也十一日則陟觀海峯益北峯窮殫險悸
向所謂天外者又不啻足底之膛焉爾因更名其
山曰九青徧山翠石也徧石蒨松也巨者如舟如
屋然咸肖物形不可繪一派眞源擊流犇注山又
似疊石爲之者類累碁然予所遊自太華外罔儷
矣十二日自山之東嶺降則白雲環山四匝而塡
谿登萊兩郡者千里無隙地如雲海諸遠峯則露

數尖如樹杪也僧以爲山市是遊也遲生爲觴具所登處卽把杯予卽索筆爲詩允成善書法卽釣諸石壁尋卽命鐫人是爲予生平山遊第一快詩二十首爲九青者十八四子卽竝稱九青山人四子者遲允成竟成大成王民望也故予嘗欲作亭山中曰講德

登神山探徧諸洞

手揆蔡牀遻翠霞熌耶莽莽殆井耶騰裝下鷺還濤氣拂木浴池自日華王屋箱將石丈枕安期棗比天

門瓜不禁萬壑松風老大澤相看與益嘉

四月九日宿夏丘舖

我生今年當四九四月九日又賡詩追思己丑雙逾紀那克庚申盡殺尸矯首帝車天歷落拓襟蓬島地壓羲聖門如問中書考月窟春宮愧等夷

四月十日大澤谷口雲來四首

山根縷縷起雲根半起半垂戀故屯風送不嫌偕過澗樹罥仍許暫闌村詁者以石爲雲根予獨謂雲自有根遂賡前說

其二

入山雜不若爲情毋祓流雲取次迎雲出先知山好客客佳何負鳥求生

其三

春雲靄靄挂天絲又似鹿狂逐飲時君看夏雲爭似好千峯歷亂向人奇

其四

山家幾畝種雲田山下攤綿馬不前放去不收歸甚處雲如可買費青錢

經櫃石

㓞籙曾編獻上皇還抄貝葉過千箱雲封尚有琅嬛貯倘許攤來譯滿牀

雲堆

山中雲出不堪簾客愛時時掬向手安得臂如大土多絮雲作雨翻北斗

天耳石石竅中之音聲

中有眞音非管絃混沌七日字幽田我生不隨聲聞道可信光音屬舊緣智騷經有目我光音天人者

天泉題天際眞源四字在西峯之半

既觀瑤井月宮天也問眞源白帝前止許金莖仙掌
露芙蓉共瀉一杯煙
歸自西峯書石 將登峯題捫天二字峯上題靑天外三字
枕石呼行月松花落酒罇海風遥入帶隻眼具靈坤
夜觴邀月臺
停杯試問月天子同姓何須又待邀 月名文中四十九句
齊隋酒杯杯總吸桂香飄
香積石 一日登北峯望之
天邊他化皆如願也似靑蓮法喜飯倘乞鉢中一筯

雲交黎火棗直一萬
上北峯書石 山巔題藉殿二字望香積可捫陟而將至洞之第一窟書一絶句
瑟瑟澗廻風謖謖松桂耳山骨自長成幾度吾與爾
穿洞至第三窟書石 題呼吸帝座四字又穿南崖之幽書詩懸壁之上
目盡長空杳翠煙眞堪搔首問靑天想從此度臨風
去更長由旬過幾千 從者曰北生來山若增而高矣遂有此作書石
北峯絶頂改題九靑山書石
大澤似華山高得其三之一險勝得其十之二探
頂餘三尺不得陟此遊書石者皆遲予登至此予

與予登予與元吉皆畏不前因使王子周題杯海
二字其頂予登題作聖二字於所陟處而頂側有
孤峯出頂上使予登改題九靑山予作詩并鐫
大澤逢予字九靑絶峯作聖手鐫銘坐當震旦中央
土身應文昌上將星注酒平提天北斗洗腸直搠地
東溟長風縹緲衿裾下兩掖翛翛挾羽翎
自北峯絶頂歸作 出洞題其所入處元氣出入四字因書一聯曰上天雲送客出洞鶴迎人
曉命肩吾篇日雲穿窮月窟到斜曛捫參太白天盈

尺垂外胥人足二分須奉石函藏策府遂開苔壁寄
山墳 於洞第四窟鑿壁藏家夫子天經 耽幽我輩更毛骨矯首征途
五内焚
船石
楞筏五石濟川功不泛風波苦海中蓮社幸容陶令
醉春濤一吸枕山空
蟾石
玉杵玄霜咀不勝結璘何日繫朱繩我曾識汝吳豈
處家住長安蝦蟆陵

雲海

四子爲予言山中陰雲縷縷入戶至溼不可居予欲爲白雲之詩恨雲不生予足跟前十二日自東峯還邑至嶺將別見山外白雲平鋪無地無海惟他山之高者露數尖而大澤諸峯絕無一片四子者以爲未曾有又非所誇向來雲也山僧亦謂數十年不可見盍山市云予以爲雲在地如海遂題雲海二字四子復策杖相將下山遂藉草坐作雲海之詩

耕煙種玉太清家誰遣白龍送海涯眞宰欲酬天五嶽密雲流映日三華（天有中華東華西華三門）遙連島嶼渾無界近抱峯巒別是霞休比梁園千萬頃容吾陸海一乘槎

壬子日華詩二十三首

四五月間未出有軼俗之槩嘗馳筆爲百絕吟嘯於風雲之外然往往離而去之汰其畧就音節者合他詩得二十三首

天上謠八首

聽我淸歌天上謠勸君休唱木蘭橈天牢世網爭多少幾度玉京待早朝

其二

曾挂朝衣五鳳前朝班初就聽鳴鞭也知天上雙龍賜御史糾儀立禁煙

其三

太赤天端五色霞化爲一匹踏春紗披風直造三千界肯學回仙又浪誇

其四

或謂天班舊挂名太淸館署是前生莫言舊日周元甲不記當年林子卿

其五

豕歲默朝玉界城琉璃一壁向人淸風雲更被黃繚閒攪我從前無限情

其六

如到日宮月宮天蘂淵瓊井好林泉知君未解雙輪妙張表文申舊罝㢌（張表文申日月姓名）

其七

淸都稽首叩元皇玉塵高揮太極牀請鑰天門誰付
與扶搖主管并雲將

其八

但面專城手一章簿書還自燥肝腸轉輪何況兼山
瀆朝會須拋女寶忙

解禪客六首

須信玄皇不負人聖宗中夜喚梁津六經讀罷緣非
薄再取中庸看一巡

其二

文考妣公下太空手披淸界運神工一腔睿聖歸何
處不識人天有大雄

其三

泗上原非選佛場杏壇休擬布金堂若容權教通方
便孝子忠臣枉斷腸

其四

百尺浮圖百里靑千林貝葉千牀經入間自誦梁皇
懺餓向臺城可有靈

其五

大梵桑門日閉關十方緣熟頌開山爭知爲甚讐生
母擲向家園誓不還

其六

若敎尼父御中華賢聖齊生千萬家千聖萬賢偕出
現諸天大地總成花

內觀口號四首

道作心花想未然我心如見是靑蓮若話心似靑蓮
葉笑落人間萬口涎

其二

莫道心花似水晶心花原只是虛明也曾現出千般
妙却向本來見太淸

其三

我道心開似玻璨靈臺果似九重梯安能拈出憑君
看君欲看時我亦攜

其四

似有金堂界玉欄弄珠而坐五情寒心開葉葉靑蓮
好拈出安能使爾看

東極先生歌

先生恥讀山海贊周王傳何況大章所步東極西極
之津畔世界雖闊終有岸屆指從前籌一半古來玄
聖眼全清五嶽猶然混眞形上有紫座太垣不老之
雄長下有赤縣神州無濔之墳經吁嗟戴晉人既往
宋榮子不來一雙秋水向誰開　帝既闢三才之館
我應築九流之臺先生圖傲何爲者天地爲場日月
爲馬小容與八十一州馳驟中區大逍遥五億萬年
虛無上假暫掣游絲弄妙春借蛻開肴作世人營營
尋尺顏須厚噴唾喉中溢漢津七孔原非我五官不

足捫何不棄此莽莫之旂烏南圖北運試看何處辟
眶好誰能齷齪戀此金銀畠直可天門擊鼓招天老

亭山雲從洞贈張儀部

壁峭沙明手拄藜交門嘉樹乍廻溪白龍驅澗移陽
羨（宜興有張公洞）朱雁啣亭出會稽（園有山陰競勝之亭）山骨磴穿雲
瞰展羽觴流寫水喧梯但容看竹能寬問休費巨羅
選勝攜

行野

百計息民未有方催科四月不開倉可憐畝畝黃雲
麥郡辦官家五限糧

五日射柳

夾道朱榴欲搬英探郊赤驥正蕭鳴東泰也眺長楊
榭大夏如傳細柳營穿葉未虛琴氏勁攬杯宜繫海
雲平孟嘗食客堂前幾狗盜年來却刺名（有感故云）

五嶽冠成

但冠五嶽讀天經莫問山人是太青　大帝豈曾供
侍史五文子亦戴眞形（緯書稱天皇大帝冠有五朵）

壬子蓬萊詩十四首

五月二十七日入郡是爲蓬萊第八遊是時都御
史薦剡優予道固亨然陰瞰上大夫有我忤者故
茲行頗有感至郡而二十九日夕有異賭奇之詩
十三首歸即以六月朔如萊州是爲東萊第五遊
得艮園於城東南隅而棲之丞尉不戒有獄警馳
歸則罪人斯得懷惡無詩自是罷萊遊以十三日
又入郡上大夫與他令有顯忤我者其受病姑弗
殫述自西道往還止爲一闋於逆旅兩次無他詩
是爲蓬萊第九遊而大青子始如坐芒刺矣

宿朱姜翹茂才草齋書懷

碧澗斜通草有齋去秋明月望全乖未甘獨馬翹山坂自賸新愁付部蛙九曲腸廻傷直道一官業薄負雄懷濫竽轉憶觀兵政接旨朝門尚我儕

游仙行

巾車忽漫上蓬丘碧海青童臥不遊我自手持龍一角九雲呵斷北溟流

飯楊础過棲霞見招不入口號二首

每以折腰傍海鄉不如楳案尚堪忙客情幸仗棲霞縣一派松花落澗黃

其二

雖具眢鬚強事人六經讀盡不扶身壯觀幸仗棲霞令毋遣官僚送水濱

賓都宮喜見武太公柱端墨跡（爲辛巳仲春望日題）

三十年前舊使君留題于墨尚蘭筋玉山光遍淸都月金闕靈收太古雲半秀枯松凌柱下午邀幽澗照鵾翠（有松半秀半枯數百年物澗水亦邀）芹翁壁左題仍好寂寞羊曇竹欲聽（碰有呂竹谷先生詩）

登唔嶱峴

登岡眼力太虛長杖底霞明攬四荒冥鳥促雲歸北海萊山嵴日照西皇帝車俄指星天極濤氣全收地谷王安得羽人肩八駿銀河吾欲泝流光

小羊腸（在羽山陰）

毋出關門望太行黃河沙岸費梯航鹽車十載空噴驥白汗交流但漉漿九折青泥仍宦跡千盤紫劍困征裝向來謬說羊腸小直道于今步步妨

紀景（五月廿九日登州無欲軒所見）

臥現青蓮綻寶城至人毫相大分明儼然如陟崑丘外不借三車悟此生

小景二首

瞥見玲瓏七寶林一池荷葉布球琳且看鶴舞長松樹即向李官戶外尋（夜現松鶴崩日閣司李其門壁繪此）

其三

旋見玄端竟甫神不知長跽欲何陳似傳我已因緣至立就青都牒上真

蓬萊閣

山青眉眼鮮海綠上襟妍閣冠蓬萊小滄波倒浸犬

平山 即山崮

安能運郢斤鄭却人心險盡比此山平莫致元氣減

自棲霞之星榆館作

北雲如曲纛片片南歸促南雲突而嶠千峯排空谷

雨師忽行令垂垂布鴻陸啄溪鳧與鷺求林不禁沐

驅車方山側榆科重極日微風薄四壄盤屯掃亦速

我僕力推轂能不畏詰曲杲日揚清暉惡雲枉追逐

榆林村雨次聽鸝黃

一囀如稱行路難再啼似訴青泥盤矧予跼蹐困於

讒何用斗酒與雙柑使我慘然摧肺肝

右詩之二六綱八十一目一百五首簡文七千四

百七箋文四百九十七統七千八百九十七字千

六月萊齋定

東極篇第三詩

西極文翊鳳天瑞著

海雲集三

壬子入院詩七十五首

是歲春叅夢至直指校士所出自其右闥云八月

朔始奉檄兼四日夜馳八百五十里雨霖鈴弗寐

弗止以五日朔謁臺館於舜皇廟同止者章聊城

張壽張馮堂邑初七日宴已入院得謄錄張馮偕

之金銘曰我儕雖弗見收三人獲日夕亦一快予

曰我儕若其西直乎已乃改金銘他署金銘大懊

惱比入果西直如夢羽明笑相目兩人猶稱幸金

銘時以詩來曰我儕不相違亦何至托之篇什予

病甲濕甚拘悶者兩旬然猶恃羽明歸則偕唐諸

城陸掖縣陶即墨以九月七日至邑盖西行詩二

首闈中詩五十八首出闈詩二首東行詩十三首

合七十五首

西征初發

徵書初下海東荒半夜呼騎劍拂霜翹陸我非李八

百萊陽至濟南八百五十里縮程應謝費長房小沽水名正渡宙偏怒大澤山名平推雨故任安得西鄰天子馬追風千里破封疆

雨過青州望雲門山

遥望雲門雲出處石銜天鏡月安輪乘風去歲探靈窟沐雨玆晨墊角巾險傷牛山妨跨馬泥銜淄水畏通津征夫縱怯休辭遠海岱惟青不負人

初入閩答馮羽明兼懷張金銘

我挾滄溟氣翛然抗羽來寥廓青天眼飛騰紫電材

遜膚周几舄刷錦漢龍媒歐冶待風胡銅山赤堇開選仙良使者校籙亦清脩羽明同舍郎團團露承杯薦以灑綠我幽思霞上裁只尺藐姑射蒼茫阻蓬萊梯月凌素魄輪囷藹予懷金石託遠契君玉眉樹槐

閩中紀異五百人相驚以鬼遂鬨於王公金銘號藐姑子

丹鉛領繕三千牘月在高隅夜颯然覓座未驚喧異物伏牀真笑攪高眠五百何事愁相傷七豕還應故現前敢告文昌司命者好將青眼向才賢

中秋雨得秋字同張笋玉王景升二寅丈馮羽明年丈

雷雨垂垂莽不收恰疑真宰吝清秋敢聊却共詞林鏁濁酒虛勞望眼留玉斧欲揮天上界金波定湧漢中流行空一點憑誰借撥悶相看蕭獻酬

楊子曲三首

洸洸楊子津冉冉離瓜步生憎一幅帆載却所歡去

其二

以璧答儂環未言情草草儂愛璧多肉郎愛環多好

其三

郎是白楡樹託根種絳河儂如萍錢子日日逐江波

羽明和我中秋詩走筆答之

佳節平分聽序收祇緣賒月負高秋幾虛杯酒停相問那許嫦娥醉欲留山吐四更聊素晚雲封九道歲華流誰能杓上深涵桂摘魄清標一勸酬

是夜月竟霽予弗待藐姑自他賦詩來有誰其與飲足千古海上仙人字太青之句次韻答之

月生東沼物个收不夜城頭早得秋應為絳旌西出使若教金鵲夜遲留青冊烱烱中天眼素濕冥冥大

海流汾水比隣憐處子肌膚氷雪坐堪酬

二大禮詩 閫中選千秋萬壽節

忽漫波生月相將桂舞仙小臣叨鎖院大禮遇掄賢海望瀛環外星瞻斗運前聖人何所頌君道本如天

次韻和金銘見懐之作二首

予見金銘詩嗟賞之三年所始以予役偕歷下之舜祠羽明存焉比入閫又獲偕三人相眎戢然旋以金銘他署良爲悵惋故與羽明托之篇什寫其曠思焉

見面詩全似文章信有神攬衿酬夙契鐫玉貌斯人星妬封蟾窟天開揭桂輪也知吾與汝靈合伏清旻

其二

觀濤昔就海三似嘆非神鵲鏡月天子水堂地主人欲騎霜曰兎遥策望舒輪此地欣逢汝消中悵小旻

病已

我無麥麴窮疾腹奈河魚子春不下堂賈瓊正閉居掁几聽聖人霍然遂起予要言不可致答云却飲茹朋後試抄方病甚遇俞跗如獲裴司馬龐鶴代毛徂臣領望星辰飛精攬太虛

放吟

五嶽頭顱墮地來豈分凡骨並仙才性將黑氏雙花捨天爲鸞公六界開正印欲超增滅刼智光先上化生臺心齋坐至身忘處吾道青蓮是種胎

天上謫後十六首

天符昨下玉山京又向人間牒姓名知已乍逢都統部相延別作太虛盟

其二

稽首清都謁素王皇人鵠侍至尊牀御前飛下霞光勑軸卷分明七寶香

其三

帝告東溟秆岱宗有人長跨八毛龍清齋豈止三千日玉斧鐵冠莫厭從

其四

蒼溪忽召山玄卿手集瑤光獻上清親選一章分校閬諸天譜入步虛聲

其五

八十一天禮上皇跪敶刼籙貯瓊箱琅嬛不似山靈窟賫以硨磲五百雙

其六

皇曰娑婆刼運長攬符分命六文昌岐西巳遣姬蒼帝更掣雙虹建大常

其七

玉樓新製五雲梯紀德論功總不齊八百行圓推孔父列仙扶掖上虹蜺

其八

靈旗下狩日宫天寶座紅雲擁自前百道光明城闕出義和持攝五風旋

其九

歲歲仙靈選帝鄕金文丹籙細裝潢神霄欲問人間頂或是中宫太紫傍

其十

上壽蕭臺別致詞雙斛沆瀣注瓊芝不稱日月升恒好共讃元初了不知

其十一

天桂山宫擁紫烟七十萬日乍佛仙通天近報抽魚鑰界外晴暉亦儼然

其十二

雙輪不照藥珠城菡萏花開晝夜平晝夜亦非明又晦人人都放大光明

其十三

天樞上相訪南軒太極眞人手一編云是扶桑新奏記靈旁今現海東邊

其十四

前年九級越層城少廣丹桃核乍生此日閬風仍結子春秋轉眄不勝情

其十五

板松而上有樊桐遥望玄都咫尺通列炬燭龍幽吐火北垠新到不周風

其十六

晴空飛墮一茅龍履促朝元未果從欲挾崑丘塡苦海姑將聖敎寄詞宗

夢

思鄕夢入秦又上東牟路來往六千餘嘗[illegible]何所[illegible]

秋夜回文

皛皛玉團露下林蒼蒼山色翠浮襟鳥銜烟靄寒流影皎月孤看坐院深

秋風回文

蕭蕭乍過穿花落颼颼徐來趁蝶歸遲夜月暉晴梯霧朝寒集鴈帶霜飛

吾生二首

吾生於世上三十六年矣意氣徒槃恍泓泓靡鏡埋六指探大圜何術測終始執常兼討悟庶以蹈克己內觀殊恍然奚取唫杜李虛中靜待之變化成議擬

其二

吾生於世上三十六年矣攬轡馳鴻陸恢襟登皮几辯舌既徒饒直躬安用此海涯強一官殊懷良獨鄙心諸善高王羲之李木其他甘詘毀宙父侈封疆涼涼二三子

遠遊詞十八首

一夜稀光入戶庭青藜似欲勞窮經杖端吹火休相問或乍星流落紫冥

其二

別來杯度尚依然屈指春秋三百年甲子空籌亥二首我生原在一元前

其三

上帝何如有弄臣閶浮遊戲訪天眞憑君一話須彌腦四萬仙媛是甚人

其四

開道軒轅獵太荒都仙各東五雲裝既張鼉鼓鴻濛

渡更與星旂泛墨鄕

其五

每愛宗臣弄紫霞芙蓉江上占睛沙酒酣一詠千明月應有天香偏百花

其六

杜陵老子不哦仙亦信潛通小有天自是仇池原洞谿汝曾欲往我須前

其七

石扇劃開地洞房藍橋却怪蔡絲娘既稱神聖長無

悶又寫佛書恁幾行

其八

海女觴人幻作宮鳥啼歌舞出花中不知爲甚長辛苦十載瀟湘又向東

其九

涇陽神女牧雷霆何事傳書阻洞庭貴主還宮新獻樂烟波應亦現雙星

其十

太華百神又授觴通開玉井藕船香爲書可上金天

主肯我登嶺汝在傍

其十一

石鼓岐陽雨剝殘岣嶁苔鎖禹碑寒人間秘載摩搜徧却倩玉清寶笥看

其十二

玄晏一車借帝書太冲秘閣料三都一星東壁求圖記杳客來時可寄予

其十三

打麥空中恐浪傳旌陽拔宅未應然若教雞犬猶貪戀只可黃塵老歲年

其十四

瑤池金母號龜臺或道文殊現相來其狀似人誰戴勝遥從豹尾唱詶迴

其十五

玄霜絳雪入珍盤紫玉青精亦可餐蛤殼恐非清客飯廣殺莫作餉人看

其十六

三十六宮洞是天神扃靈館太幽玄白龍遣問華陽

主近客誰窺洗藥泉

其十七

能向長空撦月橋霓裳譜得路迢遥不應此曲干兵象舞向春風恨未銷

其十八

香風不是引蓬球偶見元暉獨上樓試問仙人能造理彈碁何事賭松籌

贈同舍丁芸且肥城兼呈張笋玉滕縣馮羽明堂邑

我宅京師野君家蒲坂匯脉脉衣帶水一葦可航之
少小陟蓮嶽攬秋神四馳兩髀收王氣地絡固有宜
黃河所亘紀太行立屭贔之子挺其間隩區遂擅奇
爲邑花千畮樂郊口是碑從政固獨賢論交堪久期
于役偕樽酸如澠欲作池有友馮濟子一字羽明孺謔不
爲疲摘月分坐客三百弄枯碁眼花失碁道深罰不
愁辭勝公殊近古高涵樂有儀周旋再閱旬井梧玉
露滋子亦差飛揚狂論快風蝸仰攀搖光柄倒注天
河垂酣歌繼申旦賦志伐木詩

讀羽明所挾季木問山詩二首

下筆分明快剪刀王郎氣岸似觀濤苦吟欲瘖眠龍
旺勝語眞淩唳鶴高把讀月宛青玉案攜來烟濕赤
霜袍清秋那可酬雙眼百盞因君醉葡萄

其二

濟子能餐九色霞奇書常載五雲車問山錦句收丹
槓入院晴光護碧紗眼界星懸天閣道詞波風送海
靈槎唱洲戒作驚人語莫寄聯篇入翠華

秋氣回文

夜永垂簾踈映月江澄鼓棹輕翻霞下山空翠裊依
袖中酒濁醪香撲花

東極先生自嘲

每攀日月問蒼穹東極先生道赤窮自表因之冠五
嶽好奇應又帶雙虹玉皇舊吏司香案碧海神君積
大風行卷常持三百首佳山水處弄絲桐張金銘亦有海上仙人五嶽冠之句

將撤闈言別馮子

卽將身化日月走長空何異籠中雙鳥翔天似轉蓬

不然伸眉吐氣成星河文章推萬里之蜻虹巨眼有
如凌岱宗下睨吳門匹練重又何况世上區區摧細
事蠻觸蝸角所雌雄須知此日馮濟子曾排天户叫
空同西極狂夫東極長也飲長江快心胸我曹相看
非婦女言別安能作私語天既付我五嶽頭骨滄海
脣爲君狂歌君莫嗔從他世兒譸張五百秋八千春
我不能使子逐影而渴杖鄧林

涌輪泉同陶路叔

七寶八功此更奇翻空一法性還時玉闉只恁看雲

立輪湧幾曾見月虧羣蠡未誇張海若明珠休道弄
江妃垂垂向夜低銀漢直瀉天心北斗提

白雪樓

新題誰借鮑山樓泉畔踈簾也上鈎最是客來歌白
雪流雲恭五代君收

發濟南

之衆島外探檣書主日山頭攬　帝車八月觀濤江
曲負六鰲張網巨人虛縱能三匝華不注休售一言
海大魚此去安期新剝棗滄洲玉樹正延予

長白山醴泉寺訪王聖俞弗遇

秋聲在樹亦歸泉坐聽寒生五内烟客是青天蒼遠
矣山如白雲縹緲然王生結襪何由得范老讀書可
似而頂跨雨龍周萬里共君高嘯八風還寺即范文正讀書處

聽泉

山是何年開人從絕代來醴泉如喜客深夜落蒼苔

伏生墓鄒平東郭

眞搜禹穴並人間羣玉西鄰未可攀天地有靈移策
府心胸如許貯名山秦燎不到書生腹孔壁重歸女
史環却笑安鼇汲上冢殉書玉盌為誰關

陳仲子於陵祠墓長山城内

昔有灌園者苦心逈不回祠前車馬客應厭逐鹿來

東歸述懐

去去三山即故鄉不知秦樹遠扶桑寒門夢到通幽
館賜谷雲來待羽裳

投金嶺驛聞唐堯章先發

一就佳山宿空青曉上矜出林湖貯月投驛氣收岑
爾快明珠採予甘白雪吟夜衡星斗去孤枕到蕭森

雲門山下作

李清百丈好絕空却犯北扉慍乃翁仙界故知緣分
別青州從事抱春風

秋興

既攀叢桂小山幽更擬乘槎貫月浮若不欲摩天不
夜虞泉或礙地西游

昌樂東得孩之書

毋為郎署折腰我不喚吏情從髮短世態競秋新
入雲錦懷生月桂輪太青還自若猿鶴未隨人

孤山歌 昌樂東是夷齊避紂處

孤竹先生昔上假客乎孤山如拳者誰築伯夷避紂堂平捲叔齊薇風瓦二曳可敘日穿肩邦人倘借茅盈把山色青青橫墮野藤輸日夜孤山下

維上別陸鳳臺掖縣陶虎溪郎墨

每愛雲開小陸文况逢陶令足清芬齊探蜃市懷顏好並望神山忍遠分自摘黃花浮綠酒真連白雉下青雲爭知二妙風塵隔後會誰能便索羣

將入邑

海雲飛度傷慈庭海若憐予每送青我欲酬之誰授簡譯龍千歲不潛形

壬子歲晏詩二十一首

楚益云歲既晏兮孰華予壬子歲晏予益知道不容世姑託之聲詩所謂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者也以九月七日自濟南東還邑遂造郡十二日歸自石梁迂二十里探勝於崮山予益知將不復再涉海故遂畢此雅願家弟報捷秋闈殊爲我點綴幽懷然海之烟霞洞清絕冠東溟其守王堯如欲我一命展請於上官蒐跡訟田於其竟遂以十月自岠嵎而東抵寧海之南郭不入偕王守前又東行四十里抵崑崙之麓遂宿山中又偕南再宿而至竹菴龍菴之山二山近高核之里殊幽勝轍跡殆不至於高氏里別王守以歸歸而太青子之治裝迫矣十一月遂將太夫人婦子於海雲館客况索莫遂不復詩夜揮毫數百幅以文空明爲賞人踰閩之二十一日予遂北將者載道蓋踵不絕者二百里咸有詩予益自知其轍不復東

也諸生尚望望然予默與之决矣亦竟不復詩夜揮毫數百幅以適志庶寡口過逆旅止得古今詩各一合二十一首

紀夢口號

九月十一日至登夢前麓有雙絳旗皆勒作聖字遂登萬丈之山者二

絳帛雙懸作聖旗神人爲我快襟期登山萬丈超人鳥兩度攀雲總詫奇

出郡雜詩六首

黃縣黃河出犬蹲（有犬蹲山）細如衣帶不濡褌盜名空坳
河宗校天上清波別是源

其二

海人過詫杳無根太華先生笑欲噴可道黃河還自
小寧海安得大崑崙（黃縣河曰小黃河崑崙山訛稱大崑崙）

其三

縱有黃金豈罝臺世情都厭五花來輶車即事標題
徧尚惟青山不妬才

其四

何事天容蘇長公浮沉海畔爲飄風朝廷不道寃詩
禁斤斧文章千萬通

其五

九青山長酬新願三白酒徒赦舊狂五嶽崢嶸天賜
骨百川澎湃海輪腸

其六

何處逢人不折腰交流白汗氣全銷人間幾曲羊腸
坂只合追風爲駕軺

望萊山

一年十上郡五度此山傷主月遲連海客星却應郎
不堪臣馬白頻度此溪黃任客呼萊千德衰笑楚狂

崮山東嶺書石（予每登山輒喜書石命從吏就石抄稿）

每度看山到絕峰坐邀天鏡挂虬松猿愁鶴怨雲流
處大可拍風跨八龍

崮山西嶺書石

千章清木綴嶙峋雙艾蒼蒼亦解顰可道百年無半
日營營只作路傷人

出崮山

出谷征輪輾故塵杖頭蒼翠尚依人蟪蛄十里秋聲
遠故逐長風落澗津

贈徐生

海氣晴開送此君杯搖翠色落浮雲臨行日有玄霜
在不惜神工幸見分

題三星繡圖詩外祖翁

不教良繪繪三山却笑三山十種仙堅固精液無休
息諸勝名流千萬年却教國繡繡三星請看三星亘
古行南極既出六六度福德司祿升耀精持此爲寄

二足鳥遥想幽山氣色好三星化作王父身三山且
古蓬萊島

至崑崙谷口

山外松濤落澗來山中石扇掃雲開肩吾已采芝之房
待旗幟分明結桂栽

烟霞曲二首呈王刺史

滄瀛片石架蒼烟誰摘鰲簪插玉田與爾弄烟烟欲
語雲衣風馬即翛然

其二

滄瀛片石架丹霞龍柏綱連致海涯與爾餐霞毛代
否安期休贈棗如瓜

青掃雲石

蒼松立化二茅龍跨向丹霄第幾峰眼底不禁霞片
片杯揺海影快心胸

竹菴龍菴

眼青殊不負山青旋探南溟自北溟流水導人尋竹
澗定雲留客憩山庭

登州道得縣圓壽家夫子序

年來我行衆生道細如沙蟲繝松根成施不奈何六
岸邀條何堪蹐地垠載讀西極夫子序重[illegible]流
爲人把此滄溟釀桂酒遺以白龍酬得否

登景州開福寺浮圖

自從拖電架虹來幾見天人眼際開我跨仙鳧攀上
界逕凌梵輔悉中台香花散雨歸瀛海德水團雲覆
獻臺立挾八風生羽翼不知身是塵埃

青旭詩 良卿北巷紀夢

秋駕不可傳髣髴夢見之青旭子矢志望道赴前期

夜讀龍谿錄有觸良自怡遂夢朱與陸相繼手青藜
鑑光本寒人負局亦何施

右詩之三三綱五十三目九十六首简文四千八
百三十九箋文一百四十二統四千九百八十一
字士子十二月燕京定

東極篇第四文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日門稿一

辛亥雜著二十一篇

陶比部野絃閣初集序

緊赤堇山封若耶谿涸犨神徊鵜而不下歐冶弗復鍜五金之英而萬國執玉之會稽都收精於藏書之穴鄉人子長一陟而闚之探其靈奥削而爲編太青子匡几讀龍門之書憾不連渭北與江東矣暮雲以

春樹剡之溪荷山之陰猗棹我遊神展斯馳夢虎谿子秀東南而翹上國一試而冠孔氏春秋天下嘉尚其人無足異者顧虎谿下交以碩耀之大攪局幽之器玆所謂異也匪其有雅畜虎谿有特鑿也至其交剡曲無介紹之先有肝膽之客玆所謂增異匪其良於契剡曲妙於挾也虎谿子與太青子兄弟也太青子巖與剡曲子之巖亦兄弟虎谿又剡曲弟剡曲子發藻右氏儕詡其能屢試屢折損其藝而仕爲比部珉然以詩鳴曠竭遐頹走鶩於丹霞若靄之上博該衆體咸肖昔人音奏爾乃葛山若何之詩越人學楚之歌彼寥寥雅騷之裔此颯颯軸籤之腹昔會昌三鄉一題猶能發千古至槩耶溪雲閣亦自佳逸刻伊人手大雅之業具煙壑之姿含和而吐其音若籥玆上客爲之卷舌下士所以銷魂年乍壯牘已尺積逮其道就勸世當使山闢閩溪回流犨神交禮穴藏抉閟即今有子長益欣然趾恐後矣不知者謂太青子交剡曲以其季知者謂重虎谿以而兄耶詩曰有美一人婉如清揚謂剡曲子兄及弟矣式相好矣謂虎

谿子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謂之二人於太青子有益

題陶氏野絃閣集若干首

韓求仲餘稿序

求仲餘稿行謂我曰序夫求仲秕惡取我序序求仲太青子盱衡嘆曰唐三百年氣節文章風流高逸李翰林爲之冠宋三百年氣節文章風流高逸蘇端明爲之冠二子者一奮山林動色人主七寶林閣金蓮燭裏望之朝霞嘆則奇才而氣覆一時的貴今玆無兩蓋造化秘人格有高華品或佳麗命曰才子厥遇

亦叶才弗琥琮奚耀清廟之文遇匪特達靡展豪來
之雅肆乃顏有一律也解大紳華而不實康德涵氣
而不道肆台以前二子槩求仲其尚維何人知其他
青蓮名甲杜陵獨低回黃鶴題客走數千乃敢擬鳳
臺非以其心虛而性化與旣愜奇於風雲亦馳騖於
王霸而晚乃嘆大雅不作思文王而懷頌聲希聖如
立絕筆獲麟之詠可與適道眉山經術似優李氏嘗
上躋於孟子程正叔固孟子何至恨不打破其敬字
不黨不已爰蜀爰洛又嘗多韓子之排異家也乃溺

西域氏以老莫之拯也吁與也道之僻塞斯亦才子
不聞道之過我尚求仲蓋由執而進於道求仲固才
者子少不無借筏於彼岸而一開家夫子尊天之學
余然大喜不為强項慷慨發憤翼我孔宗若將不士
其髡而不止即我一技好之亦若已手出也酒熱顧
座唉曰我欲與太青子遊於繩之內余為極駁異說
之附會而誕者惟若亦以彼書多中國人摽孔字而
攬和之也心虛而性化余何敢終求若於氣節文章
風流高逸之間嗟求仲若自與余藝游而道志惟余

亦汙不事阿太微曰人或坎斯皇或覽斯刓去當勿
為寬語拈圖澄之五內相與渫一掬也二月二在裂
帛湖上輶軒中辛在亥

贈秀上座

余居闍者剎則余闍者客即闍者亦為其剎客寄此
剎於京國與謝俄然吾能年剎則剎亦為後之闍者
與客於闍者客耶又安知大載之不為太虛客耶又
安知善為客乃善為主耶余居剎而有宿於不可客
不可年則居匪暫雖以此一息當大化元運之變可

使如西竺氏又將曰予其其刼居其剎證上果以至
今耶又安知闍者與其剎不為吾道客耶
余至闍者榻輒移日廣慧寺乃至移歲辛丑得秀上
座於閉關時規之曰料得出關後應殊未入時仲父
太史次之有心關盡閉時語甲辰自西來上座始出
關蓋三年匝也失雋始衆月就栖再失雋又赴鄭生
招為一宿已酉則就其一間屋讀得捷又就其日鑿
堂余詩有惋僧更少壯憐客備窮通語余移歲又至
十移歲匪以寺蓋歡秀座云嗣余而居者沈虎臣請

勘主客之案

投海若文

辛亥正月之二十五日閩人夢台偏體作黄金色駭之以誥二月之十二日瀛海道再一鞭策並勅所繫念有不如砍却桐江線之句二月之十七日陵縣尋盟有收功必記平原館之句是日過邢子愿於臨邑子愿曰我巳午促膝知當有異人來二十二日新城館夢神人語我顏淵爲古人第九聖人登一橋見顏淵位在第九柱予立其下又臺上見河圖縱横文顏

淵位在第九心籌之以伏羲神農黄帝三皇堯舜二帝文王周公孔子三聖止八大聖儒者固謂顏子優於湯武又云禹比顏子便粗顓頊與嚳或亦禹湯儔也而遂覺予近益有味於一日克巳語是爲應也自濰東行有萬古無情返固然之句三月九日在登州館重尋舊盟恨前志不果罪過日以滋作聖無途流浰何從惟有去慾何以築基而沈滯不决永負本心流汗如雨遂名其館之軒曰無欲後堂曰正巳堂曰誠動嗟乎既悟固然當俟外相日澌並分別好醜之念一掃愛根從何生予罪在有分別好醜相見既到此不爲鬼神不爲天地不爲養生不爲作官不爲生死止返其固然一切勿論既書此辭遂以翼日登蓬萊島之閣投贈海人比於蓮嶽焚誓

告獄神文

維萬曆三十八年歲次辛亥三月二十四日萊陽縣知縣文翔鳳敢告縣獄之神曰維兹邑歷二百餘禩神與獄俱以護持奸究而並庇廕之翔鳳奉命忝長百四十一里覘其門居中門之外而周墻之繚甲薄

且囚多屋狹棲圩非宜又問神舍得一椽屋而提牢吏榻卧其傍褻也翔鳳探囊出二十金謀於二三寮者而邵尉浙産諳形家言諷是日寅吉改門於中門内自吉方建土圖作重圍並潔神祀於宇側作小舍以棲吏使與其晨夕之火神尚贊我四三人使諸囚毋作苦愼固我圄也謹告

跋高勞餐紫

雨過廳事想孩之不可耐會有造却車與語而曰朕昔適至自勞我悠悠之思似大消息也稱青蓮詩我

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高亦稱青蓮詩泰山雖云高
不如東海勞因探其囊獲若干遺山首促裝爲輯系
之曰高勞餐紫唉匪高勞其孤矣勞固李生之餘桃
可獲口味予餐子之詩愈於履拳石之多乎然勞繫
而不食如天門之匏若之詩走八埏一切青眼都見
霞片片案上舉也予有軸茲不可辟穀與

跋季木所藏屠長卿贈卷

季木生死於文予生死於道客有長卿方予者予與
屠不同調也去年始悟愛根之非然遽難捨春將東

行遂灰心焉夢徧體作黃金色平原館又矢大誓願
子愿似有與人來促膳以待以余就餐之新城夢上
危橋顏子位在九柱居八大聖人之次予立顏子柱
下過灘得一解以不作人天男女想爲第一義不識
長卿詩贈十生時身之否也孩之項有志於道并請
題其左招季木之從予也

告城隍文

其長之初造有碁以年者曰禾易尋見雨零又肆然
而喜雨不霧乎何蟲之人食食哈誰對其長不自律
籌用謝萬首翻手作雲信神有職有柄我其攸如

湯黃縣考績序

陽羡湯闇生氏第之三年所余始通籍比其最而考
績余始以爲邑至余初通籍當爲邑客士有詰籍中
之他當邑者若將邑知邑之艱其其有應者曰吁艱
維何蓋諸下惟我操上大夫艱也余否否謬代之應
事上大夫之難匪以徵簿書期會不若其指卽有譎
詭踵也或大小聘爲懃劬與洵然若睰上大夫爲焉
如矣上大夫詎小恭是進不嚴督其局之責與邑之

長操三寸牘垂涤庶首之上須之井且饕者家千伯
計口萬億計卽厥東靡妄而聆或不敷卽厥耳靡域
而矚或不繼片期而治獄萬億口之欲吐而輒茹者
移晷不殫也而予易焉耶我謂艱惟下匪上上大夫
匪吾徒與詎至有求車求金之使矧有嘗邑之苦者
將吾師也虞難事耶余友劉如健氏墨握余手啞之
曰台不意子有知彼語殊未子其決爲邑將不辱咎
於邑父老乎而余竟邑至之日計與語時又一年往
矣趨上大夫之所最先交棲霞之長張巳乃交文登

之長賈蓬萊之長邢咸有契黄之長湯氏幣交棲霞之阪長招遠則宋高郵氏長寧海則王寧羌氏而宣州陸氏亦尋至福山並後先束帛諸君子槩足品也余既事監司李公公之開朗如海門乍曙而喜稱詩其酒余則曰雅哉黄縣杯百行而儼有秩也暇將進子之長黄登州氏與次第詩以湯生賡子不曉覓句我則瘖子余灑然私異監司有是哉交湯氏簿書期會外矣已過余之長黄公又寛禮數誘使言余卽謬有請公笑使竟余又嘆上大夫固易事將不終罪余

矧如湯氏因造萊而館於黄之西郊湯則駕西郊因招我南陌余遂南陌授几更僕忽白駒之移陰也不吳歙而四方音與余論京朝新事關國體之大者語輒合其清襟朗立照人余甚鄙余陋而湯氏又歙若靡有私又慶我有良朋哉獲師上大夫并若師也徐而行其野桃李交於途桑麻封於壄則又信湯氏獲上阹以善爲事惟局之責副也因翚去黄縣之詩有黄縣主人初罷酒掖縣拈刺已在手語歸而治其邑月逾矣鮮有效如行大霧之市茫無所舉趾上大夫靡我督然井而爨者其情何能罄之三寸牘也益信余往語效轉嘆湯之善黄余惟以文藝謝湯氏遂後三閱載湯報政矣余始來是政又殿三閱載也天書褒嘉亨衢立陟方其所挾負將驂八龍而迅舉踏而後瞠耳又奚論三載四載諸君子自蓬萊下當有公贈蓋邢氏欲余言固余所欲言是月之十三日以踏蝗行嗟峨足據鞍而嘆余乎余乎將何言余之蝗大麥青青飽其腹瞬湯氏桃李桑麻之黄汗淫淫雨如沐也辛亥之四月十三日

祭八蜡文

時長養矣蝗蔽其野倏之油油倏之濯濯耶主牧痛之主穀者安之耶祝再三神其靈以從事我何愛於裸將也

再祭八蜡文

蜡之與邑百世俱也惟民我自春徂夏而五風時而百禾脉其里之災麥秋不受明秋麥又芝存嗷嗷想我者盈盈矣我惟祗厥祀神其靈於從事蜡蜡道也我不敢虐民矧慢於爾有神與爾有神矣

三祭八蜡文

胡然蝗也惟鄙不宜於僬僬哳之罰鞠茲我庶罔有戾獲祇茲我士罔有戾獲疚茲我僚罔有戾獲職鄙之郵盍罪移我躬神有聽官我庶弁其士僚以血食往雖不鄙食鄙則張目瞬人

亭山序

使子遭黃繚戴晉之徒值其不倦談之時爲道豎亥所步之東西彼將啞然之奚翅鶴鳴之垤今夫亭犯山幾丈緶澗幾尺堂縱廣幾筵室縱廣幾肘東園良

於對南園良於桄西園良於傷山之肺腸罄無隮通縱廣幾每每西客乍見欲鉻眼東人以久據爲居奇也至貌其詩者琢山骨乍之以五日亭山之觴當蘭亭使乘豹從貍者含睇而稱窈窕毋爽於讓乎西客輒又解自有大儀不遂有此亭亭蓋與大儀年亭蓋弁使我儕與大儀年然大儀與亭之未模不已有我與諸君子尚耶亭之與大儀殫不尚我與諸君子留與我儕譚于嬉化必不太忘事亦不必皆零落四之伯千萬億古之後共手於大皇之墊相與語曰爲其大儀之某某元某氏有大縣曰赤某有小縣於孱敎列巘之湊曰昌陽某有山曰亭扼其背而遝靈焉是我儕與今萬首之大父東瞰西暢者耶積若干算而道成以造令元氣叟何老少之俄更乎亦可謂大强記知亭之年我乎我之年亭與又知大儀之不以我久其遺乎命善校刼籙者爲我述本行又知交繡之閣皆山之堂礫蘭滋鞠之居飛虹之渡亭山之園不望金銀之氣於三神山上蜃市然神皐然太淸之別都乎是吾剳其齡之九者與亭以三也亭夫亭夫吾

又奚翅能年子

謝八蜡海鳥食蝗文

維萊陽父老旣邀惠於大蜡八五六月蝨乃巳其知縣文翔鳳等以七月戊戌朔合聚而索饗之遂致告曰春禾之秀徛年且甚有也維翔鳳政不諧民不若是用大作戾或曰子寔廢伊耆氏之祀翔鳳旣四往執事父之海鳥萬餘一夕嗉喙之其弗盡者亦兼夕羅空去求其野若有箒而箕者其敢不神功耶秋又將稔雨零亦叶翔鳳曰我聞蜡仁之至義之盡我於

仁義莽蒼矣然敢不有恪嘉取益之敎天下用往索
先啚嘉思文粒我用往索司啚嘉黄茂之遺用往索
百種嘉蘸成來咨鼠豕是食用往索農及郵表畷禽
獸嘉事用往索坊與水庸土宅水壑之效我既躬丁
之昆蟲作而息矧漚鳥出氷夷信貓虎有靈茲又增
異我儕既服堯行堯使四方咸可記歲無恙民無恙
我將終通草笠而至維是若有訊唉者曰蒜尚饗

楊础鶴記

文子北行張叔正約餉於楊础炬行三十里至則孫

受之高末孩董長孺咸悅相就四子者皆𦗦淥十行
馳毫千字笥受琅嬛徵流郢里豢養觀藝餐玉探珠
爾其心開舌炙即烹鼇釀海未足以豪也翼夕又集
於寨里顧中和樂職予愧王襃天符人瑞實優講德
且大學士稱四騈臻蘇門視爾姚姚予曰有張晁予
曰有黄秦安得坡老那此專几

祭吳侍御母太夫人文代作

珠玉有房芝蘭惟本女士先鳌振公斯引明與百稔
區寓太龢誕元育愷世濟賢科大曲洪河滙濤巨海
思娟碩媛發靈貞宰帶紉芳茝佩禎流霞弱笄奇朗
含德高華王假有家莊徽內映舉趾銀臺攬輝熏燧
德風都靚菴靄瓊林雙栖鶯領振綺縭琛彤管憲箴
與聞諫草太史霜飛令姬月皎陰符晴昊畢萬蕃宗
南宮周士頻上荀龍白琥黄琮騈歸華胄右氏嬋嫣
周蚪秦榴抗排麐囿偃息皇池翺翔四術冠蓋雲馳
驥子熊兒又十六族義訓川流比于項譽我欽繡服
魁岸無前萬夫魍首立觸薆蚿禹鼎魑潛堯羊佞却
旬始景銷湛盧鋒阜吳公嶽嶽列郡股肱吉祥車駕

生梓府庭季琰含靈新除典詔神虎轂摩清栽墳奥
闞晴四隩淑問獨妍禮偕鄒母敎被八蕃直指行邊
憲臣于役雖發篋書封章扣頷人情鳥革直道如絃
冥鴻林鶡絲舞堂端陵雪還萱東征擬賦厭世千年
望舒頋兎我瞻神嫗盻蠻江皐槐肴杳闕獬谷鸞號
海若亨鰲江妃共餉下女可通詒而惠降或移紅帳
騄以八風髮脩念只頤指大東

季木辛亥詩序

季木嘗造余說詩無昏曉手市頭風蓬蓬穿耳僕大

苦不耐申旦馬亂行纔傷徨釋祛去且揖且語者旦復旦也大指可獻吉而微憾於中國弇園余嘗談鮑岳諸君子晚不可請國門之關季木即我他寺中共被極論舌撟而輒下者夜復夜也余謂季木使子陟八座九列而弗李杜子甘之乎季木皆溢曰子知我肯以許易礿者乎使子謁孔氏不坐於兩廡之間揖配聖之座拊其背而弗李杜子甘之乎季木太息曰我豈甘中計子言作聖者難竟也詩可展之孤壁可查之獨津與李何我可代而取比余道臨邑邢子愿

先生過詫我嘗一致季木訊所獲曰一天瑞堅於石訊其人乎文乎曰之二者嗟邢氏過聽於王生矣巳訪季木之新城客歌驪駒主人歌毋庸歸爲留信信含詩無他說覩其所架閣者所軸裝者眼青青弗能臼也季木又姑舍子愿曰東夷之人其孩之乎迫子而才三矣且曰蘇侍御爲我言阿文頗時名諜人以其言月旦若諜不朽異代不此君心折使拈百二十二語行遠不自邇乎子於我果然安虎嗟王生過聽於蘇氏矣子右氏子少小搴千百人幟不以八座九列之程途桎梏其獨往之例以身殉不競之冷業曰吾且百年吾且萬古氣若天策上將斬敵頭孩之曰王季木濟河焚舟之孟明視也再來吾將卷甲矣孩之不安昂然來不竦而待乎余好以唐吻寫宋腸終不叶於此道行將遯去使爾輩成名詩壇當撤此一座也子不聞釋澄空之模佛三收銅閱六十載身投熾汁中而莊嚴端好之相成作詩作聖如模佛不殉不成不莊嚴端好子其終李何氏顯昕矣萬古一生終身一計志公卿百年而公卿公卿百年矣志李杜

百年而李杜李杜百年矣志孔顏百年而孔顏孔顏百年矣咸此歲月不假再蛻各專一家靡專弗遂干將鏌邪之於劍吳鴻扈稽之於鈎竝身殉冶金而見榮星文之上流爛今昔之餘余即不能詩又安知子不終志道乎子固曰我於天經將顏氏子矣辛亥十月十四日文翔鳳言蓋在至自登之逆旅簞上

萊陽重修遊仙宮募疏序

余蚤讀羽家編知南宗張平叔北宗王害風而尤遠尚丹陽子之夫婦偕蛻去每誦先歸蓬島之嘆與所

原缺

壽燕少府啓

大年五百歲春秋備五巳登洪範上士三千功圓滿祝三稱效華封傾滄海而爲樽凭萊山以作案恭惟執事英雄骨秀豪傑格奇以金聲玉色之盛年得人視長生之寶訣老人星座原爲晉野之分王父扶桑正蔭溟波之畔娟娟月露比團魄於西恒曄曄日華媲瑞光於東杲呼吸應一元之氣共鸞翣鑠龍蟠笑談生四序之和爭快從容風義某折腰遠隔風塵

東極篇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文翔鳳撰翔鳳有太微經已著錄是集皆官萊陽令時所作嘗自製五嶽冠並以五嶽爲號東極亦其號也故以之名篇是集不分卷數詩總目曰海雲集文總目曰日門稱其中子目有所謂蓬萊詩者以登州之蓬萊閣也曰華詩者以聽訟之日華堂也九青詩者以遊大澤山遂易大澤爲九青也入院詩者奉檄入棘闈前後題詠也詩文率多怪僻紕繆詩無非自爲誇詡尤狂而近於誕矣

文太青先生文集二卷

〔明〕文翔鳳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太青文集二卷》提要

文太青先生文集叙

子書之藏發于子丑然望紫氣而出干將庚戌諸策太青先生早已開之先矣故其文多奇崛艱奥一字須作些時解人說為楊董復生太華嶔嶔突兀之靈龍門瀰湃横溢之氣至是一洩哉或者病其聱乾不易讀則殷盤周誥不列于書漢字秦鐫不應珍于世矣理勝者或不琢于詞才奇者或不衷于格西北沉厚之氣機之自不與東南同世有桓譚寧令草玄之亭竹迷三徑乎況先生問奇之履日滿又不託此選名天下也然一方風氣一代人文要可于此得之

旹

崇禎壬申臘日武林陸雲龍題于翠娛閣

文太青先生文集目次

卷上

序

遊記

文太青先生文集卷上

西極文翔鳳著

陶比部野絃閣初集序

緊赤堇山封若耶谿涸犀神徊鷄而不歐治弗復鍛五金之英而萬國執玉之會稽都收精於藏書之穴鄉人子長一陟而闚之採其靈與削而為編太青子巨儿讀龍門之書愴不連渭北與江東參暮雲以春樹剡之溪猗山之陰猗棹我遊神履斯馳夢虎谿子秀東南而魁上國一試而絓孔氏春秋天下嘉尚其人無足異者顧虎谿下交以碩擢之夫攬局幽之器玆所謂異也匪某有肝雅畜虎谿有特鑒也至某交剡曲無介紹之先有肝膽之察玆所謂增異匪某良於契剡曲妙於狹也虎谿子與太青子兄弟也太青子嚴與剡曲子之嚴亦兄弟虎谿又剡曲弟剡曲子發藻古氏儕翊其能屢試屢折損其藝而仕為比部

琅然以詩鳴曠矚遐顧走驚於丹霞蒼竊
之上博該衆體咸肖昔人音奏爾乃葛山
若何之詩越人學楚之歌彼寥寥雅騷之
裔此颯颯軸鐵之賤昔會昌三鄉一題猶
能發千古至槃耶溪雲闕亦自佳逸矯伊
人手大雅之叢具煙壑之姿含和而吐其
音若簫籟上容為之卷舌下士所以銷魂
年乍壯牘已尺積逮與道就勒世當使山
闢闉溪迴流摩神交禮穴藏扶闕即今有
子長益欣然跐恐後矣不知者謂太青子
交刻曲以其季知者謂重虎谿以兩兄耶
詩曰有美一人婉如清揚謂刻曲之兄及
弟矣式相好矣謂虎谿子飲之食之教之
誨之謂之二人於太青子古蓋題閻氏野
絃閣集若干首

韓求仲餘稿序

求仲餘稿行謂我曰序夫求仲枕惡取我
序序求仲太青子盱衡嘆曰唐三百年氣
節文章風流高逸李翰林為之冠宋三百
年氣節文章風流高逸蘇端明為之冠二
子者一喬山林動色人主七寶牀間金蓮
燭裹望之朝霞嘆則奇才而氣覆一時剖
貴今茲無兩蓋造化貌人格有高華品或
佳麗命曰才子厥遇亦叶才弗琥琮奕耀
清廟之文遇匪特達靡展豪傑之雅肆乃
額有一律也解大紳華而不寔康德涵氣
而不遒肆台以前二子槩求仲其尚維何
人知其他青蓮名甲杜陵獨低回黃鶴題
客走數千乃放遺鳳台非以其心虛而性
化與既慨奇於風雲亦馳騖於王霸而晚
乃嘆大雅不作思文王而懷頌聲希聖如
立絕筆獲麟之詠可與適道眉山經術似
優李氏嘗上躋於孟子程正叔固孟子何

至恨不打破其敎字不黨不已爰洛又嘗多韓子之排異家也乃溺西域氏以老莫之拯也吁異也道之僻塞斯亦才子不聞道之過我尚求仲蓋由执而進於道求仲固才者子少不無借筏於彼岸而一聞家夫子尊天子學舍然大喜不為强項慷慨發憤翼我孔宗若狩不上其髭而不止即我一枝好之一若已手出也酒熱顧座唉曰我欲與太青子遊於繩之内余為極駁異說之附會而誕者惟若亦以假書多中國人摽孔子而攙和之也必虛而性化余何敢終求若於氣節文章風流高逸之間嗟求仲若自與余藝游而道志惟余亦汗不事阿太微曰人或坎斯皇或覽斯別去當勿為寬語拈闔澄之五内相與渫一掬也二月二在裂帛湖上輶軒中

五經臆說序

邵子以易書詩春秋為聖人之四府比於昊天之春夏秋冬非四時惡得有物類非四經惡得有人倫二千年來之生民非吾與若宗祖耶吾宗祖所以得相安於人倫而衣且食於民敎之中者誰氏賜非四府力耶繼字今千萬世後之生民非吾與若子孫耶吾子孫所以得相安於人倫而衣且食於民敎之中者誰氏賜非四府力耶吾與若既世食德孔氏矣而逃之異敎以無聖無天為大宗造物得不以為不祥之人余服膺孔氏必不敢為方外之說以獲罪於造物孔氏天之適子其說則天之律今何至以不祥之說叛之孔氏雖稱六經然非天子不議禮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作禮樂是以僅倫討先生之餘無成書樂寓於詩禮寓於春秋故四經即具六非禮樂經亡而尚待補二戴收舊說而稱五

亦不失為孔子素臣即揚子雲亦稱五經以達今茲著為令西夏邵舍章氏曾抗節於壬辰之變與闖献城之謀弗言賞奉母病廣陵懲試期為學使君所汰弗卹也其思孝大節可稱攉又卓毅不為異説所侮而紬思於五經有臆説若干卷章稽句採勢鬚在門廡之間矣遊金陵質於其師李本寧先生既可之并質於余余取其能經學雅賢於世之甫掖而待貝函者布衣而代長人者之憂其搢荷良武因為道所尊信於孔氏之指蓋實以事天為貫串六經之樞紐也

同門行卷序

文章之變如四時之不相能家夫子嘗别之以五體而以清當春以暢當夏以從當秋以古當冬以雅攝中氣而兼四時故弗雅弗收然必使各遂其春夏秋冬之氣士或至學一先生術者無專主一家言余蓋自十五即往應鄉大夫之三物當十七八時於此道已陟其堂端而遅滞弗遇遂至二十載八試而獲再過自課其道差增於往耳十年而遇一先生校僞亦申韓之苛哉私心安得決洞庭之波洗肉眼翁俾之青耶項于中原風雅之役反覆其牘必四三過夜或午弗罷客誚於泰若余不敢主一家言諸體咸材之期於叶雅良久夢余山圃有厥五龍擾蜒於左厥虎五馴踞於右者曰余之家物訝之詰日五士星聚於業頭矣故榜之前猶尚勤勤手其乙者弗忍置去亦竟弗得全收也客謂余含多於

材亦惡取集于一先生其以過余為不幸哉然五士體各專一不相兼若非余獨眼所收者又五郡人郡又方置如五豈居然五氣之習與而吳生平十九齒獨殿其榜蓋得春氣良多予猶幾不獲薦引況秋冬之客哉

送宋童子琮

事嘗可愕而可喜宋童子之挾策游不售就其大人燕謁予去即一事也予才童子甚其用筆如零月金花園林玉露嬌嬌米宜頻豎其囊收五十六衿而汰童子人爭嗟者其行卷文昌之一雙瞳人何故白解之曰孺子良之雖秦皇帝氣不靡六合乎而圯之人履之者三竟師王者其初止可使子家耳童子銳將一息千萬里而咫步挫則氣實於中矣射者右手若抱子則矢躍而棘不詘不前予客自喜琮也志之帶鉤間以為別

石梁橋祠録序

廣陵之西一郵曰天長其又一舍有橋曰石梁縱二十七丈廣什之一問疇樹之曰雷進夫民問厥貲曰以金錢六百萬計問所自損曰弗煩縣官弗假檀越而于橐于橐者也問落止以迄成曰自戊戌而丁未以十年所問雷氏之里曰關西之涇陽三千里而遥明洽比之鄰問所繇肇基曰世陽翟之曰策騎一躍而勃有懸乎其懷遂力任鳩材者也問所為表濟美其杜端者曰太史米蘭嵎氏問所自表曰厥子文學鵬霄輩寔踵若考成之問道左祠曰雷公之續與橋俱宜有食於茲工邪大夫釆父老之興誦而為之宗伯氏闡之曰禮也余既雷公鄉人迻盖從金陵識鵬霄而與聞於若考之俠義而魁岸世之蝇营羶赴者至等寸金於割膚其毋顏汗赭於西人之慷慨而嗟我里之尚可共圖天下事為救世道之良工可緩急需者哉而特噂噂沓沓焉謂豊鎬之間無周士惡乎其可置一詞也噫嘘八演有鳥鵲之填固周浪而闕天津百花為蛟螭之搆亦恭莫而測海若然天官書稱南斗為天梁南河北河間曰關梁牛一曰關梁茲象示靡誕而天根為成梁之候单襄盖以占政雷氏固蓮萩之一蹄一策也其嵗褰裳之幾何而愀然為避計空金鰲而斧老椿以通此壁嶄波詭之津勤勤然如移太行王屋之北山公且屬其子孫使世之有國事之擔者戚以其身世殉之則天步不艱難而涉川之利無覸騆馬奈何縻大官之禄肉食帝世而即其身世濡足滅頂之患尚弗圖又惡知夫暨汝爽其濟者之為如何事也其過雷祠而若顙不湉湉泚耶世稱蔡君謨通靈陽侯余嘗讀其所為萬安橋碑之鐫未嘗不壯而武之彼固太守能舉一郡功者而雷

公直布衣然聞其遠致石於覆釜山中也若其亶廻而夢神語之云去橋之若干武有伏石可任也者如指發之石齒微齾水涔涔半没之有間而涸而得石至數百艘也橋之材具矣異哉天長為吳越通中原之鞬所利視萬安之海一隅者如何其假靈於鬼神不妄也余讀其録而序之且告友生之為國家呼許大木者無震虩于壯輿之轉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遊莫愁湖

秦淮盖吳市當牖之通川鷁首蕘寯歛歌五谷囂而不堪撇波也玄武湖則幾于島嶼縈洞海瀛錯組又禁不得蕩槳惟莫愁一湖閒曠幽渺鼓枻泛入如踐明鏡之皓澄坐青天之碧霄周圍數里不通波于外洋而棹轉客酣颯然有上假虛無之想甿危樓于鳧鷖之岸布列墅于萍荇之濱眼并山青月將露白北瞰則石城阜壁西暢則鍾阜冠霞翠微天矯于空際幽與淋漓于雲還客因稱南國佳人盧家少婦若將掃鬱金之堂壓數珴琄之梁頭酒人浮之惟是暫謝輸鞅之役直破琉璃燕之堆代流瀊于椒漿和嚶鳴于風笛澆心花之空湛抗舌電之光流其樂則且何事請佩江妃索珠漢女握石向成都之市逐雲入高丘之阻好色傷大雅青蓮蓋微騷于楚人若乃華清為玉環之芳泉石淙實金輸之

瑤几并以文君村以明妃濤擅浣花施專若耶必錄珠與紫玉始虎丘而金谷未厭吟頻殊慚遠況且所謂天地有情色界在牢籠之內江山匪勝豔姬為寶貴之精與

遊城南雜記

地之精妙在山川天之精妙在風月物之精妙在花即就其所值兼之無佳客鑒賞其姸與麋鹿禽鳥之出入林亦何異人之精妙在詩酒以當於六者非三才之雅帮良姻與金陵佳麗在十里外者即不暇擬藥訊訪惟聚寶長干陌上近城易就特屢挾桃箏以往二月積雨兼旬三月朔忽化為晴昊陽日向人如新披之繡清晚為清明桐華之候予既分祭黄侍中祠於桃葉渡遂分祭先賢祠於普德寺之後罔凡曾至金陵之名人咸與如吳太伯諸葛武侯王逸少李太白白沙陽明之流祠當報恩丹碧之塔而遠揖鍾山亦千氣象之緑翠禮竟而會祀方正學於梅岡之上與諸君子偕飲木末亭至日昳是時趙生并兩郎已自高座寺登雨花臺反坐於永寧菴之東亭挾醪榼而藉草雨花者如蟻增附筆

澌塗也客稱佛頭青良肖而梅岡所入陰坂曲道幷方寵後岡亦徧集㢘隙地予既別諸君子遂就見筆於永寧東亭行數觴即再攜入高座坐其花積堂之後亭僧獻千葉絳桃以佐籌巵紅豹奪瞔視夾道垂陊之夭桃已涉減藍已又觴看竹軒琅玕之杪予所去即有被觴具而占勝者踰日將為靈谷之遊諸君子之邀瀠除使臣萊人張氏卻飲者欲我偕則偕禊飲於黃祠之首溪閣既申蘭亭之雅雖乏詩賦姑有肉竹之娛足跡不踰郊市而煙碧柳金調笑狂呼視往春之來帶走熱塵謁工官於銅市芝塵間者果孰為真洛陽春也

列臺莊丘合遊記

太青子之自洛入吳無他吟嘯於中之境獨過鄭之圃則禮列之故居之祠於道左有三絕句蓋有台者八如卦形而其東南隅更有台曰御風云其至宋之葵丘則禮莊子之丘墓於道南有一律體墓無祠而據孟諸之勝儒者以其嘗詆孔子是以吏其土者或置佛敢祠也亦固矣從者曰夫子翹中州之陸千餘里其食于鄭之亭者纔旬于他氏之跡未嘗有繫焉於蕭颯之餘獨取於二子之遺而恍然欲追其人於雲霞之上夫子固方內之遊而方外之契哉太青之同程叔子不憖莊列氏讀然邵子之詩則云觀風禦極心方醉對景顏淵坐正忘又云若無揚子天人學安有莊生內外篇而又以其雄辯為千載一人則二子殆不可謂之不聞道其遠舉之識蓋類曾晳氏風浴而學或馭其前倘得遊聖門

道尚可裁之為聖門之高第者與

而裁之亦顏曾子徒與而世徒以門戶黜
之則炭氷矣二子之不肯自裁於聖人之
矩而遊方之外至剗仁義道德目之二茫
茫然如捉風上壁之不可憑使其徒之達
者如白海瓊馬宜甫之流皆離而去之人
倫之外而果以為聞道者必不在父子君
臣之中不逃不休亦二子之過與二子學
老氏者也孔氏嘗長老事老氏即邵子亦
不重非老子老子之搥提仁義即二子之
先鞭然其徒獨推黃帝老子未嘗明推二
子於老氏之匪行無論儒氏之堅閉門而
不納而道家者流述仙靈位次至次二子
於道陵旌陽之後若以其三千八百之功
德不加於飛符持呪之筭而其書又未嘗
明拈龍虎之指是以或左其譜宗旅又其
徒之過也然二子之必深於導引之奧而
非苟為放達之空談以玩世可想見又卽
然有治天下之說此其所以近於聖人之

徐州登雲龍山記

夜入徐州詰旦宋户部來顧予問放鶴亭則曰我其移觴子於亭又問戲馬台則曰我其先觴子於台於是宋君待我於台蓋有丘於城南之畔而項氏登之以觀戲馬者其前有一阜當之則亞夫之所亟胥也宋公劉裕九日登之以送孔令而諸謝詩稱聖心以擁戴之者蓋此台又南數里則雲龍矗出而特豎山足之石如羣羊是為黄茅岡有亭於出際曰放鶴蓋西望當環山之缺焉台足則大湖白蕩鶴坡老雲龍絕句新郎君為狀元歸蓋坡老於彭城送人春試遂為壯遊賞意之什登山俯卻則徐四際亟山焉所謂九里山者而黄河北來直射城東不背流北則望望寇城際者黄樓也燕子樓則州治是也使臣曰余登彭城之山所稱金陵北門不誣也徐西銜大梁東銜淮陰北則濟兖道路維均是南北之樞紐而用武之都與又圍山而枕河可以守可以戰國家奚不以一大臣督兵其地意者其重地不可以假人與有事則濟寧之河臣淮上之漕臣即可遊而處耳南都之塹日長江夫江淮不可以分處黄司馬城浦口信善然必以江北之地為衛余謂駐大兵於徐以當中原之衝而其次沿淮張三丈以應之中則泗州摽臣是駐東則淮上漕臣在焉西則鳳陽爰為重郡淮泗之水陸並會於揚而鳳陽以陸入滁此二丈也又應之夫如是後浦城可恃長江可據也南都之昂首而瞰中原者以有徐耶余登彭城之山熟睇得兩都之槩焉

遊青泥澗吉祥寺雜記

予既去冬至城西數里之文殊寺寺閱一嶺而當其坳折處客云寺更有幽而勝者有吉祥於青泥之澗二月某日欲并往二寺而從者先導至文殊寺日俄晡四月某日又校射於郊堂無訟事日晡尚未至地予命轡不至二里而晡遂馳還寺蓋西邑七里耳挂恨茵頻問者屢矣五月七日熊簿鏡請詣劉史緡從出城西迎西北有小徑夾以平蒼之莖鳥韻松濤迂紆如隨人未既有橋俯小壑又折而微陟則為坂而平如一臂之攝雲者前百武窿起如車蓋結文殊之腦而後直鳳凰山之右腋可以遠眺望有長楸嘯風於蔽葽之域者為一流觀西又為長堅度之而大陟則又為坂所眺望有加遂見直西裊琳坪之天息山有白氣犖空者如練把如川決而弓曲竟天更北垂於香爐峰之上長可七十八里兩山則氣黝如黯如或曰譎雲或曰宜為嵐氣或謂其雨然一氣而雙垂如飲澗之虹疑為白虹予又疑兩山本雄雌之相偶和一氣而雙垂決知不如朝那善湫之相搏也然終不可解又良久而車碾吉祥寺之背青衣或墜馬予嘆曰幸不至飛身直下八千尺耳寺所踞蓋壺形左右咸斷壑而其腰頸皆數尺腹為寺首為寺之眺臺寺蓋圜通寺下院圜通又西三里而遂者入寺微雨輒止坐而銜杯則見列巘之東寺壺而直前者左如龍伏右如虎虓再三折而達於汝峴山其九疊之屏璜雲則棠橫而中有丘如懸珠若侍龍口之銜者此寺之大體也臨臺則見泉在澗可數百武遂下行澗中屢折而得泉泉可得水二斗而不流不涸副寺汲命茵其卉罔雲垂帶帶雨命僧弄笙於澗折之外三弄已歌者繼之予命青衣拈草於前澗將較以行觴

簿史謝不敢予曰毋是為觴政予之兩青衣黠諳命草木或持或撥或連茹或枚且肄以報予笑曰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而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者文殊拈一枝示衆云是藥能殺人活人較草之於飲賞罰亦具善財之採賢於黑氏梵志之供養兩手花空更放下甚者遠矣令黠青衣較之二客遂貟數十觴而予亦以板請至酣蓋較者以本以枝以花以寔有草莢雙瓣小藩邨之異如良工之安置奇石於繪事如清人之市業筆枕研床維旅如靜姬之鉛朱亦白悦人閨厭亦一徽解須判綠稱紅黃白間之或本枝錯或花實以序大約得佳花為奇良卉次之若雜然命之爵三行而未榮不獻妍不衆英欲佬為措大酸乎既闋而起予因嘆曰一澗而草百名不既禹高之舌本詘矣方志所收百不一多華錄大譜耳西家施[illegible]辱

于貿薪乎予青衣有手草如蘭叢一本者長五六寸中有草巢如盂而結如組雲諸從者皆北者蓋小鳥之既卵既子而遺子射干者也命以盆植之而擎置之案比於見安鵲巢者志祥馬將以所較勝諸卉遺兒輩已又觴於所謂眺臺者飯僕夫而歸踐所謂鳳凰山之右腋者晡矣徘徊佇立二客感千載不寤者為一噓也嘉其雅地因命觴又下藉卉於小橋之畔行數觴又迫城闉數百武得大胡桃垂陰於月燈之前坐之行觴歸則鼓人在國門之關矣是遊也有天感焉以望氣有地感焉以察形有物感焉以命卉有人感焉以觀化遂記之蓋蘭亭一作實獲我心矣

文太青先生文集目次

卷下

西極文翔鳳著

籧篨戚施解

新臺之詩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注曰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以竹席編為囷狀如人之臃腫而不能俯者因以名此疾戚施不能仰以醜疾云齊女不求疾為燕婉之好而反得此醜惡人也衛人不援大義而以父子較形狀之美惡宣公即好容儀遂可與燕婉耶既不能仰其人必肩高於頂而善為俯既不能俯其人必狼跋強項而善為仰一人而兼二疾此何等疾也不殄可通不鮮難解何言乎醜疾之不鮮曰否以醜疾喻惡行耳醜惡云者非其形狀之謂也曰以醜疾喻惡行是也然俯仰之義亦舛忤費解剝詩人蓋非以目宣公而歎宣姜耳宣姜子其初字之夫而以妻為母其以母道臨伋之際能俯乎不能俯乎有醜而自有甚難為情者其為籧篨也不鮮矣籧篨不殄言其終身無可施面目處所謂視人罔極得此戚施實其張目以配君父而跼蹐無所措躬難為仰而看也得此謂陷於無可奈何之地俯仰不得猶云進退維谷云爾然後知詩人之婉於刺也

醉翁解

老杜曰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王摩詰曰年紀蹉跎四十強自憐頭白始為郎而歐陽公之四十在滁也記瑯琊之山亭曰蒼顏白髮頹乎其間者太守醉也飲少輒醉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三公皆四十而一稱暮景一稱白頭一稱蒼顏白髮年最高何其懷槩之太抵盖有激於感遇之際哉予四十當為曆之丙辰誦之而為一警也許昌道上偶讀歐陽贈沈遵二詩一曰我時四十猶強力自號醉翁聊戲客爾來憂患十年間鬢髮未老嗟先白滁人思我雖未忘見我今應不能識又曰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為翁實少年又曰顏摧鬢改真一翁心以醉安知樂云飲少輒醉是公未可以醉而稱醉未可以翁而稱翁者也予不敢自以為少亦不敢輒自投安禮曰四十強而仕予雖困場屋二十年猶恨其學未就而宦游者七年矣因書以自解

江西提學按察副使李空同先生謚議

浩然之氣直而行夾日之五龍天矯王佐之才名於世承天之八柱崢嶸黃河瀉汗漫之胸華嶽挺琅玕之骨哲匠共推天授雄風獨擅文衡闘草昧於騷壇一代詞人之冠鼓休明於經苑千秋大雅之宗包何孕徐復見先秦法物出風入雅豈徒天下文章壯兩朝墨翰之觀推千古絲綸之命古道既閑於國運忠貞尤表於人綱疏奏寧之横於泰陵光濟之之則憤悲如賈太傅排逆謹之奸於武廟盤遊之日則慷慨如陸宣公旡釆雖焚不掩白虹之氣龍泉既瘞終騰紫極之光振木鐸於豫章坐虎皮於鹿洞草亭之歸海教立布於百城偏子靜之懸河化不成於三聲於三閭而知屈正則之蘭皐蕙晦匪專千賦之豪總八代而仰韓昌黎之北斗泰山定是六經之

派空同之學正樹幟於鴻紳弘治之風尚流馨於故老山河氣作贊玉振於雲門日月名懸錫天章於漢倬

洛陽宿城隍廟告文

河南河南府洛陽縣知縣文翔鳳以乙卯十一月之十一日宿城隍廟詰旦將受事敬告於威靈公之神曰翔鳳獲長天邑兢兢恐玷邵程之里為懼有如以權數為智以擊斷為能則其所長短惟矢忠信廉介庶幣詞愬於鬼神洛下大賢之藪翔鳳其敢以不律取咎別西京孔道倘不閑於大体翼日其何顏再假道以煩父老削迹若乃智謗能薄即鬼神倘不苟求於下士謹祇宿神之宇下布肝腸以相質也

張岐東方伯祭文

嗟公之產其收地登而化星精故品魁梧如巨鎮氣灝汗如洪溟讀其青竹之著撰如掀浪而起長鯨奉其玉表之對晤如開雲而覩藥庭初持節於閩門之上即馳翰家君子以布交情推其道以為堯舜周孔今再繼賞其文以為先秦兩漢不足當追其面質而話千祀之襟尚則以為黃河又一度而澄清余小子獲禮謁於靈臺歸而幾空其腸胃之塵垢不復生古之人與古之人與宜其飈乘入桂之森蓄筆當楚南之寘靈而胡其斬焉不綿後匣琴架書莫之承懟留一燕子樓之閑盼庶幾乎杭素節於皎月証丹心於碧泓余小子繫一匏於汝海即欲少罄其芹肝則焉能有纖比而問公之學行余謹對以砭已問公之詞華余副贈之餘清脫一劍於壠樹繫一觴以祖征巫陽詰曰至止應陟降而來聽

隱客小像贊

蒼蒼者非長天之正色巖巖者豈泰山之眞形誰能囙望芊而測精授柰何即削爪而見神庭夫子之山隱而天遊耶心花閬萬古升沈之營營應圖而求駿馬吾弗敢見鶴而憶龍章將無同嗟嗟秋水之天然儼可掬春雲之對分若爲容月不以斧修蓋白日不以海浴增紅揖六逸于竹溪訪十友于仙宗西極生贊之比於樹眉摩玉之絶峯

聖賢贊十四首

周公贊

制禮作樂曰聖經天緯地曰文周作孔述傳之以是周左召右陝姑與分耶

孔子贊

賢於堯舜生民一人聖不可知至誠如神後作弗及故曰配天

顏子贊

五星之木四時之春淵淵其淵肫肫其仁

曾蒧贊

孟氏之功夫既至曾點之見趣始傳舞雩三三兩兩意思正在忌忘勿助之間

曾子贊

其命維新其德克明修身爲本天下則平

子貢贊

踰日升天疇匹予知築場六年疇匹予思受禮端木與皆偕垂七十子之誠服子其如參而周炎也

子思子贊

上天之載為物不貳與天地參中庸其至

孟子贊

天以地持日以月代孔父素皇孟叟玄宰

邵子贊

十二萬年為一乾五萬萬元為八坤三十六宮來往者春建其皇極邪遝先天

周子贊

太極圖於道州而木於太易君子修之吉主静立人極也

程伯子贊

不遷不貳庶幾顏子萬物得所在春風裏

程叔子贊

坐講在殿立雪在庭尊嚴師道啓佑後生

張子贊

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太和所謂道是以君子有絜矩也

朱子贊

我天子曰賢之有元晦如聖之有仲尼也孔删而朱傳之六經其可誦持也

報姜養沖老師書

門生潛拙南都雖一年所而懷甚惡與江山若異世者蓋即之處於虛舟而若海原在官遊且淹留久而歸庭闈之曠闊至情不可耐安得有佳情況也命裝而北聊以自攄遣竟未皇馳一函往訊吾師而良使渡江追送於廣陵珍頒遠之且賜之藥石嗟嗟當今所稱師弟子者滿眼孔矣我師於門生則父子何啻今咫尺江干欲一至金焦間價夙願然不得輒造里何日一償此二十五年之離況也涖政雖不堪任真然亦不得作套應者以食祿而寸心不可泯也門生嘗攝儀政十閱月矣繼而又攝祠政三閱月矣祠政之不可為以所職紛沓而時與他署為掣肘且緇玄之冗雜而士大半以刹觀為棲止則請託不能一一應也此譏怨之藪而議政亦不可為者以所職有婚姻詞訟亦非禮官所宜也膳部職小小錢穀亦不雅惟客部終年封印為達人駐足處耳南議清議之地是非本分曉幸而山人以為冷而不留可省横議然多一番執贄稱弟子者其來而問道者為誰問字者為誰太半以索利來者也無以應之則鼓唇而道時事執朝政書生舍筆硯之業弗為而至於與聞縉紳之短長天下之不得不趨於亂者此亦一病也以一弟子而師至數十輩欲何為而南都之不妙蓋坐此門生從來真心不二無駢舌於交遊即妻子與朝端無一語異同者蓋惟有此一片堅貞之心花可以不滅而往來於元會之際正恐隨俗點綴則而漸漸換而一當生死關頭撒柄并脫手是以洗發精光濯清江而暴秋日蓋四五十年之外惟有皎皎之心絳常佳一切世局直作電泡耳吾師了人間事出世間法一以貫之造化之机樞到手者知門生寧吾師若也

報蕭少府啓

伏以澄江一足練清飛大雅之胸匡嶽五老翁秀挺高賢之骨戴若華於曙下日奉爲跡於遥空恭惟執事蘭雲披風松霞布月栽大椿爲筆管五花振天際之長虹驅滄海於墨池一幅寫襟前之流翠袖滕閣之浦雲而至晴暉送滙水之濱捲彭湖之雲浪而來隹色浮嵩高之上於是伊闕望幸汝海效靈杖藜者極周道之觀負釜者快

神君之戴而敝邑從未歷於三令下官仰餘照於二天琅琅奉金玉之相衮衮揮雲霞之氣既還轅於司馬都枉翰於彈丸芳訊蔦騫披誦鈞天立奏隆將篚實踞登昆采騈臻雖長者之賜不敢辭而君子之儀亦已過姑授箋使者頓首於臨風倏投刺閽人摳衣以就日

徐司理中秋宴啓

伏以皐陶淑問獻泮水以樂思召伯巡行化汝旁而先被適仰見月行九道秋深値圓玉之宵況平分天運四時金壯應明刑之署恭惟執事入洛價增卜灃功濟金掌光昇卿士謫仙之行已圓玉京劍挂南宮朝會之程將滿觀濤江曲共携八月諸侯遡水伊人不阻一方究在幐地即天中之隩佇盼見廣寒八萬三千户向練溪流映圓暉居然持斧吳剛佳期臨聖祝之期舉觴望天子八十一萬年並嵩嶽偕呼多壽終是愛君蘇軾具借霓裳之新譜淹留諸醉嫦娥繫鵲鏡於神州揭蓋初收杵白瀼洲襟帶宜垂白兔之宮桂窟香風許獻玄霜之粒

鹽臺萬公迓啓

伏以堯舜禹建都之域惟皋陶乃風動四方文武之作邑之鄉非召伯誰巡行諸國仰一法星之入部總三行省而采詩恭惟執事天言口代王綍手携彩鳳五章琢襟標以美玉華霞九綺鑄風格於良金唾雨咳雷長淮本咽喉之水顧風眄電芒碭眞骨相之山鳴即驚人翩振華梧之羽怒而運海翼揮礙日之雲屈軼何心四凶膽膽自蔣堯年有鑿九佐之班偏濟封事日騰既正衡之北指朝廷無事特御憲而西征天開潤作之池姑課形貽於莞海地獻雲歊之鼎終調鉉耳於傳羹表華嶽而爲冠霜臺闢則蚩尤旗墜控黄河而如帶總馬嘶則狼跋卷胡某謬稱伯於九州敬拂掃陜方之館又叨先於四岳欲前驅代狩之旌待賫皇華佇駪征於原隰遣伻洛邑閣望眼於嵩嵩

簡少宗伯沈公

叨命于役餞贐踰格至誨諭之勤談道則本六經而拈天人之與談藝則超八代而扶著作之庭談政則總九司而持中和之印闡所未闡心花與眼界齊開矣出都風雨浹旬渡江濤波射日跼蹐就途倏抵燕再報近從寮友遊覽項燕磯之間有俚句一帙以爲獻

簡董定所

伏處山中毎遣五柳二梧間手藥語讀之脩然且欲立舉矣編烟貫霞之手摘星抱月之胃斯亦河汾之格言伊洛之粹語也某於神農嘗七十二毒之苦心亦聊有解耳

報伊川鄉紳

自門信佳麗之都一丘一壑非不容與寫意視伊汝尺寸山川為兩載所區畫者眞夢想所追赴也況高賢有香山之風對面如風搖玉樹奈何能恝然于别懷乎

報來星海戶部

吾輩所快為交遊之密者唯鷹福塔陰颯馬廿載而相見各華髮也蘭亭今昔之感有裿於衰世人所珍我陽伯者以多藝而弟獨嘉尚其不伐所謂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者也爾時弟嘗以𥳑璧甲乙伯仲而近自江干交馭仲其德器不後伯氏也若乃筆花剪春雲而摘秋月者何容弟代他氏口郢池陽半夜盤飧可當一度華胥調自此以往燕吳異地南北分席世人畫大江而論英雄者無乃以我為六朝人乎恐我陽伯不作如是觀乎激六佳士昨物色之澤潞闡弗值此來當是良緣懸皇極篇一部亦不能墨守詞人體謹以貴贈

簡徐念暘祠部

向者從遊左右校良月於松剎之陰送快風於鏡湖之畔清襟雅晤此生難再而倏胂分手遂作往事石城之工何處問足音乎而肩廣兄又以假還粵佳朋捐我隻影畸依明公久未見部推想當酬以不次弟卜以九月生䰟後直造燕雲當於前途別母孥筆西還攝祠篆云旬惟明公之芳躅是蹈肩老當過吳門便鄙以詢並工皇極篇之已脫木者其他亦旬日殺青藏事附閱也伏疏杭首雲末

文太青文集二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明文翔鳳撰此本爲其七代孫三提所手鈔上卷爲講章下卷爲詩賦雜作乃偶然選錄之本非其完帙

漆園卮言十七卷

〔明〕莊起元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漆園卮言二十四卷》提要

莊中孺漆園卮言序

中孺天性樸醇人也而深于學問之旨往僅見其業舉一班摩盈理境流鑒英藻壹軌于正非近世市門奇詭之習覽之知爲端人起家浦江令不佞耳稱鄰子原以臭味見推許每過從論文章及問所爲浦邑脩舉廢除

序 一

益信為學道愛人之君子移蘭谿復如是無勸然尚未覩莊子之全其為詩賦古文詞亦未盡見也頃余歸西湖而中孺挈

其全以相示若賦若詩若記傳序贊表疏墓公移史牘亡所不彙而中孺之才華學術流布者十七矣大都抱醇而遡源溪

裏而達表即衆體不同而不為詭詞險語本諸性情而津液于彼我上下之間甚隱而顯不強為知所不知不強為言其為仁人

藹如一而已矣夫鄉者古文之道衰哉為詭容奇服者所嘗餓蝕自昆陵唐荊川薛方山二公起接歐蘇諸大家之脈而繩準其

趨當莊之時頹波衝下作者盡如中孺復何憂乱莊生有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即中孺名位日高而素位稱物天倪

自在吾以天倪窺中孺日出而未有窮也敢謂此卮言盡文之變而且足盡中孺乎乱夫卮酒器也中孺異日者淋漓以出令

觀者如飲海水即未無功溥于髮之流其量易窺也

乙卯夏五寫星黃汝亨識并書

莊中孺氏臆論序言

夫文士溯源五際取象二儀盤盪本之性靈發越繇乎煅礪故晦跡潛屋等夫屈鏤湛心一慮辟彼伏雌是以道妙有積贊之崇文藻富揆天之蘊即使迫而後出無待暴之始彰唯其無意于文耳自夫士競紛華奨滋惑

溺不靈之龜藏之什襲含疊之玉寶為上琢竅鑿而渾溫勿存塵鏤於身心奚裨文士生斯安業以俛首遺編按足秇圃欲從旁竇誰與昭蘇計惟軌轍不乖于众趨造詣默遵其孤進有味乎中孺莊氏之著論矣中孺髫綏備宗標緗世緒韶令自晉被滌有

季嘅皮相之祭遭聰膚見之不免五轆傳食遂擬廉夫鐵研矢心癖齊桑翰功惟內重執破中堅謂學不極乎天人終慙正果思不抽於性術卒墮空華神遊魯鄒之墟理抉程朱之窟方且条究二宗以勘百氏良工心苦情見乎詞其曰存心則功先溫養匪

降伏之說也曰習靜則學貴沉潛匪苦空之論也曰虛己則意在取資匪飾賓之旨也曰鎔古則義取集成匪孝闕之云也至曰摹式曰俟命則虞匠心之有盤于通方而業精之跂慧於造物也余讀之始猶之玄經創作君山爲之服膺三都賦成士衡因之

輟筆者而邇鄒簡遠將授簡索序豈
以山陰學脈家有眞傳抑亦偃蹇明
經頗稱全病龔宮商之擊節識甘苦
於斵輪已乎文懷珠〻魚其鱗必紫
藏玉之塵其角必斑玆編也在握生
輝擲地成韵精神相感何弗貫心又
奚庸借齒頰于不佞矣顧惟俗學既

假舉業爲筌蹄贋儒復借性命爲標
幟而孰知夫語潛脩者之正以逐糟
也而務內照者之秪爲堅瓠也中殤
氏處不諱窮出不變塞都青紫無異
衿素履榮潤益勵蘗氷鑒谷宅其衷
灌輸沛其澤坦尒有餘于肯綮詡晃
自別于盤根以彼設施洊其醖藉信

究氣之司心占玄樞之素挈由此搏
綂網維照映今古舉而措之廓如也
然則是編豈徒儌寵利之梯航博功
名之嚆矢云爾是用忘其不文僭揭
數語若曰知言則吾豈敢
萬曆壬子季秋日慈邑楊守勤克之
甫書于齋心軒

漱園初集序

蓋聞蘭陵蕙轡遂挹辭馬之峯並澤汪涵巡控釣鼇之浦扶輿特秀名世聿興莊鶴坡先生學本家傳美由世濟金瀛纘業遡學士之瑤源玉藻飛華紹系緗之箋緒出而味道少即窮經繇映書惟探玄珠於學海鬱飄琴幌弋彩翩於詞林其為文也咀六代之精英漱百家之芳潤當其神交千古每遺以拜之冠譽擣

九衰時倒中郎之徒詞賦則班張並響風騷則屈宋聯鑣枕葩揚芬吐英雜於紙上文河鼓浪瀉江漢於毫端使授簡梁園枚牂避其鋒穎聽蚕河翔以幹謝其雄深佇夫撢彦入其宇範眾妙歸其囊括者矣至乃步承明之祖武躋瀛壖之宗風九萬圖南摶羊角而高翥三千運北矯鵬翼以孤騫加以化洽中年政成單父秉展驥之以暇揮吐鳳

之名蕭翠蔚文絛躍躍陶家
之椰香生筆藻翩翩濤縣之
花是以闌外祥鸞清音叶奏林
間馴雉縟彩交輝貽文圃之
白眉抑驂壇之赤幟矣不佞捧
讀佳藁嘆服仙才如臨洞庭
而聽蕭韶叡枕之音若登玄
圃而覽琳琳瑯玕之寶不揣
陋質敬弁瓊編文愧獨孤序
鴻章於遐珠識慚玄晏綴題引
于太沖既不獲秘之帳中亦
不欲公之海內云爾

萬曆甲寅端陽日

通家治生徐學聚題

賦部目錄

寶婺觀賦

聯兩浙之勝概兮唯婺女爲名區方皇祖之開闢兮駕驕乘于城隅首建學以崇文兮應九五之瑞符贊文物其挺秀兮擅半壁而設都爾其崇碁崔嵬峻坂兀沓寶刹玲瓏珠宮開闔上冠星精而輝煌下亘地維而蹴踧前對百雉雄城以崢嶸後倚七級浮屠以攙槅東則逼邇府治殷殷鞫鞫肩摩轂擊終歲不休吏民萃焉西則依傍學宮蹌蹌濟濟禮旋樂奏按時間舉師生習焉南則洪濤巨浸砯磧砅礚春夏氾溢秋冬涸焦一目千頃稱奇觀焉北則金盤玉壺嵯峨岝崿晨夕射光雨晴改容若滅若現稱絶勝焉盛夏炎蒸萬國紅爐地拆石流民逖無所此焉清暑可以彈解阜之舜絃而悅乎冰山雪巘之與同隆冬觱烈千山鳥絶積墮肌粟渺無人跡於是曝陽可以近騶斿之羲馭而温乎飲醪挾纊之相從勢天矯而制璀璨氣鴻夏而形崆峒高擎遐蹤以突起納風反日以乘通五都之市百貨之廛貿易於其側三教之子九流之輩晞望於其中離明輸巧盡變

態而結搆屈驫杜句擢肝腎以形容雕竒聳特疑鳳巢而鸞翔幽隱砰濶似龍窟而蛟宫余兩令于浦蘭兮浹四期而有竒毎登眺于兹觀兮雖身世其何知嗟駒隙之易逝兮悵勝遊之難追神晃晃而飛揚兮步遲遲而猶夷酹兕爵而拚醉索兎頴而摛辭亂曰

維浙之東稱具區兮至于婺女建劇郡兮負山面水首帶礪兮

聖祖開基涖旌節兮寶壚中峙擅形勢兮瓊樓具闕鎮星離兮八牕洞達宜寒暑兮驂墨趣咏鐫金石兮名曰玄暢猶未盡兮

迴暢樓賦

迴暢樓者婺徽欽江君幼清之所剏也晋詩有迴望暢幹之句故名若之長公清臣同守婺郡余爲蘭令晨夕周旋命搦管賦之授以樓記大畧含隂吐陽借天咫焉潟山踞原蟠地符焉發歌舒嘯託人豫焉緬惟江陵極目仲宣攄其旅懷蕪城愴心明遠寫其隱諷皆以摛藻一時貽炙百祀而余手不習雕繪之伎足不偭瑰瑋之覩祇恐冥搜潛契莫喻弘敞之摹聊以馳精竭神如比登臨之況遂作賦曰

緊坤輿之豐衍亘金柱之山陽臨平原之浩壤傍絶勝之横張樹空中之瑰瑋依蝀霓之翬驤豈般爾所斤斲譿燮態于棼梁仰察星緯俯測土圭揆泉順晷棘矢飛暈寒暑協溫燠之氣向背適明晦之覢近日月之晶耀摛星象之明輝披風雲之幻窅感霜露之霏微八牕洞達四面玲瓏閶闔不膠于南北縱横可徹乎西東毎旨灘辭岔鱗鈞鳥叢生掫集于其下圖書古篆蒲團茗盌雖竒咒伽于其中若乃風清月朗霞燦煙輕雨緜雪積斗近参横登斯樓也則有乾坤

同閶古今一園而彷彿乎身上蓬瀛尋遺峯連濤激
漪乎花卉雜將蔬竹間行登斯樓也則有遐邇收趣
炎涼備宜而依稀乎神遊太清間奇徹俗絕將破迎
斷金琢玉壎唱箎鳴登斯樓也則有物我共適身世
俱忘而惚恍乎沉浮華胥之府憂寐畏壘之城於是
乎積儲仁義不尚富麗修習禮樂屏斥瑰異敦厚追
無懷葛天之轅簡素並盤古混沌之鄉味太羮之豆
登酌玄醴之匏觶非夫復古之曠識誰能命名于茲
世論思石家金谷競侈幾何王氏蘭亭紀勝不磨瞻

彼旱麓有茶若阿含陰吐陽黃道協和襟山帶水青
鳥逶迤麒麟隱軫鵷鶵鬼蓑戚不日而艮止歷傳歲
而恒多祇斯于之式好肖朶藻之有那变不擇貴仕
何慕乎金張之聯結游必群仙侶常偕乎期羡之婆
娑解纏柵而守靜篤怡情性而嘔咏歌且以喜樂坐
隱支公之局且以永日還擁負暘之戈守貞而竟忘
其幻抱一而遐恤其他園斋方興包涵鍾于一擲扶
桑濛汜付于沉于如校愧無李謫仙黃鶴之賦聊讀
邵處士安樂之窩

趙相國園亭賦并序

夫石家金谷富麗歷于君侯王氏蘭亭風流傳于
騷墨點綴川原之勝人巧可以奪天工品題景物
之華一隅可以騰四表蘭江相公中子郡伯經營
一圃足稱奇觀面瀫水之波背大雲之麓實搭峙
其左浮橋鎖其右地不廣衍而勢則聳峻屋不重
複而狀則嵬峩峭壁懸崖盤旋崔崒朱甍畫棟炳
蔚玲瓏累層而上攀月窟而躡天根迴環而下瞰
百川而納萬象斯亦巨麗之區而堪寄味遊之興
者也余今茲主公餘偷隙時一登眺因有賦焉

蘭江佳境趙氏名園依絕巘而樹址傍漸石而爲垣
地遁五都之湊路經百貨之繁當衝突而築圃間寂
靜以無喧通一徑以直上竪重闕之高軒激日光而
反照帶虹氣以斜騫爾其體製環瑋規摹豁達寓目
須臾八荒洞闢若乃亭頂棲白鵲淵底蓄朱鱗止客
堂雙榴森列搬背閣諸卉駢陳不踰一宫之景可留
四時之春暑納解阜之颸卧羲侶于巖牖寒撒瓊琪
之霰望笠釣于江綸方其上客蒞止主翁肅袂負矣

以驅執爵而饋豪飲無箕嘯歌發慨廻眸四周隱隱如在怳上泰山辨吳門之馬栟疑入雲中聽僊家之犬吠迫夫鳥影沉樹兎魄映巵雲出岫而黳黛露凝草而淋漓覩杯斝之稠疊覺意興之猶夷嘆居諸兮已邁感榮枯兮難知羨林泉之可賞何簪紱之久羈聊遨遊以寄傲忘逝者之如斯

浮橋中秋翫月賦 有序

蘭城西滸有浮橋焉前令葉侯之所𠞋也歲久多圮余謂任𠑹新之有艘八十鐵索繚其旁木板鋪其上行人如履平地所以紹侯之明德而志其不朽也甲寅晚夏

郡守周侯壂文宗放艇蘭江余以屬吏治杯勺于唐冢宰舊宅時天氣炎蒸揮汗如雨因進言曰是間有浮橋可以風盍往焉夙戒方舟連環結隊廣可百武長亦如之列几筵環僕從將酒肴供絲竹磬折有餘

磐旋無阻時陪遊者同守江侯及金華東陽陳張諸令君一葦其所無不爽然若去紅爐而就寒冰蕩漾中流夷猶各適飛觴醉月各極本量而止此六月望日也越兩月中秋之望文宗試嚴往衢復駐節江干於時大火雖流而小炎未散先集塔院後登浮橋褰日同遊欣焉踵勝遠山啣月熒熒樹杪之光近水生風習習沙堤之景雜劇更唱于樂府歡意且徹于丙夜東方既白若猶未也文宗解維泉亦旋旆緬惟子瞻紀赤壁之樂希逸賦明月之篇𡺎矣煥焉弗可尚

矣余甚不文難忘勝遊援筆漫陳極知蕪陋云爾
鬫皐彌望極目江濆東西隱軫南北繽紛肩摩轂擊
鞫鞫殷殷什伍其輩千百其群城西之滸二水中分
一洲負鼎鐵纜千斤為舫八十悅渡如雲橫山有帶
潑水有紋千秋不朽葉侯之勲余來作令唯恐或隕
載其明德夙夜矢勤聿命般爾運其斲削完隨補頹
行者繹絡艨艟次鱗橋梁廼鳴夏秋之間波光閃爚
可以納風可以舉爵特方溽暑周侯覜學稅駕于郊
爰舉杯勺周堂罇柰情緒結約移樽浮橋豪與磅礴

肴核雜陳樽俎交錯且游且咏或歌或號中夜不倦
達旦而作倏忽中秋火退西流令行素昊氣當蓐收
兼葭橫浦白露凝晰艮霄二九 四序難儔周侯涖止
振起薪稙踵事增美芹藻是羞舊僚咸集夙興彌稠
第見金烏方墜玉兔初升雲容斂灩水色空澄望舒
若御冰輪可乘隱隱霓幽幽圓玉繩恍惚清虛孟宮
是憑流連繾綣杯勺不勝曙光欲發爵斝頻仍賓起
三肅環廻告登主意未愜猶不敢承黽勉從命實愧
且愉援筆紀勝旨亡繁稱於是為之歌曰流光迅兮
大火西斗柄旋兮天河低凉風颯兮鴻鴈飛湛露零
兮烏鳥啼平分秋兮當皓月晚霞燦兮蒼煙迷漾金
波兮衆玉漏照萬國兮臨雙溪有美人兮來咫尺抱
黃璵兮懷白璧蘋風起兮吹錦帷箭月浮兮動瑤席
流螢下兮落星紅擎兕上兮浮太白態婆娑兮煩鬱
除興翱翔兮情志懌嗟人生兮罹百憂舒嘯歌兮樂
今夕知何時兮續勝遊悵轉盼兮分冊舶意徬徨兮
莫進爽歌嘹喨兮送嘉客

詩部目録

五言古

七言古

五言律

詩目

新嘉驛道中
秋夜赴發
秋晨還浦
登烟雨樓
過金山
太陽巔
登覩象臺
湧雪洞
紫霞洞
棲眞寺
玉露白雲二洞
謁孟子廟
過滕文公廟
秋闈四詠學琴觀書奕棋飲酒
九日過雨
早朝四首
送楚中張大叅齋捧
廣西袁鳳南高堂雙壽

詩目

送臨清張存字年兄壽乃伯
賀杜太府生子
賀王臬司岵雲連舉
茂庭侄登庠嘉賦
萬壻登庠暑作
壽見塘宗兄
壽撫臺二月誕
壽曹思南
壽曹省南
壽李及泉
壽張愼吾
贈盧荃臺蔡公祖
贈王瞻明追尊
贈張二府
贈宋三府
贈陳三府
贈東平州守周存一
贈恩縣令劉冏和

輓詩

五言排律

壽詩

七言律

三吳大水
胡襄懋梅林手卷題咏
送杜太府覲京
送周太尊入覲還楚
送新守張三府進萬壽表
送張令公覲京
張隱君世德詩
秀水鍾年兄高堂雙壽八十
嘉興丘存峰年兄乃尊六十

山東宋獻徵年兄乃堂八十
四川歐嶰谷年兄乃堂誕日
雙壽祭封詩二爲西安劉年兄兩尊人賦
壽郁近老步薛玄臺吳巖所韻
馬春山陳養虛暨元配杭雙壽
壽甬陳翁雙壽
壽陳溧陽吳心塘六十
贈楊洪園宗師
贈縱太初學師

贈別徐三尹春江
贈別朱義翀學博
贈荆溪孝子吳子靖留別
送別孔師由毘陵掌教陞北武學
送蕭司尊歸豫章 二首
送藕年兄歸壽乃翁
送金華周太尊陞文宗 四首

五言絶句

戊申元宵舟宿王峰道中不寐枕上作四季讀

書四首
讀七克西書有感 七首
覩禪經有感 四首
望山寺
江舟漫吟 江風 江月 江雪 江雲 江雨 江潮

七言絶句

龍游舟中遇雪四咏
寄周王涯壽詩 二首

詩稿

晉陵莊起元中孺著

五言古

懷古二首

范叔非多口鞭辱良可哀蘇季黃金盡說秦空手回
二子豈不偉裂僇恒見猜困極思發憤時至如驚雷
立談取相印懸府何纍纍德怨既已報俠烈[illegible]肖厥
人生未宦達時不懷異才不激悲能奮參差戒心灰
摩厲以遠須小往乃大來

淮陰發川兵背倚漂毋飧曲逆多奇計[illegible][illegible]府爲門
丈夫未得志抑鬱難自存一朝乘風雲勳名表乾坤
秦誅項仍戲轉盼捐蹇屯士方窮阨時投足如觸樊
胸中抱現異約結爲誰言曠達崇朝間齟齬何足論

秋夜有懷

深秋白露稀清夜燭影輝懷人天一方寤寐如相依
蟋蟀牀頭吟鴻雁天邊飛感物觸我衷與言重睽違
軒車脂何時誰爲寄征衣姑逐鞅掌隊恐貽偃仰譏
盱日遊子吟加手居人稀願言交加餐無爲空噓唏

離浦有感賦

詰旦發浦暘正值小春節霜紅葉多零月白弦已缺
逡巡違一方唏噓謝同列鶴鹿遮裳帷叟童卧車轍
既駕巫馬星難廻魯戈日古悵西關離今愁南浦別
哀鳴驚鴻雁啣語駭蟋蟀居諸不我留遄征與誰竭
河陽花可携武城歌不絕願言懷好音毋爲忘薄劣

蘭江舟中賦

念予生澤國乘舟固相宜謝彼踰嶺日利此涉川時
極目瞻澄霽傾耳聽泝澌川后靜不發天吳匿罔知

水清石可見帆開山忽移弩箭離弦急騏驥下坂馳
千里不留行百川有所之能會河伯理不問篙工師
孔得川上趣孟深逢源機寄言知道者近取在漣漪

少年行

騎馬騎上襄佩劍佩于將朝遊從許史夜宴攤姬姜
會獵上林內行刺御輦傍悲歌變白日裂眦成清霜
仇家刃相向捕吏錢相當急則走異域緩復歸故鄉
鞭弭揚周道琴瑟娛中堂將相我何有王侯亦可忘
豈如豎儒輩吚唔翰墨場

遊女行

江干多麗質漢水有奇姿體態妖以閒步履綏且祁
泥頰瑩如玉直髮稠如絲飛雁落洲渚遊魚沉汙池
藏深冝自愛簡出將誰知懷珍欲炫世抱貝思售時
借問有結髮答言無齊眉擬舉梁鴻案行鹽眞鈇犁
跳輕禍寔重妄誘詩勿忌

四川曾翙羽年兄乃祖孝子五言古風一章

古來士人孝曾氏稱最賢西川柏亭公千載詎相懸
厥祖參潘邪清白世相沿公生纔彌月而父館已捐

毋胡僅廿二嫠彰洵可憐將壯靡他節教子傚三遷
毋子煢相守伶仃歷多艱公性故樸茂純孝出自然
飬志竭其力靡所不周旋過疾嘗湯藥每夜必籲天
願以身代毋陽九厄難延毁哀過骨立直欲從黃泉
勉生治幽宅鋤茅廬三年子疾不迓顧枕塊情何專
盜至弗爲避亦且獲保全有鳥斲斥種成稔廬之簷
歸來刻毋形事亾如生前學使廉其行旌表介賓筵
春秋七旬餘孺慕滋益虔有子列黌宮夭逝何迍邅
幸有宋氏婦育孫寔拳拳勤渠課耕讀尤在祖姑先
孫才富學海下筆真如椽用能恢祖烈姓字標凌烟
吁嗟一門內兩孀若相連中復遭子夭造物疑有偏
及觀其晚路天道豈不還純孝果食報世澤誠綿綿
泉波仍復湧月魄亦且圓從此參潘香昌熾億萬千
帝錫褒揚詔人賀錦繡篇亂生愧不文附驥勉攀搴

弔浦江郝學博

大[illegible]何寥廓賦形多參差丹頰固莫測彭殤亦難知
君才饒八斗吞吐成虹霓君志藐千古咄嗟耀下帷
與鉉非覆餗膠序已早棲三載芹藻潔一朝棟梁摧

觧紛竟何及朓膠聊以遺嘗讀河上篇更念漆園詞
昔寄今且歸南面不易茲諒君反其眞喚我悼亾詩

七言古

花燭歌送東陽趙年兄登第初婚

余庚戌同門二十人而東陽趙思文年兄最少且未娶京邸連鑣並席忽聞內艱別余先馳歸後余令浦江隣邑密邇今讀禮竣期卜吉乘鸞喜可知已漫咏以志賀云

君家夙抱絕倫才春秋兩榜聯名魁弱冠已班鵷鷺侶青年未娶鳳皇臺爲遵慈艱違北闕星馳烏道歸於越俛思祿養恨終天未忍乘龍弄簫月流光倏忽

逾三秋瑳焉見齒聊除喪其新孔嘉悵不早子兮子兮歌綢繆烏紗絳袍郎貌異翠鈿鴉鬢女容麗鄉閭競訝勝非常孔雀屏前稱並蒂富貴婚姻㞐非小文采風流古來少花燭初從華第迎清夢還從鳷鵲繞迤整行裝上五雲鸞居近秩分氤氳大官賜燕私炙割婉孌蘭房遺細君

壽董母趙太夫人

江東巨族推趙董科甲蟬聯襲世寵姻婭交仍締晉秦詩禮相先法周孔趙家有女歸董君適丁舅氏時方貞偕夫事姑日惟謹脫簪佐之操辛勤家計津津稍成聚里中齡齔催官賦致令剝落不能堪良人抱痾先朝露兩孤甫就口食時猶記慈幃苦不支呼籲不難從地下秖緣一綫加恩斯窺壁徵賢費磨琢分機嚴教成完璞詞源滚發湧江河聲價崔巍齊華嶽長公射策列明朝中省清班近碧霄次公太學才更饒佇看聯翩奪錦標百年全節真堪表雙鳳高名亦復少宸褒軫念報劬勞温旨晰來有青鳥況復嘉辰黄菊開華堂晝錦駢樽罍瓤生敢效東方祝愧乏曹

王七步才

壽徐母

徐母有子才且賢漢庭董賈堪比肩東吳遊學已有年携得囊中萬選錢將來售與　帝王前不虛俎豆勤三遷發星上應婺女曬佇看膝下錦衣旋朔桃安棗供綺筵閨閤優游凡幾千凝霜松栢勁節堅浥露芝蘭榮過仝縱橫筆底寫衷言臨池猶愧非如椽

張令公父母雙壽

漢源澄澈連天碧毓秀清時生聖傑射策金門中帝

心念我東南分稚席龍門桃李頻成蹊兕野桑麻遍
盈陌鋏茲俄頃得民深仁壽髙堂雙啟翼沙上鴛鴦
毎並棲庭前玉樹交枝接海雲深處堯瑶衆絳霞洞
口捜丹液持來祿養佐童顔百歲千秋如赭赤願言
長啟此方氓猶恐徵書下咫尺灑翰予深媿雅歌祝
闕聊效東方客

蓬瀛圖詩有引

聞夫十洲三島渺隔人間紫府瑶臺恍居天上茲
茫海國隱隱仙槎非霧非烟爲雲爲雨霊經臚列

旣寫象于丹青紛事画形堪諧聲于律呂追惟銘
功勒鼎夏祚滋昌揚烈祝岡眷年瀰永皆以借物
明志援義寓言而况上德無疆與天淵而並浩下
情不已借金石以齊堅倘令直致省文中多菀結
卽使繁儀縟節外涉浮夸是以川至日升天保侈
其讚咏朋桃安棗萼封托以闡揚夫非根極心靈
借椽手藻情先文而備至愛逐韵以交彰恭惟
明公殷𡽪夢賚漢席親前禆海東南今推上柱大
江左右昔蹕狂瀾挺節薇垣各黨扶遂麻之直抽
材棘院同科服桃李之公卦代後乎公侯世業閥
閱星光臨于婺女人賴贍依茲者序更仲呂莢蓂
初長氣轉巽宫薰絃始鬯龍虎際風雲之會熊羆
協兕篚之占施澤有年弘錫兆民五福凝祥此日
遂班台極三朋某馬齒中吳鵠稱東越政無一異
才謝十夆而幸揖有道于郭舟龍門獲附奨無媒
于騣徂驥路可騣仰藉蓬海之淵涵俯蝟麥介之
嵩祝良工妙理猶能摛奇幻于縑緗末學俚言恐
未悉徵茫于毫楮秖以宗依百谷佇仰三台詠芝

紆金闕烟霞將酒携玉壺日月借巨靈而行罔象
劒天沼而戲窮溟持無欲以御有形葆長生而娛
短日雖牛涔一勺驚自失于望洋而龍穴千流冀
矜全于濟涸謹奏七言之韵聊攄一得之愚
浙潮湯湯勢連海從古坯凝渾不改撑持半壁有頁
人知是蓬瀛玉仙在玉仙縹緲蔦綠空啼手當年奠
麗功濛汜扶桑浴長日珠宫貝闕吹薰風薰風倏忽
和烟起萬頃洪濤一杯水仙航昇度億兆民沙堤汲
引二三子巨鰲戴山多崔嵬精衛填海疑虛泒滌國

寓言謝知己并携瑤島離塵埃

十洲三島圖歌

披圖一覽驚滄海波光隱躍多奇彩亭亭歷落十洲峙離離斷續三山在金闕銀臺映碧霄霓旌絳節拂雲軿秦皇漢武幾欲到羨門安期不可招渺茫空泛東西日虛無難紀春秋筆不知金石變長年設向人間話仙術　今皇御宇尚無爲海波不揚山不頹翔天窮溟浴汪濊悉登壽域遊春臺乾坤倏謝如朝露桑滄遷移非故步秖有真純不雜心千秋萬古常涵

七言古詩　五

素飆生喜得近溫潮頫首雲林慰寂寥從容指我乘槎路俛借雙鳧省折腰

浦江山邑庭閒政暇客有能畫者令圖蓬瀛於尺幅漫歌以見志云

海鶴蟠桃圖歌

洪鈞廣膜渾無際大塊紆盤盡荒裔包乾括坤有巨靈萬水歸王何擇細霖雨不盈旱不枯谷神隱現稱天吳鼎負中流存厥跡蓬萊方丈峙仙區芝草瑤花何不有蟠桃輪囷披岡阜東方伺熟已三偷携向瓊宮獻巵酒馮風戲沼來靈禽九苞輝彩揚清音徘徊嘹亮多奇態吳歌巴舞應拊心世間凡翮樊籠絡山木從來自斤削何如海上脫塵埃鶴翱翔兮桃綽約擬從方外學神仙浮丘洪涯相比肩縱目蓬瀛依紫府同飧瓊藥飲飛泉

雙烈詩有引

蘭江令滄嶼劉君諱宇烈蜀之綿竹人淵奇發穎雄固揚芬奏賦上林夙嘗九重之簡分符劇邑早收三異之祥頃當覲政之考

七言古詩　六

成竹見龍章之寵錫燕越賫聲第一君親矣報無雙揆厥所繇淵源有自追惟伊始涕泗無從君之先公諱延齡字叔慶號雙鶴秋風桂苑蜀都高折一枝春雨杏壇南國早標數載既陳在廟之俎豆將試入境之絃歌爰發夕乎宜庠行稅止乎滇邑道經武昌舟宿金口詎意萑苻盜作攙襲富貿之貲林木禍延誤及貧儒之艙嗟青氊之蕭索長物無餘悵白水之汪洋遺殃甚慘于時君

毋曹孺人暨妹瓊妞共携抱幼嬰阿陵當倉卒異變之時爲慷慨同心之計望馮夷而即命投汨羅以全貞君之先公因赴愬監司旋撿冠櫬而蒯荆悤忽鬬玉摧殘悲亡魄于楚澤憶遺孫于蜀巘煢煢隻影渺渺長途畏此簡書邑勉從事今歸化凜楊知于暮夜移大理造于福於門閭慨歎恤之多艱亦享祚之不永載有別傳未暇枚詳獨其義激天淵矢孤鴻而單宿報隆鞫育聯三鳳以雄飛長君宇揚季君宇兆皆以連城重寶楨國良材佇看

待聘百朋儲胥萬夏而仲君宇烈今爲蘭令者早薦鄉書隨訴蓼莪之恨前鳴直指獲伸烏鳥之情
朝廷旌雙烈之門郡國欽千秋之範差可勒貞魂於不朽猶未罄隱念於無涯已而魏登甲榜首膺薦剡同籍闡揚懿爍當道褒敘貞芳后土皇天配兩儀而爲烈扶桑濛汜經二曜以爭明惟某景仰英風圖廻轍事目盼雲霄之義手捧珠玉之篇夫亦兢兢佩服永永銘心耳矣又何必雜蛙鳴於大呂濫竽吹於鈞天祇以與蘭江君誼託同舟追念疇昔濤驚之變情懷一體猶餘今茲創甚之悲兼以浦邑既斜舟輿紛沓之衝亦省鄉書期會之擾毋臨池而吐拙爰借韻以揚徽矢筆素雙恐未足發撟傲雪凌霜之特操傾儲彤管或庶幾表暴就日望雲之雅志云爾

錦江春雲高接天峨眉秋月清映淵水秀山明鍾間氣一門雙烈千秋傳君本陶唐帝子裔緬維往事眞堪異先公啣命令滇南武昌逢盜弗遑避盜利財物搜舟中憤恚無獲因刺公財很肆兇及妻女遂携幼

嬰投江溆人生自古誰無死毋子同貞歟有此登無善盡榴丹青弁付文人誌書史君家兄弟不可當仲先朓頴班明光馮寵繡衣得旌烈一唱百和爭揚芳茫茫天道寧終抑燁燁恩綸下咫尺滄海桑田有變時孰與馨聞永不易共妥哲欲泛中流曹娥亦曾浮江滙較茲猶隔雲泥勢留取他年石室收

江太毋節壽詩 有序

聞夫坤以承乾義有嚴於從一震能幹蠱倫無愧於生三心維冰雪之操千秋不朽目寓瓊瑤之什

百代可傳恭惟
江節母太夫人性植貞堅時遭坎坷字兩朞而失
鳳侶子矣無天孀七月而得雛孫煢焉有後并廬
併乘于豪右辔珥耗折于催科仰媚婺姑三十載
歎承菽水俯柔弱息六十春苦伴熊燈幸耳孫策
姓于賢書宦敭彪炳旋
天使奏名於
御座旌旨焜煌享遐齒依稀八旬第一椽松筠晚翠
頌洪庥倣綦三祝亘古來栱柏時馨兹者金天流
七言古詩　九
火玉律吹夷太母冢孫清臣卿
命同守婺郡共承乏下屬馮藉末光香火幸借於枌
榆氣味更投於蘭澁閲覽一編之始末稔知三世
之枯榮凌霜貫日之嚴標雖媛谷寒生於六月戛
玉敲金之雅韻將陽春寡和於三人自慚管蠡之
無長誰許貂狐之可續秖以低回軼事信彼蒼之
報應無私佩服名言筴諸公之賡和匪偶弔黃壤
而追懿節真可勒銘於景鐘附青雲而奏蕪詞竊
慮貽笑於覆瓿云爾

吁嗟乎海濤浩瀚難窮究天上發源來星宿山岡巘
崒誰尋探地間起脈從終南徽獨巨觸有君彼節義
名門亦如此江母曰嬪纔兩年適丁不造亡所天幸
懷遺腹已三月義重存孤忍顛越矧有高堂白髮姑
代夫終養如慈烏閱歷艱辛已千萬穹蒼美報如還
券子既成立孫復多嫡長脫穎先鳴珂厥初小後
乃大一綫真傳毋所脊假令當年輕一生孰與趙氏
爲程嬰享有遐齡七十九累被旌書世稀有珠璣錦
綉沽紬緗形容節壽真非常純生愧匪相如筆聊與
七言古詩　十
共姜賡如一
　　梨棘詩爲徐丞賦有引
諦視借箎無年情彌殷于卧轍思何有日誼尤繼
于懷棠覩祖帳之盈途更添芳草聆驪歌之徹野
悲送行旌恭惟　寅丈毓質端和禔躬肅慎才優
百里夙呈鸞鳳之音績滿五朞宜振鵾鵬之翼何
意浮雲之色竟遮烈日之光報輔王官重孤民望
襜帷觧去如離襁褓之安簞豆遮將誰與乳哺之
愛於焉鶴果丹絢縣志亦文溆水灘頭誰砥狂瀾

于北涯暮春晚景孰留監麗于東君披圖而稔遺澤之深閱像而寓寄愛之遠某義重同舟愴無共濟之會郵聯一體痛生分骨之間凫翼雙飛冉冉雲端聯目馬首獨往行行道左驚心爰奏七言之章有懷未吐還看千里之月永矢不忘

蘭江夾道多楊柳春色青青浸杯酒折枝何恐傍行車兩袂逡巡惜分手鴻鵠一去不可追驂騑望處空徘徊況復臨岐重離別試問途人知不知

俠客篇

少年學劍學不成頭邊襖短髮弄兵性格豪舉喜任俠身命可擲鴻毛輕王孫公子執鞭請勁國強侯擁篲迎紛秦質子能出語出楚援師特劫盟坫壇恢復全侵地書札招降未下城舉手上下授意指投足左右成震驚威靈可使山嶽動計策能令滄海傾龍爭虎鬪多馮力狗盜鷄鳴空附名捐軀殉難徼天倖滅虜殲倭流義聲勛高立受通侯爵餘勇還堪賈後生

五言律

金華發棹

晝鷁離江閣秋晨泛水濱帆開移岸樹棹舞破川鱗碧漢搖星月清波見石磷漁家燈火晚指點問迷津

嚴灘眺古

浹卉爲越令今始過嚴灘奇峭天台壁潆洄宿海瀾山川依廟古星斗落潭寒懿彼磻溪跡難將一樣觀

錢唐渡江

風靜陽侯息扁舟蕩漾輕魚龍何寂寞霜露自淒清

水潤中天坐波恬平地行蒼茫多綺閣知是武林城

西湖泛舟

越地饒佳勝西湖得趣多鷁槎浮月窟漁艇唱陽阿島嶼樽前動林花鏡裏過前隄遥更好無奈夕陽何

經徐州作

策馬懲彭城雄圖信有名山形縈泗遶河勢接天瀠四面當衝哭千年起戰爭只今寧息久猶恐楚歌生

過黄河

發脉來天上歸王入海中古今原不息晝夜自無窮

易面移村聚驚心坐艦艟眺懷炎漢烈白馬築宣宮

辛亥初春北上赴選將晚感賦　高唐州作

風景淒還煥萌生稿復蘇山光雲外媚塔影望中孤長道鞭加肴殘陽渡急呼纚纚車馬客誰割利名途

北上途中有感　次止作

北地多寒苦年來倍愴神無人安屋堵有我逐風塵細草和愁長空廬入望頻那堪追賦緊何處是陽春

曉發浦江

畫角微城隅征車促登趁梆風搖尾翠荷露走盤珠

水急潺湲渡山高嶻嶪踰王喬何日過倪與借雙鳧

武義道中

為吏苦逢迎南征又北行畏炎時未爽避險路無平橋鎖溪龍卧藤纏石虎橫畫圖如在望頻使旅魂驚

宿東平州

東平古建國入境正嚴寒睠彼為善樂嗟茲行路難晚樓孤月冷晨發落星殘行役從來苦何如一壑安

覲歸南次涿州

都會多勞擾長途聊息機風微姑貰酒雨冷稍加衣

情與雲俱淡春隨草共霏莫辭行役苦何日可遄歸

過雄縣湖堤

砂磧多經歷欣逢曲水隈錦鱗依藻躍文翼繞叢迴斷斷虹橋接波平鷁舫開西湖應彷彿只少挈壺來

新寨驛道中

春日經郵傳凝眸思欲勞梆條南漸暗斗柄比彌高起早衣恒濕行忙轄不膏宦途何日了虓逐網英豪

秋夜赴婺

山月啣雲樹天風拂露枝悄寒秋半景閒寂夜深時

燭影輝危路蛩聲語隔籬何如高卧者鼾睡揖軒羲

秋晨還浦

命駕當秋早晨趨氣更涼露凝桐葉重月挂梆梢長鳥影穿雲嶺泉聲瀉石塘颼飫清思遠隔塢起滄浪

登烟雨樓

四面烟雲合千家雞犬稠離吳新海蜃入越小瀛洲地主携佳釀山僧引曲樓憑虛霄漢近何意問歸舟

、過金山

誰將一拳石堅立水中心雪浪淘今古風烟掃陸沉

天根浮沒見地軸渺茫尋幾度生惆悵龍王失虜金

太陽嶺

初陟太陽嶺還疑上九天回頭雲漸下舉目日將連
鳥道懸崖逈年腸曲徑旋宦途多險側較此孰爲先

登觀象臺

百尺層臺逈登臨絶市囂璣衡隨步履帶礪偏雲霄
月窟攀疑近天根躡不遙剛風應可御身世似鷦鷯

湧雪洞 初訛水洞

夙聞蘭洞好寓目果多奇龍噴流瓊液虬騰蟠玉枝

山雲迷遠樹庭月映新匾柯爛渾忘卦王喬與等期

紫霞洞 次觀乾洞

石室何寥廓蜿蜒信有靈彩霞連碧落紫氣滿蒼冥
軒帝藏神跡淮王貯道經翛然思物外此處可逃形

棲眞寺 趙相公讀書處

禪院多幽寂行遊與渺然松篁盤谷轉棟宇倚山旋
神爽千秋炳篇摩百代傳拜瞻迴旆去搔首未能前

玉露白雲二洞 路崎嶇不果遊

尚有神仙境吁嗟行路難離奇疑島嶼搖曳似琅玕

于壑盡豁谿兩山何鬱盤頹爲雙翼爲往復藉輕翰
蘭谿舊有諸勝宦遊者嘖嘖稱絶余自浦江更調
兹邑甫到任之詰朝適符輿張年丈從寶婺查盤
過縣公事旣竣邀往登眺咏此四律多未竟其槩
也

謁孟子廟

亞聖功彌大何容贊一詞因來瞻廟貌遂爾肅威儀
松柏千年古榱楹百代宜循墻延佇久日晷已西移

過滕文公廟

一時興政教百世作君師特廟存遺愛疎松寄遠思
齊梁雄戰伐鄒魯盛文辭在昔無英主於今嘆黍離

秋闈四詠

學廨

棘院抽材處深嚴絶境費薜蘿延地邈松栢接天高
尺蠖存身逸絲鷹立臂勞希夷百日寢習慣是吾曹

觀書

深秋日晷短獨坐夜偏長宇下蛩吟月天邊雁叫霜
誦詩知美刺讀史識興亡寤寐羲皇侶何心問未央

奕碁

禁院久嚴扃濛濛雨欲零碧梧隨候謝丹桂與時馨
對局神堪寄忘機意不縈桑滄多變態吾欲解樓寧

飲酒

馬首未能東淒其怙凜風巢梁虛去鷰遵渚待歸鴻
西氾戈難退南箕鈹易窮寂寥無可慰浮白破愁容

壬子秋日應檄與浙省簾外事先以典試愆期早
赴久羈無聊特甚已而公署清幽深秋氣肅回視
縣治簿書鞅掌何啻什伯然而浹旬逾五旅況蕭

森非如四詠所云昂度晨夕縱筆漫吟聊志其景
倘欲求工復自苦耳

九日遇雨

九日扃嚴署濛濛雨點苔空中思殿閣望裏憶蓬萊
雁隊川雲隔魚書浦月違悲秋同楚客作賦登吾才

早朝四首 癸丑入覲作

禁門何刻啓羲馭始初升萬國衣冠盛千年禮樂弘
滑稽供應對窃兆冒趨承肅踴同夷夏遙瞻玉几馮

其二

雞唱五更聲趨蹌入紫城樹搖殘月澹旗颭落星明
咫尺天顏近須臾日奏行誰云門萬里葵藿可前傾

其三

萬戶猶嚴閉千官已整行珮敲遙接曙燭影近連城
夏曆欣初紀虞歌喜載賡微臣何以報頫首祝昇平

其四

周禮宗姬聖秦儀陋叔孫玉繩龍影動珠履雁行繁
辨色瞻天遠聞聲想帝尊杞懷徒欲獻莫使叩重閽

送楚中張大叅賁棒

三楚旌旄重中台星象高辭家乘范轡趨闕獻方桃
古驛聞鐘遞深秋浥露勞遠懷何以慰徙倚欲投醪

廣西袁鳳南年兄高堂雙壽

少年登上第辭闕省雙親淮月歸心迷江花入興新
人爭看錦繡案擬上鱸尊愛日旋移孝還將獻紫宸

送臨清張存宇年兄壽乃伯

猶子情偏厚成名別帝畿甲科文比玉歸路錦爲衣
世德彰前美流光映後輝一觴酬積愛時草似君稀

賀杜太府生子

天上賜麒麟爰酬明府仁芝田流澤厚玉樹發芽新
懿鳳占初念荀龍瑞有眞大椿丹桂接世德印蒼旻

賀王泉司岵雲連舉二子

天上麒麟種人間瑚璉姿並遊仁藪異雙捧錦堂奇
竇桂飄香日王槐藉蔭時還誇元愷美世濟在于茲

茂寔姪登庠喜賦

玉洞桃千樹高攀占早春連枝吾輩晩發幹汝曹新
風羽鵷凌漢霜蹄驥絶塵佇看萊綵服旋與報楓宸

萬塀登庠喜作

五言律詩

杏林春色麗喜汝折高枝浪煖龍翔日風和鳳舉時
雙親旋可報半子亦無虧懷璧毋淹久明光奏帝知

八

壽見塘宗兄

杏錦添春媚佳辰啓壽筵鶴翀騰海畔麟瑞藹庭前
萬里輕珠履千秋種玉田載歌行葦什世澤幸相綿

壽撫臺二月誕

春日宴桃李和風入座輕堯天山谷靜禹地海波平
陶冶三千士謨謀百萬兵年年南極宿常對紫宸明

壽曹思南

振鐸蒼姬裔梁溪寄一廛齊眉偕淑配楼武有賢傳
豪俠來千里虛恬息萬緣何心綿歲月仙籙續新編

壽曹省南

蒼籙白文昭幽棲傍小橋神閒貲亦寂骨傲帀輕朝
貴客盈珠履佳兒奪錦標斗南星正曜歲歲燭天高

壽李及泉

柱下宗清淨君今紹祖名觀棋柯已爛煉藥鼎方成
軒盖此身外湖山對面橫遥看蘭桂秀行與振家聲

壽張慎吾

五言律詩

漢代留侯裔修眞從赤松青纓迎日馭彩鳳集雲封
祕厎陰符容鑪中火藥鎔滿庭森玉樹歲歲映仙容

九

贈虛臺蔡公祖

當代文章祖中吳擁節旄海波平地靜台焰燭天高
世德光麟畫餘輝起鳳毛馮依同盖載瀝膽幾抽毫

贈王瞻明道尊

往歲承軒蓋茲晨遠旆旌威名山嶽重報効羽毛輕
南海波濤息東方詬誶平殊恩天様潤直到浦陽城

贈張二府

古粤賢聲著中吳玉節過仙才京邑賦瑜政麥岐歌
召樹懷人遠廉孺棲境多危言聊頌德未許配陽阿

贈宋三府

天子念南圻分符下　玉墀真才當帝簡善政與民宜
河上宗清淨車前問瘼痍陽春如有脚生意上新枝

贈陳三府

世德追麟閣新恩出鳳池棠陰仍不改芝馥喜初移
俗以萊公茂民因召父宜緇衣相繼好看取口碑詞

贈東平州守周存一

嘗讀小東篇懸知征繕艱蘇民無上策柔遠有真賢
為道愁投足龍門喜並肩臨岐知更別未忍着歸鞭

贈恩縣令劉嵋和

我亦將為令君今蒞此官莫云棲枳棘且自入芝蘭
語諳知情切行行畏路難須過非索賦兼為報平安

贈清河令徐藎東賦

跋涉風塵際仁郊喜再過星勞巫馬乘里誦子游歌
鄭驛賢聲遠劉鞭惠政多何辭折腰苦師法在清河

贈余丞二首

長材堪大受屈跡贊鳴琴剪惡抽荊棘存孤沛雨霖
劬勞經國賦清白守官箴食報將何地惟看棠樹陰

又

黽勉趨王事真心只為民計程多犯雪歸路每逢春
紫闕風塵遠丹墀雨露新無辭折腰久看取沐深仁

北上過陽穀視來西賦贈

一入簪纓籍詎容恤所私居官能自愛獲上允將宜
鶴和親無忝鵬飛舜有期吾宗將日大為汝慰遐思

贈友人文學

宏聲彪原早巍科擬未遲神龍藏變態威鳳斂奇姿
得雨舒鱗日乘風展翼時方知豪傑遇能破世人疑

又

結契當年好修書此日稀祇因分兩地空使繫千思
傳築拋墻杵姜磯捲釣絲聖朝搜佚士早慰故人知

辛亥初春北上赴選偕敬菴行賦贈

趨闕當春早肩輿喜並依歷高天漸近涉遠境多非
風日防溫冷晨昏護渴饑本原殊可念從此莫相違

贈醫士朱太和

紫陽遺澤厚潞水一垣居秦越人仍在岐黃術有餘
大椿經歲月丹桂秀庭除世德真堪羨沉吟我不如

贈尚隱詩 爲臧心渠作 二首

誰謂羲皇侶於今不可尋素心珍赤子白首賤黃金
庭嘯羅隹卉池寬畜巨鱗山中多富貴吾欲早抽簪

又

北歲辭鉛槧幽居托一岑乾坤憑笑傲今古任沉吟
點景移山蕙忘機狎渚禽恍疑王子晉抗跡遠清襟

贈潘懋卿暫移姑蘇

周旋積厚誼契濶生遐思三益惟資友四知更有誰
詩豪陶謝與筆擅鍾王姿此去無淹久勞人念別離

贈周太尊考滿 十首代作

報政三年久懷恩萬姓多遷鶯皆頌德賀燕起新歌
霜肅消稂莠風和長薜蘿福星懸照遠處處映清波

其二

秩滿二千石囊空子母錢無金交要路有鶴伴閒天
碑口傳存愛棠心憶去賢東南勞鎖鑰不用苦攀搴

其三

卧理渾無事瓜期已及秋周詩歌召伯夏諺誦諸侯
奇羽仙人洞崔巍刺史樓使君飛舄去誰與續清游

其四

清風着三楚湛露潤雙溪爲岳忘身貴能官動主知
桑麻落秋實桃李長春枝欲識遺恩處還看贈別詩

其五

婺女稱雄郡君侯抱異材結繩平競俗吐哺活孤孩
碩望傾衡岳清光映上台政成膺寵召咫尺自天來

其六

爲郡才偏老居官望獨清姓名書玉陛惠澤布金城
柘影晨鋤穩雀聲夜柝寧恩深何以報攀轍有餘情

其七

長材叅劇郡治行久稱奇止水同清日薰風並煥時
紀功高牧伯誦德遍氓黎不盡臨岐賦悠悠寄遠思

其八

刺史古來有如君今獨無燭奸懸寶鏡茹蘗勵冰壺
村舍除鈴鐸兒童飽啜餔秖愁難借寇何以絶追呼

其九

君原荆楚傑才亦海門濤萬壑涵塵垢三山倂境豐
鵰颬颷比陸龍雨足南阜沐浴殊恩久歌驪思欲勞

其十

昭代二千石君還第一人清操金百煉勁節弩千鈞
守道何知俗憂民不顧身徘徊凝望遠無計滯車塵

送張貢元赴京

折楊臨祖道聊踐上京阜回首鞭聲遠橫腰劍氣豪
多君麟閣品有子鳳池毛燕越傳佳問槐黃兩地豐

送黃戶部鳳衢浙關稅完還留都

二月春光好行旌拂栁枝庭無頭會政路有口碑詞
蓬底瓊峰轉尊前玉樹移願言時寄語千里慰深思

送武義大尹辨

廉叔來方暮如何去獨先萋莪因有恨蘭芷竟無緣
古驛催長道新愁寫短篇枯楊無可折窺月影相憐

送吳斗南學博

莫逆憐同調驪歌不忍聞遠山移日去平水帶潮分
杏色彪龍彩槐陰覆鳳文相思無奈處常恨隔重雲

送別林學博陞令尹

把袂送君行徘徊重此情杏林饒雨化棠樹襲風聲
鶴俸囊無羨麟圖望不輕遙知新政好萬里一江清

送張五雲父母謫歸

行行憐衣旆贈淡上楊枝三載甘棠澤千秋廉石思
丹心留帝眷白首慰親慈莫道蟠泥屈淵觀龍躍時

送黎三府謫調二首

春暖情還深蒼黔為失慈行行遮馬首色色贈楊枝
會毋投機日獎驅點璧時無緣能借寇延佇有深思

又

惜別河山渺覩棠倍愴神恨無繩繫日漫說馬廻輪
栁暗迷千頃囊空伴一琴使君飛鳥去誰可步清塵

哭涵初甥年兄

京國輕分手常懸兩地思忽聞梁木壞不信泰山移
湘水初沉日中山長醉時永懷黃鳥怨含淚寫新詩

哭張少虛司理

三達重清時鄉邦有所師斗山方在望桑海忽初移
棠樹垂仁遠蘭枝毓秀奇凌烟圖像處世德永遐思

哭義烏令朱鄂田寅丈

憐淡藏舟色希嘘掛劍情故園無畫錦陌路有貞珉
修短浮漚刻榮哀鴻羽輕獨留千古恨萱草爲誰生

輓詩 為周文學父子相繼而殁作

白日墜虞淵青郊草欲芊薛家仍再世報國竟何年
異翼飛丹旐悠悠更素旃還期留不盡龍種表凌烟

弔薛玄臺

浩志凌千仞膽操降百川如何霜露變竟使𢑴華遷
後學遵衣鉢先天絶簡編漫云南面樂莫解淚潺湲

弔趙太姑詩

淑德茂深閨三從世所推口碑銘節孝錦字寫榮哀
懿鳳乘風去荀龍得雨來還看紫泥誥次第下丹臺

題月心庵

結庵背城郭車馬静無塵一切離空色三生了幻真
有僧參悟早無客叩凡頻羨此阿彌境堪容物外身

五言排律

休寧程泰寰年兄高堂雙壽

程翁好急困内助復稱賢有子能華國多錢不買田
綵衣承愛日珍膳奉長年親慰青雲望人榮晝錦旋
芳隣欣不遠歲歲寄華箋

上虞徐一我年兄乃堂七十

慈闈聞子捷况復早還鄉喜劇今多勝悲含昔不忘
雙鸞憐隻影三鳳惜中傷懿爍標家範嶷危起國祥
松筠凝晚翠芝菌浥天香流水飛仙棹行旌帶夕陽

越中多麗景借艷好稱觴

宣城沈逸少年兄乃堂七十

太史風裁烈仙郎蘊藉閎執儀曾舉案課讀每篝燈
松柏經霜勁芝蘭帶露榮昔緣夫封贈今見子騎鯨
捧檄還鄉井驪車別 帝京風雲如有腳魚鳥若多
情稚子迎歸馬嘉賓薦壽觥婺星光正耀常傍 太
陰明

山東歷城汪麟陽乃翁七十二首

位列皇華使寧辭晝錦遊雕鞍經古驛花詰錫初秋

去樹東偏好傳杯晚更稠芳隣爲埽舍上客共鳴球
不盡趨庭戀還將報　晃旒

又

行行馬首東綬帶拂微風捧檄情何切持觴喜更濃
世稱文繡虎人賀遇登龍畫棟雲藏雨瑤篇霞映虹
短歌將遠酌歲歲祝華封

壽詩

自結萬山隱年光鞭電奔手栽松樹古身掛鶴衣輕
爐鼎高人煉谿荳靜叟馮玉笙廻日轉紺水泛桃汀

五言排律　　二

桑海乾坤換琴樽夜月淸直看巖石爛千載未須論

懷慶楊景歐乃尊風木悲章一首代作

淸白關西迴恩榮與比稀擬將萊服舞忽報帖雲飛
秉孝尋家路輸忠上　帝畿焚黃揚懿美寫素闡幽
徽罔極今如在榮褒世不違

同年顧思蘭母貞節挽詩

苦節著當年從容性所然從夫共伯誓訓子孟軻賢
操與淸霜凜心將白璧全　九重旌懿德四海和褒
篇松柏栽幽域芝蘭長曉天鳳雛文燦爛騏子足騰

騫北地連城寶南河萬選錢芳名標　紫閣華誥賁
黃泉逹孝真堪羨雲仍盡勉旃

五言排律　　三

七言律

北上途次景州雪後早行

雪後餘寒尚逼人晨行僅喜路無塵跡梅放白全粧玉弱柳含黃半嵌銀快馬却愁迷去路遲輿猶可躡來輪長途未得旋弛擔茅店忙沽麴米春

南還至東阿山路崎嶇有感

逐日驅馳未息勞那堪下下復高高愁看蟾影人千里怕對菱花鬢二毛縱飲共誰拚放浪浩歌且自解牢騷故園桃李應饒笑莫道歸時風雨遭

途次清明有感同愁鄉作二首

客子驅車出帝京忽驚節候屆清明陌頭嫩柳舒春色枝上新鶯弄曉聲青塚纍纍茫不識白雲漠漠渺無情笑啼兒女皆成幻何必多營困此生

又

每記清明折柳條青青路側似今朝春光半去隨人老景色全非與物消好詠自知慚白雪多情誰可度清宵浮生到處堪行樂得失應須付鹿蕉

登仙華山

仙華自古號名山乘暇携朋始一攀曲徑紆廻旋上奇峯兀突插雲間聞蟬逾覺幽情遠戀壑渾忘吏事殷果有紅顏生羽翰請從卜築不知還

又

遊客從來莫憇安須公題爲結蒲團雲中犬吠仙家景月下烏啼佛國寒霞映碧巖開錦繡露凝翠篠濕琅玕登高愧擬相如賦願借山靈永不刊

仙華山浦江之最勝也余令茲邑偕同門趙思文年兄遊于其上因嘉前令須公日華刱梵宇一以爲憇息之所遂詠二律以紀之

三吳大水

大浸稽天莫可遮那堪沃壤盡成窪遠山松柏全巢鶴近水樓臺半產蛙漁網集來叢戶牖仙槎泛去逼雲霞可憐歌舞繁華地化作洲前蘆荻花

胡襄愁梅林手卷題咏

聞說當年有將星幺麼不敢復從横堯天在昔攙搶掃禹地於今海浪平吳越萬家供血食乾坤千古識威名少年空有終軍志未許當場漫請纓

送杜太府覲京

江干曉日映征袍望裏如增使節高澤灑廿棠深雨露名鐫廡石動雲霄清輝久已光麟畫世德還看起鳳毛祇恐當朝留夙望空令竹馬候西郊

送周太尊入覲還楚

爲有朝天　覲紫鑾雲生故國暫盤桓彈冠遥跂春華苑接浙忻離畫錦欄一路清霜隨劍珮萬家愛日戀𮪍鞍嗤恩最是難回首賦就應知鏤肺肝

送新宇張三府進萬壽表

七言律　三

雲橋彩鷁氣翩翩江上遲君啓別筵佐郡循良嘉績朝天獻納頌長年津亭柳暗淮揚雨驛道花連海岱烟名向黄金臺上紀張堪此日獨稱賢

送張令公覲京

江皐日麗錦袍新知是趨朝第一人平于未須誇翰藻漁陽誰許竝經綸聖明已早虚前席卓異應先賜御环此去恐難仍借寇清輝耿耿列麒麟

張隱君世德詩與戌同年張伯鱗高堂具慶乃弟鄉科

隱君世德冝堪羨食報蒼穹有後賢餘澤[illegible]來宿海新恩猶見上凌烟文鴦丙兩交棲翼玉樹孫孫竝接肩從此熾昌何足論好將勝事續新編

秀水鍾年兄高堂雙壽八十

池陽蕭令多陰行養得先天抱大還偕老堂前稱渭水義方膝下有燕山曲江緑服娛萊舞蓬島祥雲遶畫欄擬祝千秋頻跂足東方桃近可躋攀

嘉興丘存峯年兄乃尊六十

汀令深恩多去後喜添甲子值嘉辰仁風久已歌

七言律　四

雉世德還看起瑞麟捧檄堂前將愛日奉觴膝下餘春吳門東去君家近歲歲緘時當酒樽

山東宋獻徵年兄乃堂八十

慈母高堂八十餘喜聞遊子薦公車一封好信馳千里萬頃恩光播九衢命服賜來班服舞王顔別去毋顔舒依依膝下承歡愛不是長途聘倚閭

四川歐嶔谷年兄乃堂誕日

慈幃佳誕值新秋一葉金風暑氣收白首昔緣夫封服青雲今報子鳴球千尋古色松筠翠百和微香[illegible]

爵忝捧檄承顔何足喜須將軼事　上宸旒

雙壽榮封詩二（爲西安劉年兄兩尊人賦）

御屛久已列勳名忽報絲綸出　帝城懿鳳昔年占隱德苟龍此日慰深情千秋佳氣騰南極萬里清風播北平偕老庭前繙寶帙令人三復有餘榮

又

九重天上賜褒封百歲堂中有豫容鳳使飄來雕勒爛鵷班拜處錦衣叢蟠桃已見多番熟丹桂還看次第榮更泛仙槎問年壽海濤歲歲涤壺蓬

七言律　　五

壽衛近老步薛玄臺吳嚴所韻

蟠蟠國叟笑顔開爲要瑤池覆紫杯渭水未須誇盛遇燕山猶可接清才南星世仰千秋照東海君能百折迴更老漢廷曾下席還嫌蒲聘自天來

賜吞山陳養虛暨元配杭雙壽

太湖秋月浸夫椒知是僊居映碧霄珠履迎來多問字石基敲處有觀樵文鴛渚畔交棲翼玉樹庭前盡發條幾見洪濤枯又潤一卮雙祝瑞烟饒

壽南陳翁雙壽（翁原姓周從册姓陳）

蒼姬世籙繁南國渭水恩深接有嬀翁仿片言平德怨計然餘策酌盈斟東方幾竊蟠桃至上苑旋携月桂來更喜齊眉躋上壽一詩雙祝愧新裁

壽陳溧陽吳心塘翁六十

南極祥光照瀨溪蹁躚鶴髮是安期幾番過眼三朝盛初度驚心六甲移蓬島曉雲騰貫局琴樽夜月映齊眉更看芝菌多森秀咫尺封章下　帝畿

贈楊洪園宗師

一林杏山灑東吳頓使寒崖盡轉蘇傾召擎天椎

七言律　　六

在江洋陳海洗榛蕪雲落碧湖觀龍稱霞映丹丘鳳雛再世沐恩同蓋載寸心時取對冰壺

贈繼太初學師

少年苦礪氣如虹壁立中流勢不東慷慨欲輕嚴渭跡委蛇姑伐辟廱蹤拂衣漫弄青溪月對酒高吟碧樹風要識庭前留不盡須知日下有游龍

贈別徐三尹春江

十月霜紅滿曲隄淒其何忍聽歌驪羨君橋梓緇衣好愧我蓬麻岐路迷捧檄暫違行且止攀轅難舍已矣

還啼江皋咫尺遥相望信宿鮮鴻便可携

贈州朱養狮學博

天上文明聚德星泮宮璀璨似蓬瀛紫爲鸑鷟黃爲鳳東有珣琪南有瑛莖至風雲看瞬息一時踪跡念生平歲寒不改氷霜意還倩梅花寄遠聲

贈荆溪孝子吳子靖割股

古來純孝皆堪羨獨有吳君事亦奇療毋不難輕萬死顱天直忍析微肌㒷心隱與明神對挺節高將岱嶽齊慨殺當年徒養者東流砥柱復廻西

送别孔師由毘陵掌教陞北武學

陽關何忍唱驪駒目斷征衣望轉汁百仞泰山瞻魯國萬家宗樹蔭中吳帝京采藻觀龍種上死看花引鳳雛杖策欲追追未得天衢肯使辱泥塗

送蕭司鐸歸豫章二首

三載專城鎮越東新恩特簡摠維紘廟堂方倚經綸略丘壑何堅痼宗東宗樹萬家栽召德口碑千里勤裴功無繇能縮陽關地秖咏清風伴去鴻

又

萬頃洪濤洶海東急流勇退解綱紘寧兆蘭蕤消庶慮欲覔參苓養淡褱华餘笑談清白兒一肩收拾轉旋功鄉生素不爲虛想願蹈高蹤附遠鴻

送蘇年兄自吳歸壽乃翁

仙郎意氣逼雲霄千里遨遊涉海潮就我欲衰司馬賦還家擬上舠方桃燕山椿桂舒榮晚渭水熊羆入夢遥南極有星依北斗年年不覺爍柯樵

送金華周太尊陞文宗

臣時經濟冠千古名世文章冠二京忽報鳳書從

下還驚鴻羽白南征盈車化雨濡帷蓋滿路清風旆旌不替侯巴難問字依稀咫尺是蓬瀛

二

寧愁天路懸凡路更喜文星即福星召樹村村歌勿翦孔林種種沐初榮卿雲彩裏騰芝彩瑜日輪中燦玉英銘勒難磨蝕上石消泯何以報生成

三

禹地泮泮大國風文星兼照浙西東魚龍潛海爭飛躍鳳鳥棲山欲奮鳴獅瑩德雅同金作礪温規還借玉

爲攻鷦鷯欲附瓊林遠一札須勞萬里鴻

四

㲉水灘邊仙舫行那堪葛井不勝情鼓龍水底驚旗幟烏雀空中駭旆旌時雨過林桃李笑和風入座管絃淸懸知大雅難追躡可許蛙鼓一奏鳴

五言絶句

戊申元宵夕舟宿玉峯道中不寐枕上作四季

讀書 四首

玉榧還元氣勾萌始放芽乾坤生意到最稱讀書家

其二

誰云夏日烈偏愛好陰長高枕當書案神閒氣自凉

其三

散步庭前菊呼童收落英夜深丁癸戰煮茗倍餘濤

其四

歷歷梅枝瘦寒香玉有神檢書多趣味好共評

讀七克西書有感

傲爲百罪總謙爲萬德根　天主首勅戒人當愼其門 右伏傲

妬念動殺機恕心行陰德仁忍於此分際于切毋惑 右平妬

貧賤在一時富貴在萬世祛貪以養廉是謂扶眞諦 右解貪

忿心火上炎忍情水下熄家將兀不擾自爾消百後

右熄忿

濟泊能明志穠郁多戕生試語知道者口腹無多嘗

右醒迷

崇德先守貞修慝忌坊淫此中勘得破萬古長聞馨

右坊淫

勘情止一線淑慝分于諦欲避　天主教時刻操真心　右禁情

七克西書著泰西耶穌會士龐公廸我所譔述也其言一謂謙讓以克驕傲二謂仁愛人以克

三謂捨財以克慳悋四謂含忍以克忿怒五謂以克飲食迷六謂絕欲以克色迷七謂勤于天主之事以免懈惰于善此仙佛之書所不載而其大旨顓壹欽崇　天主即神聖功力亦屬血氣心知若落迹象未能脫化虛無　天主二言貫隱顯妙有無而立號者也西師玄渺之意若云天可見形體之謂主不可見精神之謂人之放僻邪侈靡所不為者不知有　天主故爾人之戒慎恐懼罔敢戲渝者常知有　天主故耳分為七惡定為

七克真滌除罪過之方而積累諸善之法也語嚴論性命詩書載欽勅肎以加焉世人盡知有天而不盡知天之所以為天也天而無主無亦唯是冗然不動蔓然不還者耳而孰知冗然蔓然者之倏忽變化于無窮也善而福之淫而禍之其常福不必于善禍不必于淫其變善淫報以顛倒而禍福出于叵測其常中之變變中之常莫可端倪莫可涯涘神矣哉化矣哉其天之所以為天哉為有乇

右焉　天主之教止存其心毋參偽意物

古今一原必吾心先自有主而後可以欽崇天主於乎西師龐公命之矣

觀禪經有感

烏兎幾升沉方圓時代謝能了不涅心千古長不夜

其二

參禪何所着祇明自巳心海王無滴水乞子有贏金

其三

渡水不須舟登山何用馬認取無盡藏頃刻遍天下

其四

下士身跡淪上人名行顯腔子常自如凡聖亦雙遣

望山寺

孤峰歷衆嶼截嶪與天齊試問結廬者高危何獨棲

江舟漫吟

江風

巨艦侵晨發須臾過釣臺全憑風伯力不必費移推

江月

誰家一圓鏡挂此溪流中未許扁舟載還將映碧空

江雲

五言絶句　四

白雲何處有江上賸偏多憐汝長年老瀰漫々

江雨

搖搖蘭槳去細雨打輕帆欵坐就詩句翻疑舟子言

江雪

寒江觀把釣水冷少魚吞六出飛瓊亭征人欲遠騫

江潮

駕海排山勢天呉不可回奈何胡騎至三日不曾來

七言絶句

龍游舟中遇雪四咏

蘭江正月春色少梅嶺曉風寒意多六出着人肌欲粟不禁短棹聽長歌

飛絮撲頭殊可憐那堪舟次值新年誰家簫鼓喧江畔不覺寒威逼舞筵

遙望空中亂撒鹽千山隱隱半埋尖長途借映瑶天月客子還愁畫舫淹

爭說春光如海縣何令凝霰散瓊花謾將轝

七言絶句　乙

意莫使歡娛綺玳遮

寄周玉涯壽詩

棲遲非敢傲君王奕世勲名付阿郎射策明光應第一錦衣馳到綵雲莊

瑶島迢遙有大年嘉賓集處勝群仙嗟予五斗羈東越莫借雙鳧醉錦筵

文部目錄

序類

章楓山先生語錄序

先生當代之真儒也元甞歲學文讀先生禮圖元卷有味乎其溫粹之度醇實之風慨然與高山景行之懷不啻旦莫遇之自辛亥令浦江從裔孫有成得先生全集昕夕展玩著蔡奉之規矩擧之謂天下文章在是矣癸丑覲選調繁蘭谿拜先生祠瞻其遺像端嚴方正凜有生氣出處大節具載年譜初以元宵燈火一號直聲震海內淪落多年後起祭酒加宗伯爵秩廟謚古今所希而計先生實履仕宦之日十一家居之日十九經濟之畧隨在展布卽未盡究厥施而到處足垂不朽至其心性之學淵源洙泗之微苞孕洛閩之秘原非有意立言而及門之所睹記筆之昔而傳之今深足以發明千古而興起百代譬寒之於衣錦繡布帛均以適體饑之於食珍錯菽粟均以飫口而家戶之所脈便者頗在此不在彼先生不爲雄奇恢詭虛渺曠蕩之說而壹範於人倫日用之常賢智者不得跳而躍愚不肖者不得委而躓斯亦布帛菽粟之類也　國朝理學名家如沔池之曹月川

河津之薛敬軒崇仁之吳康齋臨海之陳克菴鎮海之陳布衣餘干之胡敬齋新會之陳白沙永豐之羅一峯晉江之蔡虛齋和順之王虎谷梁溪之邵二泉餘姚之王陽明泰州之王心齋吉水之羅念菴毘陵之唐荊川薛方山南城之羅近溪安福之王南塘輩先後代作肩荷道統而先生函精蘊于心胸吐緒餘于口吻簡編所載神理存焉玄言奧旨與數公相伯仲此亦天地間氣先生稟之俾後學知所法程其有功名教匪淺鮮也夫先生者詎斤斤係蘭谿一方之重輕乎哉

唐小漁先生遺稿序

夫登泰岱之高而後知培塿之爲卑也涉瀕渤之廣而後知溝澮之爲狹也何者于霄之峰亘地之濤大觀在焉此以識小漁先生之文矣先生尊人爲冢宰漁石公初起縣令旋取臺中時先生甫入小學日者欲媚冢宰云據經評此子當以蔭貴先生蹙額曰此豈有志者所甘心哉後與胄子人謂足了品局而先生日夜摩厲以須聲名藉藉南北間更工古文詞冢宰掊据吏事應酬之筆多出其手嘉靖己酉庚戌聯捷及第一人　穆廟在邸與選東朝日講多所啓沃甚得魚水之懽每當同官更直輒曰不如唐先生先生固退衷不爲意而聞者嘶之及　穆廟纘承大寳加秩奉常厚賜金幣擬將大用而鼎湖龍逝烏號莫攀江陵當國意氣自姝先生遂絕意廟堂而堅卧烟霞矣優游赤松白雲諸洞以怡養其天和而絕不與聞人世短長論者至今高之今讀其文疏暢而有原委似司馬子長縝密而多斷制似班孟堅第皆流溢於蓄極之養而絕無掇拾之態從容于自然之度而

盡忘艱苦之形㒺追古先作者之林而非近世學士可望其藩籬也先生始學爲文卽兩遊理齋諸公見湖瞿公之門得其正傳以故發爲文章獨擅一時所謂緣山而躡其脈探水而測其源與夫矜十仞而修一勺固相萬也先生著作甚頗多散逸不傳余令蘭谿從其孫宗本曾孫明照索遺稿觀之乃始裒集其不亡者以付梓人自是釁山瀔水之旁恒有晶光燗爚上燭斗極而下燀井里其必斯文也夫

四書輿義序

大江以西理學淵藪眞儒輩出其最著者如吳聘君康齋胡布衣敬齋羅殿元一峯念菴王太常塘南等身任斯道發千聖不傳之秘而開萬古未絶之蒙至今學者宗之靜如北極之定一動如南車之引迷茀可易也廬陵黎侯景行其鄉之先哲而遜志講學其於洙泗鄒鄉濂洛考亭之精微幼而嗜焉長而安焉著有四書輿義余受而卒業之不覺灑然易容作而言曰縱觀學士舛盩不經弊有二端俗學支離落之

執着而非也禪學荒唐歸之烏有而尤非也彼且於聖賢宗旨不入其門孰登其堂不登其堂孰詣其奧夫輿有尊之義於象爲君有幽之義於位爲神讀書沿糟粕而遺精髓涉波流而懸彼岸此夫奴隸與伍而未覩至尊竈陘是媚而莫對神明者也黎侯於六經百子無所不窺而純質邃養悉吐露茲編卽使聘君布衣輩復作亦必引爲閫域而不隔藩籬命曰輿義不虛也夫以黎侯才取高第如拾芥而數困南宮俛就金谿學博今令浦江驚樓枳棘意常于仞識者

不得以五斗輕覎之雖然黎侯未束髮時馳名江右使蚕胼額去功業在一時而義理不在萬世以此衡量天之厚黎侯者不淺矣

程相如蘭江臨帖序

程相如者當今偉丈夫也其智畧類韓白其豪俠類原嘗其書法類鍾王其詩賦類孟李而一以純赤之衷坦白之意與世推移而毫無乖忤可以金屋瓊樓亦可以茅菴草舍可以珍羞玉饌亦可以淡飯麄虀可以王公貴人雍容揖遜亦可以夷狄冠攘支雄鬪勳用世則爲通才居身則爲達識余嘗縱觀文紳武弁無所短長而擠高爵擁厚餼者比比是也相如輕七尺之軀効三寸之舌講修海外迄今邊鄙不聳民受其賜而議者不豈其鴻樹而訾其細端不受封侯拜將之賞而萍踪浪迹到處爲家相如且安之也昜之遯世詩之北門無悶于心而祇歸于命矣以過焉彼其負不羈之蘊懷非常之原今雖伏草莽遊江湖雎于自得倘南北有故徵而試之不可謂渭濵開叟不能與牧野之障而南陽世將不足征交阯之蠻也茲焉無所事事隨其所止得騷人墨士之篇付之剞劂海內之交相如者幾百千人而遺珠委玉或不盡而集之茲不過什之一二耳是刻寓蘭谿而成余

不佞今茲土一日而嘉其能揚美也不忘善也遂述
其生平之梗概大有過人處而不類為雕繪之靡妄
附玄晏之名云

兵法捷要序

洪沌既鑿澹泊漸澆嗜欲滋繁角爭斯起涿鹿之陣
肇自軒轅干苗之師興於大禹文王堕崇侯之壘孔
子却萊夷之兵歷自春秋延及戰國孫吳攻守之策
蘇張縱横之謀雄長一時標表百禩楚漢之際五載
交鋒晉唐之間百年易器宋狃偏安而弗振元窮華
土而交常幾經血戰之功殆高華裂之烈　高皇闢
統　列聖紹基創守兼隆後先濟美羨茲麟閣之彥
多抱方翰之猷程將軍相如嗣起其間胄函千頃身
氏百粤鎮撫屬夷衛襄諸夏秘通黃石智過淮陰神
明合公弄倚武穆常隆平而虞亂畧處庭闈而計邊
陲偶因公務留心武事抽精萬卷輯要一書天地人
之玄機戰守和之妙用燦於指掌昭於列眉可以佐
家侯諸邊之儀可以鼓肅末執殳之氣譬之千章之
木伐其良材萬群之馬選其逸足斯乃工師所以成
室國人所以致遠道也若夫注意法先而法法者
遊神要外而要要者自得又存乎王侯將相之
其翁張正變之方云

三補圖序

余讀祝無功先生三補圖說而深爲程相如將軍宗也三補者何將軍氣負豪往而不勝杯勺書破萬卷而未博一第雅慕司馬取以自方而琴心之好莫備于陳生平每有三不足之憾解之者曰三千珠履樽壘不空斗印懸肘揚威絶域翠圍玉繞文姬長閨何缺陷之與有此其說贍矣而猶知有補之補未知有不補之補也夫千古直旦莫耳竹林豪放空有其名黄潛高第醒來烏有吳宮錦琴絶響多年人世浮華

水湍進鹿是以達人高士不牽情於往不逆意于來祇取見前境界寔在受用漆園之所謂逍遥乾竺之所謂無礙也將軍樹功在昔適性今茲天下爲家與物無競散盡黄金而貧且不顧銷亡白晝而老亦不知意將軍十洲三島中人聊以寓形塵寰而三補之圖進之有不補者存祝無功先生以爲奇之奇而余尤以爲寄之寄云

潘愁卿詩稿序

詩自三百篇而後唯漢魏爲近古而六朝麗以則三唐富以博宋元之間清而近於弱華而近於靡矣上下千載三百篇無論論其最盛獨推唐代當時以詩進士士之急功名也如馳故其工聲律也如鶩爭奇出異以博青紫之榮而不免追嗜逐好以落窠巢之陋詩三百篇中如芣苡采蘩之婦執社而歌暇豫皇華四牡之臣攬轡而味賢勞妙在有意無意之間故足述也唐人之詩雖超乘後先而未能步商周雅頌

之林不無功令之局趣耳

明興制科顓尚經義而名世遺稿半載詩章如近代七才子薦紳與山人頡頏標榜摹漢魏之古而肖李唐之盛六朝宋元方斯茂矣蓋緣闡發性靈攄寫情景不牽榮辱不顧誹譽極其意境之所就而止宜駕軼往代而胤繼三百也潘君愁卿故饒于才而不習舉子業雅好爲詩遊秣陵武林之間結社蒲團與賢豪長者琢金玉之韻吐風露之情一時推轂莫與奪頡今其篇什具在揚之青霄而不見其高抑之紅塵

而不見其畢驟若迅雷而不見其疾舒若廣原而不見其徐洋洋乎灑灑乎三百首之風味可嚼而苞孕漢魏六朝之精收拾唐人宋元之彩直其餘耳若乃冲夷之度介潔之標質直之衷忠信之守尤近世之所希有而當于古人中求之夫豈斤斤以能詩自表見已也潘君名最愁卿其字徵之歙產今家蘇門

飛絮集序

飛絮集者章子無逸所爲詩也無逸繩其祖文懿公之烈饒有文譽金馬玉堂自其故物而今猶虛席有待何暇言詩夫詩與文非兩局要皆以攄寫其心精而止古之工於詩者未有詘于文而其長於文者又未有短於詩者也如楚傳之吟澤畔漢將之咏河梁魏氏父子之雄詞壇晉代名人之剽秖苑頗有兼才要非偏至唐以詩賦進士眾以經義制料而少陵青蓮齊名異遇廬陵眉山並嚮殊遭學士家秪在信心

修術業於有意無意之間而付功名于可知不可知之界夫是以其爲文與詩合其爲詩與文合而其爲文若詩又與天合彼吾夫子所删正三百篇或出廟堂賡咏之章或起閭巷行歌之口莫不有天焉存乎其間是天下之至文也無逸胸富而力睎神曠而意遠深于性命之奥而溢於文章之途掞揚芬藻傳布海寓今日已施圖繪而他年必奪錦袍固不待數計而龜卜也余于此道畧窺一二有乎其言也遂發合一之旨于簡端以見高山流水之知云

禹川余父母贈詩序

禹川余父母浙之開化人性行淳和操持清慎以身報國以子字𢘿來佐毘㚇邑攺伍年於兹矣上自薦紳下逮編伍無不佩其德意欽其教令歡然效子弟之悅而輸腹心之戴嘗槪古册以丞起家如張東之之於清源宋安恭之於龍門王義方之於吉安唐臨之於萬泉皆以長材異能夐隻一時彪著百禩今取以相方雖分軒輊也兼以折節賢豪雅嗜文墨彬彬郁郁矯焉出塵凡所知交咸多讚咏余覽而卒業如入萬花之谷而遊九部之庭悅於目而諧於耳遂掇數言首端固以嘉樂我余父母直追清源龍門吉安萬泉之流亦以破三途資品之說而冀後之丞兹土者人人皆如我余父母也夫豈第爲贈詩作嚆矢乎哉

文部目録

碑記

文部目錄

誌銘類

張别駕墓誌銘

金蘭書院碑

夫長世宇坻者非第循其名而推責其實之爲貴懷
恩戴德者非第激于暫而惟要于久之爲難是以太
公之治齊周公之治魯子產之治鄭孔明之治蜀四
聖賢之于民其始皆有所矯拂其好惡之欲而顛倒
其行止之趨卒之政成俗美吏習民安而尚功以表
東海忠厚以祚曾國刑書以志遺愛嚴法以救積弛
雖易世而下猶慨慕謳歌而不置者誠有以深入其
心也浙以東泝江而上至于金華號稱雄郡高山峻

嶺廣原大川赤松王喬仙踪可躡東萊香溪賢蹟攸
彰非命世才莫能守矣楚蘄周使君涖政四恭懿節
種種隸首難悉其尤大者作泮宮以興俊髦出枉獄
以活同產勦積寇以安閭左平穀價以救流殍新府
治以壯大觀循阡陌以盡幽隱而身無鮮衣口無珍
味廚無羸廩囊無羨金入討治裝不持半緡考成錫
封不逼片札雖汲長孺之于淮陽黄次翁之于潁川
其清介廉平當不過是使君治婺兩朞　朝廷以杭
州首郡借重臣彈壓之遂有調繁之命而萬衆攀轅

罷市塞關遮呼留寇當事者重蓬民望題請回天已
而王會闕下天曹廉知治行第一議以邊道酬使君
而使君謂婺民不忍舍我我何忍舍婺民夢寐中未
嘗不在三洞雙溪間力請復任益綢繆未竟之績而
光大不朽之基今且儼然視兩浙學政一時麟角鳳
毛盡入𣪍中而婺民之思俎豆使君者十家而九矣
蘭當婺北道使君乘傳出入必經是間嘗語余曰此
巖邑也公館止一更無他所而湫隘特甚僅容旋馬
賓無停驂稅駕之區主無肆筵設席之地士無講學

會課之舍民無讀律宣諭之場盍刱建一方以爲異
日儲胥余唯唯有待會使君之去也而縉紳編伍交
臂受事卜築城西南隅而與新祠宇焉余係屬下吏
受知使君最深謝以使君轉本省督學嫌弗敢從而
畚挿如雲𣏾度如雷伐木於岡鑿石于阜二旬而材
聚四旬而工完巍峩之狀上干霄漢堅牢之形下亘
磐砥力邁萬指而勞者不怨費浮千貫而輸者不知
是役也鄉民報功德之思者一而縣官備緩急之用
者四使夫有事於此而景行焉夫亦愈知愛矣唯使

君毅[illegible]民隱不以名而以實故百姓尸祝使君不于
[illegible]而於久傳曰太上因之有因之因有華之因兹特
順流與民更始華而實因亦何避嫌之與有余少授
毛詩裳華之章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使君有焉甘
棠之章曰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蘭民有焉使君姓周
諱延光字孚卿號斗垣楚之蘄水人勒碑以末其傳
系之辭曰

遐覽受氏姬祚最昌篤生君子厥祥惟長赫赫君
臨婺女之疆澤潤雨露操凛冰霜視民不佻造士

孔良郊有麒麟沼有鳳凰玉壺峩峩瀫紋洋洋䄙
帶常在肺肝不忘後有嗣徽千載同堂

劉侯生祠碑

劉侯諱宇烈字冲駿號滄嶼西川綿竹人以丁未進士令蘭谿視事五載而與選留部侯命兩恭而簡入天曹治蘭之日士民盡德之而去後見思彌甚遂卜地瀫水驛之左偏而建生祠焉所以志侯之明德而俎豆不忘也余初受事浦江適當侯考績之期一見如舊相識有舉必以告余因得免於戾以至今日癸丑入計還浦當事者移咨銓部竟代侯而治蘭蘭故四衢之區過賓之所輻集也樵民之所叢處也郵傳疲於征繕而脂膏困於輸將歲課虧於飛洒而案牘紊於舞竊自侯涖政而門以內淸如止水門以外肅若平衡諸如限皇華之夫額定里甲之粮科汰窟穴之積書鋤逋逃之巨寇新久頹之黌序建特起之寶刹鑄鄉約之全書編保甲之成法悉侯真精神所寄而刊勒以垂不朽余癸冬調任不必更弦易轍而唯奉以周旋罔敢失墜盖㧞前人未有之績而垂後來不易之規侯之造福於蘭真博鉅而罕與儷者矣余縱觀古册如单父之子賤東阿之子奇小黃之焦延

茂陵之蕭育中牟之魯恭姑蔑之孔奮彼其循卓之風炳耀千古試以班侯今日殆不可軒輕觀也今侯當軸處中懸山裴知人之鑑以廣連茹而甄善類恩澤且遍宇内夫豈斤斤一蘭阜足爲也乃侯始發身而仕於蘭譬畫最精而肇造最大蘭人之子孫百世利賴之是祠也匪其私昵有身者出傭有家者捐貲背阻雲山面臨瀫水弘敞爽豁屹然冉新父老扶杖而樂觀厥成余因是以知侯德之入人者深而蘭民之感侯者至也爰系之辭曰

有周劉公曾學豢龍厥孫發跡尹茲浙東除奸剔蠹通商恤農桑麻蔽野桃李盈宮

帝曰良牧入長庶服黜陟惟公紀綱之僕召棠勿剪硯碑可捫依山之陽臨水之澳棟宇聿成令終有淑於斯萬年永歆工祝

劉侯建塔碑

初西川劉侯以甲第令蘭谿凡五年政成民和百廢具興大雲之巔舊有寶塔頹廢數禩莫能復新父老躡跡叅宮發嘘行旅稽徃荊駝興嘆且也位列巽離文明是象星纏婺女風氣攸關是以曲江雁字恍惚蓬瀛乾竺雀圖依稀天届貞珠綱覆其上菩提樹種其下射光舍利日月輝暎晶熒刻形杖頭陰陽氣消災祲斯其博鉅之德量直與天地分功遂令衆庶之願欲顒仰父毋肇造者也劉侯冑包九德身措百行

夓國以家勤民以子詳厥懿政莫可殫言長兄卓犖既冠先儒季弟英敏亦魁當世蜀之三君於斯爲盛方侯在事篤愛黔首召奸去惡順流更始稍彼浮屠雖非治紀度玆興建實協衆謀若夫白蓮紫竹爹徽佛力於諸天火宅愛河少拔塵心于凡世豈如五時八會適逢黃道之祥天上人中齊遊青烏之瑞于是爲鳩工聚材程力計日媲西域聚相之號成東土支提之觀塔既落成侯乃秩漪閭邑士民莫不擊節而忭舞扶杖而謳歌余以㚇㚇繼侯作令即才非合轍而誼托同舟爲之葺其所未備而繪其所不華厥績告竣父老醵而請曰可以碑矣竊惟華山之亭紀於張旭九疑之峯銘于蔡邕余實不文敢方二子而作而不述前燉將湮遂志其姓氏年月以垂不朽劉侯諱宇烈字仲駿號滄嶼蜀之綿竹人丁未進士初令蘭谿令擢天曹是役也侯創成於萬曆壬子之秋余再飭于萬曆乙夘之春系之辭曰

蘭陰之巔有卷阿曲仰梯層霄俯瞰飛瀑爰有浮圖修靈所扶爲遷霜露蠱壞煙迷劉侯涖止百廢

具起題雁上林離摧天尺余纘厥緒熈感風雲明德不朽視此勒文

蘭谿縣修城碑

易稱設險詩咏實墉城隍之設所以戒不虞備無患所從來矣蘭谿邑也隸屬金華古志禹貢楊州荒服之地秦郡縣天下統轄會稽漢隋之間皆未制縣縣始於唐咸亨五年宋仍之元升爲州　皇明戊戌歸附役以爲縣而實婺北道要會蘭實扼焉城西一面臨江其三面皆阻山舊有四門東曰安政南曰明德西曰清波北曰拱宸春夏之交每多洪水西南一帶傾圮大半加以頻仍不秋鄰盜滋起寧海錢江盈盈

一水風多洋寇陰放輕艘出沒巖灘以行刼而蘭數被其害爰有乘墉而入斬關而出兵壯環視莫敢誰何者予以疎虞之實而久無嚴毖之防宜其及也癸丑孟冬余方調任適查盤同年張司理至與之乘城廻環寓目曾無完陴慨然興修築之懷而受事伊始百務塡委日不暇給逾恭而料民于里計値于傭規時于暇取貲于官屬三五耆老董率分功勉其子來者而抶其逃公者經始于稼登之餘而奏竣于冰泮之頃盤基堅牢垣堵稜峭雉堞峻聳樓櫓嵬峩言言焉屹屹焉可以懾寇攘而樓秊不妄跳梁可以安黔黎而陶朱不虞侵掠今而後蘭民其有瘳乎嘗聞善爲政者樹德不善爲政者樹怨余非能昭德而遠怨也傳舍其官而委之後人苟安旦夕而蔓不可圖民未必見德而釀怨乃滋大昔華元巡功于窂行築未嘗不招謳者之口而春秋譏之余亦知竭股肱之力一日在事求免尸素毋速官謗而已奚計德怨之與有後有嗣而令兹土者歲加修葺而無俾城壞是吝民畜衆之長利也夫系之銘曰

城以盛民　百雉次鱗　奸宄是慴　家戶可親　臨江阻塹　憑依百神　兵革久寢　金湯遂湮　憂先補牢　慮屢積薪　一勞永逸　役我兆人　算以千緡　期以五旬　上予其廩　下輕其身　大雲之麓　瀫水之濱　堅壁以峙　突爾崢嶸　永作帶礪　百世如新　繩繩修葺　視此貞珉

浦江縣恢北城碑記

國朝剏制立法海以内悉劃爲郡縣所在星列碁置戒㢤維嚴而城垣㟁峙雉堞森羅庶幾大易設險之守雅詩實墉之修蓋其慎也浙爲天下首藩而婺城係咽喉之府屬邑凡八浦陽居一焉地雖蕞爾然亦東方一扼塞也舊有城築于嘉靖季年維時倭寇跳梁芟夷我室廬荼毒我生靈當事者亟請于

朝倉卒庀治斬不日而奏成功其于揆陽測陰潔長度短一一欲恊星緯家紫微黃道之衍否經家青烏玉尺之瑞猶縈乎其未有得也今譬之車以縣治爲輻四隅爲輔東西則左右翼南北則前後輪必有適均無軒輊然後可以妝任載之功而免覆壓敗續之患乃東西南三隅廣相若而獨迫窄于北首指縣治不能以百武取南境而平衡之倍猶未也屋欒突煙闢殃回禄介雞釀隙時質虞成勢極變通順流更始姬周有程邑之築姜齊有薄姑之恢夫亦容民畜衆之弘摹而因時便俗之長策也浦即不與周齊同方而失今不圖長此安窮且微第坎方之民利有此舉而通邑皇皇發憤而爭先人者俱延頸于舂插而跂踵于雲霓蓋一方之齡全實關萬姓之命脉而占候于旺相憑實于金湯者胥賴焉匪細細也歲在辛亥之夏署印司理洪俯從民願爲申道府轉詳院司允行恢拓及秋而其受浦事始經營拮据程土物略基址計時日度工用約有定畫而苦無專督適典史茅希孟亦初官茲土旋委董治厥績具文報可於是揭釐帥先歲夕不懈庀撥地若干尋費貲若干緡役夫若干名鑿石若干方運土若干壘爲日若干朔具載別籍臚列不淆土著之衆家輸錢戶戮力驅以甚費之孔而民若不知于以大勞之餘而衆亦不怨邑有君子三陽張大參公聚國族于斯竣事之詰朝來命曰曷記諸某揣惟秦刻之崇漢勒燕然皆以矜耀一時誇示四裔浦非巖邑何以記爲第作事貴慎其端成功必貽諸遠雖文辭蕪陋愧遜𠭥金而歲序更移難湮鐫石俾百世之下知城所由

建則保障扞圉禦寇不得肆馮陵之禍于前又知
城所由恢則鳩聚繕完豪強不得逞僭踰之思于
後或未必無小補云是爲記

浦江縣橫溪鎮社倉碑記

余不佞以萬曆辛亥季夏晦
命令浦江至癸丑孟冬而調繁蘭谿兩朞之間宵旰
民事不啻身之瀕危而家之卽殆也紀綱紊亂思整
飭之錢穀侵蠹思清理之學校圮壞思煥新之閭閻
惰窳思振督之更張以漸績効未收需以時序浦將
可覩余不佞豈其小浦妄萌越俎而當事者謂是區
區蕞爾無煩過計經畫既定便可世守不令考成移
諸循境精神半耗于遞簽而歲月全虛于作吏還視

提日百相懸也憶惟浦邑距婺郡百有十里踰嶺涉
澗高高下下逸于治而勞于行迹鮮卽次毋懟民家
多所未便浦有東西南北四社倉舊藏賑穀以備不
虞而橫溪其西偏之一他鄉三所皆已傾圮僅存基
址而此獨外門內堂翼翼巖巖且周以公垣環以民
居輿轍至此良可息肩余不佞因顏其額曰停蹤棠
憩使嗣而令浦者躡蹤而尋所止亦一便也夫循行
阡陌詢民疾苦誠令長事浦之地山多而田少浦之
民貧多而富少宰茲邑者遠不可知近如韓如須如

李輩其行矯矯其政循循至今民猶謳歌不置毋亦以其抱鸞鳳之祥而絕鷹鸇之意也橫溪金孝子栶佩正等請立石以垂不朽意良遠矣彼封南國之棠著思召伯之政泣峴山之碑者追羊叔之德豈獨其民之不能忘以至是實上之人有以深入其心而令嚮結于沒齒焉爾若乃武城之絃誦河陽之名花至今三尺童子尚能口其姓氏豈讇頼此一片之石而後彰施百禩哉余姑順其旨從其請作記以授之鐫劭庶乎遊斯堂覩斯石者務勤恤民隱而除其奇或

苟簠碑匪後之舉未必非裨益政治之一機云

浦江縣修學記

學校之設何爲也哉彰志貞教敦倫厚俗於是乎在世之下也囂凌詬誶之習成而謙和退讓之風邈澆薄競爭之私熾而雍容親遜之意乖此非民之不可興教化而實上之不先端軌則也古聖王之爲天下欲群天下之父兄子弟盡納之于慈愛孝敬之中而又不遑家至而戶喻之於是爲之法制設辟雝之宮選譽髦之士肆習以周旋磬折之度和導以金石絲竹之音使之肅然秖于禮而不敢軼越油然化于樂

而不忍亢戾當時庭闈多孝順之休而郊圻成遜避之美不虛耳浙東婺州屬邑凡八浦陽其一也余庚戌成進士越辛亥季夏來令是邑初謁文廟見其傾圮特甚即欲撤而新之而檢點百務更有急于此者用土花施中家累賠屢藏使盜猶皆飽腹纤陛疏脫重囚希越訟獄煩賾刁頑思逞保甲廢弛盜賊多有土地荒蕪農桑未勤市肆狡詐貿易不平事事經紀心心軫念洎壬子之冬畧有成勞幾修入覲當事者廉實治狀俾仍復職而浦不必有所事事矣乃興學

博朱君等謀裒集士夫之有德望者若而人耆老之有行義者若而人齊詣學所經始營之斯成不日法大易鼎革之象選詩雅輦矢之章聖廟賢廊師齋士舍靡不易舊更新增無復有春秋祠嘗之典不缺于陳朔望講習之規不愆于素自茲以往父以訓子兄以勉弟塗巷弦歌郊鄙羔酒三五雍熙之盛可幾而晚近暴修之非可絕未必非修飭學校之功為之根底也余於癸丑孟冬調繁蘭舉倡其緒未卒其業而嗣令黎侯實董成焉侯積學多文有四書與義行于世文章吏治卓爾不群一至而加意泮宮此其識不小余所望下風也若夫土木之功歲月之次載在學籍則有司存焉是為記

葉侯特剏浮橋重修葺記

萬曆癸丑孟冬晉陵莊子某以浦江令調繁蘭谿受事三月凡邑中地理之遐邇戶口之息耗城郭之完圮廟院之新故田畝之荒治貨物之有無靡不悉心詢究務覈實而止以求不媿知縣之名至稔浮橋一節則前任葉侯之真精神在焉蘭固嚴邑大雲峙其東橫山亘其西而金龍二港洪流汩汩雙注交會城下號稱激水中有一洲恍若蓬瀛西鄉之民有事于城胥此焉渡徑可千武蘭境西偏最為殷轄未建橋前纔舟候渡翼旦至夕渡亦不下五百緡春夏水漲多至沒溺葉侯慨焉遂剏浮橋其制中洲之上巍植貞邑貫以鐵絙一引于城門之隅一引于河西之滸為舫八十有奇覆以平板張以旁欄行旅往來如履平地日省濟涉之資歲無溺命之慘此真百世之長利而萬姓之鴻福也為費不貲皆侯自捐俸贖及鄉紳願助編伍樂輸並不苛罰民間一錢橋功既完而尚有餘金侯以行取為直指視鹺政三吳兩浙之間復捐壖課七百并前餘金置田租八百石店稅五十

金歲收修理俾無圮壞監守于公正而胥轄于縣尉美意良法足垂不朽自侯之去也稍較之令弛而侵蝕之弊起綜轄之法懈而傾踣之形見昔者韓昌黎公曰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其揣行能謭薄罔堪艱鉅亦一點眞心唯力是視苟利于民爰膺以之失今不圖長此安氐是使國中有望洋之嘆而民間無利涉之期也遂屬父老約期日清租稅造舟梁往者雖諌近猶可追令三年內公正某某等同心戮力修壞補亡數載頹廢一旦繕完遠而過

賓近而土著轂擊肩摩熙熙攘攘口不煩招舟子身不憂墊負腹利莫溥焉樂莫大焉葉侯觀風毗陵某時以諸生試最于侯爲門下士是役也匪其私暱繼前之成勞而光昭其令德韓公所稱彰美而傳盛者庶幾近之若追論在昔經始之謀叙述今茲攻治之蹟悉侯之惠也二三耆老之勤也余不德其何力之有焉是爲記

張別駕墓誌銘

萬曆乙卯夏五別駕張公之子一琳持其自撰父行實一帖踵請于余乞言以壽諸墓余自辛亥令浦江癸丑調蘭谿五載之間與其伯父三陽大參公爲道義交久而彌信會大參公奉楚齋捧暫旋錦里便道信宿蘭江兼以命余義不可辭因叙之曰公諱應棟字汝隆號吉宇上世嵊縣人梁武帝時有侍中忠貞公名嵊者闔門死侯景之難武帝義之因以名名縣後裔徙東陽迄今多族屬宋淳佑間浙東[illegible]提鎮

公祚官于浦遂家焉歷元及　國朝代以明經顯公祖孟暄雅好儒術闢三塘書院延明師聲子姪元中元諭元敬講習其中悉相繼取科第而張之門閥愈大公父元正生三子孟應桂蚤年不祿仲應槐郎大參公君其季也毋爲廣東開建令趙公瑾女父若毋各以仲貴已贈司馬郎及安人方公生時瑤日光照懷遂小字夢陽幼而隸與長而狗齊與仲同遊庠不利省試適開例貢與仲偕入南國子洪陽相公時爲司成兩奇之謂浦有二難文名籍甚無何仲脫穎高

第而公數奇不售勉授光祿署正三載奏最　晉錫
恩綸列階儒林郎未幾轉判閩之邵武洊兩朞而卒
于官其爲光祿也授大官缺大官爲四署首錢粮浩
繁郤登把持奸商窟穴不得自如公清流塞源歲省
縣官祿米萬餘石薪料數千金夥請堂卿刊爲定則
以垂長久至今賴之其判邵武也職專粮務加意息
民華守候科派之擾絕苞苴餽之例民有訟開誠
婉諭不加箠楚暇則與諸生講經課藝不辭勞勩諸
蕊政不具論論其兩地之最著者自稱平生積學小

就至此亦見一班擬致政歸畢其置祠敦族種種義
舉而竟齎志以沒今吊古者發一大喟大鄰公植性
孝友抱憤忠質幹國仁勤治家斂儉中古以還不多
見也公生於嘉靖壬子年七月廿八日卒於萬曆庚
戌年九月廿二日春秋五十九元配東陽王氏先亡
贈孺人繼義烏蔣氏封孺人生子一卽一琳女二長
適進士倪蕨明公子庠生仁禴次許聘孝廉吳玄圃
公孫之識孫男二長德修聘工部王事樓致虛公女
次德備聘中書金稠原公孫女女孫二幼未許聘方

公之以勤事卽命邵武也一琳扶櫬還鄉權厝、六
有待舉大事今將與王孺人合葬城西爲公手自封
植之原禮也一琳恂恂端謹能克其家公不亡矣銘
曰

浦城皇皇浦水洋洋有斐君子厥德孔彰官無膴
仕俸無積糧其年匪短其名彌長慶鍾後裔麟瑞
鳳祥銘之墉石永言勿忘

文部目錄

文部目錄

蘭谿特廟八先生傳 有引

余今蘭谿每春秋丁祭拜謁　文廟之詰朝嗣而有事於鄉先賢之有特廟者則有若范香溪金仁山趙清獻章楓山唐漁石陸鶴山徐魯源趙瀫陽藪先生或研究理學或策竪事功或敦尚節義或著述文章往者誦其書想見其人恍乎若同堂也今親執灌獻之禮瞻仰遺像百世如生見賢思齊唯恐不及政事之暇類爲一紀以志明德云

范香溪先生

先生諱浚字茂明世居香溪里遂以爲號祖父昆季皆顯官先生獨不近榮利紹興間嘗舉賢良以秦檜當國不起閉門讀書篤志求道先生嘗謂末學本無傳承但師心謀道見古人自得之意不爲世俗趍慕耳每危坐一室敗帷故器人所不堪而先生神宇泰然終日與之對無一語及世間事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受其旨其論古成敗事如目擊而身領之學問根本六經貫穿精竅諸文皆斬絕𤨏徙鑒實明整卓然名家有香溪文集二十四卷行於世朱子獨

表章其心箴云

贊曰牛毛繭絲理學精微滄海泰山鬧望洋魏奸相當國甘與世違心箴垂訓後學有歸盈盈春澤皜皜秋輝入戶祼將翹首瞻依

金仁山先生

先生諱履祥字吉父少有大志於書無所不窺究而欲施之實用十九知向濂洛之學遂棄舉子業師魯齋王文憲公問爲學之要文憲公舉胡文定公立志居敬之說問讀書之目日自四書始又從文憲登北山何文定公之門何示以省察克治王示以涵養克拓語雖甚約先生服之終身常若有未盡焉當時議者謂何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先生親得之二氏而兼體其摂者也盖何王之

學實本于黃勉齋先生幹而得朱子之傳其授受源流粹然一出於正焉先生在宋季嘗以布衣游公卿間進牽制擣虛之策時不能用及國勢已危始思其言以史館編校召之已不及於用矣旁郡嚴陵有釣臺書院郡守以幣聘之勉爲一出舉子陵懷仁輔義之說攄發其精蘊學者始知從事於理學晚歲卜築仁山之下講道讀書以淑後進諄諄不倦言論風旨皆可誦法學者不敢字之稱仁山先生所著有尚書表註大學指義疏義論孟考證通鑑前編行于世

贊曰先生理學炳如日星遡其淵源宗自考亭[illegible][illegible]七[illegible]羽翼六經微言奥義開鍵啓扃春秋灌獻親履戶庭北斗可仰永作式程

趙清獻先生傳贊

先生諱抃字閱道衢人也裔孫徙蘭多顯者遂崇祀於蘭先生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授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造僞印更赦而用之法吏抵以死先生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宜死讞而出之三令崇安海陵江原中遭母徐夫人喪廬墓三年不宿於家孫處爲作孝子傳通判泗洲時濠守給散士卒廩糧不如法幾召變轉運傳檄先生行從容如平時士卒捨首去守得無恙翰林學士曾公亮薦

先生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貴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絶之無使滋蔓君子雖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其德論罷大臣劉沆陳執中王拱辰王德用李淑等疏復吳充鞠真卿刁約馮京及歐陽修賈黯等一時衆謂得宜先生力勸仁宗既不豫太子未定中外恟懼先生請擇宗室賢者教育宫中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睦有茶稅而無茶地爲奏免之移益州路轉運使蜀地遠民弱州郡多不法公相餽遺先生以身帥之蜀風爲之一變召爲右司諫論内侍鄧保信引誘禁中燒煉之非及言樞密陳升之進不以道之罪章數數上求外補出知虔州虔素難治先生御之嚴而不苛戒諸縣使人自爲治皆便之宦嶺外者不幸死多無以爲歸先生取材造百艘并濟其道理費使輿櫬而北入爲侍御史知雜事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期以故相守魏不欲先生閱視帑庾使使來告先生曰舍是則列郡不服矣昌期不悅

先是有詔募義勇慾期吏當坐者八百人先生督其事疏請寬之以俟農隙吏獲免坐而募亦隨足昌期乃愧服加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先生何爲轉運蜀有聚爲妖祀者峻法繩之及是復有此獄意多不免先生察其無他刑首惡而貸協從蜀人大悅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自成都還者將大用不爲諫官必更省府大臣以爲疑帝曰吾賴其言耳及謝謂先生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王安石創立新法韓琦上疏排

厈有詔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先生欲令自
攺云不若俟其出既安石出持之愈堅先生大悔旋
上封事極言青苗騷動天下正人去國僉壬盈朝非
宗廟社稷之福奏入乞去拜資政殿大學士知杭州
無賴子弟逆知先生長厚駢聚爲非先生廉察犯者
黥配他境攺青州山東旱蝗自淄齊來遇風退飛墮
水而盡西川卒亂朝廷擇重臣鎮撫之莫如先生加
大學士復知成都上遣中貴召見慰藉曰前此未有
執政往者能爲朕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即去豈問例

哉上大喜至是凡三入蜀政益尚寬有年長立堂下
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爲天子撫柔此
方汝亦宜謹畏以率衆毋輕犯吾法郡州民㑹孝忠
私作僞度牒事覺人以爲謀逆先生不畀獄吏以意
決之悉從輕比茂州蕃部鳥鳴等掠剽境上懼討
自降願殺婢受盟先生使歸之以牲夷人感服居二
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饑先生盡救
荒之策生者食病者藥死者瘞復徙知杭先生屢告
老不許至是年七十二復請遂加太子少保致仕上
見其子屼問勞甚厚使提舉兩浙常平以便侍養屼
奉先生遍游諸名山當時以爲榮元豐七年卒年七
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淸獻先生忠厚廉潔平生不治
資業不畜聲伎顧爲惻隱濟衆事嫁兄弟女及他女
三十餘爲政善因其俗寬猛量施要之以惠利爲本
心事坦白衾影無慚觀其晝之所爲夜必焚香以告
於天人品槩可見矣晚學道得養氣安心之術將終
與屼訣詞氣不亂安坐而逝眉山蘇長公碑先生謂
其兼有東郭順子之淸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惠晉

叔向之言嗚呼可謂知先生矣

贊曰先生之志乾健而剛先生之德坤順而章正氣
克塞翊我廟堂惠政洋溢遍彼封疆遺釰履柯山
之陽近瞻俎豆瀫水之旁琴鶴淸風百世不忘

章楓山先生

先生諱懋字德懋其先自閩之浦城徙蘭江先生生而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學問根據六經尤邃於易景泰元年庚午先生年十五補邑庠天順六年壬午先生年二十六舉於鄉成化二年丙戌先生年三十一會試第一是年二月授庶吉士殿元羅公一峰道義風節與先生伯仲先生初授編修值元宵節有詔詞林賦燈火詩先生抗疏非是與同官黃莊二公署名偕上廷杖闕下謫臨武時稱翰林三君子先是羅

公論時宰不當奪情復起亦被責又稱翰林四諫既出國門言者申救改南廷平持法不偏考績陞閩臬僉憲治政如其為廷平時秩滿三年赴部力請致仕冢宰尹公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矢口對云古人正色立朝某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某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半白可謂老疾矣尹憮然驚嘆從所請時年僅四十一安貧樂道若將終身海內仰如山斗同志賢哲多過而訪焉殫心竭慮與論道理寒暑晝夜不

少厭倦家食二十餘年時以先生之出處卜治亂執政臺省交薦先生起南祭酒時居父喪辭不就　朝廷特置司業虛席以待先生終制昭異數也除服再辭弗允乃就列先生以太學賢士所關身任師帥之責嚴規矩飭廉隅時課業勵行誼習都士習翕然一變先生初不欲出重違　聖眷為國子師三年而絕意告老疏凡五上移疾以歸尋起南太常卿辭旋陞南少宗伯又辭優詔許致其事　世廟初服崇禮耆臣加大宗伯致仕又辭　諭旨有學行老成名實相

稱之褒遣官存問而先生不及待矣先生德性醇美學問淵微不由師傳多所自得平生襟懷坦蕩不修城府器度宏偉不見涯涘望之龐朴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好賢禮士樂人為善包荒藏疾與物無忤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嘗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今援古確乎不易性尤寡慾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寓而安百凡嗜好一不入其心行藏去就以時而動惟義之歸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

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嘗論學者須大其心胸
盖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
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論學術去程朱未久
又大壞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必先格君
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論世道惟唐
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則一泰一
否秪憑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死篤
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倣横渠復古
之志行監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居常處困

每誦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語便
覺警拔論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
倣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于[illegible]處得力見得進
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余事姜公麟贊公喜
怒不形於色恩怨不槩於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
措於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掩以闇然自命可謂
稱情矣豐城楊公廉有曰儒雅如黄未軒豪邁如莊
定山公歛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習靜如
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

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
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鵞湖不立異
論之伯恭先生之謂矣莊公泉稱其無書不讀天下
事無不理會周公時可亦云羅公夔正嘗稱吾弟德
懋雪力澄山之才也先生生於正統元年冬十二月
乙丑卒于正德十六年冬十二月辛巳除夕享年八
十有六　御賜葬祭加贈太子少保謚文懿元配郭
恭人内德允茂初生子若孫皆夭至八旬有二而生
接從子拯有才行歷官大司空今文學有成先生曾

孫能繼祖武先生其不亡矣
贊曰盛德之容黄美内鍾曲學是鄙直道是從處能
伏蠖出能批龍履經百折眷渥　九重作　帝之師
爲儒之宗家聲踰躋廟貌肅雝式虔俎豆百世之麻

唐漁石先生傳

先生諱龍字虞佐號漁石系出堯胄唐侯歷戰國秦漢晉隋仕者不絕而莒宋兩公前後開國於唐尤號貴盛唐末莒國裔孫仁恭避地餘杭後徙蘭谿世以武功顯宋末始復業儒　明興先生祖贈尚書思州公與父贈尚書皇輿公皆以文行爲鄉里所推毋鄭夫人方娠先生夢獅踞門而向日及生日光正射尊其貌儼然獅也人相與異而傳之稍長受業楓山章先生門得其眞傳弘治辛酉領鄉薦正德戊辰舉進

士知郯城郯値歲荒先生貸積粟濟浮賦郯美餘絕苞苴民用不困大盜起燕齊剽刼至郯先生督兵拒之斬首三百餘級賊怒合其黨大至先生發礮口長柄諸砲斃其驍銳六十餘人賊乃遁以功陞俸二級丁皇輿公憂服除拜監察御史出按雲南上疏乞戒巡遊黜貴倖又數以法抗嬖臣人爲先生恐笑曰吾職固然己卯寧庶人誅江西新免於兵而薦饑先生以遴往按賑災郵貧理滯除苛民賴以安陞陝西提學副使遷按察使驛作徒數十人歲暮餓而逋有司

當以越獄公悉縱歸使自齎牒投郡縣輸顧直以免衆感泣輸無後期民有訟其弟盜者獄既具公佯執其妻訊之曰汝夫與弟同盜法不得以先自言幸活妻懼以情告誣遂白丁亥徵太僕卿尋擢僉都御史總督漕運條凡兵民所不便大者奏聞小者立罷與利布惠若已與有及召爲副都御史民爭繪像祀焉擢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壬辰關中大饑詔發帑金以賑而虜酋吉囊數寇邊　天子爲之晏食遷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三邊兼理賑濟公馳入關奏

平糶節用等十事民賴全活者二十餘萬人已乃簡戎伍飭器械明賞罰任名將以師三萬耀武陰山虜大驚北徙六百里後虜犯鎮遠又犯延綏先生遣調將卒指授方畧各斬首俘獲二百有奇甲午秋吉囊自將十萬衆犯安會先生使將迎敵而伏兵其傍戰既合伏兵起乘之虜大敗遁歸至與武及乾溝追擊又皆敗之凡斬首四百五十級奪夷器無筭兵部上其功以爲昔都御史王越擒虜四百餘賜爵伯尚書王憲斬虜三百加太子太保官其子錦衣百戶今臣

龍功殆過之宜畀其賞會執政有忌先生者不報丙
申改刑部尚書初大同卒叛都御史東平劉公帥師
討之將盡誅其黨及為飛語所中徵下獄先生言大
同凡三亂輒戕其帥不一正法無以令天下而論者
專務姑息以冀苟安今罪源清邊人益得窺朝指矣
劉公於是得釋　九廟成先生條大禮大獄諸臣名
以請得赦歸者二十餘人戊戌夏乞終養鄭夫人詔
報可先生既去名聲益彰臺諫薦者章三十餘上甲
辰秋召為南京刑部尚書以毋辭不允改南京吏部

尚書會有邊警改兵部尚書鄭夫人諭公曰茲所謂
金革之事非汝將毋時乎吾偕汝行矣乙巳春奉夫
人入都先生故習邊事以為虜云來若風雨而我收
保恒後時故多亡失檄諸邊修城堡遠斥堠虜至持
滿待之其秋虜果不得入自頃年來吏喜以文法繩
邊將其跅弛雄傑之才往往獲罪而不佞乃幸全公
請宥諸在繫者使立功以贖廢錮者量其才用之士
聞咸奮　太廟成加太子太保冬十一月太宰缺廷
推首薦先生　上方重兵事顧銓衡非公不可疏留

中一日竟改吏部先生為政兼論資望殊勞異能疏
遠必援而中才不得越次以進其有所用舍聚僚屬
共謀之眾議合然後署疏以請嘗舉廢棄四十人皆
時譽也雖不果用正論為伸夏四月先生實有疾三
疏乞休　世廟方倚重先生以為忘國奪其官放歸
出都門二十里卒邸舍有司莫敢以聞時丙午孟秋
越三年次子汝楫酉戌聯捷及第一人具疏上請復
先生原職賜祭葬贈少保謚文襄一時士大夫相與
戴　世廟之仁明而幸先生之有子且以昭天道之

大公云先生性坦易與人處畢露肝膈而其意氣激
昂慷慨見者盡傾尤好獎拔後進士多藉以知名起
家縣令歷官冢宰寬嚴之政隨其方俗文武之才因
其位著尤有功者籌邊卻虜不動聲色而疆圉晏如
雖唐之郭裴宋之韓范曷以過焉素善屬文當其得
意時長篇短章操觚立就莫不婉麗暢達或戲為奇
文難字至不可讀然終不詭於理所著有易經大旨
漁石集雲南江西督府總督奏議各若干卷傳於世
公生成化丁酉六月十二日卒嘉靖丙午七月十九

日享年七十配徐繼劉俱一品夫人子男七長汝器
國子生次汝楫修撰次汝舟舉人次汝梅京衛指揮
汝潤汝澧皆邑庠生少汝淮任太湖簿孫男十二廷
俊官生任雲南大理府推官廷倬官生廷偉廷修廷
儀廷任廷仕廷仁廷佑廷禧廷傳廷儆俱庠生曾玄
孫男宗夔宗本宗朝宗華宗魯宗藩凡若干余謂繁
蘭翳適先生孫廷修以郴城令致政歸見其魁梧丈
夫狀貌不與凡人等有乃祖風王侯將相有種不虚
也

贊曰蒙微挺生煒有令名遭遇　聖哲贊理治平出
靖邊鄙入長銓衡文武門下聲直連城彼若不爽卹
典有榮家賢濟美莫之與京百世如在見之墻羹

陸鶴山先生傳

先生姓陸諱震字汝亨號鶴山曾祖子昭祖宗南皆
不仕父敬夫贈文林郎泰和縣知縣母陳氏贈孺人
先生少頴敏過人十五入邑庠有大志不屑爲世俗
之習入山苦學累舉不第乃與同志黃夢翔從章楓
山先生遊獲聞爲已爲人之辨於是務爲窮理修身
孜孜不懈弘治已酉舉於鄉會試未偶歸築白鶴山
中日耽經史必求有得凡古人事變經濟大畧一皆
理會以爲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先丧母後丧父葬祭

以禮除服後以祿不及養欲絶意仕進因父有遺命
勿忘遂戊辰登第差往諭雲南諸夷竣事而歸銓曹
選授江西泰和知縣始至即訪求民情吏弊與賦役
重輕風俗美惡而一新其政有事于上司而不便於
民者即請巡守及府中稟議而更易之有事涉可疑
及重難者必親履其地廣詢士衆務得情而後已時
逆瑾擅政以逋賦誣民邑中缺戶該償銀以萬計干
連數百人諸邑皆急徵於民先生極力辯白得盡釋
鎮守中貴歲取貢絺亦爲告免大減其數民賴以甦

時江西多盜嘯聚山崗攻掠府庫甚至官亦被執時
先生入討還任議欲築城先事恤民乃重減科派操
習民義倣武侯八陣圖法演武敎場士氣爭奮賊衆
望覘不敢入境因措置版築內爲磚城七里外築土
城十里磚石工料規取有方民不知役逾月而功成
當道加其能議將城各郡邑皆委先生經畫撫按調
取狼兵禦寇先生謂狼兵所經虜掠甚於劫盜乃請
總制出令軍船不許灣泊若一船泊近則刑其船戶
十船爲率以次抵岸領受支應絕無紊亂人皆肅然

兵過後軍門雅服先生而永新等縣黃柏等崗皆委
督守擒賊以功受賞又委揀練袁臨吉三府兵快以
防後虞諸公每有薦必以爲稱首焉此其軼事矯
矯耳目者他如飭黌序建忠祠新壇壝重賓飲出滯
獄蘇里徭清灑派募勇壯便贑運儲賑穀勸農桑編
保伍種種懿政難以枚舉秩滿三載以急缺風憲行
取民庶灑涕攀留遂相率爲生祠祀之膺召赴京銓
曹拘於年例授兵部武庫司主事得奉勑追贈父如
其官毋爲孺人本部委令看本數月劔與中人相忤

辭不就改差督漕艘及視武學又差巡行山海紫荊
等關深歎武備踈畧欲加整飭則事多掣肘又因論
彭中丞及胡憲使與長異議已有歸志時有太皇太
后毀聖駕自北狩奔歸僅數日復旨出巡先生抗疏
謹大禮守大法以隆治道事開陳仁義指摘時弊憂
深而情切義激而言直幾獲重譴賴大臣力救而免
既而陞署員外郎吏自宜謁印綬監先生獨不往遂
移疾欲歸官長日使人速出視事不得已復出迨秋
而大駕仍北狩先生見時事日非憂悸成疾越明年

駕回郊天未幾復有南巡之命先生與武選郎黃君
伯固皆欲直言遂相謂曰古者天子巡狩無非事者
而今乃巡遊無度供億煩費爲郡邑憂吾輩雖官非
言責而輿馬侍衛皆所職守苟舉而不法敢後於工
執藝事之諫乎況寧藩久畜異謀中外稔知設有博
浪之變悔將何及乃各陳所見而聯署合疏以進曰
崇聖學通言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二六事
意氣激烈詞旨剴切不自知其上逆龍鱗下忤權貴
也疏入待罪闕下嗣而伏闕諫者幾二百人詔以先

生偶固等六人首倡同下錦衣獄鈒校以毆于門者
五日先生六人又三加訊杖而坐繫一月黜降為民
餘皆降謫罰俸有差先生在獄中與伯固講易九卦
明夷憂患之道同獄中皆處分後事先生獨無一言
及出獄還舍其孺人謂曰何自苦如此先生曰吾身
所為吾弗悔也病勢日危索筆作書與諸子曰吾雖
死汝等當勉為忠孝庶不負吾教也與其配徐孺人
拱手曰吾與汝別矣目遂瞑先生生天順甲申十一
月七日終正德己卯四月二十七日年五十有六子

姓別有氏籍

莊中孺曰余令蘭谿當事者訪採前哲索鶴山先生
遺事因取其家所藏董東湖狀章楓山誌墓為一傳
報當事者知其忠義之氣充塞乾坤春秋拜其祠瞻
其像凜凜若生先生其天人哉先生為司馬郎官時
九月宴客忽風雪大作有葵當軒植立花色不變客
散庭空徘徊前楹感興賦葵雪詩後在錦衣獄又賦
梅花詩余讀之不覺灑然動念先生之視死如歸蓋
其性也誰謂龍比不復作與錄二詩左方以見先生
忠憤之風云

葵雪詩

長安九月多北風倏忽飛雪迷晴空千花萬花不知
處小葵獨立空庭中庭中積雪漸盈尺凍滴沉沉夜
無迹卅英力抗朝日顏翠葢還持舊風格主人愛花
更愛奇酒闌秉燭獨對之芳心濃隔為誰訴欲語不
語嬌生痴汝嬌異汝情性別汝痴未識風與雪寒葩
灼灼空自憐慮汝雪後難獨妍汝心惟素赤傾日軌
雪排霜非汝質嗟汝百死誰汝惜汝死誰百汝心一

慇懃納汝室之北更以汝名名我室

梅花詩

養得霜鬚似舊長山林風骨更添蒼石床一覺胥騰
睡惟有梅花入夢香

徐太常曾源先生傳

先生姓徐諱用檢字克賢號曾源其先居衢之柯山裔自偃王可譜也遷蘭始祖曰勝二公再傳曰玄德公
高皇帝畧地至婺以智計拔授提舉兩尉仁和麗水間六傳而至菊逸公講生贈大夫誠山公禘即先生父抱有卓行配章宜人楊宜人皆賢而先生爲楊出先生幼無童心從仲叔孝廉白谷公學翼而成之初操觚爲文即爲唐文衮公所奇髫年補博士弟子嘉

靖乙卯邑令周公錄士先生以宜人疾不就勸駕乃往及閱先生文而榜于黌堵曰是闈中彀率也秋果舉于鄉壬戌成進士除北部主事條上恤囚議大司寇晉江黃公慨從之陞選君五臺薦以代已不果因調武庫復調儀制疏請
移廟親郊陞祠祭員外提調南宮試事先期拙飭惟謹同考武闈得李金等若而人凡貴戚干求靡不絕謝遇日月食皆據禮酌儀救護拜跪要諸至當　朝廷從之轉儀制郎請
皇太子及期出閣讀書凡有獻替中外推重寓直之餘與同志官金臺者講明理學士類翕然宗之出補山東副使凛持風裁摧抑豪右因杖歷城相公蒼頭踰月左遷江西參議顓轄根餉往多逋負先生刱畫由票戶曉之文不越數行行不越數字民皆了了爭輸安義令以捕盜功見獎中丞而直指以本令不飾簠簋行勘監司監司兩難之先生曰是不難安義污則當逮撫以就按非污則當逮按以輕釋庶可以伸綱紀而服人心具狀以請中丞是之而兩院無間言

癸酉主江西武試得林大節等若而人豫章理學淵藪先生至身任講明之責多士嚮往執弟子禮若甘中丞士价羅給舍大紘劉祠部元卿其最著者也陞陝西提學副使申嚴功令敦尚經術釐正文體衆必鱗集而後差等之以公觀聽又揖端方高等者與談論質疑竟日乃已以故得士尤盛如王少宰圖胡太常忻南太僕企仲洗馬師仲王給舍紹先紹徽牛中丞應元張直指惟任其最著者也丙子主陝西武試得趙寵等若而人秩滿轉蘇松叅政均賦役省煩苛

恤災傷寬科歛民多賴以全活吳江災甚民擁閧軍門欲繩以法先生進曰人有急呼天呼父母此嗷嗷者是也竟從寬釋政暇進諸生而訓廸之若僉憲沈公𤅢部郎王公建中馬公維銘談公自省皆掄筆立雪焉以郡失四一名坐降會丁內艱歸廬墓四載孝感產芝有瞻巷詩語語孺慕服闋謁福寧副使偏將盧熷以私事杖一卒千夫長羅文玉露刃直入熷舍一軍洶洶詣道愬理門者阻之先生出坐堂皇諭曰將不恤士有常刑爾輩狀既白不歸營伍罪且倍之

逮熷及文玉于獄各抵罪而以知州往渝督從閩治衆乃定後給諫王公治兵疏中有曰福寧之不爲寧見者徐某之爲也因城福寧瀕海屹然有備乙酉主福建武試得陳傑等若而人尋陞漕儲叅政議復督河道大臣之便河西務起剝之利及運官更番管理之害鑿鑿可行擢廣東按察使暹羅占城等國航海商粤衆且近萬土着奸民與結婚姻榷利有限而釀禍不測先生爲設鎖嚴法防其滋蔓上之制府多見施行吏患遂彌擢河南左布政嚴立徵輸以時出納

故事宗室祿糧折色不足允有低昂先生親監抽驗當堂面給吏難假手宗室感激連名赴院具呈致頌發羨餘開封府置買學田以贍貧士疏請司農法馬十年一易以蠲弊實行之天下遷南太僕寺卿復種馬法大畧以國初設南太僕隸晉三輔馬三萬七千至正德年間以水鄉無善馬一變而爲折銀今東南有警寺馬當復請量復其三分之一郎以馬價買補寄養在民不問其孳生而責其買解民獲其利乃可以久若以水鄉爲言我

高皇帝未嘗不資東南之馬取天下而今胡以廢也時有倭警議州縣籍民兵團練時急調用事息歸農可以省冗食而兼致將材並具疏題擢太常卿稽較樂舞肅清禋祀任逾兩恭爲萬曆二十二年四月河南直指陳以不協於同邑政府而波及之論劾先生回籍聽勘嗣而按河南直指涂勘明無他題奏吏部覆本二十三年十月奉

旨以原官在籍聽用當事者薦舉浙省人才未嘗不首先生三十三年三月少宰楊公疏薦起用三十八

年十一月冢宰孫公雨疏特請推補原官而先生不
祿矣先生三十年宦轍遍天下淸白之操終始如一
小窓擁典蕭然韋素日手一編寢食不釋足不踰戶
四方敦請講學三至郡之崇正書院兩至新安赴霞
源講期秉心慈愛弟患痘疾親爲吮毒置田供祀構
祠睦族生平正直剛方毅然以道德性命爲己任嘗
云婺自何王金許四先生後道脈中微擔當振起存
乎其人吾景行前哲有志未能庶幾朝聞以待夕死
凡有著作自成一家於新建毘陵無所依附如婺蘭

新安紀會友聲篇勉庵錄三儒類要纂修縣誌等書
皆行于世闡發精微羽翼經傳學者尊信至自遠方
御履問奇纚纚不息間至丙夜隨其問之大小精論
出焉若洪鍾隨叩即鳴仕者戒以廉儒者引以恒農
者勉以勤賈者和以義曰即此是學故出先生門者
皆名世自世之下也士習雕繪鮮精實而先生文章
爾雅吏尚粉藻寡經濟而先生政績卓異叔孫所稱
不朽先生有焉晩年教學不厭且倦淸望彌隆歲己
酉巡撫甘公以門下士爲建大雲書院爰資講授辛

亥仲冬先生將易簀尚與任中丞及子姪論邵子先
天之學縷縷數十言不置預言卒在今夕不及家事
而瞑先生生於嘉靖戊子十月十三日卒於萬曆辛
亥十一月廿二日春秋八十有四元配鄭氏封宜人
三子長學質己卯舉人次學貫太學生相繼蚤卒次
學范太學生孫男十八京太學生賡和彥膺雯夔丹
岐竑曾孫十人皆恂謹克世其家

莊起元曰余産毘陵素聞浙東有曾源先生自令浦
訒蘭讀其全書瞻其遺像慨然嚮往竊幸私淑爲先

生名實久而彌信浹朞之間迎木主於書院進世祀
于鄉賢當事之報先生者可謂不薄矣
朝廷崇德尚賢三品京秩例有謚蔭元遵憲檄索其
遺事纂述一傳以備採擇若其淸風高節百世可師
先生自爲當事重而余言不足重先生也詩云民之
秉彝好是懿德姑以見志云

趙瀫陽先生傳贊

先生諱志皐字汝邁系出宋清獻公抃之後自衢遷
蘭代有顯者曾祖年登成化乙未進士仕止水部郎
以忤中貴棄官年生主簿晨晨生贇是爲先生父三
世竝以先生貴贈一品秩母張夫人孕先生夢日華
繞室及生美如冠玉少知勤學䆒心游庠督學雷公
以公輔期之嘉靖巳酉舉於鄉六困南宮增自發憤
富於學而老於才戊辰得僞及第三人授編修與修
世廟實錄辛未分校禮闈癸酉預修穆廟實錄陞侍

讀江陵以父喪奪情諸疏劾者皆廷杖遣戍編修吳
趙兩公復繼之旨未下公糾同志七人以至情大分
面詰江陵江陵不能容兩公竟亦不免一切劾疏悉
不付史局先生以職掌堅請之不令得秘江陵怒甚
會星變察百僚遂出公廣東臬副江陵猶未釋然辛
巳先生浩然勇決築室清獻公祠傍自號六虗主人
枕石漱流爲終焉之計壬午江陵不祿臺省交薦先
生起解州同知陞南太僕丞尋擢南司業歷右諭德
掌南院改左諭德修玉牒再校禮闈陞南祭酒歲餘

轉少詹掌府事復陞南少宰是時公𧶘巳深而宦跡
乍北乍南意良安之又歲餘改北左少宰辛卯九月
特旨簡陞宗伯入東閣與太倉山陰兩王相公同在
政府山陰旋去太倉亦覲省還南而新建相公未至
先生叅贊機密爲銘自警期致太平未幾寧夏有變
討之無功先生薦撫按有方畧者誅平之東事復殷
先生決策遣將旋克平壤此二事皆世所不常有先
生秉政不動聲色而底定之功亦偉矣巳太倉還朝
請册立慈旨下三王並封議先生累疏極言其不可

議竟寢自是太倉謝政而先生獨相兩宮三殿災反
覆竭誠疏勸修德開採使者四出先生諫止甚力臺
省部僚因上封事罹貶竄者營救無所不至陰多轉
移自是加官㢡子寵賚日蕃乃先生固勃勃有去志
矣朝鮮之役自克平壤倭方奪䰟而細人遊說許其
封貢以誤石本兵竟下於理廟算決戰方有次第而
嘗本兵者因及先生杜門不出廹我兵破倭東事將
竟而公病劇矣乞歸彌懇留旨彌篤章百上不允竟
歿邸舍遺疏請册立罷礦稅簡閣臣用言官四事後

起歸德山陰竟行先生之言云嗟乎江陵氣横一世
挺身折之至困抑不悔及當國而齮齕者亦時有非
惟不罪言者且𢍰其姓名忘之其雅量何可及哉先
生孝友慈祥樸素和易尊居相位與人嬉游歡然道
故間及朝政俛首不答其慎重如此歷官儉約死然
清獻家風田宅仍其舊無所增益未第讀書靈洞山
既貴以餘俸造寺買山不爲後人立產業卒之夕有
大星自西南墜於戲夢日而生隕星而逝古稱申降
嶽説騎箕名世仰干天象不虛耳爲文汪洋爾雅類

其情性所著有六虛堂稿四游稿靈洞山房集內閣
疏等書行世先生生於嘉靖甲申三月十三日卒於
萬曆辛丑九月十三日享年七十有八訃聞　天子
震悼輟朝一日加贈太傅謚文懿諭祭葬禮視舊有
加配方氏贈一品夫人子孫多而賢別有載籍
贊曰天生哲人瀫江之濱懷珠抱璞附翼攀鱗正學
物身直道事人備嘗險阻久詘而信屹定國本靖攙
邊塵蠲彼凛霜布此陽春生爲碩宰沒爲明神降臨
樣煥馨享蘩蘋

馮改溪先生傳

余讀婺州志而知金華馮氏以詩書起家蓋自孟英
貞齋兩公崇祀學宮而儒者翕然宗之余之知有改
溪先生也以先生爲余毘陵白中丞敬齋公壻素聞先
生名及令浦蘭之閒而先生之子春生交于余因乞
言以彰厥考之美志孝思于不忘余茲其意爲之作
傳先生諱熊字伯祥號改溪世居金華赤松里兒時
絶聰穎出言爲韻落筆成文幼隨父冊山公宦游道
吳中舟泊白中丞敬齋之門冊山故與敬齋莫逆先

生舞勝前中丞喜其神彩煥發言語敏給奇其才貌
而以女妻之方年十五冊山公宦蜀就試督學得雋
而不居以未冥命寧公也郡大夫笑語曰人求之不
得子得之不有可若何謝歸學于陽明先生聞良知
之說恍然有大解悟處旋補郡博弟子以嘉靖辛卯
中省闈甲辰捷南宮初拜司空水衡王政持節視窰
陽水泉會通還晉司馬職方歷武庫車駕郎督祭五
軍巡視皇城郊廟大祀特簡陪叄恩賜銀牌通才大
略聲滿三輔及瓜報績得贈其父冊山公封其母太

宜人時諸老推轂先生議留增秩擬以京堂酬先生德望而先生遜不欲居適廣州缺守冢宰調劇郡必得兼賢之流鎮而撫之廣外寧而内益重遂薦于朝天子可之山川修阻道途跋涉太宜人不與俱先生性至孝覗事掌是意若有失體多不平遂力請當道移疾終養令甲外臣不得干告唯李滄溟何大復名震一時撫按特疏後乃再起粵中兩臺援爲故事馳奏闕下爲先生異日地迨歸侍二十餘年而太宜人始即世温凊問覗時時周旋與彼人子多檮負米之

憾者爲何如耶益先生可以報母氏而終身絕意仕進之途矣監司訪採地方遺行必以先生爲首而先生弗顧也閉戶静養從萬卷中作生涯間有所得寄之吟咏有跂溪集行世歲時伏臘以公醴一謁守令外入罕得見其面雖兒童女子靡不曰十仰之一以爲香山洛社一以爲彥方大丘登 如世人碌碌宦達賸絕裾之誚而榮祿縻身至老死不休哉先生之于功名澹如也自其侍文成有得而已不爲塵網束縛故先生春秋八十有五登籍六十年養高四十年此仕途所未有初有子都生慧而夭人皆謂仁人必有後逾七十而生今春生秀發能文先生未沒而春生游庠世德世美家聲日大浙之馮吳之白兩姓閥閱足相當云

唐小漁先生傳

先生諱汝楫字思濟帝堯之苗裔歷周秦漢晉唐宋多貴仕後官國爵孫避地餘杭再徙蘭谿冢宰文襄公諱龍為先生考號漁石先生因號小漁前母徐夫人繼母劉夫人方劉夫人娠先生夢桂蘂撐天而秀雲彩色彌布庭欄異香經曉不散覺而先生誕焉正桂月也初生岐嶷甫五齡文襄已在臺中日者欲媚文襄乃目先生曰提經評此子宜以蔭貴先生聞之蹙額曰此豈有志者乃汝心哉及總角聰穎日異幼

嫺古文詞究心考据吏事翰札應酬多代為之諸生時尚遊理齋諸公文懿瞿公門學問淵源有自以文襄以蔭補胄子嘉靖己酉擬就試北闈憂詔西湖岳武穆廟有神女贈以綠袍梅花遂決北上得意鹿鳴聯捷庚戌南宮未發榜先十一朱 廷對數日前方塡家狀於卷首至文襄公名忽有聲自天而下衆驚顧錯愕不知所向先生手握管城片裂為四識者謂此筆開花也及各部大臣呈進士策先生卷在第九世廟憂有欲效唐虞汝作舟楫等語及覽先生名適

與[illegible]有且文詞古雅楷法精工而敬天法祖大意又獨與 宸衷契合遂擢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二事俱載狀元考是時命調文襄巡撫南北賑濟飢莩存活數萬宜得此報初文襄位冢宰數與執政議不合因病乞休忤旨奪官出都門二[illegible]豈捐館祭葬贈謚久虛無日至是先生門闌泣疏[illegible]乞所請一時榮之世廟崇信文成五利虔齋醮以希長生而清詞為入相捷徑分宜授意先生確然勿顧是以登第十數年官止宮諭時方士又倡為前星倘耀紫極分光一時

裕府景府出就外宮不分軒輕儲議未定當時至有勸二王以子臧之節雖分宜亦屬觀望矣獨先生奮不顧身力主長嫡默維天下大本以故廕選青宮日講延推首屬先生次及門胡公正蒙等先生幼侍文襄久處北地深習中州音韻分進講敷陳經義闡發洪亮 穆廟在邸神情怡悅溫賚獨優他日更直每曰不如唐先生何不進講內鎬以各期對先生雖得東朝歡處之澹如然不能不叢忌者之怒矣詹府僚員缺先生以宮諭暫署篆時江陵官中允欲坐翰

林中堂篆吏趨撤其椅江陵恚忿縛吏刺送先生冀
重睫之堂吏堅持例簿謂不視篆者坐東西偏先生
賦性寛和不妄怒弩弟諭而譴之代爲謝過而已江
陵藏稻後風言官以他事中之先生卽飄然東歸胸
無幾微芥蔕謂升沉幽顯生下已定豈懸今日從容
卜天津汶呂梁泛淮泗登金山遜跡西湖酬昔所夢
神女而祝告焉償夙願也　穆廟登極稔念啓沃勤
勞屢塵眷注而媢嫉蔽之雖特授奉常寵賚銀幣猶
非殊格而枚卜大典虛席有待倘未升遐大拜隆恩

計日可至柰冉湖龍逝烏號莫攀而先生出處進退
之閑遂於此判矣從掛冠後纖毫無營進念每自稱
白雲紫霞二洞主人葛巾布素徜徉泉壑與田夫野
叟對譚竟日自忘其爲簪裾流也屏跡公庭不通一
刺曩數分校禮闈門下名士項背相望人多先生之
鑒而先生若素不相覿者然當路推轂人才必引爲
重至有以緩頰相干則遜謝迂踈不耐此已久倘里
中有抑鬱不雪又陰爲之代理人亦信其無他生平
不見疾言遽色儕輩族屬適相詬厲殊不覺有可動

者其天性然也文疏暢似子長縝密似孟堅務令達
意不入恢詭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求文者日盈戶得
其片言如獲拱璧詩風骨夷曠氣韻和平一字不妥
中夜推敲必求其當斯已字畫摹擬子昂而端楷過
之所著有玉堂集并詩稿行於世先生修形偉度白
皙長眸手采異常視之若雲僊玉立器量汪洋杳無
畔岸接人溫溫常不輕啟齒尤不喜以辯詰形人之
短一見服爲德厚長者身負盛滿纖無貴介氣味飄
然有塵視三公芥睨萬鍾之概乃其忠君愛國憂時

憫世之懷雖江湖不忘魏闕使其當軸處中伊呂可
伯仲也惜鴻抱未得盡展於黼扆之前而弁髦盤梅
徒形夢兆弔古者有遺憾焉先生生于正德壬申八
月初七日卒于萬曆丁丑六月初十日享年六十有
六余嚮往先生學行私淑之日長矣茲令廟江見先
生孫國學宗本曾孫諸生明照父子俱諳世德作求
明照尤能文故物其在握也是行先哲慕其事而爲
之傳
贊曰先生之居金馬玉堂先生之操烈日清霜初逢

泰吉乘龍之陽慈守遜貞伏蠖之藏位不酬德止于
泰常名承乖世施於無疆大雲蒼蒼瀫水洋洋高風
可挹步武循墻

陸宗伯傳

陸宗伯公諱可教字敬承別號葵日系出漢鬱林太
守績祖家新安徙居於蘭代有聞人而鶴山公震以
直節顯於正德間是爲公之曾大父鶴山生近仁爲
元子讓廕於季弟隱居不仕娶於蔣生封公建家
積學不售封公娶於唐有六男子公居次以大父命
出後於叔父贈公儒家公生有紫衣之祥幼秉異質
稍長日誦數千言九歲能文五經子史無不嫺習十
七遊庠每試輒冠其儕輩蘇州蔣公爲婺州守延之

署命子錡師焉公雖取重於諸大夫然廉介峻直乃
其天性不關說時事而遇事直言更復無避直指有
下捕豪名章某者公識其名指謂門人錡曰夫大夫也
雖非良士然不斷其有此錡入以告蔣公出問公公
對如前蔣公曰子言固信柰直指命何公作色曰民
之不寃賴良二千石雖干逆上指而忍于蔽下情可
若何蔣公愧卒爲請而免之其人比死不知公亦不
以語人也癸酉中浙江鄉榜以公才何難連掇而竟
不上公車與二三友潛修交勵丁丑中會榜第二

廷對名在一甲權璫濡 保用事爲政府于地將讀卷
易居二甲第二旋改庶 吉士解館授翰林院編修以
大婚覃恩得贈嗣父如 其官併得移封本生父母無
何移病歸侍封公家居有終養意封公不可督之出
癸未假滿抵京補原職九月元配胡淑人卒于官舍
丙戌會試同考得平湖王公建中等十八人旋管理
誥敕公以詞臣口代王言推原德意風訓有位不宜
有所濡潤於是戒闕謝客奏績者覬得美辭金幣相
屬悉峻卻之終六年未嘗以寸縷入也嗣以修會典

功加侍講受紅紵白金之錫戊子主江右試得建昌
劉公文卿等九十五人榜出績學知名之彥十不失
一至今稱盛焉便道還省封公偕赴京次年己丑會
試同考復得雲間董公其昌等十八人進中秘者五
人秋副洗馬信陽王公師竹典武試得材官趨紳等
百人陞右春坊右諭德爲 經筵講官尋掌司經局
印時 上靜攝朝講俱輟公素以啟沃爲心辛卯春
推原 高皇帝盛德敷演爲十二頌前列 聖訓後
傳時事不忘危苦之詞而誠懇之意溢于言外見者擬

爲敬輿奏議云 上置案頭閱之不已頗有槩于中後
下罪己之詔稱同天力焉秋主應天試錄文盡出公
手得婺源汪公鳴鸞等百三十五人自吳抵家見封
公雖善飯然微有胃疾且年過古希公自是確然有
終養志至京復 命卽欲請告會關西事未寧本兵無
策公爲畫坐困之計以獻疏中條議悉合機宜下該
部傳諭諸將議者尤以不盡行公策致天誅久稽西
民荼毒爲恨公時繫心封公數請政府太倉荊石相
公暨同邑潊陽相公乞歸養二公共止之欲以日講

留公爲大拜地公力辭不就願得南轉就養於是以
侍讀學士掌留院事公馳歸道濟寧登太山慷慨弔
古有南望見白雲吾生歸何休之句謁碧霞元君爲
封公祈禱齋心撰文願已減筭以益封公文見遺集
及至家封公疾漸愈然終不忍遠離上疏乞養俄而
以纂修 玉牒內召公再馳疏以請報聞頃之南司
成之命下公猶欲辭封公不可趣之官因曰自汝至
家膺新命者再不俟駕之謂何南都佳麗當春時和
視汝官舍公頓首赴任睹 高皇帝規制多所頹廢

慨然欲大有所釐正上均制額殺行試等事得旨
允行太學諸生歸諭新舊爭自濯磨而公一以身率
之命所居堂曰身範有差假必以次雖親舊無紊越
月有課日有程舊制優老不得飯食至是拔頹異者
數十人廩之公學業長精嚴所厲閱之往往不終
篇比觀監課即初學少文無所棄遺云何轉北雍兼
修國史副總裁得封公書欲公從留都北上而身以
單舸會公冊陽道中盜阻之歸也公詢從人起居狀
因驟歸至杭發請告疏不允是冬南宗伯之命又下

公以觀闈不可暫違　朝命又不可久曠家居而屢
進秩是坐邀榮寵也因治行至蘇州復上疏引疾因
乞休致益懇朝命再至云歸而營山居初爲元配胡
淑人卜地得邑西形勝曰棲山甲午冬瘞胡淑人因
築菁舍于其陽命前十畝爲湖層崗叠阜宛若城墉
遂絕塵囂休老菟裘可畢綵衣之願是時休致之
疏不允封公督公出甚力公內戀庭闈外畏簡書覺
進退之道有未安者方謀奉封公抵任封公忽以七
月暴疾終公哀毀殆不欲生居常咄咄念己之所以
進旅却終遂欲棄簪纓者以依依老親而旦暮之得
承歡也今雖幸得周旋于床褥殮含之際然曩者太
山之役不能如昔人之冥感每哭輒慟絕因上疏請
爲封公丁憂蓋公既出爲從父後則制不得持所生
服封公卒之明年葬事完而公亦以過哀搆疾矣公
素壯無恙是年沾瘧不半載遂嬰沉痾始猶自謂無
害日著詩解一章繼而浸尋以至大事年僅五十有
一耳卒之日郡邑無問識不識莫不錯愕曰嘻善人
亡矣抱疾經年他人多懷不虞之慼公曾無怛意洋

洋自如作親故書辭旨曠達或以禱禳請公曰古人
齎志而沒者不可勝數吾於古人無能爲役叨逢至
此懼盈量矣第世受國恩不補涓埃及冥佑封公於
期願爲有恨耳語諸子當力學爲善無忝先世不一
言及家事即幼穉滿前靡顧念可憐之色比屬纊翛
然不亂指點衣冠命侍者掖坐引足受履衣領稍斜
挈之正拱手而逝嗟乎死生亦大矣殆所稱無愧于
曾子之易簀者耶公孝友天至事封公見於奉養者
纖悉備至太孺人唐早世不及祿養每燕居深念淚

未嘗不淫淫下也歷官二十年僅置住房一區封公
老得紉翁未及營居不令別異同室怡怡登翁後不
受坊傢冇不可却者輙以新曾大父鶴山公忠清坊
餘者以葺襃忠祠闢邑發身而仕者即品資下公遠
甚多樹楔棹相望而公顧闕如也平生于師友之誼
尤篤存則問候無虛日沒則為治喪恤孤有不啻身
丁其難者座主王師竹先生沒道二千里信陽哭之
見于哀辭者三適其家構訟不可解百方為之調護
事定而後已中丞少菘滕公公諸生知遇師也孤孫

甚幼族人齮齕之竭力為請當道卒以無恙今底成
立刑郎東麓盧公上疏忤　旨挾闕下公傾身營救
有言諫草出公筆者公不為動盧公創甚公夜分昜
服往視起之漬血之中身送至張家灣而别公沒盧
公啣德訪其幼子未婚妻之其他數事頗多此尤其
矯矯者居恒人人可暱就當大節毅然不可奪持身
雖一介不取故舊或有所需旋分并應之在鄉絕不
與守土大夫通尺一其以冤抑來訴閒亦白其不平
尤安淡泊食服不求靖好苟可自適遑問其他視人

世之浮華漠如也或以子孫計為言每舉漢疏太傅
二語以自箴併以戒其家人云故公受先世田僅百
畝及僅數椽比為二品京官無錙銖增益迨捐館囊
中斤斤數金耳棺殮之費非監司賻助幾不克襄事
葬亦如之此近代名卿之所罕睹而公存日固未嘗
以苦節為沾沾也大抵公為人表裏洞達如日中天
言無與於屬垣行弗戾於顧影不要情於誹譽不借
徑于藩籬超然自得儼然不染庶幾得公之神矣惜
其抱經世大畧哲將膺輔弼而沒是以百不試一然

其性度冲和議論慷慨隨在設施有功世道考之遺
集班班在焉亦足表見于當世而無媿叔豹之三不
朽矣

王孝子傳

王生世名婺州之武義文學也生年十六而其父王良爲族人王俊所擊殺時生負笈從師於外聞訃奔歸而其父已歛數日矣慟絕復甦誓不共天方父被擊携傷至家語其母若妻曰吾兒孱兒也比歸無以報讐爲言勝則殘我屍負則禍若屬豈彼强有力不可不慮其卒也生遂隱忍與和割以田受之餽以盤受之飲以酒受之陽無一拒却者而陰各計其值以歲時之先後封識藏匣笥中繪父一小像懸之書室

而夙夜攻苦力學杜口不言父死事除服而遊庠私鑄一利刃自刻報讐刀三字於其上密懷佩之即母妻勿知也既婚舉一子顧其妻曰吾今可以死矣妻愕然不解所以新正元宵日讐飲於鄰家大醉散去生揮刃迎殺於道旁提其首號於市曰吾爲父報讐死復何憾母若妻皆失措不知所爲生徐曰吾平生志事已畢悉出向所封識讐家值金及宿搆首狀詣邑請死令公陳君大義之不令入獄居之譙樓以待處分上其事於當道當道轉委金華令汪君與武義令兩鞫之金華令按律擬檢良屍以活王生王生曰吾向者惟不忍重戕吾父遂牽率以至此今以吾命抵讐命何以檢爲乞放歸拜祖廟辭父柩別母顧囑妻孥而亡令從之生餓積十日而逝其父被殺爲萬曆四年生十六歲手刃父讐爲萬曆九年生二十一歲六載之間游庠娶婦生子復讐隱含其寃徐發其難從容就義亘古希有遺妻俞氏乳子三年能就口食罷請於姑曰吾與夫有成言今以藐孤賴姑而立媳雖死瞑且合矣亦不食七日而從夫以亡年僅二

十二鄉里無知與不知遠邇皆泣弔之廵方使者聞之
朝廷建孝烈祠兩旌其義春秋祭享無窮噫亦奇矣

文部目錄

傳類

金沙始祖京口公諱邦一傳

涤閣莊氏自金沙而上不得而考鏡矣即有可考鏡者若鳳陽君湘潭君鎮江君與淞家自爲譜人自爲紀不能一一而覆視也雖金沙之西門後齋毘陵之觀後芹壋縱可考鏡譜牒浩繁分叙以清血脉合對以重本原亦不必強收一册使名字多同倫序莫辨起後世子孫譏認之疑某第于世系序中詳述一家源派總自涤閣後裔令後人不至離遏視如途人耳今斷自京口公諱邦一者爲始祖公冒霜露披荆棘

卜止于金壇之觀庄村聞長老言先朝銀注東垻未築漂陽金沙義興之間皆巨浸也今之沃壤即昔之洪濤其最高處風水甚佳就祖家觀庄而百間宅之西北有大清太觀宮殿巍峩亭榭精麗背山面水黄冠千指後遭兵燹倏興倏滅爲張百萬所居真屹兀之臺撫膏腴之壤此觀址也而觀庄則其别業故名巳而東垻既築障水自東而西廻流經高淳太平采石江口而出一以環遶金陵擁護根本之地一以今汗萊可耕瀕溪而下皆成肥田然風水之說信爲有

之自築東埧覌庄下濕之地可耕而所稱覌址張百戶宅者盡皆沙磧化爲烏有覌庄祖村舊有前中後三巷家餘千畝之錢戶有陳新之較屋甍相接基號千金目下蕭荒殊甚茅茨爲居巨石埋土僅存遺跡且有爲處別姓竄入其中幸而力耕爲業志行絜修地方豪家目爲舊氏秦晋之好不妄攀援祖遺清白宛焉可掬嗚呼抵掌數百年興廢其間子孫或宦達或播遷如遺亭之官翰林少亭之丞海鹽秀九之贅毘陵鶴溪之爲祭政起元廷臣兄弟之同登進士皆

文部

京口公除也綿之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覌庄吾沮漆也詎敢忘與

毘陵始祖秀九公傳

公爲邗一始祖八世孫自京口徙居金沙之觀庄百年培養國族咸聚殷殷鞠鞠家聲日大耕者歲餘倉稇堪足烹飪讀者僃致木天筆稱跨鶴婚姻來往兩各相當武進金壇土壤逼邇時有大名鄉蔣氏世傳九侯遺裔毘陵望族此爲首出秀九公爲兒童時隨父兄歲時伏臘往常郡貿幹物蔣太公見而奇之曰吾有弱息願奉箕帚因委禽而入贅焉公倜儻拓落四海爲家况是區區數里能不安之遂卜築于余宅

文部

橋西北之横堰村龍脉自亥方來豐隆有勢兩脇清流合抱于前有神山爲宗祖隴即在宅基之左肩堪輿家以爲善今宅巳荒廢爲田而祖隴無恙意者墳勝于宅故四傳而有鶴溪祭政公九傳而有予起元廷臣兄弟同第且將來振發未可量與藉令公不贅毘陵則贅而暱習故土戀戀必歸則無毘陵莊氏矣豪傑資性適往非常爲龍爲豹何地不可變化其公之謂也横堰村之東南有余宅宋狀元余諱中者發是間今之環處余宅者悉公嫡子孫也綿之末章曰

夾其阜澗迴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應几近之

高祖叅政鶴溪公傳

先高祖叅政公諱樺字誠之號鶴溪始祖邦一由潤州徙金壇八傳而秀九公贅武進爲毘陵始祖秀九生林林生斌斌生公斌以公貴贈戶部主事矜戶部五十三未舉子素積德行義歲祲行貸貧者焚券撫孤弟敬如己子割產分授里人德之多祝其有子而太安人張果生公于橫堰村幼慧性剛無稚子態鄉學每較詩課立就叔敬嘆曰吾兄積厚宜有此子必昌大吾門甫冠戶部遘危疾公侍湯藥唯謹陰籲天

求代戶部知不起與訣令擇所業公泣曰兒非儒不可以圖立身戶部曰吾瞑目矣未幾與太安人俱卒時家業涼薄壟祭必求無憾免喪游郡庠感戶部言日夜淬勵督學繡衣考輙居最文名鵲起從游日衆如本郡惲君巍蔣君亨陳君端甫及浙之方君坤撫之牛君曾楊君文進皆及門後以科第顯登弘治丙辰進士出令寶坻寶坻爲都城赤縣號稱難治公至省徭恤患鋤強扶弱盜賊屛迹聲益籍甚寶坻舊無城請于朝城焉庀工刻程民樂趨之不二旬告竣巡

撫洪公帝之特爲旌薦冢宰倪公疏其政蹟十七條
行天下擢戶部主事以峭直不容于時八差于外弗
以勞勩正德初劾藩臣匿公帑之尤者時廼遣御史
四出閱實帑藏守臣被重劾者若干人嘗督徐州倉
歲飢欲先發倉而後以聞監司難之公曰州距京師
且遠待報而賑其若民命何即有辜坐某不以累也
遂發粟数千石後竟可其奏轉部郎中又督薊州倉
出納公允奏沒內璫占窩糧草於官忤逆瑾罰粟未
幾出守河間尋陞山東參政督府事清理投獻 皇

庄釋滯獄奏除盜賊連坐苛法恩威並行盜不入境
時瑾勢熏灼中外人人自危憂亂三疏乞休瑾怒遠
謫四川順慶民遮道泣留未至瑾敗言者以前閱實
帑藏事擬以始公議論劾公公亦疏明其事遂浩然
歸隱白鶴溪與鄉士大夫爲逸老之會里中有不平
事毎爲官司言之其理友人枉死之冤白門生誣陷
之獄激撫臣錮祖之疏大有造于鄉人而性氣過剛
終無少貶然一聞理言虛心聽受又速若轉圜蓋公
之天資學識迥出尋常若此嘉靖丙戌應 詔陳江

南十事 上優荅之丁亥疾劇猶作詩賦諷詠自爲
墓誌銘略絕不以生死爲意嘉靖七年正月十三日
沐浴更衣而逝享年七十有一元配楊安人有懿行
先二年卒有子男四人整齊嚴肅孫男曾孫男若干
人並載譜籍中不具述起元及廷臣于公爲五世孫
齊之後不敢泯滅高祖之烈又不及見當年行事斤
斤撮拳齋荊川二先生狀銘拳而爲之傳

曾大父靜思公傳

曾先大父邑庠生諱齊字汝儀號靜思先鳳陽人南渡鎮江世數已遠典籍無稽雖得耳問難以臆決所可憑者舊譜宋哲宗元祐七年始祖諱邦一者由鎮江徙居金壇觀庄村五傳而有諱必強字君翁號遺亭者宋寧宗嘉泰辛酉爲翰林學士八傳而諱秀九者由金壇贅武進大名鄉蔣氏因居余宅北横堰村爲毘陵始祖秀九生林林生斌斌生擇字誠之號鶴溪豈官大叅娶先高祖妣太安人楊氏生子四曾大

父其次也曾大父生而端謹不苟言笑居恒無他好閒寂獨坐不隨世滚滚逐馬頭塵往往凝然若有所注念自號靜思者盖其志也大叅公長子不甚慧三早夭四尚幼所屬意唯曾大父大叅公居官公餘及告老歸閒時時召與談書校課多所領略弱冠補郡庠生仰承閫閾俯念箕裘晨夕攻苦黽勉步趨以故學問闊深文辭博贍院府歷試每居高等屢遊場屋數奇不售卒老青衿大叅公雖令寶坻司戶曹守河[illegible]以剛直清介自持公羡公費不一携歸家計泊

如也且子姓食指頗繁幾不能給口實曾大父又不善治生業雖貴介公子儿窶人子尤甚然尤喜施予人庶知其意匿情以若告甚或轉貸而與之後竟忘其姓氏他如飢者粟病者藥死者棺罄產竭力必欲週全種種陰德若出所性初非徼報于天責償于人而爲之者其所最難事有一焉元祖父居平每每言之大叅公雖四子嚴未成人而夭實三分耳以罄三子窮繼嚴則些須薄產長房取其二次與四各取其一曾大父故廉慈亦未嘗不願也而讒人交構其間

叔姪閧學曾大父受侮忍辱至有不可對人言而祇可與天知者然其性貧寬恕事過即忘卒歡如也曾大毋陳節愍公曾孫女知禮曉文善相助以成其隱德生一子一女子爲先大父諱悳篤學好修連試不第予起元及廷臣弟皆其孫女爲祖姑適都御史唐荆川翁今太常卿凝菴公先庶吉士完初公其子君孫先祖姑二女一適白一適孫今孝廉白雉衡公侍郎孫淇澳公皆其甥里中人謂有子女若曾大父者其亦可也曾大父晚年家計日替與弟姪行將高祖

大尒公所營浮橋宅蔣諸須氏鄉居余宅橋之西村間以角巾野服一奚囊自隨行遊阡陌人不知爲大尒公子會元外父也卽知者亦謂磊磊無城府而便易之然其信義夙孚偷者畏產方之知爭者借柳季之決則斁矣嘉靖之季以倭警居城臨市或謂公得無囂乎曾大父應曰吾終日聽而不聞市聲終日視而不見權量終日營而不識所謂子毋盈縮身雖市乃心未嘗不空洞也意態安閒辭旨簡默于于徐徐間有無懷葛天之風焉自號靜思蓋其志也倭警未

靖不得反其鄉庄先業弘廠屬之他姓僦居蹋跡老年不堪且曾太毌最賢先郎世無與慰藉鬱鬱不得意寖疾數日竟卒于城時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壽六十九子女見前孫四曾孫六玄孫十四又玄孫若干孫女曾玄孫女共若干具先大父傳中卒之日囊無一錢潚市中籍籍口語以父爲高官女適貴仕身與子皆青衿而貧至是弗信也距今萬曆辛亥越卒之年五十餘矣聞之先人云大父曾懇名公爲狀銘或卽出荊翁手今弗復存豈有遺佚與起元懼

今不爲圖後益弗及是使前人之烈光終掩抑也先志之謂何謹述祖父居恒追憶言指及鄉黨稱撰次如右更望　名公大人闡幽揚隱賜之鴻筆史爲嘲載不朽謹傳

先大父古愚公傳

先大父郡庠生諱愿字本章號古愚先世自鳳陽渡江居潤有諱邦一公者徙金沙邦一而後昭穆燦然不紊宋寧宗朝有諱必強號遺亭公者爲翰林學士國朝有諱秀九公者贅毘陵因家焉遂爲毘陵人弘治九年有諱檡號鶴溪公者登甲榜仕至山東叅政生四子曰整曰齊曰嚴曰肅齊爲元曾大父止舉大父一子從幼憐愛之不啻以學大父十齡餘遂有大志見其業之稍不振也奮而起曰吾家世不乏閭

上奈何至吾身而遂佚之慨然以亢宗自任識者已知大父非塵埃中人矣事先曾大父曾大毋陳至孝先高祖鶴溪公雖歷官大叅所至不持一錢歸僅遺清白家計蕭然兼以有官名無官實賦役有必不可省者高堂又不知有會計因詘殆甚至或不能舉火然而晨昏奉養撤北脆之需以娛二尊人至喪大事不以貧故少留遺憾賦戚黨有富貴來助者郄不受人以是多先大父云性格魁梧狀貌端凝多鬚髭口吃不利言語處人遇事正直不阿立身行已毋以正道自持篤學勵志必欲振箕裘克嗣乃祖年二十餘未登庠先曾大父止一子一女子爲大父女適唐荆翁時荆翁已入翰苑欲爲薦達于督學繡衣嚴拒之曰予能致身館閣而吾不能掛名青衿何以累子未幾亦列黌宫卽先君叔父輩四人當未游學校先卽可嘗弗爲也數進粿闈未能得儁先大父務博極群書流覽淹貫作課亦勉定要束以多爲貴嘗搜唐荆翁與先大父書勸以貴精嚴毋瀨散又嘗見先大父所選五經子史類俱以硃墨點綴或加標評及著述

盈帙銷敘典雅鏤筋刻髓似未之有然技之不工而售者十居其五如先大父者足稱眞實罄子其不第或大造留不盡以啓我子孫輩耳已而仲父登庠旋卽告老與鄉之耆艾有行義者往來游樂間爲詩歌雜曲微醺咏唱以自娛居平敦義方之訓時時檢閱程課隄防浪蕩稱引祖先宦蹟俾勿墜家聲季父登庠時元與廷臣弟年可十齡先大父色喜命季父召立膝前令作破承賞以梨棗及紙筆云二子後當紹吾祖言猶在耳九泉有知或爲慰耳先大毋楊孺人

慈厥特最琴瑟靜好恩摯有加然亦不解治生喜急
人困濟媼懇以絶糧所儲升斗必分之無怯色先大
父放年治舉子業不恤家政見生計日落且脫鄉校
無所事事稍總理之略給饔飧與漿明胰洗子女俱
有向平之願孫亦頭角可知歲時伏臘羅拜膝前萊
綵承歡優游自得鄉邦中不多得也先大父自少至
老未嘗妄發一言妄行一事妄取人一物素行謹飭
耿介若此先大父精神燁燁健壯如壯年人隆慶庚
午季春偶以事入城過先外家郡城西門唐氏之樓
食畢而惱特元爲兒寄學于唐猶及見之歸而病膈
及朞而終瀟灑如先大父不宜有此終不得其解易
簀之晨猶遺訓先君輩居喪執禮毋失古道元郎未
深知先大父乃幼侍左右至十三歲乃見背親炙其
言貌及過觀其著作自號古愚不虛也嗟乎古道之
不復久矣某妄僭擬先大父敦倫服道似古質行儒
行飭細行似古廉隅士恬素無營似古潛夫樓精山
水似古泉石高流自號古愚不虛也深揣謬陋難呈
大方秪以不忍滅沒先大父之潛德故掇拾遺行呈

名公大人賜之狀銘以垂百世詎惟不肖銘鏤其
自曾玄而下實重拜賜無疆矣

先大人好古府君傳

古云知子莫若父則知父亦宜莫若子又云記人之善則父之善人子又何忍忘耶不肖某即不能知先君顧自孩提至成人二十有三先君乃捐館出入奉侍旅督稟命有年數矣先君之行非敢溢美過實鄉有月旦計旅有長老語籍籍在人不容掩護一或掩護謂之子情不謂之子道弗可徵也爰是謹述所知記憶不忘者泣血成篇不遑倫次庶幾立言君子察其衷言無吝斧藻俾不肖某與日可見先君于地下

為無慽耳先君諱某字伯敬號好古從先大父古愚號且意在信述以見志也滁園後裔萃居濠梁南渡古潤徙宅金沙或播或遷不絕如綫舊譜自邦一公敘起遞傳先君之身共十四世邦一公從潤州卜築金沙之觀庄村傳至秀九公贅毘陵大名鄉蔣氏因居余宅橋西北橫堰村遂為毘陵人金沙毘陵分之則兩支合之則一宗南宋嘉泰中有官翰林學士諱必強號遺亭者前秀九公　皇明正德中有官山東叅政諱檡號鶴溪者後秀九公前後皆隔三代為嫡

[illegible]孫云檡生四子曰整曰齊曰嚴曰肅齊為元[illegible]大父生先大父愿愿又生四子長即先君先大父雖大叅孫三品門閥家然蕭索殊甚無論金錢粟米時時乏絕即書籍器皿不給讀且用蓋祖無宦囊止遺清白子姓繁衍莫與代匱固其宜也先大父治諸生業不以貧故少挫其志日督率先君行攻苦績學假館梵宫說書校課先君未嘗不隨以故先君識見明敏醖藉閎深子史百家古口成誦然率不利于有司雖以數奇不偶亦繇脈若排律推敲提挈綱領淵

畧細微長裾廣步之意多而密縫徐徐之思少過庭時語某曰吾嘗就學于馮南津先生一到即試二義閱首義曰此宜利場屋胡不售及閱神之聽之掐下二章義見其脈絡稍紊曰坐視耳從其兄弟潛心經旨翕率應試乃得力至今佩服耿耿于心并廣其訓于兒輩使知科第非易易必從精細中得來以先君才而率困誳乃爾政非矯充豪往精研經傳不可迺其見解議論痛快曉徹已雖無成人多借益同學如南昌守陳君莫養及門如銓部郎周君春臺輩皆[illegible]

之又性不好家居塩米瑣屑田舍齷齪嚦習弗慣一
歲中除大寒暑未嘗不遊眺外方所知交皆名世贈
遺先君詩文簡帙今多存笥可覆視也居嘗日手一
編玩味不釋釋則時以手書臺或淅茶水隨意草書
故其胸羅今古墨跡亦自不凡每謂吾張氏遺亭祖
後有鶴溪祖金馬清華隼旗鎮重後先輝映遺事可
踵鶴溪祖來幾五世矣株守青衿並未有脫穎者君
子之澤將斬吾兒可不勉旃勤勤懇懇以教子爲務
家貧不能獨延師又鄉居不便附學每秋冬之交輒

[illegible]開歲師友計必擇有嚴憚切磋之益而止拮据
辦塩糧屢陸續供應歲時在家每當課期夙約里中
友之能文者與予兄弟會藝未明先起洒庭列几以
待饔無子母以粟易漿餽餼之噫良亦苦矣予兄弟
兩人皆以弱冠登庠時偕應試南畿必挾與俱住跂
望有成閔閔如農之望歲父之期子恐未有如先君
之諄切者天性又極慈即有不如禮卒未嘗以箠楚
加遺惜其不及親見予之薦鄉書售南宮也一生好
客客至量其道之遠近時之早晚必餉之未有令枵

腹去者其以窮來歸及來自數百里外或留竟月貧
即不能具肉糜蔬食對飯使其多財原嘗不足道也
素甚動貌不節勞佚且多鬧思慮即如極些小事可
無煩置計者亦必留神而大者可知晚年因病痰倦
游猶慨然以修輯家譜一事自任遍採金沙毘陵長
幼昭穆而次第之晷刻不求寧今讀其親筆所製譜
序學問淵深書法端楷此庚辰仲秋筆也越明年辛
巳孟春而逝矣嗚呼痛哉先君修形三髭性似急而
中實慈見人有善如弗克奬掖其于人之過亦不免

摘發殆盡令無以自容要之亦輓近所難也同毋兄
弟四人從少友愛中年與仲父有間無太故止以仲
父城居先君鄉居仲父欲廢棄鄉之世業而先君不
從里中豪覬覦之交構其間竟不相能仲父與叔父
季父三分皆棄去而先君孤守其一里中豪覬爲席
捲之勢而先君忿焉不平訟仲父于官司官司廉知
守禮義之家爲祖產鳴不平欲令仲父取贖以息先
君忿而銀已費去可若何于是焉公堂之上命仲父
拜先君伯兄拜仲父杖里中豪而遣之時仲父伯兄

皆在學校質成之際衣冠濟楚雍容行禮至今相傳以爲奇事云若仲父亦非有他肠意嘗好華或不爲虛讓不知者多目以傲其知者猶以古人中求之今廷臣弟之父也後亦各相悔禍怡怡以終身至今基址令恢季父與予兄弟同居即肥壤未復苟給饘粥足矣毘陵世傳莊氏望族不宜有此而元獨以爲觀過知仁亦何必爲先君仲父諱也大抵先君之才長于料事而短于從人先君之德優于視躬而劣于經用故正人相歎邪人亦多訾議皭然濯淖汙泥之中

而率不得優裕以怡養其天年易簀時如無疾之人分寫数語往之他所絕不以生死爲念歛葬之具皆一年中親自料理臨終唯命吾兄弟力學取科第做好人并善視幼弟起光時年十一至今念其言元不敢薄待也先君下時半餉不語不肖元泣曰大人必地得無少瑕耶先君張目曰明甚明甚遂瞑嗟乎先君之視藥塵世如敝蓰耳如不肖之不能爲情何哉草土追惟掛一漏萬所望鴻裁棄短録長庶幾他日文章不朽先君亦不朽斯不肖元之極思也

先母唐孺人傳

唐宗自帝堯以來蕃茂徧天下毘陵爲尤盛元鬼奕世禮義相先名宦婚姻必以其類嘗觀其譜牒稽考行事世德昭明內行淳備非獨丈夫好修即閨門之中厥足稱述确然別于流俗云荆川翁予祖姑歸之先君其內姪少端慧頗愛有加語其親族八兄其妻之是爲先母先母字先君時予家貧窶室如懸磬朝不謀夕外祖家稍饒給有所資助不以私蓄悉出以供舅姑無論盐米薪飯敬奉高堂甘旨且脫簪珥解

紈綺時佐公家之急毋歸寧輙予輙盡娣行教以叔姪多例不匿諸答曰吾何忍見舉家皇皇困竭而獨自肥爲甚得舅姑心先大毋楊日安得諸媳盡如長唐者已而外祖父相繼即世無嗣族以爭繼鳴官先毋救先君勿以婿故與聞其事外家遂落先外祖毋辟僔僔無依先毋迎養如姑後先毋二年卒于予家予兄弟殯葬如禮承先毋志也平生以禮自閑性至溫和柔順親族內外即三尺小兒亦敬禮加之及待予兄弟輩三婦不啻娣姒居嘗未嘗見其疾言遽色

自幼讀孝經學庸口授元兄弟于蒙時雖慈甚其望子有成與家嚴同惡自晨至夕婉言勸導其兄弟攻本業時稱述莊唐祖先宦達赫奕以欣動之育其兄弟輩絶少分毋忍飢受凍百般酸楚有不忍言者元猶及記侍食于旁毋先君勸先毋飯不應越數日衆已飯畢先毋猶飯問何故曰今適無肉有餘痛哉吾毋其素忍枵腹以餔諸兒也念之不覺涕汪汪下矣先君不喜悶悶獨處時與賢豪往還卒有尊賓來發酒趣具顧無以應先毋輙自力或以斂衫與饌與金

嫂共持之杯案豐整賓大歡而去遠邇敎稱莊家素清何能款客若此其他師友餔饋之需親戚問遺之禮童僕女使撫視之犒無不勉強支吾務求各適人意嗚呼爲婦難爲貧家婦尤難爲毋卒爲貧家毋尤瘁先毋自少至老身無一刻安閒心無一刻舒放始事舅姑生養死葬傾奩不給中相先君養殮裘葛拮据甚難終字三子離裏屬毛鳴鳩均視不必具論而先君見背幼弟無知憐愛無已爲計百年憔悴焦勞甚于初服中乾外瘠年餘不康戊子中秋予從南畿

試回見其忽忽不樂意予此番又未必中而病勢似不可藥毋子相對悲愴久之果不售毋益恚病日劇至孟冬八日而亡終天之恨曷其有極設其時元獲報捷里中羊酒相賀毋必開顏夙疾或霍然已追思于邑惟元滔天之罪詎可逭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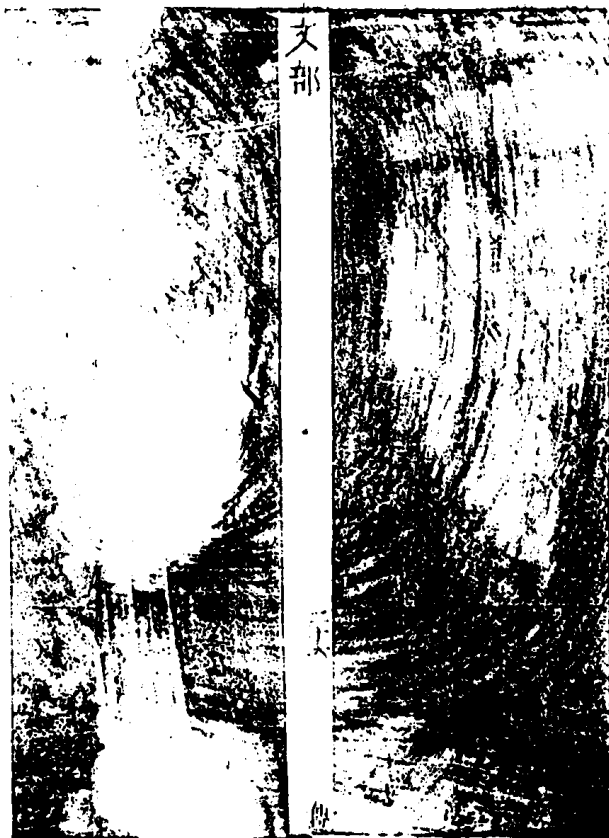
先兄鶴淵傳

莊氏之族本有鳳陽支有湘潭有潤州有吳淞皆以武功起而金沙毘陵之間獨以文學聞家置縹箋人操彤管咿唔之聲入戶不息金馬玉堂之祖逵而彌芳朱輪皂蓋之宗近而可仰吾大父嘗曰吾家事事弗若人朱甍畫棟連雲暎日弗若也疆場綺紛溝塍刻鏤弗若也選蹄逸駕朝歌暮絃弗若也顧人之弗若我者其蘭芽玉茍森森發秀方興未艾者乎意蓋指予兄弟輩也吾兄未冠登庠予與弟廷臣時方總

丱有知識客見頭角矣先大父俱有厚望焉如吾兄者曳紫紆金鋽有餘量而胡終不第且溘焉朝露耶嗚呼痛哉兄諱起蒙字長孺號鶴淵先大人三子而兄最長兄生而多疾虞其難育出萬死一生中先大人弗誨也即誨弗嚴也日嬉以娛顛戲長之間甚慧而文遂命之讀輙津津喜所讀書自以意解多暗合脉理素有大志見祖業零零替發憤曰所不能茹苦攻堅而顯親揚名者非夫也丙子巳卯兩試垂翅而回見先大人有憊態懼不及以祿養則又涕泣曰所

不能來時樹立而遺風木之悲者非夫也日夜砥礪組修有無窮之思焉家貧書不繼讀洲不注燈竈背午不煙也先大父又不能特分助予兄弟各爲舌耕先以奉甘旨而後以畜內人先大人捐館時家產以教予兄弟廢幾盡存田數畝雖治命分析弗忍聽全以奉老母養幼弟葬祭必求無憾兄主而某贊之後八年而先慈即世戚與禮滋益虔每恨不得一出身令兩尊人見也癸卯廷臣弟舉于鄉郡太尊歐陽公縣中尊寅公送扁至予家兄侍季父晉接交拜羨以

爲華翩然有凌九霄翔千仞之概更振奮欲一脫青衿而後已時年已半百而志不衰猶立程課徒訓子姪不少廢然以少羸弱長病痰畧與先大人等兼以不講攝生少未節嗇逾癸卯之兩朞乙巳而兄逝矣嗚呼痛哉無窮之忘斯窮矣兄事親孝待弟友與人信而和長幼親疎無忤意者更得朋友心而自待則嶄嶄不苟垂死自撰誌詺遺囑二子昭昭不昧亦可以徵其平生之所得矣使其尚存即不必翱翔廟堂之間擔析圭爵負荷鍾鼎以酬素志見予之奏捷南

宮以慰先大人嚮昔䟦望之殷彼其孝友出于天性愉快應萬倍詎如世俗骨肉慎忮以相形故不相能也嗚呼痛哉所著書有四書詩經導窾行世靡肯精微理學宏深有功後學云

大姑貞節傳

世之爲女子者多矣未有如我大姑之艱且苦也凡女子無不遠父毋兄弟此不足恃賴承事者舅姑仰望者夫子分憂者叔季繼嗣者子姓服役者童僕數者倘微有善遺足不踰閫閾目不離禕帷可以終其身逸豫而永無他虞乃我大姑獨無有一焉微第無有兼受大累翁李養吾里中稱豪俠有朱家郭解風而獨不覺于內政偏聽縱配周而督過大姑周時時詬詈不能堪夫子早夭煢煢一身饑寒切膚叔季又孝廉不卓立無子之依而有女之費童僕更狡悍不爲使元猶及隨先大人輩時往慰存勸其翁與叔善視之而不仁人固不可爲語益增凌轢大姑堅守栢舟之節嗚于官懇印批立嗣使不搖以見所天于地下隸有世僕將禎旋歸旋叛今禎肥而大姑室如懸磬案斷膳養弗給也大都大姑性極溫慈操極凛烈禮極周詳見極弘遠未三十而孀至于今矢心如一日毋家雖裒宦清白無所予夫家初亦豪贍遭大不幸而日落今年已七十有奇伶仃孤苦恐亦不能久

存嘵夫秉節蹈義至死不變偉丈夫難之況閨門弱質乎如我大姑者真歲寒松栢經日月歷霜雪而勁挺亭亭足令人欽仰者世有子長孟堅名氏宜在萬世元才非班馬誼不能終默默敢僭列外傳中以志不朽且風後人

外父蔣養怡傳

律禮載外父之服比于再從兄弟輕矣顧婚姻人道之始子姓所自出翁有父之尊壻有子之分亦未嘗不重也先君與外父莫逆交毎相過竟累日後季父伯兄之與外父亦如之某爲兒可五六齡外父來輙舞蹈膝前外父令背蒙書郎矢口如流及出對對立就雖性資所近亦先君先毋行住坐臥時時夙教所得外父喜而約婚歸語蔣太公太公素豪舉亦喜委禽之日外父有兩女今梅村貢士謝諱萬寶者亦于

是日行禮謝長予二歲爭欲得其長女蔣太公曰毋預决視聘禮之先後入門者爲差次予家先至且妻父約婚時非次也已而次者未字而殞外父遣女之夕憂刺廷來取驚曰吾已許莊生奈何使者曰弃汝壻取夫醒將以爲不祥秘之至予内子初産難幾命而後語令其或者斤斤守官箴由外邑晋京秩微挈携荆室偕行未可知耳外父諱天民字子温號養怡先宜與袖山人高祖徙毘陵大名鄉相傳九葉世裔族殷繁不乏文武科第外父業儒爲文清□近理不

事華贍補博士弟子乙酉猶偕予就試南畿不遂志
而歸諄諄以教子爲念蔣太公善治生太毋佐之內
外精勤井井辦理房給居田給耕童僕給使令而外
父歲游業于外師友如唐太常凝菴韓郡守彬菴沈
刑部湛源皆一時名公家聲日起已而離兩喪毀形
破產以自厚稍稍就替而壽亦衰衰四十有九而下
其爲人也慎行寡言守禮好義臨財不苟遇難不辭
事父母孝待兩兄敬撫弟姪愛與諸友信御廣衆和
鄉黨目爲善士惜其阨于氣數遐歲困恤不得意致

有小疾弗大謹後竟弗可藥不能留其子有庶而致
令先緒之僅存如綫也所望規恢祖烈光大父猷一
新堂構之遺再振舊畬之舊名標清史望慰白雲是
在其後徹也夫

文部目録

策類

殿試策一道

會試策五道

一人心策

二性習策

三詩禮策

四謚法策

五理財用人策

鄉試策五道

一紀綱策

二修省策

三諷諫策

四人財策

五克己策

論類

大人不　之心論

聖王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論

表類

擬

皇長孫生恭遇

聖母

皇太后誕辰

上率廷臣上

徽號禮成頒詔中外群臣賀表 萬曆三十四年

擬

上留比直隸諸處本年應解

內帑稅銀以三分充賦餉一分賑饑民

廷臣謝表 萬曆三十七年

殿試策題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致治要在知人權在出令然知人之法不過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言固不可不辨歟至下出令則或擬之絲綸或喻之渙汗或謂當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令固若是重歟唐虞三代之盛言必底績令出惟行邈乎尚已卽漢唐以下之主猶有能綜核名實用致中興詔書一下而驕將悍卒莫不用命者是豈無所操循而能然歟我

太祖高皇帝再造寰區

明並日月威如雷霆臣下每有陳奏情僞立決溥海內外凜凜奉功令惟謹

聖烈神謨炳燿萬世二百餘年之治安恒必由之可得而揚厲其盛歟朕御極初年紀綱振肅德意旁流浮遲之說稀聞奉宣之吏多有亦仰憑

皇祖之餘烈焉邇來人心躁競論訛成風一人而此是彼非一事而此可彼否甲乙互爭薰猶莫辨公車奏牘不可勝覽益議論混淆之弊至今日而極至于吏治邊防士風文體諸關係治化者朕皆三

令五申期于振刷而守令之貪殘封疆之破壞綫
捬之囂陵文章之怪誕皆日甚一日雖有明綸褒
如充耳葢詔令廢格之弊亦至今日而極茲其故
果安在歟漢人言四患當屏曰僞曰私曰奢曰放
宋人言國家宜勅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
其威下受其獘以今日之事質之同歟否歟傳不
云乎君臣同心治化乃成今上欲省而下愈煩上
欲行而下愈格安所得同深惟厥咎豈朕之獨斷
未精而率作省成者非其道歟抑臣下矜忮黨伐
一慮不在公偷玩習成有難遽挽歟將無所謂同言
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上下之間固
自有潛孚默喻而不在于科條文告之末者歟爾
多士挾策而來目擊時獘諸所爲省議論定權衡
重令尊君必有畫夹其明著于篇朕將採焉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殿試策

臣對臣聞帝王之統理天下也必有真心以端
大本而後能使德意潛孚以裕宰治之原必有
真念以弘大用而後能使法令默喻以廣運治
之量本何以大不睹不聞之中具天地萬物之
藴苄兮忽兮之內藏天下萬世之遠人品未鑑
而知從此起詔令未頒而政從此出者是已用
何以大錯綜變化之根本心思性命之內張弛
闔闢之妙蓄精神心術之微人品洞照而灵源
先濬詔令弘敷而倡率惟勤若是已大本端于
真心是治體之所由以涵也而本非揚端唯是
操持于寂靜之初檢察于萌動之始不求循名
責實之效于天下而堂皇之所歷念恒示樹標
植軌之趨大用弘于真念是治機之所由以達
也而用非易弘唯是握衡于綱維之重詳慎于
節目之微不求奉令承教之風于一時而廟廊
之所規恢自成仰沫順流之象本非專一于內
當其存有發之機而方寸淵涵固已最弘最鉅

用非專一于外當其發有存之真而内性經綸亦且最精最微自古帝王所以瑩精理道而籌海宇于片念之中洼意隆平而流惠澤于兆姓之衆下有熙熙皡皡之俗而一道同風議論不于渾殽上有蕩蕩平平之治而無偏無黨詔令不至于廢格端必有賴于斯矣欽惟

皇帝陛下

英明天縱朔不世出之資

仁武性成具大有為之畧

止孝止慈以篤宗祐而和氣充藹于宮闈

盡倫盡制以綏大猷而洪化光昭于海宇

日升月恒之運萬國際雍熙之景而胥悟樂利者

合龐眉赤子以皆春

風行雷厲之威九夷當率服之期而享貢賓王者

環辮髪貫胸而俱禀文恬武熙内安外靖唐虞三代之隆可趾其芳躅漢晋唐宋之敉已洗其陋轍窮天所覆極地所載無不沐浴玄化歌咏

太平猗歟休哉弗可尚已然猶不自假滿永維

至計開承明之

廷進草茅之士而首詢以知人之要出令之權中及于吏治邊防士風文體之敉究歸于省議論

定權衡重令尊君之畫臣有以上窺

統衷思治乾惕不遑雖虞門之疇咨周室之訪落弗勤于此也臣伏處蓬廬志懷葵藿遇昌言之期正吐赤之日敢不披瀝以對揚萬一耶臣竊惟一人之尊與天並大天之欲平治天下至殷也而實有代為之理者俯而畀其責于大君君之欲統理天下匪輕也而實有默為承者仰而體其意于昊天故君與天其勢之遼隔邈不相及而其機之貫徹每常相因惟知天之所以為天則知君之所以為君矣今夫天渾乎其無聲臭也漠乎其無詔令也然由可見者以求天則四時之序不爽其候百物之生並育其所若是乎炯烺而彰灼矣由不可見者以求天則於穆之精藏于無朕不已之命妙于幾先又若是乎隱微而密秘矣人君代天而理物其位天位其邑

天邑其民天民其道天道其德天德其心天心而可不惟天是法以克稱其爲天之子耶粤稽之詩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克助上帝易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則夫知人者固君師天下之要務而出令者尤四方之所瞻仰以爲法程者也是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則辨言誠知人之法而至于王言擬之絲綸發號諭之渙汗定保堅于金石徵信比于四時則文爾令愼重若是也唐虞三代之盛爲之臣

者言有任讓不同協乃心力則一當時如禮樂工虞荒度教養及舟楫鹽梅疏附先後之儔靡不兼能而獨履德而處而其君之布命宣猷亦罔不本之欽明濬哲律身度日躋敬勝之衷皇極敷言固自有本所以下無不底績之言上無不惟行之令亦至顯隆懿爍矣若漢宣勵精綜核而吏稱民安號稱中興唐肅宣布詔書而驕將悍卒莫不用命斯亦近古以來英誼主也綜名實雖核而刻薄之資終愧純王恢復誠降而靈武之命或損至德難與隆古聖帝明王爭烈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函夏驅逐胡元創制立法酌古準今

離晉之明並日月殫赫之威肖雷霆決情僞于奏對之中溥功令于遐裔之遠

聖烈神謨萬古無兩用能恢帝王自立之土宇建古今未有之功勲乾坤闢而再位日月滌而重朗

眞示

十一朝以嗣服之大計倡億萬載以保業之弘摹者矣嗣我

皇上聿纘丕緒之垂光撫瑤圖之盛操魁柄于掌握釐隱憂于萬姓課功實則黜浮議而求成功敷猷命則先本根而後枝葉三十八年於玆夙夜孜孜祗勤無斁

靜攝大內而中外機要攬決無遺

恭默宸居而遐邇情形洞析不爽固宜吏治著廉能之績邊防奏愼固之猷士風淳朴而不澆文體

平正而不詭而以今觀之繁稱鮮實玩今間上
誠有如
皇慮者臣愚以爲守令貪殘者風厲無術也誠使重
勅撫按之遣嚴下銓衡之命果有善狀斯其上
薦者不誣果有顯慝斯其居殿罰者心服則人
皆龔黄卓魯之行而何憂無良吏矣封疆之破
壞者整飭無方也誠使特崇總督之權并簡將
帥之任室瑕　隙當懐柔士之謀樽俎笑談不
忘折衝之計則夷皆重譯貢琛之願而何憂有

邊警矣青衿之士本以誦法聖賢步趨禮義而
鬻陵日甚何也無亦師儒之教不先父兄之率
不謹乎必尊陽城于國學命胡瑗于鄉校而里
社家塾之親亦惟孝弟廉節之是重士習何必
不彬彬也文章之設本以闡發理趣抒寫性靈
而怪誕滋勝何也無亦弔詭之義多售倣傚之
風轉熾乎必著定式于經常慎拔雋于科試而
六籍正史之外無令炫奇逞華之報售文章何
必不洋洋也此皆治法也而法法者不存

蓋有所爲歟　轉化誨之樞焉而苟徒借以空文
恐多口而飾非者不下于漢之僞增矣又有所
學作省成之要焉而如第視爲故事恐聞令而
玩忽者亦踵于唐之悖上矣雖是以真心端本
以真念弼用而悖信無言之前著誠出令之始
以省議論定權衡重令尊君而我
皇上所以遠追古帝王之休嘉近紹我
聖祖之懿美者其道宜不出此而臣更有
獻焉君身者天下之儀的而君心者化理之根源

儀的不端根源未净而欲使言無叢積令出如
流大小臣工竭誠盡慎爲方衆庶嚮嚮式化者
未之有也以今
皇上居豐履泰特崇兼謙非不知人在念慎令是圖
矣第恐逸欲之萌一動而天人之介易淆晏安
之誤一投而危微之幾難辨是必操存于宥密
戒謹于毫芒涖政勅幾康之戒矣而凝神于寂
雖注厝未起每若上帝之鑒觀臨民懷馭朽之
恩矣而合志于潛雖酬接未交亦如神明之有

赫親墳典所以明義理也而反諸本原之内[illegible]
惺然見聖賢之脉絡禮者碩所以資啟沃也而
根諸顧問之誠自純然無僉壬之攻誘愛憎無
常則一喜而榮于華衮一怒而辱于斧鉞者甚
端不可不慎也正邪雜進則保惜加于骨鯁[illegible]
斥及于依阿者其法不可不嚴也凡天[illegible]所有
務克拓之以滿于志而存養皆為實[illegible]人
所在務遏絶之以期于盡而克治皆為實益如
是則淵蜎蠖伏之内無非清心寡慾之資[illegible]
虛湛一之中悉為端本澄源之計將見一𢡟念
所發即為恩膏一政令所孚即為精神而大本
以端大用以弘郅隆之理可幾而奏矣昔宋有
二臣曰朱熹程顥者熹將入對人謂之曰正心
誠意上所厭聞熹曰熹平生所學只此四字如
不以對是負所學欺吾君[illegible]以不敢顥為講
官言于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
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
陶德性今臣當登對之初敢效熹之意以畢其

愚忠而望
皇上玩味顥之言以澄徹根本造福無疆則天下幸
甚臣愚幸甚臣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第一問

國家之命脈繫于小民之精神而小民之精神尤懸于人主之意指國無常安無常危人心合則安離則危而心亦無常離無常合于之失所則離于之得所則合大哉人心治亂存亡之幾在焉是故天下有二大患而扼腕籌世變者置之外之不可厭之戎狄而內之不可測之人心是也戎狄鳥舉獸從蹂躪中國而無伺民之淵騰以爲候人心撫后雷佐倏忽無常而亦乘戎之竊發以爲動久觧而一遲疑未有不潛潰其內而變且極壞而不可收嘗觀三代哲王裕循其民德澤浸灌而綱紀綢繆於時調化懸而餘澤存傳至叔季而民心猶戀孤主卒以享有道之長而延過曆之祚秦隋之主草菅而靡爛之箝勢以傷心驕淫以買怨而天下不旋踵夫三代之所以久長者其心聯也秦隋之所以亟絕者其心失也

今天下益泰寧矣東築鯨觀北威鳴鏑西賊授首南蠻夷銜至赫濯已而海氛未靖不無厪隱憂于白

山木葉之間至微賤小民其何震之與有而有識者顧不彼之是憂而此之是恤何也誠以南箕北斗仰屋興縣磬之悲籍馬賦車臨岐疲征繕之命主上神慮而驅遐裔宜捐繁困之條公輔矢心而佐隆平已盡調劑之術而更欲圖修政之經以造生靈之命而收未渙之心敢陳四事以備採擇夫人心元氣也一人統元氣者也必務疏淪毋壅閼而後可以周徹宇內登閎上釐是故臨朝辨穆以親萬姓經筵日講以習萬幾庶通元氣于海隅而今以靜攝廢矣胡不令跂衮晁而顒瞻抱啟沃而思展者一慰其惓惓乎則朝講宜復也退而具疏何如容語之悉也愚而陳詞何如卒問之真也果屢民艱詎惟一二大僚宜時時燕見即下吏編民亦可延問以知疾苦將元氣無處不流而今否膈漸深下交無日何繇叩九閽而訴隱狀乎則召對宜勤也天子巍滋畿內而萬里之外所以寄遠方之民者唯是責之守者令而統以監司轄以撫按乃今鸞鳳呈祥者或漏薦剡鷹鸇逞鷙者或徽顯秩

幾何不以賢奸顛倒其元氣也則循良宜勵也四海爲匣藏何問璵盈萬室爲倉庫何計箕歛稅礦之設肥貂璫飽市猾而縣官不得十之二三且誰非民之膏血其涸之也誠慮元氣久耗而當補則利竇宜塞也此皆政本也而尤有本之本者

主上淵蜎蠖伏之中凝神一慮之頃清心寡欲注存小民洞析治亂存亡之原培養精神命脉之固人心得而國祚永雖億萬斯年與天長久無窮極可也

第二問

學者必默參天人之秘寔窺存發之原乃可以洞悉才情析衷同異定性以端習體賢以證聖還現自性而完本來之量夫性何爲者於義從心從生人之未生混混茫茫若一物不有而上天一元之秘懸以造命而共鑄于洪鑪人之旣生隱隱躍躍又若萬物皆備而下民五常之精憑以立身而同植于大冶天不得人則理亦虛而無寄人不承天則器亦委而不神性也者天人合焉者也當其存有發之體即性即情當其發有存之用即情即性性立于窈然穆然之初微渺而不可窺情露于卒然勃然之頃倏忽而不可執所以發抒靈炯之真蘊呈懿美之脉而可底之績者則才之以也性情才三者皆心體中故物譬之穀種心也其生生者性其生生而不已者情其生生不已而落其實以食萬民者才分之異名而合之一理善則俱善也即有不善而非其初也夫子言性兼言[illegible]習即不津津及才情而才情固已備矣言近兼言遠即不

津津及善而善固已該矣孟子皆于已發處體認幾微是遡流以窮源私淑子思而有得焉者也子思直于未發處闡明脉絡是探源以濬流啟秘孟子而傳心者也若宋儒氣質之論領畧衣鉢而羽翼其真戰國三品之說角立門戶而外膠滋甚然要以證性于習證近于遠則夫子一言真節同氏兼而不失針砭勘破習情而不差毫髮此詰訓之微言而後學之極軌也蓋聖人之道如天日窟月域無不覆冒也其言如海長江巨浸無不歸往也

學聖人者奈何不奉為蓍蔡而慎習之為兢兢也胡越之人生而同聲比長重譯而不得其數何者習溺之也童子之始孩也手操珠玉而易以瓦礫未嘗吝弗予也稍知識而珍惜甚于良賈何者習開之也學者而欲慎習則孟氏雞鳴夜氣之說大有力焉分利善于剝復爭勝之交培好惡于幾希未牿之頃四端初動豫清活活潑潑之源百行未試力恢浩浩瀚瀚之量歛才以歸情約情以還性時時渾涵未發氣象此之爲無執亦無化無示亦

無見人而天矣發而存矣盡性至命之學庶以加矣

第三問

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乃六藝中惟詩禮之教懇以温養情性彪馳英蕩擅長應對之林非詩莫辨而要以諷諭發于精神亦其卓然有以樹不朽詩而合之禮矣以檢束形神周旋矩矱屹立波靡之表非禮莫辨而要以規恢原于性術亦其曠然有以悟本始禮而合之詩矣探玄于合一之旨而抉奥于精深之蘊夫寧惟是諧律比字按褒刺而觸好惡者足慨歎風貢俗之義乎哉又寧唯是煩節縟貌拘尺幅而限步武者足盡宰制役使之權乎哉咏嘆淫佚有聲之詩也温厚和平無聲之詩也整齊嚴肅有體之禮也精潔恵和無體之禮也未有詩禮之先吾心已夙具焉不依咏而自咢矣不秩叙而自嚴矣既有詩禮之後吾心尤渾化焉遺依咏而益咢矣忘秩叙而亦嚴矣斵輪堂下者譏桓公所讀之書爲糟粕神不存焉赤水之珠智故索之而不得離朱索之而不得而罔象竟得有意無意之間耳遺其神而迹是徇知力索而

不知以不索索此窮經者白首而卒不得其要領也誠有得于吾心之秘則不惟可以筌蹄二籍亦可以詮脚六經試取吾夫子一言蔽詩者宜契而推廣其義見吾心于正因見吾正于詩而堈篇有會風雅皆遽廬也見吾心于敬因見吾敬于禮而由禮發蒙千百皆贅疣也大易先天不傳之奥而恍然于乾卦之時則吾心渾備爻象而四聖目前矣尚書帝王心法之要而默領于允執之中則吾心自有精一而危微不淆矣春秋素王筆削之書而超悟于竊取之義則吾心嚴于袞鉞而萬世凜凜矣不則唐人之聲律顓于排偶宋室之靑苗几于商賈詩禮二家猶然況于諸經有不以卜筮小易汲冢僞書擬王罪麟經其謔腐可勝道哉第就詩禮而言則屈子離騷本忠愛而後嫉世董生體驗尊所聞而捉大用于孔氏雅言之旨厥幾近之而後之學者欲破濃淡之關嚴華實之辨不從吾心體會而曰我有以治經術何繇哉

第四問

國家之典未有重于謚法者也天子之權可以賞罰人而賞罰有所不及用史官之權可以是非人而是非有所不及行則以謚法續之濟賞罰之窮而補是非之缺生平之淑慝於是乎定則以核實殿于前萬世之芳穢于是乎始則以昭鑒戒于后甚哉謚法之重也體上天彰癉之微意肖生人好惡之公心雖有孝子慈孫不能逢君父以曖昧雖有仁主誼辟不能恕臣下以偏私公道著明古法

昔一謚及微賤不必皆魏尊也亦及閨闈不必皆冠紳也制之上而王后君公顯爵稱于爵秩公而不私竊之下而門生故吏尊謚號于冥修私而附公若漢謚諸帝皆冠以孝原本百行猶為近古而忠孝骨鯁之臣被以繆醜貞禰之謚瑕瑜不掩遺直可師至如逆節盜炎劉之鼎周旋媚女主之朝奸回蒙詬于當年主和不齒于恢復若之何並以美謚蓋其醜也無益祗益之穢耳夫人無全行宜謚無全美必肖而后傳乃傳而示信倘不其然如子孫念祖父而繪像于廟塗飾雖工形神不類唯是春秋蘋藻之事登對不知何人而惡用是侈美乎哉

聖祖開基首嚴斯典

皇上紹庭聿隆茲誼裒議太史勒銘鼎彝烝烝盛矣然必慎以行其公而嚴以濟其寬夫然後善惡之品分而勸懲之義著慎之法主揚用之未謚者而公道益普今世之蒙嘉謚者勿論已不尚有苦節未褒貞魂未播而抑鬱宜伸者乎即有之不得賢

子孫艮守史不能借鼎則夫訪遺逸于會議應謚之外搜蒿萊于華除議禮之中正慎以行公之道也嚴之法主于抑用之已謚者而覔途益當今世之碌碌無稱者無論已不亦有聲實太浮褒予過侈而濫觴宜革者乎然蒙錫生前者易蓋詈垢后賢者難追亦必問為舉刺俾褫魄而懲剪冀而惧而奸膽可寒如嘉靖以來濫謚者搜剔釐改正嚴以濟寬之要也然非

廟堂之上斷然舉行不為浮議動而請乞勿顧姑息

勿徇孰能奉天道而大無私者乎

第五問

今天下之患安在哉在乎知積而不知所以積夫積從有餘而名亦從不足而形形名不審而欲以治天下無槩矣天下未嘗無財也而財欲其流注如膏液然浸潤于一身而始無壅滯之病此夫以不積積之也天下又未嘗無人也而人欲其會合如精神然凝結于一腔而始無消耗之病此夫以積積之也公私得失之間辨之不可不早辨矣今者括財之途亦甚稠廣矣窮天磬地籠山絡海入利

之孔靡有漏遺出利之孔閉不復啟宜其有餘而一有徵發司農告匱何也瓊林大盈積諸無用槖腐窟穴漸成漏巵譬之富人擁金玉寠子抱砂礫兩取相當而俱勿以用亦安所分貧富也不善積者固如是耳若善積者則惟賓賢之爲兢兢矣夫士也鱗隱而係蒼赤之望豹變而任天下之重肩鴻樹駿匪伊勿勝排紛决難匪伊勿售卒而求之鳳梧之會不偶驟而進之魚水之歡不投若之何其不積以儲國之用也顧積之爲術有二存能養

在能重夫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懸爵祿以待之披忠信以結之腹心之與予而手足之相倚繾綣所繇可恃也凡皆養之道也士之有坊表猶女之有襘結閈不輕諾玉不暗投夫先自重也而上不重之有埋然去耳必尊士于泰山之高而約已于谿壑之卑國有大謀不難折節而就政有闕失不憚長跽而聽位師保而勿臣隆上客而勿名彼不傾赤而瀝膽非情矣凡皆重之道也養賢以養民重士以重國誼主所以百爲而百成萬用而萬當也倘不其然爲積貯計也者若月有餘之名而反釀不足之實爲積賢計也者既居不足之地而莫收有餘之利此亦一空虛彼亦一空虛嗚呼是立畫之術也

第一問

天下者人主之所操也而操天下有原其維持之也甚具而有法而其根底之也握固而不搖故燦然明備以約耳目束心志使天下明有所嚮徃而不敢動而穆然淵微以浸肌膚淪骨髓使天下陰有所手格而不及知故人主之精神天下之所奔也精神與天下相攝入則結繩可治畫象可理唐虞不必懸居流之章三代亦可錯疆索之政而鈎繩自固關鍵莫開無紀綱而亦治乃有有綱紀而亦亂者則精神不貫也夫精神者人主操天下之原也上自公卿之尊下及百司之卑而輾至于閭閻小民之賤地位懸殊而體統不紊聲勢濶絕而血脉常聯夫豈盡法令之所綢繆以至于是亦其本原之地樞紐定而要領得也天下大器也人主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笥篋則扞格而難操難操必思有以寄之寄之而不得其人則熗亂愈甚而獘反過于獨操國勢何以有車閑策勒之安無

浸駕推輈之患人心何以有波恬塵清之慶無
絲棼閂沸之虞此防微杜漸之幾陰維默挽之
術唯在
廟堂之上瞻矚其最關係法紀者而亟為之計夫青
衿之橫是課之而已黎庶之頑是安之而已卒
伍之譁是肅之而已吏胥之猾是懲之而已獨
計大寮衆長輔毘一人而鈞衡四海甲乙不分
則牛李之是非息水火旣濟則蜀洛之排擊消
不則下鮮和衷而上亦無泰交

天子惸惸獨立于上而百官泄泄偷處于位何以攬
乾剛而定一尊哉要以小臣不犯自大臣協恭
始而大臣無猜自一人體乾始五子之戒禽荒
棫樸之稱勉勉此洞于理亂隆替之原者也生
誠以為操得其要則立剛陳紀紛紛更制設法
之事皆其緒餘而無煩覼說矣

第二問

上天有警省君心之權一人亦有感格天心之
權蓋人皆以祥瑞之錫為仁愛災異之降為震
怒而孰知仁愛無窮之意轉寄災異也則警省
神也人皆以遇祥瑞為可樂遇災異為可懼而
孰知戒懼不遑之衷轉當天意也則感格妙也
自古聖王曷嘗不以天戒為兢兢乃洪範之書
春秋之旨一主事應一不主事應漢宋諸儒各
有所宗以分岐徑而要以休咎根于得失則修
省為崇範書未嘗不麟經也非和一馮天數則
人事為重筆削未嘗不箕疇也此合一之論也

皇上紹天闡繹約已省躬上泰清下泰寧宜靡不昭
格而屬者災異見告不一而足乃至
祖陵發祥之地亦且震驚是可不深維其故而默消
其變哉人主視天太重則以為皇穹憤怒必不
可解而聽之寘漢太輕則以為時竊勢變非人
所召而付之罔聞曾不思反風滅火圭組下吏
不難以精誠回彼蒼飛霜赤地卑微細既亦且

以積忱動上帝而況萬乘之主乎其挽回斡旋
可勝原哉生亦不敢侻托讖緯家以封雲禪亭
之詭箓免賢良之謬齋受天書之幻陳牲薦璧
之文賣瑱聽而敎瑱規也當知人主顯出一舉
動天即有陟降厥士之明陰萌一意指天即有
臨下有赫之照初愆晩益淼瑕之玉可以薦馨
有初鮮終壆敗之器曷繇徼饗生竊以
皇上今日善後之策即在曩時誤始之圖一轉機括
耳試思前之𡵖郊祀而稀廟祭與後之謹升中
而儼對越者所關天心之欣厭何如也前之罕
臨御而憚講學與後之𪸩衮冕而資啟沃者所
係天心之愉拂何事也前之靳批答而逐空署
與後之無留中而慎銓擇者于天心之予奪何
政何人也前之重稅礦而罷奄寺與後之恤民
脂而革宮權者于天心之得失何財何用也呼
吸而聖狂分途俄傾而佚后易轍上天錫羨奪
鑒曾不能以髮此或者有當于洪範春秋之義
而與漢宋君臣牽合附會以長淫而失修救者

萬不類也

第三問

忠臣之事君猶親也其視身猶子也故敦庭幃之孝篤膝下之愛豈忍吾親蹈匪彝卽怙後無令名于鄉黨州閭問哉又豈忍逞意氣忘曲諭犯不可磯之戒罔所補于吾親而身受賊恩之誚哉故夫竭懇誠而收底豫人子幾諫之純孝也瀝肝膽而躋感格人臣諷諫之純忠也人主操威福王食之柄握殺生予奪之權喜則景星慶雲怒則伏尸流血宜其攖鱗之疏投鼠之言百不一聞而代不乏直言極諫之士忘身報國之臣者彼其忠實心鬱勃于中而發洩其所欲吐誠不能黙黙而已也顧吾欲應幾一言以求成功而不免犯觸忌諱以瀆不測故事勢難爲挺身匡救則見以爲賣重前人建議稍與同規則見以爲借資利期必信害期必詘則見以爲專主鼠首兩端莫能自必則見以爲浮游而不決談及君側齒及尚方則見以爲犯上而無復忌憚裂府還詔折檻殿上則見以爲沽名剖心

膽以明直扑鼎鑊而不辟則見以爲矯節而行已意故諫臣有三亡焉犯君之所甚不堪者可亡也遇勢之所必不容者可亡也擲身之所不兩存者可亡也亡而有濟于君有補于國已被吾君以不仁不明之累況于君國無濟且補也何苦而以身試戮哉善事君者批郤導窾相機而動情聯魚水契同膠漆君不謂比時紛勢紥倥偬易乖氣定志和入之無間君不謂謬衆方畏避緘口寒蟬吾肩其重明目張膽君不謂激初試不得擢之若忘事窮勢極一言立悟君不謂譎故曰大忠無所拂逆至言無所憤戾安用死諫之臣招翹于世而糜爛其軀哉卽如屯金城杜餚釁與北廟奏對薦人補牘者亦斤斤附調君之後而以絜于上臣德化之軌風斯下矣我

皇上嚴主也亦明主也嚴則不效之說無所開其隙而明則切中之言有所採其忠誠以孝子之真精神矢心不二而建白乎前吾固知其百言而

百有當萬入而萬不拒也當此時而不能移孝作忠以傾葵赤而鳴喜起猥以嚴爲解陋矣

第三問

第四問

聖王之制世常欲使我不窮天下之用而又欲使天下之用不窮于我有兩藉焉在官人在理財此兩藉者得之可以奏治平而失之還以基圮壞其緩急均也主上加意培養則有餘而忘情滋植則不足其登耗均也公而用之廣其量而不虞壅私而蓄之隘其途而反虞塞其斟酌借資又均也合之有相維相益之勢而分之無畸出畸窮之患斯所貴于用人理財者矣國之

有人所以標鴻樹駿扶翼明盛而振起塞屯國之有財所以酌盈佐虛不惜征繕而資給乏絶詎可一不足哉獨怪立國之初選舉考課之法不行開源節流之道未講而龍驤豹變之士雲合而策殊勳東征西伐之費輻湊而供不貲逮數禩之所甄陶治平之所生息而反中外鮮任事之臣公私稟窘急之困此何故也創業之君與其臣負才而驅皆有所嘗試搉擬以知其能故可與共功而末世則耗英雄之氣于約結功

令之頹草昧之時用雖浩繁皆有量數而末世
則傾左藏于驕奢淫佚之塲與腐餘窟穴之竇
宜其有餘不足之相反也
明興累洽重熙人財不乏而邇有少謬不然者冢宰
秉銓而唏鈌貟大農持籌而嘆空竭于是有以
鄉舉辟召之典父任超遷之法佐銓衡之不逮
而不知其近于迂也有以重農抑末搉屯錢鈔
水利之術奉大農之灌輸而不知其隣于瑣也
今有秦越人于此欲已人疾將視其膚革之肥
瘠而砭藥之抑察其脉理之虛實而湯熨之耶
國家取士于三途而甄次于資格似也然遷怒有空
署之逐謫譴無賜環之期雖有忠言奇謀無由
展錯而人安得不窮
國家諸囷于太倉而會計于戶部似也然瓊林大盈
之積無稽籍而寺人巷伯之守多侵漁蜌頭會
箕歛祗爲漏巵爲逝波而財又安得不窮然亦
其標也在
聖心加之意耳虛心用賢則環堵卓犖之輩有拳鮮

附眞之桀清心寡慾則聚紅貫朽之朝有家衍
人給之慶此所謂吾不窮天下之用而天下之
用不窮于我者也

第四問

第五問

學者盡性之功要須先識真己己之幾一物不容故必磨剖得精而後真幾始淨己之量萬物皆備故必克拓得盡而後真量始滿然而其最精最密者即其最弘最鉅者也其極公極大者又即其極私極小者也非私無以見公非小無以昭大夫子告顔子曰克己旣而曰爲仁由己夫克而去之己非我有爲而由之己不得捐兩言得無刺謬耶盖人只此一己理欲共藏于一

宅天人交戰于兩岐形骸血肉之軀即是神理灌輸之脉情欲接搆之頃即是危微剥復之關即克即由我所制勝人不得而代己操即由即克我所從事我不得而屈人下風之寇伺于垣攻擊力而門戶淸病作于內箴砭至而奏理容斯真能由己而克者也乃其功非空虛無着而靡所事事也又非鹵莽滅裂以求一勝也道莫先持敬矣執玉捧盈之念集木臨谷之懷可以規繕性情而還諸粹白可以提挈民物而措諸

得所克己而天下歸仁是渾融合一之境界也旣歸亦其安宅也修己而人與百姓舉安是帡幪萬麗之光景也旣安亦無旁出也其理合一而無岐徑其幾貫徹而無壅閼顔子之無伐無施不遷不貳可謂真能得己即高明如由而於一貫之旨猶隔一塵宜其未解于修己之弘也盖天之乾健包乎坤順敬之克復兼乎恕施雍雖請事與回同而心量與回異況商之戰勝僅勝其外之紛挐而非勝其內之有我視回益瞠乎

後矣之四子者非不俱得聖人之衣鉢而傳無精粗入有深淺深者醉心于帝所之樂而淺者不免爰居之駭也宋儒互相闡明要皆剖其藩而發其覆而老氏墮黜之說似超遠而彌失真申韓道德之意宗淸淨而流刻核總之認克己之義而差焉者也毫釐千里之辨嚴矣甚哉己之爲害也大舜舍己不待克而自捐顔子克己未能舍而不戀脫迷罔之津筏登覺証之梯超易溺之欲界遊淸虛之真界此大聖大賢合

符之券而後學希賢希聖以希天者最宜克已
爲兢兢兢云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

論曰人心一天也論人而求之心論心而求之天於是乎心與天同體人亦與天同局而卓然獨高乎天下人見其高天下也以爲必有離跂倫類之行超絕儔伍之知如此乎其終不可及而孰知夫靈㥽、點原同大虛無翳之而自淸無汩之而自純襟緒得究即是克拓得盡而於元初體段無加也故外心言人者不眞外天言心者無根至有幾希牿于旦晝萌蘖尋于斧斤蓋消下其未孩之初而人始藐乎小矣故

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知本之論也而愚又推之于天夫天渾渾漠漠安測聲聞安施工力而覆幬之體八極在宥運旋之用萬古一息何其恢恢乎大哉要惟無私覆露無私照育故能囊括而無外善貸而不窮夫天大人亦大而往往不相肖似者天無私而人有私也獨不思人心之初一嬰孩乎嬰孩之初備純白乎俄而知誘出焉情竇入焉躭溺于世味而埋瞖其性靈日長日蝕日鑠日銷還視初心幾非我有如地形然積漸以往東西易面而不知也彼其上不

獲躋聖人君子之林而次不及厠善人有恒之列職此故矣抑知人盛一心心盛一真原自無僞不待還誠亦自無失不假求得彼僞不能誠失不復得者固懸千里卽去僞存誠懲失奥得者亦僞爭丈夫心也呼吸危微夢覺剥復克聖罔狂介分蹊路是謂心幾靈變虛應神明戸牖靜翕動闢造化生身是謂心精火燃泉達其端幾何腔子能滿四海可保是謂心量唯大人能研幾致精恢量本無欲何須更袪一欲本純理何須更覔一理衆庶陷溺于構鬬之胱大人提

醒于物欲之塲中人僅返于既失之餘大人獨葆乎不染之始赤子不識不知無思無爲而顓蒙亦藏變化侗愿亦詸經綸此夫赤子而大人也大人性焉安焉未雕未琢而位育本自中和治平根于闇淡此夫大人而赤子也是故其涵養之大至于禮義無非信果不狥而要其靈瑩洞徹之心宛然乎旦幾希之心其事業之大至于格君定國正巳物正而要其轉旋燮理之心依然洪濛混沌之心昔者大禹鑿龍門排伊闕導河濬川功奏平成萬世稱神焉姬公負扆朝

天下鴟梟造謗變感風雷而赤舃几几者自若萬世稱忠焉孔子于七十二君不用退而與弟子講學杏壇世世遵其敎不磨萬世稱聖焉三聖人宜其有殊尤絶跡不可蹤企之軌而至今黙按其傳心之秘如禹之祗台公之小心及吾夫子誠正之旨不過純純常常惺惺亹亹于最初良心外不少加毫末此爲大人而已矣嘗讀易之乾初爲潛上爲亢總之未至有待已過可虞故雖有龍德利見之美而不出潛藏未躍之天大人所以暢于四肢發于事業者此其根也

必知在天之天而後知人心之天故曰人須自識其初心

大人不

聖王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

聖王之治善因而其道善合因而不拂合而不分夫
是能以欲從人無以人從欲而已心與人心融爲一
脉而弘其太公之量于天下夫混茫初剖象貌旋呈
意識既開躭溺無已欲之中于人心夫人而皆甚也
所從來矣然欲易私而能公以出之是有欲亦歸無
欲也心易隔而能推以通之是萬心亦只一心也澄
有之累以現無之體凝一之精以適萬之願此眞以
吾心肖人心以天下還天下恬愉徧而拂戾消神脉

渾而隔閡化非聖王善因善合而以天地萬物爲一
已其何能與於此夫聖王之欲何欲而天下之心何
心也踐箕翼之祚而馮豐豫之基則其權無所不得
遂而其欲無所不得致伏堪巖之下而束繩格之中
則其勢既不能自神而其心又不能自逞以魏赫之
權臨單微之勢以輻湊之欲當孤弱之心其不恣睢
民上以自愉快者蓋亦鮮矣而聖王何兢兢焉貶其
欲以俯從天下爲也嘗遡生人之初渾渾濛濛希夷
何有澹泊自化雖于各得俄而混沌鑿焉知誘萌焉

性命既决情欲日深追嗜逐好誰不如我朝野異處
而同臆尊卑殊位而一慮世主不達天帝其身草管
其民謂是總總者其何足煩吾念而溺身封巳一膜
之外有如胡越獨不思人共一心乎心共一欲乎廟
堂之欲奢閭閻之欲嗇而詎知夫嗇之可以奢均也
衆庶之心危主上之心安而詎知夫危之可以安體
也聖王見其然故不以一巳爲欲而以千萬人公共
之心爲欲不令天下人各自爲心而以巳欲之可致
于天下者從之而厭足其心我欲逸而何忍疲天下

故紫垣華扆可御而不忘蕭鴻羽菽野樗以從其胥
處之心我欲富而何忍瘠天下故瓊林大盈可積而
不忍貸子母轉溝洫以從其封殖之心天下白茅標
梅之好可以貫魚之寵徹也則從心于結褵車輦而
毋專欲以遠其伉儷天下黴生怖死之狀可以延壽
之觴燭也則從心于輕比緩獄而毋恣欲以供其炮
烙彙哲樹俊從民望也亦以愜吾奉簡在邇常吉之
欲弛關躅權從民惡亦以肖吾寶不貪藏不涸之欲
諸凡一切欣羨之形誘慕之象始若見爲欲實寃且

歸于理萌發竅于寸衷似小而流注于寰區乃大其
隱隱躍躍肇畫者奧而灌輸者遍謂聖人之欲即天
下之心可也其浩浩蕩蕩人被霑濡之澤戶蒙浸潤
之休謂天下之心即聖人之欲可也此豈聖人曲以
欲徇天下而故為是勞苦耗弊乎哉彼實將夫我與
天下所析者形骸所均者性命所懸者分位所通者
意指休戚與共而榮悴相關一體原聯絡而二視非
初性取吾之欲而付之天下如日月之必西而水之
必東也善因而非矯拂也取天下之心而還之我如

竊指之不毅而騶虞之不殺也善合而非強分也譬
之理身者耳目視聽手足持行而天君不從則睽盭
之患作矣譬之理家者內外服勤疎戚庀治而家督
不從則囂紛之孽起矣夫為天下何以異于為身與
家也然非心之至明至誠孰幾于此六自性不徹而
欲鏡照群情自治不粹而欲均一海內其道何繇故
必兼斯二者乃恢大公無我之量而聖王所以同民
心出治道操天下于掌握而人人莫之得所此物此
志也嘗讀易之乾而悟夫一元之秘歛為性情布為

美利資始之化品物流行夫人心中亦隱然具一天
體焉故同欲之治與乾行並夫所謂龍德利見而天
下文明者其惟聖王乎

聖王必

擬

皇長孫生恭遇

聖母

皇太后壽誕

上率廷臣祗上

徽號禮成頌

詔中外羣臣

賀表 萬曆三十四年

伏以

[illegible]器承休嗣續衍無疆之慶

坤儀篤祜報稱隆罔極之恩舉封齊祝于呼嵩

丹詔均頒于率土縉紳生色朝野騰歡臣等誠懽誠

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天下國家之福莫大于

明聖之繼承仁人孝子之心孰先于尊養之備

至故流虹繞電本支百世長發其祥而視膳問

安德萬斯年載錫之慶慨自秦關鹿走祖龍之

嗣不延馴至漢室鼎遷馬上之儀何簡門有動

湮康而錫帝範身教奚存不無因封禪而上徽

稱腓文徒侈孰有安莞肇兆能熙預卜他日穆

皇之度兼仰

思齊宗

上壽聿申當年雍肅之情

九重上

徽號以隆親百辟躬錄典以鳴盛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茂握玄符

光臨紫極

大匕在手弛文與張武咸宜

重膂膺明啓後偕光前並懋乃者

蘇翼巳及于孫謀

情定遂符于公姓三葉而後巳知彌熾彌昌萬姓

于今遐想式金式玉况

神孫降生之日值

聖母壽誕之期瑤池漾幼海以揚波太陰炳前星而

爭耀遂動

皇心之愷懌爰率廷班以修儀緬惟
毋后之尊何姝方澤之貴
鴛生旣同于覆載
顯號宜並于神祇上之
慈幃昭
一人奚報之極典頒之中外溥萬方錫類之鴻恩風
使捧來曉日丹青動色鋪海發處凌風金石與
恩臣等身襲箕裘心懷杯棬仰
聖明之在宥感切忘身愧朽鈍之無功心慚報國敢
不用慈以撫衆移孝以作忠勉馳驟于淸時罔
溫飽于暇日伏願
官府一體
終始同心
臨小民如馭朽索罷徙暱習于庭前簡桂之馨
承大把如捧盈器奚啻祇事乎膝下桑梓之慕厥星
輝海潤世世歌瓜瓞之繁而鳳出圖浮人人遊
華胥之域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懽忭踴躍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擬

上留北直隸諸處本年應解

內帑稅銀以二分充軍餉一分賑饑民

廷臣謝表 萬曆三十七年

伏以

膚音鴻宣內外仰豐居之渙輿情雀躍軍民欣解澤

之推

驩與肇于非常深衷𢖟于莫罄歡騰野域喜溢朝

端臣等誠懽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天子守在四

夷軍儲爲重明王軫念萬姓民食匪輕自世襲

恬熙而治安者孰念三軍荷戟之苦即時當

災祲而忍鴻哀者誰憐萬民拾橡之艱漢制匈

奴曾實粟于邊而跳梁益甚宋悲流徙亦繪形

于冊而實政無聞塞草秋風聽胡笳而[illegible]枵腹

隴頭春雨思乘耒而莫空裝未有

遠念苞桑豫積貔貅之餉

深憂根柢頓消饑饉之虞

九重灑滲漉以弘敷萬方承霑溉而普被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乘六應符

函三立極

威行塞外氈裘稟正朔之朝

澤浸寰中機杼息旁抽之稅六兵免袒戈彀弩之困

三農遂刈黍鍘枯之安然猶

注意軍興期用命于溫飽

垂情民瘼切由己于饑寒謂夫

內帑充盈祇增朽蠹侵漁之弊何如

外庭渙發大開汪洋曠蕩之恩於是留畿輔解額

一歲之供充軍民餉賑三分之賜一洗東漢瓊

林大盈之陋轍再振西周散財發粟之芳規俾

十千萬全之師固沐厚貲而輕生以徇國將米

珠桂薪之衆亦蒙與數而濱危以獲存

肯帝王施發之微權邁亘古亘今而獨烈

轉天地祲祥之機軸即一草一木以皆榮臣等生際

昌期躬逢盛典流膏沛澤已目擊春臺壽域之

逢咏德歌仁敢心忘夏蟲井蛙之嚮伏願
視已惟人
愼終如始
整軍經武屢意外窣之策其道不在邉境而在朝廷
薄賦輕徭留神内治之猷其要惟先本根而後枝葉
庶干戈不試而朝驪役冉鞏國祚于金甌且潢池
無警而塵息波恬調世躋于玉燭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啟部目録

宰執門
候方相公啟 考滿入候
翰林門
求撰勑文啟 考滿入候
座師門
候大座師啟
候房座師胡啟
請本房胡座師啟

六部門
候荊州四府李啟 兒處送房座師
候吏部啟 考滿入候
候戶部啟 考滿入候
候禮部啟 考滿入候
候兵部啟 考滿入候
候刑部啟 考滿入候
候工部啟 考滿入候
六科門

啟目

啓部

晉陵莊起元中孺著

方相公啟 考滿入候

伏以

三台燦爛夙瞻拱北之光

一脉淵源敢借圖南之潤遥瞻

雲日遠奏鱗鴻恭惟

相公閣下

河嶽清標

渭莘偉望

夢卜夙符

帝賚

具爲弘代

天工

持畫一於議論紛紜之時如捲狂瀾而歸大海

王登庸於人材淹滯之日似還幽谷而擊太陽仰

承

一人恭默之臨尤虞叢挫

俯念四表災祲之告更切調停人謂

位冠百僚衮歸表尊蔽之度其知

身依

九陛樞衡匪飢溺之懷某吳儒一介浙吏三恭揣

衣鉢之親承無忘根本望

恭履之雍暇尤篤瞻依媿無千室百乘之才敢靳

奏最于上上幸有

九棘三槐之王庶幾微寵於平平伏願

調鹽梅濟舟楫

相

聖明於三五之隆遊麒麟阿鳳凰

掦治安於千億之遠

求翰林撰勅啟考滿入侍

伏以

玉堂華峻依

麟鳳而成泰交之歡

黄閣崇嚴代

絲綸而懋晉錫之典仰藉

袞言之重寔濺為聊俯懇拜命之輕涓塵莫罄竊

惟天上文昌之府纏映紫薇人間翰苑之區地

聯華蓋倚腹心而參機密司喉舌而宣傳宜妙

三

選詞林吞吐極才人之致擢居禁院頡頏羨儒

者之宗長趨玉筍之班充朝生色夕草金蓮之

詔下里增榮恭惟

台臺

真心真品

大德大儒

性情常遊羲皇以前

人物不在秦漢而下

中秘書讀盡豈日腹笥行致吾

皇舜禹湯文之隆四方奏擕水守云架閣行澤此民

虞夏商周之盛固以朝夕論思薄海内外陰受

無疆之福抑亦典誥潤色職官大小顯承有斐

之文念某吳海拘生越江下吏兩試操刀之邑

幸手亦之無傷三遇製錦之期愧線襪之何補

私揣庸材之碌碌難希

天語之煌煌祗以氷蘖堅操抒冊可對於四壁或者

球圖重命荧黄應達於九泉謹叩

鏞呂之洪音百世傳宗祊而不朽爰酬風木之深

啟部

四

梟千秋物爻象以常新

候大座師啓

伏以

紫禁絲綸倚

三台而協理青郊花木偕萬象以同春感切銘心

情深拜手恭惟

師臺

天上文星

人間瑞寶

玉堂視草筆鋒裁雲漢之章

棘院抽材燭影暎奎婁之色

清標剔歷于中外

偉望鄭重于士民

蓬島聯班坐對花磚移麗日

沙堤待拜行看芝蓋啓封雲念某一介書生十室

簿吏春風披拂憶利見于

龍門冬日睽違悵跂尤于

鳳閣自分生三之誼莫伸如一之忱茲者陰管飛

塵陽烏丞陸熒谷回寒于剝極枯枝發苗于亨

初每念

公門桃李之恩愧乏藥籠參苓之用所冀

蕩開大廈弘覆卑棲

千頃汪波兼容行潦仰沾

鴻廡俯竭雀私

候房座師啓

伏以

運際離明幸附風雲之會恩叨胥錫欣依

日月之光仰跂

龍門俯深蓊戴恭惟

師臺

中朝上柱

寰海嘉禎

宿燦文昌鵷鵠暎五雲之色

道崇典禮鳳凰翔千仞之儀

傳往聖之心燈迷塗頓豁

擢後賢之文印謬轍重繩何處得

敭陽品重闢河百二人皆知

司馬門妝桃李三千忝南華渭濂海微資淪落多

年爨桐幾于絕響遭逢此日遽爲依資杓鴻祇

慮質遜于蕪周堪民社之寄猶恐文慚言偃莫

攄愛使之猷伏願

弘加吹萬之恩大沐生三之澤

陶鎔瓦礫或增價于兼金

洗拂駑駘庶追風于遠道謹眄

朝端而抒悃懇

鑒鄙邑而系忱

請本房胡座師啓

伏以

桃李芳榮托

門墻而吹植藻芹敬潔徹筵几以

賁臨

化雨牽灑于域中

和風擬親于席上何勝雀躍聊志燕私恭惟

師臺

三秦文宿

四海德星

際五百風雲龍虎之期

主三千禮樂文章之運追萬言策陳

鳳闕而百里命寄鶴城

汾邑廿棠遺愛溪于去後

省垣薇樹精忠貫于宣前頃當

國是紛紜之秋儼係

朝端凝重之望

愛溪諫草充朝服格

主之眞

識洞詞源合院欽拔才之實聲高紫禁

九重衮闕借匡襄秩蒲黃門

萬乘裸將資翼贊爰取修家之嚴肅謹作效庭之威

儀陳俎豆先諸生齊魯之間治性情致吾

君堯舜之上某等分屬在三恩同罔二質非騏驥幸

洗濯以登途材讓楩楠荷簡掄而充用闇没既

依于

日月丕培擬溥于

丘山謹達寸丹爰申尺素值兹和日鶯引薰風好

鳥枝頭聲助管絃木脩嬌紅樹底彩添筐篚虔

將忠信頓用篚以成乎

尊嚴聽由庚而致豫望塵歡踴兢惕凜于重淵

駐節鳳儀焜燿生于四壁

候原任湖廣荆州府推李諱郊九官男應德房座
伏以
北斗高懸一道清光摇碧漢東隅早伏幾迴餘夢
入
瑶天恩飄桂而借
仙風鴆雛喜隨
鵬路倩傳梅而看蟾月雁足欣繫
龍門恭惟
台臺
啟部　十二
夙倚夙奇
渤滇毓秀
淵源河上公之玄脉著道德而晋古今
發揮柱下史之微言妙文章而輝宇宙
欽承
帝簡作士師于江漢之名邦
馳驟
皇華拔俊髦于根本之重地細惟士習之日下兼以
文體之風靡應舉競剪綵之華而課實則鮮出
身邀炫玉之譽而程效則跡自非師且之持
衡不以文藝先器識必有歐陽之秉鑑斯以真
實易輕浮惟
明公抱天地日月之三無而丕弘新標之典乃多
士藉覆載照臨之萬有而咸呈伎倆之能網設
三驅沼鳳郊麟齊入彀價增十倍隨珠下玉盡
陳階伏念某祖武勉繩敢云詒穀小兒其父書
雖讀豈曰能賢甫當弱冠之年寧妄希乎脫白
竟荷拔茅之利幸濫厠于點朱解指壬秋騖心
啟部　十三
甲序三林荏苒毋忝
門墻桃李之深恩一念躊躇聊貢淵沚藻芹之菲
敬伏願
珍不貲之軀手錦里移孝而作忠之心
隨上方之隊于
承明去家而為乎
國將顯揚懿爍之休
上台既大豈美而沐浴浸灌之澤下里亦荷波及
矣

吏部啟考滿入候

伏以

一氣陶甄造化握機衡之內萬情翕聚瞻依歸

十極之間望

日近於長安難隨義馭拔

風清於下邑恍奏舜絃粤惟吏部夙號天曹符上

應於文昌秩遠高於庶府冰壺清徹雙脾分涇

渭之流霜筆森嚴一字懸衮斧之斷斯亦重矣

誰與任之恭惟

台臺

植操孤高

懷材瑰瑋

守能艮止如高山大岳作天柱而不搖

量以巽容似巨浸長江納地靈而不竭願者世運

浮靡士心躁競黨分南北奚止蜀洛之末流議

起雌黃孰秉山裴之遠鑑惟

君侯抱三無私之忠蓋堪表人倫廼

聖上推一有德之簡葵俾司銓敘譬之大匠成巨室

雖離奇輪囷俱收劉削之功國工識神駒將馱

良駿騠盡奏洗拂之效念某曾蒙

吟咏之知未有涓涯之報浦瀾兩地懼招曹詩維

鵜之譏燕越一天思徼周頌振鷺之譽因臭味

上同

蘭芷乃衷懷下奏菲葑瘝曠三朞敢妄希於還職

沾濡一命擬拜

賜於逮親俯竭烏私遲將雁繫惟

垂青於綠閣之遮庶鑒素於絃邑之卑

戶部啟考滿入賀

伏以

國計盈虛借金籌于會計之當民生休戚憑獨造

于休息之必矧茲底筭之考成尤是

上公之掌握匪敢繁稱而炫實祇緣述職以修文

竊惟天府崇階地官重秩六卿尊民部轉輸泉

貨而血脈攸關三輔壯神京供給餼牽而根本

實繫雖有

堂司之分設亦同首足之合聯惟抱禹稷之深憂

萬邦之協和斯奏倘懷桑孔之淺術四海之虛

耗可虞自頻年災祲相仍而諸省稅征未歇嗟

東南之民力既已竭矣悵西北之時事正爾紛

然幸得

偉人恰當重任恭惟

台臺

氷壺暎清冷之淵一塵不染

葭管噓溫和之谷萬象俱融造多黍多稌之慶於

農祥還不朘不溢之休於

國端當此公私交困之頃勿有上下兼濟之方昔

魏舒偷德筭不營居宅以媳流離而劉晏精思

亦原敷腹值以利人遠懿爍已昭于在昔徽美

復見于今茲某忠爲學不廢治生乎政亦先足

國初任浦邑消稅額而嘉吏消侵蝕之謀繼調

蘭谿分櫃收而豪家爭樂輸之便似此三株之

內敢云一線之功雖是稼政之已修庶幾謫譴

之與免所願

鵬風萬里吹噓遠及于陳人

龍雨九天潤澤廣沾于鄙邑

禮部啟考滿入候

伏以

秩表寅清弼

一人垂拱之化

望高雍肅係四方作式之思仰瞻

天上鉅公逶傍文昌之府俯念日邊下吏敢云列

宿之符祇緣奏績於三朞遂爾颺言于

九棘粤稽周禮爰考漢儀宗伯之分最尊奉常之

司實重三綱五典厚倫序而明則彝六德九經

正人心而淳風俗麒麟閣宣傳綸綍巍焉禮樂

宗工鳳凰池藻鑑奎婁偉矣文章司命慨自議

論紛紜而莫决遂使波濤靡蕩而忘歸認糟粕

爲真詮孰窺淵源于太乙疑綿蕞爲至禮誰砥

柱石于中流恭惟

台臺

胸涵先覺

步絕後塵

爻象本于性安原包四聖之秘

規矩成于問學何假二戴之傳

道爲當代儒者宗如北斗泰山倚青霄而立極

言爲後世述者法似滄江渤海亘黃壤以長流念

某食采披章志敢頹于溫飽分民割社心勉學

夫中和懷仁義以事君親絕不媿秩宗之訓竭

忠孝而爲臣子庶可摹常伯之規祇恐兩地之

曠瘝或致一禮之莫贖伏願

主持世教俾遐陬僻壤俱入昇平

陶冶人倫使淺學小才盡歸樂育

兵部啟 考滿入侯

伏以

六師統命遐庭彪綏靖之勳千里颺言部邑拜

生成之賜望

朱旗而稽角奏白簡以捫心媿三載之考成慚一

籌之莫展粤惟雅歌祈父寶重爪牙書誥兵戎

尤嚴鎖鑰有文事必兼武備宣聖以却萊夷因

外寧每思內憂文子用襄晉祚矧當國家多事

之日正是臣子急難之秋北虜南倭每報鴟張

繇動東征西討宜攄豹略龍韜爰贊萬機之煩

以翊九伐之重恭惟

台臺

智慮深微

丰裁凝肅

弛張妙用奠宗社泰山盤石之安

奇正微權聾遐鄙鋒鏑烟塵之恐

朝廷陰受不戰屈人之福夷狄懾懷重譯來王之

恩佇看紀烈于旂常還且貽庥于銅罍共分符

巖邑應知周賦之三單仰庇

台階顯固泰階之百二屬有稽勾之責敢罹瘝曠

之愆綠報政于及瓜仰徼

恩于采芹伏願

勳名遐播戢五兵以乂四郊

德化永孚昫萬象而延百禩

伏以

刑期無刑體

上帝好生之意

德乃不德引下民時予之辜仰

造福之無疆知感恩之不淺爰當報政遂爾陳情

竊惟明刑弼教創自虞章慎獄詳條紹增穆典

陰慘剝陽舒之氣秋殘輔春長之機領司寇之

崇階實關民命跡秋官之重地爰係官常必平

反微棘林之究斯輕重乖嘉石之與恭惟

台臺

覆載胸襟

栽洋氣象

肖麒麟之不殺弘宜祝網之仁

比鸞鳳之多祥廣布泣車之澤

洞雀角鼠牙之僞態奸究銷魂

捐刻木畫地之深文善良保種維

斗之比於皇欽恤之休聲豨浙以東有赫寬和之

令聞共夙曾擁篲長願執鞭忝百室之封疆疇

敢輕爲讞決稟三尺之律令每思重自躊躇今

之書冊策者若而人義之矢白日者匪有我伏

願

恩推天際開八議于鄭國之刑書

澤沛日邊寬大條于唐家之察典

工部啟考滿入候

伏以

紫綸渙發鳳池瑞靄動金泥

玄武升華雉署恩光浮粉壁

清秩高懸于北斗下情遠戢于

中台敢奏烏私遥沾

鴻庇粤惟司空職尊邦土虞洛大禹入載奏天地之平成魯任尼宣三月見男女之辨治程百工而均物力飭五器而察苦窳從來土木艱難矧

値災氛屑累

朝廷之大工未就尚費經營闕左之小臣何期誰停飛輓似此中外之多事幸焉

社稷之有人恭惟

台臺

大造生心

化工在手

文章妙天下千金隻字可懸咸陽之國門

咳唾落人間九州一言堪定汝南之品第黜虐眷

而哀實績

帝赦其勳勞吾身以逸爾民于工汝作聿矯偷惰之習式以勤渠頻華淫靡之風示之儉朴此乃

明公分內之事即是庶姓格外之恩其雉堞遠棲

鳩工遐奏散木無當于琢削

洪裁願藉于斧斤三載考成靡有涓埃之足錄

九天覆載頤斬海舟之兼容

各科啟 考滿入fed

伏以

宸居密邇臣將昭輔德之忠
省掖清華詢劑協和衷之美望
五雲而披文彩滌三載而賤
甄陶靡有深言祇斲
遠鑒恭惟
台臺
瑞疏昂賓
啟部 二十五
英鍾河岳
風挾天人之策秉龍虎而登庸
今予朝野之情信金石而展錯
翱翔青瑣抗論有補天浴日之功
修飭皂囊秉心多拯溺救焚之澤世方競同而伐
異漢唐宋末流攻擊之禍可虞
公獨持正以消邪夏商周初服寅亮之風足表夫
國家險受和平之福抑亦無心于波及而民社默
豈有意于調停而

流霑甦之恩念慈崩衎多拙碌碌無奇兩邑鳴
琴何當洋我雅奏三年製錦惭無線補微功慮
詒鵜服之譏三褫不免敢冀
龍章之寵再世蒙麻祇以草木雖微春扁幽昧而賚
續命牛馬誠賤表衆量力而借引途倘曰此
兩京入省冠蓋之衝也劬勞甚矣即令非三異
十奇循卓之政與
寵錫加焉將
庥庇無疆並天淵而浩廣結啣莫罄隨烏兎以悠
啟部 二十六
長

賀徐撫臺考滿啓

伏以

三載千裘乃著夔龍之績

九重簡在弘宣鸞鳳之章澤沛宗邦情懸

栢府恭惟

台臺

岐豐氣脈

洙泗心源

身係安危唐代郭裴故砦

世師文武宋家韓范齊名

撫東南半壁之天家含哺而人鼓腹

贊離巽全嬴之策軍相距而士弦歌頃當施澤之

有年忽爾荷

恩于此日

朝推巽政上賜仁麟瑞下

楓庭

帝眷殊徵下

鳳誥龍綸于槐院榮追

祖考映千秋懷楠以彪光寵賁子孫遥百世冥仍

而振彩某躬幡

盛美莫磬揄揚念附尾

千里之驥班爲年子更叨庇

萬間之廈屬在治氏擬后土而戴皇天不識乾坤

之大窮尾閭而遡星宿奚忘河海之深擒至敬

之無文一詞莫贊與

上德之不外自合廣涵

賀高撫臺壽啓

伏以

東觚儲精淑氣萃

三台而有象

西池獻頌懽聲騰萬户以無疆况當桃李之方華

榮躋壽域正是樗櫪之有幸喜囿春臺恭惟

台臺

轉旋望重

補浴功弘

文武表十一郡之師模

風雲應五百年之際會

帝賚良弼撑半壁于東南

天生鉅公佐全籌于西北時維二月序屬仲春

堯階蓂莢重新

于府蓬弧初射

麒麟種來天上梓光與煙景同輝

熊羆夢兆人間瑞色偕名花並麗

朝廷倚為元氣初歲服官而已然

宗社藉以靈長歷年施澤而不朽竊念某鷦棲東

土鵠仰

南星分隔雲泥敢借長繩而繫日恩同

覆載聊將短句以趨風伏願

台山永峙擎柱千秋

箕範恒全首膺五福十洲三島每見安期之往來

九夷八蠻常詢

君實之安否

無私雨露吳山越水悉霑濡

有腳陽春赤縣神州皆化育

謝鄭按院揭薦啓

伏以

太極無形化陰陽而陶萬象群生有宰承
覆載而統一元覺感恩之猶輕洵
知己之特重可勝螽戴秪奏蛩吟恭惟
師臺
氣備四時
望高五岳
雄文名世詞源傾賢聖之儲

衣部　三十一

正色立朝頷宇挺英豪之概海内欽
真御史之號朝端倚
聖天子之知簡自
九重臨兹兩浙行行驄馬清風幾陣拂炎山凡凡繡
裳甘雨数車連越海栢影動柏臺之烈棠陰留
召龍之恩兼以
朗識辨連城荊璧趙珍來席上
弘襟容祝網郊麟沼鳳入懷中何意凡流亦叨異
敉鼎青衿久滯累綬枌榆惚化瑟之未調思治

繩之莫解矧邑居偏鄙末由借譽于齊連且倖
僅半菴何自見稱于叔向非上駟而與天閑之
選豈名材而當巨室之求雖天道無心固斟酌
之不盡而陽春有脚賞沐浴以難忘敢不益勵
初修虔圖後節兢兢三尺寧希旂常竹帛之將
書凜凜一生永矢
后土皇天之可對所冀
東南半壁屬當整頓之餘
西北全籌可少土持之力時不遑于家食勢已逼

衣部　三十二

于
朝班
雲從龍而上九霄在在盡沾霖雨
風嗣鳳而翔千仞人人快覩羽儀

各道啟考滿入候

伏以

楓宸風議聿司國是之平

栢府翱翔爰著人綱之准拔

清風於千里恍侍同堂望明月之一輪遙覩異壤

遥聆

鳳苞之九彩敢將雁帛之十行恭惟

台臺

淵神朗徹

斗望孤高

擊海三千甲第占春秋之錦色

吞雲八九旡竟吐日月之晶光際茲

恭黙之臨每有昌言之奏意不斷于蓋典藻肅霜以

尊

朝廷詞無取于尚同調薰絃而持世界仰借

歷山同人之量俯歷

昌黎知己之恩念恭托跡

龍門繫匏鷄邑念

蘇天之覆冐悵禹地之睽違兩任三秼罪嘗莫贖

寸能尺效考課何長自非

推挽于雲宵孰與脫離于泥露鈍戈朽甲與淬礪

爲先鋒弱草細萌思吹嘘爲勁幹一朝而升七

士

明公之汲引何隆千載而荷三生鄙人之知遇不

淺

賀鹽院楊壽誕啓

伏以

三楚望隆河岳鍾孕祥之會

九重眷篤甫申應嵩賚之期光勝

電繞虹流慶協

麟遊鳳集恭惟

台臺

德完四氣

才擅千秋

啓部

爍奎璧之文星世仰陽春白雪

傳洙泗之心印人欽北斗泰山

忠純素簡

宸衷

恩綸借清鹺政洒桑孔之末計絕彼砍毫陳堯舜之

訏謨弘茲井澍

花驄按處乾坤雨露淋漓

繡豸行來吳越山川搖動維此小春之月正遇

大庚之辰霜紅點甘于

皇華彷彿蓬萊佳氣砂赤攜折于

仙府依稀瑤島清風命其分為下僚緣叨年子幸

覲

冬日燠庥奚啻九天喜近

春臺蔭庇何殊萬厠瞻仰

觀風之節豈勒牛馬之使以趨蹌慇懃向日之誠

敢效燕雀之群而抃舞

送兩司賫捧啓

伏以

萬壽無疆幾處冠裳朝

碧漢四方來賀数行章奏捧丹心仰

北極以馳驅登仙何異盻

中台而抃舞浴佛堪同恭惟

台臺

二京詞賦夙擅班張

兩浙干城今推韓范

撫兹禹地頻年息滄海之波

拱彼

堯天穀旦上岡陵之頌序維孑歲氣屬酉秋適丁

萬曆四紀之元正值

一人五旬之誕流虹繞電

聖天子濬發長祥輯瑞秉圭衆諸侯齊呼永祚同軌

雖畢至于桂月殊方爰整駕于梘天自非膺

帝簡于九重孰與覲

君門于萬里

藩宣推轂翶翔

皇路任賢勞

幾甸停輪踧踖

天顏覩咫尺其儒風吳會方愧靡靡吏俗浙郊更慚

落落穎

蓋容之寥濶俾瑕垢之匿藏頃聽

拜表以勤趨

嵩呼稽角爰敢望塵而勸駕竿奏颺言謹賦周雅九

如之章遥擬唐代千秋之鑑

皋夔稷契一堂之都俞意在

公兹行矣甸男釆衛百同之靡戾能無予日望之

候兩司齋捧回啓

伏以
天子萬年歌采菽而大會
岳侯肆覲醉湛露以言歸遥瞻
棨戟之重臨頻慰
藩維之厚望恭惟
台臺
泗嶽鍾祥
河流潤
春秋毓秀杏林桂苑早題名
南北雄才文德武功齊入彀
糾紛在握何難錯節盤根
旋轉持衡堪作廻瀾砥柱頃當
一人繞電流虹之誕正是
四方秉圭輯瑞之期爰借
賢勞五色雲中班玉筍齊呼
聖壽
九重天上獻觴

錫內膳而染
御香新擬遂萊佳氣
撫棠郊而還薇署舊開閶闔清風
裴郭威名久推轂于西北
富韓聞望復駐節于東南念某僞棲一曲
鴻庇九天望
屬車之後塵喜傍兒童迎竹馬願負弩以先導欣
隨父老獻壺漿奈勢隔雲泥跂
宮墻數仞不得門而入然情戀
山斗離
昊天尺五猶擬階而升謹瀝膽以寫衷懷爰拜使
而瀆
高聽伏冀
攬轡
皇華之路寄耳目于四野而海甸澄清
珍重
帝簡之躬作股肱于
中朝而蒼黔禔福

迎金衢堵道尊啓

伏以
端蕑平衡
龍家補掄才之化
澄清攬轡
文章弘賦
命之猷遥拜屬車之後歷敢將僕夫之先告恭惟
臺下
神周八極
氣備四時
理學淵微與湑翔而並趣
猷爲博大偕補洛以齊熱昔年恭最花封
清界鶴琴隨兩地此日
望高蘭省名流桃李値千畦素歷
聖天子之心知新膺
大冢卿之首薦
東浙建牙之寄彈壓匪輕
留都秉銓之司咸名實爭何者足堪鎖鑰舍

公誰牲韜鈐鴛
紫禁之頒綸白叟黃童來恐暮聆
黃扉之命駕青山緑水早生春𤣥萁資伊麥承
蔭維桑誦法
瑶編乂矣私淑
尼山之範轄依
玉宇今爲公糸
涑水之門伏願
露冕遥臨仁澤灑巽雕之野
星軺鳳駕德輝𡢃女之歌敬披魚素以旌心恭向
龍門而稽首

賀台紹兵道按使于振芳啓

伏以

南國祥麟四表播風清之頌

東藩威鳳千郊凜霜肅之聲來蘇延頸于小民

作式折心于末吏恭惟

台臺

世修陰德

代復公侯

文章擅海内之雄

事業著寰中之望

宦途揚歷一生清白話三釜

皇路馳驅千里賢勞歌四牡瞻懸懸于愛日蠖伏

幾年比推重于望雲

龍伸此際方拜

九重之表旋臨兩浙之間一水安流舟發芑洋頌德

千山華鎮車來隨雨沾恩念某猶托維桑新承

御

李燕雀猶知賀廈鷦鷯豈敢寧枝奈義不可以出

疆然情實溺于入室爰陳尺一敢告僕夫奉在

寇公之非門依安鎖鑰更屬

秋相之左股味備參苓仰借

鴻庇可勝鵠俟

賀王學憲啓自杭州歴

伏以

召伯甘棠正茂民飫仁風

宣父木鐸方新士盈化雨欣斯文之還泰慕大道

之用亨新標生榮蘇芥動色恭惟

臺下

振古眞儒

方今名世

淵源學問吞吐江淮河漢之源

啟部　　四十五

毓東聲名崒峙華恒岱嶽之秀

擅五百年之作用

總十一郡之生成

臂並龔黄露冕切瞻依之慕

心追周孔雲帷爭小大之從

帝眷浙藩號多才藪

朝推公望俾主文衡越水東西龍種魚群欲化吳

山左右鳳毛麟角呈梓肆振虞夏之規依五常

而設教一洗漢唐之陋尊六籍以敷文恭惟

下品奉接

上台

大冶無心均在陶鎔之內

陽春有腳不遺燠煦之中走一介以布悰仰

二天而在宥情歷向陽花木意同近水樓臺佇看

禮樂三千揚徽

北闕會見鵾鵬九萬徙翮南溟

啟部　　四十六

候浙中各道啓

伏以

紘維總領

三台會千里之精神

補浴分沾一命荷

二天之在宥謹攄丹而上達冀

垂青以下孚恭惟

台臺

張弛文武

啟部　四十七

舒卷陰陽

學問淡微脫糟粕煨燼之陳迹

性情簡淡超芬華瑰麗之浮形夙荷

九重之知注安危于柱石今係四方之仰借威惠干

　干城惟此浙左之咽喉實護

神京之命脉洵彈壓之甚重知控馭之不輕自非

范相胸中之甲兵莫銷燧燧必有

寇公閫外之鎖鑰斯慰雲霓何幸

覆載之無私如天如地不啻

鞠育之孔邇恩斯勤斯卧赤子衽席之安閭巷影

　銷萑苻有造新頹之盛膠庠聲徹弦歌佇看

　待拜于金甌留爾樹標于銅柱念某三吳章帶

　之儒兩浙斗升之吏仰

龍光之在望欲入宮墻嗟鬼守之徒摩難離湫隘

　倚傳梅于一介虔撰藻于三薰伏願

海天弘度

山澤虛懷

賜之頷盼之隆下乘追霜蹄而歷塊

啟部　四十八

　假以扶搖之便微翮摶羊角以凌雲

迎候新金華楊太府尊啓

伏以

鳳闕衜恩一路福星搖斗漢

麟郊待澤萬家時雨望雲霓歡聲騰八婺之垠喜

色動三春之野恭惟

台臺

高總天紘

厚持地軸

閩西世蹟夙傳氷玉同清

冀北新猷懋著鼎鐘並重

帝念股肱之郡

朝推心腹之臣

王詔初頒金華有慶去天尺五歲寒況挾纊之思馳

驛發千春早切遲徯之慕凡在

覆載之下盡拭目于褰帷況屬瞻依之初尤注心

于露冕某駭奔下僚跧伏鄙邑割鷄慮傷其手

製錦莫匠乎心竊祿半恭有奇課功一長無效

所幸

九天雨露灑此遐陬

萬頃波濤納茲微滴楞櫂攜桃李之徑淺渤入參

苓之籠將陶鑄之有時庶吹植之不遠伏願

程條星駕馬蹄踏芳草之春

郡蒞雲屏燕語賀名花之景情毹

五馬千勒一鴻

回温州府戴太尊啓

伏以咫尺

雲霄毎切登龍之想捧持

珠玉彌深繫鴈之思仰

天二之可依慚生三之莫報恭惟

台臺

嶽脉鍾祥

星文發藻

應期五百從氣類于風雲

主教三千轉陶淑于禮樂㞬謠遲雁范甘棠沐怙

恃之恩

朝議最襲黃温樹近股肱之寵茂桑麻于原野競

服農疇榮桃李于門墻爭修士域

風聲遠被

雨化遥霑

漢室公孤暫寄親民之任

明朝牧伯佇班佐

帝之司某東海腐生南華遺衲朽材難堪琢削下乘

豈任馳驅弘借

鄰壁之光廣暎邈陬之照樓臺近水接娥影之扶

疎花木向陽逢煙光之明媚倩

長繩以資短汲承

高蓋以覆卑棲家第延臣分屬下僚恩叨

上格頂踵未酬乎萬數鏤銘實切于同懷某曩布

涓涯莫遂曝芹之願茲蒙

優渥益廑淵谷之虞謹拜手以揚

休爰齋心而勒

謝敢祈

台鑒用洞鄙悰

賀杭州孫節推考滿啓

伏以

丹霄望重應百年名世之期

紫綍恩榮嘉三載匡時之績仰

龍門而動色將燕賀以攄忱恭惟

臺下

荆衡毓瑞

江漢儲梓

學海文山領袖一時豪傑

春華秋實妝羅萬古乾坤

節旄鄭重于首藩

騎轡澄清于屬邑畫象而刑不設化弼

甘棠推腹而圄幾空仁流嘉石

召棠在膺十一郡倚賴生成

冠轍可攀億兆人瞻依愛戴當茲奏最之日名已

上于凌煙不遠喬遷之晨情均溪于企

斗獨念某緣叨在昔幸同先後之門寵藉于今竊

承

五十三

左右之範祇以鶴樓孤遠未能薄漢馮雲馬力車

微何自追風歷塊揣有雲泥之隔敢將雁帛之

頻茲慶考成勤

弘勲于黄金臺上敬陳懇款效清奏于

綠綺琴邊佇聽

帝錫絲綸褒嘉無兩還看世依

冏鉉與麗靡窮

五十四

謝湖州李四府査盤啓

伏以

珂珮遥聞播清風于苕上

旌旄暫駐灑甘露于苕中獲覩

咫尺之顏敢效涓涯之欵恭惟

台臺

淵唐帝裔

柱史仙宗

才氣天下無雙何屈封侯之不偶

文章當世第一奚止門第之獨高

際攀龍附鳳之期

展變豹騰麒之器

每持三尺之法體天道之好生

不憚一字之吏知民命之甚重者

經理海籬之利捐鉅萬于閭閻

恢弘天綱之仁造盛長于社稷尸借

五色之彩色人被

千里之和風某傍挑散材幸加椒于

霹靂之輪劣騎欣階乘于

天門沐浴

萬頃之波蝸涎可潤休息

千章之陰鷦羽無飄敢馳一介以披册爰度三甒

而表素衷祈

高照俯慰卑懷

請查盤刑廳啓

伏以

一路福星璀璨賁山川之色

九天德耀輝煌增几席之光潔滌芹以將忱徽一

黼黻而成享恭惟

台臺

望重清時

才高盛世

澄清攬轡寄耳目于

皇華

端肅平衡作股肱于

帝簡平反微棘林之照寬仁弱肺石之恩素以夙荷

昭蘇新加振刷市切雲霓之望庠勤龍虎之從

露冕迎來欣

冠君之再至

星軺駐處喜

范相之重臨塞厓草木回春下邑風煙添景某江

左腐儒婺州末吏翠脊暗昧揣一隙之末窺馮

籍

寛明崇二天之可倚刑名錢穀上關

國政者一朝靚澄徹之源庠序閭閻下切民風昔

千載荷栽培之澤

大冶陶鑄雖朽鈍覆短于範圍

洪浸汪洋將汙萊藏垢于磨濯遠盼何勝加額迺

瞻更切銘心爰勒丹衷用攄素簡肆筵肆几愧

恭敬之濫壓一毛一甏冀

仁賢之賜覆

咳唾爲珠玉片言作蓍龜之蔵

趨步示準繩終身奉爻之法仰琴

鴻庇俯切雀私

答仁和大尹喬古岡年兄啓

伏以

寵錫花封闔境慶

神君之涖

棨分芝檢開函欣星使之來喜溢尋常情深咫尺

恭惟

門下

鍾毓名賢

圭章巨望

日下彪文光掩彩霞麗景

雲間振藻氣吞碧海洪濤

擅聲名于夙昔

展抱負于今茲

帝聰首簡股肱而製錦民依良牧霈霖雨以隨車

念其繩樞白屋蓬梗青谿曾蒙

目攝衆人之中未及心輸國士之報所幸蒼蠅附

驥千里可馳鷦鳥化鵬九霄能至隣近

芝蘭之宇不隔馨聞依稀

星日之光可携

燐照荷傳梅于一介容報李于三

薫

答鄞縣大尹江年兄啓

伏以

桑梓培根幸叨巽數

芝蘭襲味喜得同方仰叨庇于

九天俯拜賜于百叩恭惟

年丈

學探理窟

望振文峰

丕乘宓琴小試千家之邑

伊衡傳喝大展萬里之程

際五百年之昌期

造億萬姓之洪祉弟某忝生泰伯之鄉欲學言游

之政揣惟凉德莫倡醇風自分鷦棲不出枋榆

之陋遂聽

鳳集豈拘枳棘之卑兹者序轉亨嘉時當震動瑞

符蓂莢宜修傀玉之儀情闕蘩芹忽捧投瓊之

惠謹三薰而受

命藉一介以達悰頂戴隆重之須不識涓涯之報

紈希

崇鑒用肖卑懷

賀義烏新任同僚李啓

伏以

咫尺

芳鄰遥睹

鳳丹之振彩逡廵陋邑敬申與素以將慶千郊見

物重新一路

福星遠照恭惟

台臺

帝裔陶唐

仙源河上

括乾坤于胸次雨露隨車

吐今古于舌端珠璣滿席

大才知井百里小試初見一斑惟此義烏之墟久

少

仁賜之跡有如枯竿千郊懸望于

雲霓何幸早秋一旦

來蘇于水火念其南鄰遺亂東海未儒叨令已及

兩期課長實無一善藉同寅于

左右微

異能于後先望此局㕷之身未能越境叩倩傳鴻

之使姑以候

門不腆泥片顯祈

海茹舒泉曷任瞻仰悚惕之至

與湖廣蘄水令杜年兄啓

恭惟

年丈

錦江濯采

峨嶽鍾奇

才擅木天

命分花縣

楚郊異政挺出萬笋之班越壞同心遥跂雙凫之

翩念弟春風附尾夏月攀顔翺翔司馬之門時

陪燕笑踈澗懸魚之署目隔鴻書每切勞心長

思交臂兹有

貴治文學錢某瑜瑾上珍鵷鴨徒羽雖值崦嵫之

會定妝桑榆之功第必剖破連城斯不窮于三

獻扶搖羊角乃可附于九天是以弟敢比曹生

薦諸

李伯伏顧

妝桃李以需時重家豢而濟用俾泥塗無久辱而

雲漢可遠馮詛惟錢生藉有天二之依而小弟

亦慶生三之緣矣諸所未盡統惟

台亮

通用候大條啟 考滿川

伏以

大人應運均荷甄陶小宰受成分沾

化育借

光明于天上耀晴胥于日邊望極

九霄之遐榮加一命之賤觴惟壽陵擬步難學趨

風下里賡音猶思奏水况有無言之界原在爻

象之先亦多不脛之馳非隔山川之限言無文

而不遠莫成桃李之蹊思有擠而求通恍入

芝闈之室恭惟

臺

台巢兩閒正氣

擔千古眞傳

師相謀猷投魚水鳳梧之契

朝王勲烈埒山河金石之長

萬乘之眷顧惟

公祗勤篤棐四方之艱難由巳恆切其咨

懸明鏡于中天難逃冰壺之照

沛甘霖于下土盡回暘谷之春念某一介書生謬

叨典牧三年薄吏幸際考成業業兢兢匪敢怠

遑于五事庸庸碌碌猶恐譴謫于三褫臨弱水

而望

蓬萊固知躋攀之不易對青藜而瞻

太乙尤覺炳曜之非遥爰及瓜期聿涓莫旦問長

安于日近敢云王舄之仙踪泛斗渚于星旁聊

附張槎之遠使

通用郎將等啓

伏以

三台聚宿騰紫氣于

麟臺百里分符奏青緗于雁塞言無久而思行逺

政未可而望求成俯竭烏私仰祈

鴻庇恭惟

台臺

性情簡淡

學問宏深

脉泱

聖眞衣鉢接孔顔之緒

丞孚

帝閒經綸裁旦奭之猷

早随侍仗入

承明輕風拂袖午對清琴鳴粉署暇日移磚似兹

天府之從容還念海澨之勞攘其浦蘭兩邑寒暑

三恭未有赫赫之名僅報平平之績幸班

荆有素提携與及丁所生將報

侯院省讐公祖父母啓

伏以

天際上公懋贊絲綸之化日邊下吏溪叨桃李之

恩仰同就日望雲俯壓覆天載地恭惟

師臺

聖世星文

士林斗望

蒲郊棠樹銘讐德于江南

溪院薇花勒新猷于冀北

爲股肱爲耳目主持國是之平

作舟楫作雨霖膏澤民和之福

特操象晨天之宿日轂馮虚而斡輪

孤標障江海之瀾山維蹠實而砥柱其砂礫視金

夙蒙點化蒐閑下駟曾被馳驅拔拂

春風席上珠璣在耳邏回冬日

雲端環佩驚心揣控地于枋榆遙窺天于管蠡

蓬萊浪苑悵弱水之難躋丘垤土培臾

高山之可仰敢托生三之分竊沾

天二之携勢雖隔于雲泥情實深于燕越爰申尺

素用表寸丹望

千頃之汪汪細流并納瞻

萬間之翼翼露樗兼容

謝薦啓 司府通用

伏以
萬丈龍淵頓網潜鱗並冑
千尋鳳穴張羅翔羽兼收
携手俯逮于纎微銘心仰承于
鴻鉅荷恩增愧撫己爲榮恭惟
臺下
今人古道
高位卑心

東望卓冠于清時
渓知簡葵于
聖主
龍光奕葉世宣王霸之新猷
龜組蟬聯代復公侯之舊物
量每同于蓋載世盡賴于瞻依至于
汲引群材
抽揚小節譬如
大冶之鎔萬象盡煆煉于陰陽之爐
巨匠之眂千章揔棟梁于離輸之目
鴻恩廣被雖滲漉之皆同雋力單微覺啓翼之獨
異某執心民社僅踰半載之期鞅掌簿書揣之
一長之効考宜書于下下人亦見其平平希策
勵于歲月之有餘敢過望于時日之不足不意
提衡之鑒謬加
推轂之私昔者孔文舉薦禰生誠爲特達晏平仲
遇石父未有先容而某以疎遠下僚崎嶇鄙邑
分

神照于容光之隙流
汪澤于行潦之匯何啻千載之逢竊有三生之幸
感此生而不朽寸心切嬰鳴之雋知
大造之無心片言代玉帛之禮

賀呂蘭谷生子啓

竊惟珠生合浦玉産崑岡因世寶之非常知家珍之不偶恭惟臺下道承正脉位著弘猷祖襲六韜夙應卜熊之吉居聯三輔近符占鳳之祥紹繼體之箕裘令猶赤子領傳心之衣鉢後有聞人坦夫宰相之才必復其舊晦叔公輔之器還取諸懷見彼蒼之無私羨我公之有後某昔曾入寨今復依隣分雖隔于雲泥情若聯于魚水欲赴湯餅之會奈跼蹐于轅駒擬佐張矢之勤又棲遲于枋鷃惟茲煙景正值花期彤闈玉樹森枝

丹穴鳳雛長羽心欣華衛手勒蕪詞兼申裳珮之微殊爲不腆竊冀江海之大麾納無遺

與湖廣朱朱陵年兄啓

恭惟
年丈
學問淵深
性資岳重
世恩稠渥國慶象賢
家政睦雍人欽麟德暫棨晝錦輝煌閭里之間旋
奉
天顔覲覿楓宸之上楚天寥遠悵鰲厲之無期越地

棲遲卑附魚之有籍闡緘奉教已勒金石之盟
拜命復言願襲芝蘭之味第自別司馬之門旋
叨割鷄之任仕途初入習性素踈錢穀簿書既
苦經目逢迎趨謁復困折腰兼以浦邑雖少車
騎之衝亦無舟楫之便出入必踰嶺坂晨昏每
冒霜霧念生水國何慣山城幸而
周太尊令親仁慈恤下寬洪覆短近有伉省之調
如失瞻依旋荷金城之留復還覆載差可逡巡
駒隙踟躕鷦棲不則寧解綬而賦歸來能戀土

而鬱居此耶祇可爲知已道更難爲他人言倘
有往役之書乞爲代謝之語揣弟不能善事上
官頗借以矜恩下僚耳俛思
瓊篇玉訓導愚指迷置之案頭恍焉對面弟有尾
皪之言頗塵
玉鏡之覽楚越異壤雲水均情雖心若搖旌而身
如入寨不盡鄙悰統惟
崇炤

政部目録

條議類

上李按臺初入境條議

金華府蘭谿縣爲出巡事。蒙本府奉守巡兩道信牌，俱准本司咨，手本蒙

巡按御史李　憲牌，採訪民間利弊、地方興革事宜，限文到十日內具揭，徑自呈報等因。卑職竊揣樗櫟下材，曾何堪于雕琢，牛馬微力，思自効于馳驅。况目擊時艱，太息未披，胃𥔃而心維民瘼，流離顚連，繪鄭圖當茲

臺臨下問之時，正是實政上陳之會，敢視秦越之肥瘠，守口三緘，寧體禹稷之溺飢，攄忠一得。鷹鸇赤子，呼吸而命脉攸關；甘露肅霜，轉旋而肇造不淺。豈

似宗海若，猶俯借以弘助高深；或培塿邪汙，可仰裨而不遺卑淺。謹撮見聞所及，并殫心力可爲爰依述職之規，徵罷巡方之鑑，具列于左。

計開

一徵粮五蠹：一日收蠹，二日納蠹，三日胥蠹，四日

解蠹五日給蠹何謂收蠹加勒火耗逢迎有司蠹
在剥下奉上置囊換包收重拆輕蠹在剥衆肥身
浙東粮少禁綱潤疎守櫃里長多包積棍假官胥
以加耗塗民目以竊背蘭谿積蜺設立三櫃每月
論里長二人看守匝月帶代稽名雖典驗窺恒同
詢之則曰保歇也親戚也蘭邑二百四十里細戸
當以億萬計包收者二人投銀者三櫃籠統難稽
湎淆寀辦往時遂委戸粮書手置設號簿登記庫
收臨期比卯衆閧究欠散戸惟恐漏號需索任多

里長私囑免管縣闕特甚最可恨者以錢方之串
而上號數分尤可駭者以千百之稅而分文不納
串縣去冬十月調任金華八縣十完其九而蘭谿
不及七分坐此弊也弊端之多繇書手之衆耳書
手之衆繇置櫃之少耳此輩皆老于其局長子孫
于其中爲鬼爲魆深不可測卑職去冬到任即查
革濫進戸粮書手二十四名而以掌記庫收之事
於里遞中選行端家殷者爲鄉總專主之共十鄉
照十人分櫃分啚分銀分收銀少者十啚設一櫃

多者五啚設一櫃如徐如趙一姓有銀數千一家
設一櫃箇箇正身不許替代收銀多者不過一千
上下令納戸櫃上完銀赴鄉總簿挨分都啚里甲
自上庫收絶不許書手需索號銀蓋正名經手則
重顧身家分析少收則稽查絶易兼倣古人兩稅
三限遺意依限完者立放歸農舊法月月催徵日
日比卯權柄操于吏胥拖欠積于豪猾自分櫃之
法立而錢粮不比自完其效驗已徵于第一限矣
何以明其然也如蘭谿縣平銀三萬七千兩有奇

倘仍舊法一槩混投三櫃中而以登號寄之房書
則上下其手多寡其數雖隸首不能辨又况三櫃
皆積包也今臚分片別以啚皆啚以家皆家良頑
之黨莫匿猾剥之孔立消卑職查四十二年以前
相國中丞家丁近萬錢粮稱是每年逋稅不肯故
籍可稽視也今責令守櫃而一旦先完以爲民望
且甕牖小家操錙銖納課向有望洋莫知投止臨
比櫃少投多擠挨不上茲認其里中人目擩之各
得其所寛然而有餘朋最若干不均而茲樂于書

一矣令
台憲明文免里甲守櫃改用初參吏着小民自稱自
封真官民兩便之方而長久不易之典也第設櫃
似宜分析每櫃大約收銀壹千使一吏守之彼其
所收不多作奸亦少希圖與日之前程損减目前
之弊竊而豪家大姓官櫃吏守又安得於立限拆
封之時而以空櫃呈也吏爲官以輸勤苦官得吏
以矢清白則分櫃之法或可以袪收粮之蠹何謂
納竊有出則有粮有粮則有輸民十君一所從来

逃蠹何從生第爲里長者科細戶之耗以累完官
其至加三爲保家者頂里甲之名以代貯庫亦多
加一㨿法比立三櫃每不預先登辦臨比呈銀搪
塞比過仍復携帰若乃豪家巨族扯人完以蓋巳
欠輸其一而負其二以致
京邊錢粮積累未觧
上司催併如無米難炊束手莫措如櫃既分析完
欠之數一覽可知特令細戶人人詣櫃所自称自
封置大鑼一面懸于儀門如直毫忽擊喊審究册

使里長勒耗以後賄胥册使保收代完以滋口實
庶可以袪納粮之蠹何謂胥蠹卑職於萬曆三十
九年陞月初任淮江清查錢粮實細勘得三十七
八九三年内胥庫藏吏王堯天邉有勲李元芳等
那移者以先應後以後補先銷算若明猶可言也
其侵盜者如交盤接胥之際覓戯少庫册所載之
銀兩混作無名氏借支大爲駭異即時禀
蒲道尊周知府命卑職申詳
二院兩司批府究問現追賍銀八百餘兩貯庫抵觧

所粮將王堯天擬軍邉有勲李元芳等擬徒因余
賍未完尚未結案卑職從創極弊創立庫簿二様
一樣稽查解給額欵簿如蕭谿縣該錢粮銀三萬
七千零其一項若干前件下該某時觧給若干某
時完否不令斷于欵内浮于欵外一樣稽查收放
総數簿如一庫吏胥春夏二季銀每季置一簿前
空數葉開列上手交下銀若干本季併封銀若干
摠共收銀若干後挨月日一一登明解給務令收
放不差摠撒如一今

上司比較未完數多徒具空文應點故事似此二
簿一可以杜透支一可以絕侵剋眥庫之蠹或有
撥乎何謂解蠹解糧夙弊吏之作奸與民之受累
者各半作奸何術受累何根世第知無銀上解之
爲害而不知有銀上解之爲尤害也如往者歸安
縣之故事可覩矣當其起批發銀時如數以二千
計至省投而磨洗爲一返縣銷而仍改擴爲二及
至敗露銀歸烏有噬臍莫及此吏解之蠹也中產
之家僉一解頭始于縣再于府三于道而後得抵

布政司衙門之使費道途之驚恐身家幾非我有
迨解批迴而驚恐釋銷批使費復不釋也壬子之
夏如湖江解入場煙蹢官辦止銀二十餘金而司
用加倍卑職驚而問之答曰堂上投文委官檢收
不大費且累日伺候收時截去兩端止存中塊大
稱才難費安得不倍倍猶未也卑職于是時先直
額
吳司尊司尊降體親自驗收革去舊例畢一可以
知百此民解之苦也是以

吳司尊設立欽解錢糧之法大造越民吏書無洗
換盜銀之弊小民無領銷賠累之困而杭省保歇
始以不欲解致富中以欽解漸貧今又圖廢欽解
以返奮而倡欽解之法盡善盡美不欲解之法極
弊極壞豈惟保歇即杭省之吏書不樂也豈惟杭
省即各府縣之吏書不樂也夫欽解者其法以單
月徵銀雙月起解先報司府後府差一首領官至
各縣充明入鞘各縣差承行吏一人民壯數人擁
護偕行有官則統紀一有從則戒備嚴肯百姓不

費之費絕吏胥舞文之奸良法美意可垂不朽乃
今漸漸隳廢勢在一綫不續之介矣此非
司道府縣之不遵前徵而實保歇吏胥之欲肥私
橐也其倡爲不應欽解之說者諉曰府無以低銀
輕數來解也縣正以慢征誤期緩解也傾銷責銀
匠如必民解無低銀豈其不畏官而畏民催科在
有司孰敢泄泄稼政以其催三尺倘欽解不及時
台臺參罰自當不逭而何必苦此巽遄以望羣不艮
之腹耶故欲袪解糧之蠹似宜復欽解之法而

奸可釐民困可蘇此最上策也何謂給蠹甲縣支
給如官吏之俸薪師儒之廩膳衙門之工食城倉
之修費皆是也官以扣減爲常例吏以尅落爲私
規三轉手而十亡其一二矣甚有名給而實不與
借給而終不補錢粮虧折此爲之祟似宜照賦役
全書款目不許額外透給不許無名借給不許官
吏各役預給不許虧損原額扣給庶國課清而官
蠹肅矣五蠹之中牧關有司之清濁係小民之
利害最爲吃緊而納自閭閻當由庫藏給操王者

先祛牧蠹尊絕火耗以清其源旋杜解蠹力復官
解以障其流二蠹去而三蠹亦漸如氷尾之消釋
矣卑職未敢擅便伏乞
台裁
一驛遞一苦關係之驛名曰澱水此水驛非陸驛也
水驛之費一陸驛之費十是以額設額夫銀止壹
千肆百兩設馬僅貳拾捌匹自非視驅燒空河伯
告竭舟楫之利甚便與馬之用何脊而鬧廣營販
之賈四方遊冶之耶一則買棹合而逐什一之利
一則借傳檄而騁聲容之觀春夏洪水泛濫曰逆
流難遡而起討陸夫秋冬江濤消涸曰高灘多碍
而輒索輿乘夫夫銀既裁則顧募之人不多馬數
又少則支應之途難繼如一冊載卷箱數十主僕
數人不念夫可挽而上也不一騎可卧而行也登
陸則一箱而二三人肩之一主而二三班輿之一
僕而馬若卒隨之且前者去則空國而行後者來
將束手而待卑職去冬初至任未稔其詳親見有
資郎與家眷舍舟登岸二差而費縣帑貳拾餘金

若之何官與民之不交困且窮也其間金衢嚴三
江港口羽書之迭至兩京入省貴仕之辱臨
三院三司十一道府之儀涖首領承舍隷役之重票
種種多端難以枚舉卑職矢衷殫力支持孔道心
心節省事事減裁不以貴遊而少徇不以憲差而
多應受事半載稍可息蘇如得
台臺鈞牌除緊急公文疋馬单差外其餘過往使客
不許關給起陸革此一苦造福郵傳與泰岱俱高
汹澥俱深矣卑職未敢擅便伏乞

台裁

一解軍三害夫軍匪伊異人畧有二種大都人命強盜遇恤典而減擬者也殺人有抵死之罪禦貨在不赦之誅今幸免死反貽大累故事僉里長與親族同解猶然勢極難行法窮復變今且顯改而責成里長矣說在秀水海鹽二縣之條議許允合省通行法非不善也而兩浙迴分肥瘠之壤既不相如東西之勢又甚懸絕彼之所便此之不宜似不可不一商榷也其議軍解換都順商每軍一名僉

長解正副共二名大率以千里為則每一千里計路費妻費貳拾金五千里者百金千里者定限兩箇二十甲每甲出銀一兩人戶計畝均出途遠則費捐而輪解之法立伴解之族免且嚴限日期以防逗留稽查窩匿以絕逃返處置至此良見苦心其議妻費則令有妻者携與偕往無妻者娶彼土婦携則量裁里遞加派之苦而娶則羈縻遠戍故鄉之思亦便計也法立三年遵如一日又烏容有道議第毕職三十九年六月初任浦江於是年八月見道府下帖合屬依行於時浦適有械死充軍二名遵僉里解叩首縣皆寧倍徙其路費而不肯僉身往後因

上司催督且銜止千里無濱危之虞得以卒事今蘭谿有三軍皆以盜倖滅遵僉里解六人甚苦往之情尤甚于浦民哀哀控籲設今必往寧以一正爲軍一副爲解釋罪囚而代爲質亦得而甘心焉毕職異產稔知異事戊巳之間歲歉多盜不能盡誅差降而論戍遣方毕職目擊里遞解者十不一

反家屬以迫比拱廻多斃囹圄甚有兇親至銜捺信而又不反者軍犯劫殺之性甚于狼虎里遞柔軟之質類于犬羊以犬羊解狼虎其不為所吞噬者希矣關山迢遞行者有性命不保之憂縲絏妻孥居者有控訴無門之苦當其未行之先哀集軍費逐戶剝牧錙銖不免膏血多吸以軍一人而愁口騰沸者千萬人及其既行草行路宿困苦流離旋踵無期追呼迫舍以軍一丁而破壞身家者數十丁括其大首科派里甲害一行多不反害二害

無等曰害三欲去三害竊有一策未知當否曰逐
程遞解而已夫遞解亦有三便非使空手而往無
費無妻而已仍量途給費被里甲同往之半而與
之付以衛文與批廻令年終類繳各省都司并上
巡方臺下差承舍齎往原處都司合券稽驗略如吏
部繳文憑法其里遞派貼軍費訪有酷里伏借新
例以一科三不如並于丁田上另科一項軍費今
僉解三軍有三百六十金之費若遞解節六十金
亦足矣而長途無委棄之慘室家免勾攝之累此

三便或可以易三害也則軍犯實不良遞解而不
祿亦其命也且軍亦非盡子遺當事即無伴解之
令而至親亦多相顧之情其與里遞號呼畏懸長
解而願以身代者尤萬萬不侔矣抑卑職尤有獻
焉或以遞解之法批廻難繳改其遠戍令充本省
附近衛伍離于放逃之典稍從寬恕而擬千鉄東
不使作奸鄉井非避逃竄無所至于解費又且十
減七八縣僉捕快二名代里遞押解倘優給路資
衛所既近百日可歸未知可以佐末議否

台臺代
一人行事生死惟命可否惟命絕軍犯之醜禍救里
甲之倒懸宜在今日矣卑職未敢擅便伏乞
台裁
一消女二惡一曰溺女惡一曰匿女惡浙東山多
田少地瘠民頑其俗與浙西三吳稍異縉紳之家
重于嫁女編氓之室艱于娶婦往往不願生女而
願生男取始生之女多溺之于水夫渡蟻釋龜古
有陰報伏卵哺雛物有至情而何忍心一至于此

溺之祇因嫁奩之指費遂至滅命以戕倫甚可怪
也家有婢女以供使令及笄配僕或令出嫁普天
皆同獨浙東大姓匿之終身老而無夫富貴媵婢
盈房中戶效尤勉畜即如乳姆亦不顧倩必以多
金絕賣拆其夫婦幽閉餘年内遲縱淫之端外召
篡弑之禍如卑職未到蘭谿時上年良月有監生
祝養麒被乳母之子殺其婢而手刃之府招可覆
視也此二惡者上干天地之和下招生齒之根卑
職竊訪金衢之民無妻者半甚至癸既老而少男

爭娶夫未亡而妻先請行且多婢之戶殘慾彰聞
無婦之男敢爲不義禍亂之本盜賊之原皆茲萌
蘖今有術于於此一事恐當人所爲似宜大爲禁革
責令十家牌左右隣朔望開報如有隱者以其罪
罪之溺女者治以明條雖宦族不宥而匿女者使
無妻之人報其女何名其年若干得實相當即與
配合或者聞風警惕收于包胎之淤而關莵不至
折夭嫁于笄珈之年而內外不至怨曠未必非保
護幼命之鴻功懨適萬厥之隱德也卑職未敢擅
政部　　　　　　　　[illegible]識
便伏乞
台裁

條陳收解錢糧申文

金華府蘭谿縣爲分櫃收以充國賦差官解以甦民
艱遵援已效之規擬定永行之例懇恩詳允立石垂
遠事竊惟賦成則壤禹貢已詳制設租庸唐書尤備
國有必不可闕之正稅民有必不可逋之正供分在
下司職宜清理第時仍災祲催科既阻于天行而弊
積侵漁搜剔復難于淵察近蒙
台臺下車問民疾苦卑職首陳徵糧五蠹大畧一曰
收兌弊在櫃頭之加勒火耗是革之而已也二曰納

戶弊在里書之多科甲首是懲之而已也三曰官蠹
弊在庫吏之侵盜官銀是檢之而已也四曰解蠹弊
在胥役之舞文換鞘是剪之而已也五曰給票弊在
承行之抑取例金是足之而已也五者之中收解爲
甚收不分櫃則糧不清楚而細戶困于追呼解不差
官則批不遠銷而小民疲于奔命試陳其梗概而
台臺垂聽焉夫收糧之法與于百姓之早輸而已蘭
谿舊設三櫃統收合縣糧銀計其里則二百四十有
奇計其人則億萬不可指數往時當起徵之時聚群

泉于三櫃之删櫃頭出票戶書記號每票索取號銀
臨卯濫開比數權屬胥吏完欠不均畢縣調任初總
括該縣櫃銀三萬七千五百九十餘兩每設一櫃止
收銀一千上下銀少者以千箇爲率銀多者以五箇
爲率如一族有銀及千以一家爲率汰去濫進戶書
二十四名按十鄉擇點十人爲鄉總掌記錢穀數華
絕勒取號銀積算可省千金不令淩百姓之膏而飽
吏胥之腹勒限起卯寬其期日而嚴其輸將初限元
宵次限端午三限重陽皆不二旬一齊完納蓋限寬

則民有息肩之辰櫃分則吏無朋攢之柄閱櫃頭簿
而知輸稅幾何閱鄉總冊而知逋課幾何蘭糧之所
以昔虧額而今盈餘者用此法也
台臺按浙收吏看櫃里遞沾恩單職奉行惟謹即點
候缺吏吳國治等四名額管而各櫃頭止收率所分
十箇五箇等納戶聽吏檢收如大里長然納時小戶
自稱自封發時當堂原包原領民不苦羨耗官不煩
督責一時稱便第恐月異歲殊吏偷民玩分
櫃之法廢而拖欠之弊起仰負

台臺欽恤里甲盛舉顯藉淵衷長慮斟酌裁度萬一
有俾批允施行至于解糧之苦益難言之今世所稱
賦稅極重者至吳中止矣而民不甚病者何也以其
有官解而無民解也吳有銀米兩解如白糧則有府
佐統成縣尉督運而水脚私貼刊有定例歲守爲常
不見其擾一應銀兩縣徵輸府覺籍分解差官領往
依限銷批而民不知也畢職素稔武進一縣金錢動
以數十萬析其款目不下數千如色色盡點民解吳
民無孑遺矣今蘭谿錢糧最大者南糧折銀九千兩

府遣幕官斂八縣總解由都其余金花袍段兵餉馬
價等其不上二萬金總解本省轉發而縣分縷析大
約百款一點民解爲害不小有解千金而費百金者
有解百金而費十金者有止解十金五金而費反倍
于十且五者如農桑筆竹茶芽僅數金耳而官有浮
征吏有常例甚無謂也浦江有進場煙蹄蘭谿有進
場餅酒數皆廿金而驗收有饋刁難有索外賠廿金
未厭其欲皆以官價給民買解不若以庫銀差官類
解令主者自辦甚爲便益聞蘭谿往年並不齎酒止

給批私取廻文而浦江壬秋實解煙蹄甲職具揭省
費推此二端凡各項銀兩民解則費繁而累重官解
則用省而弊消何也奸民與吏爲市則有磨洗批文
朋黨攘竊之實患民爲吏簸弄則有需索使費稽誤
程限之憂而道遇綠林命濱黃壤變生叵測事出不
虞陞任左布政吳設爲歛解之法每逢雙月報數到
司各府差官履縣起解甲職三十九年初任浦江一
年准歛解六次不爽其期故案現存今四十二年蒲
谿止歛解二次一則官吏忽催科而逋負實多一則

小民困征繕而差遣不少甲職小令也令不能及一
縣之外今有術于此收糧之法既巳分三限解糧之
規亦擬分三次以縣丞主簿典史三人輪班管解並
不差役一民而以每年貼解餘米遵照
三院刋書量行追給使費俾起批徑自往省投解交
割明白守取批廻既不違
上司催解之命而又盡免下民差解之苦夫天下盡
縣也積縣成府積府成省遠摹一省之規近守一縣
之格如府幕先期至則併省縣尉可也如府幕後期

至則必遣縣尉可也冀議以官兵稽防以吏役[illegible]
千而併往可以不惜錙銖之費兼都里而代行可以
不科家戶之財其與驚恐道途牽纏時月一聞點解
叩泣縣廷寧倍米津貼而死不肯往者正相萬矣
台臺行文守倉守櫃皆免里遞而民解之苦較甚什
伯詳乜可久造福尤長抑甲職尤有獻焉吏之治民
猶醫之治病遇羸瘠之夫而失參苓之餋非岐黃之
仁術也當彫敝之俗而鮮琴瑟之調非卓魯之循風
也甲職深揣行能謭薄敢希上理第任浦兩載清逋

盜庫以補解南糧調蒲一朞分櫃均輸以充仍歲額
兢兢錢穀一節所目擊而心維者巳非旦夕之故矣
每念錢糧有二難未完以前之難難于奸豪之慣賴
若各圖量置一櫃使吏守而察之衆櫃既完而彼豈
能以空櫃呈也此不比自完之法也既完後之難難
于編氓之領解若各縣遣尉自解省不必催府府不
必催縣諸欵既足而此亦非第以空文應也此勞官
逸民之法也且又非甲職一人之臆見也分櫃之初
商之士夫詢之耆老僉以爲便及奉

台臺改吏兼管而櫃卒不合併以滋紛擾又以爲便
譬之隨病立方投藥見效便于常服而官解之法以
一尉任勸渠以旬日了公檄省不貲之費于民間解
倒懸之苦于甚廹鄉保有呈紳士有籲求拯此一方
民譬之奏理之疾非施之針砭不足以續命而回生
卑職兩任三期罪釁山積非不知默足有容因可無
咎而遇
台臺仁明在宥察吏安民拳拳撫綏至德計慮長遠
卑職乃敢濫陳芻蕘以備採擇若曰覌官傳舍荏苒

需時希釋負擔心竊鄙之伏乞
台臺垂青俯覽如果可行賜掾批允鐫勒諸石以垂
不朽且貽後人爲此照詳具申

覆分櫃收糧申文

竊惟錢糧有二難初難于收人戶之完納不均則國
課壓之繼難于解官府之點差在民則里甲困疲此
下收閭閻者惟分櫃易完而上解京省者惟歛解最
便也歛解之法本府委官領各縣錢糧自縣達府自
府達省按季起解不爽其期可以免衙官雜出之擾
而甦里遞累賠之苦無容別議矣至于分櫃一節非
更張舊制而創立新規也蘭谿一縣爲里貳伯伍拾
爲糧三萬七千舊設三櫃每月點公正三人每歲共

三十六人收集之籍公正管之而完欠之數戶書操
之細戶有上號之例金頑戶有拖糧之常饋而一二
大姓糧皆數千歲多逋負卑職四十一年冬浦江調
任清查欠數即有糧一項毫無抵銷皆積年拖賴爲
之祟也如一年欠一千十年則一萬矣而解額有必
不可虧者縣令所以束手無策而不得不通其變也
此時按臺李尚未按臨無改吏管櫃之法即令前所
點三十六人各分十甸設一櫃糧多者五甸一櫃如
徐趙等大姓則一家一櫃增櫃三十減公正六人每

概銀止一千上下分立三限比卯十日齊完即放歸
農汰革戶書二十四名省登號千金之費而點鄉總
十人掌記糧數顧戶無縣閣之弊大姓有樂輸之願
行至四十二年夏月凡起二卯皆不比而自完槩縣
稍使刷本按臺李改吏胥櫃之命隨點吏農章大順
等四名申詳本院顯一執鎖鑰視衡量而前法俱廢
矣及秋起三卯鄉紳耆老爭來言分櫃各胥官不煩
而民不擾願如前限併完以息肩于農職重違其意
而又按臺改吏命嚴不敢名遵而實背是以申請
兩院一案 批允行一案批再詳職竊唯爲縣令者於
丁民如一家然主伯亞旅之情不忍排也於上司如
一體然腹心手足之誼不敢欺也今以四吏兼同鄉
總登識糧數各矢心力初無增設員役通同作弊之
實而併武伯四十小里爲二十四大里及一二大姓
自收自管解給之日即以原封與之官吏毫無染指
富戶小民人人相安此與經年比較胥皆責而多逋
負者似相萬也

修理學校申文

金華府浦江縣爲學宮頹壞已極修飭勢難復緩懇
乞批詳重修以妥安聖賢神位以欽恤師儒聚業事
竊惟事苟可仍毋輕革故勢當極敝必待鼎新照得
浦江縣學建自國初前輩名公如吳淵穎宋文憲
濂等文章政蹟赫焉樹表一時垂休百世稽歷年科
第雖云稀若晨星課諸士才華實亦絲于夜璧祇以
師帥者寡遂致凌夷者多卑縣赴任目擊諸艱百務
盡弛一時莫舉惟是聖廟賢廊春秋聚祠嘗之祭師
齋士舍晨昏藉講習之安曾修葺于廿載之前已頹
頹于數年之內棟摧梁折無復杳壓之遺壁塌墻沉
幾起黍宮之嘆神碑露日星而飄風雨博士僦他廟
而棲別祠似此崩陁之形對先靈其何忍若彼流離
之狀令羈旅者奚堪本學廪增附生員周大化張孟
科趙渡等具有呈詞懇重修理爲此照得工費固爾
浩繁時勢似難濡滯卑縣據呈具申伏乞
台臺照詳批允行勘估計或於卑縣贖鍰空役無碍
義助等銀酌量修葺使百年圮壞一旦煥新上以嚴

奉先聖先賢之靈下以慰慨諸師諸儒之望庶幾一
勞永逸成且古毗暨不朽之功上倡下從與將來文
明府起之象與縣未敢擅便爲此具申

本道林　批學宫傾圮齋舍荒蕪師帥者慨然動念
一舉而鼎新之此勸學興敎之勝事浦陽人文行
振起而追蹤往喆矣如議卽速估計工費繁鉅有
可設處者不妨酌議詳報此繳

本府關　批聖廟莊嚴法增煇赫豈惟崇德報功實
冀以經術作人端本之地何可一日不加葺理

迺既就傾頹宜亟綿蕞該縣留神茲舉眞以興起
斯文爲已任者仰卽量材鳩工酌費申院道詳示
繳

提學道王　批學宫修葺此該縣與廢事務但本道
巡歷各郡俱議修理而坍塌如故實工官不留心
之故也仰速估計葺理毋致月破仍候通詳示行
繳

鹽院楊　批學宫傾頹自宜修葺其應用工費仰府
酌議督修繳

復興社學申文

金華府浦江縣爲興復社學以敎愚蒙以培習尚事
照得社學之設與儒學並儒學以樂育成人社學以
陶鎔小子儒學每縣止一而社學各鄉多有聖祖成
規於今爲烈未有通縣而不設一社學者也浦江山
邑百務廢弛春秋祭祀敎讀歌童具在而社學無存
及細詢查社學敎讀陳有餘具呈云公司右旁有屋
一所舊是社學今改候館遂令敎習無所學業久荒
卑縣俛思浦江山谷偏隅素非孔道上司之經臨歲

不一至縣官之伺候馨精何妨合行修復舊址整頓
新規令敎讀歌童學習其中俾無廢業幸而前堂後
室依然尚存卽有圮壞修飭非難約可三十餘金卑
職自捐俸贖不動公帑擇日起工恢復前規伏乞
台臺照詳批允令後永遵俾勿湮沒庶絃誦有地聖
功之業養不荒亢奌無加末俗之澆風可挽卑職未
敢擅便須至申者

本道林　批修復社學使小子有造該邑之盛舉也
知一方人士且靡然向風矣如議興工完日冊報

繳
本府周　批社學蒙以養正該縣候舖原爲社學所
宜修改俾教讀子弟安然肄業亦儲才視學之急
務也如議行
提學道王　批社學久廢而該縣用意作興甚可加
尚仰照如議行
鹽院楊　批即將該縣社學逐一查照議詳擇日興
工刻期完報轉繳
巡撫高　批社學教育童蒙既有舊基堂室可以修

葺且俾教讀訓誨子弟足見成就後生美意如議
詳行繳
按察司王　批結社訓蒙總關八村教化該縣慨然
有意乎興起而作新之且捐俸修葺雅稱善政如
議行繳
布政司劉　批准工完日繳

上驛傳道議發回站船揭
蘭谿之驛名曰瀫水多用舟楫少資輿馬例造站
船一十九隻以十三隻常川停泊錢塘常山之間
聽候
上司使客而以六隻停泊蘭谿驛前此係舊規載在
故冊可覆視也年来蘭谿之船一接差出或往常
山則須差抵本省或錢塘則續差抵閩界並無一
舟復歸本驛者蘭當四衝之地而止有六舟之設
已爲不給况一去不回過賓踵至束手無應即以

温處二府推廣言之蘭谿實不能當試爲
台臺陳其梗槩乞垂聽焉温處一路只兩道舊有站
船每泊蘭江伺候自此而外二知府二推官無船
也兩府之鄉官如近日經臨李少宰王光祿張藩
叅等皆無船也又有自衢龍来者自金紹来者種
種難以悉數甫一下車輙便索舟蘭邑與吳中不
同止有民艘並無官舫六舟差出曾無帰期江頭
掃浄碧水澄空行者坐驛次而縱横無計居者固
征繕而進退皆難况

原缺第二十八葉

復李按院清軍夙弊揭帖

呈爲條陳清軍夙弊事竊惟人戶以籍爲定軍民各占其間有軍之家十居其三被軍之害百不免一職祖籍鎮江徙居常州處鎮者軍處常者民少失怙恃晚登科目中間閱歷情僞備嘗艱阻非一朝夕之故矣去夏

台臺下車問民疾苦㫖各陳解軍三害大意謂長解萬里遠行有性命不保之憂家屬追勒批迴有囹圄幽縶之苦里遞科歛軍裝有比屋怨嗟之聲此猶一時

文部　　二十九

株累之困而非百世根連之禍也至于清軍一節䝉尊無窮眞足以壓當事者之慮而不可不一大搜剔爲拔本塞源之計也縣蹙首軍書手非如吏役年滿而去皆老于其局長子孫于其中其視軍戶眞如庄囤也即軍戶之自視亦如佃僕也金錢菽粟之饋歲以爲常牛馬雞犬之擾日不暇給在丁多家富者大肆苛歛而不遺于寡人傭作之流即丁盡戶絶者曲爲餘求而波及于里甲親戚之輩此軍書之積蠹也又有貪民思古㫖旁族軍產之厚積民希附京邊武弁

邪因緣軍籍旨計營謀入衛而下唯軍是甚而谷其心爲之近則喚吏爲奸改洗冊籍而訟獄繁興遠則直走都下[illegible]勾單而科擾無已職兩任三期稔知武事餘可倒推在浦江有名陳一仁因族置軍田佃價五百金思盡占而以身充伍者在蘭谿有名周二龍因縣追軍貲約近壹百金思明分而以身起解者皆奉兵部勾單徑虜詳其名行縣查取塡伍夫普天之下凡有軍籍者鮮首不能悉其數蒼頭不能書其名而國初問軍迄今貳百伍拾餘年安知陳周二

政部　　三十

姓子孫有一仁二龍之名而坐下令取子且京軍月有糧歲有衣世世襲替萬一無後競買踵當唯恐外省餘丁之來入也而無賴之子不軌之民直以不缺之伍而行勾補之詐里職各重繩之册論新配舊伍一槩停閣欲以省里遞派解之財杜刀奸窗緣之力而寔起于積年軍書舞文弄法顚倒鄉愚坐收歲供爲害滋蔓

台臺以吉水已事驗之杭州若合符券猶恐地方事體異同暫不行檄此虛下芻蕘愼重而發而實宜行

不俟時者也職一奉明命立取蘭谿通縣軍戶細檢閱之共一千一百七十四戶內永遠見在二百二十三戶丁盡戶存一百三十一戶丁盡戶絕八百一十四戶遇例釋放六戶若非弘加開除豁去之令嚴行需索常例之禁毋論富者貧者存者絕者釋者千百群戶皆魚肉矣合兩京十三省獘竇一般而何有于金華一郡蘭江一邑也

台臺頒示清軍畧節五段解補之條一而不清勾之條四總爲民休息造福無窮而再加查究奸民自願

充軍隱獘不許與軍書狠狽爲奸先追入積書官貯私藏冊底後刊定軍戶有丁有田成書其丁盡戶存與丁盡戶絕一概盡數豁免并革逐新舊軍書歸□不用一方幸甚天下幸甚謹揭

浦江縣設定士夫轎傘夫役文案

金華府浦江縣爲遵典酌禮設定轎傘人夫以優甲科鄉宦事照得　國朝典禮特重制科士子出身合膺優遇縉紳高位無徒行之體輿隸下人有服役之規兩京各省甲榜諸公凡榮旋晝錦者無不備送轎傘夫役獨浦江僻在山谷舊無驛遞士夫毋論　兩道府縣聞多自顧人夫殊褻體統今查名登黃甲者無論及第初囬宦成告老着該縣派定十二箇值月夫頭每月派轎夫四名傘夫一名役夫二名共七名

日日伺候門墻供役週而復始其非甲科出身有鄉科爲京宦者許照此例如鄉科未選及外任并貲郎小尉等官不許濫冒恩典一槩朦朧混討一以杜卑散僭踰之漸一以省氓隸奔走之煩且本縣吳人吳越同壤而條規相彷夫區區豈有愛也如議設行立案備查

政部目錄

檄示類

政部目錄

推薦類

諭齊民檄

竊勘蘭谿風俗淳澆相半按縣志宋王魯齋跋及今章楓山論大都男女潔修耕讀勤苦君子尚禮小人知分絃歌比屋彬彬文學之風章甫盈衢雝雝禮讓之化此其可攷者也而市井多夸郊垌近陋奔利如鶩尚氣輕生男狃于分競爭財產女生不育懼之裝奩然爲論財而改盟尚仍夷習喪因擇地而不葬多缺于惡余忝令長每念及斯能晏然不爲動念耶第圖治難于欲速固必需之悠久而慎趣定于發端尤

貴示之嚮往如欲一一揭諭恐蒼頡不能書其詳隷首何以悉其數姑舉吃緊條款開列于左余自惟菲薄即未必能身先爲倡而拳拳屬望至意則毋以實求而不願爾輩以虛應也尚其勗諸

計開

一通邑士民有實在孝親敬長恤憐和衆輕財周貧能如鄉約所講

聖諭六條者訪知定加崇奬以勵世風

一忤逆不孝悖慢親長及強佔丁口財産作奸犯科等項即來必多人而間有一二貽害不小養禾必去稂莠養獸必驅豺虎訪實擊究如律苟嚮前懲速悛尤厚望焉

一凡有同郡兄弟爲產相爭異姓姻親因事互訐緣小忿而成大獄遂一朝而悔終身試思百年有盡好訟何爲此欲求強彼寧甘弱可行唯一恕橫逆當三反此孔氏家法勸民息訟再三叮嚀不遵者定置之法

一異端左道師巫邪術蠱惑良民端倪若微滋蔓

甚大倘有白蓮無爲等教煽動人心及婦女入寺觀燒香有玷清規者地方里遞擒送究治

一耆儒碩德夙有抱負知民疾苦時加優禮訪佐不逮其積學不售文理優贍追古作者亦必借資一二潤色鴻藻但不宜因而要求兩相與有成可也

一錢糧舊設三櫃與縣百姓籠統混納將庫收赴戶糧房上櫃乃與作准毋聚勒銀幾分積累羨之不下千餘以致書手數十擠進如虎而冠小民稱

困今分一櫃止收十畝銀多收五畝如趙徐大姓
一家各自置收井井不紊汰出登號書手三十餘
人歸田而以掌記督之鄉總禁絕號銀千金不止
此法務行有一二勢豪阻撓令官不嚴比民不苦
輸人人稱便自後里遞不許侵收保歇不許包攬
櫃吏不許需索官府止點數目解戶原領櫃封絕
無羨耗永為定規
一店舖牙行操錙銖之本逐什一之利本縣每加
體悉令朔望投遞執結開報貨物價直貴賤高下

政部　　三　　示

以平市法其金珠紬段等絕不取買柴米油燭類
隨發平價已經歷示外如積行把持多索牙用市
棍兜騙欺熳鄉民及在官衙役朋比為奸假公濟
私指官嚇詐等項訪實依律究遣
一本縣北抵錢塘南通溫嘉西聯嚴境東過會稽
號為通衢游民雜處流移之人未知跟腳或避差
徭或躲罪犯或攜家貿易或操本小息皆不可知
然拒則不便混處則無別着城鄉隣佑一有到者
確速報以便識察本縣嚴行保甲法不得不加

意此叢耳
一私宰耕牛律法所禁為夫盜賊之源多起于此
本縣已訪知市霸趙元會通同諸大德等覇一鬧
利犯禁責治令里鄰遞井結外如有類元會再犯
者許地方拿送盡法究處
一私和盜賊皆縣鄉保貪利失主畏事所繇致使
然也殊不知養寇遺患小偷者大盜之漸今匪者
後發之根甚至擄畧鄉村剽結郡縣皆由之私和
為醞釀也地保張七六呈賊吳子文殺求和息嚴

政部　　四　　示

責不准外如有犯者依律重治
一私和人命甚為不法飽居閒棍惡之腹轄苦主
鳴額之口長豪強肆殺之志沉死者九泉之冤三
吳間有兩浙為甚無非見利而動輕扞法網耳本
縣三尺從事后土皇天矢諸心曲如有犯者定不
尔貸
以上數欵皆擇其重大者言之其條貫頗多不及
一一著之曉諭也各須觀省苟過而能改即為良
民毋負期望責成之意云

論諸生檄

竊勘四民之中士居其首彼其浸淮詩書之府陶鎔禮樂之場楷模先哲以正其趨締紳將髦以弘其功當以聖賢豪傑自期待不當以庸愚蹋冗自暴棄及一旦離疏釋蹻乘要摠津入承紀綱之司出膺民社之寄繁纓晉錫崇其體貌章甫渙文昭其尊嚴有俸薪之奉以優身有誥蔭之典以及世

朝廷之待吾輩固不薄而吾輩亦不可不預養其具先妄處非薄以負

朝廷也世之下也其卑者溺妄瑣局促之習而鮮卓犖偉特之標其高者鶩虛無浩渺之趨而少精實切近之蘊甚或一掛青衿恍登八座如世地無上進之階不寶自釁炫衒于城仍與輕歸下流之境知聲利之可徇忘身名之足珍甚可惜也蘭邑山川秀美人文炳蔚文章節義燦焉在昔多可景仰余叨令此土每與諸文學講究古今剖析理學多能窺洙泗考亭之淵源而入飛洲白鹿之閫奧心竊慶之第恐其沒溺世趨遺佚古道而斤斤以高科大拜足了生平非所望士子之量而不愧宇宙完人也夫配天事業在于至誠作聖根基始于有恒要在敦本尚實心解力行以純純常常之念成磊磊落落之品顧所振勵何如耳惟採討于四書六經中而認取此心故物兢業于卧碑勅諭內而術蹈昔世嘉謨此不第爲天下士而當于古人中求之邇陳芻非以備採擇如左

計開

一師帥之責不外政教二端政先約束教貴涵濡相輔而行而黌序之中彬彬郁郁師道貴嚴敗教

在寬調劑以出使人油然有自得之趣故足術也朱子曰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于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注壑而徐翳蘆葦以捍其衝流也必不勝矣余不佞欲督率多士而猶恐所令之反好也故先提醒理義悅心之妙以爲自淑淑人之本云

一學者須認得知行二字親切知非第講究發明之謂乃心靈中炯炯不昧庸之所謂[illegible]知孟子所

謂良知也行非節經綸所注之謂乃心體內純純無私傳之所謂自修庸之所謂近仁也末學以聞見當知遂溺于訓詁而不知天聰之啟濬乃為真知以事業當行遂逐于功利而不知性地之粹白乃為真行于此識透學之為道思過半矣

一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故體親欲其端嚴毋流佻巧心神欲其凝一毋若浮游才情欲其偉大毋瑣纖細動履欲其謹慎毋歸放蕩因脩身養性之資亦善世享福之本倘習洸溺而忘敦厚跳傲僻而

忽謙和以睥睨世界為孤高以踰越繩檢為狂達竊為多士不取也

一聖門四科首列德行唯顏閔冉雍足以當之蓋亦難矣士固衆庶之望也敦倫直本修身俟時以事親之孝而移于君故能忠以從兄之弟而移于長故能讓抱慈愛之良而澤必施于煢獨涵剛毅之養而威必肅于姦邪乃其培植根器篤厚本原全在提醒于夜氣清明之時而猛惕于旦晝梏亡之頃庶德行完而品格卓矣

一士人一生唯取予最大伊尹之居莘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與日阿衡事業皆根抵于此世人不達很云一介不取誠哉嚴潔之守矣若一介不與不幾悋惜之過乎夫財不從天降不繇鬼輸國之液民之膏也不慎而與亦必不慎而取乃可以濟欲博豪俠之名而居汙下之實庶者之所不為智者之所不出也

一義命自安乃學者事義主于斷制而歸之于命則無矯亢不恬之意命主于虛無而協之于義則無貪冥不實之趨人生處世豈盡如意貧賤無愉

快之境富貴多缺陷之端如堯舜之無賢胤孔孟之無高位歷嶮巇而不勝兀臬之危遇風波而幾致傾覆之患自古賢豪往往為然至于一生平坦萬事亨嘉者不僅一見也君子處安樂毋懷兢業處禍變反自坦夷毅然引之義而適然諉之命焉耳

一學須先識得心性情才何謂心人之一身五官百骸賅而存焉心亦一血肉之塊耳而有竅能靈

爲衆形君爲庶事宰而性則藏于心而爲仁義禮智寂然不動者是也情則發于心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感而遂通者是也才則運于心而以仁之惻隱者兼濟而不困以義之羞惡者裁斷而不靡以禮之辭讓者謙光而不伐以智之是非者辨別而不惑是心統性情而兼才虞書之道心嚴危微之辨大學之正心居修治之先孟子之盡心密存養之事置力原本之地學之能事畢矣

一世人以科舉之學不関性命之原非深于學者

也教奏明試兼聽並觀文章性道徹上徹下士試三場皆吐心靈之秘傳往哲之神實學實用于是乎在假令孔孟而生斯時未必不蹤舉于途而遂其周流應聘之懷也士人潛跡草莽必純以名節忠義爲砥礪而不急急于詭遇獲禽之途致身廊堂必全以君國子民爲擔荷而不營營于私圖自便之路斯真處不負已出不負世安見科舉之學爲害于道耶

二舉業工夫得力在看書十分明徹得機在作課十分純熟譬如田獵射御慣則能獲禽擅百步穿楊之技萬無發而不中之理閑三驅不失之法豈有敗績覆壓之懼故學患其不精不患有司之不明業患其不專不患有司之不公必根本六經探討聖賢之血脉沉酣子史擷拮百氏之精華寒暑無少間之功險夷皆自得之境展卷而時有會操觚而若有神憚耕農之苦者學十五載而爲帝者師上賢良之策者年六十餘而擢爲第一目前泥蟠足下雲霄似可必得在所自取耳

一性習之辨不可不早孔子言性兼習孟子專言性善一則慎其趨操使不流于非僻一則撥其原始使猛向于天爰素絲就染而變色習之當慎也白璧去淄而還原性之本善也故國有習尚鄉有習俗人有習氣顧賴吾輩主持詎可輕自落于不善之習如進止不檢以邁謁爲捷徑本領不熟以剽竊爲常套衣冠逐時而尚風流之致言動隨人而鮮孤孑之標甚而庭闈切實之地多浮泛而不畏上官嚴憚之所或把持而無忌習之不端性亦

非故不顧同志之有此也
一士子出身倘不能擢選木天而寄一方之命則錢穀訟獄兩者實為最重諸生今尚未遇漫云清理何難訊鞫何苦而設身以處其地倘遇吏侵漁而民拖欠胥蠹竊而人把持將何以給征繕之煩而信明允之令兩浙之間士子多包攬扛吹之獘蘭固胥蠹之風而畏壘之俗也兩者幸不逆我顏行第恐一二無志之輩不無濡染于納户之餘潤而代為輸官養贍于好逞之微貧而黨同閤上學者達大為期清嚴自守絕意斷故於利效之終而杜防微以為不虞之戒云

初立法徵收錢糧告示一道

金華府蘭谿縣為立法簡易徵收錢糧事照得錢糧出自里甲徵收分定限期點設司櫃以掌國課以記民輸至重役也查本縣舊規收銀止置三櫃輪收止留一月法非不善但納户完銀前易後難櫃頭收稅初多終少如四十一年舊編條銀今以仲冬本縣調任查理尚欠十分之三倘司櫃之役已滿民間之粮未清將令何人職掌致使歷年拖欠解額不敷為此示仰該縣總速造祭縣虎頭鼠尾冊田多者在前自多

至少依次開明不許紊亂一樣二本各啚總速造十甲人户實在丁田冊亦一樣二本俱限五日內呈縣查閱僉點四十二年櫃頭分啚收銀每一櫃收幾啚該銀若干收完乃止不許坐守一月妥而去之併點閤鄉總十人美數登記于此外前三日造冊總比定為三限如某啚里長通共銀若干一限該若干今完若干尚欠若干不依限者比責粮銀俱着銀匠印記户自封不許櫃頭多勒分毫火耗聽府欽解文到數領封解給每日各閤鄉總登記稽查一則單去

舊日敝規不使戶粮書手勒措上號票銀省費千金
一則鄉都啚里比較齊一不使完欠偏枯增減作弊
致虧解額庶幾在官依期解給
上司免催併之繁在民按限完銀里甲有樂輸之便
因概劣充官法不擾特示遵守

禁省詞訟告示一道

金華府蘭谿縣為禁省詞訟以培善俗以息刁風事
照得為治之道太上貴因最下與爭故易著噬嗑之
義詩稱雀角之誣所以懲訟凶而著無情不貴聽訟
而貴無訟之意也兩京而外浙號首省東西分界風
氣異宜饒瘠之土既不相如澆淳之民亦甚懸絕宜
其忍情性以無爭豈橫逆于不校而今有大謬不然
者介鷄起釁使酒速殃一朝小忿貽患身親夫陳寔
居鄉訟者恐為所短彥方在里不善不欲使知民有

良心胥知愧悔而爾輩以覷是為嘗奎倖勝為奇策
及今不止長此安窮曾不思一詞在官舉家皇皇囊
橐金罄于吏胥析楊半及于子姓吾睹其害未睹其
利況連年受旱潦之災比屋蒙饑饉之苦吾方欲與
民休息乎無為而爾亦須體悉吾端緩至意無事夙
敦親睦有事尤善調和非重大事情如人命盜賊等
外其餘些微芥蒂兩釋猜嫌永無詬誶小之融睚眦
之怨大之捐禍敗之端皆自不好訟得來倘或仍前
逞必以三尺從事并將狀訟焚于公庭决不輕貸

禁止三事告示一道

金華府蘭谿縣為嚴禁三事以防邪民以釐敝治事照得浙東山多田少地瘠民稠而蘭谿尤為水陸交衝四方遊民雜處此土往往與地著不肖之流朋比為奸故其風氣習俗每競花蕩之歡而尠樸實之致是以賭博嫖娼飲酒三事習以為常雖紳衿藉口為高雅將抵蛊其心于沒溺苦不禁止小者貽敗名壞行之玷大者釀喪身亡家之禍思之痛心言之切齒特諭爾民亟加警省有則速改覆轍無則罔投陷阱茲略陳利害以示趨避如不遵依三尺勿貸

計開

一事賭博凡民無行義之尤者不業四民之業而以六博蹴鞠為生此宜家無擔石朝不謀夕者為之而閭中有身家者多壓習焉士廢詩書農釋耒耜工棄規矩商忘子母無不潛跡開場之家徹昏夜廢飲食拚性命爭取一擲萬錢之利而竟不思賭而敗裂者什有九賭而完好者什無一其根原皆起于主家窩隱擅利帮者引誘分潤為之祟也

令訪的開場主名若而人夥開誘賭若而人入夥同博若而人引繩批根務當其實屈首就法俾伏其辜倘上之人不行嚴禁下之人不知痛改將使祖宗豐厚之產傾陷而衰夷自巳清白之名潰壞而決裂一念不謹萬有餘喪思之思之

二事嫖娼凡人烟湊集之區逐什一而熙熙攘攘以至者為愛稱也蘭第一巖邑耳上不如閩廣之盈衍下不及蘇杭之殷覩而當兩京八省之衝任客輻輳相與彼彈箏和絃撒嬌曳裾目挑心招以為客者亦多有之柳巷花街固不禁絕俾商旅經年在外稍通男女之情而非令本土有妻室者迷戀而忘其家也今訪有貴介子弟豪富少年溺于妓而傾囊罄橐之藏娶為妾而離其琴瑟之好甚至有爭寵相殺訐告不休試念初終殊可灰冷本縣初到驅逐妓家間有一二留住塔邊者止許過往遊客暫時止宿並不許城鄉子民尋常花嫖倘或有犯着地鄰拿送枷責以正淫風

三事飲酒毛詩曰毋荒湛于酒左傳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麴蘗之設所以合歡禍敗之流至于召亂細訪本邑有一種狂逞之徒豪飲酒家不醉不休富者杖頭有餘貧者典衣不足日日酩酊竟忘生涯至于歲時伏臘之會冠婚喪祭之期亦多罔顧禮讓惟圖沉沔不勝杯勺旋起罵紛甚而婢笑之間竟成擊殺之變夫灌夫罵坐釁極亡家畢卓盜醪恥貽喪檢唯爾士庶當思聚會有禮燕飲有節酒或三五行而止宴或逮昏而撤預防荒淫之漸使無詬誶之端可以節嗇精神勿至敗禮敗度可以保護基業勿至或播或遷是所宜日夕警省以嗜酒爲痛戒者也如或仍迷錮習不知悛改輕犯不赦之律決不以始豺杯酒之故而爾貸也尚其惕之

再禁省訟告示一道

蘭谿縣爲重申禁諭省訟安民事好訟之害結怨不休無訟之樂貽安無疆前示已諄諄勸勉不啻詳悉而訟風猶不少衰止何也豈獨行胷臆私逞知謀而然與抑別有教唆投溺誤聽所致耶自王成亂偏聽生奸無一可者況目今農務方殷田苗始茂正可親勤稼穡力事應蓑而伺候衙門擔誤畎畝東作之務既荒西成之望何有是使鄉間有深怨積怨之釁而婦子無高廩盈室之慶也爲此特再宣明勸爾速反田廬早加芸耨一切官司悉置勿問雖當收成之後苟非緊要大事萬不得已亦一槩不與准理本縣雅慕澹泊無爲之化而厭薄深文之吏勝其民而自以爲愉快者甚無謂也吾民思之

舉行鄉約保甲法告示一道
金華府蘭谿縣為仰遵
憲諭倡維民風着實舉行鄉約保甲二政事照得鄉
約之與保甲自周官保甲之法立自管子彼姬代雍睦
之風超軼夏商而姜齊富強之烈睥睨秦晉良有以
也此兩者分之各益于民而合之交稗于治試言其
槪俗之敗壞民失德也民之失德鬬競滋也夫鄉約
者
御訓頒勝于上職官分列于旁者碩編氓環觀聽于
政部　十九
下講讀有規以開發其性靈善惡有薄以警惕其趣
向于是乎淑慝之行感而淫佚之非息此行鄉約而
效者也盜之不弭民于何安民之不安職于何称夫
保甲者設十家之牌稽四民之業朔望類報以重其
規里隣連坐以嚴其罰遊手好閒則禁左道邪蠱則
禁竊貨鬻貨則甚禁于是乎寧謐之休致而鈴柝之
警消此行保甲而效者也一主于勸諭化導而禮法
名教之所維特能使強者帖服校者悔悛可以收盜
息民安之化一主于防範整頓而刑威約束之所謂

劇能使澆漓返厚偷嚚還和可以召家絃戶誦之風
此又行鄉約保甲而兼效者也夫其效可立臻而卒
未見實效者何也繹
宣聖先勞無倦之言味申公為政力行之語而質諸
家宰孫
題須總約二款捧玩
按院李　着實修舉一檄乃知行之而効功不在民
也即行之而不效咎亦不在民也親民莫如有司倡
發莫如身師本縣叨令玆土加意二事自下車來每
政部　二十
朔望衰集諸長老于四門公所宣講
聖諭六條親製序端各分一帙俾日夕觀視務知禮
讓毋即惱淫而里甲井伍魚鱗比居家與家相疇人
與人相習不使作奸犯科之徒横行其間亦于朔望
令遞執結獎其從道者而挨其不軌者任浦兩年原
行不廢而調蘭朞月尤為益虔今
按院新令森嚴廉司奉行謹悉而其中一切事宜恐
爾輩拘墟之見未必盡曉循塗之守不能悉行特示
彙之規求作遵依之范如行鄉約則有某若干條

如行保甲則亦有其若干條總之嘉善懲奸務肅員
漲之路乾初惕後不貽玩惕之譏凡尔士庶須各努
力列款如左以便法守

計開

鄉約四條

一逢朔望日本縣親赴在城四門寬厰公所一處
請士夫有聞望者共相闡發禮義務使明析砥礪
道德必求端方以爲齊民鵠式其各鎮鄉約間時
親往召致父老特加勸勉毋忽

一每講鄉約先著直亭老人四名捧
御製聖諭南向置棹本縣到時偕縉紳學校堂上拜
諸色人等堂下拜務循齊整嚴肅之度以革囂凌
詬誶之風

一講與地方耆老呈遞善悪簿本縣親問主名知
者實書事跡不得顛倒是非變亂黒白致使修絜
淑良以力孤援寡而掩其嬌特之操奸邪不軌以
家厚势雄而覆其作耗之慝

一鄉約耆老責在諭俗誘民不當持官撓法里閈

中方清平無事之時毋以爲善最樂等語豫行勸
化及變故叵測之際又以官法無私等語聽憑訊
鞫不許私則武断鄉曲公則扛扶具結

保甲四條

一本縣共計二伯四十里自城及鄉家不下萬戶
人不下億指泛縣前起編定十家牌各注其家幾
丁口某丁何生理十家立一甲長百家立一保長
千家立一鄉長統轄愈多責任愈重互相覺察以
防不虞

一各鄉悉置十家牌鄉保甲長一節管一節而總
歸掌握于本縣本縣于行鄉約時親詣各地方查
照及朔望間挑擇一二鄉詢察并平時廉訪如盜
賊賭博忤逆花蕩等項之人隱匿不首舉累以管
內連坐之法嚴治不貸

一保甲爲首之人公報地方事體許據實直陳不
許揑扶曲禀小民有冤枉未申亦止許自赴縣告
不許先投保甲在各長勿咨侵有司之權在細戶
勿致召獲盆之屈如官未問理先遞名具結指畫

曲直依律重擬

一士著之民易于鑒察流移之子難于辨知保甲之内或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等善類及身犯五倫事爭六行者一一呈究外倘有遊僧外道異言奇服潛住地方即時禀白以憑拘究隱匿者同罪以上鄉約保甲二政各列四條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治世當以大德爲政不在多言凡爾士庶務遵

上司明諭體本縣真情着實奉行其間尚多細微曲折筆所難悉者臨時而宜愼無仍前泄泄視爲故事祇應虛文特示遵守

政部　二十三

力行節儉公約一道

竊惟儉之爲德于禮著美在傳稱恭儉古君子毋兢兢依以幅限勿使過度而江河之趨逝波莫砥日月之往丞影難廻類多賈笑于不華孰有表貞于太朴此浙西饒富久已風靡而浙東瘠薄不宜日汨者也適今觀潊水之區月異而歲不同矣飲食燕會水陸褱珍啟牘拊牋玄黃繪彩問遺餽送筐篚萃興創始君駭沿習成常彼此往來非是不度不知數年之後作何樣規矣爲此定爲公約勠力同心務相遵守上之薦紳先生倡爲標準下之編戶齊民隨爲法程可以節嗇財用而不犯奸盜之戒可以坊止淫佚而不罹杵闬之愆或有裨益列款如左

政部　二十四

計開

一燕欵宜儉山海之錯宜貢天府沼溪之毛可羞王公故宴不過乎三爵箸何下于萬錢儲費以養有餘惜福以留不盡此物此志也今之會客者亦太甚矣撮拾方物無取宮中拮据蕭晨不敢嘗食而不知三簋之可享一菜之足嘗悃愊自真華靡

虛僞耳今擬爲定式尋常偶集果四殽六湯點各壹時暇坐久加以小盒裁取洽情不須浮費雖大宴饗殽不過十果不過五湯點不過三攢盒不過

一倘有醃虎加籩之類須告主人三辭而退凡我同志幸勿渝盟

一牋帖宜儉古人文字書之以行貫之以韋裁之以車孔子好易韋編三絶惠子多方其書五車是也竹簡之修短隨文字之繁省餘即折之今易以赫蹏而尚仍折簡之名志其舊也世之趨也揭用

綾紈牋加金翠雲霞燦斐並之色刻畫麗陸離之光一目既過擲之烏有終年約費積且不貲今與吾輩相約除上任新婚賀壽等外一應平常交謁悉用白帖燕見并不用帖遣問止用單帖小吉慶禮只單紅帖非問人他那小套足矣護封可省非離封入言書端可矣副啟可省非揀先祖大恭公與知交往復傳書朴狹特甚此不過嘉靖年間而今已極靡矣妄列前約雖云不文或有裨耳幸各

如約

一問餽宜儉殷戒苞苴湯禱自問漢嚴盤盆貫疏傷時者之何公行無忌以程席之豐薄爲恭敬之隆殺也夫禮尚往來古所不廢今豈能逃絶子處自標榜以爲高顧斟酌于彼我可行之間而參定下情文不時之際務使足表羔羊之節而毋貽象齒之訊則亦宜定爲規制俾可永遵如上司不應餽送外其平等交際必不能自已者始物贄見家織不過二端土物不過四件而金花羊酒之縟儀亦何益之與有至歲時伏臘遣候或四盤或六盤而止其最相知者即一脯足矣兩不靡費亦便報酬而何必縮取備物俾不可繼也此其戒者可以崇質可以黜浮可以樹儉可以免誚幸相固守

以上三端皆係官箴且不可廢故特揭之至于冠婚之鄭重喪祭之愼追屋居之樸素服乘之畧簡僕從之減省不能一一關悉凡我同志君子幸推類而悉加意節約焉

徐太常入鄉賢祭語

自古真儒砥礪碩德清風亮節並持名教于一時茂

績微言師表人倫于百世身肩伊洛閩閩之真脉心

印金許何王之正傳　高撫臺曾捐俸建院爲生前

講習之區　蕭按司有置主迎祀爲没後俎豆之議

夫非重其窺聖域而躋賢閲倡同志而排異端也君

其以而晚勞疸廬親墓孝友風聲長而同族急賙戍

我仁義素著老而化鄉閭憂君國朝野倚重此又當

代之所僅一見者也第搢紳欽式之情襟華推戴

之誼合應列名鄉賢正祠昭往時崇報之大典并進

政部　一　　　擬爲

主大書書院慰來學崇仰之公心

政部　二　　　擬爲

徐太卿額祠勘語

勘得徐太卿幼抱瑰奇長操孤介歷官三十載文経

武緯兼優任世八十年朝論鄉評翕服最可欽者一

生清白家無儲廩之箱九有功者四海趨戶多閒

字之屢出弘豪傑之作用擔負乾坤虜裕聖賢之根

基維持名教

昔高兩撫院建講堂于存日

蕭王二宗師暨木主于遜年幸衣冠之可藏尚俎豆

之未舉按之往哲則有若金仁山范香溪專祀于前

修之近者則有若章楓山周漁石特享于後惟公懿

節可紹徽猷謹擬士夫公呈爰備

台臺明鑒乞賜詳允俾永遵行特仍講堂許續額祀

庶幾蒸嘗不缺盛典逝傳于千秋功德可酬清風益

起于百世

徐太常魯源先生謚典勘語

勘得太常卿徐　孝銘素孚清廉夙著歷官三十載囊無一錢著書億萬言士來千里佩其明德堪作在位之范迴味其遺風長樹後學之繩準宜從易名之例以昭崇報之典也

陸侍郎葵日先生謚典勘語

勘得禮部侍郎陸　質具顏曾才優董賈班聯翰苑處清華而節稟冰霜秩掌成均弘化育而榮敷桃李著作探乾坤之秘人仰如山操持秉坤軸之原其心似水在官夫宛其儀範沒後宜崇其徽徽者也

趙文懿相公專祠勘語

勘得已故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懿趙鼎甲名公楓宸碩輔清操亮節上薄雲霄坦度休懷下含山谷經筵啟沃默輸補衮之忠帷幄運籌顯樹襄夷之烈臣子綱常爲重犯權相奪情起服之議而不避其鋒國家根本匪輕叫明王匹長並封之嫌而旋得其旨當國十載養中外和平寬大之風任世兩朝繫臣庶愛敬瞻依之念始同柳聖之黜不易介于三公後並裴相之勳宜食報于百世查得本邑前有名臣章文懿唐文襄二公皆仍私建之祠獲徽公祭之典今趙太傅理學事功足追前哲几筵樓楡冝慰後人現有家祠不煩官給倘沾特典庶慰輿情合將縉紳學校公舉呈詞申詳

鄭節推鄉賢祭語

祭勘得已故節推鄭弘道甲第起家刑名佐郡秉性
夙懷忠孝操心兼備清和兩地賢聲表茸棠之有口
一生廉節嗟苦蘗之無家若其年衛嬰而爱扶祖毋
克敦李伯之情躬清素而勉賑乾氓直步范文之義
斯真人倫之師表世波之砥柱而允宜俎豆于鄉祠
者也

鄉宦軍門徐石楼備薦語

勘得徐撫臺其者清和毓德氣備四時簡淡涵情行
超千古花縣試其錯節薇省表其直聲剔歷臬藩弛
張文武三齊雨化陽春桃李舒芳八閩風裁歲晚冰
霜斂肅若廼開府福省造福尤弘白蓮鼓煽鄉愚勦
正功追禹孟紅番動擾國脉撫清烈比郭裴誠哲卧
東山寔作人倫之師表宜表揚
北闕遥備
聖明之甄擇者也

孝子朱伊臣勘語

勘得孝子朱伊臣青衿厚養赤子純粟幼有仁心長多義舉寒冰取鱔曾躍王祥之魚瘠室焚香每減桑虞之粒至于家無擔石而效范希文之助友喪身僅存遺而倡蘇公之建祖廟此皆近代所希而旌表宜先者也

孝子趙應昌勘語

勘得孝子趙應昌真純賦性至孝結衷貧木生前既篤萊庭之愛廬塚沒後尤深風木之懷若其感化州

閭大有彥方之範睦雍子姪堪追公藝之風至於讓義而還妻更爲輕財而遁俗所當旌表以勵世道者也

節婦朱氏勘語

勘得已故廩生趙崇古妻朱氏躬修嚴肅矢志堅貞孝事孀姑肖禮修之色義烈盟亡王同共姜之靡他撫遺孤而卓矣有成鳩餘產而隆焉勿壞雖有丈夫之概詎惟女子之操今已七旬恍如一日宜併旌揚之列以與賢淑之風

節婦邵氏勘語

勘得已故民童鳳鳴妻邵氏心同止水氣逼清霜哀毀從亡痛夫君於蚤歲劬勞代養娛舅姑以衰年化彼比鄰丕變桑間之靡俗守茲靈柩何殊漸臺之貞風且抱侄以繼宗祧能與夫以綿血食似此節孝之婦應沾旌表之恩

節婦陳氏勘語

勘得已故民何繇妻陳氏貞性凌雲烈腸貫日特重從一之義遂甘不二之操侍湯藥而寢不解衣知者

動色懸畫像而負不輟哭聞者酸心乃其居恒而寄製送終之資擇吉而徐圖自盡之計雖彼慷慨殺身之丈夫未必賢於從容就義之女子也亟宜旌表以闡幽貞

政部目録

招斷類

人命二條

一件

軍門劉　批刼殺人命事黄圭告黄大諒

一件

學道王　批檢人命事生員姜承學孫行達

項焯等叅詞

盜賊二條

一件送冤事祝魁告李元

一件獲送賍賊事張七六呈吳子文

墳墓三條

一件

學道周　批盜塋事趙志清告徐元善

一件盜賣祖塋事張未宜告張元敏

一件

守道蕭　批懇恩俯從民便克拓北城以益

編氓以襄縣治事張黄二姓懷城

存塚叅詞

產業二條

一件違法事鄭氏義門叅詞

一件存祀事生員倪尚功陳應召訐告

婚姻二條

一件

兵道堵　批奪婚事龔慶告邵玘

一件

兵道堵　批掯盜淫拐事俞大接告歐陽賢

繼嗣二條

一件

按察司王　批抄家事潘氏告章復第

一件篡繼事葉見善告葉見雲

倫理二條

一件滅祖戮儒事祝大勲告祝屏

一件

兵道堵　批天斬逆異事劉杜孫告劉周

僕婢三條

一件

軍門劉　批烧刼條变事徐時録告洪三苟

一件懲勒豪叛事鄭國信呈法艮

一件激斷兇徒事鄭二答告周九六

娼敗二條

一件刼殺事曽鄉告月蘭

一件究騙事趙忠告朱三二

債典一件

一件圖騙事姜應麟告姜金一

廟宇一條

一件甘結事陳宗圭呈錢尚元

訪犯五條

一件

塩院楊　批訪黄三龍畨詞

一件

按院李　批訪朱八八畨詞

一件

按院李　批訪潘尚恩畨詞

一件

按院李　批訪嚴尚畨詞

一件

按院李　批發湯溪縣訪犯童家隆畨詞

一件

塩院崔　訪犯嚴汝植審語

一件

軍門劉　批刼殺人命事黃圭告黃大諒

審得黃時霖者黃圭之子也黃圭與黃大諒黃大愷等兄弟鴈行五服不疏黃圭令子時霖同大諒大愷時通等往閩中販敝絮爲生葢以貧寠之夫而圖細微之利此關民糊口之常態也貲本不過數金而在外動輒經年良亦苦矣大諒大愷等先討帳完歸家而時霖以帳未清羈滯在彼黃圭閔閔望子久無音耗與大諒同去閩中福州古田縣探問消息原寓程

後泉飯店云時霖回久矣因沿途細紺至秀嶺地方有舖兵蔣卸报称上年八月有一男子病亡于此蘇百戶着軍人以土掩之遺一小雀籠猶在乃時霖之物也當時閩中府縣皆有成案而蘭邑里遞黃四九家長黃賞等僉云黃圭與大諒夙係相好原無怨尤近以子故他鄉訐訟數年本是貧家今益落魄黃圭之告以親房爲強寇以病亡爲劈屍張大其說聳駭聽聞誠爲不情弟憐念其子死他方抑鬱無聊卽其詞過甚姑從寬貸仍着同往生理三人大諒大愷時通各貼銀二兩與黃圭到秀嶺地方自取子屍歸塟以杜後釁黃圭與大諒因時霖客死他方兢相搆訟農業荒蕪家私廢盡若不為杜案將來餘孽長此安窮斷今貼貲取屍庶幾兩無後言黃圭誣命雖虗爲子情切大諒等小買度口刼殺無干各應免罪

一件

學道王　批檢人命事生員姜承學徐行達等叅詞審得梁拱璧之死在於四十年四月廿九夜越五十日六月十九而始獲屍當天氣炎蒸之時遭江濤泛溢之項收之魚鱉之群認之形帶之際而九泉之冤可白三冤之獄幾定矣金華縣初審王頭傷擬項焯抵拱璧毋兄原狀首項焯以徐行達而不及姜承學且項焯自認以門拴擊之其何辭于大辟卽府招亦首坐項焯矣後項焯復訴屍親再告而刑廳改擬承

學主肋骨傷斷其三且行達承學自認以木柴擊肋據詞內項焯擊頭四損姜徐打肋三斷致命傷頭爲重肋次之縣招是也而頭損未甚肋斷難續輕重攸分刑招尤確似百口不能保承學矣但細檢肋斷乃第五根第六根第七根也五七兩根斷形斜披中六一根斷形平截倘爲木柴打斷宜斜則俱斜平則俱平而參差不等似稍有疑且承學又以原狀無名而直爲此嘵嘵也再三訊鞫顛末情由梁拱璧溺妓陳一家私傾廢落魄無妻梁猶戀陳而陳欲遠梁久矣陳一青樓與姜承學等飮宿遍梁故宦家子夙與三人同娛花市承學許與搭會以固其歡是夜陳一邀諸文學飮兼以諸文學有省試行而舉此杯酌耳陳一篤意于姜欲薦枕蓆瞷梁竊聽項焯負至館梁醒覔妓不得奔往叩門嗑其肥陳一之弟陳阿弟聞風而疾趨救姐矣承學輩怒其殘嬌面而攖臂矣姜浪生以館童而從中助毆矣此其勢如以石碎卵而安得復有生拱璧也昏夜叢毆既非一手足之力撈屍抛水又無衆耳目之覩況淼以洪波積以旬日收無

全骸檢有余恫鞫以嚴刑余倪首曰前獄既成詎敢罡喙而項焯之兄項燁獨有拱璧自走出館失足投河之詭說恐爲諸人游說脫禍未可信也叅照盛怒毆人期以泄恨當以恨濃下手最重者抵此則爲承學擊肋定案項焯始而起禍復與謀共毆改擬原謀于律不爽及查毆鬬條內原無弃屍之文死者亦無殘毀形骸之慘今拱璧之屍殘毀形骸弃屍水中合擬行達姜浪雪弃屍殘毀之律各擬徒陳一官賣杖治餘免究申詳

一件送究事祝魁告李元

審得祝魁者已故監生祝養麒之家童也養麒與弟養麟兄弟二人俱在太學萬曆四十一年二月內養麒被乳母之子童文一與通姦婢范氏殺死養麒原無子息已繼其弟養麟次子祝明楨爲嗣先前有義男桂童生二子招貴招富於萬曆四十年十一月盜財逃出當告縣出緝批未獲而其父桂童年四十餘尚在祝門子壬至壬而心不變此亦童僕中之有義氣者忽於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有一男子自稱錢塘巡捕李元手持字一封云是招貴改名張三犯盜擬城旦認已故監生祝養麒爲父祝養麟爲叔希圖往救夫盜劫之人卽使親子姪勢不宜救法不容赦而況逋逃之僕在外已久者乎且或緝知養麒被弑根由以在匣之虎兕尚思咆哮食人未可知也今審保正祝熊六等云桂童之子走出在外是實且桂童現出官招認盜逃之子不復顧戀又安得累及其寡主母趙氏并其弟監生趙一元旁主祝養麟也恐盜賊之人其心不良或有後患將保族一干摘詞立案巡捕李元聽愚賊口或不知情姑免其罪但不奉官牌徑自代盜遞書爲可恨耳差役押解錢塘查究本人來歷以杜禍端

一件獲送賍賊事張七六呈吳子文

審得吳子文者積賊也其竊取人財非一家亦非一日九月廿二擄地保張七六等呈詞盜朱叔相穀皿而子文之妍唐氏有扐詐之告謂朱叔相子朱廿一窺其芳年艾媳王氏久與通姦因誣其子爲盜而欲有其夫婦比時心竊疑之至廿七日而兩造具有息詞夫盜情甚重何可置不問也朱叔相遞出私和金捌錢而居間者何三五猥稱幇工于廿一之家則始而出首且告者何心繼而養盜傭作者又何心得無

政部

唐氏姦佔之說不離乎夫私得和金非所以爲公也欲淫盜婦非所以爲潔也子文之兄子忠云七六代契因告而毀三五說和稍未全償□係正見事生風不終送賊之舉失主貪冠遺患或緣淫佚之情枝止廿一不及其父子文之行竊七六之扶同箝楚苦之以警將來

一件

學道周　批盜葬事趙志清告徐元善

審得生員趙志清徐元善爭墳職先親往踏堪裡塘山柴畝邵烈祖墳在焉東邊三畝邵門留爲祖穴蔭蔽西邊四畝徐信買得二畝三分趙志清先買一畝後邵希龍賣七分與徐元善只扣有穴之所而不顧其他二生爭告不休志清先買理直斷令元善起棺志清并買七分之地則西邊四畝之山徐信有其二畝三分志清有其一畝七分定界昭然弗可淆亂乃

政部

本年五月廿七徐元善起阡空還志清買地停棺邵希龍山界今已移別所可杜後釁而徐信卽于廿八日又葬一棺侵于趙志清所買邵烈一畝之內夫此一畝山地耳始志清聽堪輿而營壙繼元善惑風水而撓葬後徐信復違斷而侵入一地而三姓紛紛爭奪

臺批一遷一葬不法之極世間有此頑民學校有此橫生眞異哉絕無而罕見者也第徐元善與徐信非同族業已自起其壙可勿問其他賸而徐信一鄉里

豪民即令此山絶佳亦宜從容俟數年之後乃令目
起而明日塟又侵志清之地此三尺所不赦也斷令
立將起棺空還還志清分內之地徐元善遵法起扦宜
宥其前日惑溺風水之非徐信擬徙觧道申詳
又審得趙志清買邵烈裡塘山一畝以塟其親而此
山原額七畝邵門自留三畝蔽祖墳先賣與徐信二
畝有餘而堪輿家爭言風水在志清所買一畝之內
適有生員徐元善皇皇擇地亦令邵希龍鬻地一畝
四分多金售與元善竟塟棺于志清之地志清控府

行縣批審督令起棺着志清出銀八兩代希龍贖元
善之地以兩全斯文一脉具招申詳
府批希龍還價元善起墳無容別議但希龍偷賣將
無作有元善盜買指東塟西減縣斷之半止令志清
出銀四兩給徐信買丈尺之地以培趙墳肘腋之脉
立石定界各得其所而不意風水之說中于膏肓元
善起扦徐信隨塟青衿之子尚違官法而不敢白屋
之豪竟藐成斷而横行徐信之意直欲兩生員皆退
三舍盡踞有邵山而止乃一畝之買志清先有明契
而四兩之斷徐信復巳領歸其侵佔趙地者何心其
復告大兖者何解邵墳七畝未賣者三畝巳賣者四
畝分析在前合以二畝三分歸徐信以一畝七分歸
志清秀穴衆指稱在趙地徐信尾元善而攙塟宜速
令遷去無使滋蔓元善始惑于青烏玉尺之說爭此
一杯之土而今井心他徙徐信所塟之女棺其弟徐
詰之妻也元善不與同宗今以爭墳褫服似猶可憐
即志清之口與里遞之詞可質也徐信勒限起棺還
地如前擬申詳

一件盜賣祖塋事張永宜呈張元敏

審得張永宜乃浦江之繁族也衣冠濟楚家戶詩書忽以謀墳告樓文源而賣契之人即其族生員張元敏之父張克深也據永宜稱是祖塋山地及查流水號簿賣山三十畝而號簿止十畝豈無因而交易耶永宜鼓通族百人鬨訟公庭諒以祖宗風水所係臥榻豈容他人鼾睡既爲祖宗而欲蔭庇後想亦公舉公心而元敏執稱已產貧而售諸他姓多得以治生亦學者常務今斷事係通族法難盡行昔范文正

有讓宅爲蘇州學及麥舟助喪之舉况張門自稱二十五分家丁數千各捐毡上之毫贖出爲公產永不許異姓侵墾則樓文源不失原銀張克深不必他鬻而永宜一族之人何用收斂以起干戈于室耶

又審得張克深將墳山七畝五分賣與樓文源契價六十五兩伊族張永宜同族衆張應可等告稱三世祖張明一等合塋伍里原見蔭萬丁不宜一人私自獨賣且于義萬無可以祖先墳塋爲異姓所有審克深係幼房合族糧產存伊戶內者有墳山七畝五分遂認爲已產思售他人以糊貧而不知爲公堂之物渠安得擅去乎今斷贖出前墳復還故物仍爲公共祭掃之山張門衣冠濟濟未必非此秀麗之力幸而樓文源雖買尚未開掘張克深雖賣即可取回斷克深名下追銀陸拾伍兩與文源使族衆無言先靈無恙永垂後規但其墳山之糧宜入公共家長名下以公租償納俾後可恪遵不致再變成招存案以貽不朽

一件

守道蕭　批懇恩俯從民便克拓北城以益編氓以

裹縣治事張黃二姓恢城存冢祭詞

審得黃仁環係宋訓武郎崇祀鄉賢立祠於三都花橋地方離城二十里許鄉人尊爲土神祠旁一冢碑勒黃將軍天人于氏墓其黃𦍑墓按唐十道圖縣有此墓及查正德年縣誌云今莫詳其處亦不知何名又查宋潛溪集內云黃榮家世金華析居浦江義烏其族屬耳榮之墓不在浦的矣及本縣親勘兩邊遷

石中僅八尺許約止一壙亦不知誰氏所厝既不申明於嘉靖建城之際又不呈告于本年改城之初迺者因事起衅跡涉乖誕矧恢拓城基先經遵奉各上司議允批府行縣巳久居民自費工本于垣將覩厥成無論壙之虛實遷之則安各無妨礙且北方地脉來自仙華舊冢新墉並堪竝峙庠序閭里各有公呈白叟黃童應從其願

覆勘得迁城遺壙世遠人亡黃榮舊傳金華黃仁環離城廿里黃𦍑名既不載塋亦未詳據稱冢自唐朝尤爲渺茫無辯帝陵易世多變民冢豈得終天庠序閭閻公呈可信山靈地脉通邑憑依如人望之是從知改迁之非恐弟念孤冢雖云無主枯骨亦疑有形一抔之土既存三尺之法難借[illegible]張姓原非欲滅此而朝食乃黃氏何爲鼓衆而雄行合應存冢掩骼以塞刁口弁治冐祖誘衆以杜横風

一件違法事鄭氏義門叅詞

勘得浦江鄭氏夙號義門禮樂相先簪纓代有族繁在昔風替今茲雍睦之雅漸弛賈陵之弊多熾本年四月本縣　覲回復任至諸暨地方有鄭艮周以聚衆抄殺告鄭惟善以違法殺命告悖焉負屈請得而廿心焉比將到縣途近義門族衆叫譁遮邀將勘至旌義牌坊公堂一區之後空地一塊鄭艮周父鄭王事聚材鳩工造作樓房已有年歲擇吉建竪惟善阻撓艮周鳴籲夫鄭王事上有封翁尚焉矍鑠下有諸

子亦列庠序倘非已分之基何召族人之閧擾惟善等稱是公基且礙風水鄭封君已併契于數十年之前鄭王事又營度于數年之內乃待工料既完刻期竪立始有後言耶初閱兩造大爲駭異尋召致公庭勸之以禮讓懼之以法律幸有伊親金恐檢倂生員從中分解途兩相釋憾各肯降心以相從也可置勿復問第恐造基之後或因小忿再起蕭墻畧爲叅決以垂不朽此基原係二十五分後弁而爲五分其別分各已周環造屋鄭王事併買其中區自有自造毫無借踰族人亦妄云一二置買何不早規尺幅隔限藩籬以各相別自而臨特相競斯已晚矣且茅土分封易世多變義門公產子孫有之知咫幅之無遺抑契券之有據況鄭王事素稱謙厚亦爲已甚而族衆衣冠濟楚亦恂恂多以禮自閑過而能改晚節可嘉縱堪輿家兩相煽惑交搆其間欲從中兗利必不可偏信以傷敦睦致取室內干戈之譏也今日之斷要以防不虞杜後訟耳

一件存祀事生員倪尚功陳應召訐告

審得倪盛告懇全祭祀爲祭田七石有族人倪江五十一同伊親兄倪江百三賣與陳和六陳和廿五以通族公共奉嘗之產而輕于擲去又非家長衆所知倪江百三兄弟之辜不容逭矣但契出於倪江百三之手而天奪之祿或者祖考之靈降之大戾也論律則五年交易法無變更論情則禮義相先孝思在念生員倪尚功等爲祖哀籲亦可原也據陳生員名應召者云田屬陳氏冊籍已定管業已久誓不肯讓

續據倪生員伯任又稱倪氏之田產賣與陳氏者七十餘畝而今所贖者止于七石爲非祭田不敢盡取茲所贖亦不過十分中之一二耳倪陳兩姓亦浦邑之巨擘古有以天下讓千乘輕者區區撮土何不肯降心抑志以相從也况前有積案總以爭產釀隙無巳倘不爲調停兩族之釁當不自今日止也每田一畝四斗原價銀一十兩今加五兩每畝一十五兩每一石銀廿七兩五錢在倪生員爲祖存祭捐金雖多得遂孝思在陳生員價值稍浮亦可別置以償去業向來之紛紛庶幾其少息乎不然者各執一方自雄其見一以爲祭產思血食之復延一以爲遺業如割肉之難捨虞芮之平何時而得覩其盛也但倪氏既贖此產不可得隴望蜀仍思恢復七十餘畝之數而陳生員亦不可堅執不聽令倪氏有後言耳倪盛陳和六自三月告訴因係衣冠之家發令處分兩不輸服風俗無禮讓之美族鄙懷訴訐之象本宜重懲姑令割產以覩其後

覆審得陳和六陳和七與陳應芳應惟等恃倚族衆

豪悍雄踞一方藐忽三尺非一朝夕之故矣去春生員倪尚功爲公堂祭產與和六訐訟而伊族生員陳應召代訴因兩係青衿發學公處并同二姓族親十甲里遞議將倪氏所陸續典賣于陳氏之田共計七十餘畝止令取贖近祠廟者一十六畝零計田六石有奇仍以倪氏孝思當重同堵宜輕照時值每畝加銀五兩封庫杜爭此亦出于天理人心之公而非大有所強勉也倪氏返其故產陳氏收有羨銀過冊巳訖成案具存可無後言矣但陳氏尚種作未吐爲倪

生員者能無清理而鳴顏乎五月十九差民壯于正
往拘比產和六等即同族人群打官差甚至碎骨裂
衣此不法之尤律令所不宥者也據倪生員訴稱陳
門止恃陳生員一人敢于橫行歷數其姦私竊盜等
情姑置勿問即此贖產一節在倪生員為切已血食
之需在陳生員為遠族包攬之利二生之曲直萬耳
萬目之所共視且聞也行究如和五包訟如應召一
苦之城旦一褫之衣巾彼亦何辭姑念山谷愚民久
昧王法且陳生員以一身任通族之事視為固然本
政部
縣到任刑罪毋從寬減前程出意係全倫後悔禍子
日望之姑將和五一人擬杖餘黨免擬陳生員應召
亦免申原斷田六石餘已經收稻着倪生員尚功耗
管上給祖考蒸嘗下供子侄誦習不許陳和六等佔
種再央生員應召越訟以啟後釁

一件奪婚事龔慶告毛邵玘

審得毛邵玘有女錦紬年十二歲曾於萬曆三十九
年許龔慶次子龔徬頭為妻於四十一年十月初八
日徬頭身死龔慶意欲以六歲幼子龔可大續婚而
邵玘不允遂誣告賴婚稱子不死既欲以弟頂兄則
叔嫂之倫不順又復以死作活則虛幻之情莫逃毛
邵玘見婚既亡業於本年四月轉許張守信子張壽
成為妻壽成年十五歲拘至看驗年貌相當龔慶聘
帖八兩內除會銀原不滿數今斷以張聘十金悉與
政部　二十二
之而龔慶心不足也復告於府必欲得錦紬而止龔
慶鄉愚非善訟者金應熙以省祭保歇羽翼之紛紛
不息毛邵玘見府告而舍府奔道以鳴不平也合如
初斷將錦紬配與張壽成成婚而以張聘十金給與
龔慶領去杜其後釁應熙故刀筆掾縱橫指揮顛倒
婚姻擬杖何解

一件

兵道堵　批指盜淫拐事俞大接告歐陽賢

審得俞大接者歐陽賢之父名俞艮春抱領之子艮春實姓歐陽而曰俞者爲繼子俞也艮春始而無子因領大接小名佛惠巳而生子歐陽賢小名佛助覩其命名之同則其無子之時視爲珎掌即有子之後列爲鴈行可知所以聘郭十五之女翠妹爲大接妻也後又生幼子歐永泰而遂無鳲鳩之均視矣余故駕舡戶也自永康徙居蘭江歐陽賢爲承發房書而

大接仍業駕船飄飄在外久不歸省艮春亦駕船于外與大接各自生涯不同舟共濟今年洪水泛濫艮春溺死錢塘屍瘞江魚之腹不可復得而其子歐陽賢遂思父以操舟亡其身而大接舟人之子淑無歸期擬以翠妹妻其弟永泰而女父郭十五不願也論分則有妻嫂之嫌論年又有夫小之嫌郭十五閔閔望婿俞大接返故廬而大接果至矣歐陽賢不欲令翠妹爲義兄之嫂而作胞弟之妻宜大接之鳴不平也況郭十五雖貧亦蘭中之著姓豈其有女不欲適勝吾家者而耳與下隸爲配偶視初名佛惠佛助原無軒輊之分豈可以螟蛉而奴使之婚從初盟女無再醮豎鑒乎翠妹宜爲大接有矣歐陽賢以房書逞舞文而思亂倫幸其謀未成且其父有恩養大接之誼斷出二金遥望江濱灑弔以報歐陽賢遺父志致兄告擬杖

一件

按察司王　批爲抄案事潘氏告章復第番得章端七七生四子長致整次致崇三致瑞四致福今致福故絶遺妻潘氏頗有家資初立私約不立承繼三分輪管後以長房幼子生員章復可爲嗣於昭穆亦順於情理亦宜而後紛紛搆訟者何也因二房致崇次子章復第管爲潘氏管家今現居潘氏祖分房屋見復可之立後也不肯甘心即三房致瑞第六子名章復俊亦婚復可之立具告于府批　問在刑

政部　　斷

廳已准章復可爲四房致福之後崇云畢竟繼無容動此不易之定論也但既斷之後

司道府縣之訟纍纍不息以一分之絶産而四分之人争之其不立盡而歸烏有之鄉者鮮矣古人如夷齊之讓國子臧之逃祿清風高節炳爍可羨而蘭人何沉迷不知遜讓一至于此今斷潘氏生存之日産不許分析置立一簿房屋田業具詳開載悉歸潘氏掌握年用復可准令繼嗣否不可花費待其百年之後以一半分嗣子章復可爲章致福潘氏春秋祭祀之需以一半分長次三各房均沾其惠以平諸子侄之心章復可所分長房一分之産長房有五子其四子亦不得以復可出繼而争取之蓋潘氏一日在則章復可一日不得其産即使後日得其産而亦非全得章復可其兼長幼二房之分産庶可以資其目前讀書之費而杜其後日奢願之萌也章復第既不入繼不可以夙昔管家之故而佔居潘氏之屋速令出居二房祖屋空與潘氏悉伊執管所遺産速着鄉保家長預分一樣二簿官給印信待潘氏百年之後一

政部

半給章復可一半與三分爲公堂祭享之需庶幾兩無閒言而章致福無後而有後潘氏一生勤苦生可以養而死可以祭矣章復第據屋爭繼不遵府斷致潘氏匍匐上告合擬杖

一件爭繼事葉見喜告葉見雲

審得葉朝日無子而年老原以長房次子葉見道為嗣見道有子葉應昇有孫葉可期今見道應昇皆亡而其孫可期固可倚也年已七十歲葉朝日又慮可期孤單并立三房一人葉見雲之子葉應召原係三分入房葉應賞葉可期其曾孫也次房即葉朝日亦曾生一子葉見科而絕無後三房葉朝閔生一子葉見雲今應召其孫葉朝日之意為已無嗣欲使長幼兩分各承一嗣以見道嗣已後而可期接之以葉應召嗣其亡子之後中房之產分析固均而昭穆亦為不紊今葉見喜之告葉見雲只為見喜長房第三子因身貧希圖分其絕產耳倘人人思割裂取去則朝日並老之年百歲後幾無血食矣朝日心固公平事亦妥當准與立繼不許再有爭奪但可期既得二房之產則長房有三小分見道祖分產亦宜讓出今查各已為訟花費無存姑將現在朝日田產除去分女婿大者九畝次二婿各七畝五分又自賣十四畝原田九十三畝計分析變賣止存田五十四畝平分與

可期應召曾葉承嗣宗祧其外十四畝以十畝分長房應基應陞見喜三人而以四畝歸幼房見雨非偏有厚薄彼居長而丁多此居幼而丁單矜之情法應作如是斷耳

一件滅祖戮儒事祝大勳告祝惟屏

審得祝惟屏與其子世彥以賭博起家橫行里中近因佔種祀田堂衆不與先經呈縣仍復議和祝門多彬彬文學之儒其先有顯達者不一而足翩聯甲第指日可跂何惟屏父子獨與生員祝大勳祝以遇等數十輩爲難遽開惡跡多端與圯族敗類之共驩也諸不具論就事論事侵祖先之祀產可謂不孝捏無端之和金可謂不義造惟薄之垢語可謂不仁犯通族之衣冠可謂無禮逞父子之倔強可謂不智五德

已矣所當屏之遠方勿令居中土以爲族黨羞姑念小民無知薄擬惟屏杖不及其孥

一件

兵道堵　批天斷逆異事劉杜孫告劉周

審得劉周者劉杜孫之父劉全有義養子也全有當無子之時視如已出及後生有杜孫兄弟三人而不能有鳲鳩之均視劉周久有二心且全有年太高即劉周亦六十餘逆知義父亡而杜孫輩終非好相識出贅金華縣民方榮之毋童氏已經十五年生有幼兒名福順年可七八歲彼於金華有室廬之居有妻子之養優游以終其天年而何苦復返蘭之劉門以

爲鬩墻之釁也爲杜孫者曰彼我兄也不可以不歸爲劉周者曰我徐而育于劉也誓將老于贅妻之家而不肯歸夫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劉周不肯認兄長之尊而甘居義養之賤且自稱爲徐九四其於劉氏兄弟已矣杜孫又安得以父死不奔喪之說仗大義而洩小忿也方榮祇因不知字書福順娶幼不舉匹雛一劉周繼子一生子老年之人依以爲命而誣爲訟師指爲強賊無情之詞一至于此第念父有恩養之誼弟無顧念之情亦可原也斷令劉周處金杜孫

處廟昔有告曠林而不捐能者自應別與息其後爭

一件

軍門劉　批燒刼慘變事徐時錄告洪三苟

審得洪三苟之父洪七三與徐時錄嫡親姐夫郎舅

係洪七三者徐時錄乃父之愛壻也七三貧而業傭

度日松江攜有小廝名洪來貴徐老欲之遂與其岳

後配以婢女三妹生二子一女四十一年七月偶因

失火幷延燒徐時銳家時銳與時錄並居兄弟行時

銳具告署印徐丞時錄重督過來貴夫婦不小心致

令延燒召訟來貴情不能堪復攜妻其小子女五口

逃歸故主洪七三家七三與子洪三苟皆業傭小生

意之人勢不能保其僕徐時錄與子徐榮一復稟前

署先拘來貴之妻三妹留家使用而來貴與子處

故主之家洪氏父子既不足恃賴而妻三妹繫拘徐

門不能完聚遂赴縣有佔妻之告來貴初爲洪氏之

僕繼爲徐氏之婦兩家至戚非隔路揖骨之比何至

紛紛聚訟竟無了日且來貴出居之日因貧鬻其兩

幼子殊可憐也先斷令洪七三出銀八兩還其舅徐

時錄贖妻與來貴完聚而七三因貧未付乃徐時錄

寧甘心必得來貴夫婦而不肯領銀遂以無心失少
爲燒刼僕歸故主爲窩盜斯亦不情之甚矣斷三妹
仍與來貴完聚令依其洪門舊主查來貴歸洪主之
日徐氏父子曾取伊穀種十石值銀四兩鄉約朱義
又云徐榮一與來貴妻三妹從幼有姦必欲破產謀
得爲奴婢此父子之濟惡不才者也止斷銀四兩于
洪七三名下追給與時錄贖回舊義男不許徐時錄
榮一父子佔戀本應重擬姑念愚民無知且係兩家
至戚特錄擬稍杖

一件懇勘冢叛事鄭國信呈法良

審得法良乃鄭國信祖遺守墳之老蒼頭也鄭氏簪
纓閥閱之家世有顯達今多英俊皆祖墳一脉爲之
蔭庇也爲守塚僕者止宜保護不當侵損乃法良不
顧世代恩養恃其家稍溫厚子有三人竟藐視其主
築基擬造房于墳之右手堪輿以爲白虎邊高此鄭
門所不利而弗肯甘心者也基地係何獻之產向爲
法良所謀得今鄭貴八另以別地換出非復法良之
有矣速令撤其磚石止其營築無使成房以貽後害

法良所以肆焉無忌者爲因萬曆壬子前任劉縣入
覲設杯勺于鄉保署名善類討得以義自好扁一面
遂又私自豎崇德堂扁一面僞書縣主姓名誇赫鄉
間竟忘主分此其假冒官名爲不法背叛主分爲不
義速將二扁額收縣毀跡仍令復守鄭塋擬杖警以
正名分

一件激勸兇徒事鄭二荅告周九六

審得鄭二荅鄭門之小蒼頭也有龍陽安陵之風初交周九六後棄九六而交王應悌九六恨入骨髓與遊手張汝化持刀趕殺二荅幸而得脫此所以有激勸之告也九六爭男甚於爭女不顧其命向背鄭生負房住因淫其僕即令逐去他方老死不相往來

一件刼殺事曾卿告月蘭

曾卿福建人蕩子嫖娼楊月蘭而蘭民洪三一亦係同嫖友後月蘭心向三一而背曾卿三一携月蘭避徃蘇杭之間今復遠去不知下落曾卿多費囊金今已赤貧卿保處分先于洪三一未逃之先有十五金之與而後告本府又斷六金曾卿復具詞于縣據其嫖蕩不務生理可憐不足惜況三一渺無踪跡府斷何償而洪三一之父洪廿六代子出訴恨子花遊飄飄遠去如飛鳥遊魚天高海遠不可復得為其父者

豈能以年老風燭不定之人而千里覔子以結訟乎子之賢者父有餘榮子之不肖者父有遺累姑準府斷之半令洪廿六出銀三兩與曾卿為歸閩盤費逐去金蘭境外不許在此撓亂衙門斷結立案不為府追紙贖以示存恤遠人曾卿并愛憐年老洪廿六之意云

一件冤騙事趙忠告朱三二

審得朱三二與販婦女以徐州所携有病孕婦先賣郭家郭家欲退轉鬻鄭家鄭家又欲退三轉而歸趙貢生皆隱情欺騙思脫婦得銀耳趙貢生買婦之時爲其有孕生育之後將以乳已之子而不意其病勢瀕危推還朱三二家其初之銀則交鄭家收去而根由則朱三二與販婦女爲之罪宗也論法已經郭鄭趙三姓一婦周流卒復推至朱三二家而下難以復追前銀論情郎郭鄭二家亦與朱三二朋謀同去病婦

宜均召前銀而三姓皆庠序青衿遊學遠出俱不在官姑置勿究斷于朱三二名下量給原價四分之一與趙貢生少慰不平之意蓋朱三二始而興販繼而轉鬻終而領歸節節不離其手今着出銀五兩與趙貢生不爲過也

一件圖騙事姜應麟告姜金一

審得姜金一胡禮二共將田一石賣與姜應麟契價六兩二人分受後復以此田轉鬻他姓金一價值三兩而禮二未也應麟索之禮二以七齡幼子抵當前田兩契俱在應麟之手遂有迭賣田私誘子之告應麟之意見禮二田去無償思取其子以供役而禮二不忍割其幼嬰亦愛子之情也況認過臘月清楚而應麟無乃欲速乎仁者不離人骨肉之恩義士不多取錙銖之利而應麟執留二券很稱多金實在三金

耳其鬻田他姓而未償原主者此三金也其鬻子頂田而未來服役者亦此三金也姜應麟持空虛之券以求多于貧窶之夫亦不德之甚矣追入官斷以銀三兩令胡禮二贖其稚兒姜應麟稍杖何辭

一件并結事陳宗瑝呈錢尚元

審得錢尚元承父爲有妻道士居橫山襲香火供奉有年數矣至四十年七月有趙相國蒼頭趙順盜主財物二婢藏匿廟中三日後奔吳下半期獲出尚元朋殺分贓審明俱經擬徒有罪之人難久處此懼明神之所吐據社保陳宗瑝等呈結城隍廟道士名胡應科可頂香火亦未見應科果不負所舉而尚元猶然佔戀山廟以先朝敕居住持世守血食爲言夫茅士分封易世則變妖道世襲豈得終天錢尚元犯法

政部　　允

即時驅逐并追其竊貲贓器貯廟供奉神祇胡應科久啇撑奪乘啇婦之釁遂爾起波二人俱禁斥外着里社中長老擇選小心謹慎有行義者報充道士以世其傳

一件

揚鹽院訪犯黃三龍審語

審得黃三龍惡跡十款有影者居七無據者居三細繹平生止以附會徽商致死朝梴苦主尚抱憤恨鄉閭猶然不容伊堂兄黃五八同難先斃是以三龍獲免得免前縣既開綵綫今難復致囹圄但其逞筆刀之鋒搏魚肉之利每思肥巳不無損人事涉風聞不敢槩從羅織旁當星散竊思究其根苗如搶木佔妻似皆屬于烏有若詐銀索酒亦難波及無辜合將本

政部　　甲

犯詐黃宗彩黃汝旵吳氏等銀共六兩三錢應入官携帶繼子何臣龍家伙值銀三兩應給主律姑從輕擬徒申詳

一件

李按院訪犯朱八八審語

審得朱八八者市井一大蠹也陰竊狐假之勢陽張虎翼之威交結衙官府任俠而通暮夜之賄指使門隷嚇鄉愚而攫白晝之金訊鞫再三里閈中有切齒傷心之實恨欵跡十二案牘內非捕風捉影之虛詞就其贓毗不竄何臧翁伯之胥窮其閃爍多変合加少正之誅第念綑以沒入之科則悖入悖出金錢隨手輙盡開以矜疑之律則敵愾斂怨羅織難坐無辜

政部

合將本犯騙詐吳四渴張廷尹祝夆麟等共銀若干應入官朱邦接王大照等銀若干應給主姑以騙人財物律擬徒申詳

一件

李按院訪犯潘尚恩審語

審得潘尚恩者鄉里之豪也無滑稽以文奸而有鷙猛以武斷同宗受荼毒之慘異姓遭廇剝之殃為保正者五年多招食肉鏝皮之恨開恐跡者十款豈盡杯蛇市虎之虛縱湯網宜開或弛一面之法而禹車徒流難宥各心之民合將所詐潘余邵法龍等銀若干宜入官王子龍潘應壽等銀若干若干宜給主姑以重科里甲詐贓律擬徒申詳

政部

一件

李按院訪犯嚴尚審語

審得嚴尚者捕盜快手也捕盜之惡浮于爲盜凡縣

背然而闒豁尤甚嚴尚之爲捕快也爲綠林以自潤

似猴而冠投朱門以張威如虎而翼小偷其佃僕也

歳取常供大典其庄田也月加索擾族多共雖之韋

門者愴心家隱椎埋之奸見之側目服上刑于駈惡

宜加擢髮之誅歸下流于紂兇或從踈網之宥合將

所詐汪天倪孫日太章五七等銀若干等銀若干應

政部　　四十三　　招斷

入官吳堂屠簿銀若干應給王姑從輕擬徒申詳

一件

按院李　批發湯溪縣訪犯章家隆審語

審得章家隆者氣歆非大而思張虎狼之威計智非

深而每行狐鼠之踰父子兄弟濟惡不才宗族鄉閭

貽禍不淺借衙門以嚇詐半入橐槖之和金附盜賊

以攀噬全沒穿窬之隱賄每能無風而起浪不待見

影以造形累牘連篇原書冊于故府剪兇屏惡宜衣

頳于窮邉第念其行有谿壑之貪家無擔石之蓄武

建雖可以行詐文彩不足以濟奸倘愿貿之未盈或

政部　　四十四　　招斷

褫魄之可威合將詐某人銀若干宜給主某人銀若

干宜入官以詐人財物律擬徒申詳

一件

崔鹽院訪犯嚴汝植審語

審得嚴汝植惡跡十二款爲本犯自作者七爲同黨助成者五廉察其實狀一門習氣殊無麟鳳之仁姿再世風聲類有貌梟之暴質僻處深山窮谷藐官法如弁髦雄視弱戶細氓逞私圖如席卷縱挑販之醜黨而竊其牙錢客穿窬之偷羣而分其餘潤買田房多不敷之值娶婢妾有強合之婚乃其同惡之奸亦多異變之事如陳三七以私和而得五金湯應慶因

火葬而燒二命趙廿五之糾集逃亡周百四之冒錫冠帶縉以嚴律皆在不赦之科宥以恕情多出無辜之累合將本犯騙詐某銀若干應入官某銀若干應給主姑從輕擬徒同惡某各擬杖申詳

漆園卮言二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莊起元撰起元字仲孺武進人萬曆庚戌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是集大抵應酬之作下至吏牘公移告示靡不彙錄且多編次叢脞目中列目如啓類之中分宰執翰林諸門已可不必乃又列交際通用之門殆近類書昭明文選之分類與杜詩蘇詩之分類均無是也

韻模古而酷能鑄古趨時而單厥超時凡采風辨俗吊古懷今以及禽卉之微忠孝之巨與夫山川勝蹟異同真似之際剖析精詳情景逼肖誠渢渢三百之遺音盛唐之繼躅也者昔晏元獻身居弼輔却好為小詞宋廣平端方直亮為天下第一流等而梅花一賦乃曲盡其艷麗妖媚之態意文人詩酒自有别腸又不徒在名行間較饒拙乎夫南仲何莫猶是也

邑部民余文龍題

題楊南仲銅馬編序

去年冬余以輯瑞之役次雲陽遇楊子南仲相與捨舟遵陸度天塹涉濠梁踰淮泗跋齊魯以望燕薊行役之次間以餘晷探勝覽古玩山水以忘勞話典衰以寄慨於是激而飲酒感而賦詩詩成則相與存之訂之亦聊

以舒違道之鬱紆記歲月之蹤跡已耳然其宵旦之所望而趨魂夢之所寤而往遊之如日瞻之如雲而咫尺之如不違者則固不敢貪流連之娱恣笑傲之樂寄情題詠之間傲騷人墨士之所爲忘其所有事也比至京入春明瞻銅馬仰宮闕之嵬峨覲

衣冠之輻輳虎拜稽首

天子萬年而後喜可知也事既竣南仲以所爲記若詩若干篇彙爲帙名曰銅馬編授余曰吾與子役同行同而途中之情之志又同知是編者莫子若曷爲我序之余稚古王者之制

天子巡狩則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其

于述職亦無不然故其時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無不入於歌詠而皆可以獻天子自三百既杳而歌謠詠綴不復上陳于是騷人墨士以其精神口舌之所求輕用之流連笑傲之末不過嘲風弄月繪水寫山以字句之一得自競其長而已究何關于天

下國家之大間有一二悲憤務騷託物比興思美人望君子而稍出之淺露者則不免有看桃詠檜之誚爲詩家之蠹雖有孤懷而究亦不可以獻天子久矣失詩之無用而所求於詩者亦僅日詩云耳然則今之所爲詩望三百之藩而未之見者微獨其詩

覽序三

躁發淺薄不可以語興觀群怨即其所爲詩之心先自薄也南仲積學有原爲政有譜其爲古田令以經術經世務而職無不修其入覲

天子也暫而民不能舍相與攀臥贈賂金至數百里不止而南仲夙以賈生治安天下之才時存杜陵懷感時事之意故每事未嘗不有心天下而未嘗不寄之於詩然其居心則平夷渾厚直追三百可興可觀可群可怨之原故其爲詩也不以激不以夸其事詳而核其理富而確故詞與理並足如此者不謂之詩以當南仲之述職可也即謂之詩如古王者之制以

覽序四

獻天子可也覽斯篇者其務覓作者之志按其足踪之所經想其寄意之所注然則向行役之次視爲探勝覽古之餘而其中之所有事者固原隱隱在筆墨間宛轉淋漓而不容已也此銅馬所以名編也余不知詩而知南仲知南仲固不可以辭而勉爲序

之如此回想江淮齊魯之間春明銅
馬之上余與南仲謂之役同行同則
可謂情志之同予則愧矣

昔

崇禎甲戌季春之月晦前三日黔中
費道用頓首書于江山舟中

銅馬編上

北征記

古堇楊德周齊莊父著

余宰玉田兩載有奇矣癸酉冬以　覲行爲陽月之廿日先是紳衿脩祖道之詞獎誦溢美而父老念余裝澁醵錢具道路費余曰若愛我甚共以撲滿涅我乎亟令留姓名各領所投之鏹去昔趙清獻宰崇安鄉道人鬻業得錢百緡助公行公初不受既詢其鬻業錢始受之此弗論

鬻業與否公安得有妄納出劉會稽下邪旣發老稚攀轅車軏不得行數十里外携醇醪勞之者村户皆滿亦復有沿途餽緡者却如前及次日榜豐尚接踵也盖此地風俗之厚如此廿有二日離縣界入建安晚宿小橋茅店臨流斷笥獨酌差得清趣顧回首翠屏未忍徘徊遽別也早到建州按宋孝宗以紹興五年封建國公登極後陞爲建寧今仍其名刺桐花下路高低恨不得六幅輕綃寫入畫圖耳謁司李解公授以閩

一言鉅麗驚人時有余王兩生從困關買棹
逆而沈尉亦至夜作小飲早發甌城樹裏溪
流曲曲如帶入建陽水隱而山環兩面矣地名
云改自晉大元四年又云先改于太康中未知
孰是遲望武夷在數十里雲嶺外按籛鏗二子
長曰武次曰夷故以名山舊志則謂有神人降
此山自稱武夷君漢武禁壇祠焉緣行促不及
窮六六三三之勝乃此地一以為仙窟一以為
儒林能無艤棹結茆之想晚宿店樓早起雨途

泥濘行數十里溪流後縈于樹裏而甌城之地
有亘建陽接浦城者即一郡一邑犬牙相錯意
深哉度兩嶺從昏黑中抵浦城取閩越王築城
臨浦也世傳江文通為吳興令夢人授五色筆
縣是文藻日新今浦城故吳興也縣故有孤山
里人因以夢筆稱耳二日經梨嶺雲樹杳冥峯
衛廻合唐詩所云星斗逼人高者此閩浙分界
處梨關又名仙霞關凡二十八曲長二十里楊
文公云天下水皆東惟梨嶺之水獨北此又一

異也乃仙霞屬江山矣趙汝騰詩云暗水晝從
空澗落好山剛被暝雲遮句亦佳江山即指江
郎山也一名金純山通典又曰須郎山發地如
筍有三峯悉數百尺色丹奪目太平寰宇記謂
有五色石又或謂石高頂樹生沉香又有小池
霧雨魚鯈生飛去相傳烏蜓游鱗墮子生長白
居易詩云林慮雙童長不食江郎三子夢還家
郁康云大上樓臺山上寺雲邊鐘鼓月邊僧及
近日徐文長句日如雲外升天從隙中度之句

頗為此峯生色而愽要云江氏兄弟三人登山
巔化為石何誕也至儀宴禪師及湛浦子導歸
事理固有之邵詩正詠儀宴卓菴事爾是月之
三日買二舴艋發清湖山行既久忽聽欸乃聲
臍水披崖扁舟掠岸意甚冷冷因思閩浙之水
谷注于海迤邐俱千里而沙截灘廻不以一瀉
故盡洩尾閭誰為蓄之誰為放之造化之徐而
後發何獨人事為然錄姑蔑經龍丘蒲帆竹纜
斜陽半江初七日抵瀫水泛蘭橈進長山謁司

李阮公舊遊之地感慨係之舟次作回文類[illegible]
序發戴生波臣登梓祄十日過子陵祠下雲低
遠渡潮落寒沙清風萬古何顏更登雙臺王叔
承記七里灘俗稱七里瀧謂南渡山水多稱瀧
又以龍脉得名此大謬是必瀧而訛傳之耳瀧
乃水之滙處一音雙原亦音龍何疑焉十一日
抵東安桲阻石尤忽順颷微漾乘月抵江干咏
雲藏樹引潮落鐘遲句錢塘風景宛然是夜還
一僕一役還家入城訪徐松溪維翰留明聖湖

尋至昭慶共泛六橋宴建陽戲寧兩大令水調
侑斝簫鼓與波聲相應月色如洗留連夜分越
一日買舟度閘時松溪先半日發矣望日發塘
棲早經涵山山在語溪村余舊講席處也故人
如倪吳兩公俱物故而吳長君從余授業者成
壬戌進士亦不及晤山陽陽關悲愴何已十六
日宿松陵早次吳門李文饒所指吳之門戶也
按蘇水陸俱八門皆子胥建劉禹錫詩所云二
八城門開道路許渾詩共醉八門回畫舸是也

入我朝又有封赤二門蓋增入而十焉象天門
通閶闔風故名閶門楚在西北閶闔欲破楚又
名破楚門至春申改爲昌門葢諱之也圖經以
子胥家伊門被誅後抉目懸門上按此門在西
而子胥懸目東門又門皆子胥所命名必無以
巳名名之者越絕謂外有九曲路闔閭從此遊
姑蘇臺庶幾近之他門俱有取義不及載其他
若示浦門魚城酒城鴨城豨巷豆園胥城麋湖
城欐溪城巫欐城搖城俱堪入詩料而詞人鮮

用之笠帛古者竟不必用古事耶時復遣一奚
迓余虎林者而梢子亦迺爽猶虎丘堤邊若半
日竟不及進海湧峯一步褚淵有云今之所稱
多過其實惟虎丘過其所聞過而不入益俗腸
之礪人若此是夜餞舟閘上吟張正見顧眞卿
張祜諸詩恍如臥遊亦復令人搦筆侵晨乘風
推颿抵惠山不及酌弟二泉憶十年前遊鄒園
甚潔麗後此經過已不免在殘陽寒蔓中洛陽
名園固隨地陵谷無足挂恨志載泰伯城在無

[illegible]樊坐二十三傳至王僚俱都此自闔閭之徙
不再世而社墟吳圖銷歇數與地會至一丘一
壑又不足係今昔之懷矣德祐間元兵攻常王
安節先死之其後姚訔陳炤胡應炎及包圭之
血戰殉國生氣凜凜此亦何異睢陽遺烈哉舟
抵雲陽山帶梁朝之陵水連劉尹之宅艤棹荒
城正苦無伴而福清大令費閭如適至莅原訂
偕行者同心握臂驚喜欲狂又遇舊友荊大澂
早赴徐松溪旅寓為蘇二十之一余與閭如陸
行晚宿白兎鎮五更乘月起走句曲道中趺跲
間無從尋茅八洞天第一福地顧咫尺　舊都
愧無能摹六朝賦兩京爲　國家修豐鎬之盛
耳曉起風勁甚揚帆渡江午憩江浦即古棠邑
地謁莊定山祠廿有四日過烏衣巷止滁陽時
天尚未晚偕閭如山行從龍興寺東經太僕寺
登山椒遊歐陽公醒心豐樂兩亭亭在幽谷旁
其後祀唐宋五賢流風餘韻前後相映躡磴過
[illegible]峯則柘子潭迥在山麓此　高皇帝五蛇登

臨處又嘗汪三矢得雨登極後遣崇山侯脩祀
典碑鐫宸章極高偉讀章煥繹思亭銘亦自洋
洋山上老栢千章潭水深遠中有白石柱四隅
尚留遺礎蓋當時有臺閣覆其上今不復存日
晡策蹇至醉翁亭按此與前豐樂俱歐所甚文
而蘇爲公門人在潁州時從滁守王君之請寫
登諸石較初刻大如許歐公嘗植老梅虬幹輪
囷尚自六百年後可護留此暗香疎影然不解
其茂榮若斯已觀曲水出門觀釀泉已成眢井
過十餘武僧濂之酌六一泉億辛衙記云旁有
石泓泉甘如醴酣瑩如玻瓈將無是耶乃吕元
中所記紫薇泉又復恍惚惜此行艸艸未及細
諗以目証耳手証目耳更欲尋琅琊古寺而夕
陽西下併羅畸蘭堂亦無從踪跡憶其記猶強
人意因思　高皇帝豐功偉業此潭實其肇基
之地飲吐風雲昭茲瑞應是固天授之奇而名
賢遺韻一觴一咏山高水長其不朽將毋以人
重耶晚抵寓鉉兒至爲一醉而寢早行度清流

陽此滁之南徼也藝祖斬皇甫暉姚鳳于落馬河將毋在是已過大柳驛則崇岡疊巘迴互不斷其云環滁皆山毋乃環山皆滁乎蟠踞隱隱從數百里擁 帝都萬年 王氣鬱葱可辯侵曉渡淮徼泝中咏水引寒烟江樹没之句情景恍然晚宿固鎮廿有八日行宿州道中是宋共公從都舊地所悵桓居山之貯書劉真長之說易尚論者作千古想而趙宋符離之敗能無憾柴歲輕舉哉曉渡黄河擊凌而過天地源流累牘

莫書即傳𢥞索隱者菸菸向若豈近日大河志黄河考諸書便詳頗末悉利害而彭城覇氣果代稱百戰地如楚王宋公其表表者也讀蘇公所上神宗書懷桑土者可為毛豎而驟尉駭濤没涇城郭尤不免有其魚之嘆勞民畚挿重哉斯地也腸之朔曉過韓庄閘以無梁故五更立津頭風露悄然沁皮骨巳至滕俗傳縣忌鳴鍾此古小邾國實泰漢以來之蕃與昌慮二縣也薛縣在縣東南薛河之北其蹟尚鑿鑿可攷

道旁立石誌留侯墓道及孟嘗養士滕文行井田處皆前令趙公邦清所豎云次日入鄒按鄒城是叔梁紇所治之邑而孔子生昌平鄉正在鄒城地此所云鄒人之子也過孟廟落落照内古栢蒼蒼不及如庚午冬瞻拜如禮又行二十里而宿四之日發東平益取尚書東原底平之義談有憲王蒼是造景子殿者而思王為宣帝子因思還京師其塚松栢皆西靡地多異人又多異事所留文彩照耀山川如韓愈溪堂詩蘇

源明泗源亭歌李白送梁四歸東平高適縣前送李少府蘇軾歲寒亭詳詩及歐陽脩之孫明役墓銘尤不勝膾炙也耳食者僅詫梁氏父子科名云爾夜度東阿舊治至更餘尚行寒月蒼蒼中道聞發卒過張秋諸處嗟乎弭盜莫若安民安民莫如蠲稅得不亟以告 當宁哉晩宿志水方年兒夜話娓娓縣志載有徐君墓相傳吳季札贈劍處又傳此地有釣磯子陵臺愚按徐泗二州俱有徐君墓未審真蹟而

漢書但言子陵釣大澤中不言所在仍意客星
終懸富春之麓未許他處分掛釣絲也名勝志
謂山川里數此邑難攷大抵穀城爲縣治所枕
而穀城在礅碻山下縣治與齊東柯相去二十
里許而東阿県經遷徙縣南南谷鎮縣北新橋
鎮皆有東阿故城則固莫辨其定址若今治係
洪武八年所徙云五之日抵茌平山之平地日
茌邑有夫子堂孟館淳于髡墓魯仲連玉樓店
晉賀樂宅而馬中書令亦得爲縣人嗟乎世固

無賓主也有之誰復爲代書人上閒如常中郎
耶十六日宿恩縣是平原所封地盡易貝爲恩
降州爲縣者慶曆罰王則之亂提點刑獄田京
等縋城出保南關入驍徙營擒士卒討誅欲應
賊者縣是營兵皆懾服南關得不陷今之出田
京下者何多乎七之日從安德渡河屬河間則
長安之馮翊矣瀛州諸勝即沈佺期高適名作
猶指未摹其三二曉起雪深沒馬足扶輿六十
里至穢二一片銀海生花其防山村廣川臺細柳

營柳亭都在冰稜雪柱中九之日午飯阜城
即古昌國也晚宿中水之富庄驛自滇楚來者
爲言天中道梗紆路十許日經山東道上行不
無杞憂之戚矣十日發獻縣獻即獻盖古通用
云或云獻王陵在縣東北八里晚宿河間取地
介高河滹沱河之間也名宦載龔遂今何可少
是人十一日竟日行度任丘二十里而宿漢元
始年中郎將任丘作此城以防海寇遂以名城
其基在縣西北即丞馮璀取土不得者也雪乍

作乍止飛霰不歇推車凝冰上屢經顛躓曉起
雪深途濘復舍輿乘桴度寒沍中余笑曰是水
輪耶濯鬼拂影淸寒襲人抵古雄州今更縣有
大小雄山而易水介白溝爲瓦濟河又合淸河
爲三岔口經瓦橋關周顯德間世宗盡復契丹
所侵地以雄當九河之衝控扼燕薊故置此關
而大雄山後有　御道西北又有　皇殿址盖
　文皇嘗駐蹕焉九十里抵涿州撫督亢之舊
與猶令人弔而悲其志也十四日抵良鄉唐時

以不從安史之叛改名固節今以名驛詢長安
近事多可詫異者望抵都卽入門到寓異度五
兒之邸此行計程溢五千里有奇計時五十五
日以　大典故不敢訴行路之難乃以余拙吏
蹣跚道上不欲令僕痛馬瘏所歷付之夢境漫
命管城記之則臘月之十六日也若都城形勝
宮闕壯麗非椽筆不能措手余固謝不敏云

銅馬編卷上

發玉田示諸父老

百里美谿山欝紆亘芳甸嗟非製錦材竊禄鳴
琴縣柔和或相安卓異焉足術山俗多古風上
下意相眷刑省歛後輕好懲惡乃遣胥盡歌周
詩休豫發夏諺忽值今睽離旋憶昨歡宴父老
壺漿迎兒童竹馬餞卧轍轍再停繞車車復戀
何能副具瞻爰以結纏綣有告貽後賢勿謾愧
前彥民愛棠樹陰吏惜桃花片慇懃囑吾民樂
土不多見鄉塾須早修山田及時墢但聽雉雛
聲勿羅雀角譴老叟前致詞使君循良選前去
視無恙重來請無倦重賡東陽詩相顧淚如綫

又

贈劉借寇古堪論此地何緣繞去轅父老壺漿
隨側坂兒童竹馬唱前村催租未免驚農稼獻
縣何繇荅　帝閽爲語吾民好休息臨期相對
總銷魂

建州謁　解四尊四首

三韭重煩攬轡先陽和駘蕩蒲谿田高峯振袂
闌干仍初地留題碣萬年佳會菊英酬節後離
情梅信度春前却慙拙吏虛氷鑑回首空歌國
士篇
鳳影翩翩仰德輝月明濤湧廣陵歸携將江左
才華麗灑作天南雨露霏夙有幽情裁白雪別
將玄賞結緇衣無聲沒字驚人句搔首臨風欲
和稀
清時綜覈政何如治績應追五鳳初中士故虢

官况澹上公偏愛吏情踈烽烟遶陝秋逾急水
早淮徐夏未鋤　宵旰正思經世手前籌早爲
戒衣袽
桃李公門樹樹鮮梼材那敢望恩偏漢廷殿最
循良傳唐室初中風雅權邊海而南勞保障自
江以北嘆顛連相逢羞作寒暄語雪涕還憂杞
國天

贈王余兩生建州送別

十里寒烟古木平渡頭把手送人行建州村戍

亭北斷折柳河橋萬里情

途中寄懷

回首山城帶夕陽驅車猶自繫愁腸荒村穂薦
稀初紫空狴無炊夜正長吏拙獨慙重望杏俗
醇並善又栽棠雲霓翹首獨租詔分得恩波惠
一方

途中口號二首

寒梅芳草信天涯款掌驅車趁曉霞歷遍征途
猶入夢修來逆旅便爲家孤村流水秋春急小

店懸崖夕照斜祗是西風吹客鬢獨將行役送
年華
總別榕城氣候嚴板橋茆舍去難淹未殘曉夢
車中續千役清霜鏡裏添繞岸蘭橈溪曲曲臨
關楓樹雨纖纖輿夫笑指前村近門對漁磯漾
酒帘

寄題武夷

誰向堯堦獻雉羹名山二子竝留名（武夷籛鏗二子也）
過峯六六霞中見曲水三三鏡裏行玉女粧臨

玄鶴舞曾孫實處彩雲迎平生塵累除難盡欲
訪仙源隔幾程

發建陽遇雨天作寒非復玉田氣候矣

閩嶠層層度前林宿霧洸雨聲連曉曉寒氣到
關深客路單車發王程萬里心漂搖端可畏慎
莫待天陰

山行

三日山行惜地偏望中衰草正連天雲迷谷口
千峯合路出關前一綫懸

籃輿終日翠微過古木前村帶晚烟山稻已收
霜蒲地崖藤正濕瀑飛泉

驛路初分氣候殊寒鴉落木四山孤廻峯已過
雲猶合危磴將欹葛穩扶

好山斜枕夕陽西獨客臨關野樹低烏逐飛霞
歸北隴人隨遊鹿飲前溪

百里宵征暮未停西風黃葉短長亭逢陽節近
梅初白隔歲春遲草未青

向峯夜半聽天鷄望裏扶桑望不迷春樹北瞻
瞻日出故山東挑暮雲低

馬跡鷄聲旅客心驅馳短彴又長林曉霜黃葉
經崖滑夜月蒼山得路深

旅兔落木不堪聞未到前郵日已曛地轉數峯
偏繞澗山深孤石亦生雲

松林晚翠竹林斑度嶺層層煙雨間大海廻風
天萬里重關接漢月千山

嵺嶢寒空鴈影殘曉嵐蒼靄萬峯攢陰崖背日
楓先落暖谷經霜草亦寒

閩嶠天南去渺茫行行我馬嘆玄黃霜飛鴻影
關河迥月落鷄聲道路長

楊誠齋詩云半世功名一鷄肋平生道路
九年腸感而得句

鷄肋年腸道路忙曉嵐猶濕晚煙黃蕭蕭落木
清溪急一夜舟中白髮長

發清湖

孤舟斷岸江南雨萬里平沙薊北天日落渡頭
催去櫓柳塘水漫打漁船

長傍濤聲孤棹枕斜懸日色半江帆鄉心一夜
歸何處不在錢湖在蜜巖
秀拔峯巒雲裏樹晴涵水石鏡中天滄浪歌罷
日將暝一棹寒溪浸晚煙

太末道中

城郭青山裡人家綠水濤川平秋激溜雲薄凍
成陰落日魚蝦市清霜橘柚林征車儂獻賦不
敢復沾襟

寄陳燮五

鳴珂補袞侍神堯此日關山信久要泣玉屢過
燕市馬飄蓬兼附潞河梳埋輪曉漏名方重賭
墅斜陽興未銷不用題詩懷感遇春王左个賜
還朝 余戊辰下第日燮五屢過相慰又以船送余南還

李于鴻

落木征軒萬里餘懷人芳草涕躊躇真慙循吏
邀金璽祗是勞臣畏簡書日落山城魚味少霜
寒江浦鴈行疎賜環早待經時手未許滄洲久
卜居

周裒玄

驅車歲晚去途長江樹懷人葉有霜好爲憂時
趨夜漏仍瞻報主刷朝陽種蘭自叶論心臭喚
蕩空餘漱齒香我自賦歸君早出萬年枝上露
瀼瀼

林伯虞

憶昔清漳夜話長有懷聚散繫愁腸官貧轉覺
交情厚歲暮空驚客鬢蒼北塊悲風生宰木中
天湛露入長楊故人近自萊蕪去爲報壺漿薦

道傍

永樂中清江俞行之有句云夜門無客敢
懷金秋屋有情茸飲水爲賦一絶句

門外懷金無客到溪邊飲水畏人知雙鳧夜月
朝天去露滴空庭碧鮮滋

過蘭谿憶吾鄉沈嘉則有句云估客帆檣
當驛口人家樓閣俯城頭其寫景遍肖

瀫水泠泠落日晴城頭樓閣俯谿平郎港歌罷滄
浪曲宿鷺無聲空月明

雨夜過釣臺

昏黑過高臺帶月蕩小艭慣人憂不成寒風

落葉

富陽舟中

孤舟百里到錢塘未晚天寒夜有霜回首故鄉

斜日裏江楓沙觜隔微茫

夜度江滸二絶句

汀沙依鷺淨江月近人清長詠滄浪曲都忘擊

楫情

月上江流細煙浮浦樹微夜深霜色冷驚鴈隔

帆飛

文家堰道小溪歸

積水微茫夜有無天涯望裏一身孤却因道路

揚驅馳還憶田園荷鋪蕪海氣嶺雲霜外鴈越

山吳地渚邊是西陵草色催鄉夢猶是江南草

未枯

西湖懷古

明聖湖邊西子湖層層臺殿枕平蕪古

無窮恨數到堤楊第幾株

處處湖光泛碧筒畫船簫鼓夕陽中岳墳夜月

無人過萬馬長征吼北風

三年行

三年甭會同十月成行邁梨嶺度廻岡錢塘遡

洪泒錢塘舟到巳兼旬故國關河入望頻明山

雲影矜含暝鑑水晴光漸入春山外有山空極

目客中作客更傷神傷神極目燈湖碧紫騮蹀

躞垂楊陌夜靜嵐光鎖梵宫霄寒露氣浮歌廊

此時撫臆是何時此夕分襟是何夕此時此夕

落楓天孤棹長征惜暮年抱纜貪程過驛外停

車感事憶燈前是處旅冤愁聽鴈阿誰客思恍

聞鵑客思旅冤驚漏箭長安日下遥難見石壕

空歌小吏篇斥鹵未免盡臣謔世險難辭白璧

磨時清終識黄金賤黄金白璧竟何如幾度臨

風感慨多黄河雪滿還加策紫塞霜寒尚枕戈

任君萬里翔雲路顧我簞瓢老澗阿古來賢達啇

舒卷雲整千重雨一簑

古田舊有草玄閣偶于舟中補此詩

千秋玄草倬爲章那敢輕依姓字香祗是昔時人已去空亭汀樹暮雲黃

廣輿志及花史並紀玉田桃溪之盛而余未及問津也

何處夭夭萬樹開武陵流水夢裏徊東風深閉桃源路不放漁人蕩槳來

弔叔先雄

孝女叔先雄犍爲人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

曹拜檄謁巴郡守溺湍水中先雄時有男女二人並數歲雄各作囊珠環係兒于父墮處投水死其弟賢夢雄告六日後當共父同出至期果相持浮于江惜史傳不與曹孝女並載也

千秋孝女蹟堪齊舊史何人灑淚題此日瓣香吹萬里乘風直過犍爲西

弔向化

山東向化者父上以班軍累投海死沿海覓父屍不得號泣觸海濤隆慶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也是日湖中浮出向上屍乃脫落所穿沉香色故襖未幾化頂父襖浮屍與父一處家人取而壍焉

幼婦殘碑鮮未陳從教精衛恨波臣千年父子懸朝日捧出江心只兩人

弔毛氏

至正十五年有姓婦毛氏者美姿色避亂麻鷲山中賊以金誘之氏曰寧剮我心不願汝

金復以刀脅之氏曰汝碎則臭我碎則香隨剮其腸而去余偶閱氏事用其語作四言二首

寧剖我心不願汝金朗誦斯語白日晝陰

汝碎則臭我碎則香韻哉女史負此剛腸

弔張棨

張棨黜吏爲陳恭愍公鳴冤者

市船當年播雪瑺石亭（陳公被逮卒于石亭寺）遺骨淚沾裳清時諫草傳張棨折檻從來第幾章

萬曆乙酉延建大水男女溺死者蔽江而下一壟醫女反屍挂江滸衣帶俱無惟以左手掩其目右手掩其陰反覆浮沉不改也董崇相邵肇後兩先生哀而葬之且爲立表云

洪水其魚嘆陸沉貞姬漂骨挂江潯可憐死後雙垂手獨障迴瀾萬古心

多少紅羅塚盡枯無衣濯魄在氷壺眞慎赤體蓮花坐繪作人間羞恥圖

千里湯湯骨未收芳魂九死尚含羞玉魚金盌

青山裏明月惟懸土一抔

過平望

平湖千頃寬漸入姑蘇道明月席艙愁更殘夢亦到

虎丘

七里堤邊已著梅館娃聲歇暮雲哀那須重領興亡恨只拜生公舊講臺

吳門再遣一奚歸

南北蒼茫裏孤帆相背飛囊中無好句有憂感同歸

金昌亭其下即梁鴻墓

金昌路下訪鴻冥千載高風拂短亭畫舫獨尋歌舞地雞坡鶴市草先青

吳門寄題諸作

華堂寂寂鎖春光刺史風流日引觴有客夜闌當月謪木蘭花下舞霓裳 木蘭堂

高樓巍嶭與雲齊吳楚東南入望迷偶爾捲簾看晚色千帆斜日太湖西 齊雲樓

伯通橋下水粼粼煙雨吳都草色新聞說五噫歌不散阿誰廡下卧閑人 皋橋

示浦殘兵戰未休東來殺氣水塘秋鱘鮓舊恨難磨滅潮到城邊咽不流 鱘魚門

曲曲朱樓取次排春宵宮裏貯嬌娃東風不管當年怨落日寒煙暗古槐 九曲路

積山渺渺舊魚城臺下圍人繪作羹今日澄潭懸網處斜陽猶傍故宮明 魚城

何處橫溪繞舳艫如雲帆影散姑蘇獨留一舸

前溪曲又載西施出五湖擬溪拭

秦少游墓在惠山未嘗訪在何處

詞人孤塚惠山隅夜月吟魂不可呼有約春來尋故事品泉先汲薦平蕪

陳敏錢顗俱無錫人敏知台州日朝命立元祐黨碑公曰誣司馬公爲奸臣是誣天也倅立之敏碎其石掛冠行顗疏論王安石坐貶出臺大罵孫御史昌齡謂其奴事安石拂衣上馬行東坡贈以烏府先生鐵

擊碎豐碑便掛冠觸邪兼說鐵爲肝延陵自昔

作肝之句

多賢哲並入陽秋日月寒

毘陵道中

陸程風日好望裏近蘭陵樹遠長天浸沙晴積雪燕收帆寒貫酒並檝暝分燈爲問淮徐路黃河曉欲氷

雲陽道中

揚舲千里出湖滑擊檝宵來便問津塵甑獨甦

官況寂村沽未厭客囊貧一枝梅信稍頭月終樹楊枝驛外春鐵甕城邊京口樹征鴻又過大江濱

登丹陽道中

丹樓臺起蔚如霞返照層城入望賒鐘阜南廻晴日上姑蘇東去暮雲斜琳宮龍象三千界孔道魚鹽十萬家蜀漢君臣盛祠廟垂楊終古噪啼鴉

雲陽途費閣如寅丈並轡遵陸句容道中

遇長至日

飄飄五兩客心驚乍向河干把臂行不盡同舟湖海興有懷攬轡古今情天涯六琯葭灰動地脉三峯樹色晴咫尺舊京瞻王氣朝來杯底大江聲

至日將暮

一線初添處千峯欲暮時天涯憐草色水上數梅枝宿霧歸村樹寒煙積野炊帝鄉與故國南北恍堪疑

渡江行棠邑道中

霜深馬跡板橋橫曉渡微茫浪未平雲擁秋陵
環紫氣風生釆石動春聲淮徐此日期蠲稅關
塞何年詔罷兵太息登輿回首處江鷗斜日照
沙明

謁莊文節祠

仰遡宗風俎豆新嶙峋落照下城闉詩篇三昧
說飛躍禮樂千秋此鳳麟遺像春風依壁蘚荒
祠春祭薦江蘋茫茫吾道狂瀾處古渡何人更

問津

滁陽邸中鉉兒至

瑯琊山畔掛斜陽聚首天涯笑語長鄉信幾多
燈半落乍開顏處又廻腸

醒心亭

當日滁陽守孤亭祗自怡曠窮千里目秀擷四
山眉正是雲來處還宜月上時斜日猶未去盥
手讀殘碑

豐樂亭

有美名賢地風流百代師豐山環窈窕幽谷門
葳蕤漱漱尋何樂悠悠寄所思千秋傳墨妙猶
自漫題詩

豐樂亭覩歐公手植梅

不減風流興幽姿手澤長花前僧汲井樹底客
流觴山寂霏香雪亭空帶夕陽千秋留鐵榦誰
領一枝芳

太祖在滁陽嘗濯手栢子潭有五虵擾繞之
因祝曰天命在余汝其示附焉一日戰畢群

坐籍土虵忽蜿蜒其側　上乃捲以兜鍪頃
復報戰亟戴兜鍪往是日手刃甚衆單法戰
勝必祭甲胄衆推　上功多置兜鍪于前甫
奠忽霹靂火辰白龍夭矯自兜鍪出挾雷聲
握火光驟空而去

真人三尺提劍肆飛潛乃在滁之陽中原暦數
歸吾　皇符瑞昭格彌彰彰澄潭潺湲淩天潢
上參列栢影蒼蒼時來盥手掬森茫何物蜿
蜒擾其旁真龍將奮御乾綱蚊螭從之俱翱翔

幽入風雲騰戰場短刃相持萬馬僵王師無敵鼓彭彭兵氣銷爲日月光奏凱莫胄甦名香餘角亘天萬丈長霞霆赤電雨泱泱六軍攝伏驚非常嗟哉兆發集禎祥參龍踵武卜世昌締造黃閣錫無疆紫壇雲旗肅禋昚源空月落龍猶藏長霏森澤遍八方御製貞珉倬爲章萬年王氣頌維揚至今樹影暗山岡恍見雲車五色颺

醉翁亭

此意今猶在詞人老醉鄉泉甘宵作釀木曲暗傳觴草木俱春意亭臺半夕陽曾經六百載瘦影更浮香

渡淮和閻如

村鼓促行舟孤眠不可留一川兼地湧四瀆接天浮車馬迎人老關河動客愁君才祖士雅擊楫正中流

宿州道中

路人相城夕照垂宋共遺址更離離只今道上長歌罷可有人憐扣角悲

淮直北朔風吹衰草連天日暮時最是千秋肯渡恨王師六月潰符離

宿州北行見山

一帶川原曠朝來落翠微雲衣晴漠漠霧髻曉依依地遠村烟澹天寒樹影微淮徐稱要地戶口較前稀

徐州懷古

山河戰壘入彭城戲馬臺空古木平亞父[illegible]來千百載劍光猶自泣龍精

舊都重與建黃樓灘水湯湯戰血流霸業好銷無限恨歌風臺下草先秋

豈沛曾聞咏大風江山寂寞霸圖空亦知楚漢浮雲壘都付劉伶荷鍤中伯倫徐州人

桃山岳武穆祠

中原何事折良弓高鳥浮雲正滿空轉戰更飛千里檄班師竟發十年功山河南北黃沙外祠廟春秋綠雨中遙夜英靈猶未散長嘶鐵馬塞垣東

寄懷呈闇如

長征萬里道偕予意踟躕馬上詩相叶樽前興不孤一燈分小榻雙袖共寒爐多是趨朝後行藏别有途

聞高枝樓侍御出獄還蜀

上書梁獄已經年乍喜春迴黍谷天夢憶雙溪尋月棹（舊同事長山）魂銷三峽上灘船主恩此日逢寬網仕路于今惜好緣（公嘗言仕路無好緣）長結東西坡上隱（公忠州人州有樂天東西坡）只愁宣室再招賢

黃河晚渡

露氣蒼茫兩岸陰朝來蕩槳浪花侵乘槎八月行何處欲問河源即此尋

燕子樓

長鎖雙眉一段愁牡丹顏色豈經秋香消紅袖今千載春色猶歸燕子樓

宿利國驛呈闇如

天涯杳難問暫此歇征軿沙草寒能待汀煙曉自生轉縈鄉思切併入旅覓驚相對兩無寐悄

然燈半明

客思二首

白日澹欲落黃河寒亦渾長安五千里猶是少啼猿

已經千里道猶歷幾重關霜銳朝來掠知非舊日顏

留侯墓道

借箸人千古平原土一抔已從赤松去何事願封留

孟春君養士處

何事向西征函關早度行原知門下士祇是慣雞鳴

鮑叔牙墓

路傍驅馬急落照掩荒臺不是無知我曾非天下才

孟廟

亞聖宮墻萬古尊蒼蒼古木鎖平原帝王全賴微言續宇宙長依浩氣存夷尹異趨窺願力頹

思益席遡淵源還期共翼東還赤傳食齊梁岂
憚煩
有感曾鄴白髮如草新之句作此示鉉兒
鏑去仍復長蒙葺共草新正須憐歲月猶自渠
風塵櫟社通樵徑槎湖問釣津癡兒不解事猶
說買山貧
過兗
齊宮魯殿暮烟浮繞郭人家荻葦秋一自陽春
傳子美到今人指嶽雲樓

李崇刺兗州村置一鼓樓防盜今俱仍之
村鼓樓頭聽亂鳴當年太守號知兵却思夜戍
千家警何事春農四野耕
無鹽城
荒基望裏暮烟平傳說無鹽舊有城金屋玉堦
灰滅盡獨留芳草故宮生
穀城山
黃石餘荒祠圯音夷圯即橋也二字原不宜並用邊人已去阿誰
借箸來還尋授書處

莊平是馬賓王故居
半潊貂裘下澤車馬卿才調更誰如便宜亦自
紆籌策不遇常何莫上書
東平是劉公幹故居
荒村落照掩茅茨七子當年風雅師此地經過
重吊古更誰人詠建安詩
嘉陵驛舊有會稽女子所題詩盖失身所天
驅之北行者情辭淒惻和者成帙余向亦有
三絕句今已失矣

如雲環佩倚粧樓新曲江南唱未休何似嘉陵
亭上句年年芳草動人愁
同闇如相城道中有懷長樂鄭明府葢夙
約偕行也
聮轡相城道征途去未央及春寒漸緩入夜話
偏長類貫茅柴醞時澆霜雪腸有懷鄭莊騎琴
暇督遄糧
四律呈闇如
兼旬湫湫度星軺猶喜聞河雪未飄野店日斜

馳背燬板橋霜薄馬蹄驕單車臘後年將盡[illegible]
闕天邊路正遥自愧小臣無獻納也來隨例學
趨朝
碣石雲高擁帝都南天萬里共馳驅邸樓添絮
衾猶冷廣陌逢人件盐孤岸草氷堅青未泮堤
楊雪少緑將蕪亦知荏苒就微祿無柰蕭蕭鬢
巳枯
竝馬晨征夜未停憂中猶事嘆伶仃煙生暮壠
孤雲白霜入秋空幾樹青野柝凄凄高下戍腈

川歷歷短長亭縱無治行追神爵也種桃花蒲
翠屏
老驥垂鞭感慨深長鳴已負百年心野人獻曝
愁無補旅客逢寒思不禁雪重殘枝難着葉塵
飛曉日亦成陰自知貧賤無餘事敢向清時嘆
陸沉

途中即事呈閣如邀和

輕帆浮太末急艑下錢塘臺上垂絲遠堤邊拂
柳長生公新講席西子舊迴廊千里蘭陵路[illegible]

[illegible]酒嘗
曉色蒼蒼裏晴雲捧禁闈六朝空草樹萬載奠
邦畿淮泗龍蟠處江關燕子磯薊都黃屋迥舊
殿漏聲稀
疋馬蒼煙色山河作可憑彭城百戰地泗水萬
年陵紫塞防陰市黃河愼薄氷中原幸無事保
障或須增
高月愁時事傷心問土風鄒滕今復業齊魯近
銷烽遍地千家哭憂天百畝空爲言謀國者省

歛是微忠
江南萬里道薊北五雲天祇嘆金錢匱空傳鎖
鑰堅當關高戰壘横海下戈船旰食廑　明聖
犂庭早着鞭

恩縣道中漸近長安志喜呈閣如

此來行役敢辭難幸沐清時雨露寛旅次擁鑪
人漸倦王程驅馬路差安蓬萊日出千門曉閶
闔春迴萬國寒不用陳詩披　睿覽已知無遠
揆爾看

來元帶雪蘭芽枯後轉留香血乾杜宇啼長
苦魂作鴛鴦影並翔百代圖儀彤管在鸞封
寧美紫泥章

同馬毅仲邀朝偶觸聞見戶綴成詩

落拓爲郎感倍生風前笑語得聯行宮雲巧
變侵晨色禁燕繁添入夏聲東觀圖書趨引
仗內樞戈甲尙觀兵更忻時泰宸遊豫腓報
君王在虎城

囈俳六首

囈語病吟也然其言多俳惟俳故不
傷忍於病無加損焉存之屬客和以
代觀濤之發

伏枕梅簷過柳衢北湖又復負荷花門因謝
客全無籍身欲稱僧尙有家七尺向據同草
木三生知久痼烟霞餘年倘遂幽棲志剩我
清湍舊釣槎

攬鏡逡巡每自猜冠巾頻改服重裁雅應憔
悴人人惜豈是淸虛日日來計徧青山謀總
幻覩存白骨念先灰昔賢致語堪銘坐藥灶
煎膏莽自哀

力淺階除步不齊屢呼筇竹代提攜難隨徐
福求神爽且學廬生賦病黎送目嶺雲行片
片歸心池藻夢萋萋旅遊換得頭毛落何待
前林杜宇啼

和緩爭馳上國名敢因羸劣滅逢迎聽將危
論如臨獄借來清言似解酲枕榻穩嫌喧鳥
過琴樽卧見網蛛生家園舊歲追行樂斜月
猶聽子夜聲

僅存麻骨滅郎當坐起全慵夢境長適口茶
瓜都禁嗜觸人參朮強言香松爐火燼看烟
軟冰盌聲喧聽瀑凉蟲臂鼠肝憑造物此心
安處即羲皇

青雲與白雪各自保貞懿有親必多醜無咎先
無譽此道今人希莫貽古人愧

輿中

登輿隨下楗卽此是深心火候寒爐足書情小
机閒倚衡神亦王挂頰憂初還幕綻通雲氣帷
遮障嶺頹長天妝沓邈短約聽潺湲歷落終能
涉嶔崎莫可攀軌帆行自穩輿衛逐維艱思俛
躬堪曲詩成腹爲刪有憑依作軸不係轉爲環
獨抗紅塵裏多侔芳草濟此中有佳趣半在夕
陽間

近長安

踴躍涎能幾馬蹄空所忻長安雙鬢路一度一
經霜雪裏車終怯髭邊路未央徵官容易嵌有
夢到滄浪

景州道中雪

正喜關河雪未飄曉來蒲淀布瓔瑶忽看馬首
千村白乍阻雲端萬里遥[illegible]入廣川塞溜合營
經細柳曙光搖逄君定和羊孚贊稍勝騎驢過
小檐

董子下帷處

文苑敷春華未必儒林若洛陽美才名廣川啓
道鑰至言破鴻濛大道合冥漠心探罔象珠手
振迷途鐸泰火掃厥灰孔壁披其廓天人辯何
徹道詘兗以擴光曄實不渝旨遠言稍約卓爾
聖人徒四科庶無怍一朝離漢廷王道竟寂寞
寥寥千載後伊人不可作遺澤君子長流風倘
娟娟儒者有靈源所望颿與淪

細柳營

六月屯兵戰壘開旌旗不動肅于雷將軍莫道
能專閫幾見君王按轡行

襍詩二首

巳嘗爲官味且歷作客心自知皮骨賤不敢入
山林林光連雪暗草色破寒青不是村沽薄難
入酒易醒

寄懷

鏡裡蕭蕭惜鬢侵經秋何復漢蕭森盡從湖海

除豪態才許風塵滅道心官賤不煩懷早去家
貧太自稱幽尋無絃琴裏無𦖋韻空笑先生費
苦吟
亦從輿馬駝清課呵手焚香撥火新雪裡垂鞭
開淨界樽前結伴得幽人寒胛粗㯶隨時足老
骨欹崎歷境真自笑旅情能自遣還余丘壑未
全貧

讀近日名家詩呈開如

別開卿法是空靈可是詩家舊典刑漠漠息微

灰自動泠泠絃歇韻難停千林雪晝峯尖出萬
壑冰寒草甲青此果燭龍啣照否莫仍臭腐換
沆瀣

見雪中群鶴是　進內苑者

卓卓爲群度遠村雪中清影自翩翩昌黎二鳥
增惆悵羨爾玄裳侍九閽
上林清夢露華翻綬步層冰欲斷魂靈沼近來
遊幸少仙姿雖好不乘軒

過日華宮

賢王千古邈高風只說燕臺市駿空野草茫茫
斜照裏停車還指日華宮

弔劉長卿　長卿名文房河間人

詞人文采擅風流故里銷沉古木秋千載毛公
箋已廢更誰重問舊隨州　長卿嘗刺隨州

村鐘　鐘懸木杪郎村鼓類

木杪孤懸處千村閱歲長繡痕不上蘚清響自
驚霜暫謝晨昏候猶嚴戶牖防但期平野靜無
語對斜陽

相逢

天涯把臂又兼旬望裏卿雲是紫宸顧我貌愁
原拙吏對君神澹果幽人前林雪照天難暮幽
㵎風生水欲春努叙寒暄長揖去相逢慎勿嘆
官貧

即事

積霞寒凌紫着鞭春晴呼舞拜堯天清朝有詔
嚴私謁不是清風擬昔賢
高樹垂楊照水明殘枝猶傍野煙橫自知老去

曾無用行盡長堤少怨聲

寄懷

征車千里去轔轔繞枕寒更又及晨此後敢言能解事向來早已不如人積書尚少憖任助懷隱終留愧廾春進退茫茫俱失計徒將衰鬢耐風塵

近都

雪中行幾日咫尺近燕山只認當年路還驚舊日顏宦情歸逝水世事付間關非分曾非願長

征憂自閒

望長安

雄州股肱地漸近　帝都前入國聞時事趨朝省宿愆千門開積雪雙闕挂晴煙雨露　天恩重占雲氣候鮮

雪霽

已自欣天霽能無惜歲徂平林雲共遠邸舍月同孤朔氣遥連野春光漸近都好期新　詔下率土竝昭蘇

片月

遠岫微茫片月生曉來塵淨旅寬清減寒豫約寒宵霽添雪還嫌雪夜晴風動御溝氷欲泮漏催庭燎日初明　聖朝最重黃金璽若箇先推治行名

過涿郡是吾宗始祖關西夫子所守郡

關西治郡漢庭尊清白猶傳舊德門我亦情深懷舐犢敢將長物累兒孫

鷄聲

朝來攬轡晚催鞭咿喔荒村叫冷煙鄉夢未遑驚又起蕭蕭風雪五更天

良鄉道中夜酌同關如

露板霜汀竝馬來朝昏把手共徘徊仙蹤喜放飛鳧舄獨客羞經市駿臺夜戍不驚諸徼靖晴光長傍五雲開茆簷客裏看新月竝坐清寒數酒杯

銅馬編卷上終

銅馬編下

古董楊德周齊莊父著

南征記

春王之元日隨萬國長吏後行禮　皇極門日動仙掌香浮　衮衣安得唐人早朝應制之章頌揚盛美哉三之日聽部察二十九日聽陛辭咫尺　天顏不勝冀冀二月六日既陛辭隨于
皇極門領勅諭行叩頭禮從東出捧讀　王
上愛民至意以重守令者綜核甚嚴所不洗心

以奉揚德意豈其非人臣耶七之日仍約費關如出都門先後抵長店是夜有福唐王人設席祓晚圍邀聞如余與焉散及邸夜分矣次日宿涿州州受涿水而名城形如凹字其最古者相傳軒轅與蚩尤戰于涿鹿其城是顓頊時所築而禹之治水始于冀州西尚有鐵柱山爲禹維舟處至督亢亭樓桑里猶其後者耳琉璃河一名劉李河是二姓所居乃水光映徹如琉璃亦何必非佳名九日過新城三十里而止地有紫泉亭張仲錫所咏一片白雲携雨去人家籬落半斜陽者也白溝河在拒馬河之下流即宋遼分界處五代時晋王常帥鐵騎逐契丹而太平興國間太宗幸此觀鐵林軍人射強弩驅車亟行何處覧形勝之雄哉惟一路柳色漸青野塘水浸不減江南春意耳次早從古虞丘至雄縣兩岸葭葦浸短汀憶昨冬乘一葦度堅冰上寒風逼人今來則添春景色揺曳隄柳間爲作一詩紀寒暄之變午過莫州故莫即莫州今已廢

此即石敬塘所賂契丹十六州之一也唐書地理志爲瀛州之鄚又云明皇以鄚字類鄭改作莫過者莫知其詳故畧爲疏之晚宿任丘相傳縣西北有桂巖爲獻王讀書處無從問也十一日抵河間按景帝子德字文載分封于此真聚書與漢朝等而秦世所焚書河間人顏芝藏有孝經古本漢初所有凡十八章則芝子貞所出者也咏昔人比際燕王舘東連秦帝橋及東流逆滄海西海延滹沱之句堪爲兩河生色令人

[illegible]坂屯一覓罷志不可得次早行十五里前泥汴
流泥洳滑滑沒馬足而所乘又無帽覓小舟獲
渡即溴梁不易成顧玆孔道何可無溱洧之仁
哉十三日行七十里飯景州蓋漢景成侯國州
名肪焉蓚漢縣周亞夫封條侯晉始改條爲蓚
耳楊東里先生有野水條侯墓寒蕪董氏園之
句晚行南流汪過二舍入東土矣次日過恩縣
三十里而宿不知貝丘長劉伯言北海范孟與
二碑磨滅何存入夜行蒼莽中家無車馬聲靡

一片煙月籠樹影蒼蒼耳十五日過高唐州城
東地有玉岡翻之高唐戲羣黃㚈仲高唐不是那高唐之句可發〼粲憶筆歎爲此邑人詠燮
緋斥何以瘸龍頭名即劉寔著名崇議論亦以后妻損名
然則此邦名宦一將子人物一劉子智平西陽
褋狙截一出宣鳴石山稽神録載羅弘信龍井夢
溪筆談載歐陽公海市事俱奇而米與詠咏大
覺寺塔詩亦甚佳也晚宿荏山早起風雪漫空
止逆旅攤鑪呵墨而已次早從殘雪中見草色
[illegible]矣揭輿而東阿之少岱穀城礅礴皮已約[illegible]

[illegible]山夾道送青倦眼爲𤏲考郡國志阿井者其
地出縉嫌秦王服阿縉之衣者謂此煮膠以貢
僆其一云行尾礫中數十里飯東平何處問溪
堂歲寒亭及樂郊池館耶晚宿汶陽孜汶水自
平陰縣界西南入縣北今改汶上之名所由取
也此即夫子所宰中都地李白贈其兄詩有城
鬧緑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雲之句眞是寫
和憶壬戌丁　先大人之變奔訃至此路泥濘
幾殞夜分方抵旅舍令人息無恙惟作客久奉

風麥飯不及躬挂塚錢能禁淚潸潸下耶早行
六十里偵南來者云前途少五兩復返濟川海
色春陰平分齊魯即欲尋太白酒樓及工部南
池卒卒未暇也乃沈光所作記亦自堪與酒樓
頡頏躊躕間舟值忽嫏仍以輿行從間道歷鄒
滕廿二日宿沙河驛閣中諸同寅三之日渡韓
莊閘過十里爲徐州界汪汪桃花春流無恙至
此始知魚味云河從百步嶺山到九里廻朱陳
[illegible]遶楚漢臺荒至拔公爲守不特風流文采照

皆貫樓臺頭間而築堤捍水徐民實享百世之利矣午以謁舊知留一宿次午抵桃山驛萬曆間新粄岳祠是其十九世孫鍾靈所落適有兩生來迓卽靈孫也爲出忠武遺像及眞蹟二紹興寶慶勅各一同閱如捧讀珠不勝感忿又見精忠所遺若有靈物呵護歷傳無恙林見素詩日大將幾看刑白馬諸君無分飮黃龍偸哉其言之也二生爲言豊沛閭崔苻竊意此百戰地恐他日非無事之圖愚意預防嘗作何籌策世

五從間道走宿州之大店宿一名朝解城次午飯靈璧不知蘇公所記張氏園亭舊址何存舊爲零璧鎭元祐中易零爲靈以縣產磬石珍之如璧故云磬石山北距泗水五六十里當橫流之際泗水經山不故禹貢有泗濱浮磬之文宋政和間縣貢一巨石高二十餘尺周圍稱是舁載至京師千夫舁之不動祐陵親書慶雲萬態奇峯加以金帶頃刻移至艮嶽向余同年鄭使宰是邑爲言親瑫時索石三十片備太廟祭器舊蹟無所稽晏祀山靈杳如也忽于夜祀匠石鬧金石聲隨掘之得石及數而石告竭此不可不人志乘也午行求向年所入虞姬祠茫茫村落香火何存晚宿虹朱山赤坎潼水夏丘俱彷彿在眼廿八日近泗州泗號蠙城以厥貢蠙珠爲泗產云松檜蒼蒼逶亙數里號曰　祖陵則　皇祖考裕皇帝陵寢在焉又以望祭　德祖　熙祖二陵凡置灑掃戶二百九十有二望城中蠹然僧伽舊塔也僧伽遊淮泗時山陽令

賀跋玄勝舍宅爲寺伽日此舊寺址也掘地得碑乃信然至今稱大聖云向訪同年刺州者適崔尚書事敗居人隱其稱余總遞祠唐杜牧及辛諫兩公于此地有大功著正史甚悉而至今尚闕此鉅典又憶唐呂周任有泗州大水記文甚古麗今屬贔亦無從覓渡與梁卽盱眙矣張日爲盱舉目爲眙詠常建夜潮侵岸寒月近城何眞不堪羈旅情也以行急不及酌玻璃泉九日未至天長二十里而宿包孝肅之異政朱司

虞之孝行蓋此邑最著者有石梁橋歲久而圮
陝商雷滚者出萬金甃石成梁其子鵬霄繼完
之李大泌先生記中謂鳩工時無從得石神爲
告焉有珠如鷄卵大者二隨見輒隱亦一異也
三月宿大儀偕闇如游小蘭若便是一片清凉
界次日抵楊州楊爲州最古南傳海北揵淮井
而方之蓋萬里後世華離分析殆且百郡獨廣
陵得爲其名耳諺稱揚一益二而徐凝詩曰天
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楊州所云迷樓在

曲珠簾十里春風蕩城菲蒲耳沸笙歌者甲于
他郡而隋宮與亡盛衰之感入唐人詩水譎悲
慨不復可措手獨大儀鄉有西苑杜牧之所謂
紅霞一抹廣陵春也又有螢苑牧之所謂秋風
放螢苑也按新志西苑螢苑在長安不知二詩
何以云又徐州與楊俱有戲馬臺而楊州吳公
臺下有玉鉤斜此在後山詩話桂苑叢談甚悉
而坡公徐州詩有路失玉鉤芳草合之句此爲
誤無疑矣急買棹戲瓜步次日則修禊之辰也

故曰北山北佳節三月三既不能矢束晳之對
又不能和右軍之篇乃偕闇如行遊江滸帆掛
海門樹依京口遥望孤嶼插江流中誦樹影鐘
聲詩覺浮玉之勝如畫而楊用修謂唐人韓垂
作更勝張處士亦是具眼曉色初開舉棹徑渡
四之日抵雲陽屈指桃山至此俱非去騰經行
處也適闇如以他事暫別兒鉉亦先余還家五
日册止蘭陵城之東雨聲蕭蕭太是無聊計余
兩人南北陸行俱在晴色中至此乃沾霈霖亦

似有幸邀哉越兩日夜宿許墅時值寒食遊舫襍
遝春堤如綺以行趣不及一俯劍池叩講臺過
短簿祠經真娘墓尋唐人所咏寺門山外入石壁
地中開劍池穿萬仞盤石坐千人者悉悠悠罷
此遊山靈將毋嘲吏俗無緣耶考吳越春秋闔
閭十年破齊齊以女爲質吳爲太子波聘之則
友之外又有波矣姑蘇臺在姑蘇山之上一名
姑胥又名姑餘其九曲路越絕云闔廬所造史
[illegible]義云是夫差所造至臺上俯眺則越王熒

以自璧鏤以黃金而獻之此亦沼吳之一奇也遇順風度平望經語溪一帶平波細雨出入依霏中元黃庾石門詩所云落花春雨後流水暮煙村良足劭久客行役之悲也以十一日抵武林三之日酌閘如湖舫連日為堤上遊桃花將盡煙景親人古剎名山柳汀花塢遊與未遊亦役相半覺游勝之具漸不如前何時拂衣永住六橋釣艇耶待家人不至留連會城者數日關如于十八日先余行廿九日家人始至酉陵候

早胃雨出江濟細思潮以信言生落盛衰不論時刻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而浙江潮之異于他江者浙江去潮生處近掀天浴日之勢盛怒而來為江口横赭龕兩山頓爾斂覓就窄又何惟其奔激作銀山雪屋之觀哉拜家指為胥濤不知鴟夷未浮前奚若而吳越春秋謂前驅是胥後湧為大夫種更悠謬矣朔日揚颿直抵桐溪宿焉蚤過釣臺下岸東灘犀沙

水石齒千丈之流皆縹碧游魚可數高峯入雲陰晴互異是真古人栖隱處乃屢經游陟俱無隙晷訪玄英先生白雲原與睎髮子臺處惟于風篷相擊中恍閒竹如意曼聲未妝耳次日溯瀨而行晚猶不得望嚴水早訪章無逸贈以劉貨客集副本得未見書不勝快然挂帆行濴廻中沙明水駛以順風多初八日抵清湖次早呼輿行嶺之日蕪日楓日梨日茶日大小竿日仙霞日五顯日魚梁者橫嵌側峯危崖廻磴其冰

者羊腸坂葛迴者龍脊拂衣累石架于清湍雲根自活不礙分其晴瀑山畝不枯村鷄栖塒野鳥投林山將窮處欲盡仍開路漸夷時奇嶺忽聳侵曉則萬木俱蒼欲暮則千岩盡紫水春雲砒竹引澗泉此雲山登陟之勝貌雲山者什百不傳其一二而欲擷而收其嶙峋縹緲之態難哉十一日而抵浦城登舟而早發水次澄瀨沿溪奔流出谷水激不怒飛沫濺衣風挾浪驕驚濤破峽展鏡則游鱗可數擊榜而滑蛟難馴嵐

影乍交而聲未歇四之早抵建寧謁直指諸八
於望日揚舲直下道由延津舟經劍浦島嶼微
茫風雷黯淡東以九曲之岸去而旋迴淺之千
頃之帆紆而彌險覺吞飲眩於心目之外而瀰
渀蕩於桃簟之間殆晚哉及二百里有奇矣沿
途相逆者無異昨歲將去時却媿奉職無狀無
以對此邦父老慰其雲霓之望而官民相信亦
復相安其疾首蹙額者當亦鮮矣十七日早抵黃
田晚宿困關八之日踰十行過見田疇得雨[illegible]

鋪如雲是所期歲之有秋民不竭貢賦官不勞
催科庶幾課及額而道其罪戾者不勝喜色[illegible]
入郭次早治事如初時爲甲戌四月之二十一
日

銅馬編卷下

長安寓興度五兄邸舍二首

兄今家是客弟復客爲家夢裏春驚草天涯雪
煮茶宦遊仍失路替道少飛沙此地陽和到棠
梅發着花

冊對長安市杯盤歲暮同紙窓先得月布幔早
辭風　鳳闕晴光逈鴉原雪影空龍晴慎輕熙
雷電夜深中

癸酉臘月十九日以計入朝聽拜于

皇極門恭紀五首

銀燭光分曉月明龍旗官井寂無聲樺煙槐霧
衣冠集合殿香飄着處生

午門拜舞引千官仙仗隨班頫首看誰道　帝
閶闔萬里天顏晝接露華溥

清時　宵旰萬方勞雉尾遥瞻　帝座高朝罷
外臣先退步日光猶映赤霜袍

小臣初習漢官儀環佩珊珊白玉墀細聽爐煙
曾未散脫衣不敢拂遊絲

逃朝携坐掖西扉侍　輦中官說禁閑爲恤民
艱嚴守令每繙治狀番披衣

和家憲長黃田道中詩

家大兄叔向憲長有立春日黃田詩刻憂鹿
軒稱余蒞玉田黃田固封內也偶閱此韻奉
和而先列大兄詩于前大兄諱德政別號楚
亭成丁丑進士以翰編外轉官分藩延平後
再總閩憲云

東風天上送春回孤客逢時轉自哀凍色仍華

隄畔柳寒花欲盡隴頭梅荒荒白日催容鬢寂
寂青山入酒杯記得辛盤舊行樂蒲堂兒女笑
顏開 原韻

律轉年華又幾回重繙遺韻轉堪哀風生池畔
將廻草雪盡天南蚤放梅驛路玄黃疲孔道江
關寂寞廢行杯陽春一曲猶堪和琬琰千秋姓
字開 德周和

漢高祖斬蛇劍 晉武帝時武庫火劍失去

…帝挾青萍雷電茫茫大澤行炎祚已…
…化去不教武庫鎖龍精

蘭亭帖 五代時賊帥溫滔發昭陵盡取所王真蹟不知蘭亭復于何代失之

昭陵松柏暁棲鴉金盌茫茫繡墨花地下再宜
蕭奕韶人間真帖落誰家

讀沈家則李筠歌

筠字鳳翔鄞之石塘人嫁餘姚金氏子金故
優者筠媚俳賦善謔笑偶落塵網憐才者悲
焉嘉則遘于海上爲賦此詞

金縷曾篤綠綺音繞梁塵裏夢中尋時將芍藥

投桑下舊恨雙蛾春雨深

讀盧月漁集

月漁諱溟字淵之鄞人善博奕善詩以窮甚
訪沈令于黟道死葬黃山沈嘉則爲作傳刻
其詩百六十餘首余於長安邸中見是集

落拓躭携奕新詩故檀聲吟覓秋月落客塚暮
煙橫同調幽人賞他時處士名沈宴多散佚感
…淺游平

聖壽免朝隨班恭　賀于午門

[illegible]光大電九重明天保齊歐萬國情流洽於
鐘鼓靜呼嵩趨賀佩環鳴宮門香繞迎風細時
道春廻颭雪輕　聖世百官傳罷宴由來恭默
泰階平

甲戌元日朝退有作

渠恩瑞靄掛朝暾竝集衣冠覲　至尊甲子初
開傳粉荔風光乍轉插銀幡百官若箇誇重席
三殿于今有賜樽辰賀（夜漏未盡七刻謂之辰賀）回來推
少長膠牙麥尾慶　皇恩

壽異度五兄七袠

百年兄弟聚天涯佳氣南山捲幔斜世授青箱
原有種獨拈彩筆幻生花舊時芰桂遺民口永
日餐分羽客砂兼以椒盤稱壽斝長安酒價十
千賒

人勝日

此日風光好杯浮竹葉醇[illegible]俗傳勝荅
靈神之（人日謂靈神）驗歲油紋報占晴柳色新清輝無
佀命（唐時以是日上御清暉閣召學士賦詩）有客獨傷春

王昌齡詩有云縣職如長纓終日絆我身

又云薄宦忘機括感其言有作

一官羈人大跼蹐苓箵終宵意不懌猶幸官卑
無妄營差保素心數晨夕吾聞丈人漢之陰絕
白不愛機械深閉中別有寥廓地拂衣從此巢
雲林

石室禪師有云除却淵明賦歸去更無一
箇肯休官爲賦一絕

彭澤當年束帶迎君侯欲去更徘徊山家有秫

春堪種那戀公田今又來

都下晤徐無競年兄

論交三十載燕市話斜曛祗信才猶徒遲疑道
漸非柳明馳馬路苔浸釣魚磯待爾尋蹤隱栽
松約幾閒

晤[illegible]（晤余有初衣之想而[illegible]亦有微恙吾輩不以休官爲諱也）

吾道豈名場行藏別有商長安重把臂短髮更
沾滄性僻尋槃鹿官貧典驌驦因思招隱賦或
足衛生方

頒茂齊示新集時秋試已登榜犯主者諱

不錄

已自光開十五城如何仍未獻承明上林獨挾

驚人賦燕市爭傳結客行醉後憂時猶有淚燈

前話舊若爲情儒宗文苑千秋事可許名山締

宿盟

劉太夫人姑婦雙節詩 代

出來貞木得天全松栢層層鐵幹堅竝織雙機

寒雨咽對啼孤楊暮蟾懸青猿響伴三聲斷朱

凾毛裁五色壽此日陳情閒 帝闕報陶兼奏

報劉篇

出都門

長安門外接行杯望裏平林夕照開回首小臣

頻戀 闕袞衣四見 御朝回

單馬驟驟去未停五雲縹緲捧 彤亭朝來領

出春光重萬樹長條盡放青

是夜福唐主人讌閣如于處晚閑中余與

焉

任氷亭子護崔嵬倦馬初停把綠醅平楚漸沒

村店轉高樓遙接 帝城開卿雲北斗晴光散

積雪西山爽氣來極目天涯今萬里穿林寒月

共徘徊

過涿先主故居

孤村老樹掛斜曛傳是樓桑舊有君正統從知

無兩立中原寧許割三分武鄉書峽迷春蘚先

主祠空落暮雲不見郝經遺草在至今故史尚

紛紛 郝伯常改三國志以蜀爲正統

雄縣道中是昨冬一葦渡氷處作此示閣

如

歸義城邊遇早春寒艶不惜往來頻還思一葦

層氷結乍覺單車積露新入市魚蝦腥未散傍

汀草樹色將勻年華都向征鞭換夜半村醪醉

幾巡

柳色

楊柳枝頭好鳥鬪青煙漠漠霧氤氳長安路上

風吹至管領春光第幾分

閒如出茯苓鹜鮓爲餉

楚地鹜兒鮓絲絲切茯苓帶糟紅有韻入麴潔
無腥異品飡堪勸回耳酒亦醒老饕欣共饗或
勝五侯鯖

河間道中看月

風拂征衣露漸乾踈踈楊柳月中看旅人秖是
多歸思未到江南尙覺寒

景州道中覩別書記吾鄉豐考功見秦氏
家傳高宗勅云岳家軍已到朱仙鎭將置

朕于何地卿其密奏感而題此

漠北回鑾不可期君臣心事兩人知岳家軍到
朱仙鎭早約金牌沮出師

高宗之母韋后北歸聞岳少保獄死遂大
怒帝欲出家終身道服宫中

玉輦初從塞上歸班師已久鬬兵稀朔風北望
深宮裏泣爲將軍着道衣

吾鄉吐鐵歲時噉以沙沙黑似鐵至桃花
時鐵始盡吐故以名余李桃花時離家已經
幾歲矣景州道中成此句

江南三月落桃花一餟乘朝盡吐沙船過錢塘
春正好欲歸無柰客程賒

楊妃井在容孫綠珠井在博孫俱在廣西
梧州楊妃本姓梁父名維俊歸楊氏而綠
珠亦梁氏女車行偶綴

雙雙艷質訪孤村不在容孫在博孫千古無窮
家國恨月明背井淩黃昏

華陽亭 在阜城是嵇叔夜學琴處一云在眞定

當年叔夜拂絃長能性難馴豈是狂一曲廣陵
傷絕調行人猶未訪華陽

德州車中曉望

帝里行來更幾程停車隔浦度層城相銜舟尾
千艫接正穩河身一帶清海上齊風春浪大日
邊魯殿曉山平天門望裏空延佇漢栢秦松自
有聲

德州城下經顏魯公祠

慌騎經過感慨生早于祠記拜忠貞尤書早上

王野奉使長留罵賊名廟對荒城[illegible]欹古木起秋聲何論兵解還成道叱馭看同日月行公事蹟正史咸載之而皐子自所作撫州祠堂記尤詳

還憶早朝

五夜聞雞聽漏殘披衣猶帶禁城寒鐘鳴列轍明春仗象出千官散曉班最憶賈生陳世務懸思鄭俠達民艱行來回首瞻馳道尚有封章載篋還

失題

漫漶帳中挾刺來幾人曾御李君翹長安門館清如水內院燒燈戶未開

曙光初照掖門松朝罷齊來禮數重爲問當年會計錄可曾兼領大司農

二月之望在平道中和閻如韻

紅顏鏡裏是耶非枝上春光半已歸旅客計程貪日永流民蒲路問年饑風垂綠野搖絲重雨溼青畦菜甲肥最是鶯花留不住白頭都與非

聞楚流盜之報

忽傳狐檄自湖濱千里遙嗟蔀屋貧賜陝流移非白骨荊襄轉戰泣青燐由來治郡思龔遂此去驅車惜寇恂漢殿獨租新捧詔春和急爲布皇仁

在山坐雪

漸喜春煙暖朝來霰滿空殘梅疑美影輕絮或因風麗色開瑤圃芳華鑠玉宮前村驢背好詩思灞橋東

行在山道中和徐文長春興同閻如仍用韻

客裏愁腸日幾迴在山驛路水雲隈煙歸上苑因迷柳雪繞空林爲餞梅乍喜晴開鶯欲度不禁春去蝶相催落紅又作風前舞暮雨胭脂濕滿堆

垂絲日曳大堤風客意貪程趁曉虹芳草不辭遊屐折落花長惜酒杯空五陵裘馬看年少一曲煙霞戀老翁莫信龍蔥春滿徑淮南桂樹已成叢

[illegible]着花與已降獨餘塵匣貯雙龍邠茵[illegible]
[illegible]蕪合野衲遲留薜荔縫春杜老妻能漉酒[illegible]
衍稚子學分畦捲簾頻滴研朱露倦眼擁書尚
未慵
天涯回首憶春明撲面風塵輦道清九曲屢臨
長慮蹟一秤頻換久忘爭荆陽獻王和終削漢
室封侯布亦縣花事半殘憐日永白頭長抱太
玄經
一行作吏幾經年長負瀕濟舊封田綠漲漁人

初綢皺紅深花事正[illegible][illegible]山火禁清明節曲
水船扶上已天間畫世[illegible]詩念歇雲峯吾欲學
逃禪
新篁出谷柳初黃亦有墻頭紫蘀長新荇競浮
魚唲漲落花爭蹴燕泥香空尋月倖身無補爲
揭冊砂輿不忘萬卷致　君吾已誤何心重爲
授青箱
有事西疇水亂流社倉遺法在諸州散材宜栖
明堂棟大貝終懸左序球　詔山別宜搜聚樹

[illegible]迎未拜富民侯兩湖新雨流波館正好問眠
對白鷗
此行羞過舊金臺閶闔青陽萬戶開紫　詔近
因獨稅下翠華親爲勸農來並棲鸞鳳聲能應
共補鵷鸞隊不猜時事安危眞不淺中原正伏
濟川材

東阿道中

迴峯茅店小屋角露微斯風候寒鴈換山光向
背分馬蹄多齒石車幔或生雲橋上人千古寒

流帶雪聞

抵濟北感而作此呈闇如

往來經濟北躑躅此長途廣矣河難渡班如馬
欲痡穿林偏愛僻問路不妨迂況復同心聚前
村酒不孤

謝象三太僕見余入　覲清苦獎慰甚至
臨行更有相勗語志感

[illegible]媿自嘆拙謀身敢說萊蕪甑已塵沾簪當途
[illegible]讀古來志士恥言貧清風馬首飄征袖明

月鷄聲蹴去輪握手慇懃臨別語三征正賴[illegible]

摩循

村行

黯黯長疑雨前林喜乍晴山籠月落景澗帶雪消聲春事物驅猶鄕心漸近驚勞勞苦行役歲月又河槎

尋塹復經丘驅車出渡頭路僻飛沙淨林荒得境幽鷄鳩鳴雨細蝴蝶引風柔最美爲農圃前村未輟耰

卽事二首

二月寒威漸已消征車水岸復山腰不知春色深多少曉雨鶯黃上柳條

平楚蒼蒼馬首看黃龍樓外鎖巑岏過江急蕩蘭陵槳湖上桃花恐半殘

渡黃河

雲集橋邊汴水渾輕橈曉渡浪聲喧春來正値桃花漲漲沒堤沙幾尺痕

徐州

蜿蜒雲氣擁嶙峋萬里長河性漸馴灘水不消亡國恨彭城猶鎖故都春燕歸暮雨樓長暝[illegible]放斜陽草自新華墨登臨留好詠東坡嘗與山人張天驥[illegible]流落遊此山川千古屬詞人

讀陽明先生黃樓夜濤賦眞堪與子瞻少游作並傳也

黃樓傳是楚王宮四望江河暮色中好聽濤聲留王氣更餘樹影泣悲風寒沙莽莽彭城北宿草離離芒碭中讀罷和歌渾欲舞帆前明月浸空濛

見耕者

東風土膏動呼兒早驅犢愁煞五月中新粳猶未熟

再過桃山岳祠 岳初謚忠愍繼謚武穆寶慶元年復改謚忠武

寶慶重頒詔墨鮮千秋忠武上凌烟王師若雨壺漿渴軍令如山壁壘堅唐室汾陽功未就漢家諸葛志堪憐遥瞻二帝沈沙漠寒食何人掃墓田

朱戟西湖儼故祠桃山又見倚壓巖空傳泥馬康王詔自折黄龍大將旗二帝塵沙淹北轍六陵風雨泣南枝最憐終古華夷統浪捲厓山國祚移

瞻拜忠武王畫像

丹青寫英貌炯炯抱雄畧二聖有還期呼之亦可作

寶慶賜忠武改謚勅

萬里黄沙漠遥遥望北轅翠華猶未返不敢拜君恩

忠武有告適齋真蹟句云去國權臣力全軀聖主恩悲哉其言之也

去國辭兵柄全軀沐　主恩孤臣寧惜死望斷

南宫冤

忠武獄中取狀歷叙其戰功官職末云此便是一生罪過傷哉冤也

胡笑議和戎鑾輿耐朔風但期高鳥盡奚惜歛良弓

忠武遺墨小大二幅

浩氣多呵護遺來汗簡青黄龍書奏捷一洗汴京腥

重和會稽女子原韻

朱顔偏自妬風塵掩袖廻思未嫁身獨立後亭花落盡不知何計可留春

空挾明璫上國遊同心羞結恨悠悠當爐羨爾琴心約何事愁腸賦白頭

獨灑啼痕對阿誰再臨粧鏡不勝悲東墻䫀罷腸爲斷况見當時玉筯垂

靈壁道中虞姬冢

悲歌一曲帳前身啼血千秋葉葉新草色春來猶恨漢宫幾貯戚夫人

途中春興

平楚望蒼蒼晴雲覆遠岫未見桃李花約是春

深候

車中倦欲睡兼此清晝長江南花半落蛺蝶占

春光

憶張球所上吕相公詩

烏瘦郊寒學苦謳奚囊朝出幾時休長安近日

諭詩少燃斷莖時何處拔

楊朴妻送應召詩

酣酒吟詩過此生斂炊刀淅事浮名亦知一跌

憂多少爭向遼陽說請纓

風

高下蒼茫路幾盤輕飈乍起動林端快人盡散

岑頭雨妒客微留陌上寒細柳藏鶯眠欲起飛

花蹴蝶落將殘榆枋亦有逍遥樂不羨南溟鵬

羽翰

懷歸

[illegible]役理行囊南天道路長民貧羞月俸年過愷

春光宅畔五株柳門前十畝桑進賢非穩物[illegible]

水自洋洋

微官民社在郡職苦哦詩不敢虛芻牧無能課

藺絲長慵材自拙多病鬢先衰三復伐檀什言

歸較已遲

計程

夢裏羊裘款竹扉江南都已報芳菲陌頭樹影

寒煙合天際波流夕鳥微綠浸一犁扶雨歸紅

霏雙舫試春衣計程千里鄉關近何處桃花[illegible]

止肥

過泗望　陵恭述

松檜蒼蒼鎖舊濠寢園湯沐五丁勞天維地絡

神皐迴日羽雲旗王氣高河洛效靈齊合派蛟

龍徙穴敢生濤堯陵禹窆今無恙萬葉苞桑永

奠鰲

借閒如步天長橋上

緬思花下聽春禽無奈山椒又水濤村店燈殘

寒共坐野橋水漫晩相尋地偏何處非幽興交

淡從來是道心他日石窓尋舊伴雲南雲北[illegible]
門深

靈璧磬 邑有磬山閣杜綰記謂近有產新坑者

磬山一片孕球琳近瓶新坑辯古今舊貢波心
浮玉出乍開山骨琢雲深鳴時更協師襄律寂
處偏流姑洗音荷蕢門前曾解否可知在衛竟
何心 胡公儼石磬銘有云審音諧律姑洗角

二月廿九日爲先生母陳孺人忌辰詩以
當哭時行天長道中

我年二十八堂萱萎斜陽再踰二十八拱木亦
已黃兒今鬢垂雪切恨詎能忘清明登隧道悲
風吼白楊況茲滯海國睽隔幾經霜生旣缺甘
毳沒後違蒸嘗時值靡留日乃在天一方計年
止八袠杜鵑鳴墓旁有懷負米恨空素捧檄勝
兄心多壹鬱所遇復披猖非母莫能語呼之泉
路長遥遡朱康叔涕泗徒浪浪 朱康叔以孝名是天長人

偕闇如坐大儀之海雲菴與僧閒話

行都忘身爲客晏坐那知客亦僧一片孤雲

門欲閉數聲清磬了殘經

抵維揚買棹徑行愧無詩句酬勝地耳

烟月江都爛不收閒雲曾鎖舊迷樓經行不是
慳詩句橋畔堤邊起暮愁
春風何處訪瓊花戲馬臺前路不遐 揚州亦有戲馬臺
二十四橋空夜月行人猶指玉鉤斜 是煬帝葬宮人處彼公誤用之徐州戲馬臺

稅日載舟瓜步仝闇如閒行江滸望金山

春晴瓜步晚停舟曲水相携紀舊遊萬里鷗遊
行漸懶一天風月稅遲修林開簷蔔江心出嶼
挿芙蓉地脉浮何必蘭亭過此地鐘聲樹影望
悠悠

曉過揚子

隔水蒼茫鐵甕城揚帆兩岸聽鐘聲五更欵乃
扁舟過萬歲樓前看月明

毘陵夜雨遲闇如

延陵九嶺路有客倦長征正是懷人思孤舟聽
雨聲

金山詩

金山詩張處士尚矣孫魴詩有過櫓妨僧定之句羅隱句云老僧齋罷關門睡不管波濤四面生偶憶詩話咏二絶

沛蒸雲氣潮平減石稜江潮千萬頃那礙定僧

孤堪結夏地僻好安禪不用關門睡聽泉夕照邊

入京口仰止臧榮緒庾康之兩先生書蹟

二隱事並詳南齊書

被褐先生榮緒別號 拜五經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 伯愉庾之字 讀罷戸長扃阿誰京口圖雙隱添箇吾家問字亭

江南襍咏

景物江南喜乍晴亦兼微雨度清明陰晴晴過春時候卧喚篙師趂曉行

將歸無復惜飄蓬船到江南數亂紅最是大堤無限思養花天氣落花風

未羅纓逢僧羞答舊時名亦

人生此夕樓臺空月明

何處不堪憐繞過花船又酒船別有會心處山窮水盡鎖寒烟

虎丘惠山 俱以舟行亟不及遊

巖頭印屐苔春深歸思不堪裁從教白髮長猶許青山入夢來幾處煙霞長姉客孤

風雨獨對杯近年婚嫁粗云畢五岳何時償

酌閘如于湖舫

湖心移畫舫煙靄兩峯岑携客非緑酒逢君便入林樹遲宜日落花外惜春深偶爾歌輕調無妨山水音

靈隱

峯巒拱梵宮此地真禪覌等到月上時遊人猶未散

龍井

龍泓最勝地典衰無限情偶偕車馬少寒泉白

在清

法相

山中有金骨一法可曾真至今隨緣度亦認本
來身

湖心亭

一片輕波裏晴霞散綺明石闌有遊女都覩鏡
中行

方棠陵先生舊題西湖寺壁云飛來峯天竺
也自楊總統琢之天奇損矣天竺後壁王叔

明畫人奇也自孫季子補之人奇索矣此二
者題山中不平之疑近日法相李長蘅畫壁
亦爲傖父黠汚矣

飛來削壁少完膚畫史狂毫亦漸蕪惟有頑峯
與散木山前無事領西湖

湖遊賦得尋山莫羨白雲程

春來驕登臨老至徒躋陟蕩槳湖內外聳身山
南北稍偃古木邊更探廻峯側杳靄未有涯窮
之後奚極寂處鳥自啼饑腸雲可食地僻天長
陰人倦日欲昃路迷問山僧僧亦未之識

武林遣人迎山荆至署偶閱唐人胡麻好
種之句成是詩

携君共泛大江槎何物徵官客是家裙布嫁時
無恙在好歸春雨種胡麻（胡麻即之麻也種時必夫婦兩手同種其麻偕長）

迎山荆至署而 先人不作矣黯然淚下

亦分月俸給妻兒栢稚長含手澤悲松檜故園
春漸老山空寒食雨如絲

杭僧温日觀善畫葡萄性嗜酒唯楊總統飲
以酒則不一濡唇見輒罵曰掘墳賊故日觀
名子温字仲言又號知歸子見語林惜西湖
志不載也

狂酣湖上酒腥卻幕南風筆墨葡萄外山河麥
秀中醉鄉全慧性衲影抱遺忠若寫冬青樹相
携泣未終

龍井和孫太初原韻

人篁石罅開流淙跳澗蹊雲來儘教消受

[illegible]不換山中水一杯

偶得新舊書數十冊因憶杜暹需及借人
皆不孝及陳少卿亞他年若不和花賣便
是吾家好子孫之句書寄諸兒

[詩]書聊自怡知不是長物敢云投青箱况以望
[illegible]紱君不見斷輪堂上聰微言能者棄隗攜其
[illegible]架書貯得能幾許也須潦倒誡兒孫

過溪亭

過溪亭外夕陽微樹裏寒泉響石磯回首鐘聲

天上落閒雲送客不曾歸

早發江滸順風揚颿是夜宿桐溪

欸乃聲催曉色開揚颿偏自望緋[illegible]風前蓬影
[illegible]雲宿夜裏鐘聲度水來怒泯千重春樹外垂
綠百尺宿嵐堆奚囊貯有桐溪汪是鄭道元摸好晨
[illegible]經佐酒杯

曉雨過釣臺

[illegible]水長江正拍漈生烟浮樹望濛濛扁舟將曉
[illegible]已度雙臺細雨中生作生熟之生見謝翺及劉禹錫詩宴丞相

與曾明仲詳此作生育之生者誤

過釣臺又二絕

水木交陰裏臺南舊有村峯頭聞樵唱云出白
雲原 方幺英

高臺時挾酒慟哭作楚聲至今竹如意空山鳴
不平 謝皋羽

衢州道中對月

蓬底栖身窄樽前愛月明樹陰晴自照山氣曉
來清鶩息沙頭影雲留洞口聲故鄉無限好回

首若爲情

枕上聽溪聲

瓜棹欲暮泊平林何處潺湲忽送音月到前灘
流漸冷風廻別浦漾初深澆澆樽過輕鷗外激
激沙鳴宿鷺潺夜靜舟人鼾正穩獨驚愁客思
灘禁

題江郎石上有鯉魚及蓮花

泚池開三峽鴻濛鑿五丁望中晴矗矗雲裏疊
[illegible]冥嶂疊迷青黛疊分列翠屏諸巖俱拱秀群

此盡歸青鯉躍天池潤蓮栽玉井馨嶺危猿堕
有峯側鳥翔翎有窮難通棧無梯可勒銘石然
偏吐焰水湧忽聞腥雨挂龍鬌濕霞明鶴馭停
何年封地脈永刼護山靈天近嵐垂幕風回響
谷鈴及椒途已斷尋磴戶長扃逼漢眞難仰凌
虛或可經從知人境內斗絕迥金庭

度山有感戲作

千行蕪嶺暮靄回首重重隔故山一片孤雲
自舒卷却因送客不曾閒

山行

曉起重重鳥道斜閩南隔嶺是天涯人于岐路
偏行路客未歸家又去家峽倒溪流晴響玉峯
山樹秋暮流霞寒巖莫道春遲放片片風前舞
落花

行聞山色鎖周遭路出前林度遠阜播穀未齊
農事急落花將盡客心勞陰厓借映開晴蚤亂
山遥看匝翠高最是回岡觀老樹風來日午正
濤

聞嚌年來嘆幾經枝頭好鳥不堪聽斜陽半落
中峯紫晴樹平分兩峽青山畝得泉畬漸熟田
家無客戶長扃連宵去路何時盡回首乾坤三

草亭

路到平疇繞澗松村南陡爾揷危峯鳥聲愛霽
啼難歇花意留春落漸慵拳石霧深疑伏豹寒
林雲起欲成龍翠微日上人猶睡寺遠難聞夜
半鐘

萬木蒼蒼曉色開長途祇隙翠微堆棧食縣水

㶚尾出峯爲藏雲栽磴廻邪謂劣人僻執穿可
堪征馬怨𢈔𢈔石山路窄斜通縣幾種桃花客
又來

天南又倚策軒輸回首風塵嘆白頭林外數家
堪避名山中四月却知秋溪煙宿樹長飛雨山
添分田不任流急問車傍扶杖者　川已錘
西疇

經浦城道題夢筆山

五彩空當代毫端五色重到今雲岫裏朵朵側

天容

浦城水行至建州

直下波如瀉灤迴路更長嵐飛千嶂雨虹掛一川涼隱隱煙林暮微微岸芷香泊舟聊濯足不敢和滄浪

亂石波心出波驚石併搖沙痕兼月淨灘勢挾風驕客思河橋近鄉心嶺樹遥溪頭半夜雨新綠遍孤橈

章無逸書我扇頭有詩從累句留之歸漫

題寄無逸

太羹鮮完巧偏於拙處成文犀多採暈奇木未憎瘦無用方爲用忘名廉可名由來有瑕玉閒價比連城

建州道中懷再上舊隱兼寄徐聞之

舊隱南湖泊釣船數間書屋鎖寒煙殘春燕子穿簾熟初夏魚兒入筍鮮擊榜危灘迴暮雨收帆古壁掛飛泉却慙夢裏𢖍伴不見雲林又五年

寄題隱鱗洞 在延平

宋呉儀字周華清修力學漁釣潞溪龜山先生重其爲人羅從彦肯師事之郡守王汝舟有詩題其處龜山亦有題藏春峽詩蓋即在隱鱗洞之左也洞前直抵劔津

松溪竹塢首頻搔倚杖歌闌落月高風雨津頭驚客夢潛龍睡穩不生濤

劔津

平津黯黯晝生寒孤棹飛經百尺灘不敢腰間

抽佩劔恐驚風雨一時乾

雨停水口

水口春光淨山腰暮色迷千林梅後雨百里樹邊蹊矮屋炊難足高田種可齊郊迎謝父老何以慰雲霓

卷下終

銅馬編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楊德周撰德周有澹圃芋記已著錄是集乃其崇禎中爲古田知縣入覲京師往返記程之作上卷冠以北征記次以北行諸詩下卷冠以南征記次以南旋諸詩文格頗歷落自喜詩則肅音也

無欲齋詩鈔一卷

〔明〕鹿善繼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無欲齋詩鈔一卷》提要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著

過松山題高衆台就義處

此地是松山衆台竟千古雙縲義更奇是僕殉是主何哉逢彼怒一炬成焦土遺憾親未封若詞徹聽[illegible]矣[illegible]自聖明闡典為公補義既起衆白類且錫恢魯猶[illegible]起草時好題筆欲舞到此弔忠魂行吟佐笳鼓

陳節婦

婦節烈殉夫或置守者右寧知立狐雛四非嬰不韈每聞陳母節談之淚盈柚阿桂番分符阿蘭將結綬而母受旌綸自緣苦節奏白首節如新黃泉人是舊言念百年間煢煢伴兒讀雨苦且風凄永夜與長晝獨有未亡人默默將心叩悠悠未定天若順復若謬縱六千秋名寂寞在身後向非金石標誰洗乾坤詬微獨範簪笄兼以愧紳胄

詠劉烈婦

人傳劉烈婦歟歟語欲噎稜稜礪我膓寸寸都成鐵女
以貞為經而有節與烈難易固不分死生終是別烈婦
拖殊姿曾聞而父說亡行重名關異香芬齒舌殉夫事
更奇三綱日月揭䂨孤懸枉深尊婢勸紅切大事既已
裏臨穴一慟絶只為許相隨片言憶永訣嗟哉生死際
困倒當世傑如六身後名知非烈婦屑然而在人心石
爛名不滅

真氣噴薄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

輓李公字文學

長歌以當哭一歌一歎息二十五年前衣冠遺羅織敝
機發者誰范陽氏若黑偉哉西華公一人能定國而於
波險中奇湊李若力言湊夫何心三代有遺直黄堂抵
掌時神鬼窩主趣於旅拖其吭於此傳以翼所扼無舊
伉所傳無舊德莘平一笑歸足跡絶城閟貪聞金石聲
老見嬰兒色賓筵一起外叩筵不可與日月曾幾何光
景誰復識

贈田先生

西山突怒揷天起氣勢蜿蜒縈易水此地田夾慷慨多
白雲深處隱君子君子雙標孝義名千秋想見古人情
宛宛嬰兒持慈母蕭蕭寒影對孤煢俗儒膠柱何須數
忠臣一録堪成古直從洙泗會淵源非與新安爭旗鼓
世事悠悠一塞翁誰將心苦噗良工皮相當途失老驥
逃名吾道效冥鴻生平蘊藉何不有胸中雲夢吞八九
沈木浮石數自奇磐懸壁立窮不醜問字學奇絳帳傾
夜闌劍氣斗邊橫金臺遠近稱夫子滕序聯翩半友生
晚年門外無足跡草堂惟對西山碧冥心天地一身閒
回首風塵雙眼白有子不能強業儒存心兩字訓區區
勤事桑麻完稅課宵將蔬水易陶朱年越九十童顏好
衆謂齋頭成藥早骨法今逢陸地仙鬚眉再見商山老
昴藏七尺盡吾徒欲問生平一事無不因杖履識高誼
誰信乾坤有丈夫

贈杜洲美

蘭有谷芳桂有叢從來豪氣擅江東江東之人推洲美
韻度昂藏有父風厥父俠腸人罕及居恒談義風習習
回首當年共事人患難相扶感欲泣蹉跎如之叟是奇
每從千載論襟期有錢不買芙蓉鏡有客不過桃李蹊
世局動逐年華改眼前見有吾曹在共作砥柱向中流
不使頹波到東海

范景龍謁選得環縣之任賦贈

當時同在少年場與君肝膽雅相結君家意氣自雄飛
下筆風翻雷欲掣一經落魄二十年唾壺缺口歌聲咽
敝貂金盡果無顏壯士途窮猶有舌志意不堪盡摧埋
謁選長安求一泄神物當前主者驚手提牘尾深擊節
有才落落泥塗中三沐三薰居上列分土誰言墨綬輕
親民自喜郎官切丹鳳城邊下尺書慶陽道上飛霜雪
王氣猶餘靈武臺長篇短篇次第揭小范曾此扼西賊
後身前身且頡頏秦關漢月兩徘徊毛錐長劍雙提挈
君家夫子真天人吏才吏守總橫絕僅從兩地露一斑

偏向仕途稱宦拙他日趨庭有異聞此時攬轡無多說
羨君單騎不攜家英雄面孔太直截萬里蕭蕭渡隴雲
孤燈夜夜對寒鐵不必回首念溫清膝下神駒欲汗血
平生知己羅滿前祖帳陽關三四闋吁嗟人生不滿百
唯有榮名永不滅冷眼難憑世態青剛腸每為公家熱
（透項之句）
七尺豈受一文涅千秋原自當日決瀕行唯贈繞朝鞭
不作沾巾兒女別

雪中集舒嘯亭壁畫風竹移梅相映賦此

羨雲一夜朔風吼朝來雪片大如手主人好客列華筵
滿斟玉椀蒲萄酒郢調曾傳白雪高乾坤今日任吾曹
樽前不用紅一點最愛寒梅韻致騷仙標自與凡種別
勝友相期同傲雪何須回首憶瀟湘壁間畫竹真奇絕
翩翩此物迥不同數尺干霄意自雄每笑剛腸成繞指
請觀勁節當疾風竹梅掩映爭瀟灑天工人巧供清話
既道亭亭竹如生又言冷冷梅如畫對景能令磊塊消
相逢意氣且粗豪淋漓逸興忘賓主狂搜佳句費推敲

贈李孝子

誰言今古不相及忠信猶存十室邑李君有子自孪聲
割股療親名熠熠心至何知辛不經精神上薄天應泣
雪刃雲香默禱時鼠蝨有物腦中立同是屬毛離裏人
噓吸偏覺李郎急恨不使綰半通綸好將熱血王階濺

曾太翁畫像

堂上偉然冠者誰云是慶雲先生面先生雅負蓋世奇
六籍掌故供呑噏適雲太史生也晚白髮垂垂課筆硯
時夜直將未卯求爭誚先生操空券轉盼十年六翮張
橫空一舉誰不羨或疑精魄入風塵胡為寸管多靈變
玉堂聲價震長安有兒何異身親見愧殺當時獻誚人
儻知鴻鵠非雀燕吁嗟先生陰行善生氣淋漓猶滿絹
獨憐太史思無窮每話風音淚如霰周召勳名不問知
千秋忠孝原一串

大風中偕孫故泰過劉百世夜飲醉歌時孫劉俱
待公車

街頭栗冽風勢惡揚鞭直北適相撞當時商旅駐不行
兩騎翩翩氣逾三塵外相期有素心風頭那怕高千丈
到門剝啄驚周公相攜直入談經帳主人好客倒屣迎
禮數濶疎情慨慷促膝相詢別後情開尊再整從前況
詩人由來是酒人酒量雖無有碁量世態堪於半醉論
奇情惟許淡交亮鮮事蟾光來聊人斂威風伯作何狀
丈夫遇主各有時憐君俠骨猶無恙董子原非阿世學
班生豈是薄祿相春明一舉摩天飛曾道後來常居上

王起懷母壽

春深奏賦甘泉宮滄海至生齊家雄與余慕悅話晨夕
備道孀闈可以風艱辛如母世希有斷雁離鴻年十九
一瞑何難地下從未亡祇為孤兒守孤兒夜讀母之旁
青藜點點變青霜策勵何言不下淚問是何人不斷腸
孤兒承恩北闕下宮袍雅稱跨宮馬共歎青雲自致身
乃是生不識父者朝來飛疏聖人前丹詔黃麻次第傳
誰將此事屬睫論萬古綱常萬古天

贈朱醫近泉

嚴冬出痘人盡驚朱叟偏成此日名千家飛刺席不煖
一語驅車蓋未傾余為晒離親擁帚次第痊安借君手
途窮報謝愧無錢恩重形容惟有口鄭危國事已千瘡
坐視何人閉禁方杞人恨碎憂天齒幾欲從君捧藥囊

白雲篇贈楊長公允諧初度

正月十三雪滿天飛花催赴玉人筵當君初度兆豐年
和氣交通豈偶然吾家風骨自翩翩每從局外結奇緣
俗塵不到玉壺邊男子原操獨運權賢豪倒屣奉周旋
憐才憂國意拳拳致家紆難慕昔賢非曰能之願學焉
朱門冠蓋如雲煙著鞭竟讓此君先人依名教自生妍
事任凝心便可傳誼是王孫性格偏若翁當日本孫謇
蘭堂讌客酒如泉擬君俠骨又擬仙奉祝以言不以錢
醉筆淋漓白雲篇

贈別魏允時

去年聲氣聚長安今年車馬駐江干相聞那比相逢樂

相過應為相別難也知野居太荒落為君情性宜澹泊
也知農家少儀文為君襟況獸紛紜作主自媿衆似水
媚賓全借交如雲

闕城夜坐客有談及青海任公之誼者賦此志嚮往

求友十年腸轉熱釣鰲公子有人說繞說意氣薄雲霄
又說心膽如冰鐵龍門高倚九河濱道是娥眉天半雪
吁嗟年來夫子堂蒙氣蘊崇得君泄涉世吾生恨未深
悔將言貌信豪傑丈夫本色見當場寸心真為此君折

向衰自如索筆而得贈劍賦答

早向南隣乞毛錐歸至中途雷且電恍惚毛錐化龍泉
主人驚怪巫峯八千里外山川精五百年來一再見
求逢援古頌形能且道及今種種善出門不沾兒女巾
酒酣不顧貴游面嘯舞長虹虎豹關提挈決勝玄黃戰
指日無斷拿隱戈下風顧往誰為角東來未拭華陰土
磨以天山石一片功成當勒燕然銘應知神物多奇變

恍惚龍泉化毛錐即取天山石作硯

與唐餉司

當日鶯鳴曾比隣今朝劍合更相親紙憑肝膽隨戎馬
却喜邂覯遇故人盡如當年擇便地何取平生談盡瘁
有友不從患難中尋常徵逐總成空羨君立起千營色
衆口宣揚既袪風

偺父歌與左羅生

相逢連袂人何許云是飄伈成羈旅深情不受泛交憐

每就金臺偺父語金臺偺父語平平惟與諸君頌聖明
施為紫洒忠臣恨次第兼成孝子名孝子忠臣撐宇宙
弟兄叔姪更奇湊愧我權承朋友之共為名教洗塵垢
幾歲魂消廢大招不沽豈為酒旗高此後再訂名士約
照前酣飲讀離騷

弔澌大帥憓异

誰向行軍知彼己激擁八千捷淝水卒不服習將予敵
遂令將軍一戰死我軍雖敗敵亦摧實遁無能復以矢

寧忍強加辱國名英魂夜月泣郊壘

送茅止生如閩

當日相逢千里救今日相扳一夜留點點飛花清眼盼
淒淒往事到心頭從我意氣風雲起旋閒安石捷淝水
辯謗封章日月光恐見謫仙赴夜郎先聲已自傳荒徼
古色依然照草堂

謁楊忠愍祠

此地拜先生昂然氣不平鬚眉常颯爽風雨益淒清想

見埋輪意猶聞請劍聲丈夫存本色千古獨榮名

贈胡明府芳守二首

使君天下士弱冠且專城幽冀閒長夜風塵遇歲星波
瀾雙鬢老強項一官輕每讀循良傳龔黃浪得名
真人臨北地黃道破重陰感慨河山壯欷歔雨露沒百
年存士氣三代見民心槐轉閒清晝空庭理素琴

阻泥容城道中二月雪後

雪後泥深尺誰言此調高御風忽列子飛鳥羨王喬春

股侵淩兔霜蹄控馭勞更傳能虐表念此發戍樓

輓楊明宇都尉二首

咄咤紫華隊何來清冷雲聖朝高物色甥館煥人文戚
慨君親重從容生死分山陽掩耳過有笛不堪聞
竟是執喪死誰云滅性宜蓋棺人品定觀過寸心知世
為時中誤道從合處離何如偏至者猶近始生時

秋日同友遊淨業寺

迢陪玄圃客泛酒遠公池啼鳥自無意白雲如有期林
淡籠雨細人醉出花遲把酒頻相勸煙霞繫我思

赤社丹丘卷詩 代壽徐恒山

金容舊茂棠易水新遊叨偏好拈難題有心破俗陣春
回望外仁風動言前信願祝百年身長沾九里潤

送陳中園

骯髒當年骨憂危此日情強收眼底淚不盡齒間聲罪
直環伐玦忍深死得生銜杯論祖餞擊筑憶高荊

秋日閑寧遠塞遂過湯泉用韻五首

倚劍千尋外濯纓方丈間憂時揮涕淚弔古聽潺湲寺
是空中色人非忙裏閒凭欄臨止水重識舊來顏
珠湧欺星宿風薰隔露霜依山蒙孕氣向日火成腸事
往重燒劫人來再破荒振衣新出浴弓掛柏扶桑
赤水珠無恙烽臺煙未平應知池上客不是世中情控
扼紆籌策山川復姓名班銘揮筆日饒不愧湯銘
先朝留勝蹟餘韻映荒臺出浴披襟詠雄風萬里來陰
陽同結撰日月共船回尋悟西來意蓮花火裏開
揚鞭同誓日敲韻異悲秋帳列三千客身當十二樓泉
溫堪盪酒背裂未消愁無補席前箸猶然汗漫遊

題馬都護蒼鷹搏兔圖

狡兔途窮態鷹揚小試圖雄踟奇寓正多窟有如無漫
道威非鳳生憎類是狐問誰同此意連袂有征夫

和人日抵寧遠有作示同行幕僚二首

舊守索歸漢新正日屬人三年從患難一意為君親戍
馬肥邊草征袍厚塞塵平戎還旆日紫氣滿彤宸

就将邊外日提挈目中人憂辱宵衣主驅馳率土臣略
閒今日眼猶憶去年春寒塞開吹律拈臺擬效嚬

奉和寧城雪夜撫松訪幕僚同蒲將軍論邊二首

塞下来元老師中見壯猷飛花當列炬撒步不鳴騶玉
砌空堦逺風生大樹道將軍真燕頷好佐晉公籌
曳地光明甲東来布雪霜向非親仗鉞何以佐垂裳曲
傍陽春寡梅依晩節芳無能褰虎略相勉賦羔羊

寧城元夕和韻

熏雪寒猶峭開雲月倍明悠然逺望處不是當歸情類
次席前箸編為座右銘行間少筆墨口號賦宵征

和孫楚惟寧遠寒食二首

寧城新氣象云止盛時加列陣看賓雁棲枝念舊鴉湯
泉堪盪酒笳鼓好催花為趁清明祭西来又萬家
千古談恢復難同此際論從頭開草昧赤手立兵屯局
外消多口軍中定一尊不憑明主斷何地得招魂

王中訒餽人參賦謝

自憐窺影瘦不覺入山深凑泊君臣藥淋漓父母心八
行生王氣一味破重陰多病惟須此江村有舊吟

江村漁隱

短棹横江畔乾坤一冷然笠簑輕傲雨村落逺凝煙生
事堪藏拙幽情不諱偏徜徉樵是伴換酒醉堯天

金臺館讌集諸公子

吾世忻逢聖人倫重象賢路傍爭指目言外尚留連央
信恢恢網寧疑夢夢天蒼頭渾似醉釀酒亦驩然

蓋左楊諸子弟也
律切精深通古

秋日范陽道中

瘦影秋風裏行藏漫自憑見從軍國起功顉衆人成感
事空肝膽論交舊姓名江村三逕在無辱不求榮

暮春放船道宗據杜韻索句為賦二首

辟塵尋曲水轉港過前灘風順舟如駛春深酒不寒境
宜從遠望人或作仙看索句收煙霭同襟興未闌
樹密雲生岸沙平雪作灘舟遲涵逺致杯滿失輕寒鷗

爲忘機立魚鷹列陣看中流何限意倩棹爲更閑

過時思亭贈孫啟泰兄弟二首

橫襟東海揖狼山中有一廬無愧顏戮後僅餘眉宇在
愁來且把㮚萩刪地當趙北燕南際人跨楙山夢驥閒
容兮語言忽可味。詢知新自見君還。
賄攜好手當奚奴此地盤桓用意摹攏上風雲寧自變
臺傍草木爲誰枯隔籬雁影時疎密入夜猿聲介有無
翻怊先王不著訓故留別境待眞儒

小樓新成

新向江干起壯巍林光鳥性故依依中原此地誰青眼
我輩平生自翠微絲筆當軒風乍起朱絃繞檻雪初飛
高樓未改元龍傲遮莫風塵論是非

雨中偕啟泰訪周景文同年以楊忠愍集贈之

雨過梧桐秋色深中原我輩正披襟鑒裁不失眞人氣。
歷籍何殊空谷音全熟肺腸偏冷眼。半瞞贇矣自丹心。
家中第二叔吾事好何楙山句裏尋

懷景文

彈劍各操白雪調策名同事縉雲司俸錢敢論侏儒飽
官署惟看日影移愧我腰支強作祟。憐君花樣不宜時。
公餘一別經三日脈脈屋梁有所思

贈別徐令君扶太翁喪東歸

漢家仙令亮誰儔此日風傳雪滿頭報政已堪明主問
終天不爲土人憂素旌忽斂陽春去花縣仍依王氣留
苦恨擁途諸父老半將涕淚入吟謳

弔文文山二首

千秋忠義總英雄說到文山未易同大節更餘一死外
奇蹤全在萬難中竿無剩步身猶進樓有留層目未窮
絕頂凌空何所御丹心便是冷然風
生祭洋洋炎午言閒關何意歷朝昏莫將死著疑生著
須信身存是國存箕訪九疇無拔義周容二餓有餘恩
斷人而外談非易勿借黃冠作便門

弔于忠肅二首

曾聞土木已塵蒙此際誰成社稷功絕塞無權留翠華
老臣有劍倚崆峒尋常欲濺亟賠血終始惟籠滿袖風
事到可疑無語處更將心苦嘆良工
當年戡亂無遺策末路不應智頓迷元老盡成經國計
壬人爭作上天梯可堪擾辟居奇貨遂使臨軒壞好題
每對名賢神欲往。憂時感事更悽悽。

寵頒紀事和曾師相公韻二首

朝近恩綸各就班無遑雨露濺行間胸中兵甲龍圖閣。

天下安危虎豹關。金幣何難揮糞土聖明原自愛河山
宸衷白面分殊寵點簡無堪報賜環
內府特頒意不輕榆關一日萬花明三軍共識金銀氣
元老偏聞鼙鼓聲珍重蟒蟠承異數憑陵難舞望同盟
朝來仔細看條𥿄漫道班庚論亦平

榆關八月驟寒邀姜山啟孫魯童賦此

蕭瑟非關秋色高詰朝嚴令凜弓刀千營殺氣風雲陣
一炬旌旗虎豹韜幕下無奇慚借箸杯中有酒恭投醪

劇談欲出奧端火華莫年來無可據

榆關九月題滸尼扇頭

髮短心長敢浪吟馬肥弓勁正秋深舊從吾黨稱狂簡
新入行間闕縱擒玉漏銅焦全醒夢山光水色寂知音
角巾歸里何年事此夕憑君酒再斟

九日前屯宴集和相國韻

秋高紫氣度重關漢相威儀喜共攀九日盆花依北極
千秋破斧念東山乾坤新數中興運衛霍集來傾蓋間

仰止青雲身自附歌宣白雪太音還

再咏六月菊

何事寒花也度關再勞上相手親攀枝繁脫節涵青海
葉布朝華映白山兀似神師推坐上蕭然隱吏入行間
花神如解無言意決歲叢生待往還

中後所

前屯一舍又雄關兩將風流可並攀樓櫓排雲天外劍
町黎涕雪夢中山人煙遠湊金城略王氣重開錯繡間

將將只今推上相優軆還復衷衣還

中右所

東来步步望重關引臂淩風次第攀頂喜新城盤虎豹
兜將舊淚對河山應知隱約三驅意畫在疇獮四顧間
宸章典義承玉屑聲歌直薄采薇還

寧遠城

帝勞上相為當關關外重城又歷攀濤擁覺華非蜃氣
蕭飛海岸是天山封疆宵置泥丸外勝着只爭先後間
市寶通都誰具眼相看留櫝又珠還

覺華島

桑梓尚取仲由材破浪長風亦壯哉寧遠迄今張將角
文皇曾興碑萬䓁諦觀空濶天包海潮候虧盈往自来
實着也從虛處用心花原為覺人開

佩月亭

平生愛月每登樓何似覺華樓一丘為印陰符臨桂魄
敢憑俠骨傲仙洲杯和玉露腸猶熱歌倚青萍氣自遒

埴石得名專佩月頓令千載讓風流

假寐肩輿中魯章嘲曰詩色滿面驚寤賦此用九日韻

從来夢覺亦雄關膪度無勞馬上攀自借人肩為倚枕
翻疑吾志在高山索題託寄風雲思徵色經營慘澹間
驢背灞橋爭似此奚囊未滿宵輕還

十九日閱仙靈諸邊障遥見諸將為獵

披圖指點終屬幻按轡攀緣政未疲西去人家仍舊夢
東来文字止殘碑為尋狄兜搜深草更策花驄為遠埃
愛向合圍看羽獵豈從異代借龍顏

平川營示諸將和韻

天地華夷界自分歷憑沙塞指黄雲迤南平野排魚麗
直北危峰過雁群髀肉膪從鞍上盡雞聲誰共夜中聞
朝廷不吝通侯賞幕府何人第一勳

芽止生奉旨赴營師幕中相從甚樂也賦此志快

風虎雲龍拱北辰聖朝物色遍埃塵姓名十載聞聲[illegible]

肝腦同時不介親坐上眼青非俗客軍中衣白是山人
元臣自蹕澄清約底定三韓萬國均

春懷和韻二首

春分流水好邇紅縹緲宮墻有路通炊米何嘗難巧婦
移山那可笑愚公嬾從南畝商耕耨閒向東皇妬雨風
應憶陛辭承上語忍隨群喙責遼東
局外籌邊儘漠庭賈生何事解先醒臣心誰比葵心赤
世眼寧隨柳眼青甘使三年挽粲舍反憎七政論占星
過河未遂終航海宋事於今豈忍聽

贈玉田孫世兄

為問名門駐玉鞭路傍相見重悽然王孫今少卓錐地
而祖原無上黨錢未遠箕裘還自續由來於兒解人憐
勉旃好整昂霄翼再助東風送上天

和九日韻

三年三地度重陽每度重陽客滿堂送酒好酹籬外雨
整冠為拂菊邊霜遙遙空谷聲傳遠寥廓高天劍倚長

賡罷雄篇腸益熱肯從楚客賦悲涼

和韵九日一片石小集時聞朝命

遼水東西總漢家可容出沒鬨衆笳也知當事非堂燕
誰謂前籌是井蛙漠汗自天昭聖武笙篁盈路被光華
兜鍪欲試衝冠髮不為風高學孟嘉

清涼寺

處處招提解占山松門石磴歷躋攀原因壓氣粧清影
更借墟煙點翠斑古意政宜僧汗漫好音恰趁鳥閒關
事平此地堪招隱為記幽蹤第幾灣

榆關歲暮和孫魯章韻六首

晴宵幕府檢年光臘度重陰再起陽五色瑞雲扶日月
一鞭寒影伴風霜角吹清夜隨天遠甲卧黄沙過雨涼
寂愛健兒尋戰鬪誰將有種論侯王
鈴閣紆籌午夜勞喜談太白近年高新來翹楚千夫長
盡是雄飛一世豪天際寒威嚴鼓角營中朝氣上弓刀
似聞公相裁雲錦特為前矛製戰袍

偶□青銅莢雪霜檢來初志未全荒毛錐敢望麒麟閣
手板難隨鵷鷺行幾見劉勝成指繞誰從短檠信心長
樽開柏葉邀同舍為賦東攻六月章
拈筆伊吾送臘殘驚人無句夜空闌曾聞鄰燭堪分照
幸睹新詩加美丸風雨挾來鈴閣壯管絃度入戍樓寒
天涯自愧稱同調珍重相看欲授餐
極目天空塞鴈高颼颼搠意透綈袍陸沉槩自爭蝸角
吏隱憑人問豹韜殘臘引春蓀麥浪高歌飛雪傍松濤
尋盟此地偕三友見志當場有二毛
臥病寒帷日已晡常需藥物濟微軀從軍須辟留庚穀
入夢先浮少伯湖人喜斷金聯臭味心慚索米倍侏儒
談經臺畔成榛莽何處知音覓野狐

榆關除夕和蔡無能韻二首

東除四序歲功成偕友開樽客思盈錯落也依金谷數
沉吟總是玉關情已陳芻狗鐘聲送再拂旌旗柳色迎
詩筆欲□春草案這回不為傍愁生

乾坤變化腐為新綵筆迎春更有神萬事消除今夕盡
同袍下上幾人貧酒樽北海居恒滿雷雨東皇次第陳
新奉明綸決大計從來神武即天仁

訓茅止生

劉腸滿眼盡成柴何事飛家尚杞憂每向旁觀懸冷眼
翻從强笑寫深愁雙龍分影何年合千古開帆幾樣收
求友誰堪當別友忍聽黃鳥賦枝頭

歸自榆關別高陽相公

依倚龍門學掛冠朝來進見不稱官四年殊覺從軍樂
一路應知分手難入鬢胡霜人並老舉頭邊月夜同看
此身當日非輕許出入風濤總是安

范懷洙自寄雲還部

帝命均勞體庶寮分司入署意蕭蕭考工盛事尋周禮
題柱仙郎憶漢朝待漏猶疑邊月近含香不比塞風飄
十年欲劍憐清影直道于今未盡銷

送王中訴之南儀部二首

除書剟下五雲端父老倉皇偕冠難熀熀陪京推漢吏
衮章儀禮屬周官甘棠赤社流風遠行李清江照影寒
弔古好尋供奉句鳳凰臺上望長安
千載論交意未闌何期召杜契金蘭憐君高調難為和
許我知音謬與彈世事已隨寒暑易天涯仍作比隣看
當筵不續銷魂語此後離思寄釣竿

贈別賈明府愧莪

誰使金容黯淡開十分春色錦江來冠君未許三年借
公琰原非百里才粉署彈冠專視草棠陰祖帳暫銜杯
應知直北長安近預戒驪歌莫浪催

答王中訒見懷之作仍用前韻

開到南中春未闌排細畫省賦幽蘭假因休沐頻容展
冠為登臨不𢿡彈聲氣自隨鳴鳥動嘯吟人當卧龍看
狂夫病懶無堪報酣睡寧知日幾竿

寄阮樸公

此是孤臣出獄時喜心翻倒轉含悲簪紳刼數何堪道

生死交情秖自知任彼當年爭屈膝讓君今日獨揚眉
一從姓字經清問處處封章致鼓吹

題魏子一血疏

三年積血為聲吞白簡朱旋動至尊嚼指有仇難並世
濡毫無語不招魂飛孤痛定還思痛聖主恩深未報恩
相對相憐何限意從來忠孝本同門

送范質公開府中州

推轂朝來動漢京中丞新節舊知名山開嵩少迎真氣
水繞清漳盪遠聲孟博攬臨應解綬希文胸在好藏兵
獨憐握手侍觴處短髮蕭蕭落日明
短髮蕭蕭落日明半生肝膽向誰傾餐氷共仰高秋色
倚玉寧慚下里聲節鉞憑君光啟事面眉容我綴昇平
猶聞前輩朝天袖風到于今尚自清

糧籌　光祿署放糧

有物稜稜太去華也隨羣品入官銜工師固取直為用
計吏原從數起家王蜀雄圖頻借箸古今絕唱偶量沙

莫言黑白無妨混物色離君便會差

贈杜騰江

一別江干春復秋京塵點點上征裘愧無寸善酬明主
秖有空囊對舊遊山水敢言鍾子調乾坤尚抱杞人憂
長天我愛雲霄羽南北何常總自由

春日出都留別知己

跌宕支離太瘦生承恩歸去頓身輕偕壽無補公家事、
把酒偏憐友輩情、木落秋臨榆塞早雲開月向釣臺明

往来門吏應心猷十載三番出鳳城

翼聖親丈過訪賦贈

曲水淹留長者車朝餐今日為君加蓬蒿蔣徑無他客
文獻燕山有幾家兩榜箕裘攀桂樹一經衣鉢待蘭芽
曾聞子敬交公瑾不是村醪敢自誇

寄馬齊莊

廿載行藏抱病多幸從國手起沉痾時清貧賤難驕語
歲稔壺觴易浩歌退省向年憂似杞諱言今日飯猶頗

朝来得意新工課細撚雄篇字字摩

新秋邀啟泰啟泰素不宜夏

病骨今来漸有瘳聊將舊習任優游問奇殊愧雲亭字
折簡專邀雪夜舟花逕逢迎方氣色草堂獨坐不風流
也知入夏憐同病昨日梧桐已報秋

題趙羽伯澹遠齋用馬齊莊韻

歇脚如君已透關豈從世法論忙閒常觀消息盈虛意
每在悲歌感慨間愛畫隆中抱膝坐時吟籬下見山還

方書不減宣公富却比宣公更會刪

東園漫成二首

千秋何事不雷同同在人情物景中村以江名通杜氣
門因康姓挾龐風柳明凄五顏無厚槐故逾三蔭更濃
病起偶然思學圃圖書即篆東園公
東園蒼莽在江頭重詠江村事事幽敢信雪腸人傲夏
還憑槐井地含秋便從疏水思樊圃更按町畦念禹溝
開眼有亭觀物表只因墻短似登樓

軼題二首

誰向街門破雀羅草堂相見意如何攜琴似爾知音少彈劍慚余抱病多且自休心留短髮可將挽日讓長戈野人籬落饒雞黍見子還賡對酒歌

頌起青天滿帝州應求當日盡名流丟開官品憑人品打破關頭在念頭一羽雲霄殊杳杳七絃山水自悠悠二郎必做三槐茂不盡如君太會留

看山

日日東園門不關主人常在草亭間朝來攜卷消清晝午後憑欄望遠山偶對園丁殊說古靜聽林鳥亦音閒乾坤事事歸平等非為煙霞故抗顏

陳兩生中秋省親

遊子翩翩整玉鞭省親為賦北征篇遥來彩筆竿頭進此去斑衣分外鮮客路秋風催雁陣長安明月照漁船而翁若問今何事他作瞿曇我作仙

陸放翁有句清時有味是歸來余取其義名吾園

曰味園賦此

眼底風光任轉移江村何事不相宜田因潟歲根完蚤心為無營睡起遲老圃向余誇舊學小亭對客賦新詩放翁佳句真同調有味清時秪自知

立侍御以詩扇寄次韻書扇二首

棲遲病骨水雲鄉何幸遥分豸史光花縣遺琴猶隱隱蘭臺新草更堂堂沉冥潟遂巢由懶開濟全憑禹稷忙莫向同時談易地江湖廊廟各成章

步檐倚杖一閒身歷指羣星拱北辰象著垂衣無關事光搖執法有奇人每因梁月思顏色為和陽春報鈞綸欲問少微狂自許江天雲霧句猶新

軼題

病餘短髮不堪搔千里何憑寫鬱陶往事秪憐心獨苦此行遑論曲彌高久知夷險皆成易想像行吟欲變騷雁到關東頻識取人從冀北寄春袍

睡起有作

莫道紅塵萬丈鋪羲皇枕上一塵無閑來山水推為主
縢去精魂免作奴却韋散材人不顧縱憐多病藥堪扶
勺銷歲月惟殘卷屈指乾坤發腐儒

雨後觀月用盡心韻

生平酷愛玉壺冰連雨初晴看月升測影千尋量有尺
函光萬古像無繩神清塵外逢仙客體淨空中對聖僧
有味
劉樣精輝由雨洗錯於昨夜怨雲騰

乙亥春日祝少師愷陽先生

間關龍門已數春相逢猶是舊精神閑情隱約安危意
和氣氤氳社稷身鐘鼎功成心獨苦乾坤服到品誰真
壽觴此日推先輩還待當年入幕賓

乙卯冬周蓼洲自福州以詩扇託其門人郭孝廉
寄余同心之語每示友人後為慢藏不可復得已
已過其子士蘭問其存稿乃當校讎時訛傳抄沒
遂舉篋藏盡付諸火余每深恨數為友人言之甲
戌冬夜同馬玉壺掾鐘元燈下言及不勝千秋之

感玉壺以為可憶搔首展眉數刻遂全是大奇事
鍾元曰鬼神通之也亟索筆錄之

一別都門歲幾更天南天北不勝情秦關戎馬鬧時
急閩海風濤見愈驚意氣獨留三尺劍夢魂欲到百
樓城浮名顯晦非吾事何日重申松栢盟
相思懷抱向誰開目斷衡陽雁不來三十功名淹海
國百年心事弔荒臺壯懷已覺愁中盡薄鬢偏從病
裏催世路行藏須努力月明北望轉徘徊

周蓼洲曾寄扇頭詩失去十餘年矣玉壺親爻乃
能記憶喜極賦此

忠介逸詩何處尋每於憑弔費沈吟誰令亂後文無害
偏藉閒中客有心延水不殊重合劍廣陵瀵是未亡琴
騷壇漫自侈詩話此夜新添藥池金

贈杜騰江社文司寮雲試

驪歌初唱指檀州重鎮只費遴寅優巫吏知名窺祖豆
諸生聞業受春秋詩催司舍難停輦酒近旗亭易典裘

此秩從前稱外翰覺於今日更風流

簡沈珩兄明府

每言篆署便神傷爭似清風過范陽署作真看人㝡古
去猶回顧意何長言深自分交非淺仁顯應知用愈藏
肝胆沈吟何處穴盈盈衣帶永相望

秋日送黃時薰歸江右就試

曾道天涯若比隣縱聞驪唱不傷神豈同萍梗他鄉客
原是嵩獄我輩人水到渠成終可驗青從藍出理應真

秋風莫當尊鱸思屈指黃花上苑春

酬王中翊見懷之作

舊盟回首未云寒曉萬提心敢自寬黃鳥有知吟憶友
青山無語對加餐迴瀾應讓中流柱進步還從百尺竿
下上古今多影樣亭松柏共君看

贈蕭生　朱慕總撰

誕南來邑炙鮮洗慷慨還從方外尋白雲奏蘇應和寡
紅塵標盡便爽滌真憑萬里乾坤眼寄藝中莫混訛

大地有人迷所向唯君頻借指南鍼

丙午春日祝愷陽先生

入坐春風娛景明年年此日祝先生四夷有使詢安否
九鼎於身係重輕且向江湖藏劍影閒從蘭玉聽書聲
也知綠野膺全福望治蒼生另是情

春日偕啟泰祝愷陽先生過馬翔甫賦此

春明快覩壽星高攜友驅車未是勞綠野堂中無俗客
白毛眉際有人豪君從東道供行李我自西江誦木桃

歲歲春明成舊例為煩童子認綈袍

謁劉靜修祠

落日掛城頭摳衣謁靜修雲深栢色古風靜鳥聲幽勝
國三光暗先生一綫留斯文推泰斗吾道寄滄洲陶句
閒頻和徵書任再投當年高蘊藉千載想風流

輓林烈婦

少婦誰家女殉夫事異常從容絕句飲俄頃變滄桑速
欲歸同穴無勞稱未亡夜臺廿一瞑宇宙見三綱慘慘

都人色飛飛六月霜鬚眉多繞指閻閣賦剛腸

輓劉仰岡

北地悲歌客中朝獻納臣彼哉方覆餗人也竟埋輪欲了公家事何妨丞相嗔拔丁功自在曲突見如神共歎鴻儀遠誰言龍性馴君恩思放逐公意厭風塵寂寞英雄骨蕭沉社稷身上方傳諫草生氣百年新

南庄訪董翁

欲訪隱君子須聽伐木歌峰回還見路泉湧自成河翠巘依依近白雲漸漸多主人儀貌古攜手笑顏酡下榻真投轄開枰想爛柯青樽澆磊塊白眼傲風波牛馬憑人喚乾坤柰我何山靈應有意花發許重過

春日偕友過嵩上人

偕客訪僧家春明日半斜人人登法界語語帶烟霞鐘醒三生夢風清七椀茶棋羸成破竹筆肆欲驚蛇名海一身業塵軀兩鬢華逃禪終有意揮塵散天花

謁靜修墓

寀歷先賢墓徘徊我輩情山連誇地古河枕羨流清凛凛生前事悠悠死後名汗青標處士童豎說先生樹老枝新發碑殘字半明臨風多感慨仰止愧生平

讀允諧封事感而有作

廟算誰操勝天心未厭兵虎蹲氛甚惡燕寢意殊輕弱冠朱門客奇姿白雪情報恩戈每枕憂杞夢頻驚搞士家貲毀呼天諫草成慨慷原本色忠孝自家聲雛鳳擬君子人龍羨帝甥聲名一日徧蘭籍欲分榮

和溫泉次唐韻

曾入文皇詠重勞相國旌對人思仰沫經刼欲吞聲翻倒一腔熱湔除兩腋輕仙源原獸亂珠浦自投明不是憑君相誰令造化生

侍相國閱平遼馬將軍車營

當關勞上相蒐乘詠元戎兵洗連朝雨威生八面風分行旗影外成列鼓聲中偶正形因井錯綜數起宮女墻憑有是子毋應無窮束伍蛩依距多方守寓攻揚眉全

技癢拭目頓心雄幕府規模遠皇家氣運隆馬群空冀
北虎略定關東回首登壇語人豪見略同

曹明府令子秋捷

歲星臨上谷文宿耀中州四境絃歌日一經戰勝秋彼
蒼旌召杜之子駕曹劉河洛重開闢風雲自應求近看
毛是鳳遥望氣連牛錦爛三千字花明十二樓承家兼
報國宇内幾箕裘

周介忠之難其友人朱完天竟以身殉今見叔阜

惝然有懷賦此為贈

當年聞怪事此地遇奇人投止非無定金蘭特有隣客
身須變姓飲淚不沾巾天地誰憐影昏朝自損神草堂
慚作主日講苦傳真姐豆千秋色悲涼三代民

賀胡以寧遊庠 有序

余不識以寧因顏君榮我知之吾黨亦多稱其
恂恂顏自矜渇搢曾以文來精神掩映數人也
庶幾質有其文與督學袁公拔入庠萬里之行

自此始矣余不喜頌先達獨好獎後進譽必眞
試竊附宣尼之遺意因顏君索言遂為韻語以
佐鼓吹

為府帳才館青衿入樊籠人文推上谷之子擅金容共
謂文多變相驚筆有鋒而翁期跨竈乃舊喜乘龍更望
翀千仞非徒奪萬鍾汚隆看世道旋轉繫章縫老我曾
為士年來始問農康門恒見過顏巷夜相從左右江同
泝東西樓幾重肝腸難自掩情性已明倣久矣嚴辭懶

燕之聽樂怫惟於文變豹敲韻付笙鏞 貞杜詩

癸酉九月十九日雨後題菊為杜騰江六十一歲
初度

觀節全於晚藏奇政在常五行金貴秀萬彙菊清香逸
後務周愛椽前引盃忙逢秋遇甲子遇酒更重陽猶喜
催花雨不愁凋葉霜愧余非靖節滿把意何長

定興至庚辛之交士氣盡矣容城孫啟泰時寓都
門千里赴義豪宕感激事平北上賦此為贈

范陽斗大遍神京發難何人市虎成既恃無端工射影
且憑有力困持衡強令天下服三字不許廷中議兩平
諸士南冠生氣盡美人北邸容心驚百年恐見衣冠禍
一體應憐狐兔情工苑飛書腸欲斷都門投袂腹還輕
蕭蕭馬上綈袍點隱隱匣中雄劍鳴袒辟一呼聯勝友
持糧三日赴兼程直衝雷雨蛟龍吼不避風濤神鬼爭
妄過崎嶇催後勁宵因顛頓偃前旌連翩首尾常山陣
生死存亡背水兵旅舍燎衣情枕戚侯門抵掌氣縱橫

闔人却走心方悸主者席前聽欲傾遂爾山河關麟淚
忽然宇宙見清明梁園業已出鄒子燕市無勞擬楚聲
憶向風塵勤物色誰將膽氣傲儒生六年枯墨思親淚
千里驅馳赴義名自為斯文作砥柱共占吾道有千城
功成一笑拂衣去回首高天秋色清

感懷寄楊爾承

中原我輩日相過期許生平竟若何自信為人非李蔡
應知取友是公佗英雄交辟神增王事變驚心鬢似皤

屢向孤燈看短劍相從杯酒度長歌死生患難交情見
左右提攜俠氣多唾手共膺門外寇同仇豈效室中戈
寸心不盡臨岐意感慨悲風冽九河

癸丑計偕爾承啟泰同寓

春来花滿洛陽城挾策公車賦北征潦倒何人憐短髮
提攜有客對長檠湛思楊子多奇字孺慕孫郎自盛名
肝膽共披當日事天涯相見此時情綈袍不染紅塵色
洞越依然白雪聲風雨幾回俗夢斷乾坤多事壯心驚

劇談掌上三千字雅負胸中十萬兵顧盼中原推鼎立
連翩雲路見風生盍簪不辱金蘭薄報國寧寒海嶽盟
聞道聚星占太史寒光三尺萬家明

留別啟泰

交態曾聞白首新一年強半得相親但憑當世君憐我
不苦長安塵污人四十頭顱羞自對尋常心事許誰真
平生形影雲龍類此日天涯去住身點點綈袍秋色重
[illegible][illegible]前路[illegible]歎須臾將別態薄遊子不禁臨風各愴神

贈明有詩期以共事賦答

珍重美人錦繡段，殷勤投我水雲鄉。永言家譜開青眼，有感君恩刺熱腸。騰踏幸同蠅附驥，是非羞比矮觀場。中朝旗鼓分牛李，邊塞金錢飽虎狼。冠媿進賢稱國士，時逢明聖負天王。提携全賴同心友，不向風塵嘆鬢蒼。

箕生過我夜談有會

北來紫氣入江鄉，把臂深談樂未央。白首壯懷全益浪，青緗舊業半荒唐。市中憐我留三顧，海內逢君願一當。敢道曲高成和寡，笑將髮短論心長。乾坤隨地開春色，月旦何人據勝場。枉向圖中求駿馬，徒從門外望宮墻。代興作祖爭旗鼓，一綫千秋未渺茫。此會應知千象緯，燈前片片鑒青霜。

送宋獻孺歸省用師相韻

之子才名自上流，公車推轂盡曹丘。仙班原佐新叅胖，武略先揚古渡頭。投袂慨慷同誓日，望雲凄斷異悲秋。百年忠孝無偏重，萬里風煙豈浪遊。功在榆關儆虎豹，

情深萊綵舞蛟虬。別君永夜看梁月，怕聽滂聲趲漏籌。

答張錦衣深之

誰向三韓再破荒，任教圖畫誤王嬙。左提右挈憐同調，兩覆雲翻惜別腸。投我瑱瑤生骯髒，照人明月益悲凉。立庭行踐三年誓，破敵應求百鍊鋼。側目時流環伺短，苦心國手計從長。肩摇六月雄風起，白雪賡歌韻遶梁。

春日從閻馬大將軍車營

東望曾聞識鼠牛，投竿大意在鰲頭。應窺左足身先倡，詠借前籌敵是求。陣就鴛鴦聯步騎，器調子母費春秋。聲從徹夜百八和，景合連城十二樓。風急女墻俄歷歷，雲平雉尾自悠悠。當場結隊無中駟，對壘爭衡據上流。懸價千金知市馬，登壇數語辨興劉。乾坤此日稱多事，且為沖皇靖外憂。

丁卯春日馬雲從使來慰問近況賦答

抱病投閒再度春，一灣流水隔紅塵。何來千里折梅使，可是三年共事人。追艷當門推虎豹，更聞歸路抱麒麟。

從容天地恩波濶。跌宕江湖意興新。下榻已知俗客遠。擁書應覺古人親。相憐不盡相期意。此日安危政係身。

穀日鍾明府見過賦贈

使君行部過衡門。隨繞天花襯世尊。旋轉乾坤春有脚。渾成圭璧玉無痕。語傳八日原占穀。色動三農免佩萱。似為去冬完缺典。確於今歲立深根。酒旗且見花村颺。社鼓堪催麥浪翻。相對草堂何限意。不言雪子道攸存。

出塞二首

窺豹無非童子見。雕蟲不是壯夫文。軍中使相寒心膽（韓。范。王。膽。）臚唱曾垂五色雲（曹。亦。第。二。）

塞月荒荒照鬢斑。斑荆席地廢城間。分甘欲壯三軍色。覔韻應開萬古顏。

中右所不寐

邊城捌氣欲誰何。宿鳥寒枝驚繞多。獨有素心看冷月。願從壯士挽天河。

延安堡

繞西高崖忽轉灣。平鋪千頃北南間。低回當日營田意。汗土廢般尚有斑

無題

多因風便輒彈冠。風色還須仔細看。縱有舩呼君莫趂。上船容易下船難

偶成

一番霜雪一番春。萬古天心萬古人。塵外鬢眉看不厭。閒中日月病中身

[library seals]

2087455

G
Z1 21·5
·16d

ZW 21101000575256

無欲齋詩鈔一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有四書說約已著錄此乃所作詩稿稱成雲洞定本詩後間有評語不知何人所選輯也案李光地有成雲洞詩蘋或光地所評歟善繼成仁取義大節凜然詩筆亦有遒勁之氣而不耐苦吟未免失之粗率